目录

[序言 1](#_Toc73969756)

[逍遙遊 3](#_Toc73969757)

[鯤魚化爲大鵬鳥 4](#_Toc73969758)

[生命之息 6](#_Toc73969759)

[天亦非天 7](#_Toc73969760)

[境界大小的差別 8](#_Toc73969761)

[南北兩極相通 12](#_Toc73969762)

[四等人材 15](#_Toc73969763)

[出格的高人 16](#_Toc73969764)

[御風而行的列子 18](#_Toc73969765)

[真俗不二 19](#_Toc73969766)

[堯讓天下 20](#_Toc73969767)

[越俎代庖 21](#_Toc73969768)

[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23](#_Toc73969769)

[不龜手之藥 27](#_Toc73969770)

[無何有之鄉 29](#_Toc73969771)

[齊物論 30](#_Toc73969772)

[生滅變化無常 31](#_Toc73969773)

[人籟地籟天籟 32](#_Toc73969774)

[鹹其自取 37](#_Toc73969775)

[魂魄與神氣 38](#_Toc73969776)

[世上無如人慾險 40](#_Toc73969777)

[心態與情態 41](#_Toc73969778)

[有生於無，無中生有 42](#_Toc73969779)

[真宰是誰 43](#_Toc73969780)

[活着在等死 45](#_Toc73969781)

[師心自用 47](#_Toc73969782)

[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 49](#_Toc73969783)

[方生之說 52](#_Toc73969784)

[引喻失義 55](#_Toc73969785)

[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57](#_Toc73969786)

[唯達者知通爲一 58](#_Toc73969787)

[朝三暮四 60](#_Toc73969788)

[民曰不便 61](#_Toc73969789)

[道並行而不悖 62](#_Toc73969790)

[生命的來源 62](#_Toc73969791)

[成虧之間 65](#_Toc73969792)

[用而不用 不用而用 67](#_Toc73969793)

[道可道非常道 68](#_Toc73969794)

[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70](#_Toc73969795)

[窮到源頭窮亦空 72](#_Toc73969796)

[春秋經世 74](#_Toc73969797)

[五不方能稱其大 77](#_Toc73969798)

[絕頂聰明絕頂癡 80](#_Toc73969799)

[聖人也有煩惱 81](#_Toc73969800)

[辯來辯去辯不完 83](#_Toc73969801)

[至人的境界 85](#_Toc73969802)

[孟浪之言 86](#_Toc73969803)

[姑妄言之姑聽之 88](#_Toc73969804)

[生者寄也死者歸也 90](#_Toc73969805)

[大夢誰先覺 92](#_Toc73969806)

[天地蜩雙翼 96](#_Toc73969807)

[莊生曉夢迷蝴蝶 97](#_Toc73969808)

[養生主 99](#_Toc73969809)

[生有涯而知無涯 100](#_Toc73969810)

[袁才子和鄭板橋 101](#_Toc73969811)

[爲善無近名 102](#_Toc73969812)

[緣督以爲經 103](#_Toc73969813)

[殺生的藝術 107](#_Toc73969814)

[技進乎道 109](#_Toc73969815)

[由極高明而歸於平凡 112](#_Toc73969816)

[神雖王不善也 113](#_Toc73969817)

[隨緣世事無掛礙 114](#_Toc73969818)

[薪盡火傳 116](#_Toc73969819)

[人間世 117](#_Toc73969820)

[從諡法說起 118](#_Toc73969821)

[顏回想作王者師 119](#_Toc73969822)

[道不欲雜 120](#_Toc73969823)

[存己而後存人 121](#_Toc73969824)

[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122](#_Toc73969825)

[皇帝也爲難 125](#_Toc73969826)

[難堪人情 126](#_Toc73969827)

[活不長的忠臣 127](#_Toc73969828)

[端而虛勉而一 128](#_Toc73969829)

[內直外曲成而上比 129](#_Toc73969830)

[唐太宗和魏徵 131](#_Toc73969831)

[江水東流去不回 132](#_Toc73969832)

[心齋 133](#_Toc73969833)

[波飛太液心無住 135](#_Toc73969834)

[爲而不爲 136](#_Toc73969835)

[自欺欺人 被人欺 137](#_Toc73969836)

[虛室生白 138](#_Toc73969837)

[大使難當 140](#_Toc73969838)

[趙宋是第二個南北朝 142](#_Toc73969839)

[名臣寇準 142](#_Toc73969840)

[千古名將郭子儀 143](#_Toc73969841)

[天下二大戒 145](#_Toc73969842)

[外交的哲學 147](#_Toc73969843)

[言者風波也 150](#_Toc73969844)

[太子傅難當 153](#_Toc73969845)

[馮道的故事 154](#_Toc73969846)

[曲則全枉則直 156](#_Toc73969847)

[螳臂擋車 157](#_Toc73969848)

[養虎的學問 158](#_Toc73969849)

[無用之材 160](#_Toc73969850)

[神木託夢 161](#_Toc73969851)

[異材 164](#_Toc73969852)

[有材則患 165](#_Toc73969853)

[支離疏的故事 167](#_Toc73969854)

[鳳兮之嘆 167](#_Toc73969855)

[無用之用 170](#_Toc73969856)

[德充符 171](#_Toc73969857)

[無腿的王駘 171](#_Toc73969858)

[止的人生 174](#_Toc73969859)

[申徒嘉給子產難堪 177](#_Toc73969860)

[遊於羿之彀中 178](#_Toc73969861)

[兀者叔山無趾 180](#_Toc73969862)

[天刑之安可解 182](#_Toc73969863)

[惡人哀駘它 183](#_Toc73969864)

[才全而德不形 184](#_Toc73969865)

[仙才李泌 186](#_Toc73969866)

[止水澄波 187](#_Toc73969867)

[德友而已 188](#_Toc73969868)

[顛倒衆生 189](#_Toc73969869)

[無情之人 192](#_Toc73969870)

[大宗師 195](#_Toc73969871)

[知天之所爲 195](#_Toc73969872)

[以所知養所不知 198](#_Toc73969873)

[人爲什麼短命 201](#_Toc73969874)

[古之真人 203](#_Toc73969875)

[道家好談兵 208](#_Toc73969876)

[仁愛無私 209](#_Toc73969877)

[進退存亡之道 210](#_Toc73969878)

[隱士與歷史文化 211](#_Toc73969879)

[失節夷齊 212](#_Toc73969880)

[隱痛詩人 吳梅村 213](#_Toc73969881)

[高士嚴子陵 214](#_Toc73969882)

[真人的境界 216](#_Toc73969883)

[以刑爲體 以禮爲翼 217](#_Toc73969884)

[拈提漢史 220](#_Toc73969885)

[丙吉問牛 222](#_Toc73969886)

[王霸雜用 223](#_Toc73969887)

[相忘於江湖 225](#_Toc73969888)

[莊子的寓言 226](#_Toc73969889)

[有物先天地 229](#_Toc73969890)

[得道之後 231](#_Toc73969891)

[聖人之道與聖人之才 232](#_Toc73969892)

[安時而處順 235](#_Toc73969893)

[善吾生 善吾死 238](#_Toc73969894)

[心心相印 241](#_Toc73969895)

[子貢弔喪 242](#_Toc73969896)

[方之外與方之內 243](#_Toc73969897)

[忘乎道術 245](#_Toc73969898)

[君子小人 246](#_Toc73969899)

[生死問題 247](#_Toc73969900)

[是非仁義是刑罰 251](#_Toc73969901)

[橫豎三際遍彌十方 253](#_Toc73969902)

[坐忘 254](#_Toc73969903)

[命也夫 255](#_Toc73969904)

[應帝王 256](#_Toc73969905)

[四問而四不知 257](#_Toc73969906)

[窮源溯本 257](#_Toc73969907)

[爲政治國的哲學 260](#_Toc73969908)

[遊心與合氣 262](#_Toc73969909)

[立於不測之地 264](#_Toc73969910)

[神巫季咸 267](#_Toc73969911)

[地文之定——屍居 268](#_Toc73969912)

[機發於踵 269](#_Toc73969913)

[太沖莫勝 271](#_Toc73969914)

[不知其誰何 272](#_Toc73969915)

[守本份 274](#_Toc73969916)

[物來則應過去不留 276](#_Toc73969917)

[渾沌初開 277](#_Toc73969918)

# 序言

今天，我們開始講《莊子》。《老子》與《莊子》從中國文化整個體系來講，佔的份量非常重。熟悉這兩本書的人很多，而且歷代註解《莊子》的人也很多，因感受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觀點。我們現在重新對《莊子》做一個研究，先把《莊子》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的位置，它所佔的份量，特別地提出來。

我們都曉得，在春秋戰國的時候，所謂諸子百家的學說，是非常的蓬勃發達。我們拿兩個人物來作代表，在春秋的末期是孔子，在戰國時期是孟子。春秋與戰國正是中國歷史上天下大亂的時候，先後亂了三、四百年左右。在這個很動亂的歷史階段，對於學術思想來講，卻是最發達自由的時候。可是青年同學們有個觀念要搞清楚，並不是說那時的學術思想是真自由的時候，這個名詞不是那麼講法的，那個時候無所謂自由，也無所謂不自由。各種思想的蓬勃發展，究其原因，是我們這個國家民族在春秋戰國的時候，文化沒有完全統一，文字也沒有完全統一，有些甚至是互相牴觸的，尤其政治的體制，是每一個諸侯各霸一方，那麼，所有的學術思想也各有所不同，但都是周（周朝）一箇中國文化的體系下來的。

我們看到《莊子》這本書中，並沒有攻擊過孟子，在《孟子》一書裏也沒有攻擊過莊子，但攻擊過墨子、楊子。我們曉得，墨子和楊子的思想，都是由道家的思想脫胎演變而來的。墨子的主張，「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。」從頭頂一直到腳底，都可以放棄自己而去爲別人謀利，是徹頭徹尾的犧牲自我，以利別人。而楊子，楊朱的思想，則與墨子絕對相反，他主張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爲也。」但並不是我一毛不拔，而你卻該全部給我。他是主張天下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一毛不拔，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，纔是爲自己的利益着想。這兩個思想，一個是絕對爲公，大公無私，忘掉了自己；一個是絕對爲私，個人主義，自由主義。這是一個最初思想的大問題。依墨子的思想，要想天底下的人，人人都犧牲自我，做到真正的大公無私，可以說，沒有一個人做得到的。譬如現在這個地方是十一樓，我們照應了自己這個樓層上的人，上邊下邊樓層裏的人作什麼，就沒有辦法照應，這個公啊，就在這個範圍。擴大一點，擴大了我們照應到臺北市，沒有辦法照應到整個臺灣，照應了臺灣，沒有辦法照應到整個世界。所以這個公都是比較的，有範圍慢慢地擴大，『絕對爲公很困難，有這個理而很少有這個事實。那麼依楊子的思想，普天之下，每一個人都只爲自己利益着想，絕對不爲別人的利益犧牲一根毫毛，那是否做得到呢？也不可能。人類可真是奇妙的動物，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，但若要自私到「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」的程度，卻也沒有人做得到，更不可能全人類都這樣做。

那麼，孟子攻擊墨子和楊子，也是攻擊這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。絕對的口號唱得很高，但絕對爲公做不到，絕對爲私也不可能。所以孔孟的儒家思想，客觀地爲「公」，適當地保留個人自我，適當地保留一點自私；專走中間路錢，中庸之道，這會有助於社會的安定。我們看到，孟子對墨子和楊子有所攻擊，但沒有看到攻擊過莊子。所以有人可以懷疑說，《莊子》是在《孟子》之後還是之前，這屬於歷史時代的考證範圍，很難確定。

不過，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，孔孟的文化思想以及文章，乃至他們所代表的一切，是周朝齊魯文化的系統，也可以說是北方文化系統，具有北方樸實敦厚的氣質。我們作爲中國人，都念過《四書》，尤其像老一輩的讀書人，爲了要學好文章，必須要背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。蘇東坡再三講，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史記》，這三部書的文章背得了以後，文章會寫得很好。但是你看《四書》的文章文字風格，跟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是兩回事。可以說，孔孟的文章章法，是北方文化系統的文學味道，很溫柔，很敦厚，很嚴謹，也很風流。這個風流不是現在講的浪漫，觀念不要搞錯了。

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的文章，則代表了南方的文化思想，它的文學境界同《四書》完全不同，後世認爲它代表了道家。中國所謂道家的思想，同儒家思想迥然不同。在《莊子》之後，代表南方楚國的文學，便有著名詩人屈原《離騷》、《楚辭》的出現。這一類文章都是同一個系統，其文字境界瀟灑而有韻律，非常空靈、灑脫，文章氣勢也不同。表面上看像一個神經病在說話，東一句，西一句，就像《莊子·齊物論》裏講的，「吹」，那的確是在「吹」。現在我們青年人講話說的「吹」，這個「吹」字字眼的用法，是從《莊子》裏面竊取而來的。但是，莊子「吹」得非常有味道。

研究歷史文化，需要了解當時不同地區的文字風格的趨勢。楚辭，以及詞賦等華貴美麗的文學作品出於南方。後代思想的發展，老莊、禪宗皆在南方，尤其長江流域一帶最爲盛行。這一點，青年同學們在研究中國文化，重新整理中國文學、哲學時，有必要加以特別注意。一般來說，北方民風，溫柔敦厚，樸實無華。方方正正，頂天立地的仁道文化，往往由北向南發展。而思想高明、空靈優雅的文化，則誕生於南方之地。這幾乎成了一個定律。我常以此觀念，研究歐洲歷史，美國曆史也一樣；歐美方面，北部出來的人物，或文化思想，就與南方不同，北部的人們，行爲篤厚，氣質渾厚，南方出來的人物，像卡特就很有問題。這很奇怪，只由於東、西、南、北地區方向的差別，冥冥中影響山川人物以及文化的異同問題，和《易經》的象數法則又大有關係。

千古以來，許多大文學家、大思想家，表面上都在罵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實際上都在偷偷地學。只有到了清朝，有個怪的文學家、思想家金聖嘆，提出了六部「才子書」：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莊子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廂記》並且提出，如果你懂了「六才子」書，所有的文章技能都具備了。那麼，有沒有道理呢？也有道理。

我們現在說回來，《莊子》的文章思想在當時是那麼汪洋博大，可是在代表齊魯文化的孔孟著作裏沒有提到過。《莊子》裏頭倒有很多提到孔子的地方，表面上看起來都是在罵孔子，罵得很厲害，實際莊子都是在捧孔子，捧得很厲害。這就是文學技巧，有時候看起來反面的文章，實際上是正面的。《莊子》這部書，影響了後來幾千年的文化，甚至到現在。每一個知識分子，每一個文學家，每一個思想家，受它的影響都很大。它內在的瀟灑，講人生境界，對東漢一直到南北朝三四百年間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，我們讀了這三四百年的歷史很有意思。

譬如我們舉一個例子，大家都知道，《三國演義》中的諸葛亮身兼文武，出將入相，但是史書上說他也好，小說描寫他也好，唱戲表演他也好，他沒有穿過什麼軍服，始終穿一件八卦袍，頭上挽一個逍遙巾，名士派書生的帽子，手裏拿着鵝毛扇，優哉遊哉的。這個人物塑造得非常美。諸葛亮在前方指揮部隊作戰時，總是坐個車子叫人推着，四川人叫雞公車，一個輪子的，推着聲音比四輪大卡車還糟，「嘎唧嘎唧」地響、坐在上面也真真是很逍遙，這個風度很好。所以杜甫描寫他的名詩：「萬古雲霄一羽毛」。事實上這個風度在幾百年間，不管是政治，軍事，社會，教育，哪一方面的風氣都形成了。它受了什麼影響呢？老莊思想的影響。不但是諸葛亮一個人有這個風度，南北朝時候很多人都一樣，又譬如晉朝名將羊祜，他在前方當大元帥的時候，是歷史上有名的從容，他指揮軍隊作戰，「輕裘緩帶」，「輕裘」，穿着長袍，就是冬天的棉袍，不穿軍服，「緩帶」，古代文官武將腰裏拴一根帶子，鬆鬆地在肚子上掛下來。你看京劇裏唱關公啊，周喻啊，就是這個樣子出來的，都是一邊穿的是窄袖子，另一邊是大袍子，這個窄袖子是準備拿刀拿劍作戰的。要知道戲臺上這麼一個人物出來，在中國文化中他代表了文武雙全。那麼古代的衣冠是不是照這個樣子穿法呢？是這樣穿法，所以很多讀書人外面穿的是長袍，結果碰到要打仗的時候，長袍一脫，裏面就是武裝，身上都帶劍的。那麼他露一半，表示要打仗，我也可以來，要讀書嘛，我也會寫，就這個味道。

我們讀一讀南北朝的歷史，會覺得很有趣，甚至在前方作戰，都有些優哉遊哉的味道。尤其歷史上很有名的謝安石，他在淝水之戰中，直至打敗了符堅的八十萬大軍的時候，還在下棋呢。前方打了勝仗的消息報告給他，他下棋動都不動。實際上他聽了高興得不得了，但表面上要表示《莊子》的逍遙，認爲要輕鬆，其實下來跑得瘋快，那個皮鞋跟都跑掉了。等於我們現在說，假如當選了議員的話：「嗯，沒有什麼了不起，我睡覺要緊。」實際上呢，高興得也是不得了。

還有一個故事。在前清的考試時代，民間相傳一則笑話，有一個老童生，每次考試不中，但年紀已經步入中年了，這一次正好與兒子同科應考。到了放榜的一天，這個當老子的很緊張，就關在房裏洗澡，輕鬆輕鬆。兒子看榜回來，知道已經錄取，趕快回家報喜。兒子敲門大叫說：爸爸，我已考取第幾名了！老子在房裏一聽，便大聲呵斥說：考取一個秀才，算得了什麼，這樣沉不住氣，大呼小叫！兒子一聽，嚇得不敢大叫，便小心翼翼地輕輕說：爸爸，你也是第幾名考取了！老子一聽，便打開房門，一衝而出，大聲呵斥說：你爲什麼不先說。他忘了自己光着身子，連衣褲都還沒穿上呢！這個道理呀，中國古代的考試說來都很緊張，看了過去好多的考試故事，那是假的從容。不管是真的從容還是假的從容，都受《莊子》的影響非常大。

我們手裏拿的《莊子》這本書，分《內篇》《外篇》和《雜篇》，翻目錄一看就知道，《內篇》只有七篇。在學者們的考據中，認爲《內篇》真正是莊子寫的，《外篇》跟《雜篇》靠不住，認爲是後世人假託莊子的名義亂加上的。《內篇》是非常有名的，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了，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是《外篇》與《雜篇》。做皇帝的帝王之術，軍事上的用兵之道等，真正能夠運用到《莊子》的，歷代每一個大政治家，乃至聰明的帝王，聰明的人物，都受了《外篇》的影響。可以說，《外篇》是所有的謀略學的始祖。同時，《外篇》《雜篇》給我們人生的啓發，修道的啓發也非常大。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。

# 逍遙遊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諧》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

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；置杯焉則膠；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裏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；揹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## 鯤魚化爲大鵬鳥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

中國文化中，道家講地理學由《山海經》開始。現在美國很流行《山海經》，最近在拼命地研究它。根據《山海經》的證明，我們的祖宗大禹治水到過美國，現在美國人在承認。如果研究《山海經》，我們老祖宗大禹治水不但到過美國，還到過歐洲，中東，紅海，地中海一帶。所以研究大禹治水的歷史，簡直有些不可思議。在九年當中，大禹就把長江，黃河打開了，把洪水放到大海里去了。根據《山海經》記載，東南亞各國大禹都到過的，他怎麼走的？又沒有飛機，道家講他當時騎在龍背上，要到哪裏龍就飛到哪裏。那些神話就多了。大禹開黃河上游那個龍門，符咒一畫，天上神人就下來了，然後大禹請神人幫忙，神人就把手放在華山上，兩腳踏着黃河的對岸，頭一伸，這麼一推，龍門就打開了。當然很快，幾分鐘就開了。我們現在聽了蠻好玩的啊，科學神話。仔細一想，這個裏頭有很多問題。上古連機械都不發達，不要說打開龍門了，以全國的人力拿來挖長江、黃河的一截，幾十年也作不到，爲什麼大禹九年就把洪水治下去了？所以這些資料，你們要哪裏找呢？在中國《道藏》裏，你看大禹的傳記。

《山海經》越看越神怪，裏面記載世界上的人類有個貫胸國，人生來胸部這裏有個洞，和背對穿的。貴人都有洞，不是貴人大概沒有洞或洞要小一點。吃了飯要走路；兩個人拿杆子往洞裏一套就抬走了。《山海經》中還記載有各種各樣的國家，各種各樣的人類。現在倒不是我們中國人在研究，是外國人在研究，研究來研究去不得了，最近發表的論文證明，大禹是到過美國的。所以有個美國同學問我：「老師，臺灣買不買得到《山海經》？」我說買得到啊，在哪裏我告訴你。他說買得到正好，還準備要研究。

「北冥有魚，」「北冥」，這本書上「冥」字沒有三點水，別的書有三點水，尤其道家的書上都有三點水。根據《山海經》一書，中國上古講的「北冥」，等於現在講的地球北極。道家的學說，在上古的時候，觀念比現代人寬，學術思想境界比現代人大，反而後世的人，把「北冥」說成中國的渤海，範圍被縮小了。中國的道家修道，什麼是「北冥」呢？我們身體丹田海底之下叫做「北冥」；什麼是「南冥」呢？頭頂上。修道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煉神還虛，練到了頭頂上，佛家叫化身千百億，就是講這個道理。先把這些知識介紹給大家。

莊子說「北冥」，有一條魚，叫做「鯤」，這個「鯤」有多大呢？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」不曉得有幾千裏大。注意了，莊子說那條魚不曉得有幾千裏大，經常看到年輕同學寫文章：莊子說那一條魚就有幾千裏大。錯了，莊子是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」，你硬是確定爲只有幾千裏，你已經把這一句錯定啦，所以你變成莊子的老師了。莊子講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」，等於印度的佛經翻譯過來的八萬四千，不可知，不可見，不可量，無量無邊。結果學佛的人打起坐來，都把它變爲有量有邊，坐着就是那麼空，好象空起來就只有我那麼大，這不是有量有邊嗎？曲解了佛學。

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

莊子說這條魚古怪了，突然一個變化，從海里頭飛上天，就變成鳥啦，叫做「大鵬鳥」。這個大鵬鳥的背，也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。」

這個很怪了噢，先討論這個問題，這就是中國的科學。年青人聽了一定笑，你們亂扯科學。中國的科學是中國的範圍，實際上我們曉得，講科學，我們強調自已老祖宗的文化，中國從來在世界的科學史上是領先的，當我們有科學的時候，西方文化還沒有影子哩，當然現在落後了，幾千年不肯求進步。中國文化還有許多理論科學，你要看了會笑死人，但是真是假還不知道，不要輕易笑。譬如，我們曉得臺灣有鹿，它有些是鯊魚化成的，鯊魚到了年齡會跳上海來，在沙灘上打個滾，就跑到山裏變成鹿了。你信不信？信不信由你，講不講由我。有一些東西的確會變的，蒼蠅、蚊子是寄蟲變來的，飛蛾是蠹蟲變的。這是「物化」的道理。我們人也是變來的，精蟲變來的，對不對？所以根據中國道家的說法，唐代有個神仙譚峭，有一部道書叫做《化書》，專門講「物化」的道理，什麼變成什麼，什麼又變成什麼。其實，萬事萬物都在變，人也在變，你看，每一個人思想、年齡在變，男女到了更年期，一個老實人突然變成刁鑽古怪神經病照心理學看，人都變壞啦，病院裏頭好人變病啦，對不對？我們坐在這裏，大家都在變，過去是媽媽手裏抱的小嬰兒，現在已經這麼大了，我呢，頭髮也變白啦。都在變，你不要忘記了自己也在變。

所以莊子說深海里頭有條魚，突然一變，變成天上會飛的大鵬鳥。這個問題很大，提出了兩個東西，「沉潛飛動」。沉伏下來，潛伏在深海里的魚，突然一變，變成了遠走高飛的大鵬鳥了。深海里本來有生物哦，告訴你們知識要淵博一點，你們至少要看「動物世界」。深海里的生物多得很，都很龐大；深海很黑，那些生物本身都帶光、帶電，頭上都有亮光。《逍遙遊》開頭告訴了我們一個人生的道理，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，或修道還沒有成功的時候，或者倒黴得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就要「沉潛」在深水裏頭，動都不要動。修到相當的程度，一變，就昇華高飛了。我們至少要明白，這個意義。

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

鯤變成了大鵬鳥，大鵬鳥怎麼飛啊？讓我們寫一定很簡單：它要飛就飛了。莊子這裏寫「怒而飛」。這個：「怒」不一定是發脾氣，它是形容詞，等於努力的努字，表示鼓足了氣，充滿了氣。生命到了最高點，「怒」，才能起飛，否則飛不起來。跟飛機要滑翔到最高速才起飛一樣。

莊子說鯤變成大鵬鳥後，比原來還厲害，爲什麼？做魚的時候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」，變成了大鵬鳥，那個背就「不知其幾千裏也」，沒有算兩個翅膀哦。現在加了兩個翅膀，那兩個翅膀一展開啊，像天上的雲一樣，把天兩邊都蓋住了，把東半球、西半球都遮住了。你說有多大？！如果我們寫白話文，要加三個字：「我的媽！」如果不加這三個字形容不出來有多大。唐代有名詩人杜甫的詩：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一個人寫文章做詩啊，做出來要嚇人，就成功了。如果做出來，大家看了連噴嚏都不打一個，這個文章就不值錢。杜甫的詩是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要說話說得驚人，就要數莊子，他一吹就那麼大。

大鵬鳥奮力一飛，翅膀張開，大概太陽都被遮住了，那我們連衣服也沒辦法曬了。等於佛經上講阿彌陀佛說法的時候，舌頭一吐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唉喲！不知道有多長！我看經，到這裏一合掌：阿彌陀佛你不要說法了，要是舌頭一吐出來，我們的衣服就沒辦法曬了。

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這是要特別注意的關鍵。「海運」不是做官，也不是交通部門的海運公司，它是莊子造的名詞，代表一個大觀念，宇宙間有一個動力，生命裏有一個動能，就是「大運」。這個動力在佛家叫輪迴。「海」是形容它的範圍大得不得了；「運」，它永遠在轉動。這個動力一轉動，生命非變不可，所以鯤魚變成了大鵬鳥。大鵬鳥「怒而飛」，它飛到哪裏去？由於這個動力的推動，大鵬鳥飛到「南冥」，南極去了。這句話，大家常常輕易地讀過去，根據道家的解釋，人修道，身上的氣脈由海底發動達到頭頂，就超越昇華了。但這一步很難，必須有個幫助，你氣脈成就了，它就會來。

「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」「南冥」與「北冥」不同，「北冥」是地球的根，「南冥」是虛空中跟太空接起來的，叫做「天池」。現在科學發展了，世界的科學家都聯合起來到南極探險，至於對北極的考察，也只有些影子，真正的情況還遠遠沒有搞清楚。老實講沒有辦法，飛機只要到了北極的上空，指南針都要失靈。因爲那裏是旋的，也就是「海運」。科幻小說講北極有個地方，飛機到了附近就不得了，要被吸進去的。這個洞像我們喫東西一樣，嘴巴一吸進來，通過腸子，就從另外一邊出來了。科學小說是這麼幻想的，中國的小說早就那麼講了。

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。

莊子說你不信啊？那我引證一段古書，以證明我說的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《齊諧》，齊國人記載的筆記小說。《齊諧》專門記錄古代那些神奇的事情，等於我們現在看的《山海經》。「志」就是記載。

《諧》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

《齊諧》書上是這樣講的：大鵬鳥要到南極去時，兩個翅膀一展開來，海水就飛上三千里高空去了。嚇人吧，趕緊得去發颱風警報。然後乘着風，一下衝到九萬裏高空。我們都看不見了，只能看到天空變黑，太陽給它遮完了。「摶」，好象在跟風浪搏鬥；「扶搖」，古代人給大風起的名字。

## 生命之息

接下去莊子講理由：

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問題來了，大鵬鳥飛那麼遠幹什麼？跟我們相同，大鵬鳥夏天六月放暑假，要到南方去涼快涼快。這話古人看了一定不相信，六月南方熱得要死嘛，怎麼還去南方涼快呢？現在人都知道，南極的氣溫不知道零下多少度，凍得要死。大鵬鳥覺得這個世界發燒了，於是飛到南極的大冰山裏去。還有個問題，爲什麼「六月息」？五月、八月不可以，七月半也不可以，一定要六月？學過《易經》就知道了，十二卦中，六月夏至陽極陰生。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個月，來表示地球氣候、氣運的旋轉，以及地球物理的變化。什麼叫「息」？要注意中國的文字，「息」不是息滅是成長。所以消息兩個字，消是消耗，是放射完了；息是充電，是成長。大鵬鳥六月到南極去是休養補充。

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

「野馬」不是一匹馬喔，「野馬」就是佛經上講的「陽焰」，太陽光的幻影，古書叫做「海市蜃樓」。航海過程中，有時忽然會看到海中間，好像前面到了某個地方，有城市，有來往的行人；沙漠地帶也常常出現這種情況。假的，什麼都沒有。太陽照在海面上，就會看到海面不再是海，而是海岸的城市了，如果當真走進去，就會掉到海里去了。在高熱和極冷的地方都容易發生這種現象。其實只是太陽光反射的一種投影。「塵埃」就是灰塵。講最細小的物質，佛經常用「微塵」兩個字。莊子說，一切物理的，生理的狀況，大的像鯤和大鵬鳥那麼大的生命，小的比一粒灰塵還小，它們存在於世界上靠的是什麼呢？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」自然的生命靠一個力量活着，叫做「息」。也就是修道人講的氣。這個氣不是空氣的氣。生命有了氣，就會像小孩子吹泡泡糖一樣，完全充實了。氣不夠自然蒼老了，最後死亡了。氣吹大了呢？「怒而飛」，就鼓起來，可以昇華了。

莊子的文章看起來，東一下西一下，毫不相干，其實處處相干，文章是呵成一氣的，中間沒有間斷的。

## 天亦非天

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

莊子提了三個問題：

「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」我們仰頭看天，當天氣晴朗得一點雲都沒有的時候，空中顏色青青的，那叫「蒼」，我們現在認爲那是藍天。莊子他說我問你，天真是藍的嗎？你爬到天上看過啊？假如那個藍色就叫天，那夜裏這個黑色叫不叫天？早晨空中白白的一點曙光，那也是天啊？你看莊子多科學，多邏輯。換句話說，你不要搞錯了，天究竟是什麼顏色，你沒有辦法斷定它，因爲它是空的嘛，沒有一個固定的顏色。所以讀《莊子》這本書要注意，問號的反面還有很多的內容。

第二個問題：「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」你認爲宇宙是無限大嗎？遠得沒有辦法再遠嗎？是遠得沒有邊的嗎？那麼我們站在這裏，也算是宇宙一個起點嘍！我還摸得着啊，宇宙就在這裏啊，你怎麼說它沒有邊呢？這是一個邏輯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：「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」當站在高空，所謂上方世界的人站在上面，看我們下方的世界，也是這樣的嗎？很多人坐過飛機，到了幾千尺高空往下看臺灣這個海島，好像小孩子作業裏畫的圖案一樣，不再是站在地面看到的高樓建築的樣子了。立場不同，觀點自然兩樣。

莊子提出問題來，他自己不說一個確定的答案。後世認爲中國的禪宗完全受了莊子的影響，其教育方法是永遠不給你答案。在這裏，莊子並沒有批判任何人，然而他已經把我們所有的境界推翻否定了。你不要認爲你的知識夠了，都是錯誤的觀念。

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；置杯焉則膠；水淺而舟大也。

莊子舉出一個事例，裏麪包括有幾層的道理。如果水不深厚、不充滿，就沒有辦法承受大船，除非像大海一樣的深厚、廣闊，才能載起幾千噸、幾萬噸的大船在上面飄來飄去。我們在廳堂裏挖個小坑，然後舀一玻璃杯的水倒在裏面，使它剛好不溢出來，把小芥子放在水裏面，就可以當作船一樣行駛；如果把杯子放在上面，一下就膠住了，浮不起來，爲什麼？水太淺，杯子當船太大了。我們看莊子多會說話，學會了《莊子》我們就會參禪了。莊子明白地告訴我們，每一個人的氣度、知識範圍、胸襟大小都不同。如果要立大功成大業，就要培養自己的氣度、學問、能力，像大海一樣深廣纔行。要夠得上修道的材料，也要像大海一樣汪洋纔行。佛經上形容「如來如大海」，講阿彌陀佛的眼睛像四大海那麼大，我們的眼睛小得很，有時候連眼白還看不見呢！

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裏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；揹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大鵬鳥要飛到九萬裏高空，非要等到大風來了纔行，如果風力不厚，它兩個翅膀就沒有辦法打開，飛不起來。風力越大，起飛就越容易、快速。懂科學的同學都知道，如果遇上風向不對，氣流很亂，飛機就不能起飛，不然很危險。莊子用這個道理比喻人生，修道想成功也要藉助於風力。一個人想成大功立大業，或者修道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要有本錢啊，本錢就是你的風。很多年輕人老是想：要是我呀，就要怎麼樣怎麼樣。想了半天，有沒有本錢啊？一毛錢也沒有。沒有風，還飛個什麼？所以青年人要想做一番事業，你的能力才智都要去培養纔行。風力不夠，沒你的事，本錢積累厚了，纔可以飛上九萬裏的高空。那時候，俯視天下萬物，你不會覺得自己偉大，已經沒有偉大可言了，一個個都很藐小。你到了高空上面，如果下面有個英雄拿個大刀在玩，很了不起，你一看，會好笑：哎！這個小孩子在幹什麼？你想想這個境界，人生被那麼一講啊，看看我們還有什麼意思？一層一層道理還很多，都是禪宗的話頭。

大鵬鳥飛起來，背對着青天，青天有多遠呢？「莫之夭閼」，無量無邊。在這樣一個空靈的環境，它纔可以到達南極。道家講南極是長生不老之地，所以壽星叫做南極仙翁。莊子告訴我們，要達到空靈的境界，纔能有大的成就。一個人，思想氣度，不空靈，太小氣，就永遠不會認識這個宇宙，得不到逍遙。他得到的是「消搖」，消耗完了只好發抖了。

讀了《莊子》這本書，我們的心胸自然就會擴大了。我有個朋友，地位很高，當年我們叫他「哼字號」，譬如問他好，他就：「哼」；到了臺灣就變成「哈字號」了，你一問他，他就「哈」。所以人稱「哼哈二將」。一天他來看我，「哎呀，我煩惱得不得了，你怎麼叫我打坐啊？打坐也解決不了問題，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拿一本書你回去看。」「哼哈二將」很聽話，果然回去讀《莊子》了。後來他告訴我：「我懂了《莊子》，舒服之極，現在也不哼也不哈了。」《莊子》確實處處都是解脫境界。

## 境界大小的差別

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搶榆枋，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裏而南爲？」適莽蒼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搶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裏而南爲？」

「蜩」就是蟬，也叫知了。知了夏天在樹林裏叫得很好聽的；秋天到了要蛻殼，蛻殼了以後，自己變化走了」，殼留下來就是蟬蛻。蟬蛻是一種中藥，它有清火作用，可治療喉嚨沙啞。「學鳩」是小鳥。

一隻小鳥一隻小蟲，沒有看到過大鵬鳥，因爲大鵬鳥一飛起來，它們看都看不見，只不過聽人家說有這麼一件事，聽了就笑：那個大鵬鳥多事，何必飛那麼遠？像我呀，決起而飛，」什麼是「決起而飛」？「嘣」一下跳去了，這形容飛出去不遠嘛；大鵬鳥是「怒而飛」，飛得很遠，這之間何止天壤之別。小鳥小蟲也很得意；「搶榆枋，」從這棵小樹飛到那叢草上來，很遠嘛，也很痛快。「時則不至，」時間不夠，萬一我飛不到掉下來怎麼辦？「而控於地而已矣，」不過掉在地上，也不會跌死。這個叫做飛啊？老母雞被我們趕急了的時候，「咯咯咯咯」的，它也會「嘣」地一下飛個兩步，就到前面去了，它也覺得自己很了不起！這就是人生境界的不同。所以它們笑大鵬鳥：這個老兄真是多餘，飛到南極去幹什麼呀？

下面一句話莊子都不講了。

世界上這樣的事情很多。有些了不起的人，當他沒有出來的時候，你東笑西笑，最後自己變成小鳥了。譬如歷史上南唐的朱溫沒有當皇帝之前，可憐得很；媽媽帶他三兄弟給人家幫工，他自己也要去幹活。老闆一天到晚罵他：「你這個傢伙個子大大的，活懶得幹，還光吹牛。」他實在給罵氣了，就說：「你們這些人都是鄉巴佬，光知道蓋房子，置財產，我們大丈夫做事，你懂得個屁啊！」老闆很生氣就要打他，老闆的媽媽說：「不能打，這個孩子將來前途無量，要好好對他。」老太太問朱溫：「你這個不肯幹，那個不肯幹，究竟想幹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想借杆打獵的槍，到山裏給你打打獵，弄點好菜給你喫喫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好吧，你要什麼都幫忙。」後來朱溫當了皇帝，對老闆的媽媽好得很，把她同自己的媽媽一起接來，很感謝她。看到那個老闆恨不得把他宰了：「你這個傢伙，眼光那麼小，看人看不起。」大家看人眼光放大一點啊，不要像這個小鳥小蟲。莊子沒講的，我把它補充說出來了。

適莽蒼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

「適」是走路。天空早晨的顏色叫「莽」，晚上的顏色叫「蒼」。南北朝有一首詩：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那是西北地區傍晚的景色。還有一種解釋：「莽蒼」指近郊的草木之色。所以「莽蒼」代指較近的地方。到近郊的草木間去，一天在那裏喫上三頓，回來了肚子還飽飽的；假如走一百里路呢？就不同了，得帶一點乾糧，算不定要兩三天才能回來；如果走一千里路，那就要準備帶兩、三個月的糧食了。莊子好象很喜歡旅行一樣，告訴我們出門該怎麼準備，實際上他講的是人生的境界。前途遠大的人，就要有遠大的計劃；眼光短淺，只看現實的人，他抓住今天就好了，沒有明天；或者抓住明天，不曉得有後天。有一種人今天、明天、後天都不要，他要永遠。莊子就是告訴這個東西。因此說：

之二蟲又何知？

這兩個小動物又懂什麼？它們的知識範圍有限啊！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

如果一個人沒有眼光氣度，就會看不遠，那他的前途就有限。有遠見有大見的人，他就有千秋的事業，永遠有他的偉大。這是智能大小有別。一個人壽命的長短，看你能不能把握。有些人活了幾十年就死了，不曉得把握它。所以說：「小年不及大年。」「物化」的作用，就是關於一切的生物互相變化，所以鯤魚變成了大鵬鳥的觀念，第一個要點是「沉潛飛動」，莊子用寓言，也是用事實來說明。這屬於中國古代的科學，不要拿現代科學的觀念來說，至於它的對與不對，需要另加求證。第二個要點，一切萬有的生命之所以變化，中間有一個東西，這個東西莊子提出來一個名詞，叫「息」。中國後來的道家，取了一個名稱叫「氣」，萬物皆是氣化。說到氣化，莊子文章寫作的方法，和他講話表達的方法不同，說到這裏，恐怕人家不相信，他就提出來，我們抬頭看天，究竟這個天是不是我們眼睛所看到這個樣子？假如我們到了高空，例如坐飛機，倒過來看這個地球，地球等於在我們頭的上面，那個時候看這個天又是什麼顏色呢？這就說明一個道理，等於佛學所講的：人世間一切的學問知識，都屬於「比量」，不是「現量」的境界。所謂「現量」，就是呈現出來那個真實的東西。我們現在借用了佛學名稱，就能瞭解莊子所說的道理。人類的見解、知識和生活經驗都是「比量」，不是真實的。同樣一個氣候，同樣一個空間，一個時間，一個顏色，因人而產生的感受各異。譬如說熱，熱到什麼程度？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。因此，冷熱一切等等，都是比較的，不是絕對的真正的知識。所以，莊子拿大海作比喻，水不深不能載船，水要很深，面積也要很寬，大船才能行駛。然後講大鵬鳥從北向南飛的時候，必須要等待大風，要有大風的風力，才能超越九萬裏的高空。

下面又提到小鳥和蟬。小鳥和蟬笑這個大鵬鳥，爲什麼要費那麼大的氣力？爲什麼一定要飛到南極去？等於講，爲什麼要看尼加拉瓜瀑布？到我們新界看看那個流水，也是瀑布，差不多嘛？還要買飛機票出國。就是這個味道。這就是談到境智「比量」的不同。每一個東西境界的大小，智能的深淺，觀念等等是完全兩樣。因此莊子提出來，小鳥和蟬的境界小，智能淺，所以看大鵬鳥遠大的高飛，不可想象。我們生活的經驗，一輩子在艱難困苦中過慣了的人，看到那個富貴和特別偉大的場面，自已就覺得路都走不動，也不曉得如何自處了。這就是說明境界大小的不同。所以莊子跟着提出來：「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」智能的深淺，壽命的長短，小的境界和大的境界相比較，差別太大。活了二百歲的人，他所經歷的人世間的經驗，同只活了二十多歲的年青人，這個中間差別很大。這種境智的不同，猶如佛經的一句話，叫「循業發現」。每一個人根據他自己的生活經歷、思想見解、智能境界等，看一個東西的觀念都不同。

因爲《莊子》文章太美，看起來東說一句西說一句，如果你把全篇的邏輯貫穿起來了，是非常有條理的。中間都是申述理由。莊子並不是用純邏輯、純理論性的方法，抓到一個主題，死死地在那個牛角尖上鑽下去。莊子用文學境界的方法，從各種方面旁敲側擊，喜笑怒罵，正面反面地寫來，所以《莊子》本身有他的文學境界的邏輯。

奚以知其然也？

那怎麼樣知道這個道理呢？「奚以」，是當時古文的寫法。後來一直到秦漢唐宋元明清，許多人學古文的人，都用這個方法來寫文章。「奚以」就是何以的意思，等於白話文的那怎麼樣。

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

現在我們講香菇、小菇，有些野生的香菇不叫做香菇，叫小菌類，尤其夏天下大雨以後，陰暗潮溼的地方，第二天一早，看牆邊或樹根上，都鑲了一些白色的小菌，這類由細菌化生的生物，「不知晦朔」。「晦」，每個月的月底叫晦；「朔」，每個月的初一叫做朔。「朝菌」這種東西，壽命不到一個月，兩三個禮拜就沒有了。所以，假設它每個月初三開始，生長的，不到三十號就死亡了，它不曉得人世間有一個月的時間。「蟪蛄」就是蟬。蟬分兩種，有一種夏天生，一到秋天邊上就死亡了；有一種叫寒蟬，我們形容一個人不大說話，或者在某一種環境中不敢說話，不敢反對也不敢贊成，啞巴一樣發不出聲音，像冷天裏的蟬叫，不出聲來，用中國文學比喻就叫「噤若寒蟬」。所以這兩種蟬，有些生在夏天，過一陣就死亡，蛻變。莊子說它們不知道一年當中有春天和秋天，「此小年也。」

拿生物界的壽命來作比方，這是莊子所講的，比較的，他舉出來我們人知識範圍所看到的。還有一些生物，如細菌等，幾秒鐘的壽命，或者幾分鐘、半天的壽命，我們人以爲它們可憐，認爲自己活了五六十年、七八十年就蠻偉大的。其實，那些生物活了幾秒鐘，它也很快活，也覺得自己活了一輩子。感受的境界各自不同，每個生命都不同。因此，莊子說小的我們人還容易懂，大的就不大容易相信了：

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。

「冥靈』，是什麼東西呢？實際上是一種大烏龜，有些書上解釋「冥靈」；是一種植物，這是不恰當的。烏龜有很多種種類，「冥靈」就是烏龜的一種，這種大龜像海里的玳帽，尤其在長江以南比較多，所以叫「楚之南」。有的烏龜千年可以不死；因爲它們可以食氣，有時候也喫一點小細菌。牆下壓一隻烏龜，它幾十年上百年不喫東西，也死不了。它有時候把頭伸出來，或者有小飛蟲到它前面吞一口，喫一個小飛蟲等於我們到大館子吃了一頓大餐，也就夠了。然後它餓了，頭伸出來，吸一口氣，可以憋很久，活得很長。所以我們給人家做壽，不是送烏龜的標記，就是送白鶴的標記，這兩種生物壽命都活得很長。所以莊子提出來「楚之南有冥靈者」，它可以活一千年，以五百歲爲春天，五百歲爲秋天。以我們來看，烏龜的壽命已經很了不起了，莊子說，還不足：

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此大年也。

中國傳統的道家思想，「上古」有一種樹，叫「大椿」，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」它的生命一萬六千年。這在道家看來不稀奇，所以中國的道家說，人練氣養氣的功夫修成功了，可以與「天地同修，日月同壽。」「修」就是長，跟天地一樣的長；跟太陽月亮一樣的壽命。後世有些學者認爲，「大椿」的生命一萬六千年，不敢讓人相信，他們的著書註解上，什麼叫「大椿」呢？「椿」的拆字：木字拆成十、八，春字拆成三、八什麼的，隨便加一個數字一拼湊，然後認爲，「大椿」是莊子假設的，不需要去考證它。你管莊子說的是假的還是真的，反正樹木的壽命，譬如我們阿里山的神木就活得很長。自己的知識經驗有時候不到，因此把古人的許多東西曲加解釋。莊子現在講「大年」，由時間的比例，提到了動物和植物，然後講到人：

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「彭祖」是中國有名的一個長壽者，他的名字叫彭鏗，南方楚國人，據說活了八百歲。我們普通的小孩子都會講彭祖年高八百壽。彭祖是堯時候的人，在上古講來，這個壽命不算小，不過也不長，跟老子比起來並不算長，在中國道家歷史上，老子不曉得活到多少歲了，因爲每一個時代他都出現，每個時代都變一個名字，我們現在所講的老子是他周朝時期的名字，實際上不曉得他活了多少歲。

我們都曉得彭祖活了八百歲，不過中國人有個笑話，有一個老太爺祝壽，有人恭維說：「老太爺，您真有福氣啊，您跟彭祖一樣會長壽。」老太爺回答：「你拿彭祖來跟我比，那你小看了我。」這個人臉紅了，老太爺不接受恭維，於是問：「老太爺究竟要活多少歲呢？」我活一千歲啊！彭祖活八百，他少了兩百年。」「那很難辦了，歷史上找不出這樣的比方啊？」「那你讀書才少呢，你不曉得『好人不長命，禍害遺千年』，哈！我就是禍害。」這位老太爺很幽默。

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」以彭祖活了八百年的年齡來講，叫我們一般人跟他來比比，自己太渺小了，活了幾十年，已經是老太爺，老太太了，很可憐，而且可悲。

這一段說明壽命時間的長短，是根據人的知識「比量」來的。莊子說一條魚怎麼變成大鵬鳥，不過中間插了那麼多故事，就說明一個東西：你們不要不相信，因爲人的知識範圍有限，沒有那麼高的見地，所以境界、智能的「比量」不同。那麼莊子下面就說明大鵬鳥由北極向南極飛的這一件事情，他又迴轉來，在下一段裏頭要作結論，當然不是全篇的結論。我們這樣一研究，就曉得莊子的文章不是散漫，古人不是批評而是讚揚，四個字「汪洋徜徉」，就是博大，是形容莊子的文章看起來簡直像大海一樣偉大，像大海里的波浪，不曉得有多少波浪，但是歸結起來還是大海。莊子的文章我們看起來好象很散亂，東一下西一下，所以讀《莊子》，讀到後面忘了前面，不曉得他講到哪裏去了。但我們把這個邏輯抓住了以後，就知道《莊子》非常有規律的，還是在說一個主題——宇宙間一切的生命都是「物化」。下面莊子就引用古代例子做一個說明。

## 南北兩極相通

湯之問棘也是已：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；有魚焉，其廣數千裏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曰鯤；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」此小大之辨也。

湯之問棘也是已：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；

我們先把它截斷，文章其實是連着的。商湯問當時很有學問、很有道德修養的「棘」，「是已」，有這件事情可以來證明，並能說明莊子自己講的「北冥有魚」，突然變成大鵬鳥向南飛，這件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什麼叫「窮髮」？「發」，地下的頭髮是什麼？草！「窮髮」，沒有草。中國上古什麼地方叫做「窮髮」呢？蘇聯到北極一帶。這要研究《山海經》與中國的上古史。所以中國上古時叫北方的民族，北方的人類，譬如叫俄國人爲「窮髮之民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因此，在這一段文章裏頭，深切地證明莊子所講的「北冥」就是北極。「窮髮之北」有個地方叫「冥海」，就是《莊子》開頭所提到的「北冥」。我們注意，《莊子》前面提過，大鵬鳥向南飛，到了南極「天池」，現在又轉過來，爲什麼講北極又是「天池」呢？

研究中國上古的科學物理思想，我們早就知道，由北極到了極點，一直再往北走，走到了頭就是南極，南極走到了頭就是北極，南極跟北極連着的，因爲地球像個皮球一樣是圓的。不過沒有一個人敢去走，也許有人走到了，據說走到的人到地球中間去了，他永遠不死，不回來了。但是真到了北極、南極那個地方，你回不來了，地心有一個吸風把你吸進去了，出不來了。據說地球內部很鬧熱的，還有個世界比我們還好，進去了以後永遠長生不死，還不止活一萬六千年。傳說，中國甘肅我們老祖宗黃帝的墳後有一個洞，從那裏可以到地球裏面去，西藏高原裏和四川以及陝西華山，也有可以達到地心去的這種洞。

我們不管那些神話，可是，莊子在本篇的文章裏頭確實提到，「北冥」叫「天池」，「南冥」也叫「天池」，猛然一看，衝突了。如果我們瞭解了中國上古文化的地球物理的思想，曉得南極與北極相通，就一點都不稀奇了。那麼，這段文章看起來是在重複運用，什麼意思呢？莊子上面是講人的知識有限，壽命有限，經驗不夠，小境界不知道大境界，說了半天以後，然後說，用現在話講：你不相信啊，我用考古的經驗，引用歷史證明，在我們上古時，商湯當年就向棘問過這個問題。可見上古就流傳這個大問題。

有魚焉，其廣數千裏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曰鯤；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，

重複上面的故事。「廣」就是寬，「修」就是長，這一條魚不曉得幾千裏大。「扶搖」是上古大風的名稱，是從海底裏面出來吹遍了大地的風，現在叫做颱風一類的；「羊角」也是風，不是現在生病昏了過去，躺在地上嘴歪手腳抽搐的「羊角瘋」，「羊角」是龍捲風一類，由地下冒出來向上旋轉，形狀長得像羊角；這兩種風不同。「摶」，把風裹進來謂之「摶」，不是搏鬥，搏鬥是跟風鬥爭。大鵬鳥的翅膀把大風都包裹了，超過了九萬裏的高空。

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

大鵬鳥到了最高處，大氣層都在它的下面，所以叫「絕雲」。高空上面沒有云，到了太空的邊緣，連空氣也沒有了，「絕氣」。但是太空上面還有的，在中國文學中叫「青天」，也叫「青冥」。講到這裏，我們想一想，中國的文學與上古的文化很妙，怎麼妙呢？現在科學發展到人類可以到達月球，在超過地球以外時，有一段黑暗，其實不是黑暗，它什麼都沒有，是空的，這是地球與其它星球之間，就是中國上古所講的「青冥」、「青天」。「然後圖南，」「圖」是企圖，大鵬鳥準備向南極飛，它到南極去幹什麼？乘涼休息去。

斥鴳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」

「斥鴳」就是小鳥。這隻小鳥笑了：大鵬鳥何必到達南極去呢？何必飛得那麼辛苦呢？像我一樣，一跳，跳了幾丈高；一飛，飛了幾丈遠；好得很了嘛！就是飛下來，在那個「蓬蒿之間」，亂草之間一站，這不也是飛嗎？也飛得很痛快了。這個大鵬鳥，何必要飛那麼高那麼遠到南極去呢？

那麼莊子在這一段的結論：

此小大之辯也。

我們要是用邏輯看這篇文章，《逍遙遊》第一句話是「北冥有魚」開始的，到這裏一段，做了一個結論，說明「物化」的觀念，講給一般人聽會不相信，爲什麼不相信？「此小大之辯也」。智能境界大小不同，所以不大相信這個道理。

提到《逍遙遊》，整個宗旨說明一個觀念，人可以解脫物理世界的束縛，而找到自己生命的真正自在與自由，同時也說明，人民人世界不管做任何，乃至修道，第一個要見地高超，所謂要有遠見，纔能有真正的成就。一個人見解不高，他有所成就也有限，不是講他沒有成就，也成就，也同這個小鳥一樣，騰飛躍個幾丈高，在亂草上一站，隨風搖啊擺啊，也很舒服嘛。你要來抓我，「咚」地一跳，就跳到那棵樹上去了，豈不是優哉悠哉。人生的境界也是如此。所以眼光小，知識範圍低，他活了一百歲，活得很快活，就像小孩子一樣，茶杯裏丟一片小小的樹葉，或者弄一點黃豆殼殼在上面漂漂，「你看我的船，開到哪裏了？唉喲，開到紐約了，你看靠岸了，靠岸了。」然後用嘴「呼，呼」地把它吹動，「嗬，大風來了！」兩個小孩子這樣可以玩上一天。他那個境界與做生意發了一千萬美金的財，舒服的境界是一樣的啊，如同愛喫辣椒的人，喫下去辣得滿頭大汗，那個舒服境界都是一樣。

《莊子》這篇文章，影響了中國文化很深遠，小而言之，人們取名字都用它。如嶽飛的字叫「鵬舉」，就是引用大鵬鳥來的；宋朝的神仙陳摶，爲什麼叫摶呢？取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」之意，陳摶的號叫「圖南」，也是從《莊子》裏來的。古往今來叫圖南的，叫飛的，叫鵬的，不曉得有多少。人家有出門讀書的，我們送給他「鵬程萬裏」四個字。《莊子》影響之大，這裏我們舉一個例子，南唐時代有一位文學家叫高越，在他沒有得志的時候，文學境界很好。南唐在中國歷史上是五代時期，天下很亂，軍閥各霸一方，這個稱王，那個稱帝。高越當時在湖南，湖南有一位姓李的稱王，看到高越很有學問，很有前途，就想把女兒嫁給他。如果是普通的青年還真是求之不得，一個小國王把公主嫁給自己，那鵬程萬裏，前途無量啦。可是高越不幹，他看出姓李的有這個意思，就套用《莊子》裏的典故寫了一首詩：「雪爪星眸鳳鳥歸，」他形容像鷹、大鵬鳥一樣，爪是白的，一個任何的生物，壽命活得很長，變白了；「星眸」，眼睛像天上的星星，亮得不得了。「摩天摶帶錦毛衣，」就是莊子所講的：「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，絕雲氣，負青天。」這樣的飛，文學上叫做「摩天而飛」，跟青天相摩擦。「虞人不漫張羅網，」你不要想布好網，把我這個大鵬鳥抓住。「虞人」是中國古代管山林，管動物的官職，相當於農林局局長兼野生動物園園長。「未肯平原遷草飛。」老實告訴你，你這個地方太小，還不夠我翅膀一展開，我不想在這裏飛。換一句話：你不要找我做女婿，我也不會幹。這一首詩表達了高越非凡的志氣。一個青年人都應該有這樣的志氣，所以倒黴一點沒有關係，將來反正「絕雲氣，負青冥。」

中國文化很多都同《莊子》有點關係。有古人畫了一幅畫，畫上是一隻鳥站在一根樹枝上面，嘴巴閉着不動。講到中國畫，畫的境界一定要配上文學，自己會題詩，會寫字，這畫就夠得上文人畫了。這麼一幅畫，題一首詩，怎麼題法？這就是難題了。

有人拿起筆來一題，把這幅畫題絕了：「世味嘗來渾是蠟，莫教開口向人提。」人世間的經驗多了，實在是一點意思都沒有，人生的味道像喫白蠟一樣。人的一切艱難困苦，不要向朋友訴說，也不必向別人埋怨，像這個鳥站在這裏閉着嘴巴一樣，連屁都不放，最高明瞭。「世味嘗來渾是蠟，莫教開口向人提。」這是真的。你說你肚子餓了三天，沒有飯喫，你給人家講，人家不一定同情你，或許還會笑你。你只有自己想辦法去找麪包喫就是了，沒有面包找渣子喫。像這一類的文學境界的故事，從《莊子》裏頭鑽出來的很多，如果你讀書多了，看中國文化，很多地方同莊子的《逍遙遊》都有密切的關連，尤其是關於大鵬鳥。

《逍遙遊》現在由「物化」，物的變化，講到了「人化」，人的變化。換句話說，上面提到物理世界萬物自己的變化，下面提到人精神世界心的變化。

## 四等人材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。斯已矣。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返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？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。

現在青年同學要挑起中國文化的重擔，就要對中國文字特別留意。近年以來，對同學們的文字教育太差了，差得已經沒有辦法再革命，因爲沒了，不需要革了。所以現在要把文化的命根重新培養起來。這一段很簡單，我們很容易懂，但每一句、每一個字都必須要留意。「故夫」，就是白話文的那麼，是虛字，沒有實在的意義。爲什麼一定要用虛字呢？古文是要念讀出聲的，唸的時候聲音像唱歌一樣，平抑音韻，鏗鏘朗然，要唱着下去，中間就必須換氣，所以加上虛字，既可以換氣，又可以增加文章的氣勢。如果不加上虛字，就唸不下去了，那就成了吵架一樣，那就不對了。文學境界是柔和、很美的音樂。所以莊子拖長音韻，那麼那麼來了，因此加上了「故夫」。

「知效一官，」注意這個「效」，有些人的知識範圍有沒有用處呢？有用處，用處就是成效，效果。他的學問知識及天生的才能，可以做一個官。官有大有小，有些人的智能知識，行爲效果，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還可以，但不能當皇帝。歷史上很多人當宰相時了不起，結果給他當皇帝就當不好啦。有些人做小官，味道真好，做大一點就完啦，把他壓死了。有些人做個公務員，很有效；有些搞學問寫文章的人，如果叫他去修一個壞水管，他會把事情搞得更糟，他沒有辦法做實際的事情。

「行比一鄉，」重點在「比」字。你看莊子絕不用重複的字，「知效一官」。寫古文，寫白話文一樣，每個字邏輯思考要清楚，下的定義要準確，下不準確不行，尤其是寫書面文章。絕非新聞報道，馬上機器在動了，下一分鐘就要出來，管他什麼話，報道出來看清楚了就算了，反正五分鐘壽命，因爲大家看過了報紙就丟嘛。要寫流傳久一點的文章，就不能馬虎了。

有些人的行爲，可以在鄉鄰裏比較比較。我們到地方上，任何時間任何地點，中國外國都一樣，你到一個地方打聽一二，哪個人最出名，不管他是一個紳士也好，流氓也好，他的行爲在這個鄉村比起來呱呱叫，真可以做一個領導作用。所以他的行爲可以「比」，在一個鄉村裏比起來，他是老大，是頂尖人物。當然在一個鄉裏是頂尖人物，拿到國內比起來就不行啦，因爲人才更多了。

「德合一君，」古代的「德」字，不光指道德好，而且一切思想行爲，做人做事都好。有的人德性剛好和皇帝合得很好，他兩個在一起，可以搭檔二十多年，如果換了一個人，怎麼都用不好。這是人生歷史的經驗。你看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人物，有漢高祖就有蕭何，蕭何不碰到漢高祖，換上其它兩個人就合不來，合不好。等於男女之間，有的夫婦就配合得那麼好，雖然天天吵架，但是吵得很藝術，沒有他們這樣吵啊，就不會過一輩子。你不相信？有這種人啊，夫妻之間吵來吵去，要是去了一個，另一個也活不長了。另外找一個來，吵得都不是對象，吵得都沒有味道，打得也沒有味道，這就是「合」的道理。做生意也一樣，老闆有一個忠心的幫手，他當董事長就配合得好，假如換了一個，就搞不好了。

「而徵一國者，」「徵」，經驗，效果。有的人治理國家當領袖，或者當第二號人物，他的聰明智能能夠發揮，如果叫他下來開小店，他絕對受不了，他光會大的，小的幹不好。

這是「人化」，所以下面莊子加一句話：

「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。」每個人的知識境界，「比量」不同，自己看自己都了不起。都像那個小鳥一樣，你大鵬鳥飛那麼高那麼遠幹什麼？有什麼了不起？我「咚」地一聲，就跳到那個樹上去了，我這樣還不是也在飛。所以用中國文學來批評就是：「自視甚高」，自己看自己很高。我們拿鏡子照照自己，都是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漂亮，越看越偉大，沒有一個人討厭自己。由此你可以瞭解人生，人看自己都很可愛，看別人都是覺得不行，這是一定的。偶然做錯了事，臉紅一下，過三個鐘頭一想，我還是對的，格老子，一定是他錯了。

## 出格的高人

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

上面提到了「知效一官」，「行比一鄉」，「德合—君」，「而徵一國者」這四等人才，而且都是領袖人才。什麼叫領袖？出人頭地，比人家高明一點。你看有的人做小老闆蠻好，像我有個同鄉的朋友，開館子發了大財，慢慢他要開大公司，結果不到三年就一蹋糊塗，什麼都沒有了。還有一個人，愛國獎券中了二十萬，我說你要小心啊！可是他一下要做大生意，還不到八個月，二十萬光了，最後還要去坐牢，所以他的命就是二十萬。因此這四等人，他們的範圍就是如此，這些人「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。」自視甚高，可是碰到另外一個高人，這個人叫「宋榮子」。這一類的高人，古代稱爲出格的高人，超出了人格範圍以內，因爲他沒有人格，沒有範圍可以範圍他。「猶然笑之，」就笑這四種人，看不起他們。

莊子在下面就提倡了一個隱士思想，他不是有意在提倡。中國文化的道家思想推崇一種特殊的人，這在中國文化中非常特殊，影響了我們的歷史。在撥亂反正的時代，國家民族到了最艱難困苦的時候；這一類隱士，在幕後都起了大作用。《論語》上也提到，孔子碰到幾個隱士，如楚狂接輿等，每個都把孔子罵得暈頭轉向，最後孔子只有讚歎一番：「鳥獸不可以同羣」！實際上孔子的思想，對隱士非常崇敬。什麼叫「鳥獸不可以同羣」？鳥類是高飛的；它要高飛就高飛去吧；野獸是生活在山林裏的，自然就在山林過他們的生活。這些高人，該飛的飛了，該住山的跑了。而我們呢？既不能高飛，也不想入林，還是規規矩矩在人世間做個人吧！這是孔子捧隱士的話。而後世儒家就引用這句話，解釋爲孔子在罵那些隱士是禽獸，這是完全把書讀錯了。孔子只講「鳥獸不可以同羣」，他沒講這些隱士是禽獸啊！這是後世儒家亂加的，這就叫讀書不老實。

下面標榜了一個人格，普通人可以通過修養變成什麼樣的人呢？

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。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

這裏提出了第五種人格。「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，」全世界的人都恭維他：你了不起！喊萬歲，跪下來捧他，他理都不理。他既不想了不起，也不想起不了。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，」全世界的人罵他、反對他，他決不改變自己的方向。達到這一種人格很難了，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很難找到這樣的人。孔子在《易經·文言》裏對「潛龍勿用」的解釋，「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」就是要有特立獨行的修養，不受任何時代、環境所影響。可見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同一個道理。只是莊子的文章筆法華麗飄逸，汪洋惝恍，顯得更美一點，孔子只說了一句，溫柔敦厚，方正樸實。這就是齊魯孔孟文章與老莊南方楚國文章不一樣的地方。「定乎內外之分，」「分」是份量。什麼是我？什麼是他？什麼是物？什麼是心？他對自己做人的道理看得很清楚。「辯乎榮辱之竟。」他對於人世間什麼叫做真正的光榮，什麼叫做真正的恥辱，看得很清楚。自己遭到了恥辱，絕不因爲現實社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。生活中錢多了當然很光榮，倒黴了誰都看不起，他一概不管，因爲這個現象與他本身獨立的人格不相干，所以他能辨別得很清楚。「斯已矣。」這些人了不起啊。儒家標榜的聖人、賢人、君子就做到了這種程度，莊子也非常佩服。

「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」這句話妙了，可以作兩種解釋：一方面，歷史上的高人隱士不是屢時有的，不容易看得到，可能幾百年纔出一個；第二種解釋，這些高人隱士對於這個世界還有一些地方不同意。「數數」，沒有常常認爲都同意了。就像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裏的，既不贊成也不反對，可以保留這一票不投。

說到隱士思想，在這裏我們插一段題外話。掛在這兒的這幅對聯，是道家的陳摶寫的。陳摶道號希夷，他早已被道家推爲神仙的祖師。一般民間通稱，都叫他陳摶老祖。他生當唐末五代的末世，一生高臥在華山修道。五代末期有個皇帝，歷史上稱爲周主，很了不起很精明，當時周主幾乎統一了中國，可惜三十九歲就死掉了。周主曾經找陳摶幫忙，陳摶婉言推辭了。陳摶有一首名詩：

「十年蹤跡走紅塵，回首青山入夢頻。  
紫綬縱榮爭及睡，朱門雖豪不如貧。  
愁看劍戟扶危主，悶聽笙歌聒醉人。  
攜取舊書歸舊隱，野花啼鳥一般春。」

從這首七言律詩中，很明顯地表露陳摶當年的感慨和觀感。「十年蹤跡走紅塵，回首青山入夢頻。」陳摶生當亂離的時代，在他少年或壯年時期，何嘗無用世之心。只是看得透徹，觀察周到，終於高隱華山，以待其時，以待其人而已。「紫綬縱榮爭及睡，」周主請他當宰相當軍師都不幹。「紫綬」，古代做大官，穿紫袍，系玉帶，我們看戲就知道，戲中的大官出來，在腰裏掛那個帶子，好象有水桶那麼大，這並不是爲了把衣服捆緊，而是拿來做官階的裝飾。「朱門雖豪不如貧。」富貴人家的房子門口，都是用最好的紅油漆粉刷的。可是陳摶認爲世界上最享福的是窮，一無牽掛。接着是他當時看到的情況：「愁看劍戟扶危主，」因爲陳摶生在唐末到五代的亂世之中，幾十年間，這一個稱王，那一個稱帝，都是亂七八糟，一無是處。但也都是曇花一現，每個都忙忙亂亂，擾亂蒼生幾年或十多年就完了，都不能成爲器局，所以纔有「愁看劍戟扶危主」的看法。同時又感慨一般生存在亂世中的社會人士，不知憂患，不知死活，只管醉生夢死，歌舞昇平，過着假象的太平生活，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代。因此便有「悶聽笙歌聒醉人」的嘆息。因此，他必須有自處之道，「攜取舊書歸舊隱，野花啼鳥一般春。」高臥華山去了。這是隱士思想的代表作。我們小的時候都曉得：「彭祖年高八百歲，陳摶—睡一千年。」他老人家睡醒了一問：「我那個老朋友彭祖呢？」「已經死掉了。」「短命鬼，才活了八百歲就死了。」你們看，這幅字就是他寫的，很有神仙味道。實際上陳摶是介乎道家和儒家之間的人物。宋朝的大儒邵康節，從他那裏接受了《易經》的學問。他高臥華山，等到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了當起皇帝來了，他正好下山，騎驢代步，一聽到這個消息哈哈大笑，笑得從驢背上跌到地下來，人家問他怎麼搞的？他說從此天下太平了。他是萬事都有未卜先知之明的。這一類人物，就是「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」你懂了這種歷史，就會對「未數數然也」一句，有臭豆腐一樣特別的味道了。

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

即使這樣，他還沒有建樹，還沒有得道呢。

這—段；莊子提出來的是「人化」。也就是人的真「比量」的境界。但這還屬於俗諦，還不屬於真諦。

## 御風而行的列子

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

第六種人了不起了。莊子的老師「列子」，「御風而行」，他是會飛的，到達了地仙之份。列子在空中飛了多久呢？他挺涼快挺舒服地飛了半個月，就又飛回來了。人修到地仙這一步也很好啊，活得蠻有趣味的。「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」你們一般人天天喫素，天天拜佛求佛保佑，求菩薩賜福，你能求得到這個境界嗎？你不信，去拜一萬年佛，看看能不能拜飛起來。

「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」一般人認爲這很了不起，但是莊子並沒有認爲他有什麼了不起，飛起來不過是不需要走路而已嘛，還是相對，還要依靠一個東西：風，沒有風你飛個什麼啊？同鳥沒有空氣就飛不了一樣。這僅僅是佛法中的一種小乘境界。修得神通具足，會飛了，沒有什麼了不起，要是被莊子看見了，會馬上把你拉下來。像我們打坐，只有個空的境界，就是相對，就束縛在裏頭了。

## 真俗不二

第六種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第七種人妙了：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？

這種人沒有看見過，不過滿地都是，他是大乘境界。「乘」的是什麼？「乘」的是「天地之正氣」，氣是我加上的。什麼叫「正」？我們坐着也很正，並不歪啊，也算「乘天地之正」吧？要參！勉強套用孟子一句話，就是「浩然之氣」，即天地正氣。這一類人也不要飛，也不要作怪，普普通通。「而御六氣之辯，」哪六種氣呢？有兩種說法：拿中國的醫學來講，陰陽風寒暑溼六種氣；還有一種說法，《易經》的十二闢卦把一年分成十二個月，六個月屬陰，六個月屬陽。由乾坤兩卦開始變化，五天一候，三候一氣，六氣一節，所以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，氣候變化都不同，影響我們的生命活動，因此而產生生老病死的現象。如果有修養的人懂得了修道，物理世界起什麼變化，他心理和生理都會有所準備，因爲他本身「乘天地正氣」，有了很高的修養功夫，他就不受物理世界的支配，而且可以支配物理世界，就可以駕御控制「六氣之辯」。「以遊無窮者，」他活在這個世界上很好玩，—切都在遊戲三昧中，優哉遊哉。游到哪裏呢？游到「無窮」，無量無邊的時間空間不能限制他，因爲他已經超越了物質世界的束縛。

「彼且惡乎待哉？」人生提升到這樣一個境界，是絕對的，沒有什麼相對。等於佛家釋迦牟尼佛生下來說的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。這個「我」不是指釋迦牟尼這個人，並不是指這個小我，而是說人的生命有一個「大我」，超然而獨立，超越了物理世界。莊子是用另一個方法來表達「惡乎待哉」？宇宙間一切都是相對的，要超越了一切物質世界，才能達到真正的絕對。

莊子所講的大乘境界，什麼道理呢？這裏我們姑且安一個佛學名稱：「真俗不二。」「真」是真諦，「俗」是俗諦。不要離開現實的世界，他自己就超越了這個現實，世間與出世間「不二」，「不二」就是不二法門，就是「一」。那麼怎樣才能做得到「真俗不二」呢？下面莊子點題了：

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這是老子講的真正的「無爲」，不過老子只講原理、原則。莊子提到了「至人」；「至者，到也。」人要是做人做到了頭，能把握自己的生命，叫「至人」。如果我們沒有做到，沒有達到這個境界，不算「至人」。怎麼才能成爲「至人」呢？「無我」。「至人無己」，沒有我自己。這個難了，人生要達到無我很不容易。睡覺睡着了不叫無我，那叫昏頭；死了的人可以做到無我，那不算。我們坐在這裏活着的人，誰能做到無我？無我不光是理論，它也是工夫啊！什麼工夫呢？道家講：能夠「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」，才能做到「至人無己」。

「神人無功，」比「至人」更進一步的是「神人」。我們這裏參考佛學思想，到達八地以上菩薩境界，叫「無功用地」，一切都無所用功了。也就是老子所講的「無爲」。無論上帝也好，耶穌也好，菩薩也好，他救了世界的衆生，人看不到他的功勞。他並不認爲自己有功勞，也不需要人跪下來禱告禮拜感謝，他覺得你應該感謝自己，與他毫無關係。真到了「神人」，是「無功」，無功之功是爲大功，如同太陽一樣，永遠給天下光明，而不需要任何感謝。

「聖人無名。」叫「聖人」只是勉強加一個代號，真正的「聖人」，他不需要「名」。世界上聖人菩薩很多，我經常發現社會上很多普通的人，做了好事，甚至做了很了不起的事，別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常常看到「聖人」，而且是真的「聖人」。像我們這些只是「剩人」，多餘的人。

莊子提出了第七種人，這是真正的榜樣，比那些飛起來的神仙高得多了。但是他在哪裏呢？在最平凡當中！越是這樣的人，越是平凡。所以了不起的人在哪裏找？就在現實世界最平凡中去找。因爲「聖人無名」嘛。菩薩、神人絕不掛一個招牌說我是菩薩，我是神人，如果掛招牌，那是廣告公司的事情，與他沒有關係。這是《逍遙遊》的第四個重點，「人化」。人化有三個原則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尤其明白了「聖人無名」這一句，我們就可以瞭解老子所講的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」一般人粗淺地讀過去了，認爲老子是罵聖人，不錯，是罵聖人，罵哪一種聖人？其實老子罵的是標榜自己是聖人的聖人。真正的聖人非常平凡，絕不承認自己是聖人。如果覺得自己有道，那是貼標語，喊口號，沒有用的，這已經不是聖人了。所以，「聖人無名」。無所謂聖人不聖人，最偉大的在最平凡裏頭，能夠做到真正的平凡，「無己」、「無功」、「無名」，功蓋天下而自己覺得沒有做過事，道德修養才能達到聖人的境界。因此莊子下面舉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事實來說明。

## 堯讓天下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時雨降矣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屍之。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！」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！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時雨降矣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屍之。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！」

我們中國歷史上相傳有這麼一件事，這是上古的史料記載的故事，正史裏沒有的。上古史料非常重視這個問題，堯、舜、禹幾位都讓過天下。中華民族的上古老祖宗是公天下，天下不是屬於哪一家的，德者居之。三代以後變成家天下，封天下了。

堯年紀大了，覺得要讓位了，於是想找個繼承人。當時有幾個了不起的人，最有名的是許由，另一位是許由的好朋友巢父。堯就到山裏找到許由，說我年紀大了，你是聖人，國家需要你出來接皇帝的位。許由一聽，當然推辭了，推辭的話各書所載不一，然後把堯送下山去。許由覺得聽了讓位當皇帝的話很髒，心煩得很，就跑到溪邊去洗耳朵。剛好巢父牽了一頭牛過來，就問老兄你今天怎麼在這裏洗耳朵？許由講了原因。巢父說你把清水給洗髒了，那我的牛就不在這裏喝水了。於是把牛牽走了。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。我們的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，爲什麼那麼推崇古代隱士的這種思想和做法呢？其實這些高士、隱士走的就是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的路線。歷史變亂到了極點，他們出來撥亂反正，等國家天下太平了，又一個個都溜掉。

我們現在回到原文：堯讓位給許由的時候，當時有一套說辭：你老先生要知道，太陽與月亮出來了，在陽光和月光下還點蠟燭，拿紙捻子燒火，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」這個光明藐小了，這是很難過很討厭的事情。堯是推崇許由象太陽月亮一樣偉大，像我嘛，太陽下面一枝小蠟燭，不算什麼。第二個比方：「時雨降矣，」夏天熱的要命，結果大雨傾盆，街上滿都是水，就是「時雨」。「而猶浸灌，」大家卻覺得不夠，還從水井、水溝裏打水。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」天上那麼大的雨水下來了，結果還到水溝去打水，那點水算什麼啊！

這兩個比方很有道理。一個比方了不起的人，就是日月的光明；一個比方人在社會上有功德，就像天上下的大雨。在歷史上經常用這些個來恭維人。在我們的歷史文化上，無論正史還是小說，都把適時的下雨比方給予別人的恩惠。《水滸傳》上就寫到梁山寨上當土匪頭子的宋江，他的外號叫「及時雨」。《水滸傳》你們注意，每個外號都有哲學。「及時雨」？夏天熱得要命，下來的雨多好啊，結果這個傢伙「宋江」送到江裏去了，這個雨沒用了。軍師是「智多星」吳用，智多星好啊，智能那麼高，辦法又多，象天上的星星一樣，他的名字叫「吳用」智多星無用。看完《水滸傳》人物的綽號同他的本名，你就會哈哈大笑了，加上小說描寫的人物的個性、人品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
堯作了兩個比方之後，接着說：「夫子立而天下治，」古代尊稱別人爲「夫子」，相當於後代的先生。他說先生只要在那裏一站，不需要講話，天下就太平了；「而我猶屍之，」「屍」就是屍體，換句話說代表傀儡。我好象給人捧起的傀儡一樣坐在上面當皇帝，實際上白吃了世間一輩子的飯，象屍體一樣站在這裏。所以我反省自己，自己缺點太多；想你出來當皇帝治理天下。

## 越俎代庖

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！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許由答覆堯：你把國家治理得很好，很太平，現在叫我來接班代理，我爲了什麼？求些虛名嗎？「名者，實之賓也。」這個道理要注意，真正的「名」是實際行爲成果的一個附屬品，所謂主與賓之分，功勞是主體；有功勞因此就有大名。譬如一個人真有道德，接受了獎賞，那是名與實相同，如果沒有事實而只有名，文學上就稱爲虛名，假的。許由的意思說：真正的名要有事實，要有功勞。天下如果沒有治好，我出來爲你抬轎子還有一點功勞，你現在已經治好了，連轎子都不用人抬了，我還出來幹什麼？

下面許由也作個比喻：「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」小鳥在森林裏，只要有一條樹枝給它立足就很高興了。風一吹過來，一搖一搖的，鳥在那裏又唱又鬧，兩個眼睛滴溜溜到處轉，它覺得整個天地都是屬於自己的，非常自由自在。像我們青年同學聯考過後，出了考場，到山裏頭找一塊大石頭躺下來，那個時候，爸爸媽媽都看不到，誰也不過問，就會覺得整個天地都是我的，很偉大，跟這個小鳥一樣的，不過一上課堂就要命了。「偃鼠」是田裏的老鼠。「偃鼠」口乾了跑去喝水，它只要喝一點點水肚子就脹了。這個比喻是說小人物，小境界，只要自己覺得滿足就可以了，再找一個環境去滿足是不必要的。

你們年青人境界看得少。我們當年在大夢山遊玩的時候，有些高的山坡爬都爬不動，有些地方爬一步，爬第二步膝蓋就要提起來；路又特別窄，兩邊是萬丈懸崖，看都不敢看，看了人要發暈的。像我們這些自認爲了不起的，到底還是起不了。這些地方我們當然不行，就找本地人揹着走，有男的也有女的，他們都是山裏頭的人，揹着籮筐一樣的東西掛在肩膀上，我們是反過來坐在上面，當然我們坐在上面，只能拿一句話去形容：慚愧慚愧。這些人就揹着我們上去了，我們坐在後面反過來看，像《封神榜》上的申公豹一樣，申公豹的頭是歪的，後腦在前面；臉孔在後面，我們那時覺得自己變成申公豹了。開始專門只看來路，兩邊不敢看，坐着看着，覺得真舒服啊，人在半空中，下面都是白雲，雲層裏有些亮光走來走去，配合着「嘟嚕嚨咚」的聲音，其實下面在打大雷，我們走在雷的上頭，天空太陽朗照，風景很好，兩個截然不同的境界。有時他們背累了，我們也坐累了，大家就停下來休息，我們在樹林裏找石頭坐下來看風景，他們呢，不大坐的，拿個木頭橫起來那麼一靠，然後點一支葉子菸，一毛錢不曉得買好幾支，煙吸進來一吐，看那個的神情啊，那時候堯來請他當皇帝都不幹。他們勞累過後，到了廟子就可以拿到錢了，然後買饅頭一喫，肚子喫得飽飽的，舒服得很，像當了皇帝或是發了大財一樣。所以人生境界不同。

許由說：我只需要現在過的境界就滿足了，「歸休乎君，」古代人穿大袖子，我們可以想象到許由的樣子：把袖子一拂，「你回去吧。」有唱京戲的味道。「予無所用天下爲！」有道之士，何必幹這個事呢？「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「庖人」是廚師。「祝」是禱告的意思。什麼叫「尸祝」呢？古代的巫師，相當於現在天主教的神父，佛教的法師，回教的阿訇這一類人。廚師不在廚房裏做菜了，當神父當法師的總不能把他的位置佔了，替他去做菜吧。

爲什麼莊子引用廚師來作比喻？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是講究喫的，歷史上也出過好幾個名廚師，有好有壞。第一個好廚師是伊尹，商湯的宰相，他沒有當宰相以前，故意請求做廚師，以便有機會跟皇帝見面。他的菜做得非常好，據說做出的好菜要有十個條件纔行，不但味道好營養高，而且想胖吃了就能胖起來，要瘦吃了就能瘦掉，簡直吹神了。像過去賣梨糕糖的吹牛一樣：老太婆吃了梨糕糖就長生不老，年青人吃了馬上長高，趕考的人吃了馬上就考上了，要考不起的吃了梨膏糖一個字也寫不出來，效果就有那麼神奇。伊尹後來當了宰相，使國家興旺。我喜歡喫，也曉得做廚師的確很難，雖然能夠使大家吃了都滿意，可他在廚房裏可夠苦的，累得汗流浹背，一般人喫飽了，還不知道廚師是怎樣辛苦做出來的。所以名廚師喜歡喫一點醬瓜，一點稀飯，因爲好菜做出來他自己都喫不下了。治理天下國家也一樣。看到政通人和，社會安定，也不曉得上面的人是多辛苦治理好的。所以古人有句詩：「洛陽三月花如錦，多少工夫織得成。」宋朝的首都洛陽，三個月來整個變成花都了，我們只欣賞它的成果好看，卻不知道創業的艱難。

許由說，堯，你做了幾十年廚師，天天做好飯菜給天下人喫喫，自己苦死了，熱死了，你現在想不幹，對不起，我不會做飯，光會念經，只曉得「南無南無……」或者禱告上帝，「啊！聖母瑪麗亞……」菜我不會做，沒有辦法來管廚房，管不好的，只有各人幹各行。所以，莊子用廚師來作比喻，這一段包含了很深的意義。

要做一個自我超越的人，就必須擺脫世俗的枷鎖，否則很容易爲名利所困，名利所困是很難解脫的，這是事實。所以許多人講：「我什麼都放得下來，生活嘛，有什麼辦法？」一聽好象是真理，不一定。實際上我們做了一輩子人都沒有爲自己在生活，都是廚師，做了半天飯，都是做來給別人喫的，或者做給子女喫的，或是做給別人喫。因此必須要解脫了世俗的枷鎖，纔可以不爲名利所累，做到「聖人無名」。

許由連皇帝都不想當，我們看起來已經覺得很高了，但是莊子告訴我們，人超越昇華到這個地步，也只是世俗的解脫而已，還沒有達到出世的解脫。下面他引出出世解脫的來了。

##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返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」連叔曰：「其言謂何哉？」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；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；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；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連叔曰：「然。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未知亦有之！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礴萬物以爲一，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秕糠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。孰肯以物爲事？」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紋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返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」

這段文章很美，不過看起來彆彆扭扭的，孔孟文章的章法就不會這樣寫。我們打個比方，孔孟的文章溫柔敦厚，方方正正，就像線條中的直線；老莊的文章華麗飄逸，汪洋惝恍，就像很出色很漂亮的曲線。「肩吾」是人名，《神仙傳》上說他叫「施肩吾」。「連叔」也是神仙。一天，肩吾問連叔說：我聽到「接輿」亂講話。「接輿」也是人名，《神仙傳》說他姓陸，叫「陸接輿」。這個人，我們在哪裏見過呢？在《論語》上，又稱他爲「楚狂接輿」，是楚國有名的瘋子狂人，孔子捱過他的罵。這個接輿的話：「大而無當，」吹牛啊吹得大得沒有影子了。「往而不返，」他的話不兌現的，光說，話說過了回不來的。我聽了覺得暈頭轉向，「驚怖」並不是說害怕，等於講聽得頭都昏了。「猶河漢而無極也，」像天上的銀河一樣沒有邊際。「大有逕庭，」「逕」是門外面的路。「庭」是門內的客廳。客廳同外面當然兩樣。肩吾說，接輿的話同我們的觀唸完全不同，總而言之，那個傢伙說些不近人情的瘋話。

連叔曰:「其言謂何哉？」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；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；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；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

肩吾把接輿罵了一頓，連叔等他罵完了問：他給你講些什麼呢？接輿他說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」「姑射山」，歷來的註解認爲在山西，至於在山西哪裏誰也講不清楚，實際上它是個假託的地方。「藐」是指很遙遠，從那裏往西方走。中國、印度的文化很怪，神話裏所有神仙住的地方，都是從某一個地區開始向西走的，不管你住在地球哪個角落，都是如此，這就是個大問題，非常妙的東西。我們古代道家的神仙住在西方的崑崙山頂，這裏講。「姑射山」上有一個「神人」，注意喔，「神人」也是人變的，人修成功，神化了，就叫做「神人」。

「肌膚若冰雪，」皮膚又細又白又嫩，比冰霜裏的那些雪還要好看。身材之苗條，三圍之標準，「淖約若處子；」像十二四歲非常健康的童子，活活潑潑的，永遠是個童子的相。這已經是很了不起了。「不食五穀，」他不喫飯的，大米、大豆、麥子、高梁，什麼都不喫，那喫什麼？「吸風」，喫西北風，「飲露」，也不喝茶，而喝天上的露水。他怎麼出去玩呢？「乘雲氣，」高興的時候手一招，天上的白雲就來了，當然黑雲也可以，然後「乘雲」隨便玩玩。想走遠一點呢？「御飛龍，」要用摩托車了，手一招，天上的龍來了，龍是他的摩托車，騎在龍背上說去哪裏，龍就飛到哪裏。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」古人也曉得地球有四大海，到哪裏玩呢？四大海的外面，拿現代觀念來講，超過地球到太空外面玩去了。他的生活很舒服。「其神凝，」注意啊，他的精神始終很凝定，不亂，一望就是個菩薩、神仙。我們這些人啊，多看一眼的話，眼睛就眨呀眨的眨起來了，不然就是各種表情來了。他始終是入定的，精神凝定不散的。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，」他在那裏一站，這個地方都太平了，所以萬物接觸到他的範圍，都會自然地和順安定，不管氣候也好，莊稼也好，一接觸他的神光，大病小病都沒有了。「疵」是小毛病，「癘」是大毛病。人們不需勞作，穀子、稻子都能自然長出，成熟。換句話說，誰要見到他，就可以逃脫生老病死。這個描寫就像佛經上講的另一個世界北俱廬州一樣，人們思食得食，思衣得衣，非常富足，舒適。肩吾對連叔說：接輿給我講這些話，我越聽越覺得他是瘋子，盡說些瘋話，叫人怎麼相信呢？世界上絕對沒有這種人。

連叔曰：「然。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！」

連叔聽完肩吾的報告說：對的。第一句話還蠻好聽，下面就開始罵人了。連叔說不是你講的對，接輿的話是對的。我告訴你，一個瞎子，沒有辦法讓他欣賞世界上的文彩，藝術。「文」是文彩。「章」是大自然構成的美麗圖案。我們後世把用文字組織起來的東西叫做文章。一個聾子，沒有辦法讓他聽到最好的音樂，即使打鐘打鼓打雷他也聽不見。你要知道，一個人形體上有瞎子和聾子，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是知識上的聾子和瞎子。你看這些神仙罵人的藝術多高，他們罵人是不帶髒字的，但把人全都罵完了。

莊子這裏提出「神人」。莊子的文章有個重點：他強調說明有這麼些人可以做到。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到，之所以做不到，是由於自己學問上的不夠，知識上的聾盲。下面接着講一個道理：

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旁礴萬物以爲一，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？

連叔說：接輿當時告訴你的話，老實講是對你而說的。換句話說，你的知識範圍太低，他當時比較客氣，我就告訴你，他沒有把話講完。「之人也，」那個人呀，就是接輿告訴你姑射山上的那個「神人」，他的成就到了什麼程度呢？「將旁礴萬物以爲一，世蘄乎亂，」「旁礴」爲形容詞，用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融化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「神人」在那裏一站，就可把萬物融化了，與萬物變成—體。你說他是人也可以，你說他是萬物也可以，你說他是心也可以，他和萬物融爲一體。不是萬物把他融化爲一體，他能融化萬物爲一體，也就是「心能轉物」。「蘄」就是安定，他在那裏一站，這個世界就自然安定起來。所以像這樣一個人，怎能「弊弊焉以天下爲事！」「弊弊焉」，就是很輕視、渺小，誰還願意很渺小地只是想出來治理一個國家？治理一個天下？那是小事一件，他使整個世界人類安定下來還不算數，他能夠融化了萬物，使萬物都安定了。這裏是講「神人」的成就。

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熱。

連叔說：你要知道，接輿告訴你的這個「神人」，物理世界任何東西沒有辦法傷害他。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」假使北極冰山熔化了，整個地球都變成洪水滔天，對於他來說，不過覺得像在水龍頭下，正好洗個澡。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熱。」碰到這個世界大旱天的時候，地球的礦物質，整個都融化了，礦物質都變成液體流汁，「土山」都燒焦了，變成煤炭灰一樣了，他覺得是暖氣開了，烤烤正舒服呢。

莊子這裏講的，看起來都是些神仙境界的神話，不過佛也講過類似的神話，是關於打座修禪定的。所謂禪定的道理，就是莊子上面講的「其神凝」三個字，這個「凝」就是定。所以我們大家修瑜伽、修道，沒有做到「其神凝」都談不上定。佛告訴我們，一個人修禪定，「其神凝」是有程序的，有初禪、有二禪、三禪等。佛講得最清楚，這個地球是要毀滅的，那時候會出現三災，也就是三劫。地球的大劫，第一個是水劫。水劫來的時候，地球北極的冰山溶化了，整個地球被水淹完了。水淹到什麼地方呢？淹到初禪天到二禪天之間。如果水劫來了，得了初禪定的人還是怕的，怕被淹死了，他在那裏打座入定也沒用，也把你泡掉了，這就是初禪天。所以我們打起坐來要流汗啦，身上生瘡啦，有時動感情啦，或產生慾唸的衝動啦，遺精和荷爾蒙的分泌也是跟這個水有關。這都是人體上欲界的水災。第二個劫就是火劫，火劫來的時候，天上不止一個太陽，相當於十日並出的力量照射地球，整個地球火山爆發，地球燃燒起來了，一直燒到二禪天到三禪天之間。水劫來了二禪天的人不怕，但火劫一來他就抗不住了。我們打坐修道也一樣，身體都要經過火劫，人會熱得受不了，簡直都要爆炸了。第三個劫就是風劫。風劫來了的時候，氣流產生變化，地球就像一股空氣一樣自己就化了，其實並不是風，是氣。三禪天還怕風劫。三禪天再高一點，超過四禪，三災八難都不能到達。

莊子那個時代，佛法並沒有進入中國，可他也講到了初、二、三、四禪，水劫（初禪天）、火劫（二禪天）傷不了「神人」，實際上莊子曉得有個風劫（三禪天），也害不了他，因爲「神人」可以「乘雲氣，御飛龍」。如果研究這個道理，這就很奇妙了，那時候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並沒有交流，我們再擴大地研究世界幾個古老國家，如埃及等的文化，所講上古那些神人也達到這個層次，乃至西方的神祕學也有類似的說法，這就很奇怪了。可見人類不分人種地區，最初的老祖宗，根據上一次地球的災劫，從同一文化而來，一開始就曉得人生命的價值有這樣高，就看你自己做不做得到。

是其塵垢秕糠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爲事？

「秕糠」，我們喫的穀子，殼剝下來就是米糠，這裏等於講是麥子的麩皮。我們看過濟公和尚的小說，濟公和尚是一天不洗澡的，人家生病了，他就在脊肋骨上把他的汗垢一搓，搓成一陀油丸，別人拿去吃了就好。人家問他這個是什麼藥？他說是伸腿瞪眼丸。喫下去兩腿一伸，眼睛一瞪就會死的，看你敢不敢喫，結果人家吃了都好了。這裏講「神人」把身上的「塵垢秕糠」拿出來，人吃了這些「塵垢秕糠」，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」，都可以造就堯舜這樣的入世的聖人，治世的帝王。因此你想想看，「神人」的生命價值昇華到如此之高，他哪裏會把物理世界一切東西看在眼裏呢？

肩吾本來告訴連叔，想博取他的同情，罵接輿是狂人瘋子，隨便吹牛。結果他反而讓連叔罵了一頓，世界上本來有這樣的人，你自己真是聾子瞎子。罵完了，又說了一個道理：

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紋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，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

「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」這裏爲什麼做生意要提到宋國？怎麼不提魯國也不提齊國？因爲宋人是殷商之後，是代表殷商的文化。戰國時候宋國文化最高。孔子也是宋國人。「資」是販賣，「章甫」是禮帽禮服。宋人當時帶着禮帽禮服到越國去做生意。越國是現在的江蘇、浙江、福建等地，在當時是野蠻嘏開發之地。「越人斷髮」，相當於當代人，頭髮是剪短了的，所以我們現在就是「越人」本色。古人講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可毀也」，中國文化是要留長頭髮，要梳起來的。不像西方文化，野蠻文化留短髮。「紋身」，身體上都刺花的，裸體的。宋人把禮帽禮服帶到沒有文化的地方去賣，結果都賣不出去。把高度文明的東西，帶到最原始的地方當然沒有用。

莊子的文章是東一下西一下，看起來好象毫無頭緒，沒有連帶的關係，但一看下文能懂得他的意思了。最近這兩天，我告訴幾位老頭子朋友說：我們寫的東西不行，要讓年輕人寫，因爲他們寫得比我們好，現在年輕人寫文章，也是東一句西一句，看了半天都不懂，直到看完才明白他的意思。「莊子式的文章」。所以情願大家不要學這種「莊子式的文章」。

「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」堯治理了天下海內，幾十年國家太平，那真是千古萬世聖明的帝王。「往見四子，」堯跑去看四個人，哪四個人不知道。不過後來各家註解《莊子》，把《莊子》裏說的怪人都拿出來充數，說許由是一個，許由的朋友巢父也算在內，再找兩個也很容易。不過文章沒有寫出來哪四個人是個妙事。「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」堯在山上往西方一看，有這麼樣的四個神人，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」堯看看這些神人，感覺自己簡直太渺小了，治好了天下又算什麼呢？

我們學到《逍遙遊》第六節，就曉得莊子把生命的價值直接指出來了：「神化」。人本身就具備精神這個「神」，可以自我地去變化物質，精、氣、神三者都是「心」的作用。換句話說就是：「心」可以使自己生命的功能超神入化。「神化」了以後就可以作入世的聖人，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，小事一件，最後再出世。大家要注意，我們中國的歷史，中國文化開始就是那麼標榜的，如黃帝，我們這位老祖宗平天下治國家，安頓了萬民以後，在鼎湖乘龍而上天，入世而後出世。上天以後把他左右的幹部、大臣都帶走了，只有幾個小幹部，沒有抓住龍鬍子，一下從半空掉下來。但是這幾個人到漢朝、宋朝還在，宋朝以後就不知道了。「攀龍附鳳」這個典故就是這樣來的。我們要特別注意，透過中國遠古時的神話，證明我們中國文化的中心，始終把人的生命價值提高到兩個階段：一是作入世的聖人，人可以作到入世的聖人，這是入世最高的文化價值；然後由入世的成功，再「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」，成爲出世的聖人。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中心。這段文章莊子已經把要點點出來了，「神化」。不要忘記了，莊子首先講到「物化」：鯤魚化成大鵬鳥，由北極飛到南極，這裏面沒有什麼稀奇；是宇宙當然的道理，是一種自然法則。宇宙間每一個生命，都有「神化」的功能，可惜我們自己的智能不夠，把這個功能喪失了。莊子接着再談到，人這個生命的「神化」的修養，「神化」的功能。莊子在下面一段文章要做結論了。

## 不龜手之藥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呺然大也，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！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洴澼絖爲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爲洴澼絖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吳王，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。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，而浮乎江湖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；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；立之途，匠人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東西跳梁，不闢高下，中於機闢，死於罔罟。今夫犛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爲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、廣莫之野？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。安所困苦哉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呺然大也，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」

這裏舉出一個與莊子同時代的人，惠子。惠子是當時的「名家」。古代文化講「名家」，這個「名」就是邏輯，所謂「名理」，表示名稱、思想和觀唸的意思，任何一個思想、名稱和觀念，都要合乎條理纔行，即後世西方的邏輯學。惠子是當時的「名家」，講邏輯，講論辯，他和莊子非常好。惠子有一次告訴莊子說：魏王送我一個大瓠瓜的種子，我就種起來，結果長了一個大瓠瓜。有多大呢？「五石」，大概比我們這個講臺的桌子還大三四倍，如果我們現在拿來做菜，這裏滿堂也都夠吃了。古人在農村裏常常把瓜切開，曬乾了當水瓢用。惠子說：如果我拿它來作盛水用，又拿不動；如果我把它剖開了曬乾作舀水用的水瓢，水缸又沒有那麼大。這個東西大是大，但是大得沒有用。

莊子曰：夫子固拙於用大矣！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洴澼絖爲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爲洴澼絖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

莊子對惠子說：你這個邏輯專家，當然比博士還要博，比教授還要會教，可是你光講空洞的理論，不會實際去用。莊子接着給惠子講一個故事：宋國有一個人，家裏有個不裂手的祕方。在大陸北方天冷的時候，手很容易凍裂的，鄉下的人就曉得用些羊油、豬油擦在手上，就不再裂開了。天冷一下子走到房間裏烤火，千萬不要摸鼻子，一摸鼻子就會全掉下來，也不覺得痛的，等身上暖和起來了，血液流出來纔會覺得痛，像鼻子掉了，耳朵掉了，那都是真實的事。宋人有了這個家傳的祕方，能在冬天裏塗在身上，不生凍瘡，手上皮膚不會裂開來，所以這家人，憑了這個祕方，世世代代漂白，都不會傷手。現在年青人沒有看過，我們小時候,自己家裏的布織了以後要漂白，染布也要漂，漂布要站在流水中漂，人光着腳在水裏站上半天一天的，要是冬天凍都要凍死。所以漂布有這個「不龜手之藥」太好了。在南方還有一種藥，冬天了喫過這種藥後，可以脫光衣服跳到深海里，幾個鐘頭都不覺得冷，然後上來穿衣服正好，如果吃了藥不到冰冷的水裏泡着，人是要燒死的。這個故事講另外一個人經過這裏，聽說這家裏有這個祕方，要求以「百金」——也許相當於現在一百萬美金的價值，購買這個祕方。於是這家人開了一個家庭大會議，認爲保存了祖傳的祕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最多給人家漂布，靠做苦工喫飯，而且每個月做下來也不過幾千塊錢，只夠生活而已。現在一下子就賣了一百萬美金，全家人從此都發財了。於是就把祕方賣了。

客得之，以說吳王，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。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

這個人買了祕方以後幹什麼呢？到南方去遊說吳王。吳越地在海邊，打仗要練海軍作水戰，他遊說吳王成功，做了吳國的海軍司令，替吳國練兵。到了冬天，和越國作戰，吳國的海軍塗了他的藥，不怕冷，不生凍瘡，大敗越國，因之立了大功，「裂地而封之」。古代打仗有了功勞，要分封一塊土地歸他收稅，叫「裂地而封」。你看同樣一個祕方，有智能的人能夠利用它不生凍瘡，不裂皮膚這一點而封侯拜將，名留萬古。而這一家人卻只能用這同一個方子，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。同樣一個東西，就看人的聰明智能，怎樣去運用，而得到天壤之別的結果。因此一個人，窮困潦倒了不要怨天尤人，要靠自己的智能去想辦法翻身。所以任何思想，任何制度，不一定可靠，主要在於人的聰明智能，在於能否善於運用，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」

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，而浮乎江湖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

講完這個故事，莊子就批評惠子：你現在家裏頭有這麼一個大瓠瓜，太好了，怎麼怕沒有用處呢？要知道春秋戰國時期，交通很不方便，要找一隻船都是很難的事。莊子說你把大瓠瓜曬乾了挖空，像坐在大船裏一樣，也不買船票，到處都可以玩。結果你還擔心瓠瓜太大了沒有用。「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這句話不僅罵了惠子，還罵了古今中外的天下人，就是說你心裏亂作一團，大草包一個，是個大笨蛋。後世的文學家經常罵人「蓬心」，其典故就是這麼來的。

這是《逍遙遊》第七節。我們借用佛學的觀點給它做個小結論，即智量境界的異同。世界上的事物，本來就沒有大小和好壞之分，一個人智量大，見地高，境界應用高，就能把一個不相干的小事情用來「齊家治國平天下」。修道也是一樣的道理，一個不相干的方法可以使他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。如果智量境界應用的見地不夠，即使再了不起、再高明的東西，到了他手裏也會沒有用。像莊子他本身很高明，寫了一部《莊子》，結果呢？留給我們後來的學者作爲拿學位的論文資料而已，把《莊子》用小了，也變成惠子的瓠瓜，很可憐。

## 無何有之鄉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；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；立之途，匠人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」

我們看到這裏可以想象成，這是當時談話記實的劇本。莊子跟惠子素來是好朋友，也是死對頭，碰到就擡槓。惠子跑來看莊子，說他有個大瓠瓜，莊子就說你不知道用大瓠瓜，真是一個大傻瓜。惠子捱了罵，沒有生氣，接下來他反而把莊子給罵了。惠子說，我還不止只有那個大瓠瓜，我家裏還有棵大樹，叫「樗樹」。樗樹在南方都有，福建很多，比榕樹還容易種，但根部非常的臃腫，外面有很多瘤。「不中繩墨，」「繩墨」是古代，甚至幾十年前木匠都在用的工具「墨斗」，現在做木工的很少用了。用墨斗把一條墨線拉起來，兩邊繃直扯好，用手一彈，木上就留下了一條筆直的黑線，鋸子沿着這條黑線就可以鋸下去了。但是「繩墨」對於那個大樹根卻沒什麼辦法，樹根中間到處鼓起包，無法使彈出筆直的黑線。這種樗樹的枝條歪歪曲曲，不合乎規矩標準；長在路上，木材行的大老闆看都不看。而且這種樗樹，還有一股臭味，不好聞，因此沒人看得上。

惠子罵人也是不帶髒話的，他剛纔捱了莊子的罵，這裏又迴轉罵過來。他說老兄你的話「大而無用」，你也光吹大牛，像那棵樹一樣，既無用又討厭，還發臭，誰看到你都要頭一歪走掉的。

莊子曰：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東西跳梁，不闢高下，中於機闢，死於罔罟。

你看他們兩人罵架多有藝術，決不罵「格老子」，「你混賬」之類，兩人光在說故事，但不知不覺就把對方給罵了。莊子說：這有什麼稀奇啊！你有沒有看到過「狸狌」？狸是狸，狌是狌，兩種不同的。狌跟狐狸差不多，我們普通在南方看到的多半是狌，不是真正的狐狸，假狐狸謂之狌，也叫野幹。所以研究《莊子》，植物，動物都要用到，很麻煩。莊子爲什麼說狸狌，而不提出狼狗呢？莊子這裏罵人是轉彎的，因爲狸和狌，這兩樣東西是有名的狡猾，心性多猜疑。中國文學中常把那些多疑，狡猾，有頭腦的人形容爲「狐疑不定」。

狸狌獨走路矮着身子，「卑身而伏」，偷偷地慢慢地過來，不讓人發現。它以爲自己聰明，別人不知道，結果高明的獵人都曉得它這個毛病，就在它易常進出的路線上，一下子把它抓住了。狸狌就是這樣，喜歡玩小聰明。有時候它也覺得自己很偉大，在樹上屋頂上跳過來跳過去，「東西跳梁，不闢高下，」它覺得自己跳得高，很有本事，所以膽子很大，也不害怕。但是人聰明啊，把機關已經埋在那裏了，等它一跳，「咚」的就掉進去了，「中於機闢，死於罔罟。」那些抓它的機械、羅網都佈置好了，它怎麼能逃得掉？你看莊子並沒有當面罵惠子，這個傢伙小聰明，鬼聰明，就像狸狌一樣，你以爲你有多了不起啊？他沒有這樣罵。如果是我們罵架會很笨蛋，一定罵得很難聽，最後說不定還要打起來。他們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談，舒服得很。

今夫犛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爲大矣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、廣莫之野？彷徨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。安所困苦哉！

莊子說惠子：你呀，簡直是小家把式，你以爲你邏輯講得好，知識就是那麼高，你看那個「犛牛」偉大得不得了，有什麼用？連老鼠也抓不住。中國的大牛有好幾種，犛牛出在中國的西邊，陝西過去靠近青海西康一帶，那裏的大牛叫犛牛，也叫犛牛。莊子開始先罵惠子像狐狸一樣狡猾，自以爲聰明能幹，被人家抓住了，現在罵你以爲你偉大？像那條大笨牛，連老鼠也抓不住。

莊子說：惠子你家裏不是有棵大樹嗎？有了大樹，又有大瓜，有什麼不好？你真是個大傻瓜。你把大樹栽在一個地方，哪個地方我告訴你：「無何有之鄉」，什麼都沒有，了不可得，「本來無一物」的那個地方。「廣莫之野」，無邊無量，萬物都看不見的地方。你把大樹栽在那裏，一天到晚在那裏優哉遊哉，逍遙自在。那棵樹，晴天當斗笠，可以擋太陽，下雨可以當雨傘，什麼都管不到你。你睡在下面，誰也不來砍它，萬物都不來擾害你。因爲看到沒有用嘛，螞蟻都怕臭，不來做窩的，什麼都不理你。然後你才真的自在，真的逍遙。《逍遙遊》，點出了最後的結論，「無何有之鄉」。

所以，大鵬鳥飛了半天，不是真逍遙，莊子說的真逍遙是「神化」。「神化」到哪裏去了？到了另一個世界，就是極樂世界。極樂在哪裏啊？在那個看不見，摸不着，什麼都沒有，但是那裏又的確有個東西的地方。你到了那個「了不可得」的境界裏頭，就可以得逍遙。我們借用佛學的觀點就可以作一個結論：要得入世法、出世間法的大機大用，必須先要具備「真知灼見」，所以禪宗要具見。大機大用取決於佛法所謂的「見智」，「真知灼見」所見的那個智能。所以「見智」之所見，非心識之所識，不是一般心意識能瞭解的，是「無何有之鄉」。莊子講的「神化」，要達到神的變化，才能得真正的逍遙自在。其實，就是佛家講的解脫。

如果真的到達了「無何有之鄉」，了無一物可得的時候，這是真正的逍遙。跟後來禪宗講的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染塵埃」同一個道理。這是講歸到真正的解脫，必須要了解本體，佛學的名詞叫法身，必須要達到法身的境界。所謂的身，也無所謂一個身，而是假定一個名稱，代名詞。

講瞭解脫，還沒有講解脫起用。到了《齊物論》纔講氣化，解脫起用。實際上，《莊子》內七篇是有連帶關係的，等於我們講《論語別裁》，裏面二十篇也是連貫的。

# 齊物論

這是研究《莊子》最頭疼，問題夾雜得最多的—篇文章。《齊物論》的思想、理路給人的感覺是：「汪洋博大，堂皇迷離」，因爲它中間說的內容太豐富，太豐富了！我們往往把它前後的邏輯把握不住，所以古人都批評《莊子》的文章「汪洋博大，堂皇迷離」。實際上一點都不迷離，條理很清楚。

我們看一下題目：「齊物論」。宇宙萬物，宇宙萬有是不齊的，不平等的。所謂不平等，就是有差別。現在莊子提出是「齊物」，宇宙萬有平等，沒有現象的不同，那麼《齊物論》講萬物平等，沒有差別。我們人如何解脫物理世界的束縛，達到那個真正無差別平等的道體，這篇文章最重要是談這個問題。由開頭講如何求證這個無差別道體，到最後說明無差別裏頭有差別的道理。到底差別是怎麼來的？差別是由於「氣」的變化來的。

現在開始講《齊物論》。莊子首先說明無差別的求證，他以故事的方式說明。

## 生滅變化無常

南郭子綦隱機而坐，仰天而噓，荅焉似喪其耦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「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隱機者，非昔之隱機者也。」子綦曰：「偃，不亦善乎，而問之也。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女聞人籟而末聞地籟，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？」

子游曰：「敢問其方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呺。而獨不聞之翏翏乎？山林之畏隹，大木百圍之竅穴，似鼻、似口、似耳、似枅、似圈、似臼，似窪者，似污者；激者、謞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譹者、宎者、咬者；前者唱於，而隨者唱喁；泠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；厲風濟則衆竅爲虛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？」

子游曰：「地籟則衆竅是已，人籟則比竹是已，敢問天籟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鹹其自取，怒者其誰耶？」

南郭子綦隱機而坐，仰天而噓，答焉似喪其耦。

「南郭」是複姓，「子綦」是名字，後世道家的《神仙傳》、《隱士傳》都把他列進去了。現在假設我們在看電視、電影或劇本，出來一個人，這個人叫南郭子綦，把他想成個老頭子。我們要注意，在莊子那個時代沒有凳子、椅子，我們看到日本人坐的榻榻米，上面放一個矮茶几，大家盤腿坐在席子上，這就是我們中國古代的生活。什麼叫做「隱機而坐」呢？就是這樣軟下去，一溜就下去了，好像茶几都把他蓋住的樣子。不是像現在同學們坐累了就趴在桌面上睡，那叫伏几而坐。

南郭子綦這樣一副懶得不得了的神情，人往下一溜，半坐不坐的，軟下去了，然後把頭一翹，「仰天而噓」。爲什麼「噓」？「噓」在秦漢以後不叫「噓」，所有的《神仙傳》《隱士傳》上，「噓」叫做仰天長嘯。譬如魏晉時代有一個隱士叫孫登，書上講「孫登善嘯」。老虎叫就是嘯，難道他坐在那裏學老虎叫嗎？不是的，嘯和這裏的「噓」是一個東西，就是吹一個很長的口哨。

「荅焉似喪其耦。」「荅焉」不是答話的答，就是頭一低，人向茶几下一溜，頭仰起來，吹一個很長的口哨，等把氣吹平了，又把頭一低。「似喪其耦」，好像損失了個東西似的。古人講兩夫妻叫對偶，這裏的「耦」不是指對偶，是說好像喪失了所有的外境，相對的東西都沒有了，就這麼一軟軟下去，死了不像死了，活着也不像活着，反正是懶洋洋的像沒有骨頭一樣。就那麼個神態。

我們要注意呀，第一篇《齊物論》的開始，鯤魚化成大鵬鳥，直上萬裏的高空向南飛，那個氣勢非常壯觀，最後到達了「無何有之鄉」，了不可得，一無所有。那麼《齊物論》的開始，這個人什麼都沒有，也不是灰心，也不是失望，是懶到了極點，什麼都沒有。

顏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「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隱機者，非昔之隱機者也。」

第二個鏡頭：出現了南郭子綦的學生「顏成子游」。「顏成」也是複姓，「子游」是名字。顏成子游站在旁邊。古代長輩坐着的時候，晚輩要站立侍候在前，等着長輩吩咐要做什麼事，有問題請教則是跪着，表示一種尊敬。古人有時講「膝行而前」，怎麼叫「膝行而前」呢？在日本我們可以看到，兩個膝蓋跪在榻榻米上，爬着就過來了。顏成子游看見老師這麼一個情形，就問了：老師啊，我現在看到你的外形像一塊枯的木頭，毫無生氣，由外形看到內心，內心像死灰一樣，一點活氣都沒有，冷冰冰的。人的身心怎麼可以到達這個樣子？

「今之隱機者，非昔之隱機者也。」特別注意這兩句話。從文字上講：你今天靠在茶几上休息的這個狀況，跟從前的情形完全兩樣。如果單照字面上這麼講，一定很冤枉莊子，其實在這兩句話裏頭，莊子已經點題了。我們作古文叫點題：「畫龍點睛」，魏晉時候的僧繇，他畫龍不畫眼睛，畫了眼睛，「畫龍點睛，破壁飛去」，龍就變成真的飛走了。莊子這時候才落點睛之筆：「今之隱機者，非昔之隱機者也。」要了解《齊物論》就得了解這兩句話。

當我們第一秒坐在這椅子上，第二秒已不是第一秒鐘了，第三秒更不是第二秒了，每一分每一秒宇宙萬事都在變化。這就是後面講到的孔子告訴顏回的一句話，四個字：「交彼臂過」。兩個人走路，你過來我過去，兩人對面走在一起，兩個膀子剛剛在同一條橫線同一個位置上時，兩個膀子這麼一碰，一剎那，已經過去了，你往這邊走，我往那邊去了。任何時間，任何地區，一切的事情，這一剎那之間都在變化，不會永恆存在的。兩個手臂一碰，拉一下手，等再拉一次的時候，已經不是原來的了，中間已經有很多的變化了。當我們剛剛靠着一坐的時候，當下就過去了，等於佛法的一句話：「剎那無常，「剎那」是梵音，一彈指，「啪」，就是六十個「剎那」。所以這裏儘管是顏成子游在問，但莊子已經點題了：「今之隱機者，非昔之隱機者也。」

莊子借用南郭子綦的嘴，在《齊物論》中談到，怎樣忘掉了內、外境，進入沒有分別，萬物平等的「無何有之鄉」。

子綦曰：「偃，不亦善乎，而問之也。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

南郭子綦說：是的，你問得好啊，你看我這樣不好嗎？換一句話說，我這樣很好嘛！你覺得有疑問嗎？我告訴你：「今者吾喪我，」此時此刻，我已經沒有我了，「喪我」了，你知道嗎？一個人要真正解脫物理世界的困擾，解脫一切煩惱而到達真正的逍遙，唯有「喪我」，亡我。沒有達到亡我，不能瞭解那個萬物不齊之間，有超乎形而下到形而上是完全「齊一」的。所以這一篇的題目：求證齊物。萬物不齊有都是相對的，要想求證那個絕對的，那個形而下萬物不齊後面的本體，那個形而上了無一物，了不可得的「無何有之鄉」，怎麼求得呢？要達到真正的亡我。那麼纔可以談《齊物論》。到這裏，《齊物論》已經講完了，下面都是延伸和發揮。

## 人籟地籟天籟

中國後來許多禪宗祖師都是這樣，講着講着不講了，問你懂不懂？看你還楞眉楞眼站在那裏的話，就給你一棒：「去你的，沒有腦子。」就不講了。南郭子綦不是這個作風，他回答顏成子游，我已經進入無我的境界了，你自己去悟，懂不懂？顏成子游當然不懂，那麼南郭子綦就再講：

「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，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？」

這裏提出「人籟」，「地籟」，「天籟」，這幾個詞是莊子提出來的，後來中國文學用得很多。「籟」代表那個音聲。南郭子綦說人境界的實在的音聲你可以聽得到，但是你卻聽不到地境界的音聲。地境界也有音聲，地下熱鬧得很，古人有辦法聽到，古人睡的枕頭是木頭或竹子做的，裏面是空的，睡下去地下音聲可以聽得到，至少地面上音聲聽得很清楚。這個「地籟」只有趴到地下聽。「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！」假定你懂得了「地籟」，也沒有辦法懂得「天籟」——自然的音聲。這個「夫」字要拉長聲音讀，相當於一個拉長的問號。

要注意啊，《齊物論》首先告訴我們一個重點，萬事萬物生滅無常，不會永恆存在，「今之隱機者，非昔之隱機者也」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現在就是「今之聽話者，非前一秒之聽話者也」。我們現在坐在這裏，都可以體會到，只要是清醒的，一定有思想。但迴轉來反覆體會一下，沒有一個念頭，沒有一個思想是永恆存在的。一個個很快地過去了。我們腦子裏的意識形態，只要一想到「我現在」，便又立即過去了，現在是不存在的。未來還沒有來，我們說一聲「未來」，就已經變成現在了，這個「現在」又立即過去了。像流水的浪頭一樣，一個個過去了。所以大家做工夫做到亡我，還是你自己在搗亂，你那個「我」就不存在，它每秒總是自己就把你亡掉了，過去了。這個道理要把握住。然後，莊子說你要懂生滅無常這個道理，只有達到亡我的境界纔可以體會，既然不能亡我，那已經到了形而下。現在莊子提出來，形而下萬有的現象裏，自然界要分三個等次，天、地、人三才。不過莊子是用音聲的境界來描寫。這是個值得注意的事情，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，在哲學上，尤其是宗教哲學上，最喜歡應用音聲來表達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過程。這個宇宙中的音聲和光是範圍最廣的，是使人可以走到另一個世界去的引導的力量。所以，莊子提出來天、地、人三種音聲，《齊物論》已經開始從形而下講起了。

子游曰：「敢問其方。」

「方」就是方向。「敢問」，是下輩對長輩禮貌謙虛的話，不敢亂說，不敢問。像我們小時候，對長輩、對老師的問話：「我們不敢說啊」實際上表示已經要說了。不敢問就是敢問，說我不敢問，實際上是已經問了。顏成子游說：天地人這三種音聲的關係，請老師指示我一個方向，告訴我一個頭緒。

子綦曰：「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」

首先提出一個「氣」的問題。中國道教的思想認爲，形而下第一個發生的作用是氣化。這裏頭有一個問題要特別注意，我們曉得，關於宇宙萬有的原始元素，人類世界東西方的宗教家們都有一套說詞，有的說這個世界上人的創造，是神拿泥巴，水啊什麼的捏成的，再問一下你的神是誰創造的，不能問了，宗教家是「到此止步，謝絕參觀」。信就歸主，不信就不管你了，這是宗教。也許有人要說：你叫我信可以啊，但你告訴我一個理由，你把理由說給我聽，我就信了，說上帝創造也好，神創造也好，菩薩創造也好，開始是先創造哪一樣東西呢？一問就愣了，因此產生了哲學。我們看東西方哲學，大部分的說法都認爲宇宙萬有的原始元素，最先創造的是水，先有水，再生長萬物；印度和埃及則認爲：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種元素是同時的，也就是泥巴，水、熱能、氣混合在一起形成萬物的最初。這種是唯物哲學最初的說法，與宗教所言的宇宙，根本脫離開了。

中國的道教，認爲第一個成分是「氣」，萬物都是「氣」「化」的作用。這個「氣」不是風，不是印度、埃及哲學中地水火風的風。最初的《莊子》古本里面的「氣」，無火之爲「炁」，這個「炁」是沒有辦法解釋的，「無以名之」，拿現在的觀念說，就是能，能量。以後，產生了中國道家原始的地球物理思想，它同現在的科學走的路線不相同，但是不能不承認它是個科學。中國過去的地球物理科學，當然並不是從莊子開始的，在莊子同一時代，道家的科學思想、物理思想非常發達，那個時候，燕、齊之間充滿了方士，現在也可以講是搞科技的科學家，他們修道、煉丹的學說非常發達。所以莊子、孟子都受到他們的影響，孟子還講到過「養氣」之說。

按照中國道家方士的看法，地球是一個活的整體的生命，這個看法現在仍有很高的價值。站在地球的角度講，我們人類生活在地球的上面，不過是些細菌而已，等於有些細菌寄生在我們的表皮上。以道家的觀點看，天地是一大宇宙，人身是一小天地。地球也是一個有生機的大生命，他有呼吸，他有活力，他有意志。譬如認爲江、河、海是地球的腸胃血管，血脈都相通，地球的裏面，中心是通的，人如果有機會到達地球的裏面，在裏頭優悠自在，有得喫，有得玩，不曉得多少年都不會死。

地球是「噫氣」的，地球的呼吸之氣，最重要的是在西北。那麼，認爲地球是通氣的，這都有書可證，不過這些書現在連書名都很難聽到了。清朝有一個大文豪紀曉嵐，纂修過《四庫全書》，這個人不太講迷信，是個懷疑主義者，講求實際驗證，不過他也好記載這些東西。他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上記載：他有一次犯了罪，充軍到新疆天山的北部，在那裏有個洞，它要嘆氣的，土人都認爲是地球的嘴巴。每年清明，人、駱駝、馬都要躲得遠遠的，地球要開始嘆氣了，裏頭有出氣呼吸聲音：「呵……」，一團氣出來。這是莊子所講「大塊噫氣」。紀曉嵐的筆記上講，那股氣出來不得了，任何人、馬、駱駝碰到這股氣，就會連骨頭的影子都沒有了，化成氣了。這氣出來，往哪裏走不知道，二十四小時以後，它要沿老路回來，因此這條路二十四小時大家都要避開的。等它回到了洞口，好像人的吸氣—樣，倒嚥下去，又沒有事了。這一段記載，說明瞭中國傳統的道家學說認爲地球是活的生命，不能隨便破壞，破壞得厲害了地球要出毛病的，甚至於將來會毀滅。

回到莊子本文，「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」這裏所講的，不同於剛纔紀曉嵐見到的那個情形，這是講地球有它本身的生命，一股熱氣上去，就是地球的「噫氣」，變化形成風了。我們想想莊子的話對不對？譬如說，熱溼氣流上升遇到高空的冷氣，冷熱氣流相互接觸纔會下雨。但地球高空的氣是有限度的，到了一定的高度，空氣就完全稀薄了。超過了太空以上，就幾乎沒有空氣了，那不再屬於地球的氣，那就是地水火風空的空了。因此莊子講的是有科學道理的，值得研究。拿地球和人相比也一樣，凡是人呼吸之氣達得到的地方，人體外面的光芒就有那麼個範圍，用現代科學技術照相可以照出來。換句話說，人呼吸之氣放射的範圍，就只有兩個手圍成一圈這麼大。除非經過打坐修持，像南郭子綦一樣達到忘我的境界，光與氣的放射就不同了。因此我們講，人體放射的氣，到達外面的作用叫做風。這一段比較麻煩的詞語要先把它搞好。

這裏同南郭子綦忘我境界不同了，到達忘我的時候，沒有談氣不氣，那是解脫的境界，同《逍遙遊》最後的結論「無何有之鄉」是聯帶的。我們讓南郭子綦躺在那裏，「隱機而坐」好幾個禮拜，求忘我去，我們轉過來從「有我」境界開始。「有我」境界第一個：「噫」動就有「氣」，「氣」動了就形成風。注意這是兩層，造一口「氣」出來以後，呼出來就變成風了。不要認爲「大塊噫氣」就是風，裏面有層次的不同。於是莊子開始作他的文章了：

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呺。

這股氣變成風以後，除非不起作用，起了作用以後，那厲害了，厲害到什麼程度呢？「萬竅怒呺。」「竅」就是洞，有洞的地方就發出聲響來，沒有洞穴的地方聽不到有風的音聲。《莊子》處處都是科學。你說風有沒有形體？風沒有形體，我們感覺到風吹在臉上，是我們的反應；風有音聲沒有？沒有音聲，我們聽到風的音聲，是風碰到了東西后相互摩擦發出來的，風的本身不是那個音聲，風的大與小也只是我們感受的形態，所以讀《莊子》就要留意了。

莊子講形而上的本體「無何有之鄉」，了無所有，了不可得，由形而上到形而下，「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呺。」研究佛學多年的人要特別注意這兩句話，形而下起用，就是佛學唯識學的一個名詞，叫作「依他而起」。如果不靠萬物，不「依他」，那個本體的功能就呈現不出來。不靠外物作用和現象，本體的功能哪裏看得出來？但是本體有沒有功能呢？有！一切萬有的用就是它的用，一切萬有的現象都是它的現象，是「依他而起」。莊子形容風沒有起作用，靜態的時候，什麼都看不出來，等它—起作用，動態一來，什麼現象都出來了。這是講風，講氣，同時要注意這也是形容我們心的境界。我們心裏平靜的時候，什麼現象都沒有，心裏念頭一動，什麼喜怒哀樂，什麼怪象都來了，同莊子形容的風一樣。

而獨不聞之翏翏乎？山林之畏隹，大木百圍之竅穴，似鼻、似口、似耳、似枅、似圈、似臼，似窪者，似污者；激者、謞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譹者、宎者、咬者；

這裏莊子在玩他的文字技巧，形容物理界被風吹的現象：

「而獨不聞之翏翏乎？」開始那一陣風，高空的風，天風「翏翏」，像現在這個天氣，我們穿一件夾克，爬到阿里山的山頂上，在都市住久了，爬到高山上，高空那個風吹到耳朵裏來，聲音「翏翏」然，好舒服啊！這個時候人很平靜的。第二個形容：「山林之畏隹，」我們到了山林，有岩石的地方。「畏」是山畏，指山轉彎抹角的地方，山谷突出和凹下去的地方，高山岩谷的地方。莊子說這些地方的風才大咧，聽着嚇都要嚇死人。

山上的大風不是「翏翏」然，你注意啊！第一句「而獨不聞之翏翏乎？」天風「翏翏」然，那很好聽，很清雅。第二句就不大對了，要是到高山上有轉彎抹角的地方，你再去聽聽，各種各樣的怪聲音都出來了。尤其到夜裏下雨的時候，你爬到山裏頭，一個手電筒也沒有，你坐在那裏，各種怪叫嚇都要嚇死你了，那就是「山林之畏隹」。「畏隹」不佳喔，不要看字面，那是形容山林彎彎的地方。

莊子接着形容，跑到原始森林去聽那個風聲，森林裏有「百圍」的大樹，樹上有洞，風吹出氣，「噓……」像鬼叫。莊子形容那些洞穴，凹的像人的鼻子一樣，有的像嘴巴張開着，有的像耳朵，像枅，像橫槓，像圈圈，像搗臼，有些窪進去，「似污者，」有的像個大的深水池一樣。這是莊子的文學境界，是一副真的畫面和模型，那些洞穴遇到風一吹，百聲齊發，百家爭鳴，你看莊子很藝術吧。我們看他文字上形容得很好，如果來一根有很多洞的大樹，把它放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裏，裏面用大風給它一吹，外面又下起大雨，伴着風的怪叫聲，你是會嚇死的喲。「激者、謞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譹者、宎者、咬者；」這些都是形容風吹百竅洞穴發出來的聲音的名稱，我想就不作多餘解釋了。

前者唱於，而隨者唱喁；泠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；厲風濟則衆竅爲虛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？

「於」就是嘴巴攢起來發出「籲……」的聲音。「隨者唱喁，」「喁」是喉嚨發出來的聲音。所謂「泠風」，指高空上的風，這個「和」不是和平的和，是各種聲音混雜的和音，「小和」，聲音和得比較輕巧，高雅。大風來了，各種聲音和得很混雜。當真正的大臺風來了，那些洞穴像悶住了一樣，反而發不出聲音來。這個道理又是一個物理現象。陸放翁的詩：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在山邊住着，夏天大雨快下的時候，那真是風滿樓。古人還有一句詩：「萬物無聲蒸雨來」，夏天熱極了，天氣悶得人的呼吸都出不來，樹葉一動都不動，一根草也不搖，一點聲音都沒有，悶了一陣，大雨就來了。從文學的境界看來很舒服，但科學境界各有不同。

我們回到原文，看看莊子是怎麼作文章的，他形容風，從「萬竅怒呺」開始，「而獨不聞之翏翏乎？」夏天晚了，上到高樓的頂上，天風「翏翏」然，很清涼。他形容各種洞穴，橫的、扁的、長的、深的、淺的、每個發出的聲音都不同，吹了一陣，吹得很難聽，就把聲音調和下來，「前者唱於，而隨者唱喁；泠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；」接着，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」，一陣最有力量的風吹來，萬籟無聲，沒有聲音了，把你悶了一陣。悶過去了以後，聲音又出來了，「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？」注意啊！第一句話「而獨不聞之寥寥乎？」是耳朵來聽的。下面都是耳朵聽風吹的聲音，到了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」以後，不是耳朵聽的喲，是眼睛看的。最後，「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？」那些小風大風過後，一陣和風吹來，水波不興，那些草啊，樹葉子慢慢地飄呀飄呀，搖呀搖呀。講到這裏完了。所以莊子全盤都是禪宗，後世禪宗祖師們說法就是學他的，跟你蓋喲，那真是大蓋，跟說評書人一樣，嘴巴要快，那風「嘩的…」「轟的…」一路吹到這裏，然後，輕輕地飄啊飄到後來，說完了，沒有了。

子游曰：「地籟則衆竅是已，人籟則比竹是已，敢問天籟。」

「人籟則比竹是已」。人的感情，人的喜怒哀樂怎麼樣看呢？可以通過吹簫或者彈琴看出來。古代的樂器都是拿竹子做的，在竹子上可以表達出人的思想感情，叫做「比竹」。這個「比」字用得非常妙。人的心理，人的情緒的變化同風一樣，在腦子裏頭亂吹動，於是產生了人世間的是非善惡。我們借用佛學唯識的名詞，這些都不是絕對的，屬於「比量」的境界，通過比較而產生的，都是「依他而起」。顏成子游這位徒弟一直在聽，聽南郭子綦躺在那裏半睡半醒的侃，侃到這裏，他說，老師啊，你剛纔講風吹的聲音，那是地球上的現象，天地人三才中地的作用，是「地籟」，「人籟」就是人的感情變化，心裏有氣打鼓都難聽，發脾氣罵人的聲音，就像狼叫一樣，很難聽。這個「人籟」我也懂了，唯一不懂什麼是「天籟」？

關於「天籟」，先放下來，我們回頭再來討論。注意，莊子講《齊物論》是由無我境界來的，由無我所起的，莊子借用南郭子綦與顏成子游的嘴巴來演話劇，對白中間提到「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」。這股氣的作用，變化成聲音，有那麼多的現象，有好聽的，有難聽的。先是聽，聽完了還可以看得見各種地球上的現象。

《道德經》、《南華經》、《沖虛經》是道家的三經，老子的《道德經》爲大經，莊子的《南華經》與列子的《沖虛經》爲小經，後來修道的人，把這三經列爲做功夫的必讀之書。我們看看道家爲什麼那麼看重《莊子》。把這本書叫《南華經》，成爲道家三經之一？但是我們看了半天，《莊子》裏頭沒有傳你功夫呀！可有一點，你要留意體會《齊物論》。莊子講風吹，「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」，在座的有許多人打坐，修瑜伽、修密宗、修道，要注意啊，我們這個身體就是地球，打起坐來，什麼上面打嗝下面放屁，腸子咕嚕咕嚕叫啦，氣脈動啦，耳朵裏頭聽到聲音啦，都是「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」。許多人打坐都是跟着現象轉，打坐都坐成神經了，要認清楚，那都是現象，那是你的氣不能調和而產生的。氣真到了能調和的境界，「泠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」，這個時候氣快要充滿了。接着是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」，身體上氣充滿了，不動了。所以佛家講修禪定工夫，到了二禪的境界，就四個字：「氣住脈停」，也即是「衆竅爲虛」。到那個境界，你就感覺到清靈了。等到氣充滿了，你自己看它「之調調之刁刁乎？」身上的氣機就覺得很輕鬆，很自然了。到那時，才由「人籟」到達「地籟」。「人籟」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心理上喜怒哀樂的情緒隨時在變化，思想煩惱不能停止。氣通了以後，慢慢由情緒的變化，到思想的昇華，從人的本位進入到「地籟」的境界，但是還談不上道。那麼再進一步，第三步，由「地籟」到達「天籟」，「天籟」是什麼？

## 鹹其自取

子綦曰：「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鹹其自取，怒者其誰耶？」

「吹萬不同」，風颳過來，那個吹的味道，莊子起了個名詞叫做」吹萬」。我們現在說吹牛，這個「吹」是從《莊子》來的。講到這裏，我想起了年輕時候見到的事情。四川青城山上有很多道家的廟子，其中一個叫上清宮，如果諸位到青城山玩過就會看到，那個道觀很大，裏頭有面牆壁很高，有人畫了一幅畫在上面，遊人見了都站在那裏看半天，看了就笑，笑得不得了，畫面上是一頭牛，很多人抓着牛在吹，有的抓尾巴，有的抓耳朵，有的抓牛的臉，有的抓牛的腿，都在那裏吹，有人抓住牛的腿吹，那個牛一腿蹬過去。用吹牛兩個字畫了這麼一幅畫，那幅畫畫得真妙。

莊子不講吹牛，講「吹萬」，宇宙萬有的生命，都是這股「氣」一「吹」，吹出來的。以前我們小時候，看過賣一種「糖人」，不管你要什麼形狀，他都能一口氣吹出來。宇宙萬有的生命就是相近於那麼「吹」出來的。形而下這個生命怎麼來？一「氣」所生，我們不要當成風喔，也不要當成空氣的氣喲，這個「氣」是個代名詞。莊子說「吹萬不同」，一股「氣」吹出來，就產生現象的不同，所以我們在座的這麼多人，就有男女老幼，胖瘦高矮，健康不健康等各種不同的樣子。形而下就是這股力量吹出來的。吹出來使宇宙萬有不同，這個還容易懂，那宇宙萬有怎麼來的？講形而上，「無何有之鄉」，「本來無一物」「天籟」又是怎麼一回事？

「而使其自己也。」一「吹」出來變成萬物以後，就不齊了，但是原始就是一口「氣」，「吹」出來以後，每一口氣又分散成萬氣，所以你有你的氣，我有我的氣，大家的牛脾氣狗脾氣老虎獅子脾氣，各有不同，「吹萬不同」。那麼，誰去主宰啊？沒有主宰，上帝、神、菩薩都作不了主宰，「或其自缺。」天堂地獄，喜怒哀樂，善惡是非，都是你造的，你「吹」出來的。「怒者其誰耶？」這裏的「怒」不是發脾氣，是形容很堅強的生命的氣力。它形容吹的時候臉都漲起來了。像發了脾氣一樣。你把泡泡糖吹成球，越吹得大，你的臉就越漲得紅，臉兩邊鼓起來像發怒一樣，所以我們有一個名詞叫「鼓吹」。這個「吹」「氣」的是誰啊？是上帝嗎？還是上帝的外婆？是唯物嗎？還是唯心？都不是，就是你自己！

「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鹹其自取，怒者其誰耶？」《齊物論》的中心要點，就這幾句話。一股「氣」吹出來變成了這個生命後，把它抓住就有萬氣的不同了。「鹹其自取」這個「其」，等於大海的水一樣，你心量大一點就多舀一點，心量小一點就少舀一點。所以這個生命，你抓取多一點，氣就大一點，抓取少一點，氣派就小一點；有些人是正氣，有些人是邪氣；有些人是陰陽不正氣，有些人是半陰半陽的氣；各種各樣，是萬氣不同。誰作主宰？無主宰。自然來的，歸於自然。莊子這個道理同佛說的《楞嚴經》一樣：「清靜本然，周遍法界。」它沒有主宰，也不是自然。「隨衆生心，應所知量。循業發現。」「隨衆生心」，隨你的心；「應所知量」，「應」是感應，你所知的範圍量有多大，它「吹」的「氣」就有多大；「循業發現」，跟着你自己心念的業力發現。你要曉得喲，佛當時在印度的時候，是比莊子前還是後，這個時間無法考證，但他們說的原理是一個，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。莊子是這樣表達「怒者其誰耶？」生命裏頭有一「氣」，你找找看，那個東西誰啊？」那就是生命的本來。「吹」「氣」，那個東西不屬於「氣」。我們喉嚨只有三寸，一口氣上不來，「吹萬」也不吹了，這個形體不屬於我了。這個形體，不能依它的時候，那個東西跑到哪裏去了？要找回來。所以禪宗後來提出一個「參話頭」的方法，參「唸佛是誰？」「找是誰？」莊子早就給你提出來了：「怒者其誰耶？」

## 魂魄與神氣

大知閒閒，小知間間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。與接爲抅，日以心鬥：縵者、窖者、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縵縵。其發若機栝，其司是非之謂也；其留如詛盟，其守勝之謂也；其殺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爲之，不可使復之也；其厭也如緘，以言其老洫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。

喜怒哀樂，慮嘆變慹，姚佚啓態。樂出虛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！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！

下面莊子告訴我們知見上要懂：

大知閒閒，小知間間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

莊子的文章不是說空話嗎？你不要看兩個字都是閒，但它們是不同的閒。前面的「閒」是門字裏一個木架子；後面的「閒」是門字裏一個月亮。嚴格來講這兩個字在古文裏有差別，後來則是通用，中國原始的文字並不一定是通用的。因爲古人蓋的房子沒有房門，原始的房子蓋起來，像碉堡一樣，下面開個門，下層養豬呀、貓呀的，上層住人。如果去大陸的西南、西北邊疆有些地方就能看得到，一些山洞的門口用木架子一擋就算了，並不怕小偷，只防牛羊跑出去，所以叫「閒」。這個「閒」，門字裏頭一個木架子，古代叫做「鹿角」，像鹿的角一樣，現在叫「木馬」，拿木馬來擋就擋住了，所以這個「閒」字也有房子的意思。後面的「閒」字，我們晚上喫完飯沒有事情，在屋裏坐着，看從門縫裏面透進月光來，優哉遊哉，當然是很清閒的。所以莊子用這兩個字是有道理的。

「大知閒閒，小知間間；」真正大智慧的人，他是有個範圍的，有他的道德的標準。

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。

「其寐也」，睡着了，「魂交」，「魂」跟誰交呢？「魂」跟氣相交。氣就是「魄」，所以我們叫「氣魄」。真正睡着的話，神氣相交，因此第二天能精神飽滿，如果睡不好，神氣沒有相交，就不行。

「魂」「魄」這兩個字，都是從田從鬼的象形會意字。魂字左邊的雲字，就是象徵雲氣的簡寫。一個人的精神清明，如雲氣蒸蒸上升，便是魂的象徵。在白天的活動，它就是精神，在睡夢中的變相活動，它便是靈魂。魄字，邊旁是白，一半形聲，一半會意。在肉體生命中的活動力，包括荷爾蒙、維他命、維你命、維我命的，氣呀血呀，肌肉，蛋白質等等，都加起來，就是它的作用。所以俗話說一個人的氣魄、魄力等等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有些人身體衰老了，變得不成樣子，成了骷髏一樣，就是魂跟魄兩個分開了。年輕的時候這兩樣東西總在一起。以神仙丹道家學說來講，認爲生時魄在肉體生命活力中普遍存在。不經過修煉，不得和魂凝聚爲一，死後魄就歸沉於地。因此，魂就是鬼影，魄是鬼形。到了宋代的理學家們，一變張橫渠的理論，便構成「鬼神者，二氣之良能也」的說法。二氣，是指抽象的陰陽二氣。其實，都是從道家的魂魄之說脫胎轉變而來。

爲什麼老年人睡不着呢？中國養生的道理，醫學的道理告訴我們：水火不相濟。水火爲什麼不相濟啊？心腎不交，心火不能下降，思想情緒的火不能清下來；腎水不能上升，荷爾蒙、維他命等不夠了。心火不降，腎水不升，心腎不交，就睡不着了。中國養生之道講究培養腎氣，把心神一寧定就睡着了，愛睡得很，所以老年人愛睡覺是長壽之相。老年人睡不着，從生理上講是因爲心腎不交，在理論上講是因爲魂魄兩個分開了。按照中國文化的講法，人睡着時，魂並沒有離開身體，而是歸到某個部分。如果魂在後腦，就會做夢，如果到了前腦，就醒了，魂藏在心腎的中間，能睡得很安祥。我們看到中國古畫裏，人做夢的時候會在頭頂上有一個自己出去了。

「其覺也形開，」睡醒了，就像那個花一樣，神氣充沛了，因爲它們相交了一夜，睡夠了。那形態，充滿了氣與神，像花一樣張開了。

「大知閒閒，小知閒閒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」一個是講智能的境界，知識的境界，一個是講吹大牛，說小話的境界；「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。」是講睡着跟醒來的境界。好象這六句話不相干，現在我們說明你就懂了，都相干。神氣充足的人是「大知」，他們的智慧高，不充足就「小知」；神氣充足的人是「大言」，不充足是「小言」，這些都是由你的精神魂魄，就是神與氣兩個東西充沛與否來的。所以腦子過度使用，文章寫多了，不容易睡着，因爲魂與魄兩個不相交了。如果多煉氣養氣呢，氣養充足了，一定能睡着。這是氣把魂魄、精神吸收回來了，就睡着了。

## 世上無如人慾險

下面莊子形容一個人思想用多了，用心過度了，魂和魄相分割：

與接爲構，日以心鬥；縵者、窖者、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縵縵。

這是形容心理狀況。普通的人，不知神與氣相交的道理，每天醒了以後，一接觸到外面的環境，就「爲構」，勾心鬥角，一天用心思。那麼勾心鬥角到什麼程度呢？莊子形容得得很妙，「日以心鬥，」一天到晚自己的心裏，在作內在的鬥爭，自己跟自己過不去。莊子形容自己騙自己。「縵者，」自己用起心思來像塗油漆一樣，表面上把它漆得很好，還密封起來，其實自己騙自己，坐在那裏越想越得意，我今天準備到股票市場買一千塊，三天以後漲了三萬，自己再拿去賣。「窖者，」賺了錢怎麼辦？放在銀行靠不住，我看放在公司裏，四分利息也靠不住，還是放進保險櫃，省得人家打主意。「密者。」有時候自己想到什麼了笑一笑，問他笑什麼，「嗯，沒什麼」，在心裏頭保密。莊子一句話概括出來：「日以心鬥」，都是自己心裏搗鬼，心裏鬧鬥爭。

接着又形容人的心理：「小恐惴惴，大恐縵縵。」人生一天到晚都在恐懼害怕的境界裏。佛也用過這個名詞，佛在《金剛經》裏提到過「恐怖」，「恐怖」就是「小恐惴惴，大恐縵縵。」如果我們檢查自己的心理，就會發覺每天都在恐怖中，恐怖自己錢掉了，恐怖自己生病了，恐怖自己沒有事情做，自己沒有飯吃了，一天到晚都在傷腦筋，活着沒有一天痛快過。

其發若機栝，其司是非之謂也；其留如詛盟，其守勝之謂也；其殺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爲之，不可使復之也；其厭也如緘，以言其老洫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。

心理狀況開始心念一動，一開發的時候，像手指按開關一樣，只要一按機關，稍稍有某一點小問題就會引起大煩惱，引出一大堆的是非利害。那麼開關不打開，心裏有事不向外發，留在裏頭呢？就是「詛盟」，自己在那裏搗鬼，心裏自己在罵人、打架、打官司，「其守勝之謂也；」「守勝」是什麼呢？道家解釋叫「壓勝」。譬如說今天他運氣不好，到關帝廟去買兩根香蕉、幾支香、幾個饅頭去拜一拜，也屬於「壓勝」。或者叫人畫一張符放在家裏，或是在哪個地方點個燈啊什麼的，鄉下很多廟子上都有，成都那個城隍廟經常搞這個事，還叫人抓一把香灰回去，那都叫「壓勝」。「壓勝」的道理，就是自己總想要把壞的一面去掉，總想人生得到真正的勝利，只是想達到目的。我們一天到晚都是希望自己怎麼勝利，怎麼成功。所以這裏講：發出來作用像機關一樣，放在心裏頭則是「詛盟」。

人生在這個心理狀態裏頭過日子，好可憐啊！本來我們的生命可以活得很長的，爲什麼凋落得像秋天的落葉那麼快呢？像冬天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」一樣，一點生氣都沒有，因爲不曉得這種情況會促成自己生命的消亡，是一種自殺。等到生命真消耗得差不多，魂魄、精神沒有了，就討厭這個世界了，所以對萬事都很討厭，灰心到極點，嘴巴像封起來一樣，你問他什麼都懶得講。所以快要死的人，一點陽氣都沒有。這裏形容人是如何消耗自己的神與氣，以至於達到那麼可憐的生死狀況。

莊子講到體的起用，從智慧的差別，講到人的心理的作用。「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。」人快要死的時候，這個「死」並不一定是年齡大了，灰心到了極點，人心就死完了，「哀莫大於心死」，再沒有一點陽氣了。注意，《齊物物》開始講「吹萬不同」，這裏講「近死之心」，就是中國道家所說的兩個東西：「神」與「氣」的作用。所謂「神」，就是現在我們活着的心理作用，精神；「氣」就是後世所講的生命體能上的活動力，氣魄。《莊子》裏頭沒有提到「神」，春秋戰國時的書多半不用「神」這個字，而用魂，靈魂的魂。現在莊子從心理，那個魂的作用來說明。

## 心態與情態

喜怒哀樂，慮嘆變慹，姚佚啓態。

把每個字連起來，當文句念，四個字一句，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南方文章的作法，也可以說是道家文章的作法，《老子》《莊子》以及後來的《楚辭》、《離騷》都是如此。我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，孔子、孟子的齊魯文學，和南方文章在體裁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

「喜怒哀樂」，這四個字值得研究，我們中國儒家有一本書叫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上就提出這四個字。尤其後世，都在這四個字上作學問，講哲學的道理，講生理的狀態。實際上我們講《中庸》的時候，諸位也聽過，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。這個「中」不能念成中央的中，如果照北方、山東話念「種」就對了，表示這個事情對了，打槍打子彈，打中了。一定要解釋成中央的中也可以。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」，喜怒哀樂沒有發的時候，對了；「發而皆中節」，發對了「謂之和」。子思寫這篇《中庸》的時候，與莊子在時間上前後相差不會太遠，大約幾十年。我們看到，文化、哲學的發展，由春秋到戰國莊子階段，走到科學的路線，求實證去了，求實證要有一種修養的方法，就產生了後世的道。

《中庸》上把「喜怒哀樂」看得那麼重要，後世人的解釋認爲這幾個字代表了心態，換成現成新名詞，是心理的思想形態，也可以叫做意識形態。好像清代以來的解釋都是如此，實際上這裏頭是有問題的。心態不屬於「喜怒哀樂」，勉強可以叫它心態，它是配合情緒而來的。爲什麼《中庸》只提到四點，在《禮記》上是七情：「喜怒哀樂愛惡欲」，《中庸》與《禮記》之所以後三個字不同，是因爲「愛惡欲」屬於純粹的心態，「喜怒哀樂」是情態，情緒的作用。什麼叫情緒的作用？什麼叫情緒呢？情緒是生理影響，換一句話，就是氣的作用，生理的因素。我們「喜」，高興；「怒」，發脾氣，「哀」，有時候心裏難過起來，看到什麼都掉眼淚，很悲傷，「樂」，有時高興起來什麼都快樂。這四種東西我們理智上都知道要控制，不要隨便發脾氣，也不需要傻乎乎地就笑，但是心理情緒的變化，帶上生理的關係，氣的作用，你理性禁止不住，它自然就發，勉強的禁止反而變成一種病態。所以，在《中庸》上如果完全把「喜怒哀樂」作爲心態來講，我們研究的方向就錯了。它同《莊子》這裏恰恰相合，莊子也是講；「喜怒哀樂」是情態。這四種典型，我們經常碰到的。

下面講心態：「慮」，思慮，思想。「嘆」，因爲思想引起的感慨，由感嘆發出聲音來。因此由「慮」到「嘆」，也由心理的變化而到「慹」的過程。慹就是佛學講的執著，抓得很緊，由此產生人身體外在的形態。「姚佚啓態」，什麼叫「姚」呢？就是放任，我們現在講浪漫、大方、隨便。「佚」，懶惰。「啓態」，變成生活的各種形態。

「喜怒哀樂」如果一個很好的藝術家，看到這十二個字的描寫，就可以畫出幾十幅畫面來，各個形態不同，有內在的心態情緒的變化，有表達在外面的形態，臉上的喜怒哀樂，身體的四肢的動作，各不相同。

## 有生於無，無中生有

樂出虛，蒸成菌。

莊子開頭講過「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」，接着他又起個高潮，描寫心態與生活狀態。上面莊子講出一個原理，由心理的變化而成了生理，身體活動的狀況。中間有個東西，書上沒有直接講，我們不要給瞞過去了，他說了六個字：「樂出虛，蒸成菌」。這就是莊子的文章，我們如果隨便念過去的話，抓不住要點，所以古人批評莊子的文章「汪洋博大，堂皇迷離」，其文章的氣勢啊，如「銀瓶泄水」，所謂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、你抓不住他的中心，其實他的邏輯很嚴謹。現在我們爲了年輕的同學講古文方便，所以羅嗦一點。

這裏莊子提出「樂出虛，蒸成菌」兩個相反的作用。「樂出虛」，可以讀成音樂的樂，也可以讀成快樂的樂。如果按音樂這個樂的音來解釋，這個「樂出虛」是物理的狀態，接着上面「吹萬」來的。前面莊子描寫音聲，大風起來，碰到物理界的這裏一個洞，那裏一個窪，發出「嗚……」，「噓……」的各種聲音。音樂的聲音要發出來，必須通過虛的、空的樂器。同樣的，我們吹簫，吹笛子，彈琴奏樂的時候，心裏面都要很空靈，沒有雜念，很清虛的，發出來的音樂就會特別美。這是「樂出虛」的一種講法。歷代解釋《莊子》的，大部份都贊成這個講法。道家的解釋則讀成快樂的樂。一個人心裏高興的時候，氣要散的。高興或者悲哀到極點，都可以使人死亡，因爲太高興，氣就散了，虛了，所以說「樂出虛」。這兩種理由都成立，重點在於人的心理同生命的作用向外發展厲害了，就會空虛。

如果向內部縮，悶在裏面呢？就是「蒸成菌」，一陣大雨過後，山裏陰暗潮溼的地方，那些香菇、細菌最容易生長。大家喜歡喫的白木耳，在培養的時候，就是選擇又悶熱又潮溼的地方，白木耳很容易長成。在那種情況下，空氣很鬱悶，水蒸汽瀰漫上來，化生變成另外一種細菌，甚至於我們喫的香菇，都可以慢慢地生長繁殖起來。「樂出虛，蒸成菌」這兩句話，莊子爲什麼把它放在人的心態、情態的變化之中來說呢？這正說出了我們的生命有「心能轉物」的功能，心理的作用可以變化生理。所以我們的性情興奮或是鬱悶久了以後，生理產生許多疾病，道家很重視這兩句話，道家解釋《莊子》，修道的要點，強調念頭要空、清靜，如果保持這種清虛的狀況，那麼跟形而上道就容易接近了，如果心裏有所爲，有一個東西轉來轉去的，那慢慢會變出另一個東西，所以，「樂出虛」是講由有變成空，「蒸成菌」，以物理的狀況說明由空可以產生有，重點在於「心能轉物」。

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！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

我們這個生命，由空一下變成有。譬如高興過了頭，高興到極點，樂極必定生悲，不是眼淚笑出來，腸子、肚子笑得痛，也許就笑得跌一跤，縫兩針也說不定。心理狀態也是如此。所以每個情態、形態過份了，就要產生另外一個現象。我們這個心理跟生理「日夜相代」，在互相替代變化。譬如快樂到極點，樂極就會生悲；大運動之後，疲勞過度就需要休息，休息替代運動。「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」生命的前面有一個東西，晝夜彼此互相在替代，在交流，可是我們人很可憐，自己找不出究竟是誰使我起思想？是誰使我身體衰老？又是誰促使我這個生命的開始萌芽怎麼來的？這就是人現在有的生命。

「已乎！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」莊子說算了，算了吧！晝夜生命在互相交流，我們人一天到晚，思想、運動、作用，但自己找不到主宰是什麼？生命的主宰找不到，因此就把現在的現象，姑且當成人生就是這個樣子。早晨醒來，第一個思想怎麼來的？而且我們今天夜裏睡覺了，明天一個思想來的是什麼？自己都不知道，因此找不出我生命的來源，只有一個逃避的辦法：算了，算了吧！

莊子的文章很少有重複的對仗，前面有「日夜相代乎前」下面就改成「旦暮得此」，「旦暮」跟前面的「日夜」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寫古文也好，白話文也好，在這種地方請注意，重複使用，文章的味道就沒有了，就要多動動腦筋，換個詞。

## 真宰是誰

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爲使。必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眹。可行已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。百骸九竅、六藏，賅而存焉，吾誰與爲親？汝皆悅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爲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遞相爲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。如求得其情與不得，無益損乎其真。

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，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終身役役，而不見其成功，苶然疲役，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邪！人謂之不死，奚益？其形化，其心與之然，可不謂大哀乎？

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獨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，誰獨且無師乎？奚必知代，而心自取者有之？愚者與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，是以無有爲有。無有爲有，雖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獨且奈何哉？

莊子上面講了一句「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」我們晝夜生理在互相變化，每個思想，每個觀念在交流，好像我們生命是活的，但活到多久，是個什麼東西找不出來，既然找不出來，算了吧！就把我們這個白天到夜裏活着的，又會叫，又會鬧，又會哭，又會笑的東西，姑且就把這些當成一個生命存在，好不好呢？我們當然會認爲不好。不好怎麼辦？下面莊子又提出：

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爲使。

「非彼無我」，「彼」就是他，不是他，沒有我，「非我無所取」，不是我抓不住一個東西。「是亦近矣」，這樣就差不多了，這是在講什麼話呢？可是翻譯成白話也就只能這樣翻呀，就像有些年輕人談戀愛寫情書一樣：不是你，就沒有我，不是我嘛，也抓不住你，這樣吧，差不多。《莊子》這不是一個年輕人寫的情書嗎？那麼這是講的什麼呢？莊子這裏告訴我們生命的根源：「心」「物」兩個是一樣的作用。「彼」就是物，拿我們講是現在的生命存在，就是生理、身體；「非彼」，沒有它，顯不出「我」的作用。「我」是什麼？「非我無所取」，我們有形體的活動，如果沒有「我」，沒有這個靈魂在內，這個肉體一點價值都沒有。能夠這樣去了解就差不多了。

我們從佛學的角度看「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！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」這一段，佛學講，這個生命的存在是意識的流注，我們思想意識，自己感覺活了一天，想了一天，每一個思想像河流一樣，表面上看這個河流是一種存在，不曉得已經跑到大西洋還是大東洋去了，不曉得跑到哪裏去了。我們看起來有個「我」存在在這裏，實際這個「我」是「假我」，我們的思想、情緒不過是意識流注而已，真的找不到。但是，意識的流注要借物，沒有生理，沒有物理，不能代表出來，不單我們身體是意識的流注而形成萬象。這些莊子在後面說得很多，我們暫時作出相比較的瞭解。至於後來莊子提到：「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爲使。」這就是後世禪宗臨濟宗所講的賓主關係，拿西方哲學比較，就是主觀與客觀之間，如果沒有客觀，何以能形成主觀？主觀和客觀是相對了，同樣的，沒有主觀，也無所謂有客觀的存在。莊子他說你這個樣子去了解，就差不多了，還不是完全對。爲什麼呢？他跟着講：

而不知其所爲使。

爲什麼差不多？差不多在哪裏？因爲你並沒有找出生命的主宰來，因爲你不知道「其所爲使」，能夠使我們有思想的，能夠使我們身體有感覺的，最初這個機關相開動，指揮你動的，那個是什麼？你沒有找到，所以啊，這就是「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」。

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眹。

假定有人說：這個生命不要追究了，我們這個生理作用，生命來源裏頭有個主宰，這個主宰就是「真宰」，宗教家就叫他上帝、神、菩薩，你把我的感情、思想停止一個鐘頭好不好？給我輕鬆一下。這個「真宰」不答應，還是照樣機關開動，那我們就不敢隨便冒昧地相信上帝、神、菩薩這個東西？所以，「而不知其所爲使」，開始指示我的是什麼？這個生命，當我們父母沒有生我以前，要我來投胎的那個是什麼東西？還是沒有東西？「若有真宰」，如果有一個作主的，它在那裏？我們找找看，「而特不得其眹」，找不出一點影子，找不出一個真正的「我」來。那一般人怎麼辦呢？

可行已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。

我們每一天做人的思想、行動上，好像有個思想，有個行動在動。「已信」，好像主宰這個東西就是我，是我嗎？你找找看，我是什麼樣子？「而不見其形」，但是又找不到它的形狀。是你的靈魂嗎？靈魂又是什麼樣子呢？是心嗎？心又是什麼？心不是心臟啊，我們把心臟割了換一個還可以活着；也不是腦，現在科學進步了，把它換一換，稍稍動一個手術，還是可以思想，可見也不是腦。這個主宰是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」。人的生命就這麼奇怪，有這個感情。我們很愛我們的身體，對它是最有感情的。對父母的愛也好，男女間的相愛也好，說「我愛你」，真的呀？靠不住！我還是愛我，這個最重要。我真的愛自己嗎？也不一定，如果醫生告訴你這一邊要割掉纔可以活，那就割掉不要了，對自己還是不愛。究竟愛的是什麼？找不出來，所以雖然是「有情」，「而無形」。

百骸九竅、六藏，賅而存焉，吾誰與爲親？汝皆說之乎？其有私焉？

「百骸」，很多的骨頭；「九竅」，人身上有九個竅，頭部七個：鼻孔、眼睛、耳朵各兩個，嘴巴一個，下面兩個。「六藏」，肚子裏頭有五藏六腑，心肝脾肺腎大小腸等等。「賅而存焉」，把這東西湊攏來，合成一個機器，叫做人，活在這裏，存在在這裏。佛經上也說，人體是三十六樣東西，如頭髮啦，骨頭啦，牙齒啦，眼睛等等拼湊在一起，成了一個人，這個身體，哪一樣是我最親愛的？你說眼睛是我最親愛的，把你耳朵割掉好了，你絕對不幹。究竟哪一樣是我親愛的？或者說這個生命存在，一根頭髮，一個指甲，全體我都很喜歡它；或者說，我特別愛我的眼睛，或特別愛我的嘴巴。實際上我們研究下來，自己全部的身體，沒有一樣喜歡的，但是樣樣也都喜歡，因爲它是屬於我的生命。換句話，這個身體，現在這個生命存在，是我暫時之所屬。猶如買了一個房子，產權是屬於你的，但是它畢竟不是你真有，死了以後它就不屬於你的了。

如是爲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遞相爲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？

這個形容很妙，也可以說是政治的原理。例如古代帝王領導天下，下面的都是我的臣民，都是我的妻妾，從理論上講，我的臣民、妻妾個個都是好的，可是他們」不足以相治」，內部之間並不友愛。所以當人犯了罪，要被打屁股的時候，屁股很討厭頭腦，都是你，爲什麼害得我捱打呢？我們這個生命同樣經常不平衡，今天頭疼，明天又牙疼，剛剛把拉肚治好了，又開始便祕，說明「臣妾」之間「不足以相治」，彼此都不和愛。莊子又說，我們的身體是互相作主的民主作風，要看書的時候，眼睛當主席；要彈琴的時候，指頭當主席，其它都不要管事。所以，「遞相爲君臣」，遞相爲賓主。但是，你找找看，身體裏是不是有一個真正作主的「君」存在？

我們看了《莊子》這一段，再看看佛學的《楞嚴經》，這一段跟《楞嚴經》的上半部分一樣，就是找了半天，你的心在哪裏？靈魂在哪裏？身體上面都不是。

如求得其情與不得，無益損乎其真。

《莊子》處處都是話頭，經常講着講着，給你一個問題，卻不做回答，但是有沒有答案啊？好象又有答案。莊子說你找找看，在現有的存在的生命、身體中有沒有一個真正的主宰呢？假定你在我們生命的內部找出來一個東西，好象找到了，有一點影子，「如求得其情與不得，」不是真找到。或者說你在身體內部、生命中找遍了，都找不出生命的主宰是什麼？「無益損乎其真。」沒有關係，對現在身體的存在也沒有損害，還是照舊的活下去，那個真正的主宰不管你找到與否，都沒有關係。

看起來，這兩句話好象後世禪宗所講的「迷與悟不二」，開悟與不開悟都是一樣，從表面上看來是一樣。換句話說，這個生命的「君」，「真宰」，它不垢不淨，不生不滅，不迷不悟，不多不少，不老也不死。永遠就是如是，你懂也好、不懂也好，它都一樣。但是我們要懂得它，這個理由是什麼呢？莊子後面自然會講。

## 活着在等死

這個生命的主宰：

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。

莊子說悟到了或沒有悟到，同生命的本源沒有關係，迷悟既然不二，我何必悟道呢？迷了也一樣嘛，我找這個真宰幹什麼？如果我們聽了很安慰，那就上了莊子的當了。莊子接着告訴你，要是找不到的話，「一受其成形，」一入胎受精以後變成這個形體，生出來就有生命了。你以爲自己活着啊？生命存在，莊子一句話：「不亡以待盡」出生的第一天，覺得自己是活着，實際上活着幹什麼？在等死。活了一百歲是等了一百年才死，活到八十歲嘛，從第一天生出來的時候，就等了八十年才死。

對於生命存在，按莊子的說法是：「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」換成佛學唯識學的說法，叫「流注生、流注死」。它像一股水流，不斷的連接起來。在佛法唯識學中，這個名詞講得很好聽，不像莊子說得那麼露骨。如果我們把「不亡以待盡」這一句話看通了，有時會覺得特別傷感。不過不能聽莊子的，聽了我們會很灰心。

活着在等死，這是莊子的話，對不對不知道，我們再等一等好了！接下來莊子又講另一個現象：

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

生命活着同外界萬物的一切，彼此像刀一樣互相在爭鬥，互相在剋制，也互相在欺騙。「相刃相靡」這個道理，按中國文化的陰陽家所說，就是生克的變化，互相相生，又互相相剋。也相當於道家講的：「天地是萬物之盜，人是天地之盜」。所謂「盜」，修道的人就是小偷，什麼打坐煉丹，打太極拳等等，都是把天地之精華偷到自己這裏來。但是要注意，我們的父母加上我，三個人聯合起來偷了天地的精神，然後有了我這個生命。這個活着的身體像馬一樣，一天天向前，向盡頭很快地走。你想把生命停留在現有狀況，永遠做不到的。這看來是多可悲啊！這一段話看起來很消極，不過不要聽莊子的，也並沒有那麼慘。

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，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邪!

人生一輩子都忙忙碌碌做什麼呢？莊子這裏乾脆把內幕都拉開了，一句話：「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」。「役役」，做自己身體的奴隸，做物質的奴隸。我們一日三餐下廚房，蒸上牛排啊麪包啊飯啊麪條啊，一天到晚勤勞苦得要命，就是爲了這個身體，把它哄飽了以後，等一下又餓了，又要來了，所以是爲身體作奴隸。人活着先是爲身體作奴隸，然後爲別人作奴隸，爲兒女啊，爲親戚啊，爲升職啊，「終身役役」，終身都在服役。結果在哪裏呢？「而不見其成功」，最後是一無所成地跑掉了。《易經》的坤卦也有一句話，「無成有終」，一生看不到成果。但是有沒有結果呢？有結果，兒女講起當年爸爸媽媽怎麼樣，總算有這麼一個結果，已經是很好的一面了。

「苶然」是形容詞，就是這樣子；「疲役」，爲生命所奴役，一輩子都在疲勞到極點的狀態。我們真正的歸宿在哪裏？找不到。「可不哀邪」！上面來一句「可不悲邪」！這兒又來一句「可不哀邪」！我們聽聽，簡直聲淚俱下了。生命的價值被《莊子》這一段批駁得一塌糊塗，這個還不算數：

人謂之不死，奚益？其形化，其心與之然，可不謂大哀乎？

假定你修道，真做到了長生不死，有什麼用處呢？就算活一萬年，也不過多等了一萬年才死。所以這個形體的生命，畢竟非究竟，不是真道。爲什麼說活到長命百歲，乃至長命萬歲，沒有用呢？莊子說如果你活了一百歲呀，一百歲的老頭子和年輕人的精神完全兩樣，其實我們明天同今天的精神都會不同，所以昨天晚上，我們幾個老朋友坐在一起喫飯的時候，我就講：「老了就不去做事情了，想做，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不耐煩」。這個「不耐煩」就是體能不夠。年輕人對越麻煩的事情越有興趣，「格老子，非碰它一下不可」！老了碰不動了，就不行了，這是「形化」，形體的變化。「其心與之然，」「心」已經隨着身體外形變化，體能的消耗。也演變去了。我們現在看花、喝酒，去跳舞、去聽歌，絕不是十幾歲時聽歌的感覺，「可不謂之大哀乎？」活長了又有何用呢？長生不死做個神仙又值幾毛錢呢？這是真正的大悲哀。

## 師心自用

這麼說來人生太悲哀了，《莊子》下面又是一轉，這就是禪宗所講的轉語。

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獨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

人生啊，就是這樣的莫名其妙茫茫然嗎？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」人類也有人真正找到了生命的本來，他並不茫茫然，他的生命活得很有意義，因爲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真諦。誰找到了自己的真諦呢？這在禪宗又是個話頭，你去參吧！

有些人認爲自己找到了，開悟了，有些人認爲自己懂得真理了。所以說世界上的宗教，因此就有各種的不同。莊子下面批評：

夫隨其成心而師之，誰獨且無師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，愚者與有焉。

一個人，如果依照自己生理和心理意義，自己建立一個觀念「而師之」，認爲這個纔是最高明，然後根據自己這個高明的觀念解釋一切。每個宗教、哲學家解釋生命的根本，都有一個理論，乃至佛教的小乘大乘，顯教密宗，各宗各派都有自己的理論。這些理論的成立，是「成心」而出的，都是自己把自己的心理、思想、構成了一個形態。拿現在哲學觀唸的話來說，是形成自己的意識形態了。

按自己的心態來判斷一切、觀感一切，如果這樣認爲是了不起的真理的話，認爲自己就是大師，「誰獨且無師乎？」每一個人心裏都有個老師，所以誰都看不起誰，因爲我有我的高明之處，而且不傳給你。

這個道理不需要另外一個邏輯的方法來研究替代它，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都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。「而心自取」，這是關照上面的「鹹其自取」。每個人都形成一個自己的思想理論，越笨的人，他就認爲越高明。

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

假使一個人沒有主觀的「成心」，借用西方哲學的說法，就是絕對地客觀地看一切事物，看一切的現象，「而有是非」，可能嗎？莊子說了一句名言：「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」今天我們到了越國，不能說今天到，而是從前就來到了。你說這是什麼話？什麼意思呢？換句話說，我第一次到美國，今天剛剛在華盛頓下了飛機，人家問幾時來的？我說我沒有動過，我一萬年就在這裏。你說這話通不通？

鳩摩羅什大師的弟子僧肇法師，他的名著《肇論》在中國哲學史上份量很重，其中一篇《物不遷論》，講宇宙萬物沒有動過。有一名句：「旋嵐偃嶽而常靜，江河競注而不流。」「旋嵐」，大臺風的名字，捲起來能把山都震倒了，僧肇法師說這個時候一動都沒有動；長江、黃河的水晝夜在流，如果你悟到了「物不遷」的道理，這個水沒有流動過。《物不遷論》的道理與「是今日遷越而昔至也」有關係，所以提一下。明朝的憨山大師，他在五臺山住茅棚修道，住了好幾年，有一天突然他悟道了。怎麼悟的？小便時悟的。憨山大師打坐了很久，起來小便，一下子看到自己的小便，「啪，……」「江河競注而不流」，開悟了。這是什麼道理？禪宗的悟確實很難懂，憨山大師把僧肇法師的原文背得很熟，因此碰到機緣一啓發，就悟了。

現在產生一個問題：人世間哪個是真理？哪個是是？哪個是非？哪個是黑？哪個是白？其實對與不對，都是人的「師心自用」。就是說一個人有「成見」，有主觀的觀念，自以爲對就對，叫「師心自用」。「未成乎心」就是沒有「師心自用」。可是天地間有沒有是非呢？也可以說有。形而下的是非，是空間、時間，加上人的思想感覺產生了是非的觀念。對於形而上真正的真理，萬象都在動，它一動都沒有動。但形而上真正的真理，它有沒有是非的存在？有！那個是非是泯齊是非的是非，是看起來沒有是非的是非。這是最好的觀點了。因此莊子說：

是以無有爲有。無有爲有，雖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獨且奈何哉？

最高的那個是非，不是「師心自用」來的，它是泯齊了形而下一切是非以後所建立的真理。那個真理中間，自然有它的是非，這主要的是因果不滅論，還是有是非。形而上絕對的真理，本身泯齊了形而下的是非，而產生的是非，你叫它是非善惡也可以，不叫它是非善惡也可以。因此莊子說：「是以無有爲有。」在形而上本體上「了不可得」，就是《齊物論》最後「無何有之鄉」，和《齊物論》開頭南郭子綦講的「喪我」，這個時候，「無有」是空的。但它並不是唯物論的沒有，那個沒有是斷見。就是空的嗎？「無有爲有」。宇宙生命怎麼來的？「真空」中生的，「無中生有」來的。「真空」裏頭怎麼樣生出一個「妙有」的呢？「雖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』即使智能高得像大禹王一樣，也不能夠瞭解。依照中國上古神話史，大禹王九年裏把洪水治好了。道家的資料記載，大禹王有各種各樣的神通變化和法術，他的神通智能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。但是莊子提出來，「真空」如何生出「妙有」，縱然有大禹王那樣無比的神通和智能，都不能瞭解。大禹王不能瞭解，叫我們一般人又怎麼辦？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其以爲異於彀音，亦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道惡乎隱而有真僞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？道惡乎往而不存？言惡乎存而不可？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故有儒、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

物無非彼，物無非是。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故曰：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說也。雖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。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其以爲異於彀音，亦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

「夫言非吹也，」翻譯成白話很容易翻爲：講話不是吹牛。這是不對的。你注意，《齊物論》開始講大風「吹萬不同」，吹出來不同的聲音，實際上莊子一開始就在罵人，罵春秋戰國時各家學術，各家爭鳴，都是懂大一點吹大一點，懂小一點吹小一點，都在吹，所以「吹萬不同」。同我現在一樣，也在吹，諸位聽了也在吹，不過我吹出來了，諸位在心裏吹，吹得小聲一點，只有自己聽得見。「夫言非吹也，」言語不是「吹」，不是與風吹在洞裏發出的聲音一樣，莊子的意思是：言語不是音聲。「言者有言」是「言者」就有話說嗎？這樣解釋也不對。言語的本身，每一音聲都有它的內涵和意義。它的意思是言語本身並不是光發出物理的音聲，言語本身後面還有一個語意。所以現在外國有稱之爲「語意學」的這一套學問。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」不過每一個人所發出的言語，每一句話說出來，中間都有一個邏輯不能辯的真理不確定性。所以人喫飽了飯，辯論的事情就多了，你也說一套理論，我也說一套理論，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都沒有確定。

莊子現在提出來」語意學」的哲學論辯，「語意學」的哲學論辯怎麼說呢？「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」莊子這裏又推翻了。前面他說言語的本身都有音聲，每一句話說出來都有語意的真實性存在，跟着又講是「未定」的。這裏講，每一句話都有它的語意真實存在嗎？「其未嘗有言邪？」真的存在嗎？不一定。因爲每一句話所謂的真實性，說了就說了，都是靠不住的。爲什麼呢？言語本身都是空洞的東西，說過了就沒有，我們人自己認爲自己講出來的話是真理，尤其搞邏輯的人認爲自己的論辯是絕對真理，莊子說看起來像真理，其實同蛋殼裏有鳥叫的聲音沒有什麼兩樣。「亦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」這個道理你懂不懂？你再論辯一下，用邏輯來推理一下，看能否再產生一個邏輯，或者說有比言語存在更真實性的最高真理的邏輯。

所以，研究《莊子》無法用各家的註解，至少我的本事不夠。我認爲只有用後世的佛學做比較，才比較容易說明，但對佛學要有真正的瞭解。在佛教看來，「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」它講的是旋陀羅尼總持法門。佛學裏叫旋陀羅尼，就是一般人說的咒子，一切咒語都是旋陀羅尼。咒子的意思不能解釋，只要一心念去就可以了。旋陀羅尼是什麼道理呢？等於看見人「嘿」地一聲，我們就明白了，這個「嘿」，不一定叫你，這個音聲發出來沒有意義，但都懂了。如同我們對動物發出聲音，沒有含義、動物都懂了，這就是旋陀羅尼。聲音有它的意義，「夫言非吹也，」但是這個聲音就是究竟嗎？等於學密宗的念一個咒子，覺得不得了，咒子就是佛法，是不傳之密，但佛在因明上講，聲音是無常，完了！一切又統統推翻了，旋陀羅尼又統統旋開了。莊子也提到「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其以爲異於彀音。」前面講聲音是旋陀羅尼，後面又推翻了，聲音是無常，一切聲音說過了就過去了，不存在。那麼莊子這一段話什麼意思？它說明瞭言語音聲的作用，言語文字是指導你瞭解形而上道，你不能執着於言語文字，如果你執着文字言語，你就完了。

## 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

道惡乎隱而有真僞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？道惡乎往而不存？言惡乎存而不可？

莊子先提出兩個原則：「道惡乎隱而有真僞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？」道無時不在，「惡乎隱」，沒有哪個地方遮起來看不見。實際上道普遍存在，應該讓任何人都有所瞭解，是真理，永遠都不會變的，道是天下的公道，沒有祕密。世上有人認爲，我是真道，他是邪道；我這個是正道，你那個是歪道，爲什麼有這類是非呢？等於說，言語本來講話給你聽，就是要你懂，但是人類很可憐，不論用哪一種言語文字說出來，沒有辦法表達其真正的思想。所以人與人之間永遠有誤會。言語它沒有辦法完全表達人類真正的思想與情感，人類通過言語反而不懂言語的真實思想，這很有趣。

釋迦牟尼講釋迦牟尼的道，孔子說孔子的道，墨子說墨子的道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，盜也有道，哪個是真道？應該到哪裏去找道？「道惡乎往而不存？」道也沒有到哪個地方去呀？它本來就在這裏。

你看莊子的文章很有邏輯，文字很有美感。我們拿佛在《金剛經》上講的話來闡釋：「無所從來，也無所從去，是名如來。」你們真懂了這三句話，就懂了《莊子》了。或者反過來，你們把《莊子》「道惡乎往而不存」，做這三句話的註解，也就懂了《金剛經》了。「言惡乎存而不可？」言語那裏存在呢？佛在「因明」上講聲音是無常，言語講出來就沒有了，就空了，佛經上講如山谷的響聲，空的，講過了就不存在了。過去不可得，現在不可得，未來不可得。何必說一定要我講的話對，我講的是真理，你講的不是真理呢？這太笨了！但是，世界上是非與真理，尤其對道，大家都好勝，都在爭一個真一個假。

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

道本來是天下的公道，無所不在，無古今、無中外、無來去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但是既然道存在，爲什麼我不能悟道？「道隱於小成。」一般人度量小，智能小，打起坐來身上放光，身上搖起來，再不然身體轉起來，再不然氣脈通等等現象，這些都是「小成」，小玩意。凡是小玩意一來，大道就「隱」了，所以你永遠不能得到大道。

「言隱於榮華。」「言」本來代表真理，但大家對言語文字背後的真理找不到，被言語文字騙了。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你懂了嗎？不懂。都被外面的虛華，都被言語文字的優美騙住了。因此，莊子又罵人了：

故有儒、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

因此世界上有那麼多亂七八槽的學說，儒家孔子有孔子的道，墨家墨子有墨子的道，諸子百家各有各的道，你說他的不對，他說你不對，這一套爭來爭去。」以是其所非」，以我主觀的看，你的一切的都不對，「而非其所是」，又以你的不對，來證明我自己的對。莊子說，如果真想搞清楚究竟哪個對哪個不對，哪個真正是道，哪個真正不是道，「則莫若以明」，最好你去明心見性，開悟了，那麼你纔可以真正地明白道。

我再重複一遍，內七篇是一個系統。《齊物論》談如何解脫生理、物理的困惑，而進入道的境界。莊子提出一個最後結論：「無何有之鄉」，相當於後代禪宗所謂的「了不可得」。道的起用，到了形而上，一切作用、現象都是不齊的。那麼，在萬物不齊裏頭，是不是有一個真正萬物歸於平等的、絕對的「齊物」。莊子提出來，有的！但沒有明顯地講。要求證它，莊子先提出南郭子綦忘身忘我的境界，在不齊的萬物裏頭，進入了絕對的、自性平等的道體。道體起用的時候，莊子先用」人籟」，「地籟」，「天籟」加以闡釋，從宇宙萬有的一切音聲變化的不同而進入道，我們如果用佛學來比喻的話，就是由觀音菩薩修行法門聞聲而入道，由聞聲而悟入不齊裏頭的平等、自在和形而上的道。關於萬物不齊的現象和作用，莊子說「吹萬不同」，用物理世界的「氣化」來作說明。譬如風是氣的現象，風是同一個風，風所接觸到各種空隙的地方，能夠發出聲音的這個現象不同。因此，在同一個風的作用下，發出來的聲音有百千萬億的不同。我們人的心理狀況，思想觀念也同這個道理一樣。中間有個重點，就是「鹹其自取，怒若其誰耶？」鼓動這個生命作用的是誰呢？無主宰，非自然。這個道理等於《楞嚴經》上講的：自性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」一切衆生，之所以起各種不同的作用，是「隨衆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」而來的。一切都是自我在搗鬼，每個人都是自我在搗鬼。

莊子講到，因爲每一個人，由於自我的觀點不同，所以理解不同，方法不同。接着就講到當時春秋戰國時期諸子學說，百家爭鳴，由形而下到形而上道體，各種的是非，爭論得很厲害。重點就是兩句話：「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」因此則有儒墨兩大家的對立。每個人都站在他自己的觀點上，看人家都是錯的。那麼，莊子提出來，要想明確一切是非唯有一個辦法，真正能夠明道。這個明道，就是能夠明白萬物「不齊」而歸於「齊一」這個道體。

物無非彼，物無非是。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故曰：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

「物」就是這個東西。「彼」就是它。照白話文來翻譯，「物無非彼，」這個東西沒有哪樣不是它；「物無非是，』這個東西沒有哪樣也不是的。你說這講的什麼話？如果翻譯成這樣的白話，可用古文來批之爲「不知所云」。實際上，這是老莊爲代表的南方楚國文學，在寫作技巧上相當高。年青同學特別要注意，高在什麼地方？我們知道，要把自然科學，或者純理論純邏輯的東西文學化，非常困難。例如，現在學校唸的課本，假使你把物理學、化學、機械學，變成文學化，怎麼變？如果這個學生的頭腦特別機械，他對於科學這方面的東西，就比較容易接近；但喜歡文學的學生，他對於數學這些東西，就沒有辦法接近。這就是現在學生中所產生出的「性向」問題。「性向」這個名詞，是近幾年新興起來的，就是個性的趨向。一個孩子向哪一方面發展，這是現代科學要解決的問題。要把科學的東西文學化，很困難，過去我們曾經試過，我有一個學生，在中學教化學，他在講化學公式的時候，突然衝入一首文學境界的詩詞，最後在教育上他成功了，學生差不多有百分之八九十，對科學的理解都有高度的興趣。不過，他談起這個創作，很痛苦。

我們回到原文，莊子在這裏講一個純邏輯的問題。「物無非彼」，就是說每一樣物質的東西，都有它單獨的自體存在，水就是水，水不是火，火就是火，火不是風。換一句話說，我們看到萬物，認定這個叫燈光，這個叫黑板，那就是佛學唯識學所講的，我們心理的觀念，一切都是「依他而起」，因爲有外境界的現象，我們的心理就相應產生了這個觀念。「物無非是」，沒有哪一樣東西不屬於我，屬於我什麼？——心。一切是唯心。而這個道理就是說，最高處形而上是「心物一元」。形而下呢？物質就是物質，心靈就是心靈。兩個是分開的，但歸根結底是一個。所以說「物無非彼」，每個東西各有它單獨自己存在的一個現象，不是它自己的性質，每個東西都無自性，湊合起來，則「物無非彼」。「物無非是」，「是」個什麼呢？一切是我們觀念唯心所生。道理在哪裏？與下文連起來就看到了：

「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，」你受外物的影響，跟着環境在轉，光在物理上去追求，形而上這個道體永遠找不到。那麼，形而上的道體，莊子提出來，要求證這個東西，不像自然科學求證外物一樣，可以向外面去追，必須要回轉來追求自己，要回轉來「自知」。因此莊子下了個結論：

「故曰：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」因爲我們自己主觀觀念認定了，這個事物就出來了。譬如我們的手錶，假使開始把它叫成水桶，我們現在也可以把手錶叫水桶。「彼出於是，」是我們人類知識的認定。但是我們主觀的認定哪裏來？「依他而起」，我們主觀認定這個是這樣，這就是依外界的物質而起，所以「是亦因彼」。

這些道理，我們聽起來很簡單。今天世界上之所以有戰爭，也就是唯物思想同唯心思想的戰爭。我們迴轉來找自己的文化，在《莊子》裏頭，已經很明顯講到「心物一元」的論辯的道理，都是認爲主觀意識形態所形成的。具有唯物思想的人，喜歡用一個名稱，經常批評人家「你的觀念，你的思想，是你意識形態形成的」，實際上，他自己講別人那個意識形態，也是個意識形態，也就是「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」

## 方生之說

彼是，方生之說也。

這是個綱領，下面莊子就論辯這個東西。

雖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

這一段完全是邏輯的論辯。莊子爲什麼寫這一段文字？在戰國時代，我們文化裏頭，稱爲名家，亦稱名理之學，現在西方譯爲邏輯、論辯。邏輯是怎麼發生的？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簡單的瞭解，人類世界最初的文化，都是從宗教來的，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生下來都是哲學家，每個人都懷疑我是怎麼生下來的？天地間第一個人是怎麼來的？我的生命在沒有我之前是怎麼樣的？死之後又到哪裏去？這些問題，凡是人都想過。是不是其它的一些衆生，例如動物有沒有想過？我們不敢判斷，因爲我們不能斷定動物絕對沒有思想，你非動物，你怎麼知道動物沒有思想？你不是動物，你怎麼知道動物有思想？這就是論辯的問題。

世界上一切的學問都是由宗教而來，後來演變成哲學。因爲宗教只叫人信，而且是專制強權，絕不容許你懷疑。然而人類的智能是不可滿足的，你叫我信，可以，你告訴我理由，你打開門讓我看一看，只要看到一眼，我就信了。這是哲學精神。那麼，在我們看來，宗教素來是把大門關着的，等於說，信就行了，不要多問了，到此止步。但是，哲學家不幹了，就要在門外敲一個洞看看，究竟裏頭生命來源怎麼樣？對此哲學家有兩派見解：一種是唯物思想，在幾千年前，宇宙生命來源之說在希臘、埃及、印度等地，都在同一個階段同時存在。唯物的理論認爲，宇宙最初的元素是水，由水變成火，而後冷卻逐漸形成現在的大千世界。印度也有一派講地、水、火、風的四大是天地間開始的根源。相當於中國上古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的道理。這些理論慢慢演變成後世的唯物思想。另一派是講唯心的，唯物思想在幾千年中一直跟唯心思想爭論着。唯心的理論認爲，宇宙有一個超越物質的精神主宰，物質是由他所創造產生的。這牽涉到哲學問題，解說很多。隨着年代向後，人的知識越來越開放了，就認爲不夠了提出了問題，問及哲學家你怎麼可以認定宇宙是什麼做的呢？不管宇宙是上帝造的，或者不是上帝造的，你怎麼曉得？哲學家說是靠學問思想來的，那麼先要研究你哲學家那個思想(工具)的判斷靠得住靠不住？思想的本身是個什麼東西？因此產生了邏輯學。對思路法則的研究。這種思路的法則學，在印度的佛學中，早在希臘之先就有了。在印度佛學裏頭有，邏輯叫因明，學佛第一就要學會因明，故而大乘菩薩道，不懂因明，不能學菩薩道。

對於這問題，世界學者也有兩派說法：一派是西方人的立場，認爲印度佛學的因明是受希臘邏輯的影響產生的；另一派是東方人，包括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說法，認爲希臘的邏輯，是受印度因明的影響而產生的。這裏永遠考據、論辯到現在無法清楚它。

西方哲學的發展，正是知識論同實證經驗論同存的時代。光靠知識理想，沒有實證的經驗去求證，是靠不住的。所以西方哲學裏頭，這種學問又產生兩派，一種光是知識論，學問到了就行，然而不行，非實證不可。實證的一派在西方文化就叫經驗論，必須查清自己的經驗來。後來，由於哲學的發展，又形成了科學，科學家更進一步說，光看一下還是不行，我要摸到以後，我才相信的確有這個東西。所以由宗教而哲學，而科學，是今日西方文化發展的步驟。

我們瞭解了西方，再看自己的文化，《莊子》的這一段同西方的論辯是一樣的。不過，我們的文化喜歡簡單、簡化，莊子這裏提出來一句話：「彼是，方生之說也。」「是」就是我認定，主觀的東西。他說，我們上面所講的一切，不管是我們的主觀認定，或者是因外物依他而起，而產生我們的思想，這些都屬於「方生之說」。「方生」，從文字講，剛剛生起，這有個比方，我們先了解這一段完了，再瞭解「方生之說」。「方生」的「生」，莊子用這個字，是很妙的。

我們先要解決「方生之說」，是個什麼「方生」呢？這個所謂是非、心物，都不是因爲外界的關係，拿中國大乘佛學禪宗的觀念來說，道都是「一念之所生」，就是說，都是因你的觀點而產生。但是，莊子的文章與他的思想，非常鋒利，那是智能之學，高到極點，馬上推翻了自己的話：

「雖然」：但是，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」文字我們很容易懂，當一個東西剛剛生下來，是死亡的開始，當一個東西我們認爲他是死亡的時候，活着的另一個生命開始了。所以一般人要修道，尤其禪宗講了生脫死，你看了《莊子》，很可以瞭然。當我們一個人的生命剛剛生下來的第一天，不叫做存在，第一天生命已經過去了，「方生」就「方死」，生死是兩頭的現象，那個能生能死的不在生死上面，與這兩頭的現象不相干。等於說白晝是黑夜的開始，白晝是黑夜的開始，這是個邏輯思想的問題。我們認爲天亮了，認爲黑夜裏睡着了，夜裏看不見了那是你自己被現象騙了。所以，同生命存在一樣，「方生方死、方死方生」。

你看莊子的文章，剛剛講了「方生方死」，接着就反過來講「方死方生」，他兩頭都說完了，如珠子走盤，不着邊際。跟着又講到人的觀念問題：

「方可方不可，」當我們認爲這件事情可以的時候，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，沒有了，當你主觀肯定的時候，肯定這一念本身就是否定；「方不可方可；」你認爲否定了，否定這一念本身則是肯定。所以沒有主觀客觀，天下的是和非，我主觀上認爲對，不同於我的看法叫做不對，對和不對是相對而言的，因爲覺得別人不對，所以才認爲我對，故而還是一念主觀來的。所以，是和非互爲因緣因果，靠不住的。

我們剛纔留了一個問題，就是「彼是，方生之說也。」這一句話，在莊子那個時代，佛學還沒有進入中國，等佛學傳過來，「緣生之說」也就是這個道理，萬物「不自生」，不是自由來的，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；「不他生」，也沒有哪個主宰造得出來，不依他；萬物「不自生」，「不他生」，「不共生」，「不無因生」，也不是沒有因，緣於因來的，是名爲「緣生」，一切是因緣所生。那麼，這一觀念就是後來的佛學中道觀，這一觀念實際上與莊子有相同之處，不過莊子只有一句話，就是「方生之說」，這也就是佛學「性空」的道理，「緣生性空」。

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

莊子又進一步否定了一切，這就是莊子的邏輯。「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，亦因是也。」「聖人」，得道的人，不需要做後天個人的主張，很自然的，不由自主的「而照之於天」。這個「天」不是指天體，是代表形而上的道，以天道自然「照」就可以瞭解這個道理。但是，雖然你認爲自己是非都不動，不管對，也不管不對，不落空，也不落有，我得道了，你當心！莊子說「亦因是也」，你認爲兩邊都不落就是道，道也是你自己認定的，還是一個主觀。

「是亦彼也，」你這個主觀的認定，還是屬於「依他而起」。這個」彼」不是指外物。因爲認爲你的不對，我的對，「彼亦是也。」那他的對與不對，也同你相對，所以客觀主觀是相對的。我們經常聽人家講，我很客觀地告訴你，我說對不起，我不相信有客觀，因爲說了我很客觀地告訴你這句話，已經是主觀了嘛。所以，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」世界上的思想觀念，他講他的一套對，各人有各人的一套對。究竟哪個對？究竟哪一個真正的「是乎哉」對呢？究竟哪一個真正的不對呢？

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。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

「彼是莫得其偶，」「偶」就是相對。真正的道，離開了相對，絕對就是絕對，既不是空，也不是有；既不是是，也不是非；既不是惡，也不是善。一切的相對都離開了以後，那麼，你可以得到一個道的什麼東西呢？「謂之道樞。」你把握了道的中心的樞紐，但並不是說完全得道了。你認爲得了中觀了，那已經落偏了，用莊子的道理來講，這不過是個「道樞」而已。「樞」者，一個軸心，如一塊手錶，繞一箇中心點。得了這個「道樞」，有個好處，可以得其「環中」。「環中」是一個圈圈的中央，在圓的中心點可以四面八方活動。宇宙和生命都是無始無終，像一個圓圈一樣，這個圓圈有個中心點，你要是把握到這個中心點，在出世入世之用，可以「以應無窮」。我們一看到無窮，一提到無量無邊，一定在觀念上儘量擴大，錯了！你忘記了自己，邊際就在這裏，無窮，也無開始，不要忘記了這個起點，即無始無終。所以莊子的文章很妙的，得了「道樞」，「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」

我們曉得，學佛的很多法師，學佛的標記，拿個念珠，108顆或者200顆，道教則是拿着相互套着的連環在手裏玩來玩去，這個東西就是「環中」。過去在大陸，看到很多道士手上帶着相互套着的兩個圈的風藤，這種天然的植物，當時怎麼長攏來的？還是雕刻的？搞不清楚。道教喜歡戴這種東西，在《封神榜》裏叫做乾坤圈，乾坤圈就是「環中」的作用。人體也是這麼兩個「環中」，上半身一圈，下半身一圈。所以有些人傳道，道在哪裏？給你一點，這裏，在其「環中」，密宗也用在這種地方。有沒有道理？有他的道理。我認爲這無所謂祕密，這都是小孩子玩的，沒有什麼了不起。在道家、密宗認爲祕密得不得了。我素來喜歡公開，這不是道，充其量是用這麼一個方法使你能向這一方面轉而已，不是真正的道就在這裏。但是，莊子雖然這麼講，是要我們做到心物相忘，使它歸到中樞。人能夠真正修養到心物相忘，外境與自我都相忘，可以歸到「環中」的境界。

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

講到學術觀念，也等於人生的觀念，包括政治哲學、社會哲學、經濟哲學，一切的觀念，我們中國人的老話，那是最高的哲學：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有理說不到底。」莊子說的「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」即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。是非都是「無窮」，「故曰：莫若以明。」最後是明道，明道以後，是非皆明。因此，古人有兩句詩「自從三宿空桑後，不見人間有是非。」什麼叫三宿？佛家的戒律，「頭陀不三宿空桑」，一個出家修頭陀行的人，也就是苦行僧，不居廟子，在一棵樹下過夜、打坐不能超過三天，這是戒律規定；到第四天非離開不可。因爲在那個地方住久了，就會與那裏發生感情，就會留戀了。《太公素書》(就是圯上老人送給張良作軍師的那本兵書)中說「絕嗜禁慾，所以除累也」。人要能割捨了嗜好，拋棄了慾望，才能除累，纔不會受感情的拖累。人感情的牽掛比什麼都厲害，不但對家鄉土地有感情，對個周圍的一切，久而久之，也都會產生感情、產生留戀。所以很多修道的人，不能有所成就，就是這個原因。所以古人的詩：「自從三宿空桑後，不見人間有是非」，與莊子的觀念相同，絕對做到離塵棄欲，離開一切塵，拋棄了一切慾望，使生命沒有多的拖累，就要明這個道。

## 引喻失義

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馬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之非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因有所可。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故爲是舉莛與楹，厲與西施，恢恑憰怪，道通爲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毀也。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爲一。唯達者知通爲一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適得而幾矣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，謂之道。

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，謂之朝三。何謂朝三？狙公賦予，曰：「朝三而暮四。」衆狙皆怒，曰：「然則朝四而暮三。」衆狙皆悅。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鈞，是之謂兩行。
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以爲未始有物者。至矣，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其次以爲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以爲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

果且有成與虧乎哉？果且無成與虧乎哉？有成與虧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無成與虧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師曠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據梧也。三子之知幾乎，皆其盛者也，故載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異於彼；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堅白之昧終。而其於又以文之綸終，終身無成。若是而可謂成乎？雖我亦成也；若是而不可謂成乎？物與我無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聖人之所圖也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，此之謂以明。

下面就是莊子的名言，是歷代學者辯論很多的地方。

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馬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

幾千年來，這一段文章在中國的哲學思想、文學思想上的份量都很重。文字看來很囉嗦，「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」翻來覆去。假認同學們是學文學的，你看能不能簡化呢？很可以簡化，用不着這麼囉嗦，可莊子的文章筆法就是這樣，我們經常引用。例如宋代歐陽修奉命修《唐史》的時候，有一天，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學士們，出外散步，看到一匹馬在狂奔、踩死路上一條狗，歐陽修想試試他們寫史稿件文章的手法，於是請大家以眼前的事，寫出一個提要大標題。有一個說：「有犬臥於通衢，逸也蹄而殺之。」有一個說：「馬逸於街衢，臥犬遭之而斃。」 歐陽修說，照這樣作文寫一部歷史，恐怕要寫一萬本書也寫不完。他們就問歐陽修，那麼你準備怎麼寫？歐陽修說：「逸馬殺犬於道」六個字就清楚了。所以，往往幾百年的歷史寫來，桌子上一堆，就是那麼一小本。如果我們幾千年的歷史，照現在白話文一寫，那實在不得了！但是照《莊子》的文章寫也不得了，以指喻指，非指……講了半天，是馬指你，還是你指馬，搞不清楚。

對於「以指喻指之非指」這一句，我看了很多的文章，而且現在的書也在討論，認爲這個指呀，不是指頭的指，這個指啊，就是中指的指，引經據典，寫論文，就這個辦法，蘇格拉底怎麼說的，孔子怎麼說的，反正看到一點半點指頭，就把它抄上去，然後下面註明我看了一些什麼書作引證，學問很淵博，實際上看了半天，你的意思呢？我沒有意思，因爲這些書我都看過了，所以結論留給誰做呢？留給別人去做吧。現在很多文章，只能這樣。

很簡單，這個「指」就是指頭。莊子這一段講什麼？講邏輯論辯。我們曉得，以印度的因明學來講、論辯一定有四個步驟，比西方的邏輯還要完備，還要嚴密。因明的四個步驟，簡單地講：「宗、因、喻、合」。「宗」就是前提，說話必有宗，引申「宗」的理由爲「因」。有時候有宗有因還講不清楚的事，只有用比喻來說明，這就是「喻」，在莊子中叫做「寓言」。因爲人類世界上的任何語言文字，沒有辦法真正表達人的思想，所以意識思想、意識形態很難表達。你說我會畫畫，把意思畫出來，那個畫已經不是你的意思，那已是三四層以後的意思了。那到怎樣表達人類的意思？用比喻。人類文化中，每一個宗教的教主都很會用比喻，最善於用比喻的是釋迦牟尼，其次基督教《聖經》裏有很多都是用比喻。爲什麼宗教的教主喜歡用比喻呢？因爲最高形而上的道理很難講出來，只好講一個比喻。譬如一個人問：「某人什麼樣子？」「我給你講，你也沒有看見，反正那個傢伙長得臉像馬一樣。」我們就會一笑，反正曉得臉長，這就是比喻。我們人常常喜歡用比喻，比喻是論辯上表達情智的最好的一種方法。宗、因都講通了，那麼就是結論的「合」了。

那麼，莊子對當時喜歡講論辯的名理學家如惠子、公孫龍，他也提出來「以指喻指之非指」，他說拿一個指頭，告訴你這個不是指頭，他說這個比喻不大好。這叫做什麼呢？引喻失義，就是用了比喻以後，反而喪失了真正的意義。年青同學讀古文都念過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，其中有一句勸他的皇帝，劉備的兒子阿斗的話：「不可引喻失義」，我們看了諸葛亮的這句話，就瞭解了劉備的兒子阿斗非常聰明，會辯論，做錯了事，他會蓋得很好。所以諸葛亮以亞父的身份教訓他。「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」莊子這一句「以指喻指之非指」，他這個話有點引喻失義，還不如用不是指頭來做比方不是指頭的道理。禪宗大師翻譯佛學《楞嚴經》時，比莊子用得高明「以指指月」，指個月亮給你看，以指指月叫你看月．不是看指頭，不要把指頭當月亮。後來禪宗有一部書就叫《指月錄》。現在研究禪學的人非常多，都是抓住了指頭當月亮。拿莊子的話來批評：「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」，如果你研究禪宗的公案而講禪的話，不如絕口不談禪或許還能進入禪。「以馬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」這和上一句是同樣的道理，同樣的喻意。

##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

「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」這是莊子的名言，後來的人因這兩句話悟道的也很多。莊於歸納「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」表達「心物一元」的觀點。「心物一元」絕不是唯物，也不是唯心，但也可以說是純粹的唯心。(不同於西方哲學的「唯心」。)這個「天地一指」的「一指」，並不是一個手指，而是一個東西，是一體的意思。「萬物一馬也，」是以宇宙萬物不過是一匹馬來作比方，整匹的馬，有馬頭、馬腳、馬尾、馬毛……等等。所有天地間的萬物，就好象馬的頭，馬的腳，馬的毛……等等總合起來，才叫一匹馬。離開了馬的毛，不是完整的馬，離開了馬的尾巴，也不是完整的馬，離開了馬的任何一樣，都不是完整的馬。由衆歸到一，由一散而爲衆。所以明朝憨山大師有兩句著名的詩：「天地蜩雙翼，乾坤馬一毛」，他這個名句的觀念，也就是應莊子的「天地一指，萬物一馬」來的。我們知道，南北朝一個著名的年輕和尚僧肇說過這麼一句話：「會萬物於己者，其惟聖人乎。」僧肇只活了三十幾歲就死了，但他的著作影響了中國幾千年。他的名著《肇論》，融和了儒、道、佛三家。他這話是真正的聖人境界，修養不是理論到物我同體。人與物是一個來源，一個本髓，只是現象不同，好比在這間屋子裏，我們都同樣是人，但相同中又有所不同。因爲你是你的身體，你的樣子，我是我的身體，我的樣子。但是雖然各人不同，卻又同是人類，「乾坤馬一毛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
莊子爲什麼用邏輯的道理講這一段呢？當時一般講邏輯論辯的這一幫人，慣用的這些比喻，莊子拿來批判一番。但是，莊子用的比喻，它影響後世很大。比方，中國產生大乘佛學，到唐代有十宗的不同。唐武則天時，是華嚴鼎盛的時代，華嚴宗第

三代祖師賢首大師，法名叫法藏，他有一篇很著名的影響中國哲學思想的文章《金師子章》。莊子拿馬來比方，他就用獅子來作比方。賢首大師用《金師子章》，說明天地一指，萬物一獅子，這個宇宙萬物等於一個獅子，獅子的頭、獅子的尾、獅子的腳、獅子的毛，分析起來，獅子全身無數的毛，每一根毛代表了這一個獅子，每一根毛也都不是這個獅子，由此而說明華嚴境界是玄門，所謂帝綱重重無盡的道理。那麼，賢首大師「萬物一獅子」的觀念同莊子「萬物一馬」的觀念是一樣的道理。

莊子用邏輯的道理講到這裏，跟着還是在批判邏輯，是非觀念和一個人觀唸的認定。

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。

莊子說：是非觀念所產生可以不可以，是從我們的主觀來的，我們的認識，你認爲可以就可以，你認爲不可以就不可以，宇宙間沒有一個真正的離開身心以外的是非觀念。他提出了一個結論：「道行之而成，」我們要想成道，要想返回到形而上道體上，只有實行。在這裏，我們看到莊子偏重於經驗論，講實驗，只有真正去行道而成道，不是講空洞的理論。拿論辯思想來當道，完全錯了。現在講道、講佛學，都變成一種思想學問，那完全錯了。「物謂之而然。」「物」就是宇宙萬物，我們認定對了就對了，你認定這個東西叫什麼，這個就叫什麼，一切唯心作用。所以，形而上的道要修行得到，即「行之而成」；形而下的萬物是人爲的，你認爲什麼就是什麼，「物謂之而然。」那麼，講對了或者不對？他又引用：

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

「惡乎然？」怎麼叫對了呢？「然於然」，怎樣一定認爲對了？還是唯心的作用，你觀念認爲對了，它就對了。「惡乎不然？」怎麼認爲不對呢？「不然於不然。」你的觀念認爲不對就不對。這是莊子的文章，狂放恣肆。白話翻譯過來很簡單，莊子這麼一寫，讓人眼花繚亂，就像戲臺上跟人打鬥一樣，上面來個花樣晃一下，花槍東一挑，西一挑，實際上他一刀從中間就打過來了，他的文章就是這樣，我們不要被莊子的文字騙過去了。「物固有所然，」天地萬物它有它的所以然，既然宇宙形成了萬物，電就是電，電通過燈時，它發亮；通過錄音機收音機時，它發聲。這個物體有它所以然的特別的性能。「物固有所可。」所以萬物有它適宜應該的本位，有它適宜應該的立場，但是在現象界來講，各有各的性質，水跟火兩個就不同。水有水的用途，火有火的用途，「物固有所可」，形而下的是這樣。形而上來講呢，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」歸到道體，兩個東西都變成原來的能量了。只是一個能量，那沒有關係，因此說明一個道理：

## 唯達者知通爲一

故爲是舉莛與楹，厲與西施，恢恑憰怪，道通爲一。

因爲有形而下，形而上的道理不同，在這裏產生一個現象。這裏講：「莛」茅草的一根杆杆，很細，很輕賤，很脆弱；「楹」： 一個大柱頭，大殿的柱子，很粗，很大，很貴重，這是兩個相反的東西。「厲」就是一個很醜的醜八怪；「西施」古代的一個美女，最漂亮，兩個相反相對。「恢恑憰怪」，講人的現象，人的心理，人的個性。只講四大類，「恢」：豁達，什麼事情不在乎，胸境恢豁；「恑」：狹窄，胸境狹小；「憰」：很奸巧；「怪」：很怪。這四種不同的現象，萬有的現象，同人的個性、現象，各有各的不同，「物固有所然」，就是這句話的解釋。醜的就是醜的，漂亮的就是漂亮的，細的就是細的，粗的就是粗的，胸境大的就是大的，胸境窄的就是窄的，古里古怪就是古里古怪，有些人很奸巧就是很奸巧，現象都不同，作用也不同，這是「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」但是，「道通爲一。」形而上講起來，它是一個東西，譬如人，長得漂亮與醜的，死了以後變成白骨，白骨變成灰塵了，漂亮與不漂亮一樣，這是「一」：一個毛草杆與一個大柱頭化成灰了，還是一樣，這是「一」，所以「恢恑憰怪」到了最後，還是「道通爲一。」那麼，在這個裏頭又產生形而上、形而下的道理：

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毀也。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爲一。

這是物理的道理。一個東西分化了的時候，是它成功的時候，譬如，我們把稻子割下來，把它加工磨成細粉，分化開了，可以做成很多好喫的東西。「其分也，成也，」分散開，是另外一個生命的開始，等於夫妻結合生了自己的孩子，兩個人的分化成了一大家人。但是，「其成也，毀也。」這就是「方生方死」之說，成功的時候，也是開始毀壞的時候，譬如這個房子，當我們第一天蓋成功開門的時候，從這一天已經在開始毀壞了。所以，他有個結論：「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爲一。」天地萬物沒有永遠存在的，也沒有永遠毀壞的，空久了以後，加上許多因緣的構合，自然會形成有，這是自然的有，最後，還是歸到「一」。下面有個中國文化重要問題來了：

唯達者知通爲一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

我們曉得中國儒家的文化，在幾千年來，人文思想佔了最重要的一環，儒家的文化到宋朝以後，所謂《四書》。《四書》裏頭有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現在的年輕人不一定會背誦，我們當年讀書，在小孩子的時候，就非背誦不可，不會背誦，老師就要打手板，腫得象螃蟹蓋一樣，痛好幾天，很可憐的。這個《中庸》，有大學者考據提出來，認爲子思比莊子還後一點，子思的《中庸》是依據莊子這個思想來的。稱「中庸」，「中庸之用」，是莊子在這裏先提出來的。幾千年以後的人考據幾千年以前的事，說絕對準確，我不大相信，因爲我經常考據自己，前天做了些什麼事，自己今天想考據一番，都不大準確的，自己前天放的東西，今天就找不到了，而且有時候忘記了，有時候昨天的事，今天都不大考據得出來，不曉得諸位有沒有這個經驗。所以，現在根據古董，根據死人的骨頭，就斷定幾千年以前的人，是這個樣子，是那個樣子，我只能引用莊子的話「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，是者謂之是也，非者謂之非也。」很難說了。

「唯達者知通爲一，」莊子這裏提到「庸」的作用，所以他講，「唯達者」，只有真正得了道，通達者，「知通爲一」，歸到形而上的一體，是絕對的，「一」也不是一，就是絕對的。天地間的事，沒有成敗、是非、善惡，從形而上道體上講什麼都沒有，形而下萬有的現象是不齊的，形而上是「知通爲一。」

那麼說，得了道的人，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」，始終不用。所以有些人學莊子學壞了，我過去看老一輩的朋友，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幾倍，學問好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一輩子喝酒，優哉悠哉，我問他們：「爲什麼世界這麼亂，不出來做一番事業？」他們說：「你不曉得，我學了莊子。無用之用是爲大用。」我那時年青，很喜歡跟這些老朋友開玩笑，我就叫他們外號：《水滸傳》上智多星吳用，「無用」。莊子的道理，無用之用是爲大用，「不用而寓諸庸。」怎麼叫做「庸」呢？「庸」就是「用」的意思，莊子說「庸也者，用也。」把《莊子》內七篇搞通了，就明白莊子並非是主張完全不用，還是用，用而恰當，用而適可，他下面就有「用」字的解釋：「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」所以《中庸》的來源差不多也有這個意思。

在莊子那個時代，變亂到了極點，那個時候人的思想，有相通之處，處亂世之間，慢慢會逃避現實，人容易變成「鄉原」。然而現實逃不逃得開？人是逃不開現實的，只有想辦法，善於用現實，而不被現實所用，用得好，就是莊子所講這個「庸」，用得不好，就變成鄉原。鄉原看起來樣樣都好，像中藥裏的甘草，每個方子都用得着他，可是對於一件事情，問他有什麼意見時，他都說，蠻有道理，又碰到另一方反對意見，也說不錯。反正不着邊際模棱兩可，兩面討好。現在的說法是所謂湯圓作風或太極拳作風，而他本身沒有毛病，沒有缺點，也很規矩，可是真正要他在是非善惡之間，下一個定論時，他卻沒有定論，表面上又很有道德的樣子。所以孔子最看不起「鄉原」，認爲「鄉原者，德之賊也。」莊子所講的，不是這個意思，他說，只有通了道的人，得這個「用」，中庸之「用」的作用。莊子這一段，關於邏輯論辯而講到是非、成敗，我們不要給他這一段騙過去了。什麼叫「不用而寓諸庸」呢？「庸」不是馬虎，不是差不多，是「得其環中」，恰到好處，換句話，「庸」不是庸庸碌碌，也不是後世所講的笨人叫做庸人，而是高度的智能，最高的智能到了極點，看起來很平常，但「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」

適得而幾矣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，謂之道。

「適得」，得到了這個道理，「幾矣」就是差不多了。這也就是上面說的「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」「環中」是很圓的，雖然很圓，它中心是直的，不走彎曲，直道而行。

「因是已，」得到這個「適得而幾」，差不多了。「幾」就是機關，電燈的開關，手指頭只要一點原子彈的按紐，只要國家首領用一個指頭輕輕一按，地球就可以被毀掉，這就是「幾」。「幾」是很輕鬆的就那麼一點，最困難就是這一點。你得其「幾」，你懂了這個，「已而不知其然，謂之道。」這個機關在這裏，高度的智能，用起來極簡單、極容易，但是中間包含了最高的智能。那麼，我們有一這個最高的智能，在用的時候，不覺得是道，也不覺得自己是智能，很平凡的這個用。下面莊子就拿道的用，說明一般人的用。

## 朝三暮四

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，謂之朝三。何謂朝三？狙公賦芧，曰：「朝三而暮四。」衆狙皆怒。曰「然則朝四而暮三。」衆狙皆悅。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，亦因是也。

這一段是罵世人的，也是警告世人。我們人不曉得用這個「庸」，聰明人爲什麼反被聰明誤？就是喜歡玩弄自己的聰明，笨人喫虧在哪裏？不曉得玩弄自己的笨，所以更笨，聰明的人也很笨，玩弄自己的聰明也是笨人。這些人笨是爲什麼？莊子說：「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。」把自己的精神、聰明向一點上鑽。這個「勞神明爲一」的「一」，不是「道通爲一」的「一」的意思，不要搞錯了。只向一點上鑽牛角尖，他認爲自己最高明，不曉得向大同方面鑽，這些人叫「朝三暮四」。怎麼叫「朝三暮四」？有一位「狙公」，一個養猴子的老頭，動物園的院長，拿板栗喂他養的很多猴子，(「芧」，像板栗一樣的另外一種食物，究竟是什麼，考據出來甚是爲難，這個東西是猴子喜歡的食物。)本來每天早上喂四個，晚上喂三個，有一天，老頭子好玩，忽然對這些猴子講：明天開始，早上喂三個，晚上喂四個。猴子就吵了。老頭說：仍然是早上喂四個，晚上喂三個。猴子乖乖的。世界上的人都是這一羣猴子，高明人玩一切衆生像玩猴子一樣，反正七個板栗給你喫就是了。時間安排不同，位子安排不同，你不要這麼高興，罵你一聲混蛋，你氣得非要打架，恭維你天下第一，這一下高興了，實際上都是給人家玩弄。這就是「朝三暮四」、「暮四朝三」的道理。所以，莊子最後一個結論：「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，亦因是也。」等於那個喂猴子的老人板栗一天餵了七個，實質並沒有變，只是把觀念變一變就受不了。

## 民曰不便

你不要小看這個故事，社會學、經濟學、哲學的道理都在內，政治上的道理也一樣，領導政治的人很困難，一個政策一轉變，明明這個辦法拿出來，全社會全世界都有利的，開始老百姓絕對反對，不習慣，如果一件壞的事情習慣了，叫他改變也會覺得不習慣。所以我們讀了歷史，非常感嘆，歷史上有「民曰不便』這種事，老百姓習慣了的，法令辦法有改變，鬧起來造反了。實際上造了半天，改變了的就是「狙公賦芧」。

歷史上的商鞅變法，當時改變政治的「法治」主張，第一項是針對周公的公產製度。商鞅在秦國的變法，首先是經濟思想改變，主張財產私有。由商鞅變法，建立了私有財產制度以後，秦國一下子就富強起來了。但商鞅開始變法的時候，遭遇打擊很大，關鍵就在四個字：「民曰不便」，這一點大家千萬注意，這就講到羣衆心理、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。大家要了解，人類的社會非常奇怪，習慣很難改，當商鞅改變政治制度，在經濟上變成私有財產，社會的形態，變成相似於我們現在用的鄰裏保甲的管理，社會組織非常嚴密，可是這個劃時代的改變，開始的時候，「民曰不便」，老百姓統統反對，理由是不習慣。可是商鞅畢竟把秦國富強起來了。他自己失敗了，是因爲他個人的學問修養、道德確有問題，以致後來被五馬分屍。可是他的變法真正成功了，商鞅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變，不止是影響了秦國後代的秦始皇，甚至影響了後世三千年來的中國，中國後來的政治路線，一直沒有脫離他的範圍。

由商鞅一直到西漢末年，這中間經過四百年左右。到了王莽，他想恢復郡縣，把私有財產制度恢復到周朝的公有財產。王莽的失敗，又是「民曰不便」。王莽下來，再經過七八百年，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，儘管我們後世如何捧他，在他當時，並沒有成功。王安石本人無可批評，道德、學問樣樣都好，他的政治思想精神，後世永遠留傳下來，而當時失敗，也是因爲「民曰不便」。我們讀歷史，這四個字很容易一下讀過去了，所以我們看書碰到這種地方，要把書本擺下來，寧靜地多想想，加以研究。這「不便」兩個字，往往毀了一個時代，一個國家，也毀了個人。以一件小事來比喻，這是舊的事實，新的名詞。所謂「代溝」，就是年輕一代新的思想來了，「老人曰不便」。就是不習慣，實在便不了。這往往是牽涉政治、社會型態很大的。一個偉大的政治家，對於這種心理完全懂，於是就產生「突變」與「漸變」的選擇問題。漸變是溫和的，突變是急進的。對於一個社會環境，用哪一個方式來改變比較方便而容易接受，慢慢改變他的「不便」而爲「便」的，就要靠自己的智能。

像當年在四川成都開馬路的時候，就發生這種事，那裏的路都是石頭鋪成的，下雨很滑，成都當時開馬路很困難，當時羣衆認爲破壞了風水，大家反對，所謂五老七賢，出來講話，硬是不準開。五老七賢是滿清遺老，地位很高，財產很多，學問很好，社會力量很大。後來有一先生(他是在這裏去世的，後人叫他軍閥)，他實在沒有辦法，有一天，他請五老七賢來喫飯，這邊在杯酒聯歡喫飯的時候，那邊已經派兵把他們的房子一角拆掉了，等五老七賢回家，已經是既成事實。隨便大家怎麼罵法，而事情還是做了。等到後來馬路修成了，連瞎子都說：有了馬路走路不用手棍了。天下事情，有時要改變是很難的。有時必須正以逆衆意，違反大衆的意思堅持正確的政策。要有這個但當。這就要諒解他這樣是爲了長遠的公利，也有的時候，在執法上違反了自己的私慾，寧可自己忍痛犧牲，這都是難能可貴的。

一個時代，一個環境，譬如我們這個環境，假如下一次來改變了，許多人就會覺得「民曰不便」，一定一塌糊塗，其實都是心理作用。很多事情，不但政治、社會、家庭也是這樣。你的孩子讀書不用功習慣了以後，一下又叫他用功，「民曰不便」，他也不會用功的。所以，「朝三暮四」「狙公賦予」這個故事所包含的哲學意義，很深的人生實用經驗，太多的道理，你當一個笑話聽過去了，那就辜負了莊子。

## 道並行而不悖

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，是之謂兩行。

形而上之道無是也無非，無善也無惡，形而下之道，有是非，有善惡。那麼，得道的「聖人」，取形而下之道，人與人之間怎麼處呢？一個字，「和之以是非」，是非善惡要調和。這個「和」就是《中庸》這個「庸」的意思。《中庸》也提到「中和」這個「和」字，「至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所以有人提出子思著《中庸》是根據《莊子》來的。

所以得道的聖人，曉得形而下有是非，是非是絕對的，只有調和它，中和了，在人道，在形而下就好多了。但是還不行，要進一步「休乎天鈞」，這是莊子取的名字，「天」就代表形而上道，「鈞」就是平衡，像天地一樣的公平。像天地一樣的公平，怎麼調和？這就是智能之學。依我們看，天地並不公平，當我們喜歡熱的時候，它偏要冷起來；當我們喜歡冷的時候，它偏要熱起來。但是，這個天地有了白天給你鬧，還有夜裏給你休息，它又是很公平的。要怎麼才能做到天地一樣的公平呢？這個中間的調和，要參透天地的造化，「而休乎天鈞」，在《莊子》裏提出來，這叫做「兩行」。「兩行」的道理，拿我們現在的觀念，認爲莊子是主張雙軌的。許多東西都走雙軌的路線，走雙軌的路線往往發生矛盾，發生爭鬥。實際上，「兩行」的道理不是雙軌，也就是孔子講的一句話：「道並行而不悖」。

講到這裏，我們不要被莊子文章汪洋惝恍迷住了，說了半天，還由邏輯講起，自己各說一番理，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然後他又批評了每一個人所用的邏輯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形成，天地間沒有真正的是非，形上、形下都講遍了，中間引用的很多。莊子的文章等於我們去看一個噴水池一樣，萬花筒噴出來，給燈光一照，五光十色，水池裏頭波浪起伏，就這麼一個畫面。但不要被騙住了，我們還是要看水，不要看那個現象，看現象已經上了莊子的當。他始終講形而上的道，現在還沒有講到中心來，還在中間轉。下面，莊子又提到道的影子啦。

## 生命的來源
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以爲未始有物者，至矣、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

通過對道的研究，對形而上與形而下之辯論，莊子提出來，中國上古早就有人懂得形而上的道。

「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」他的智能高到了極點。高到什麼程度呢？「有以爲未始有物者，」認爲宇宙萬物沒有開始以前那個東西：「至矣，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」道在哪裏？萬物沒有開始以前，世界沒有天地、太陽、月亮以前，一切都沒有的時候，那個境界，是形面上的道體，在中國文化裏、後來叫做「無極」，佛家就叫做是「空」。莊子提到，中國上古的老祖宗，早知道形而上道體是「空」的，是「無極」。

我們這個生命從哪裏來？從「真空」裏面「妙有」變出來的。怎麼樣？這是個大問題了。那麼，莊子又講：

其次以爲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以爲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

以莊子的觀念，看世界上的哲學，《莊子》這一段可以作評論。就是說，剛纔講到上古的時候，老祖宗們已經曉得宇宙萬物沒有開始以前，是空的，那個空的東西，也可以叫它「唯心」，「心物一元」。等而下之，「其次以爲有物矣，」其次有些人曉得宇宙萬物剛剛開始以後，物質的力量很大，物理的作用很大，或者先有水，由液體變爲熱能，或者由氣體變成風、或者地、水、火、風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一起開始運動，有「物」在變化，但是物質一變出來形成這個世界以後，「未始有封也」，並沒有界線。

我們看到我們祖宗的文化，很多都提到這個根，莊子在這裏提到，孔子在《易經》上也提到，那麼，這也就是中國的政治哲學思想、社會學思想、經濟學思想的根。譬如地球形成以前，拿社會觀念講，沒有什麼叫做財產製度，也不能分出哪個是公有，哪個是私有，這些觀念都沒有，等於一個人到荒島上去開荒的時候，「未始有封也」，沒有說這個界線屬於你，那個屬於我，地球開始也是如此，到了人類人口慢慢多了，生活的需要引起人私心來了，私有財產制度產生了，就你有你的範圍，我有我的範圍，開始佔有，這就「有封」了。人類社會到了這個時候，就是莊子那一句話：「其次以爲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」雖然「有封」，但此時人類還少，人的私心還不大，是非爭鬥還沒有。

現在我們經常講時代在進步，在哲學的觀點、邏輯的觀點上，時代究竟在進步？還是在退步？很難講。在東方的文化，我們的固有文化裏，一切宗教原有的文化開始，認爲人類的文明在衰落退步，越到後世越亂，是退步的。我們現在講社會時代進步了，是站在物質文明的發展立場來講。所以用邏輯用哲學的觀點，只能說人類的物質文明，越向後是進步的，至於人類道德文明不能是進步的，退化了，我們的文化素來這樣認爲，佛家的文化也講人類越向後走，越墮落，越退步。

物質文明發展是進步的精神文明是墮落的，是退化的，至少站在我們過去文化的立場這麼認爲，現在莊子也是爲個觀念。

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

有是非就有爭鬥，是非爭鬥發達了以後，與形而上道就越來越遠。所以我們經常提這個問題，爲什麼看到古書上古人得道啊，或者學問成功的人，以前好得多，也快得多，爲什麼後來這麼差呢？昨天我還接到國外一個同學的來信，就是問這個問題，他說我也很用功，也很努力，修了那麼久的道，一點影子沒都有，爲什麼古人一修就會，他說老師啊，我有點不相信，是不是古書騙我們的。這封信現在還壓在案頭上沒有回，這一回信就要寫長文章了。古人並沒有著書騙我們，物質文明越發達，社會越複雜，思想之混亂，是非善惡觀念之複雜，都是障道的因緣，而且人類教育越普及，知識越開化了，學問越沒有基礎了，知識並不一定是學問，我是站在莊子的立場來說明這個道理。所以莊子說「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」這個「愛」呀，代表私心的偏愛，人的自私越來越嚴重。

我再提一下全篇的宗旨，道體，宇宙萬有的本體，本來是絕對、同一的。當道體起作用的時候，一切萬類的現象不同，作用不同，但道體是一樣的。比方，像水一樣，水的性能就是溼性，至於水有清水、渾水，或變成各種味道如鹹、淡等，其性能不變，只是它的現狀、作用變了。這個原則，我們必須要把握。讀《齊物論》，實際上是有其連貫性的，因爲中間的文章和理論引用得太多了，我們容易被莊子的比喻說明所騙，看似漫無頭緒看似漫無頭緒，實際上很連貫。

比方上面我們講到，中國文化裏慣用的典故「狙公賦芧」，「朝三暮四」，就是觀念上隨便一變，大家就被這些現象、概念迷住了，就引起人情緒上好惡是非的不同。講到「朝三暮四」這個故事，因爲比喻講得太好了，我們容易被這很小的故事引走了，忘記了全篇裏頭引用這個故事的道理。那麼全篇說什麼呢？道體是「一」的。因爲大家自己的觀念不同，被現象騙了，所以各家有各家的看法，儒家有儒家的看法，墨家有墨家的看法，道家有道家的看法，各種說法都不同，應用的方法也不同。因此，被現象迷住了，忘記了本來。莊子講的重點在這裏。

這個重點把握住了，就明白莊子的比喻如同佛經上引用的一個道理一樣：「衆盲摸象各執一端。」一個大象站在那裏，由一羣瞎子來摸這個象，他們摸到了象的鼻子、耳朵、嘴巴、腿、尾巴，就根據自己接觸到的一點，認爲整個象就是這個樣子。每個瞎子摸的一點都是象的一部份，不能說它不是象，但是，畢竟不是全體的象。換一句話說，全體都錯了。佛學裏頭還有一個比方，禪宗常用的「分河引水，各立門庭。」世界上的水是一樣，因爲海洋、江河性質的不同，土壤的不同，種種原因的不同，所以水的味道有鹹、有淡、有清、有渾、有硬、有軟，一般人喝了一種水就以偏概全，概括天下的水大概就是這樣。這種「衆盲摸象，各執一端」、「分河引水，各立門庭」的道理，同莊子所講的觀念是同一個道理。

不過，莊子表達方式不同，尤其他的故事說得很美。所以莊子講到「狙公賦予」「朝三暮四」這裏，他說正好，兩邊都放下，取其中道而行，不過他沒有建立一個「中」字，莊子這裏來個「庸」，「中庸之庸」，在結論裏叫做「兩行並存」，我們引用了孔子在《易經》上說的「道並行而不悖」來說明。接着，他引申這個道理，就講到人對於道體形而上的知見，開始有一個最初追求原始生命的來源，因爲大家都在追求這個道體最後的來源，理論知識越來越進步了，因此辯論也多了，各人的私心思想的偏見越來越多，那麼，莊子最後的結論就是：「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；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」下面，莊子接下去又說明一個道理。

## 成虧之間

果且有成與虧乎哉？果且無成與虧乎哉？有成與虧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無成與虧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

這裏我們看了莊子的文章，再看歷史上寫古文的很多的名人，如宋朝的蘇東坡，他全體是採用《莊子》的東一句西一句的筆法，喜笑怒罵皆成文章，我們幽默地稱他爲蘇東皮。跟着下來，包括明朝的袁中郎、李卓吾、馮夢龍，清朝的金聖嘆、李笠翁等等，這一類都是莊子文學路線與佛學路線、禪學路線相結合的中國文章的格式。你看莊子的文章，沒有一句話是固定的，所以後世說莊子是禪宗的開山祖師，是禪、禪師的文學。禪宗大師們的講話，多半是這個樣子。

莊子說：果然真的有成功與失敗嗎？果然真的沒有成功與失敗嗎？這是一個觀念。但是拿邏輯來講是四面的，莊子文學很美，邏輯也很清楚，他只提出這個問題。接着提出「昭氏」，姓「昭」，名「照文」，魯國人，因而稱「魯照文」。他是鼓琴的音樂家，技藝已經出神入化，所謂進入道的境界。他的琴一彈，可以使聽的人忘掉一切萬物，人只要聽到他的琴，就進入道的境界，人就昇華了，變成神了。莊子講昭氏鼓琴，「有成與虧」乎哉？就是說，昭氏爲什麼彈琴？他是在琴音表達世界有生滅、盛衰、成敗。這個世界由許多的物質構成，花開了，花又落了；春天來了，春天又過去了，人生出來了，又衰老了，死亡了，這個成虧之間，生滅變化，使人引起很多感慨，由這個感慨、情感的表達，所以「昭氏之鼓琴也」。

當彈琴完了以後，最後一聲，這個手啊，把琴一停，聲音也清寂了，人也忘我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天地皆空，不需要彈這個琴了，所以「昭氏之不鼓琴也」。這就是說，昭氏彈琴的技藝，彈琴的應有的境界，正符合道的境界。當他對人生、宇宙萬有的盛衰、成虧的許多的感情一來的時候，他在彈琴；當他彈完琴的時候，一聲不響，天地萬物皆空，這個時候是合於道的體。此時，世界上沒有成功與失敗，一切皆空。莊子先提了昭氏鼓琴，同時提了二個音樂家：

昭文之鼓琴也，師曠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據梧也。

「枝策」是樂器。就是八仙之一曹國舅手裏拿的那個竹筒子。這個東西兩塊竹片，用手一捻，可以發出聲音，也叫做板。「師曠」是晉國名音樂家，他的板的造詣到了最高峯、同昭文彈琴境界一樣。師曠音樂造詣高，在《孟子》裏頭經常提到。我國古來的大音樂家，差不多全是瞎子。像師曠爲了要使自己的音樂素養更上一層樓，他覺得眼睛外視容易使精神耗散，所以將自己的雙眼刺瞎，果然成爲中國的一代音樂宗師，這個道理也就是中國道家修持的理論，「絕利一源，用師十倍。」也就是老子所說的「不見可欲其心不亂。」因爲一個人的精神及生理，都是靠食物來補充，但又由思想、九竅消耗。而補充的永遠比不上消耗的，所以人才有衰老、死亡。惠子是有名的邏輯專家，他彈古琴。等於我們今天的國樂大師孫教授一樣，獨一無二的彈古琴專家，把惠子換成孫子，就是「孫子之據梧也」。

惠子彈琴的時候，長袍一穿，摸着那個琴絃，他自己鬍子長在哪裏都忘記了，就是說他那個境界非常超越。莊子提的這三位大音樂師造詣都很高，他們表達音樂的境界和情緒，關鍵在音樂彈起來的時候，聲音的音量、清濁，時有變幻，萬以不齊，情感的表達，喜、怒、哀、樂都不同，當一曲，所謂「曲終人散後，江上朔風吹」，天地萬物非常寂寥，在第一聲沒有彈以前那麼高雅，那麼空曠、那麼高遠。這個時候，沒有盛衰成敗，也沒有喜怒哀樂，心裏很平靜。

《齊物論》開始就講，大風直吹，萬竅始呼。我們要特別注意莊子在這一段爲什麼要提出音樂境界？音樂、繪畫或者詩歌等一切藝術，都是基於人的感情的發揮，所謂有感慨，當喜、怒、哀、樂無法表達，就用音樂這個東西表達出來，乃至用歌舞等等，都是同一道理。人的情緒的變化，分析起來就多了，古代歸納爲喜、怒、哀、樂。人世的喜怒哀樂四個字與人事的成敗盛衰相關聯，成敗盛衰之間又引起人的喜怒哀樂。下面有一句話作結論：

三子之知幾乎，皆其盛者也，故載之末年。

這三位歷史上的大音樂家，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哪得幾回聞。」已經由音樂而進入道的境界，成了神仙了。莊子說這三個人，音樂的造詣到達這個境界的時候，是「知幾」的境界。這個「幾」在哪裏呢？當情感來的時候，表達出來，簡直跟天地風雲變化是一樣的。當風雲雷雨過了，宇宙萬象正在清明的時候，他一聲都不響，就同天地的空靈一來。所以，這個「知幾」，拿音樂的境界、藝術的境界講，現在叫做靈感，這是小的方面；大的方面，「三子之知幾乎，皆其盛者也，故載之末年。」都是在他精神、身體、技能、藝術造詣到最高的那個境界的時候，他把握住了成功，所以留名萬古。

等精神衰老的時候，譬如彈琴，腦子想到某一手法怎麼彈，但兩手有風溼病，或者神經不對，縱然有高度的理想，表達不出來了。所以，世間法和出世間法都一樣，修道與做人都一樣，人要曉得「知幾」，把握自己生命的重點，不「知幾」，對於自己是在開玩笑，沒有用。「知幾」的道理呢？莊子點題了：「皆其盛者也」，當他鼎盛、登峯造極的時候，成功就在那一剎那，再不能有第二下，「幾」一過，一切都過去了。那麼，莊子引申這一段，又進一步講：

唯其好之也，以異於彼；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堅白之昧終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，終身無成。

昭文、師曠、惠子，爲什麼他們的音樂到達了神仙的境界呢？這是因爲他們個人的愛好不同。一個人有所「好」，這也是「幾」，把握這個長處，專搞這一行，沒有不成功的。所以任何學問，任何東西，「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」，「好』到什麼程度，「好」到發瘋了，入迷了，他一定成功。「唯其好之也，以異於彼；」 「彼」就是外面一切其它的東西，都不在話下，都不在心目中，這就是人的成功之路。「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」了不起的專家，萬世留名的有專長的人物，因爲他對某一件事有偏好，所以他死死地鑽進去，硬要把這個問題弄到透頂、透徹，因而纔有成就。

下面又回到邏輯上來了。「彼非所明而明之，」莊子說可是有些人，像他的朋友惠子，好辯，惠子好辯並不是愛講話好跟別人辯論，而是好研究邏輯，好研究思想的方法問題。邏輯就是把思想有方法的去思想。莊子認爲，不去研究思想本身，而去研究怎麼去思想，這些是「彼非所明而明之」，是浪費時間，「故以堅白之昧終。」「堅白非堅」「白馬非馬」，惠子始終在自己邏輯的圈子裏，把自己套住，邏輯講了半天，他本身最不邏輯。

世界上有些理論邏輯雖然講得通，實際上行不通，就是這個道理。莊子說，可惜這些講邏輯的人，自己以爲學問很好，他們由於有文字論著，寫書寫文章，在邏輯的理論上，又發表邏輯的理論，邏輯的邏輯，不曉得邏到哪裏去了。一句結論：「終身無成」，搞了半天，自己修道也好，人世間做一件事情也好，沒有成功的。

若是而可謂成乎？雖我亦成也。若是而不可謂成乎？物與我無成也。

這就是莊子的文章，他兩邊都說完了，絕不留一個尾巴給你拿的。

用邏輯思維去推測形而上道究竟怎麼樣，永遠搞不清楚，莊子已經罵了用邏輯方法、用推理求道，認爲思想就是道，根本錯了。「若是而可謂成乎？」如果認爲一天到晚在那裏講空話，等於《三國演義》中，諸葛亮罵東吳一般讀書人「坐以立談，滔滔不絕，靈機應變，百無一能。」把一批學者統統罵完了。諸葛亮口才的章法好象就是學莊子來的。如果認爲這樣坐以立談，滔滔不絕叫做學問，也叫做成功，莊子很幽默又很傲慢也很認真謙虛地說：「雖我亦成也。」那我早就成功了。

「若是而不可謂成乎？」那世界上什麼叫有用的？「物與我無成也。」天地萬物與我本來沒有個結論，都無所謂成功。上帝創造了這個宇宙，最後又變成一蹋糊塗而毀滅，天地萬物跟我們一樣，都沒有結論。不要認爲學問論辯沒有結論，就無所謂成功。莊子兩面都說完了，你看莊子究竟站在哪一邊講話，你認爲這樣是對的，以偏概全，錯了；你認爲那樣是對的，也是以偏概全，也錯了；你說我偏也不偏，全也不全，你又錯了。那麼，要如何不錯呢？莊子告訴我們一個路子：

## 用而不用 不用而用

是故滑疑之耀，聖人之所圖也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，此之謂以明。

「是故滑疑之耀，」「滑疑」，莊子提出這個名詞，這個名詞要了命了。「滑」，古代讀音爲古，現在讀音爲華。滑頭的滑，加上懷疑的疑，滑頭和懷疑搭在一起，後面又加上「之耀」，發了光明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「聖人之所圖也。」修道人要走這個正途，就是實證的路線。這個實證的路線是「滑疑之耀」。什麼是「滑疑之耀」呢？「滑疑」這個東西就是時有時無，非真非假，內心自然的光明的這麼一個境界。莊子他自己也沒有辦法講清楚這個境界是什麼。他造了一個名詞叫「滑疑」。嚴格來研究這個名詞，要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楚中南方的音。我一直留意湖北人的說話，湖北同河南邊界一帶一定有一句土語同這個音一樣，這個音就是楚國的土音。那麼，如果借用佛家來解釋呢？容易懂了，就是《楞嚴經》上講的「脫粘內伏，耀發明性」，這個時候，一切外界，六根六塵脫開了，(「內伏」不是身體以內，這個「內」也是假定的。)到了那個道體以內了，自性的光明就出來了。可以說，莊子這一段所發揮的道的境界，不是推理的，實證到了就是這個樣子。

到達了「滑疑之耀」這個境界，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，」那就離開了市俗一般人的應用，那個時候就到達用而不用，一切無爲而爲之，這是道的境界。這樣就叫做明道，悟了道。所以，用理論推理來求道，思想妄念不斷，永遠不是，必須要求證。

今且有言於此，不知其與是類乎？其與是不類乎？類與不類，相與不類，則與彼無以異矣。雖然，請嘗言之：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；有有也者，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無也者，有末始有無未始有無也者。俄而有無矣，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。今我則已有謂矣，而末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？其果無謂乎？

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爲小；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爲夭。天發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。既已爲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言乎？一與言爲二，二與一爲三。自此以隹，巧曆不能得，而況其凡乎！故自無適有，以至於三，而況自有適有乎？無適焉，因是已！

莊子跟惠子可以說是好朋友，莊子對於惠子平時喜歡講道理，以推理來說道理，以邏輯講道，思想上是痛惡的。另一點，我們看出來，歷史文化上，戰國時候，各家學說爭鳴，思想很發達，可是因爲思想發達，論辯太多了，大家茫茫然，無所主。

歷史上有三個階段是學說思想非常發達的時期，一是戰國時期，莊子這個時代；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所謂清辯、三玄之說，其實不止於三玄；三是南宋北宋時期，實際上宋朝只有半個中國，應叫第二個南北朝，那個時候，理學特別發達，該學說一發達，對我們歷史上產生三道痕跡，很悲哀。另外半個中國是遼、金、元，有他高度的文化，可是我們研究歷史以漢人爲主，往往把遼、金、元忘記了，這是不對的。天下都是在很亂的時候，學說思想非常發達，可是社會給思想撓亂子，所以莊子痛惡搞論辯搞思想。

今且有言於此，不知其與是頰乎？其與是不類乎？類與不類，相與爲類，則與彼無以異矣。

莊子上面講到一個實證的境界，提出一個名詞，「滑疑之耀」，先把它擺在這裏，這就是莊子的禪，後來的禪宗許多大師也這樣，講到最重要之處，一點題，剛剛點一句，等於照相一樣：「你注意啊，笑一笑，笑笑……」「咔嚓」，鎂光燈一亮，沒有了，你準備啊，來不及也，已經給你照了。莊子的教育手法就是這個樣子，你懂了也這一下，不懂也在這一下，下面又推開了，看起來不相干，其實是連帶的。

「今且言於此，」我先說，先聲明：「不知其與是類乎？其與是不類乎？」不曉得我講的與你們講邏輯的相同不相同，或者我講的話合於你的邏輯，或者不合於你的邏輯。莊子的文章很活，也可以這麼解釋，不曉得我說的對不對。下面是他的結論：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爲類，」或者同你的也好，同他的也好，或者同兩家都不同也好，管他對與不對，那就是我的，也總算一個對吧。這就是論辯上下反合的論辯辦法。「則與彼無以異矣。」這一句話，把自己建立邏輯觀念又推翻了。

總而言之，我現在要說一句話，不曉得對不對，你們的觀念認爲合不合邏輯，都不乏，如果你們認爲，都說這個不合邏輯，我自己也成立一個體系，雖然如此，也同你們一樣亂七八糟，沒有兩樣。這一段也可以這麼解釋，現在我先要同你講一句話，不曉得中聽或者不中聽，不管中聽也好，不中聽也好，反正我講了，你一定要聽，聽了對不對，反正是狗屁的話，囉嗦過去就算了。你說莊子他有道理吧？他非常有道理，道理都對了。這幾句文字，非常簡單，如果用普通的方法看《莊子》，如果當國文老師，這幾句很可以拿紅筆劃掉，有也行，沒有也行，多餘的。可是，真正懂邏輯的人寫的邏輯文章，一個字都不能動它，他講得非常清楚。換一句話說，一個人學會了這樣一種論辯術，很高明瞭。

## 道可道非常道

雖然，請嘗言之。

「雖然」，翻譯成白話就是但是，「雖然」兩個字從文章中哪裏來？「則與彼無以異矣。」一句結論推翻一切，就不敢說話了，雖然不要說話，但是，「請嘗言之」，我還是囉嗦給你說一說吧，結果他還是要說。

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

這就囉嗦了，他說你要聞道，就是西方哲學家所要研究的先有雞先有蛋？也就是宗教哲學所要研究的上帝從哪裏來的？上帝的外婆誰生的？究竟宇宙從哪一天開始？這是西方哲學的問題。中國哲學沒有一個單獨成立的系統，要講中國哲學，有四樣東西是要連起來的：第一文哲不分，文學家是哲學家，一箇中國哲學家先要懂《詩經》、《易經》。《詩經》裏頭都是哲學，中國哲學。文哲素來不分，不像西方，哲學家、科學家、詩人都是獨立的。第二，文史不分，文學家和史學家不分。第三：文政不分，一個大文豪往往是大政治家，這個政治也不是講普通主觀的政治，它同人生實際作人處事分不開的。第四文史哲也不分，大文豪往往是大政治家，也是文學家。

西方哲學，問先有雞先有蛋？宇宙有創世紀，中國哲學沒有談這個東西，中國的哲學在哪裏找呢？譬如我們隨便舉文學的境界，像隋唐之間的有名的詩，叫《春江花月夜》，這篇長詩充滿了哲學問題，最有名的兩句：「江上何人初見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。」這個文學境界，比先有雞先有蛋這種問題好多了。我們經常講蘇東坡，現在講他的笑話，蘇東坡還在宋朝時就想當太空區的區長，爲什麼？他作的詞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。」他很想坐火箭上去看看。這就說明，中國的哲學思想充滿在文學著作裏。如果把中國人的文學著作，文章、詩詞、歌賦、對聯裏有關哲學的東西找出來，那不得了，哲學的問題，哲學的解答，多得很。

莊子在這裏，就提到這個哲學問題。天地間有一個「未始」，還沒有開始以前，對這個地球來說，男人女人還沒有，雞跟蛋都還沒有。「有始也者，」應該有一個東西開始。體說是個空，對呀，假使叫佛家來講，就不要問了，原來是空的。假使是一個講邏輯哲學的人就要問了，這個空是誰使它空起來的呢？這個空是自然空起來的，還是有人造出來的一個空呢？這個問題很重要。假使自然空起來，最後也必定歸於空，這個空本來自然，那我何必要修道呢？我等到那一天自然空了就對了，何必辛苦修一場，白修的嘛！如果不是自然，那麼這個空是誰造的呢？你說沒得人造，那麼這個空又從哪裏來呢？這個問題會把人問瘋的，我們不能再問了，如果再問下去結果非發瘋不可。所以學哲學的人，因爲問不出來究竟，最後很多都學到跳江了。

「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」這裏有個三段假設的問題，一段一段地向前面推。如果拿我們中國文化來做註解，那好辦，名稱多嘛。「有始也者」，有開始的，那叫太極。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」那叫無極。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，」無極之前，我看最好起一個名字叫太太極。有人這樣註解：「有始也者，」萬物之始；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」叫太極；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，」這叫無極。拿中國文化來註解它，這是三段。

青年同學應注意研究文字上的技巧，莊子這一段文字蠻囉嗦，我們就囉嗦不出來。「有始也者，」有一個開始的；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」有一個沒有開始以前的那個有開始的：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」，有一個沒有開始好象又有一點開始的那個東西。怎麼這樣講話？好象是帶有神經質的講話。拿佛家來說，釋迦牟尼以前的佛學論辯也是這樣，所以釋迦牟尼佛也像中國的孔子一樣刪詩書，定禮樂，重新裁定就是「能」、「所」兩個字。譬如佛學講八識，在釋迦牟尼以前，有講到十識，十一識，十二識的，後面引申很多，釋迦牟尼佛把它們歸納起來，裁定爲八識。這些都是論辯學說的建立。那麼，莊子也是這樣，他代表了中國上古這一思想。

有有也者，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。俄而有無矣，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。

「有有也者，」有一個有；「有無也者，」有一個沒有。有跟無是相對立的。「有未始有無也者，」有一個有無都沒有開始的；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。」有一個有和無都沒有開始，就是剛纔所講的「能」與「所」的「能」。

「俄而有無矣，」天地還沒有以前，空空洞洞，突然之間生出一個有，一個無，一面有，一面空，「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。」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這個有與空，究竟是真的有，還是真的空？這個問題比較科學了，實際了。

空，是像空間一樣空空洞洞的空，還是代表絕對沒有了的空？我們到一個空的房間，或者到高山絕頂上見到天地太空，這個空是空間的空。那麼，還有一個空是理念上的空，這個理念上的空同空間的空是兩樣。所以這個有跟空都如有如無也，究竟怎樣叫做有，怎樣叫做空？空是哪一個空？

今我則已有謂矣，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其謂乎？其果無謂乎？

莊子說，我現在提出一個理論，所謂宇宙萬物有一個開始，有一個有，有一個空，我不知道所講的空與有，「果有果無」，究竟是真正的有，還是真正的無？

莊子爲什麼講這一段？上面所討論的，宇宙有一個開始，有一個沒有開始，不管有沒有開始，只有一個空，一個有，在我們沒有求證到空有以前，統統是思想假設的主題，是唯心所造，這很虛玄，靠不住的。把《莊子》研究到這裏，全篇前後一看，他原來說這個。看他的文章，手法之高明，花拳繡腿，實際上他說得很清楚。換言之，天地間，人世間的一切學問，不管是宗教的，哲學的，科學的，古代諸子百家的，現在的科學分門別類，都有一個大原則，一切學問與人身心性命沒有關係的，它不會成立不會存在。你說預言、卜卦、算命與我們沒有多大關係吧？有關係，因爲我們要知道生命究竟怎麼樣？所以它幾千年都存在。有人說七月半有鬼，你知道有鬼無鬼？如果是莊子，就會說：「果其有鬼乎哉？果其無鬼乎哉？果其有鬼之於無鬼又何哉？」誰知道呢？可是它對人的身心性命有關係呀，無法解釋的時候，說你撞到鬼了，因此鬼神之說它也存在。所以，天地間的學問，與人身心性命無關的它不會存在，它自然淘汰了。那麼與身心性命有關的呢？

##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

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爲小；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爲夭。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。

莊子的《齊物論》點題了。

前面幾個高潮告訴我們：「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」高潮結論一起來，像颱風驟起，海水倒灌，水流到平地，一點小水都沒有，到最後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」，這個高潮到了最高峯。這就是莊子，代表了中國文化的那個道。

莊子批駁一般人講邏輯，亂七八嘈，辯駁了半天，沒有用，實際上，莊子本身就是大邏輯家。「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爲小；」天地之間最大的是什麼？秋天的毫毛。頭髮不是毫毛，剛生下來的

小孩子身上的細毛叫「毫」，那很細，眼睛不好還看不見。秋天的毫更細，爲什麼秋天更細？人跟動物一樣，春秋兩季要換一層皮，所以春秋兩季洗澡身體特別髒。到了秋天毛掉了，剛剛長出來的新毛是「秋毫」，細得不得了，看都看不見，那代表最小。什麼東西最大？「秋毫」最大。「太山」不說大，說小，這是什麼話？你說什麼叫大？大到無可說處，那也不大，你能理解的，都不大，沒有辦法理解的才最大，那也是最小，就在眼前。小得沒有辦法看見，那當然最大，它同虛空一樣。大小沒有絕對的標準。因此，大小，是非，善惡，都是唯心觀念所生，沒有畢竟的。故「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爲小。「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爲夭」。古人把剛生下來的孩子就死掉叫「殤子」，有兩種說法，一種三歲以內死的，一種七歲以內死的。反正小孩子死了就叫「殤子」。莊子說小孩子生下來就死了，壽命最長。我們老祖宗有一個叫「彭祖」，活了八百歲，那算短命。

空間的大小，壽命的長短，都是人唯心所造的觀念，沒有絕對的標準。絕對的標準在哪裏？莊子在上面都說完了，要我們去證悟。

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。」這個是道，沒有辦法解釋了，大家讀了也懂了，讀了也得道了，因爲都懂了嘛。你要注意，不要以爲懂了，「天地與我並生」，並不是說天地就是我，也不是說我就是天地，天地還是天地，天地人並生，一起來的；「萬物與我爲一」，萬物與我不是一個，都是那個東西的一份子。

這兩句話看起來都懂了，其實我看許多人，引用錯了，解釋錯了，都把「天地與我並生」當成天地就是我，「萬物與我爲一」當成做饅頭，把面、鹽、糖合在一起，就叫鹹甜饅頭，完全錯了。所以我們讀了這兩句，再看古人今人的許多註解，經常把這個重點搞錯，這一錯，錯大了，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」還不止。注意，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。」這裏特別提出來，天地是與我同存的，萬物是與我同一的，我們跟萬物同樣都是那個東西的一份子，並非天地就是我，也不是我就是天地，物是物，我是我，天還是天，地還是地。

這是文章的高潮。

既已爲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言乎？

莊子他老先生又來了，既然已經一體了，還有什麼好講？既然已經一體了，爲什麼沒有話講呢？這就是邏輯的道理。大家學禪宗，覺得禪宗很玄妙，禪宗的祖師就是搞最高邏輯的顛師，沒有一句話、一個動作不合邏輯，非常合理。你懂了《莊子》，也就懂了禪宗。譬如說，我已經不對了，你爲什麼罵我？既然已經不對了，罵罵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那麼既然已經不對了，罵與不罵都沒有關係，所以罵可以，不罵也要得，都合理嘛。這個都就是這樣。

我們現在有一個觀念，看中國的哲學，喜歡西方文化的引證。這一百多年來，關於「道」這個名稱，我們在學術上，文學上習慣用西洋哲學思想的翻譯，叫「本體」。大家要知道，「經濟」，「哲學」，「物理」，「自然科學」，這些名詞，不是中國人翻譯的，而是日本人翻譯的，我們當時翻譯西方文化，二手貨，因爲日本人用中國的文字首先翻譯，我們翻譯再看日本翻好的，這樣就把二手貨拿過來了，「哲學」，「經濟」也就來了。譬如「經濟」，這個詞翻譯得不大恰當，可現在經濟也用了一百多年了。過去我們中國人講的「經濟」，思想觀念可大了，以前過年門上貼的對聯，「文章西漢雙司馬，經濟南陽一臥龍」，雙司馬——司馬遷、司馬相如；什麼叫經濟呢？經綸天下，濟世之才，這個學問在古代叫經世之學。後世西方文化的經濟觀念進來，把有東西弄出來賣，口袋裏空空的，把它變出錢來，這個東西叫經濟。這一下，中國文化的經濟觀唸完了。對西方把「道」翻譯成本體，我們已經習慣了，有了這個名稱後，現在研究哲學，一講到本體，已經不是道的那個境界，思想觀念已經有了個東西，就偏向唯物的思想去了。

我們爲什麼要說這一段話呢？因爲同這一節有關係，莊子提出來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。」是一體的。「既已爲一」，共存，是一個東西，「豈得有言乎？」既然是一個，爲什麼不講呢？那麼就讓你講吧。

## 窮到源頭窮亦空

一與言爲二，二與一爲三。自此以往，巧曆不能得，而況其凡乎？

「一與言爲二，二與一爲三。」這個思想是從老子《道德經》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來的。「一與言爲二」，說一個「一」，已經是兩個了，等於說，我很客觀地告訴你，說個客觀，它已經是主觀了，在這個觀念已經是兩個了；「二與一爲三，」告訴你這裏只有一個，，批駁你不要認爲是兩個，這個「一」是對「二」而言，我講了這句話，這一句話講出來中間已經有三個了。同一句話，三個存在。

所以太極含三，禪宗臨濟宗一句話含三玄門，一玄門有三要義，這理由，這道理都是邏輯。宇宙發生有三個層次，所以基督教聖父、聖母、聖子三位一體；佛家法、報、化三身三位一體；道家上清、太清、玉清，一氣化三清，三位一體。天地間萬事不過三，中國文化就是天、地、人三個符號。研究起來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了，寫博士論文小題大做，大題小做，你一定成功。

「自此以往，巧曆不能得，」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老子也同莊子一樣，「三」以後不談了，「三」以後變成多少？電腦都算不清楚，什麼叫「巧曆」？就是數學家。談到科學，天文是第一位，世界科學的發展，最早是發展天文，中國的天文，在三千年以前就發達了。在全世界而言，是一馬當先的。如果瞭解天文，必先研究數學，而中國的數學，六千年以前，也很發達。尤其發展到像《易經》的數理哲學，實在是精深幽遠。中國文化的科學，全世界最早，幾千年前就有，那時西方還沒有發展。中國上古文化，數學叫歷算，也叫歷數。歷算是幹什麼的？算天文的，堯舜黃帝的時候，就算二十八宿太陽月亮五星的行動跟我們地球的關係，所以建立了一年十二月，一月三十天，一年二十四節氣，七十二候，這是幾千年前建立的，更妙的是，中國上古歷算沒有數字，數字太多了，歸納起來，只有用一個字代表。我看西方的科學發展，可以大膽地預言，將來數學發展到最高處時，不用數字了，於是產生一個新的八卦或者新的什麼代號。

天地間「一生二」，「二生三」，過了「三」以後無窮無盡地發展，「巧曆不能得，」莊子講最巧妙最高明的數學家，永遠搞不清了，下不了一個結論了，「而況其凡乎？」最好的第一流的頭腦，懂得天文數字的，都不能瞭解，何況一般的凡夫？

故自無適有，以至於三，而況自有適有乎？

注意，講宇宙的來源，當萬物沒有開始以前，究竟有沒有，不去管他。聽了這個話，你如果認爲萬物沒有開始以前真的沒有，你就錯了，不過爲了瞭解宇宙這個道體，宇宙的來源，只好把這切斷。所以佛學也好，其它的科學、哲學、宗教也好，只好到這裏把它截斷。那麼，「無」以前那一段有沒有，我們不要先下結論，暫時保留在這裏。

「故自無適有，以至於三，」這個層次的變化，以「三」爲最有力的基礎。就是說，從「無」亦到「有」，經過三個階段。宇宙發生有三個層次，天地間萬事不過三，所以中國的《易經》開始畫卦，一卦爲三爻，三爻成一卦，畫成六爻是後人加上去的。「而況自有適有乎？」由「無」到「有」經過三個層次，要由「有」迴轉到「無」就難了，還有一個更難的，由「有」再發展下去，無窮無盡，沒有底了，佛家有一個名詞，叫無量無邊。研究佛學要注意，無量無邊，無窮無盡，是有的發展，但是一般學佛的把這個名詞當成空的觀念，錯了，在禪宗又要喫棒了。有的發展，無量無邊，所以中國《易經》最後一卦叫「未濟」，永遠下不了結論，永遠不需要做結論。你說沒有結論的東西怎麼辦？這就結論。

無適焉，因是已。

「適」就是到達那裏，既然到不了底，那就「因是已」，那就截止到這裏，到目前爲止。

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爲是而有畛也。請言其畛：有左有右，有倫有儀，有分有辯，有競有爭，此之謂八德。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辯也者，有不辯也。曰：何也？聖人懷之，衆人辯之，以相示也。故曰：辯也者，有不見也。

夫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謙，大勇不忮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辯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。五者圓而幾向方矣！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孰知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謂天府。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來。此之謂葆光。

接着莊子講他的邏輯，這個邏輯不是空泛的討論，是根據道是「一」，絕對的，就在這裏。或許因爲我們喜歡用思想推測，莊子就用邏輯來表達。

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爲是而有畛也。

「夫道未始有封，」這個道沒有什麼界限，無所謂形上形下，也無所謂古今，也無所謂本體非本體，

「未始」不是開始的意思，「封」就是界限。「言未始有常，」「言」就是言語，代表所有的文字理論，也代表所有的思想，沒有一個言論思想是永恆的真理，沒有什麼是永遠存在的。如果言語文字可以確定，那就永遠都不變，實際上人類言語文字，三十年變一次，再過六十年，我們的許多講話，說不定後人又聽不懂。「爲是而有畛也」，不得已，人文假設建立一個區域，「畛」就是界，畛界，建立一個象田坎一樣的畛界。

請言其畛：有左有右，有倫有儀，有分有辯，有競有爭，此之謂八德。

我們剛纔上面提到了《易經》，莊子的「八德」觀念，跟孔子在《易經·繫辭》上提出的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」相通。這個「方」字，有的人解釋成猴子，這個理由不成立。「方」就是方位。東南西北，每一方位不同，人類動物植物礦物就不同。「方以類聚」，以類來分開，「物以羣分」，萬物是一羣一羣的，這是孔子的思想。我們把莊子提出來的「八德」，用孔子的《易經》思想一歸納，即「羣、分、類、辯」四個字。

莊子用「八德」，這八個方法，八個程序的邏輯，把戰國時的邏輯名家如惠子、公孫龍等人，辯得一塌糊塗，在莊子圓的邏輯面前站不住。禪宗也是走這個路線，如珠之走盤，沒有邊際，沒有輪廓，

邏輯論辯到這個地步，沒有邊際可以給你拿，沒有尾巴給你抓。西方的黑格爾的辯證法，只是正、反、合三段論法，印度有因明五段論辯法，有人講中國的《易經》也是三段論辯法，我說不要亂講，《易經》的辯證是八段乃至十段觀象，那是有根有據的。只在大家學過「卦」的道理，每一個卦的錯綜複雜，真是「八面玲瓏」，都有八面的看法，最深點來講，且有十面的看法。假若任何理論只是正、反、合，肯定、否定，矛盾統一，那麼，也可以說永遠只有否定，也可以說永遠都是肯定囉！由這個道理我們便知道老莊的思想與孔孟的學說，都是由「易」理而來，就明白了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。

莊子在這個普通的論辯上，提出了「八德」，他講什麼呢？「有左有右」，物理世界的次序；「有倫有儀」，人文社會的次序；「有分有辯」，理念世界的次序；「有競有爭」，人類社會的現實，他不過用八個類別加以歸納。

我們知道，孔子讓人家挖苦得最慘的是道家，這個聖人碰到道家的人物，每個都幽默他幾句，但是天理良心，道家每個人都很捧孔子，後人不懂道家的幽默，不懂道家的機鋒，以爲在罵孔子，都錯了。罵孔子最厲害的是莊子，但捧孔子最厲害的也是莊子，可以說莊子是孔子的知己。這裏他又在捧了。

## 春秋經世

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；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。

青年同學特別要注意，我們現在提倡中國文化，中國文化是什麼？我還下不了定義，你說館子裏的菜，辣椒炒豆腐，那是中國文化？故宮博物院那些老祖宗的畫，說我們的文化多麼了不起，我經常告訴青年同學，了不起是我們祖宗的，不是你畫的，對不對？所以要慚愧慚愧。如果有人問到中國文化，你把他帶到故宮博物院，你怎樣不把他帶到你的書房處呢？因爲你書房裏沒有東西，只好找老祖宗撐面子。所以中國文化下不了定義。

講中國文化哲學問題，宇宙的來源，先有雞先有蛋？「江上何人初見月」？上帝怎樣創造世界？莊子說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。」因爲搞這個會搞邏輯，搞邏輯會搞發瘋，你搞五千年還沒有搞出結果，沒有結論。所以《易經》最後一卦叫「未濟」，永遠下不了結論，永遠不需要做結論。如果拿現實來講，我們老祖宗蠻聰明。

什麼叫「六合」？東南西北四方加上下，叫「六合」；四方加四個角，叫「八方」，佛教進入中國，八方加上下，叫「十方」。「十方」是佛學傳入中國以後，中國文化關於宇宙天地的觀念，「八方」和「六合」是稍後的觀念。莊子提出，最早的上古文化，老祖宗對天地宇宙的觀念叫「六合」。天地以外究竟還有沒有世界？人類是否是外星球過來的？這是中國文化和佛經裏討論得最有厲害的事情，是有根有據的。人類從哪個星球過來的？佛學裏有明確地指定，怎麼來的，坐什麼來的。來了以後，流落在地球上，變成了我們的老祖宗。我們老祖宗流落在地球上很可憐的，是貪喫鹽巴搞壞了的。

「六合」之外的事情，莊子說「聖人存而不論。」注意這個「存」字，不是沒有這個問題，這個問題永遠存在，不過暫時不去追問，「存」而不論。

那麼宇宙的人事，「六合之內」呢？「聖人論而不議，」就是討論研究不加以批判，不做一個嚴格的結論。

在這兩個原則之下，我們的歷史比任何國家，任何民族都完備，都早。許多國家許多民族的歷史，都是後人慢慢追溯的，例如印度，自己國家沒有歷史，到了十七世紀以後，才由德國人英國人寫出印度史來。大部分的印度歷史資料，保存翻譯成中國的佛經經典《大藏經》裏，西方人有意的不承認，都沒有采用，很可惜。印度有兩個原因，不大講究自己的歷史：沒有時間觀念，也沒有數字觀念。它的民族文化究竟好與不好？很好，很解脫。所以修道優哉遊哉，餓了躺在香蕉樹下，拿根香蕉喫喫，起來後打個坐；沒有褲子，拿片葉子遮一遮，這很好。講人文文化就不對了。

只有中國從老祖宗開始就建立歷史觀念，這個歷史叫春秋。我們學歷史就知道，孔子出生的那個時代，我們後世稱它爲「春秋時代」，就是西周與東周之間的時代，孔子寫了一本書叫《春秋》，後來「春秋」成了歷史的代名詞。在孔子前後，有人寫了歷史，都稱春秋。爲什麼中國文化中爲什麼把歷史稱爲「春秋」而不稱爲「冬夏」呢？照理冷就是冷，熱就是熱，稱冬夏也無不可。中國文化是自天文來的，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氣候只有一個現象，一個冷一個熱。冷到極點是冬天，熱到極點是夏天；秋天是夏天進到冬天的中間，不冷不熱，最舒服；春天是冬天進入夏天的中間，也是不冷不熱，所以在我們的上古文化二十四個節氣上，夏至是白晝最長，黑夜最短；冬至是黑夜最長，白晝最短；只有春分與秋分那兩天，就是在經緯度上，太陽剛剛走到黃道中間的時刻，白晝黑夜一樣長，不差分毫，這兩天不冷也不熱，所以稱歷史爲春秋。春秋是最和平，最公平，「持其平也」，歷史是持平的公論，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學家，認爲在這一個時代當中，社會、政治的好或不好，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平上來批判。拿現在的觀念來說，稱一下你夠不夠分量，你當了多少年皇帝，對得起國家嗎？你做了多少年官，對得起老百姓嗎？都替你稱一稱。歷史叫做「春秋」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孔子寫《春秋》，「從往今也」。如果大家認爲，孔子的《春秋》寫的歷史，是從以往到今也，那就錯了。

「春秋經世先王之治，」中國文化的開頭就是「春秋」的道理。中華民族爲什麼那麼重視歷史文化呢？歷史是給人類留下人生的經驗，把人類歷史過去的經驗，興衰成敗、是非善惡，都留下給後世人做榜樣，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經濟之學，也叫經世之道，是救世救人的學問，不是學校經濟系的經濟。所以，《春秋》是「經世」之學，是「先王之治」，使我們瞭解祖宗的文化，瞭解和平安樂是怎樣。我們後世的子孫不孝，把天下人類弄成這樣的痛苦，這就是非先王之治。

「春秋」的著法，是「議而不辯」，平論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像是現代報紙上國內外大事的重點記載。這個大標題，也是孔子對一件事下的定義，他的定義怎樣下法呢？重點在「微言大義」。所謂「微言」是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太相干的字，不太要緊的話，如果以文學的眼光來看，可以增刪；但在《春秋》的精神上看，則一個字，都不能易動；因爲它每個字中都有大義有深奧的意義包含在裏面。所以

後人說「孔子著《春秋》，亂臣賊子懼。」爲什麼寧害怕呢？一字表決，一個字下去，把你的罪名萬代都判了。而「《春秋》責備賢者」，社會搞壞了，歷史搞壞了，社會領導壞了，與老百姓無關，《春秋》要批評的是歷史上負責的人。因爲老百姓是被教育者，而你是負責教育，你有這個責任。這就是《春秋》的道理。

上次講到，莊子提到中國文化的人倫之道，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。」這幾句話，幾乎成爲中國文化儒、道、釋三家的不易之論。後來的文化，關於歷史哲學，東方哲學的看法，一切的觀想，都是以這幾句話作基礎的，各方面都引用到，尤其儒家很嚴正地引用它，可是大家把這個本來忘記了，這幾句話出處《莊子》，也可以說屬於道家的思想。

對於莊子本題來說，說了半天，莊子在本篇還是講邏輯觀念問題，還是講人文文化思想論辯的問題，現在他提出來我們傳統文化人倫道德倫理的看法，以及人生哲學，一般哲學、歷史哲學的看法，因此這一節的結論。

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辯也者，有不辯也。

「故分也者，」這個「分」念份量的份，「有不分也；」這個「分」念分開的分，所以各部分的看法，有些是不可分割的，要整體的看。「辯也者，有不辯也。」天地間道理講不完，如果作邏輯觀唸的推理，辯下去，講不完。辯到了最後，是無言之辯，沒得話可講。佛學《維摩詰經》上講的「不辯」，不說之說，不論之論，同莊子的觀念一樣。因此佛家論辯的最高處，就是釋迦牟尼的自辯自答，沒有什麼可辯的，也沒有什麼可答的。

真正的理是什麼？一個字都沒有，沒有話可講，那是真理。換句話說，「本體」「道體」是空的，等於佛家說的「不可思議」，到了最高處，佛學就有個名詞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禪宗經常提到。道理到了最高處，沒有文字，沒有理念，什麼都談不上，一切到那裏都石沉大海，它本身包羅了一切文字，一切語言，一切思想。莊子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，佛學並沒有進入中國，可見東西方的聖人，有道之士，他們的境界都是一貫的。

曰：何也？聖人懷之，衆人辯之，以相示也。故曰：辯也者，有不見也。

既然這個道無可辯，無可答，什麼原因呢？「聖人懷之，」「聖人」代表學問真正到了最高處，真正得了形而上道，「懷之」，胸懷裏只有自己知道，這點說明起來比較難，很難透徹，也只好引用佛學的觀點加以說明，佛學裏的有一句名言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就是「聖人懷之」，到了那個程度，那個境界，「聖人」只有自己知道。一般人呢？不在自己身心上體會，就只在嘴巴上論辯；「以相示也」，來表明自己的高明。「故曰：辯也者，有不見也。」如果從推理，從思辯上來求這個道，越辯神識越散亂，越辯越看不見道，距離道越遠。

接着，莊子連帶講一段人倫的思想，人倫的規範，由道講到德。我們要了解，在春秋戰國的時候，道德兩個字大部分的書還不合用，譬如《老子》上半部分是講道，下半部分講德，所以，道字與德字各有單獨的一個內涵。這個德是講用，人生的行爲言語、人倫道德的作用。現在，他由道說到德。

## 五不方能稱其大

夫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嗛，大勇不忮。

可以說，莊子對春秋戰國時代，到處標榜的仁義道德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，也指示了一個正確的路線。那個時代，到處標榜仁義道德，事實上呢，可以說是最不仁，最不義的時代，老子也批評過。同時，在這一點上，我們需要有一個反省的，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，從古以來，我們自己號稱是禮儀之邦，號稱是忠孝仁義之道，事實上，深入研究了歷史文化，從歷史的經驗上記錄的，我們對這幾句話，是讓人非常的難過，很痛心。你要知道，孔子提倡孝，可見社會上都不孝，因此才提倡孝，大家都不仁，所以他提出仁。等於說，社會有了這個病態，他因病給藥。實際上，我們標榜的忠孝仁愛等等，幾千年一樣都沒有做到。例如，莊子所提過的「春秋經世先王之治」，拿孔子所舉春秋四百二十多年的歷史，子殺父的，臣殺君的，不知有多少。可以說，這個自己號稱是禮儀之邦的民族，非常的不禮儀。知道了這個觀點，才知道老子、莊子正是針對在文化學說上，教育上的這些標榜的目標、口號而進行的批評，認爲這些標榜沒有用，結果看到社會每一個人的行爲完全是相反。

因此，他在這裏提到「大道不稱，」真正的道是沒有理由，沒有名稱的，不像我們的社會講了幾千年的道，現在社會上狹隘的宗教，譬如道教，基督教，天主教，回教等等，這些以外，民間各種各樣的什麼一貫的二貫的，雞蛋的鴨蛋的各種教，加上各種的迷信，起碼都有一百多種，全世界的宗教有五六百種，每一個都說自己有道，而且都說自己是正道。但是莊子「大道不稱」的觀念，就是大道沒有名稱的，真得道的人，自己也不標榜自己得了道。

「大辯不言」，這是針對當時惠子他們講邏輯，講思想，講名學的，真正的道理到了最高處，沒有話講。看到這裏，我們就想到一個歷史故事。

宋太祖趙匡胤剛做皇帝時，南唐還沒有平定下來。南唐李後主文學很好，「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」就是他寫的。李後主派了一位叫徐鉉的出使宋朝，外交部向皇帝報告，派哪個外交官來接待他呢？等於現在講，世界的名學者來做大事，哪一位有學問的人來接待呢？趙匡胤知道徐鉉是鼎鼎大名的文學家，結果趙匡胤在自己衛隊中，選了一個相貌堂堂的衛士，穿了外交禮服，去對付徐鉉。徐鉉到了宋朝，一一表演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、哲學、科學、文學都搬出來。而這位冒充外交官的衛士，唯唯是應，什麼都不談。三天以後，徐鉉就認爲宋朝的確有人才，以負責接待的先生來說，深藏不露，不知道有多大的學問。趙匡胤這一手很厲害，你學問再好，派一個沒有學問的跟你談。當然這個人要穩得住，如果沒有學問反而愛談，那就糟了。「大辯不言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
佛家也有一句話：「是非以不辯爲解脫」，禪宗注重的行爲，不完全是打坐，所以百丈禪師講「疾病以減食爲湯藥」，有了病最好少喫東西，腸胃清理一下，不管中醫西醫，這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是非越辯越糟糕，故「大辯不言。」

「大仁不仁」是什麼道理呢？這個話就牽涉到道家的思想，我們大家都研究過老子，老子有句話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」我們一般都認爲老子這個話，講宇宙是很殘忍的，上天不仁慈，他把萬物都看成芻狗，就是草扎的狗。上古我們的老祖宗是喫狗肉的，現在廣東人保持了這一習俗，上古祭祖宗都要用狗肉來祭，大約到了商、周以後，在祭禮中，才漸漸免除了狗肉這項祭品，但在某些祀典中，仍然須用草扎一個象形的狗，替代一頭真的狗，這就是芻狗的來源。芻狗還未登上祭壇之前仍是受人珍惜照顧，看得很重要。等到祭典完成，用過的芻狗就視同廢物，任意拋棄，不值一顧了。這正如流傳的民俗祭神，有時簡化一點，不殺活豬，便用米粉做一個豬頭來拜拜，拜過以後，也就可以隨便任人當副食，而不像供在祭壇上那麼神聖不可侵犯了。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」這是說天地並沒有自己立定一個仁愛萬物的主觀的天心而生萬物，只是自然而生，自然而有，自然而歸於還滅。假如從天地的立場，視萬物與人類平等，都是自然的，偶然的，暫時存在，終歸還滅的芻狗而已。表面看起來，老子說天地不仁慈，把萬物當成芻狗一樣在玩弄，但他不是這個意思，他同莊子「大辯不言，大道不稱，大仁不仁」的道理一樣，天地並沒有仁與不仁的觀點。天地生萬物，是非常的仁慈，好的它也生，壞的它也生，稻子它也生，毒藥它也生，它包容萬象，一切都是它所愛的，下雨也一樣，好的地方下，壞的地方也下，太陽光也是這樣。所以，天地是無心的，沒有特別有個觀念，沒有特別有個標榜，它看萬物都是平等的，自然而成。如果把人當成芻狗，萬物也是芻狗，把芻狗當成人，人也就是芻狗，真正的「大仁」，如太陽一樣，如天下雨一樣，普遍的，自然的，它並沒有對某一方面特別的仁。如果你有心來求，已經不是「大仁」，那是做出來的。

「大廉不嗛」，這個「廉」就是廉潔，中國文化裏頭，標榜人倫的道德，要求人非常廉潔，尤其歷代要求做官的一定要做清官，清官就是廉潔，廉到什麼程度呢？一清到底，家裏稀飯都喫不起。歷史上有名的清官包公，鐵面無私。我們中華文化的小說也好，歷史也好，所標榜的清官鐵面無私。什麼是鐵面？看了包公的歷史傳記就知道，包公一天到晚沒得笑容，沒有笑過，親戚朋友一概不往來，臉板得像鐵板一樣，鐵板的氣色是青的，那個臉是鐵面。老實講，包公的學問很了不起，人品也了不起，如果他還活着，我不會跟他交朋友，因爲沒有味道。一個人臉闆闆的，像塊鐵一樣，臉還發青，不要說沒有紅潤，一點黃顏色都沒有，大概有肝病或者其它什麼病，他親戚朋友一概不往來，當然家裏很窮。這個很廉潔。實際上《包公案》這部小說，把歷史上很多清官的故事，都集中在包公一個人身上。我們研究歷史，包公固然了不起，包公的老闆，宋仁宗同樣了不起，有後臺老闆支持，儘管幹，出了事老闆負責，包公當然可以鐵面。沒有這種老闆，不要說鐵面，你肉面涼麪都不行。所以包公了不起，宋仁宗更了不起。有後臺老闆支持，那我們每個公務員都可以做到鐵面無私，不會鐵也可以銅一下，不是做不到，而是要看時代環境允不允許。

「大廉不嗛」，真正的大廉沒有謙讓，「嗛」與謙是相通的。怎麼叫「不嗛」呢？比如說，廉潔的人有愛談錢，談錢不好，歷代知識分子標榜做官要做清官，錢字都不敢談，不願意談。中國文化裏頭，這個錢字還有另外一個別號「阿堵物」。南北朝時有個人叫王夷甫，很清高，做了大官以後，人家給他送錢送紅包一概不要，而且連錢字提都不提，家裏人等他睡着了，在牀前擺着錢，等你明早下牀總要講把錢拿開吧，結果他醒來一看說，把這些「阿堵物」拿開，就是把這些堵住他的東西拿開，還是不談錢。

談錢就髒了？這倒不然，我倒贊成清代才子袁枚的思想，「不談未必是清高」，因爲你心中還有錢的觀念，還有怕與不怕，人真到了最高處，無所謂錢與不錢了。這一句詩，把千古「大廉不嗛」的道理都說完了。真正的廉潔就是人生冰清玉潔，任何行爲都做到一清二白。一個人真正做到了冰清玉潔，豈止不談錢不要錢，沒有嗛與不嗛，並不是不謙虛，他用不着標榜自己這個叫廉潔。

「大廉不嗛」的道理，我經常說一個笑話，拿什麼來比呢？拿豬來比，實際世界上最愛乾淨的是豬，研究生物學的都懂。你看豬一天到晚用嘴東拱西拱，人們以爲豬髒，其實它最愛清潔了，髒東西一點都看不慣，看到髒東西就把它拱開，結果是越拱越髒。由這個笑話，我們可以瞭解，人真做到了冰清玉潔，一塵不染，不一定是真正的清廉，倒是在污濁的塵世打滾，心裏不着任何一點外緣的，他可以做到「大廉」。這也就是莊子所講的「大廉不嗛」的道理。

「大勇不忮」，真正有勇氣的人「不忮」。什麼是「不忮」？以現代觀念來解釋，就是心中很正常、坦蕩。孔武有力的人，他到處可以打架，站在那裏，都要擺起一個樣子給人看，但這不是「大勇」。「大勇」的人看起來很文弱，他沒有什麼特別的，忮愛的表示。

上面說的一個原則，就是人倫之道。莊子講了半天，從「吹萬不同」開始，這一「吹」，怎麼吹到這裏來了呢？他提出「天籟」，「地籟」，「人籟」，這一段都是講「人籟」。因爲這一篇文章長，引用的文章四面八方，汪洋淵博，你被他的文章迷住了。這與《齊物論》有什麼相干？這一段講「人籟」，那麼他相反地提到「人籟」就是人道。

道昭而不道，言辯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。

「道昭而不道」，「道昭」就是道無所不在，昭昭靈靈，沒有固定的規範，沒有固定的方法，你不要另外去找一個道。所以佛說的，老子說的，莊子說的，孔子說的，孟子說的，耶穌說的，穆罕默德說的，都對，都是說全體道的某一點，某一個個體。既然標榜了一個道，就不對了，道無所不在，隨時隨地都在那裏，也都在人人的心靈中。因此，「道昭」，明明白白，「而不道」每個宗教，每個修道的，你說只有我這樣纔是道，他那個不是道，那你就無道。因爲「道昭而不道」，它很明白，無私的。

「言辯而不及」，天地的理論到了最高處，沒有話講了，講出來的都不是。譬如，人如果有痛苦，有高興，我們表達出來：「你痛不痛？」「好痛啊！」那不算痛，痛到了極點，沒有話講了，因爲痛死了；「你高興不高興？」「我高興到了極點！」那是有限度的，真高興到了極點，會把人高興死的。世界上情緒到了最高處，無言可講，故「言辯而不及。」

「仁常而不成，」什麼是真正的仁慈，慈悲？那是很平常的。你冷了，我還有件衣服，你穿上；你餓了，我正好有塊麪包，你喫吧，很平常。不要說你餓了，我拿塊麪包給你喫，因爲我學佛，是我慈悲你，那就完了。天地間哪個沒有仁心？人人都有愛人之心，都是說每一樣生物，它對別的一種生物有抵抗，有殘害時，殘害的心理是防禦自己，但是它自己的種類，有時都有一種仁愛之心。所以仁道是常道，並不是不平常。「仁常而不成，」沒有個陳規在那裏。

「廉清而不信」，真正廉潔的人，自己顯示清高。這個「不信」不是講沒有信用，廉潔很清高，但不要講信用，如果這樣做文字解釋就錯了。真正的廉潔，清高，沒有外面的信號，沒有外面一個標榜給你看到，不展示出來給你看，清高就是清高。

「勇忮而不成，」大勇的人如果標榜自己，處處表現出自己有力氣，或者我會打人，我會做人，這已不成功了，不是真勇，真勇的人看起來沒有勇的。

五者圓而幾向方矣。

「五者」就是言語，思想，仁慈，廉潔，大勇，簡言之，就是大仁，大智，大勇。這「五者」，五個條件全都完備的人，「幾向方矣」，差不多摸到向道的路上這個方向走了。

## 絕頂聰明絕頂癡

莊子這一段由「吹萬不同」，「天籟」，「地籟」，講到「人籟」，他在這一切加一個研究的總結論：

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

「故知」，一般的知識智能。道，有沒有一個最高的標準？有，「止其所不知」，到了最高處，不知。所以真正瞭解了道的人，所有的智能，知識，思想沒有用處，用思想，知識的道理來推測，那不是道，跟道不相干，道最後到無念之境，無道可道，「止其所不知」。

南北朝時高僧，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，他有名的文章《肇論》是與中國哲學思想離不開的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篇《般若無知論》，智能到最高處，沒有智能可談，那是真正的智能，那個就是道的智能。這個觀念同莊子所說的一樣。我們在《論語》中也看到孔子學生問他，孔子說自己一無所知。什麼都不會，因此能夠樣樣會。如果一個人有某一專長，某一個最高境界，它會擋住一切。所以到了最高處，就像禪宗經常標榜的如珠子走盤，它沒有一個方所，沒有一個固定，它一無所知，因此無所不知。所以莊子說「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」知識最高處就是「無知」，就是始終寧靜，沒有主觀，先沒有一個東西存在，這是最高的學問境界。不但孔子莊子如此，世界上很多大宗教家、教主、哲學家，都是如此。希臘第一位哲學家蘇格拉底，也和孔子一樣，出身貧苦，什麼都懂，行爲做人也很相似於孔子，他說：「你們把我看成有學問，真笑話！我什麼都不懂。」

這是真話。釋迦牟尼也講過這樣的話。他十九歲放棄了王位而出家修道，到了三十二歲開始傳教，八十一歲才死。四十九年之間，他最後自己的結論說「我這四十九年中，沒有講過一個字，沒有講過一句話。」真理是語言文字表達不出來的。我們可以退一步說，莊子講的「無知」，是俗語說的「半罐水響叮噹，滿罐水不響。」 學問充實了以後，自己硬是覺得不懂，真的自己感覺到沒有東西！空空洞洞的沒有什麼，這是有學問的真正境界。如果有個人表現出自己很有學問，不必考慮，這一定是「半罐水」。從學武的人就很容易看到，那些沒練到家的人，就喜歡比畫，他是筋骨發脹，並不是故意的。而練到了家的人，站在那裏好象風都會把他吹倒。打他兩個耳光，他會躲開，絕不動手。學問也是一樣，一個人顯得滿腹經綸的樣子，就是「有限公司」了。所以真正的學問到了最高處是「無知」。

下面一段還是講「人籟」，人倫之道，因爲把人倫之道做完了，才能由「地籟」到「天籟」，超越人的世界。因此、莊子說人倫之道，由普通一個人，怎樣去修道？

孰知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謂天府。

莊子說，假使你懂了最高處沒有語言文字可以講，一切言語思想所不能到達的道理，是「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」，沒有各種的法則，也沒有道理可講形而上的道。

道在哪裏？就在平凡，非常平凡，非常現成中。「若有能知，」假使能知道這個，認清了這個方向修道，「此之謂天府。」莊子定名爲「天府」，這個「天」不是天文上形象的天，而是指理念世界的天，「府」就是它的宮殿，用「天府」來代表形容道的寶庫，拿現在的話講，就是道的淵源。你懂了這個以後：

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來。此之謂葆光。

真講做功夫，修禪修佛同修道家是一樣的。譬如流行的瑜伽的打坐，學道的打坐，學佛的打坐，你坐起來幹什麼？坐在那裏辯論，心裏自己給自己辯論：這個不對吧？這個不大靜吧？這個不是功夫吧？這個氣脈沒有通吧？這個恐怕不是道吧？都是閉着眼睛坐在那裏心裏思辯。真到達了內心無爭的境界，沒有思辯，腦子裏心裏絕對的清淨，「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」，也沒有管什麼方法，什麼都不管了，那麼，你已經跟道的東西接近了，就是莊子講的「此之謂天府」。修養到了這個境界：「注焉而不滿，」像流水一樣，永遠把水灌進去都不滿，所以老子也講，此時才叫「虛懷若谷」，心中空空洞洞的，像山谷一樣，流水儘管灌進去，一萬年一億年的流水也灌不滿，它沒有底的；同樣的，「酌焉而不竭，」像流水一樣，你把它舀掉，也永遠舀不完，它不增不減。那麼，這個「道」的能量，身心的能量哪裏來的？

「不知其所由來。」無所從來也無所去，不知道的來源，也不知道的去處。「此之謂葆光，」生命的光輝永遠是揮發的，永遠是存在的。

大家修道，不管修道家、密宗、禪、瑜伽，修到這樣，對了。莊子現在傳我們道，這個方法很好，不要你打坐，不要你念咒子，免得一個咒子學來，還要花五千塊錢，劃不來。萬一要念咒了，就唸「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來」就行了。這是莊子的咒子。出自《莊子》的「天府」、「葆光」，後來道家經常引用。內在的光輝永遠在揮發，這是講內養之學，每個人內在的修養，就是修道。下面講外用之學，就是仁道。

## 聖人也有煩惱

故昔者堯問於舜曰：「我欲伐宗膾、胥、敖，南面而不釋然。其故何也？」舜曰：「夫三子者，猶存乎蓬艾之間。若不釋然何哉！昔者十日並出，萬物皆照，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！」

故昔者堯問於舜曰：「我欲伐宗膾、胥、敖，南面而不釋然，其故何也？」

研究中國三代以上的上古史，莊子這裏提出來的資料，不是根據孔子那裏來的，別的地方很少看到這個資料。莊子說堯當皇帝時，所謂公天下，要培養一個繼承人，就是舜。舜跟着從政三四十年，從小職員開始到宰相，當了副皇帝四五十年，堯到一百多歲才交給他，有一天，堯問舜，西南方的邊疆，有兩個小國家，「宗膾」、「胥敖」，有兩種說法：一種認爲邊疆地區的這兩個小國家，是被我們上古老祖宗趕出了家門的，流落在邊疆；一種認爲西藏、雲南邊疆地區都是。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宗膾同胥敖因爲不服教化，文的教化不行，要武的教化，堯想出兵打他們。堯是聖人，以道德做政治的，道德實在教化不了，只好出兵去打。

「南面而不釋然，」「南面」是形容帝王的境界，中國古代帝王素來坐北朝南。讀古書讀到南面稱雄，這就是王者。因爲中國古代方向有一定，所以幾千年帝王專制時代，老百姓的房子不準身正南的，總要偏一點。如果向正南，不得了，你想當皇帝啊，殺頭的。只有每個地方的政府機關，寺廟，可以坐北身南。堯告訴舜，他想出兵打宗膾、胥敖，「南面」坐着一想，「不釋然」，心裏頭總是難過。「其故何也？」心裏放不下這件事，這是什麼理由？如果這一段歷史是真的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堯講這段話有兩層意思：實際上，堯舜傳位之間，真正的實權已經交給舜了，但主要的事情還要跟堯講一聲，一方面堯主要想測驗一下，你接位了，有不有仁慈的心理，一方面雖然堯舜是已經到了聖人的境界，有時候心裏遇到一點不滿意的事情，還是很難平下去，可以從這兩方面看。

舜曰：「夫三子者，猶存乎蓬艾之間，若不釋然，何哉？昔者十日並出，萬物皆照，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？」

舜答覆說：這兩個同民族的同胞被趕出去了，現在還在邊疆，文化落後，過着野蠻的禽獸一樣的生活，你心裏過不去，我心裏也過不去。「昔者十日並了，萬物皆照，」古時代講天上有十個太陽，光明遍照萬物，舜告訴堯：凡是人類你都要愛護，還有我們人類的同胞流落在邊疆，你心裏當然很難過，但是他們又不聽教化，你想出兵去打，又不願意，這是當然的，這就是仁慈。況且你的道德愛天下，愛萬民像天上的太陽一樣，比太陽還要光明，你想到這個事情，當然心裏不高興。

《齊物論》的這一段講人倫之道，說「人籟」。我們用普通的觀念講，莊子講到這裏，人倫之道差不多告一小段落，跟着提出人超越於平常的生命，而找回來真正的生命的道理。

齧缺問乎王倪曰：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！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！然則物無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！雖然，嘗試言之：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嘗試問乎女：民溼寢則腰疾偏死，鰍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恂懼，猨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蝍蛆甘帶，鴟鴉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猵狙以爲雌，麋與鹿交，鰍與魚遊。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觀之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樊然淆亂，吾惡能知其辯！」

齧缺曰：「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」王倪曰：「至人神矣！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飄風振海而不能驚。若然者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，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！」

齧缺問乎王倪曰：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！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！然則物無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！雖然，嘗試言之：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」

「齧缺」、「王倪」是上古修道的人物，都被列入《高士傳》，稱爲隱士，道家稱作是古代的神仙。他們兩個的對話很有意思。齧缺問：你知不知道，天地萬物有一個到了最高處基本是相同的，絕對的同一的那個東西？王倪答覆：我哪裏知道？換一句話說，我不知道。齧缺又問：你爲什麼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那個時候你不知道的？王倪說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懂。那麼齧缺就問：既然這樣，宇宙萬物的最高處是無知嗎？王倪又說，那我也不知道。我們中國文化有一個成語，叫「一問三不知」，就是出自這裏。

他們的對話換一句話：「你懂不懂得道？」「我不知道。」「你怎麼不懂得道？知不知道你爲什麼不懂得道？」「我也不知道。」「那麼世界上沒有道，沒有智能了？」「那我也不知道」，一問三不知。

## 辯來辯去辯不完

講到這裏，王倪就答話了：「雖然，嘗試言之」，你雖然這樣問，我實在不知道，但是，「嘗試言之」，不過呢，我給你講。「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？」「庸詎知」是莊子的文法，創作的一個文章體裁。在中國曆代大文豪的文章中，尤其是蘇東坡的文章，常常引用莊子的「庸詎知」，不過這三個字也沒有什麼稀奇，拿現在的白話文翻譯過來，就是你哪裏知道。「吾所謂知之」，我如果告訴你這些我都知道，那知道這個「知」，「非不知也」，懂得越多，知道得越多，就是智能的愚癡，他的愚笨就越厲害。「吾所謂知之非不知」，那是真正的無知。

「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」他說，你哪裏知道，我告訴一切都不知道，纔是真知道，就等於說，不知道的是真知道，知道的不一定是真知道。講了半天，這就是禪。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結論，一個人的智能，一個人的論辯，盡於「知止」；最高的智能，最高的學問，盡於「知止」，一切到了最高處，無知。注意啊，我們在座的學佛學道，你認爲自己懂得佛法，懂得修道，懂得中國哲學什麼的，你所認爲知道的，就是你最不知的。所以，你修道不成功，是頭腦懂得太多，太聰明就是最笨的人。人有本能的自然的靈感，那個真智能不屬於學問，思想、聰明的，所以智辯盡於「知止」，這是我個人的結論，不是定論。再進一步，我們知道，人不外乎知覺和感覺，知覺思想到了最高處，完全寧靜，無所不知裏頭，實在好象無知，那是最高的境界。

現在莊子又把知覺與感覺連起來講，他說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，是答覆上面的話。莊子借用王倪的嘴巴往下講，看起來他在狡辯：

「且吾嘗試問乎女：民溼寢則腰疾偏死，鰍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恂懼，猨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」

「民溼寢」，「民」就代表一般的人。我們人在水裏頭，或者睡的地方太潮溼，「腰疾偏死」，慢慢地腰也痛，肩膀也痛，風溼病就來了，結果風溼病還害得你死掉。「鰍然乎哉？」那個泥鰍呢？一天到晚在水裏，怎麼沒有腰痛呢？也沒有風溼呢？可見這個感覺不一樣。「木處，則惴慄恂懼，」如果把一個人吊在或掛在樹上，會害怕掉下來跌死。「猨猴然乎哉？」猴子呢，越爬得高越好，越掛在樹頂上越好。你看莊子這個論辯很巧妙，人在溼地上睡久了，會得風溼病，而泥鰍生活在水中沒有風溼病，人爬高了怕跌死，而猴子越爬得高越好。

「三者」，人、泥鰍、猴子，「孰知正處？」你說說看，哪個感覺究竟是對的？哪個是正道？知覺感覺都不同，換句話，秉賦的生命功能不同，習慣不同，一切感覺思想就不同。

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蝍蛆甘帶，鴟鴉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

「民食芻豢，」人類喫什麼？菜、飯、肉，素的葷的合攏來。「麋鹿食薦，」「麋」是頭上沒有長角的小鹿，屬鹿的一種，「麋鹿」喫草。「蝍蛆甘帶，」有一種蟲像大蜈蚣，喜歡喫蛇。「甘」就是覺得味道很好。「帶」就是蛇。「鴟鴉耆鼠，」空中有種飛鳥，很兇的，叫老鴟，喜歡喫死老鼠。

「四者」，人、麋鹿、蛆、鴟鴉，人喜歡喫菜喫飯；糜鹿喜歡喫草；蛆喜歡喫蛇；鴟鴉喜歡喫臭的死老鼠。四樣東西比起來，「孰知正味？」哪個是真正的對呢？這是飲食的不同。

猿猵狙以爲雌，麋與鹿交，鰍與魚遊。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

「猿猵狙」，「猿」是猴子的一種，猴子有猿、猴好幾種，有猵，有猵狙，等於北方的牛有黃牛、水牛的分別一樣。猴子裏頭有一種猴，同性戀，以「猵狙」爲雌。「麋」和「鹿」沒有父母、兄弟、姐妹的分別，互相交配。「魚」與「鰍」做好朋友，甚至於它們互相交配。這是生物的現象。莊子對於生物很瞭解，常常引用到這些東西。「毛嬙」、「麗姬」是中國古代的兩個美人，大家知道她們長得很漂亮。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。」魚看見她們就沉下去了，鳥看見她們就飛走了，山裏的野獸看見她們就立即跑掉了。

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」哪樣叫漂亮？哪樣叫不漂亮？你以爲漂亮的，而別的東西認爲不漂亮。莊子罵人家邏輯詭辯，而他的詭辯比別人還厲害。

這些看似不倫不類的比喻，但是拿現在的觀念看，都深有科學道理，莊子所引用的每一樣東西，如果把專門的資料找來，叫生物學家、物理學家來研究分析，覺得莊子引用得非常對。總而言之，這裏提出了三點：第一，提出感受的不同；第二，提出飲食的不同。其實佛經上也有這種比喻，只是同莊子的說法不同，譬如說水，佛經上比莊子講得還玄一點，我們看到是水，佛經上講餓鬼看到的不是水，是火，所以餓鬼的口一天到晚都是乾的，不敢喝水，即使他喝水，一進到嘴裏也會變成火了。這個我們沒見過，但有一點我們知道，不會喝酒的人喝一口酒，嘴裏燒得要死，酒不能說不是水呀，怎麼會發燒呢？還有，佛說我們人喫的飲食，欲界天以上的天人看到臭得不得了，當我們喫最好的飲食，天人都要掩鼻而過，看都不也看，覺得人這個動物，怎麼喫這樣髒的東西？佛經上說的這些，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」，因爲天人我們沒有辦法找來對證，餓鬼也沒有辦法站出來證明。莊子的這些比喻，拿生物來研究，是有道理的。第三，提出人性好惡的不同。因此莊子辯論的結果，，推翻了春秋戰國一般的諸子百家的學說，儒家、墨家講怎麼可以救國，怎麼可以救世，怎麼可以救人，等於美國人天天講人道，實際上是搞得世界上不人道，同一個道理。

自我觀之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樊然淆亂，吾惡能知其辯!

環境不同，感受就不同，教育環境的不同，思想觀念也就不同，自己心理秉性也不同。有色盲的人，用正常眼睛看起來，有知道色盲的正常，還是我們的正常。等於我們到神經病醫院，自己傻了，不知道他是神經病，還是我是神經病，搞不清了。神經病四面八方圍到你的時候，搞了半天，發現我們是神經，他們是正常，你到了那個環境，分別不清了，但是你要搞清楚。

莊子說，依我看起來，你們天天講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」辯來辯去，「樊然淆亂」，物質文明越發達，知識越普及，智慧越低落，人類的智慧越低落，文化越衰落。「吾惡能知其辯」，你叫我來辯，我講不出哪裏是真理？真理究竟在哪裏？他說我不知道，我也懶得來辯。這一段話，是莊子借齧缺問王倪，王倪答覆的話說的。說到這裏，他們兩個又對辯，作這節的結論。

## 至人的境界

齧缺曰：「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」

齧缺說：既然你不知道人世間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不對的，你不知道利害，「至人」都不知道利害嗎？莊子這裏提出來一個「至人」，得道的人。我們知道，莊子就人的價值，提出了三個名詞，後來的中國文化道家道教經常引用，第一個是《齊物論》提出的「神人」，第二個在這一節提出的「至人」，後面還要提出「真人」。以莊子的觀念，我們現在不是人，因爲把人的本錢玩掉了，雖然我們活着，都在玩掉自己的本錢。人的本錢真做到會變成仁人，人變成仁人就超神入化，超出了物質的世界，昇華到精神與物質的統一。我們人活在世間，沒有達到人的真正價值，沒有做到這個標準，道家叫做行屍走肉。我們是個屍體在走，裏頭空空洞洞的，沒有東西，只是幾十斤肉在街上跑就是了。但是人做到了，不是行屍走肉，那叫作做人。有時，同學跟我說笑，老師，你越來越瘦了，我說這是所謂標準的「行屍」，胖一點就是「走肉」。

莊子把「人籟」講完了，下面由「人籟」又到了「天籟」：

王倪曰：「至人神矣！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冱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飄風振海而不能驚。若然者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，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！」

中國文化裏頭，生命的價值，莊子在這裏講完了。我們做到了，印度佛教就叫成佛了，中國就是成神人了。

王倪說，你老兄不要問這個問題，當然我們是普通人，「至人神矣！」。「至人」是真正到了道的境界，已經達到神化。「大澤焚而不能熱」，整個四大海洋，火山爆發，燒起來，莊子在上篇《齊物論》提過，他覺得溫暖，洗個澡，一點都不熱。「河漢冱而不能寒」，整個海洋，北極冰山化了，他覺得像吃了冰淇淋，到冷氣間裏坐坐，涼快涼快，「疾雷破山、飄風振海而不能驚」，整個地球震開裂了，山海動搖，海水乾了，他一點沒有感覺，也不害怕，覺得是小孩子把泥巴弄壞了。「至人」修養超神入化到了這個程度，莊子這麼一寫，中國後來道家神仙思想，《封神榜》等都是從這裏來。

人做到了這個境界，不要坐飛機，手一招，天上的雲就來了，要到哪裏就到哪裏；太陽、月亮拿來就是摩托車的兩個輪子，就騎上了；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」到宇宙外玩玩。「至人」修養到了生死同他毫不相干，他已經不生不死，物質世界的變化與他毫不相干。他當然不懂人世間什麼叫是非，什麼叫利害，不是不懂，而是人世間的是非，在他看來，猶如小孩子的爭吵，跟自己毫不相干，就等於我們看螞蟻打架，又等於看一羣動物在籠子裏自己鬧，不相干。

《齊物論》這一段，從「人籟」而到達「天籟」，把人的價值提到最高。道在哪裏。每個人都有道，可是每個人自己喪失了。真正得了道，修行成功的人，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」上面還有「乘雲氣，御飛龍。」騎在龍背上玩玩的。

## 孟浪之言

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『聖人不從事於務，不就利，不違害，不喜求，不緣道，無謂有謂，有謂無謂，而遊乎塵垢之外。』夫子以爲孟浪之言，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爲奚若？」長梧子曰：「是皇帝之所聽熒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！且女亦大早計，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鴞（xiāo）炙。予嘗爲女妄言之，女以妄聽之。奚旁日月，挾宇宙，爲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隸相尊？衆人役役，聖人愚芚，參萬歲而一成純。萬物盡然，而以是相蘊。」

「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！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！麗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晉國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。及其至於王所，與王同筐牀，食芻豢，而後悔其泣也。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？」

「夢飲酒者，旦而哭泣；夢哭泣者，旦而田獵。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。夢之中又佔其夢焉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，而愚者自以爲覺，竊竊然知之。君乎！牧乎！固哉！丘也與女皆夢也，予謂女夢亦夢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爲弔詭。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」

「既使我與若辯矣，若勝我，我不若勝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勝若，若不吾勝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。則人固受其黮（dǎn）闇，吾誰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與若同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惡能正之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異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」

「何謂和之以天倪？」曰：「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；然若果然也，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。化聲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窮年也。忘年忘義，振於無竟，故寓諸無竟。」

到這裏，莊子又講了一段故事，這是大家最容易犯的毛病

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『聖人不從事於務，不就利，不違害，不喜求，不緣道，無謂有謂，有謂無謂，而遊乎塵垢之外。』夫子以爲孟浪之言，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爲奚若？」

「瞿鵲子」和「長梧子」都是古代道家《高士傳》上的人物。瞿鵲子據說是孔子的學生，這裏的「夫子」是孔子。瞿鵲子問長梧子：我聽老師講，得道的人，「不從事於務」，好像對於世俗的事務不需要管。這是我們一般修道人的思想，據我數十年之經驗，凡是一有修道觀唸的人，這個人就廢了，就完了。什麼原因？第一，學道難，非常難，一般修道人認爲「從事於務」會擾亂我的道心，什麼也不管，以爲不管事纔好修道；第二，修道本來是個自私的事，但是一般修道人以自我爲中心，非常自私，我要成道，想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」對不對？你們去研究，這是不是真的道？

瞿鵲子問長梧子：我聽老師說，學道的人，不從事於世間的事物，「不就利，不違害，」好的事情不沾邊，壞的事情也不管，真正修養到了這個地步很高。絕對的自我主義，在西方文化中叫做真正的自由，個人的自由主義發展到極點。可惜我們一般人沒有學到「不就利，不違害，」「不違害」就做不到，有「害」的地方就是要去，那就是《禮記》中講士大夫知識分子國難當頭，見危受命，不怕禍害，我們做不到。「不就利，」修道的人，表面上萬事不管，但是如果你傳我一個道，對自己有利，我就磕頭，你就是叫我龜孫子，我也幹，雖然看起來很誠心，實際上做的動機卻是「就利」，對不對？佛家講佈施，爲別人佈施你的精神生命，基督教講奉獻給大家，只要犧牲一點，對自己有害。就不幹！對不對？

真得道的聖人，「不喜求，」不喜歡要求什麼；

「不緣道，」不標榜自己在修道。大家注意，一般修道的人要求多得很，既要健康，又要長壽，又要發財……帶個香蕉到廟子裏拜拜，所有要求完了，香蕉帶回來自己喫飽，總而言之，統統希求。還要大家看得起我，做起一副修道的樣子，裝模作樣。

「無謂有謂，有謂無謂，而遊乎塵垢之外。」你說他有所謂嗎？看到他在這個世界上活着不知道有什麼目的，好象無所謂。你說他無所謂？他在世界上又活得很起勁，但是仔細研究，他雖然生活在人世間，照樣做生意，照樣騎摩托車，每天六點鐘起牀，匆匆忙忙地趕，晚上十二點鐘才睡，而且忙得不得了，「而遊乎塵垢之外」，但是他的心跳出了世俗的塵垢之外。

瞿鵲子說，我給老師那麼講，可老師呢，說我太孟浪，好高騖遠，沒有資格問這個話。我給老師罵了，但心裏不服氣，「而我以爲妙道之行，」我認爲真正得道的人一定是這樣，「吾子以爲奚若？」你認爲怎麼樣？

長梧子曰：是黃帝之所聽熒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？且女亦大早計，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鴞炙。

長梧子說：「你問的問題太大了，不要說你，就是我們老祖宗黃帝，得道的人，「之所聽熒也」，你問他，他也會裝作聽不懂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你問得太高了，不會答覆你。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？」你的老師孔子哪裏會知道。看起來莊子在罵孔子，實際上孔子也是用不知道表示不懂是真懂。

「且女亦大早計，」你太急性了，牛吹得太早了；「見卵而求時夜，」 看到雞蛋，就想到明天早上公雞會叫了，我會起牀了，不要鬧鐘了；「見彈而求鴞炙。」看見了彈就想到明天我打到野鴨了，明天中午請你喫野味，你只不過子彈在手，還沒上山獵，打不打得到還是問題，所以老師罵你孟浪，不是真的嗎？

注意啊，你看這一段，描寫千古以來一般修道的人都是這樣，打坐三天就想氣脈通了，神通來了，再不然明心見性悟道了。有個學生曾經問我，老師啊，我在你這裏坐了四個禮拜，一點都沒有什麼，我說這個樓上本來就沒有什麼，誰叫你來坐的呀。看到蛋就想到公雞，看到了子彈就想到野味明天上桌子了，挨老師的罵是當然的。

## 姑妄言之姑聽之

予嘗爲女妄言之，女以妄聽之。奚旁日月，挾宇宙，爲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隸相尊？衆人役役，聖人愚芚，參萬歲而一成純。萬物盡然，而以是相蘊。」

長梧子接着說：「予嘗爲女妄言之，女以妄聽之。」你既然亂七八糟地問我，對不起，我亂七八糟地答覆你，所以中國文化後來有一句成語「姑妄言之姑聽之」，就是出自這裏。你們年青人要知道，以前我們讀書，寫一篇文章，根據出在哪裏？典故出在哪裏？都要知道。如果不知道，老師就要把手心打腫。《聊齋》裏頭，王漁洋在書的開頭題了一首詩：「姑妄言之姑聽之，瓜棚豆架雨如絲，想來厭聞人間語，卻話秋墳鬼唱時。」這是罵人的，罵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人，都是鬼。蒲松齡寫了《聊齋》給王漁洋看，王漁洋準備出十萬元買下稿子，蒲松齡不幹，王漁洋知道這一定是個流傳劇作，所以就寫了這首詩。後來王漁洋依照《聊齋》再寫一部，但始終不如蒲松齡之作，而這一首名詩卻流傳下來了。

這一段講成道的聖人境界：

「奚旁日月，」「旁」，是臨近，可以把太陽月亮拿在手上玩；「挾宇宙，」整個宇宙他可以像拿手巾擦汗一樣，紮在身邊。真正得道的人能夠到達這個境界。

「爲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隸相尊。」以文字講，這三句話很討厭。我們知道莊子上面提出有個名稱叫做「滑疑」，講「滑疑之耀」，這裏不用「滑疑」了，用「滑涽」，第一個字相同，第二個字不同，所謂「滑」，拿現在的觀念就是不定，沒有個固定的形態和樣子，就是禪宗經常用的一句話，如珠子走盤。我們上面對「滑疑」做的註解是非空非有，引用《楞嚴經》的「脫粘內伏，耀發明性」來說明它。「滑涽」同「滑疑」意思是不是一樣呢？一樣，只是「滑」程度深一些。「涽」字就是幽冥那個冥，「滑涽」就是空空洞洞，非常空靈，沒有呆板，比「滑疑」深一層，等於勉強一個比方，借用佛家的名稱「寂滅的境界」。莊子說「爲其脗合，」道修到那個境界，「心物一元」，心與物兩個滲合，「脗合」爲一；「置其滑涽，」已經證到寂滅的境界；「以隸相尊，」我們簡單解釋是完全平等，拿佛學的《金剛經》來註解是性相平等。到達這個境界，只有借用佛學來解釋了，如果只用中國文化的文字來解釋，起碼要寫幾千字或萬把字才能講清楚，借用佛學來解釋就簡單明瞭。「爲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隸相尊」，就是講跟天地的精神相合，人和宇宙合一了。到達這人境界，使我們想到一個故事。

佛經上說釋迦牟尼佛剛出世時，就站起來走了七步路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說了兩句話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我們聽了這兩句話，很有一般宗教性的統治性的英雄氣概，表面上看，好象是宗教教主自我推崇的話，如果真透過在的意義，以佛學的意義來講，不是這個意思。這個「我」字，佛學本來標榜「無我」的，肉體是假借的房子，不是真我的生命，真我的生命暫時在肉體上。比方電能，通過電燈管而發亮，若通過錄音機就發聲，所以聲光是電能發出來作用的現象，可以說，聲光它本身不是電，也可以說它就是電，因爲它發出作用的現象，電的能量通過聲光，用過了就歸還本位，就消散了。所以說人是無我，現在人本身是電燈管，好的時候，它發光，若壞了，就不發光，而電能並沒有生滅，沒有死亡，回到自己生命本來那個地方，你叫它主宰，神都可以，宇宙萬物都是這個東西所變化的。這也就是西方哲學所講的「本體」，此「本體」是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，是大家所共同的體，是大公無私的真我，不是現在(私心佔有的小我。釋迦牟尼佛生下來所講的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，什麼「我」？就是大家自己這個「我」，「我」是什麼？「我」就是心，心就是佛，不是宗教性的迷信，不是統治性的。莊子借長梧子答覆瞿鵲子所講的「置其滑涽，以隸相尊」，與釋迦牟尼佛生下來所講的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是同樣的意義。

中國文化自古相傳，得道的人，把生命的真諦拿到手了，做到聖人的境界有沒有？有的，不過瞿鵲子不可能相信，因此長梧子引用一段理由：「衆人役役，聖人愚芚，」這個時候是得道的境界，並不是說離開人世間，另外有一個道，他是入世的。「衆人」就是一般人，「役役」，第一個「役」是動詞，第二個「役」是名詞，就是奴役。爲什麼叫「衆人役役」？一般人活在世界上，都是被自己的慾望和身體所奴役，一輩子勞勞碌碌。像天氣冷了快穿衣服，熱了快脫衣服；餓了要喫，吃了要屙，忙得不得了，大部分的精神生命爲身體做了奴隸。這就是「衆人」，佛家叫做凡夫。而「聖人」境界不同，表面上看起來很笨，「愚」而「芚」，「芚」不是利鈍的鈍，「芚」是有生機的，外表笨，自己內在的生命生機充滿。他是最高的智慧，他是「葆光」，在「天府」中間，外面看起來「愚」。

到達這個時候：「參萬歲而一成純，」他超越了時間的觀念，一萬年他看起來就只是一剎那，他活一萬年不過活一剎那。「參」是參和的參，如果寫成「萬歲而一成」，就統一了時間觀念，活得很長，「參」者，參通、貫通、中合、融匯。「而一成純」，到了萬跟一一樣，空間的大小，時間的長短，他看都是合一的，「脗合」，就是一個，沒有差別，也許活一秒鐘等於一萬年，活一萬年不過一秒鐘。因爲時間觀唸完全是人的心理製造的，譬如人高興，一天覺得很短就過去了，人遭遇痛苦的環境，半個鐘頭像過了一年。「成純」，完全是一個純清絕頂的「脗合」的境界。「參萬歲而一成純」，參通了時空觀念這個道理，引用佛學禪宗經常用的兩句話「一念萬年，萬年一念」，「念」就是思想觀念，我們想古人到現在，一萬年，五千年的歷史就在一念之間，這一念，上下古今可以貫徹通，萬萬年都是唯心所造。

「萬物盡然，而以是相蘊」。這個時候，「心物一元」，身心一體，心物合一了。「萬物盡然」，與物相同，人與物統一，同一個本體，不分彼此；「而以是相蘊」。「蘊」，含藏。道在哪裏？在心物中，在心身上。「而以是相蘊」，怎麼解釋呢？借用佛學的解釋是無分別，一點分別都沒有。修道成功，「心物一元」，人不會被物質奴役，物質世界一切萬有，包括在此範疇之內，蘊藏其中。所以得道的人不是做物質的奴隸，萬物乃至聽他的指揮。因而可以達到「旁日月，挾宇宙」的境界了。

後世道家修神仙之道，修長生不老的方法，都是這個思想下來的。

## 生者寄也死者歸也

跟着，莊子補充一個理由：

「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！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!

這就是莊子的文章，後世很多大文豪如蘇東坡，都學這一套。讓我們看，有許多廢話，可以簡化一點，但簡化爲白話文，用白話文寫就很麻煩，比這還要多。古文是唱唸出來的，白話文的文字是從嘴裏講出來的話。古人曉得語言文字三十年一變，以後時代變了，用白話記錄下來的文字，幾千年以後看起來不通了，因爲那時的語言與現在的文字脫離了關係。中國字典從《康熙字典》到現在，增加到十幾萬字，但真正常用字不過幾百個。認得兩千五百至三千字，寫文章足夠用了。我經常告訴來學中國文化的外國人，不要走冤枉路，最直捷的方法是先去讀「三百千千」，就是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家詩》、《千字文》四本書，努力一點，三個月的時間，對中國文化基本就懂了。三字一句的《三字經》，把一部中國文化的簡要的介紹完了。歷史、政治、文學、作人、做事等等，都包括在內。尤其是《千字文》，一千個字，認識了這一千個字以後，對中國文化就有基本的概念。中國真正了不起的文人學者，認識了三千個中國字，就了不起了。假如你考我，要我坐下來默寫三千個中國字來，我還要花好幾天的時間，慢慢地去想。一般腦子裏記下來一千多個字的，已經了不起了。有些還要翻翻字典，經常用的不過幾百個字。所以《千字文》這本書，只一千個字，把中國文化的哲學、政治、經濟等等，都說進去了，而且沒有一個字重複的。這本書是梁武帝的時候，一個大臣叫周興嗣，據說犯了錯誤，梁武帝要處罰他，要他一夜之間寫一千個不同的字，而且要構成一篇文章，如果作不出來就問罪，作得出來就放了他。結果他一日一夜的時間寫成了《千字文》，頭髮都白了。即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張……」四個字一句的韻文，從宇宙天文，一直說下來，說到作人做事，所謂「寒來暑往，秋收冬藏。」不要以爲《千字文》簡單，現代人，能夠馬上把《千字文》講得很好的，恐怕不多。有一本書《增廣昔時賢文》，是一種民間的格言。過去讀舊書的時候，等於一種課外讀本，個個都會念，包括作人做事的道理在內。當然裏面也有一些要不得的話，如「閉門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」的作風。但有很好的東西，都收進去了。

講中國文化，除四書五經以處，不要輕視了這幾本小書，更不要輕視那些傳奇小說。真說中國文化的流傳與影響，這幾本小書和一些小說發生的力量最大。四書五經，除了爲考功名而外，平常研究起來又麻煩，就很少人去研究。而這幾本書，淺近明白，把中國文化的精華都表達出來了。

我們中國的歷史，自南北朝以至清代，經過好幾次的外族入侵，爲什麼中華民族始終站得住，外來的民族結果都被我們的文化所同化，就因爲文化力量的偉大。有個哈佛大學的教授來問我，全世界的國家亡了就亡了，永遠站不起來了，唯有中國經過好幾次的大亡國，但永遠打不垮，永遠站得起來，理由在什麼地方？我答覆他說，關鍵在一個很簡單的名詞「統一」，文化的統一，思想、文字的統一。現代的歐洲，和我們春秋戰國的時候一樣，交通不統一，經濟不統一，言語不統一。我們中國言語，到現在還沒有統一過，廣東話、福建話，各省各地都有他的方言。但秦漢文化統一以後，不但是整個中國，即使整個亞洲，包括日本、東南亞各國，都是中國文字。所以統一文化非常重要。尤其文字與語言脫開以後，沒有時間距離，懂了這種文字，幾千年後的人看幾千年前的書是一貫的，不過只要花半年、一年時間熟悉文字就會了。過去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這些白話文，你們青年現在看已變成古文了。關於莊子文學方面的這種寫作方法，不多去研究了。

「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？」實際上只有兩個觀念，「予惡乎知」，我怎麼樣曉得，「說生之非惑邪？」「說」等於悅，一般人貪戀世界不一定是聰明的事。中國文化術語裏有一句話「好死不如惡生」，人再好的死掉都不願意，寧可最壞的活着認爲最舒服。人因爲貪戀世界，許多人害怕沒有錢，害怕沒有飯喫，害怕生病，害怕年老，害怕很多很多的問題，最害怕的，就是害怕死，所以人年老真到了最後，最大的問題就是生死問題。禪宗標榜第一個問題是先「了生死」，父母未生我以前，這個生命究竟在哪裏？在沒有生我以前究竟有沒有？假設我們現在就死，死了以後到哪裏去？有沒有天堂？有沒有極樂世界？生死問題，這是個大問題。現在莊子提出生死問題，他說我哪裏知道，「說生之非惑邪？」我們高興自己活着，這不一定是聰明的道理，活着難道就是對的嗎？看起來好象莊子在鼓勵我們去死一樣。

「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？」我哪裏知道，一般人怕死。「弱喪」，沒有膽子，沒有勇氣。「而不知歸者邪？」而不懂活着是住旅館，死了是回去的道理。這是中國文化的講法。上古祖宗大禹講過兩句名言：「生者寄也，死者歸也。」活着是住旅館，死是回家休息，等於說我們現在醒着坐在這裏研究《莊子》，也是住旅館，晚上回到牀上，眼睛一閉真睡着了，是回去休息，生死同白天夜裏一樣。一篇有名的文章《春夜宴桃李園序》，其中有「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，而浮生若夢。」幾句，整個宇宙是萬物的旅館，光陰——去年、今年、明年，百代之過客，過了就算了，今年不是去年，去年過去了永遠不回頭；明年不是今年，更不是去年，永遠不回來，如江水東流，一去不回。這篇文章是李白所作，從道家思想來的。

一般人對自己生命看得非常重要，怕死，而不曉得回去，莊子說「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？」這樣看來，莊子是不是勸我們早一點死？不然。我們曉得，中國歷史上許多忠臣孝子，最有名的文天祥，「視死如歸」這是我們文化最有名的四個字，是受道家的影響。歷史上有多少忠臣，戰死了還站着，屍體絕不倒下來，以致敵人的將領都對他崇拜萬分，往往爲他立祠建廟。特別是元朝名將董摶霄戰死後，傷口流出來的不是血，是白光出來，屍體站立不倒，敵將趕快跪下磕頭。滿清入關時，很多忠臣戰死後屍體不倒，敵人的將領都受中國文化影響，馬上叫下面的人點香、點蠟燭，統帥跪下來一拜，屍體就倒下去了。所以我們中國人說：「聰明正直，死而爲神。」只要人的品格好，如忠義的人，死了以後就可以爲神。我們看見許多廟，大家都去膜拜，裏面所供奉的神，就是這一類人所昇華的。他們的修養精神，同中國文化莊子道家思想有關，不是佛教來了以後，才把生死問題看到另外一面。

下面莊子講了一個非常滑稽的笑話，但又是真理。

麗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晉國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。及其至於王所，與王同筐牀，食芻豢，而後悔其泣也。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？」

「麗之姬」就是麗姬，「麗」代表地方，也代表漂亮，後來變成她的名字，等於古代的西施一樣。

「艾」是地名。「封人」是管邊境事務的人。麗姬是封人的女兒。中國古代，男女平等，男子叫男子，女子也叫女子，所以兄弟姊妹之間，對於妹妹可稱女弟，對於姐姐可叫女兄。男女搞得不平等是宋以後的事。晉國皇帝選麗姬做妃子，她離家時，痛哭流涕，淚沾衣襟。古代聽說皇帝要選妃子，每家都慌了，年滿十六歲以上的女孩子趕快出嫁，不然皇帝選走了，一入宮，一輩子見不着父母。所以有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」的詩。「深宮二十年」還是小事情，還有一輩子不出來的。等麗姬到皇帝那裏，變成皇后了，家裏可以通通來住了，這一下多舒服，多富貴，回想當初出來時，怕嫁給皇帝，在家裏哭得一蹋糊塗，後來想想，越想當時越覺得當初荒唐、愚蠢、無知。

「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！

誰又知道死的時候拼命哭，結果死了以後到那一邊覺得很舒服，那個時候想起臨死時那個哭是多餘的。

莊子是這麼說的，不過我們沒有這個經驗，大家等到有經驗時，有沒有辦法通信？有沒有辦法通電話？我有個朋友六十幾了，過去也是帶兵作戰，前幾個月來看我，他說他新發明瞭一個道理，我問發明瞭什麼道理，他說人家到我們這個年齡，怕到腫瘤醫院，他說這個怕什麼？上帝給我們一個生命已經很了不起了，如果不給我們這個生命，連得癌症的機會，連死的機會都沒有，現在總算給我們一個死的機會，多可貴呀！這就是很有勇氣。

我們人只曉得萬物不齊，生與死兩個現象是最難齊的。生與死最不同，這是人生命上的一個大轉折。莊子這一段講生與死一樣，引用了「麗姬出嫁」的故事，假定死了以後很舒服的話，很後悔。所以，看通了生死，生死齊一，齊一生死，就四個字，把生死解決了。

## 大夢誰先覺

「夢飲酒者，旦而哭泣；夢哭泣者，旦而田獵。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。夢之中又佔其夢焉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，而愚者自以爲覺，竊竊然知之。君乎！牧乎！固哉！

這一段文章很明白，就是兩個字。「夢」、「覺」，莊子寫的文字很美，可以說是對夢的研究。中國文化對夢的研究的很多資料，醫學對夢的研究同心理學大有關係。

「夢飲酒者，旦而哭泣；」古人夢到喝酒，不一定是高興的事，白天可能倒黴。中國人有句老話：「夢死得生」，夢到壞的，往往白天遭遇得好，不一定夢到好的就好，但是也不一定。「夢哭泣者，旦而田獵。」有人夢到痛苦的事，白天可能有人請你去打獵。夢境跟白天完全兩樣，但是我們要注意，「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，」做夢時絕對不曉得自己在做夢，對不對？曉得做夢就醒了。「夢之中又佔其夢焉，」年青人經常夢中夢，夢裏頭覺得看書在做夢，一醒來，三重夢都沒有了。「置而後知其夢也。」醒來以後，覺得做夢，醒後才知道。

「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。」我們夜裏閉着眼睛睡着了，因爲神經沒有完全休息，眼睛一張開，哎呀！做了個夢，實際上你的思想、神經沒有休息在想。「覺而後知其夢也」，醒來才知做夢。我們白天也在做夢，人們現在的夢是張開眼睛做的，你不相信，現在把眼睛閉起來，前面就看不見了，所以人生就是一個大夢，醒時做白日夢，睡時做黑夜夢，兩個夢的現象不同，實際上是一樣的，夜裏的夢是白天夢裏的夢，如此而已。真正什麼時候不做夢呢？必須得道，只有「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」，大徹大悟大清醒以後，曉得人生是「大夢」。「大覺」兩個字是莊子提出來的。唐朝翻譯佛學《華嚴經》稱釋迦牟尼叫大覺金仙，很多佛經在翻譯時用莊子的名詞，如「衆生」、「大覺」等等。另外，《三國演義》諸葛亮有首名詩：「大夢誰先覺，平生我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」這是道家思想境界的文學。人真悟道了，才曉得人生是個大夢，未悟道前不知道，因爲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夢中。

「而愚者自以爲覺，」因爲我們沒有悟道，不知道現在自己在做白日夢，而「愚者」自以爲聰明，說自己是清醒的。「竊竊然」，就是偷偷的，非常自私的，心裏面高興。莊子說我問你，你認爲自己很聰明，自己很清醒，你那個「竊竊然知之」的心裏：「君乎!」你能不能夠知道做主的是誰呀？「牧乎!」你像牧童放牛一樣，你鼻子給人家牽了。禪宗祖師很會罵人，罵得多漂亮。誰的鼻子給人家穿了個什麼東西牽着走？牛不是鼻子給人家牽着走嗎？鼻子給人家牽，給誰牽呢？無主宰，沒有人牽你，可你自己被它牽住了，所以我們不曉得自己能夠做生命的主宰。「君乎？牧乎？」你被人家牽，你也不知道「固哉！」。你好頑固啊！好笨，不懂自己的人生。下面莊子借用瞿鵲子與長梧子的對話，引出孔子的言論。

「丘也與女，皆夢也；予謂女夢，亦夢也。

孔子對學生說，我同你們都在做夢，你以爲我在傳道，其實都是夢。「予謂女夢，」現在我講你們在做夢，這一句話「亦夢也」，我自己也在說夢話，也在做夢。

「是其言也，其名爲弔詭。

這樣講的道理，是禪道的邏輯，不是正反合的普通邏輯，不是辯證法，也不是印度的因明，道家叫「弔詭」。「弔詭」就是佛家禪宗所謂「機鋒」。中國學武的有一句話：「弓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」，弓拉滿了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這是「機」。彼此兩個機關相對，非常鋒利，很快，不可以用思想，來不及用思想。等於戰場上，兩個人同時子彈射擊，你怎麼躲避子彈？沒得思考，不能用後天的思考，鋒利快速無比，就是「機鋒」。莊子說的「弔詭」這個東西，若不借用禪宗、佛學來解釋，越搞越不懂。

我現在告訴大家，大家都在做夢，以孔子的話講，我現在給你們講學傳道，也在說夢話，我姑妄言之，汝姑聽之，你也是夢中亂聽，實際上都沒有一個真實的事。這種說法、道理，不是普通的教育，而是機鋒的教育，普通人不懂，那麼誰懂呢？

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

莊子說，現在講給你們聽你們也不懂，只有千萬年後，碰到一位大智能的聖人會懂這個道理。「旦暮遇之也。」等於早晚當面看到一樣，一點都不稀奇，你看莊子多會寫文章，他沒有罵人，但把天下人都罵完了，你們統統不懂，只有萬年以後高明的人會懂我的話。等於司馬遷寫完《史記》後，在自序中有「藏之於名山，傳之於其人」，這是罵人的話，我寫的《史記》，你們不懂，只好藏在山洞裏，「傳之於其人」，將來也同莊子所講的千秋萬代後，有聰明的人會懂我的話。

我一輩子喜歡到處買書，我常常給朋友講，多買一點書，留起來。好幾個朋友給我說，買書是好的，可我看不懂，現在的房子買回去沒地方放。我說你第二個理由，馬馬虎虎還成其個理由，第一個理由不成立：你看不懂，書留着，你的孫子都看不懂？你把孫子都看成你這麼笨？說不定，你的兒子比你聰明，就看懂了。認爲書看不懂，不買書是很笨的。

莊子提到「弔詭」的這一段話，不大合邏輯。東一句，西一句，白天是夢，夜裏也是夢，現在也是夢，我說這一句話也是夢，大家都是夢，夢也是夢，最後說這些話不要聽，「弔詭」，聽了也不懂，這是什麼邏輯？但是你說不符合邏輯，又覺得有理。因此，他轉過來，又批評了惠子這些講辯證邏輯的。

「既使我與若辯矣，若勝我，我不若勝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勝若，若不吾勝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。則人固受其黮(dǎn)闇，吾誰使正之？

道只能夠悟，沒有辦法用思想去思考，更沒有辦法用邏輯去推理，也不能從文字去追尋，若以文字推理、思考，離道越來越遠，即使用辯證的方法

去辯證這個道，你假使勝了我，我沒有勝你，這樣一來，你真的是對，我真的是錯了嗎？反過來，假使我勝了你，你不能勝我，難道我真的就對了，你真的就錯了嗎？「其或是也，其或非也邪？」那世界上或者假定是不對的。「其俱是也，其俱非也邪？」或者說你我主客觀雙方都是錯。

總而言之，天地間哪一個是對？哪一個是錯？天地間的是非沒有辦法下一個定論。「我與若不能相知也。」結果以我們人類的思想，來判斷一個真正的是非，沒有辦法下斷語，因此也可以下個結論，我與你統統是無知。如此說來，一般人認爲真正的有學問、聰明，都是「黮闇」。莊子提出一個名詞叫「黮闇」，「黮」是暗淡，「闇」是什麼？白的裏頭有黑斑、黑點，有污點。「黮闇」是什麼東西？引用佛學的名詞就是「無明」。我們現在不能悟道，被自己片片墨黑的烏雲蓋住了，人類都在「無明」中，但是自己還認爲是智能，「吾誰使正之？」到哪裏找個有智能的人來糾正我們思想中的錯誤呢？

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與若同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惡能正之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異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」

假使一個人的思想跟你一樣，既然他的思想跟你一樣，他來做評判，已經有偏了，怎麼能夠「正」呢？假使一個人的思想同我一樣，來做評判，也已經有偏了，怎麼能夠「正」呢？假使一個人的思想同你同我完全不同，既然如此，他來做公正人，他怎麼可以確定呢？假使找一個與你我思想一樣的做公正人，既然他與你我一樣，也就不能做公正人。莊子四面八方都把你兜住了，世界上沒有辦法找個真理的判斷與公正。

「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，」我與你以及一般人都不能「相知」，誰都沒有真正得道的智能，既然沒有真正得道的智能，那麼對於普通常識，大家都一樣，所以我們要求得真理，到哪裏找呢？「而待彼也邪？」我們自己找不到，只有靠另外一個他，是誰？不知道。假使有另外個他，那麼這個他是什麼呢？

「何謂和之以天倪？」曰：「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；然若果然也，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。化聲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窮年也。忘年忘義，振於無竟，故寓諸無竟。」

莊子提出一個名稱，「天倪」，這個「天」不是宗教的天，不是天主、天神那個天，也不是科學上天體的天，在中國文化代表這個道。所以要研究上古中國文化，碰到幾個大問題，一個「道」字，一個「天」字，都有四、五種解釋。譬如老子講的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」這個「道」，或者儒家書裏講的「天」，有時候代表天體，科學自然界的天；有時候代表宗教性的神，等於上帝、神；有時候什麼都不代表，就是個代名詞，是抽象的。這裏所講的「和之以天倪」，真正達到道的境界，自然空靈，所謂是非兩停了，也可以講是非兩泯，無是也無非，亦即是還寂然，就是莊子講的「天倪」。

「是不是，」你講「是」，是你主觀的成見，不一定是對的，客觀的看，你這個主觀「不是」。同樣的道理，「然不然，」你認爲對的，也不一定對，都是主觀的性質。假使你客觀認爲是對的，真下確定「是」，你這個客觀也就是主觀。任何人講：我現在講得很客觀，一講出來，已經主觀了。中間是非善惡之辯別，沒有辦法弄清，都是相對的。「然若果然也，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。」對與不對，也沒有辦法確定，無法辯。

講了半天，莊子的文章等於佛學的四個字：「不可思議」，最高的真理就這四個字。不可以用思想知識去推測，不可用邏輯思辯來斷定。諸位年青同學要注意，「不可思議」是一個方法上的說法，但是我們看了這一句話，馬上下意識的一個主觀錯誤觀念就產生了，當成不能思議，完全錯了。這個「不可思議」是講方法上，並不是一個確定觀念，不可思議不是不能思議。拿佛學來講，這叫做「遮法」：這個門這個路子是錯的，方法上是用錯了的，所以把你遮起來，停止你這個方法。這一點要特別注意。莊子講到這裏，同佛學理論完全溝通了。所以，用思辯推測形而上道，完全錯了。打坐修道的人注意，你們坐着什麼都不想，認爲我現在坐起來很空，認爲我這個就是道，你要曉得你已經犯了一個錯誤，你那個什麼都不想，什麼都不知道的，你怎麼知道那是道呢？對不對？你認爲是道那是你認爲的。以佛學中觀正見來講，你這個就不是正見，是偏見。因而學佛和研究道是同樣的。你說不要邏輯，邏輯非常重要，用邏輯用過了，馬上把它推翻。所以莊子接着說：

「化聲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，和之以天倪。」一切人類文化都是從人的思想來，論辯是靠言語文字表達出來，變化的聲音變化出來，謂之「化聲」。凡是「化聲」，都是「相待」，就是相對，不是絕對。「若其不相待，」你要求一個不「相待」，即真正的絕對，必須「和之以天倪」，就是得道。

因爲人沒有到達道的境界，不能得到「天倪」，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窮年也。」「曼衍」、「窮年」都是莊子的專有名詞。因爲人不懂這個道理，幾千年來，東西方學問思想越來越複雜，越來越亂，到了我們這個時代，人類真正的戰爭是什麼？思想戰爭。嚴格來講，二十世紀的思想戰爭就是唯物同唯心思想的戰爭，人類文明爲什麼「曼衍」，越衍變越多，因爲不能得道，「所以窮年也」。所以無窮無盡的日子，你去搞學問，越搞越鑽牛角尖，千年萬年都搞不清楚，找不出真理來。那麼，怎樣得到「天倪」的境界而得道呢？

「忘年忘義，振於無竟，故寓諸無竟。」要真的得道，「忘年」，忘記了時間，「忘義」，忘記了一切理論道理，乃至道家、老子、莊子、佛學都丟開，一切都丟掉。這給我們懶人哲學多好，尤其青年學生不肯學習，不肯寫文章，坐起來懶得想，然後把四個字拿出來，我是學莊子修道的，「忘年忘義」，什麼都考不出來最好。「振於無竟，」「振」是自己站起，站到什麼地方？站到無量無邊境界裏，「無竟」就是無窮盡。民國初年，一位佛學大師叫歐陽竟無先生，就是「無竟」這個觀念來的。所以最後只有一句話，「故寓諸無竟。」就是宇宙萬物無窮無盡。

莊子時代，「無竟」這個觀念已經有了，佛學來了就無量無邊。「無竟」的觀念也就是《易經》的道理，譬如《易經》用「乾」「坤」兩卦開頭，最後以「未濟」結束，永遠是無窮盡。佛學唯識學講「流注生、流注注，流注滅。」我們的思想像流水一樣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永遠在流，無窮無盡。當我們看到一個浪頭的時候，事實上這個浪頭已經過去了，是接上來的另一個新浪頭，當再看這新的第二個浪頭時，它又已經過去了。佛學告訴我們，任何過程都有四個階段：生、住、異、滅，我們的思想、感覺、年齡、身體，當一個鐘頭乃至一分鐘前坐在這裏的我，與此時坐在這裏的我，已經不知道經過多少變化了。所以「今我非故我」，現在的我已經不是前一分鐘的我了。都過去了，像流水一樣，不斷地向前去。所謂「江水東流去不回」，歷史永遠不會回頭，時間永遠不會回頭。人生永遠像浪頭一樣，一波一波地過去了，要想拉回來是做不到了。《論語》中孔子告訴學生：「逝者如斯夫，」流水不斷地過去了，永遠不回頭。年青人聽了，不要認爲這樣很灰心，這是叫你不要留戀在今天，下面有句話：「不捨晝夜」，像流水一樣，不管白天夜裏，要永遠不斷地往前湧進。這就是莊子講的「無竟」的道理。也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一句話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這是《易經》乾卦的卦辭，乾代表了天，中國文化是用乾代表了天體，現在的名詞就是宇宙，「天行健」是永遠強健地運行。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是教我們效法宇宙一樣生生不息，即如孔子所說「逝者如斯」，要效法水不斷前進。也就是《大學》這部書中引用湯之盤銘說的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的道理。因爲無窮無盡，無量無邊，所以修道學佛的境界，是不斷地前進、擴展、偉大、成就。

## 天地蜩雙翼

罔兩問景曰：「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無特操與？」景曰：「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蚹（fù）蜩翼邪？惡識所以然？惡識所以不然？」

罔兩問景曰：「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無特操與？」

「景」就是影。「罔兩」是什麼呢？中國文化有一種講法即影子。人站在太陽底下有影子，在月光下最易看出來，中秋節快來了，在月光下，尤其在稻田野外有水的地方，看自己的影子，影子外面還有個圈圈。你們看到過沒有？（衆默然）。自己影子沒有看過？！可惜你們諸位青年同學在都市裏生長，真可憐，連自己影子都沒有看到過。我們在鄉下生長的，夜裏走路，兩邊都是稻田，看自己的影子另有一番風味，而且影子外面還有個光圈。「罔兩」就是影子外面的光圈，那個影子的影子。

「曩子行，今子止；」「曩」就是過去，剛剛你在走，現在你又止住；「曩子坐，今子起。」剛剛你又坐着，現在又起來。「何其無特操與？」你那麼心思不定，一下動，一下坐，像猴子一樣，你怎麼沒有自己特別的中心與主張啊？「罔兩」罵 「景」這個影子。

景曰：「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蚹蜩翼邪？惡識所以然？惡識所以不然？」

「景」說：你哪裏曉得我的痛苦，我不想坐不想走，可我後面還有個老闆。「有待」就是相對的。他要走，我就要跟；他要坐，我就要坐；他要躺下，我就要躺下。「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」我再告訴你，我那個老闆也是個可憐人，他也做不了主，他後面還有個老闆，那個老闆就是自己的思想。

「罔兩」罵「景」很可憐，「景」說你不要罵我可憐，我有個老闆，就是這個肉體，你別看這個老闆了不起，他後面還有個老闆，就是我們裏頭有個思想。你看，有三個老闆。人一輩子賺錢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做官也好，做學問也好，教書也好，畫畫也好，跳舞也好，反正都不是你搞的，都是另外一個老闆在弄。

「吾侍蛇蚹蜩翼邪？」「景」告訴「罔兩」，你以爲我有什麼了不起呀，我還是幫人的，是人家的附屬品，我像蛇的肚子下面那個皮，是附在人家的身體上的。據說蛇走得很快，就是靠肚子下面那個皮，粗粗的，有彈性，所以走得快，叫「蛇蚹」。「蜩翼」就是知了，夏天薄薄的翅膀。「蜩翼」、「蛇蚹」是莊子提出的名詞，中國文學很多詩詞都用到，以後你們看到好的詩詞一提到「蜩翼」，上次引用過憨山大師的詩：「天地蜩雙翼，乾坤馬一毛」，「天地蜩雙翼」就是出在這裏，「乾坤馬一毛」出自《齊物論》「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」。古代佛門中的高僧大德，儒釋道沒有不通的，這些大師，對三家學問滾瓜爛熟，因而下筆爲文，一出言，一出語，每樣東西都非常寶貴。青年同學研究文學，經常擔心本錢不夠，你說你有思想，你讀了《莊子》應該知道，你那個思想都靠不住，免談了。但是要讀懂佛學，儒道和中國文化諸子百家不通，無法入手。

「惡識所以然？惡識所以不然？」「景」又講，天地間生命真的主宰在哪裏？他說我也不知道，「惡識所以然？」你真不知道吧？「惡識所以不然？」不一定不知道，世界上有人會知道，你如果有一天大徹大悟了就會知道。一切都是不知道「所以然」，你要是知道了這個「所以然」，知道了「所以然」的後面是什麼，你就悟道了。

講到這裏，《齊物論》快要做結論了。文章開頭，「南郭子綦隱機而坐，」學生顏成子游問：老師，你今天不對呀，你好象同以前兩樣。那個時候，南郭子綦入定去了。學生一問，他說：你不懂，這個時候我「無我」了。由這樣一個故事開始，然後告訴顏成子游「無我」境界裏頭髮生宇宙萬物，「吹萬不同」。真正達到了「無我」的境界，萬物皆齊，沒有不齊的，那是進入道的境界。如果忘記了開頭，最後這個結論就做不了。

## 莊生曉夢迷蝴蝶

昔者莊周夢爲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適志與！不知周也。俄然 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爲周與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

莊子自喻。莊子拿自己本身來做結論。

昔者莊周夢爲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。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

莊子講從前我做了個夢，夢到不知道有我了，覺得自己是個蝴蝶。像梁山伯祝英臺一樣，變成蝴蝶了。那個飛呀，就像青年人做的白話詩一樣：飛呀，飛得真高興呀！「栩栩然」，形容飛得飄飄的。「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」自己夢到當蝴蝶，真舒服啊！那個時候，不知道我是莊周。「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」一下夢醒了，「蘧蘧」是形容，唉呀！我還是莊周。

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爲周與？

這一下糟糕了，我搞不清楚了，究竟蝴蝶夢見化成了莊周？還是莊周夢見化成了蝴蝶？

現在不管莊周，想想我們自己，人生活着就是個夢，就是幾十斤肉在做夢。夢到變成我了嗎？等到我哪一天大醒了那個時候，是我變成肉，還是肉變成我嗎？這就不知道了。所以，是蝴蝶夢莊子？還是莊子夢蝴蝶？莊子沒有下結論。這個還不說，譬如一個年青人，結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你究竟是由女兒、兒子變成媽媽、爸爸？還是由爸爸、媽媽變成兒子、女兒？這是個問題。莊子前面講，「夢飲酒者，旦而哭泣；夢哭泣者，旦而田獵。」這個夢境很難把握。我們現在活着，生活的歷程，前途的好壞，也如夢境一樣，不可以把握。這個大夢中間，究竟哪個對？

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

究竟我是蝴蝶？還是蝴蝶是莊周？這個中間一定有個分界、主宰，道理。

譬如說：「我昨夜做個夢，把我嚇死了！現在想起來很好笑，對不對？大家都清楚，生理上不對了，就會做夢，這一類叫病夢。《黃帝內經》上講「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；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；陰陽俱盛則夢相殺；上盛則夢飛，下盛則夢墮；甚飢則夢取，甚飽則夢與；肝氣盛則夢怒；肺氣盛則夢恐懼、哭泣、飛揚；心氣盛則夢善笑、恐畏；脾氣盛則夢歌樂、身體重不舉；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。厥氣客於心，則夢丘山煙火；客於肺，則夢飛揚，見金鐵之奇物；客於肝，則夢山林樹木；客於脾，則夢丘陵、大澤、壞屋風雨；客於腎，則夢臨淵、沒居水中；客於膀胱，則夢遊行；客於胃，則夢飲食；客於大腸，則夢田野；客於小腸，則夢聚邑衝衢；客於膽，則夢鬥訟自刳；客於陰器，則夢接內；客於項，則夢斬首；客於脛，則夢行走而不能前，及居地窌苑中；客於股（月直），則夢禮節拜起；客於（月直），則夢溲便。」

你再想，我昨夜裏做夢，把我嚇死了！你看，現在還在說夢話，還是在昨夜的夢中。這是個大問題。那麼，不管是昨夜做夢，還是現在在說夢話，昨夜做夢時，你知道不知道在做夢？你們一定說不知道。錯了！當做夢時，我們很清楚，曉得紅燒肉，也曉得去挾；喜歡喫肥的，一定選那個肥的；夢中喜歡的人，你看到高興得不得了；你夢中並沒有糊塗，對吧？我們現在醒着，是真糊塗，你不要認爲我現在不像夢中。那麼，試把眼睛一閉，馬上前面的東西看不見了，如夢一樣，過去了。昨天的事情，今天一想，也過去了，很快地過去了。你今天全部都想起來吧？都糊塗了！所以你白天認爲自己清醒的這個主宰，是個大糊塗，夢中認爲那個糊裏糊塗的並沒有糊塗。

生死的道理，生命的道理，應在這裏研究。莊子這裏點題點得非常清楚。

《齊物論》由無我開始，講到最後的結論，一句話：

此之謂物化。

中國文化道家的思想，宇宙都是萬物在互相變化，宇宙是一個大化學的鍋爐，我們不過是鍋爐裏的化學品而已。我們把青菜、飯、蘿蔔等裝進去，化學出來，變成身上營養成份等，等我們死了以後，肉爛了變成肥料，又變成青菜、蘿蔔。彼此都在化，化來化去「物化」了。生與死，道家稱爲「物化」。另一個生命的變化開始了，沒有什麼可悲的，活着也沒有什麼可喜的。所以在婦產科前不要送喜帖，殯儀館前不要送輓聯，不過是一個睡覺去了，一個來做夢，如此而已。

我們注意，《逍遙遊》是第一篇，怎樣能得逍遙？我們普通人很可憐，「衆人役役」，被物質所變化，我們只接受物質影響我們的變化，做不了主；得道的人，做了物化之主，才能逍遙。「逍遙」「遊」，就是佛學講的解脫。我經常講笑話，學佛學個解脫，學道學個逍遙，但學佛學道的人可怕得很，我最怕磕頭，他磕頭我要跟着他磕，磕了頭很侷促。學佛學道的人一點都不解脫逍遙，這樣不對，那樣不合道，你曉得什麼叫道？你又沒有得道？你說別人說的，別人也沒有得道。你看，都在上當。所以學佛學道的人既不解脫，又不逍遙，真可憐，不學還好些，不學還清爽。那麼怎麼才能逍遙呢？莊子說，要真把握了物化之主，才能逍遙，跟着才能「齊物」。宇宙萬物不平等之間「同一」平等，這個「同一」平等是什麼呢？形而上的道。《逍遙遊》《齊物論》兩篇是連着的，不能分。乃至內七篇都是連着的。

悟道以後爲什麼講夢？真正悟道的人，「醒夢一如」，白天跟做夢一樣，夢跟白天一樣。你們學禪唸佛打坐做功夫，我只要問兩個問題，你們就垮了：你念佛、打坐很定，白天罵你也不生氣，做夢時如何？如果做夢還不行，夢中做不了主，你的功夫沒有用。偶爾一次，夢中做得了主，瞎貓碰到死老鼠，那不算數。就是夢中做得了主仍不算數，你有沒有做到「醒夢一如」？白天跟夢裏一樣，夢境跟白天一樣。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境界，不要談禪宗，那是講理論的，這是實際的。做到了「醒夢一如」，還沒有「了生死」。真要把握住 「物化」才能「了生死」。所以「醒夢一如」是初步的境界，做到了真正「了生死」要「覺夢雙清」。「覺」就是悟道。大徹大悟以後，「覺夢雙清」幾乎接近了達到道的境界。所以偶爾做做功夫，蠻像修道的樣子，在夢中完全反覆，那是兩回事。莊子夢到變蝴蝶，我們夢到變糊塗了，就不對了。所以，年青人不要隨便談禪，什麼青蛙「撲通」一聲跳進水也是禪。

# 養生主

《莊子》內七篇是連貫的，我個人認爲，等於是一篇文章，等於《論語》二十篇是連貫的一樣。內七篇所講的程序，分七個聯合體。第一篇《逍遙遊》，講人如何昇華而得到解脫；第二篇《齊物論》，解脫以後才能談齊物，才能使身心內外達到形而上的絕對的「齊一」之道；齊物以後纔可以養生，然後第三篇講《養生主》，人的生命，怎樣在現實環境中，使人生很自然，很灑脫，很自在地爲人處世。這裏面的道理，莊子在後面提出了三個故事來比喻。

先了解《養生主》這個題目。

我們對於生命活着，如何少事故，很好、很自然、很幸福，這是主要的課題。我經常跟外國同學討論，把自己的文化吹高一點，我說西方文化醫學只講衛生，是消極的，衛生是防禦性、抵抗性的；中國文化講養生，是積極的，沒有病先養着，首先把生命養好。可惜我們不懂這個道理，活着不曉得養生，自己儘量在消耗，往死亡路上走，這就是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上講過的一句話：「不亡己待盡」。要想活着是真活着，不等死，就要懂得養生，這就是《養生主》的道理。大家打坐，修道，學佛，不管是大乘佛法還是小乘佛法，以莊子的觀念講，不過是養生而已。立場不同，解釋名詞就不同。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！已而爲知者，殆而已矣！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，緣督以爲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。

## 生有涯而知無涯

《養生主》前兩句話指出：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！

莊子說：生命是有限度的，而學問知識是無窮盡的，拿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無窮盡的知識，多危險呀！

你看，真好！不要聯考，也不要念書，我要求同學寫日記，同學就說：老師你不要罵我了，莊子說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」，下面兩句你忘記了？我一點也沒有忘記，以有限的生命跟着無窮盡的知識去追，太危險了！記得抗戰時，在大後方，碰到一位老年朋友，問他身體好不好？他說很好，因爲我很講衛生，第一就是不看報，他說看到報紙，又氣又傷心又煩惱。所以，無知無識是幸福，這個是養生的道理。

但是，我們不要被莊子騙了，既然以有限的生命跟着無窮盡的知識去追，「殆已！」那他自己爲什麼又寫《莊子》？對不對？等於白居易寫的一首詩：「言者不如知者默，此語吾聞於老君，若道老君是知者，緣何自著五千文。」既然不說話是大智能，老子自己又爲何寫了五千言《道德經》。老子若是碰到白居易，會問得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所以，我們不要上莊子的當。

已而爲知者，殆而已矣！

我們再回轉來說，生命有盡，知識學問無盡，以有盡的生命跟在無窮的知識後面追，是很危險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們拿着一點點知識，就自以爲了不起，自己認爲是智能，有學問，了不起，是自找麻煩，太危險了！

有許多學禪的同學對我講：老師啊，你不是說我們學識不夠，要我們看書嗎？那個六祖連一個大字都不認識嘛！我想，你該不是七祖呢？六祖以前沒有六祖，六祖以後也沒找到七祖，六祖是六祖，你是你。六祖不能超越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從小到十幾歲，世間的學問學遍了，你爲什麼不學釋迦牟尼佛？一定要學六祖呢？就是這個道理。真有道理，道理是什麼？學問到了極點，要「入乎其內，出乎其外」，進得去，跳得出來，然後把一切書本知識丟光，白紙一張，到這個境界，可以養生，可以談道，可以學禪。所以莊子講的是對的，學問到了最高處，把所有學問丟光，這是高明人。自己沒有學問，本來是一張黑紙，冒充白紙一張，是不對的。

講養生，中國民間文化歸納出兩句話，是從《莊子》裏面出來的，不過是消極的，不太好。「知識少時煩惱少，識人多處是非多。」但是話說回來，爲了養生，這兩句話是真正名言。所以知識越高，痛苦越深，學問越多，煩惱越大，這是我們深深體驗到的。有時自己看到書，恨不得把它燒掉，就是被書害，但書並未害人。南朝梁元帝讀書讀呆了，敵兵臨境，還要文武諸臣戎服聽他講書。他在投降時，放一把火，把收藏的十四萬捲圖書燒光了。他說讀書幾十年，結果還弄得我亡國。你說笨不笨？學問並不害人，要懂這個道理。

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己！」這兩句話從表面上看來是反對知識的，因爲所知越多，煩惱越多。譬如現在很流行的一本書，明朝理學家洪自誠先生的《菜根譚》，這本書兩百多年來不見了，清末民初，有人到日本留學發現了，就把它帶回國內，因此《菜根譚》才流行。書中第一條就說「涉世淺，點染亦淺；歷事深，機械亦深。」「涉世」就是處事的經驗。「機械」代表心理、機心、辦法、煩惱。年青人剛剛踏上社會，人生的經驗比較淺一點，像塊白布一樣，染的顏色不多，比較樸素可愛。慢慢年齡大了，嗜慾多了，（所謂嗜慾不一定是菸酒賭嫖，包括功名富貴都是。）機心的心理，各種鬼主意也越來越多7。這個體驗就是說，有時候年齡大一點，見識體驗得多，是可貴！但是從另一個觀點來看，年齡越大，的確麻煩越大。有些人變得沉默寡言，看起來似乎很沉着，似乎修養非常高，但實際上卻是機械更深。因爲有話不敢說，說對，得罪人，說不對也得罪人。假使一個心境比較樸實的人，就敢說話了。「故君子與其練達，」我們普通喜歡講做人要通達，「不若疏狂。」不如有些地方馬虎一點。意思大約是如此。

講到「練達」，就想起《紅樓夢》一書，我們小時候偷偷地看，書上的好句子都會背，那時認爲《紅樓夢》已經黃得不得了，現在看起來清白得不得了。《紅樓夢》上有幅名對子：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」世事一切都洞明，很透徹，是真學問。「練」等於經驗很多，對人情世故很通達了，這是大文章。這兩句話是人生最高的名言。可以說，一個人一輩子的修養能夠做到這兩句話，就非常成功。書中的主角賈寶玉，不大肯讀書，這位少爺最討厭這幅對子，換句話說，賈寶玉之所以討厭這幅對子，就是受了莊子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」思想的影響。既然已經說了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」，就已經不夠洞明世事，不夠練達了。真洞明世事，真練達了，連句話都沒有，就是既高明，而又到達最平凡。

因此我們又曉得，關於這一類的人生哲學思想，在中國文化裏是非常特殊的。在西方文化裏也有類似的行爲，卻很少構成這一類的文字，變成系統的哲學思想。但這一類文字，這一類思想對於中國文化，對於每一個人的影響都很大。

## 袁才子和鄭板橋

比如清朝名士袁牧（字子才）、鄭板橋等都受這種思想的影響。清代才子袁牧在康乾盛世，二三十歲就名滿天下，出來做縣長，赴任之前，去問老師，乾隆時名臣尹文端辭行請訓，老師問他：年紀輕輕去做縣長，有些什麼準備？他說什麼都沒有，就是準備了百頂帽子。老師說年輕人怎麼搞這一套？袁牧說社會上人人都喜歡戴，有幾個像老師這樣不要戴的。老師聽了也覺得他說得有理。當袁牧出來，同學們問他與老師談得如何，他說已經送出了一頂。這是袁子才很有名的故事。他做了兩任縣長，太平盛世做官是很舒服的，「一任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。」做兩任知縣後，不幹了，回來當名士，買了《紅樓夢》的大觀園，改名叫小倉山房。那時，兩三百年前，他的房子裏已經裝上透明的紅色玻璃，還是進口的，小倉山房在裏頭，樹林、林園之美沒得說。

跟袁子才相反的，就是有名的鄭板橋。他沒有考取功名前是教書的，很可憐。古今中外教書的都一樣可憐。鄭板橋在教書時，刻薄的主人給喫的稀飯，他形容「鼻風吹動浪悠悠。」鼻子的呼吸使飯碗裏的稀飯起波浪，你說有幾粒米在裏頭？所以有名的詩：「命薄不如趁早死，家貧無奈做先生。」他是江蘇人，而逃難到揚州來教書，爲什麼？過節時，債主來要賬，賬還不起，只好逃避到外省去。他後來考取功名做了官，此人非常有趣，也非常高雅，做了兩任知縣就不幹回家了。他有幾句名言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但不要學，學不好要學壞的，畫虎不成反類犬：「聰明難，糊塗也難，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。」絕對的聰明，最後通達了，學到絕對的糊塗更難。「放一手，退一步，當下心安，非圖後來福報也。」作人處事，放一手，等於現在請放一馬，當下心裏就很安祥，但並不像宗教家萬事慈悲，來生要得個大福大報。

在中國文學、哲學中，充滿了這一類思想教育。歷代走這種路線的人太多了。鄭板橋、袁子纔等等，講究穿、講究喫、講究玩，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一百多年間，差不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是這一現狀，爲什麼？當時天下實在太平，社會太安定了，安定到人活着不曉得怎麼打發這個生命，那麼自然合於莊子講的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！」如果要引用歷史上的資料，來說明莊子的這個道理，事例太多了。集中這些資料，可以寫一部很厚的專著。

現在我們歸結下來，莊子所講的少知道，少煩惱，知識學問越高，痛苦煩惱越大，尤其生當亂世，知識學問越高的人，所謂憂世、憂國、憂民的心理，隨時都在憂煩中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才構成了莊子所講的《養生主》前面這段話。這個時候，人生不經過變亂，乃至說不經過我們這個時代，物質文明發展了，人爲了追求物質的文明，自己不能安祥，爲生活在奔走，爲生存而競爭時，自然感覺到知識越高，慾望越發展，痛苦越大的道理。

## 爲善無近名

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。緣督以爲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。

這等於莊子的格言。莊子這一段話，如果說是教育，我們歷代的教育家說不出口，它非常消極，也很逃避，而且對人生處世非常滑頭。不過，有它的道理。

「爲善無近名，」做善事應該的，做到了沒得名氣地做善事，別人不曉得你在做善事。「爲惡無近刑。」沒有一個絕對的善人，每一個人內在的私生活上總有不對的地方，但是做壞事不會達到犯法的邊緣，不會達到受打擊痛苦失敗到極點的邊緣。就是說善惡之間恰到好處，你說這人好嗎？好不到哪裏去，壞嗎？也不壞。這兩句話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。所以有人研究《莊子》，認爲道家都是逃避的、消極的。實際上不是這樣。

「爲善無近名，」中國的文化，不只是《莊子》這麼講，諸子百家都是如此。中國文化講做好事，有四個字，叫做陰功積德，不知道你們年青人聽過沒有？我們當年所受的教育，這個道理灌輸得很多，做人一輩子要陰功積德。陰是暗，偷偷做好事，別人不知道，這纔是陰功，真正的陰功纔是真正的積德。爲了做好人而做好事，爲了讓人家去表揚，爲了讓人家叫我們好人，看到我們做了善事，那就不算善事了。

我經常提到中國有一部書《聊齋志異》，這本講鬼、講怪、講狐狸精的小說，它的宗旨在哪裏？很多人不懂。《聊齋志異》第一篇是什麼？《考城隍》。故事是有一個讀書人，做夢時接到通知，叫他立刻參加考試。他到考場一看，上面坐的主考官是關公。中國人素來對關公尊重得不得了，比包公還可怕。關公發下題目，他就做，卷子裏有幾句話：「有心爲善，雖善不賞。無心爲惡，雖惡不罰。」就是說一個人有心地去做好事，表現給別人看，或表現給鬼神看，雖然是好事，也沒有什麼值得獎勵的。又例如有一把刀不好用了，隨手丟掉，而不幸傷了人，實在沒有存心要傷害他，那麼雖然是一件壞事，也不該處罰。關公當場閱卷，拍案叫好，於是命令他馬上去做城隍，就是陰間的地方官。這個讀書人一想，糟糕！那要死了以後才能做的，只好向關公請求，我媽媽很大年紀了，只有我一個兒子，馬上去做城隍，媽媽誰孝養呢？關公一聽，好極了，有慈心。命令祕書查壽籍冊，看看他媽媽還有幾年陽壽，祕書一查，還有九年陽壽。關公說，等你九年，那地方的城隍先請主任祕書代理。這個故事說明「爲善無近名」的道理。

「爲善無近名」，就是叫你不要逃避，真爲善，不求名利，也不要爲了因果報應。拿歷史的經驗來證明，歷史上的忠臣、孝子，很多的故事，足以啓發我們，他們的人生做法，「爲善無近名」的太多了。我常常碰到宗教界的一些朋友，他們覺得自己做了好多善事，磕了好多頭，拜了好多佛，唸了好多經，天天到教堂做禮拜，爲什麼我的爸爸媽媽會死掉呢？常常有人問我這個問題，我答不出來，只好看看他，沒辦法答。這種心理就是爲善近名。

「爲惡無近刑」，更不是鼓勵我們去做壞事。孔子的思想，所謂「大德不逾閒，小德出入可矣」，我們常常這樣解釋，道德的大原則絕對不要超過標準範圍，小地方有時可以馬虎一點。照我的看法，這樣解釋完全錯了。實際上，孔子是講道德的大原則絕對不能違反，小地方不是叫你可以違反，「出入可矣」，就是要慎重考慮，「出入」不能做馬虎解釋，一出一入就值得慎重，做與不做之間，兩可之間時，要慎重考慮，這是主張小德都不能違反。透過了文字的瞭解，就曉得孔子所說的小的過錯也不能犯。我們不能隨便把孔子的話「出入可矣」。所以古人的註解很多地方也有錯誤，你不要認爲古人一定很高明。瞭解了孔子的這兩句話，我們就知道，「爲惡無近刑」也就是「大德不逾閒，小德出入可矣」的意思。

「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。」歸納下來，莊子這兩句話就是講人生行爲要做到至善。

## 緣督以爲經

莊子這幾句話分成兩段，有三點：

第一點，一個人養生，把自己身心搞得不煩惱、不痛苦、不憂煩、很安祥、很平凡、很快樂地過一生，有學問、知識、經驗，而不被其所困，要能解脫。換句話說，要提得起，放得下。

第二點，人在善惡之間，在人生的行爲上，絕對要走至善的路子。不過莊子的文學氣氛，兩面一說：「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」，我們往往被文章的氣勢迷惑了。

第三點，「緣督以爲經」。麻煩來了，這一句話嚴重得很。後來道家神仙之學、煉丹、求長生不老，祛病延年的這一套中國特有的學問，籠統就叫養生之學，修道的人就是走養生之學的路線。養生之學的觀念，都取自莊子《養生主》這一篇。我們要首先了解這一點。

瞭解了這一點，我們特別要提的，養生之學是中國文化特有的，只有中國文化纔有，西方文化沒有。西方文化也講人的生命可以長生，後來演變成西方的宗教，所謂到天堂去，就得永生，那是講肉體生命死後，精神生命可以得到永生，只有中國文化非常特別，認爲肉體生命可以通過某種學問，某種方法修成永恆的存在，叫做長生不死，這就是後來講的神仙，也就是莊子所講的「真人」。全世界的文化研究完了，可以說，沒有一個民族的文化很大膽地提出來這麼一個假設，假設人的生命通過某種方法去修煉，可以永遠地活下去。

那麼，修煉的方法呢？看武俠小說看多了，就曉得現在很流行的道家、密宗所講的氣脈之學。人體有氣脈，中國醫學講人體有十二經脈，統帥了西醫所講的神經系統、肌肉、細胞許多東西，除此之外，學中醫特別要注意，還有奇經八脈。十二經脈都是相對的，人體左右的神經是交叉的，比如左邊臂膀很痛或者發酸，左邊神經的根據在背脊骨的右邊。內在呢，連着內藏，和心肝脾肺腎有關連性。左邊膀子不舒服，可能是陽明經脈不通，也會造成胃不舒服，或胃上有風溼，這是氣的不通；又如右腿不舒服，走路發酸，也是胃不好；不過胃不好的情況不同，因爲神經上下交叉、左右交叉，神經組織是很奇特的。十二經脈在中醫學上稱爲六陰六陽，六根陽脈，六根陰脈，統帥了各個神經系統、肌肉、內臟等等。

道家與中醫所講的人體有奇經八脈，奇經八脈不是六陰六陽，不是相對的，是獨立的，所以叫奇經。如說天上一隻鳥在飛，單的，謂之奇。奇經八脈的奇字，不應念成奇怪的奇，應念「支」。奇經八脈的主脈是督脈，就是「緣督以爲經」。督脈是什麼東西呢？人的身體是一個骨杆，前面兩個伸出來是手，上面加上去是頭，下面兩個叉是腳，人體是以背脊骨爲中心的，心肝脾肺腎五藏都掛在背脊骨上，這是人的優點，所以人立着，頂天立地。動物跟人不同，它們的背脊橫放着，心肝脾肺腎也橫下掛着，所以動物生命在佛學上叫「橫生」，也叫「旁生」。人是直的，以督脈爲主，督脈最重要，就是背脊神經，背脊骨一直到頭腦，稱爲中樞神經系統，人活着健康時最主要的就靠中樞神經系統。到了前面，舌頭以下，連着心肝肺大腸小腸膀胱等，這一系統，在舊書翻譯中稱自律神經系統。人中風嘴歪了，發抖，可人還活着，就是自律神經出了病，不能做主了。

督脈是中樞，那麼，督脈是背脊骨的中心嗎？這一問題是千古以來道家、密宗、瑜伽術討論得非常有害的，現在還在討論。過去西醫不承認有督脈，現在開始承認，所以科學還是要慢慢進步的。我們知道，背脊骨一節一節接攏來，中間是空的，有脊髓。人生病，醫生用真空乏從骨節洞裏打進去，把脊髓抽出一點來化驗，脊髓是什麼？譬如我們喫燉的豬背脊時，裏面有白白的，軟軟的一條，這就是脊髓。脊髓是液體，脊髓中間很細很細的一點，從下一直到後腦，這就是督脈。一般印度瑜伽，或有些道家這樣認爲。但有些道家、密宗認爲這種說法不對，太粗淺。督脈是背脊骨脊髓的中間的中間，比人的頭髮絲還細，有一條空的路，一直透到上腦。有這麼一個現象而無形，因爲脊髓中間是空的。比方香蕉樹，看起來是一筒，若一層一層地剝開，最裏面是空的。

人老了，背脊彎了，頭也低下來了，生命根本的力量不夠了，是因爲督脈不通了，閉塞了，乃至壞了，所以修道的人講打坐，最重要的就是打通督脈。

講到督脈，世上的修煉方法都是名稱的不同，道理是一樣的，可一般學佛、學密、學道的很可憐，學問不能融匯貫通，被許多宗派的術語名詞困惑了，始終在搞術語，搞名詞，搞各家經驗發生的理論，都在邊緣上摸，摸了半天，搞不清了。實際上，不管哪一宗哪一派，古今中外哪一個道，人的身體就是這麼個身體，不會是道家的身體與佛家的身體不同，更不會是現在人身體同古人身體變化太大，都是一樣。道家的術語，因爲中國人的關係，講起來比較方便，但不要被名詞術語困住了，就對了。

道家經常講到後三關、前三關。督脈有三個部位最要緊，腰部叫尾閭關。女性常腰痛，腰痠，是腰部因生孩子等衰弱了，氣脈破碎了，甚至於閉塞了，始終沒有恢復，所以腰沒有力量。而女性本來腰就沒有力量，我常跟大家講，男人走路跟女人走路不同，男人走路是兩個膝蓋在走，假使男人年紀大了，膝蓋彎得不靈便了，就很討厭，越年青，膝蓋越靈便；女人走路是屁股在走，因爲腰在扭，這是氣脈的關係，不是骨骼的關係。腰中間一圈叫帶脈，非常重要，帶脈的氣不夠，到腰這裏就氣不足。督脈這一節，男女都一樣。大家打坐都勾腰駝背的，坐直一點，要命，腰部都很脆弱。背脊骨兩邊的穴道是命門，這是生命的根本。所以老年人腰痠背痛，捶腰捶背非常需要。什麼叫按摩叫推拿啊？就是痛得沒辦法了，只好叫人家打，只有捱打才活得痛快。

督脈很通俗很簡單地分成三個部位，第一關尾閭穴最難打通。尤其是年青人，打坐練氣功，講修養做功夫，往往到這一關，一百個有五十雙垮掉，男女都一樣。到這一關，剛剛打坐到精神好起來，氣脈還未走通，身體就出毛病，乃至發生遺精，及各種各樣的毛病。據我所知，非常普遍，男女都存在，很可惜，我們這個民族因爲禮儀的關係，個個有這個病，個個都不敢說。所以許多修道也好，練功夫的也好，尾閭關包括腰部以上，通通沒有打通，從而影響腸、胃、腎、膀胱等，百病叢生。如果這一部分絕對健數了，那麼人體內藏胃的一半以下，這些病絕對沒有了，而且不管男女，身體生理上永遠保持很年青，象童體一樣。

第一關通了以後，上來就是夾脊關。夾脊就是背脊骨的兩塊骨頭拉攏來，那裏有個窩的地方，這裏與肺呼吸系統、肝、脾、胃連帶關係很重要。做功夫修養把這一關打通的人，那不同了，他平常坐在那裏，很難得彎下腰來，自然很直，你叫他彎腰，他並不舒服。你看年紀大的人，總喜歡彎腰，喜歡把腿蹺起來，坐在辦公室裏，希望靠在椅子上，腳蹺到辦公桌上去，只要有機會，兩條腿總想放高不可。以中醫來講，這是下元虧損。夾脊關不通，前面所講的中宮、胃氣都不充足了，問題多了，各方面的毛病都來了。這是後三關的第二關。

第二關上來，叫玉枕關，就是後腦，許多人打坐修道，做功夫，不管修淨土念阿彌陀佛，或者基督教的禱告，乃至道家的修煉功夫，在我的經驗上，很少修到這一關的，尤其打通這一關的，非常少見。有人靜坐修道到這部位，非常痛苦。拿佛學來講，童真入道，女性就是當第一次月經還沒有來時，男性就是性知識完全未開竅時，此時修道不會有這個毛病。可是不可能，童體不會有這個智能，除非天才的天才。人到十幾歲不是童體以後，腦部神經大部分衰壞了，閉塞了，或死亡了。爲什麼近視眼的視神經老化？就是這裏衰老了，退化了，用道家籠統的名詞講，就是玉枕關氣脈不通。修道的人修行到此，頭痛得不得了，眼睛痛、牙齒痛、耳朵出毛病，各種毛病都來了。加上現代報紙副刊上醫學知識，有一點毛病就懷疑是這樣是那樣，再加上恐癌症，結果找醫生，當然找醫生並沒有錯，那麼，有沒有勇氣把自己的生命拿來試驗一下，我也不主張隨便亂試驗，往往經過的境界又退回去了，等於沒有用。或者有些修道學佛的修行到此，有眼通，看到這看到那，實際上玉枕關並未通，而是在靜坐中，身上的血液、氣脈在運轉流行，身心氣血，二者相互摩擦生電，形成這種現象。如果你認清楚這只是靜坐過程必然的階段而已，再放下一切，不執不着，順其自然，慢慢身心會一步一步變化，一步一步提升。一般人修行到此，氣刺激了視神經，在將通未通之際發生許多怪象，加上心理的牽強附會，看到光或者什麼的，自己認爲有神通了。輕一點，大神經變成了小神通，小事看得蠻靈，大事就不行了；嚴重一點的，大神經小神通也沒有了，完全神經了。許多人打坐修道瘋了，武俠小說所說的走火入魔，就是這個原因。實際上沒有火，也沒有魔，就是「緣督以爲經」。如果玉枕關氣脈通了，不管多大的年紀，思想、身體不會疲勞，記憶力不會衰退，也不會耳朵聾、眼睛花，應該說比年青人還行。這就是督脈部分。

講督脈，講氣脈之學，解釋「緣督以爲經」，就是說把整個身體背脊骨督脈系統打通。怎麼叫「緣」呢？佛學翻譯得很好，叫「攀緣」，攀等於人爬樓梯，一節一節慢慢爬上去，「緣」就是沿着這條道路，一切節向上連鎖的關係。所以，「緣督」就是以督脈爲主，沿着督脈這條道路，以生命的氣化一節節向上爬，保持健康。「以爲經」這個「經」，不是奇經八脈的經，這裏應作常字解釋，督脈中樞神經、背脊骨關聯着整個身體的中心，要經常保持使它健康。

剛纔講的自律神經系統都叫任脈，是在身體前面；橫的叫帶脈，在身體中間，有相而無形的是衝脈，也就是後來密宗、道家所認爲的中脈。不過有人辯論，衝脈不是中脈，都爲名望辯論得有害，暫不去管它。反正人體四個脈，加上兩手兩腳到頭腦，上下八個脈非常重要。真正健康的人，打通了，沒有缺陷、閉塞、病痛。

然而，莊子只提到督脈的重要，他爲什麼不講下去？任脈、帶脈不重要嗎？因爲有一個「緣督以爲經」，對於有形的活着的肉體生命，背脊骨到腦中樞神經最重要，是主幹。一般人，先要保持以督脈爲主，督脈打通了，後面再跟着一路一路來，所以「緣督」，以督脈爲基礎。如果有些修道、修密宗的認爲中脈才最重要，那是後來的說法。怎麼講是後來的說法呢？督脈、任脈不通，中脈沒法通，真正中脈通了，奇經八脈當然通。但是到達這個境界，不可能的，幾乎不可能。

長生不老，據我的想象，不能說我的經驗，多活一下，慢一點老，不是完全不老，可以，絕對做得到，不過要專修。不像一般人學佛修道，地皮要炒，房地產也要有，美鈔、黃金多少也要有一點吧，名片上總要印一條官銜，或者不是「長」的，總要來個「員」的。如果一忙這些，想做到「緣督以爲經」，奇經八脈打通，修到長生不老，據我所知，不可能的，絕對不可能！那真是莊子前面講過的人生的大夢。

青年同學注意，人的慾望，隨着年齡、知識、經驗在升高，非常可怕，假使一個人的慾望不跟着這些升高，差不多可以修道了，減退更好。許多學佛學道的人，講起來自己什麼都看空了，未必如此，不容易看空啊。這樣一來，不能專修，想「緣督以爲經」，想長生不老，絕對不可能。人隨着慾望的升高，到了皇帝，歷史上秦始皇，漢武帝，唐朝明朝的幾個皇帝，要做神仙，人到了權位最高處，還要想另外一個超越，一超越，不都是搞死了嗎？漢武帝具有雄才大略，有兩個人講話很影響他，一個是道家的神仙東方朔，東方朔很滑稽，經常搞得漢武帝哭笑不得；一個是汲黯，汲黯當面批評漢武帝：「內多欲而外施仁義」，內在慾望那麼大，而外面講大仁大義，又想修道，成神仙昇天，「豈可得乎？」天上能爬得上去嗎？歷史上講汲黯很憨，漢武帝的大臣哪個敢說這種話，非殺頭不可，只有汲黯，當面這樣罵漢武帝，漢武帝一聲不響，曉得汲黯好人一個，忠心耿耿，講的老實話。其實，豈止歷史上漢武帝，大概所有學佛修道的都是漢武帝的徒弟，都犯了「內多欲而外施仁義」這個毛病真正做到無慾無求，「緣督以爲經」，一句話就成功了。

莊子只講了「緣督以爲經」，下面幾句話來了：

「可以保身」，督脈打通時，身體健康長壽是絕對的，沒有病；「可以全生，」怎麼叫「全生」？一生很幸福、很快樂地活着，全始全終；「可以養親，」不會死在父母前面，當然可以孝順父母，照應家庭子女親人；「可以盡年，」就是生命可以活到真正該死的時候，盡了天年。

許多人死亡，沒有盡到天年，在佛學叫橫死。按道家說法，人活一萬年很普通的。道家有一本書算得很妙，最短命的活一千年也很自然，我們把活一百歲視爲高壽，在道家看來是不通的。人有一萬年的壽命，爲什麼人會活得這樣短呢？道家有一個會計制度的算法，高興時哈哈大笑一下，少了半年；發一頓脾氣，少了五年到十年；哭了一場，又扣好多年。那一本賬很有趣，我把這本道書找出來，叫個學統計的同學畫一畫表，扣一扣以後，就只能活幾十年了。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這不算「盡年」，真正的「盡年」是規規矩矩活到千年萬年，然後不叫死亡，道家有個名詞，叫做「登遐」，「登」就是上升，「遐」就是到很高遠的另外一個世界去，等於佛家講往生到其它的佛國。

然後莊子提出三個故事。要特別注意，故事的內容並沒有什麼，很簡單，可是《莊子》文章的筆法一寫，很漂亮。二千多年來，中國文學各方面，經用《莊子》的這些故事，做各種說明的，太多了。如果現在有人用白話，高度的文學手法，再把每個故事描寫出來，應該更好。

## 殺生的藝術

庖丁爲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砉（huà）然響然，奏刀騞（huō）然，莫不中音，合於桑林之舞，乃中經首之會。

文惠君曰：「譆，善哉！技蓋至此乎？」

庖丁釋刀對曰：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全牛者；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；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導大窾（kuǎn），因其固然。技經肯綮之未嘗，而況大軱（gǔ）乎！良庖歲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；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，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雖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爲，怵然爲戒，視爲止，行爲遲，動刀甚微，謋（huò）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爲之而四顧，爲之躊躇滿志，善刀而藏之。」文惠君曰：「善哉！吾聞庖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」

庖丁爲文惠君解牛，

「庖」是給皇帝管廚房的人，「丁」是人名。是什麼人的廚師呢？「文惠君」，就是「孟子見梁惠王」的那個梁惠王。庖丁給文惠君殺牛，當然現在有更好的殺牛機器，但殺牛是當時的一種手藝，當時的一種技術。

手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

「手之所觸，」把牛一拉，繩子一拽，手在牛背上一拍，我們普通拍一下很愛護，殺牛的人一拍，牛就倒黴了；「肩之所倚，」繩子一拉，牛鼻子拉歪了，把牛拉轉了，肩膀一靠，牛就被靠倒跪下去了，很有功夫的；「足之所履，」腳壓在牛身上；「膝之所倚」，膝蓋頂住一個穴位，後來我研究，同人的穴位一樣，頂得發麻了。莊子一定學過殺牛，至少也觀察過殺牛才這麼寫的。

砉（huà）然響然，奏刀騞（huō）然，莫不中音，合於桑林之舞，乃中經首之會。

「砉然響然，奏刀騞然，」刀在牛下面輕輕一拉，「莫不中音」，幾句話描寫的動作，乾脆、利落，牛哼都不哼，幾下就成功了，一條生命就回家了。刀從皮套里拉出來，「茲……」就一下子，好了。「合於桑林之舞，」看起來庖丁不是在殺生，簡直是在跳舞，「桑林之舞」是夏時商時有名歌舞，是藝術，是音樂。「乃中經首之會。」刀一下去，在牛身上十二經脈的紋理輕輕拉一下，整個皮就脫開了。

這一段描寫殺牛，殺得高明，我們無以名之，只好叫殺生的藝術，殺生達到藝術的境界。實際上，庖丁殺牛的技術，使被殺的牛痛苦很少，我想牛的靈魂出竅時會講：你的技術真高明，不大痛苦啊！古代殺頭真是害怕，犯人上了法場，向劊子手說：拜託，我們生生做個朋友，給我利便一點(就是快一點)。劊子手殺人快得很，就看他的刀在犯人頭上一靠，不是畫上畫的劊子手殺頭時，拿刀像切瓜那樣砍，可見畫畫的人沒有看過殺頭。殺頭時，劊子手把犯人頭髮一抓，刀一靠就完了，快得很。我年青時看過。

殺生的藝術，給莊子寫成了這樣的技巧。固然說殺牛的技術很美，總是不好，莊子講得好好的，前面叫人養生，活得很長，可是爲什麼又講到殺牛？你說怪不怪？讀書時要從這些方面去想。

文惠君曰：「譆，善哉！技蓋至此乎？」

文惠君站在那裏看殺牛，嘴裏驚歎：好啊！你本事這樣大， 殺牛真利落，技術真高明！大概還在鼓掌，只是這裏沒寫。文惠君在讚歎殺生，孟子看到了，一定要罵他的。

## 技進乎道

庖丁釋刀對曰：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。

文惠君一讚嘆，庖丁「釋刀」，把刀一擺，那姿態比跳舞的還優美，就告訴皇帝：沒有什麼稀奇，報告陛下，「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」我真正喜歡的是修道，因爲我學道，所以會殺牛。「好」「道」，以修道的精神來做任何事情，技巧的高明，都超越了，已經不是在形而下，而在形而上。等於大藝術家陳教授塑造人物，隨便一塊泥巴，在他手上一捏一轉就成形了，「好」「道」而「進乎技矣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
庖丁殺牛，「好」「道」而「進乎技矣」，修養到了道的境界，任何技術都可以達到超神入化的程度，這就是講養生的道理，也就是告訴我們，人生的生活，做生意也好，做官也好，聯考考得像殺牛一樣，就好了。聯考進考場無所謂，考題一拿來，筆一畫就是了，考完了，筆往桌子上一丟，冰淇淋來一杯，很有把握；做生意到這種程度，無所謂發財，就是愛發就發，不發就不發。這是講原則。

你看這位殺牛的庖丁說法，在給文惠君傳道，拿佛學講就是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」。庖丁以殺牛身而說法，因爲他殺牛，文惠君殺人，當皇帝都喜歡殺人，殺人殺牛差不多，所以在傳道。

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全牛者；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；

注意，開始殺牛時，看到什麼都是牛，都想殺。這裏講個笑話，年青人剛學拳時，手發癢，看到人，手就想動一下，沒有看到人，柱頭也要打兩下，這才痛快。等於小狗長牙齒時，看到臭鞋子都要咬一下，不然牙根發癢。

開始學技術時，看到什麼都是牛時，什麼都想動。以前剃頭師傅收徒弟，教怎麼拿刀，怎麼剃，開始不能用人頭做實驗，只能拿刀在葫瓜上面慢慢削皮。那時的學徒都帶着做家務，師孃在屋裏煮飯了，叫徒弟打一點水，徒弟就把剃刀往葫瓜上「咚」地一放，進去舀水了，然後出來慢慢刮。這樣搞慣了，師傅讓徒弟給人家剃光頭，師孃又在屋裏叫打水，徒弟就把剃刀往人家頭上「咚」一放，當然這個人就完蛋了。這是個笑話。

講到剃頭，就想起以前的故人，他一輩子做理髮匠，我小時喜歡坐在挑擔子的矮凳上，讓他剃頭，不像現在坐在冷氣底下，旁邊還有人剪指甲，我一輩子不敢，只覺得這樣很可怕。這位故人也會做詩，給我剃頭時就談起詩來，所以我很喜歡他給我剃頭，尤其是夏天，剃得光光的，熱水一洗，那清涼的味道，比在電風扇底下好，再聽他講最近做了什麼詩，後來看到理髮店的對子，是他念給我聽的，譬如「毫末生意，頂上功夫，」我說好，就背下來。還有一幅，後來知道是左宗棠的：「問天下頭顱幾許？看老夫手段如何！」一個個都把頭砍下來，這就是左宗棠少年時的氣派，後來變成理髮店的名對子。我常常讓他剃頭，並跟他談詩，過後我有點害怕，他一邊嘴裏講詩，一邊在我頭上亂剃，若他講忘了，在我頭上「咚」地一下，那還得了啊。其實他剃頭已到了庖丁殺牛的境界，把頭不當頭了，隨便劃兩下頭就光了，眼睛都不看的。後來長大了出門以後，想起坐在鄉下的柳樹底下讓他刮光頭，夏天用熱水洗洗涼快一下，追憶這個境界，超過了冷氣底下喝咖啡。

開始殺牛時，所見無非是牛，就像師大同學畢業前一年去試教，上課時兩個小時腿都在發抖，上課久了，目中無學生了。開始三年，所見無非是牛，「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，」目無全牛了，看到牛都不是牛了，眼睛裏頭沒有牛了，技術經驗到了這個境界。等於開始打坐，只曉得自己兩腿痛．「始臣之打坐時，所見無非腿也，三年之後，未嘗之坐也。」坐得昏沉，忘記了腿痛，坐在那裏睡覺了，始終也沒有學好打坐。

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

我向大家報告，剛纔講的那個剃頭師傅，一邊講話，眼睛還看到書上，一邊用剃刀在我的頭上亂剃，頭皮剃得比西瓜皮還青，他是「以神遇而不以目視」，用不着眼睛，也不是用手在剃，他的剃刀，他的意識，跟我的頭三者合一，精神的境界就過來了。注意，任何藝術家、文學家到此境界時，寫出一篇好文章或一首好詩，再過後一看，這是我寫的呀！有時看到得意之作，我說這詩做得蠻好，問誰寫的？同學告訴是我自己寫的，有同學還以爲我作假，其實我早就忘了。我心裏想，笑一笑，當時怎麼寫出來的，我不知道。

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」「官」指五官。譬如刮牛身上的毛，技術搞熟了，颳得痛快時，覺得豬皮、牛皮已經颳得蠻幹淨了，眼睛看到可以了，不用颳了，可是刀順了，「譁」地再來一刀，這一刀是「神欲」之刀，無意識的。但這一刀下來是真正的乾淨徹底。「官知止」，五官，生理的機能有意地停止，停止不了，精神的境界而「神欲行」，自然還要來一下，很優美。

提請諸位注意，庖丁殺牛的技術，已經達到道的境界。任何一門專長的技術，到達「神化」的境界，不是用頭腦，不是用肉體的功能，完全是「神行」，精神意志自然而來。譬如大藝術家，大文學家，乃至開刀的醫生，醫道到了最高明的地方，對於下刀的深淺程度已經感受到了，所謂「神行」。原文是「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」只用「神」而不用眼睛了，這個「神」不是眼神的神，而是精神的神，是超乎身體官能的。技術到了最高，到了道的的境界，是精神的世界，精神的領域，四肢的官能想停止也停止不了，很自然就滑下去了。而「神」的境界呀，欲行不斷、連綿不絕。下面接着講庖丁殺牛技術的程度：

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導大窾（kuǎn），因其固然。技經肯綮之未嘗，而況大軱（gǔ）乎！

「依乎天理，」所謂「天理」，就是物質天然的紋理。做人要講天理良心，這是中國文化最流行的一個術語。「批大郄，導大窾，」刀下去的時候，在大關節的地方，譬如膀子呀、肚子呀、腿子呀，「依乎天理」，引導着刀下去的方向，順乎自然，順着經脈的流行，肌肉的紋理，就把它自然解脫開了。大要緊的關鍵解脫開了，細節之處自然也就解脫開了。

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一句話：「因其固然。」生理上有其當然的道理，自然就解脫開了。

所以他講一句結論：「技經肯綮之未嘗，」這個「技」既代表技術，也表示肢節的肢；「經」就是我們現在講神經叢，是大關鍵，大要緊的地方；「肯綮」，關節。他說，當我的技術達到這種造詣時，技術所經過的地方，也就是刀下去經過的地方，哪一叢神經，哪一塊肌肉，哪一個關節，我都沒有注意了，順着刀勢就下來了。等於一個雕刻家，順着石頭的紋理，自然就下來了。「而況大軱乎！」更何況大的骨頭，大阻礙的地方，這乃順着一溜就自然解脫開了。

這幾句文字的大要，我們作了一個解釋。我們要注意，庖丁現在講的是殺牛的道理，實際上和作人做事的道理一樣。所謂作人做事的道理，如果到達了超越的境界，不管你怎樣做事，或者作領導人，或者被人領導，或解決一個問題，也就是「依乎天理」，從自然之勢，「批大郄，導大窾」，大關鍵的地方，要點的地方，把它解開了，就能把事辦好。但是，不是勉強做得好的，要「因其固然」而來。所以對於枝節的地方根本就不理，枝節的地方也不是不理，你順着自然而來，關鍵的地方解開了，枝節的地方也就解開了。

良庖歲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；

庖丁批評一般殺牛人：技術高明的殺牛人，一年要換一把刀，這個刀他用了一年，非換不可，下面是一個註解：「割也；」庖丁說他們呀，不是在殺牛，是在割牛，慢慢地割。殺牛的人痛苦，被殺的牛也痛苦。「良庖」算是一個國家的高手了，至於「族庖」，小地方上有些高明的殺牛者，一個月要換一把刀：「折也」，那不是在殺牛，那是硬剁下去的。我們看現在的醫生用的手術刀，豈止一月，開刀一次後，就怕有問題，就要換。

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

庖丁告訴文惠君：我現在的這把刀用了十九年，殺了幾千頭牛了，也沒有換過，這個刀刃就像新的一樣，沒有缺口，還鋒利得很。

這個道理說得很深刻，等於我們小時候學寫毛筆字，自己的字寫不好卻嫌筆不好。現在最好的毛筆，幾千塊一支，寫了幾個字，這個筆不聽話，我想向這邊，它要往那邊，換一支。同樣道理，不會殺牛的，嫌刀不鋒利。如果技術到了最高點，修養到了最高點，如同會寫字的人，最壞的筆能寫出最好的字。高明的書法家，他喜歡用壞筆，能夠把要丟了的壞筆，寫出神韻的字來，還超過了用新筆寫的字，那已經不是寫字了，那就是「官知止而神欲行」，到了神化的境界了。這個道理同時也說明，一個才具高的人，處理國家大事也好，個人事務也好，乃至說做菜也好，會做菜的人，隨便一個蛋，一點油，一點鹽巴，炒出來也很好喫。像我們不會做菜的，不管油多油少，花生米怎麼都要炒焦。文章寫得好的人，隨便怎麼寫都寫得好，寫不好的人，挖空心思也寫不好。所以，庖丁講到這把刀的道理，是在於自己意境的造詣高不高，不在於工具的好壞，作人處事，就看你智能高不高，修養高不高，不靠環境條件的幫忙。

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，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。

莊子的文章影響我們的文化極其深厚，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」，「遊刃有餘」這兩句成語，文學、詩詞，乃至一些大文章，到處都用到。這裏庖丁以殺牛的道理來做比喻：「彼節者有間，」牛身上的關節，任何一個最嚴密的關節都會有空隙。古書上印的「間」字，門裏面一個月亮，現在寫成間，間隙的意思。這句話要注意呀，任何一件困難的事，它都有空隙的，譬如我們兩個指頭捏得很緊，還是有縫的，厚的東西穿不過這個指頭縫，如果非常非常薄的東西，一拉就穿過去了。所以最嚴密的事情，都有漏洞，都有缺點，都有空隙，同人體上的關節一樣。「而刀刃者無厚，」庖丁說，可是這把刀在我手裏，已經變得沒有厚度了，變成非常空靈，沒有刀了，那麼沒有空隙的地方都可以過去，何況還有一點點空隙的地方呢？所以我以一把無形的刀，「以無厚入有間，」進入那個有空隙的地方去，就可以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。」「恢恢乎」是形容詞，就是舒服得很，瀟灑從容得很。這把無形的刀，在沒有空隙的地方，都把它變成一個大空隙了，所謂「遊刃有餘」，庖丁這把刀不是在殺牛，好象是在物體上游泳一樣，很輕鬆很自在地就過去了，是非常地瀟灑從容。

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

因此這把刀我用了十九年還沒換過，它和剛剛出爐的刀一樣新。

這一句話是重點。我們作人做事，要永遠保持着剛剛出來的那個心情。譬如年青人剛出學校，是滿懷的希望，滿懷的抱負。但是入世久了，挫折受多了，艱難困苦經歷了，或者心染污了，變壞了；或者本來很爽直的，變得不敢說話了；或者本來很坦白的，變成很歪曲的心理；本來有抱負的，最後變得很窩囊了。我們一般認爲，這是社會與環境影響了一個人。其實懂了莊子講這個故事的道理，就知道社會與環境不足以影響人。所以我們自己要有獨立的造詣，獨立的修養。自己獨立修養的精神超神入化，在任何複雜的世界，任何複雜的時代，任何複雜的環境裏頭，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」，都可以永遠保持最初開始時的心理狀況。這是最高的修養，這在中國儒釋道三家，叫做「初心」。人能夠永遠保持「初心」，不受外界環境影響，不受外界環境染污，永遠保持光明磊落，坦白純潔，就像《老子》上所講的「能嬰兒乎」，那麼，就會如莊子所說，這一把刀，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」，永遠不會壞，永遠長新。

同時，我們要了解，生命的修養也是這個道理。人爲什麼會蒼老呢？受了情緒的變化和一切外界的影響，使我們慢慢由青年到中年，到老年。所以修道與處世，就是庖丁解牛的道理。雖然處於很複雜的世間，「批大郄，導大窾」，處理大關鍵，把握大要點，始終保持着自己的頭腦，保持着自己的初心，像這把刀剛出爐一樣，不硬砍，不硬剁，不硬來那麼可以永遠使生命健康，永遠使生命青春。

## 由極高明而歸於平凡

雖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爲，怵然爲戒，視爲止，行爲遲，

上面莊子借用庖丁的嘴，講自己修養的造詣境界，和處世的方法原則。這裏這一段話更重要。但是當我到了一般的殺牛匠那裏去看看，牛一來，殺牛匠那個小心，那個緊張，做了非常嚴謹的準備，我看見了那個情形，自己「怵然爲戒，」生起一個警覺性，警覺什麼呢？「視爲止，」我所看到的就是我的榜樣。庖丁的技術那麼高明，殺牛不用眼睛，把刀拿起來隨便一揮，就感覺到了，可是在看技術差的人殺牛時，並沒有看不起人家，反而更看得起人家，因此對自己更加有一個警惕，不要認爲自己學問好，本事大，技術高。人生作人處事，就要像庖丁那麼小心，那麼謹慎。一方面這幾句話也描寫普通殺牛的人，看到牛來，「視爲止」，那個眼睛看到牛來都瞪直了；「行爲遲，」走路都是慢慢的，不敢一下子靠到牛身邊去。另一方面也形容庖丁看了別人殺牛，「行爲遲」，本來自己很輕鬆，因此也亦得走路都不敢亂走，慢慢走到前面，看他們怎麼殺牛。

動刀甚微，謋（huò）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爲之而四顧，爲之躊躇滿志，善刀而藏之。」

庖丁說，我學了他們的樣子，雖然自己技術很高明，但動刀慢慢地，很小心很仔細地下來，「譁」地一聲，牛的四肢都解開了，牛身像泥巴一樣散在地上。這個時候，我一身也累了，像一般殺牛匠把刀一丟，躺在地上也像一團泥巴一樣。休息一陣，威風又來了，「提刀而立，」把這把刀一拿起來，往那裏一站，英姿四顧，就像大英雄打了勝仗，站在高臺上四面一看，覺得我是英雄，「爲之躊躇滿志。」

這一段描寫很有趣味。然後，「善刀而藏之。」把這刀擦得乾乾淨淨，再打上凡士林或防鏽的油，用布包好，好好藏起來。等於很有錢的人，一定要把美鈔美金包得好好地藏起來，裝起沒有錢的樣子。

你注意喲，庖丁殺牛的技術之高明，眼睛裏面沒有看到牛了，刀隨意這麼一揮，一頭牛一秒鐘就解決了，那已經不是技術了，已經到了神化的境界。但是，學問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就是以最平凡、最膚淺的人做自己的老師，做自己的榜樣，那麼就大成功了。如果你技術、學問到了最高處，認爲老子天下每一，你註定失敗。沒有天下第一！只有小心加小心，謹慎更謹慎。所以庖丁說：雖然至此，我常常到了一般殺牛匠的地方，看到他們殺牛那麼小心，我也跟着他們學，也那麼小心。我們用文學上一句話來描寫，一個人的一生呀，由最絢爛而歸於平淡，由極高明而歸於平凡，這纔是成就，這樣的成就纔是養生之主。這個要點就告訴我們一個人生的道理，就是儒家道家講的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。

莊子這裏形容人由極高明歸於平凡的時候，掉了幾句尾巴，來描寫這個人生。把牛殺完了，「如土委地」，牛肉堆了一地，自己也像泥巴一樣坐在了地上，哎呀，總算完成了工作。這就是人生，我們大家都有這個經驗，一件事情做成功了，或者做生意發了財，先是覺得困難害怕，睡了一覺醒來，「提刀而立」，我還是英雄，站在臺上呀，「爲之四顧，躊躇滿志」。這個描寫很幽默，人都是這樣，過後越想越覺得自己英雄，在當時卻痛苦得很。可是莊子在後面又加上一句，「善刀而藏之」，這句話是要點。這就是莊子的文章，像禪宗的話頭，要透過文字以外去參的。

文惠君曰：「善哉！吾聞庖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」

文惠君聽了庖丁講完，他說：好啊！我聽了你講的這番道理，懂得人生了。

莊子用道家的思想，用汪洋曲折，非常優美的文字，借用庖丁解牛這麼一個故事，寫出了人生的道理。如果拿儒家來講呢？還是我們常提的一句話：「諸葛一生唯謹慎」，不恃才，不傲物，很平凡。這個「謹慎」，既不是自卑，也不是膽怯更不是自我的頹廢，是小心謹慎。這就是養生的道理。

## 神雖王不善也

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：「是何人也？惡乎介也？天與？其人與？」曰：「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獨也，人之貌有與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」

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蘄畜乎樊中。神雖王，不善也。

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：「是何人也？惡乎介也？天與？其人與？」

莊子這裏所引用的故事，根據後人的考據，據說出在戰國時的宋國。「公文軒」，人名。「右師」是一個人職務的稱呼。公文軒看見右師，很驚訝地說：這是個什麼人呀？怎麼只有一隻腳呢？這是天然生成這個樣子呢？還是後天因生病而變成這個樣子？

曰：「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獨也，人之貌有與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」

右師說：這是天然的。這裏的「天」不是宗教裏的什麼東西，是指自然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，不管是因爲車禍，撞斷了一條腿；還是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痹症；或者因爲生病受傷，割掉了一條腿，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樣子，它都是天命，都不能歸之於人爲。天然給我生命，要讓我用一隻腳活着，我就用一隻腳活着。每個人都有天然的生命，每個人的身體形貌都是獨立的，各有獨自的精神。你認爲我只有一隻腳不好看，我還覺得你長了兩隻腳很怪呢！或者你認爲我的鼻子長歪了，我還看你鼻子長得太直了，不夠漂亮；說我駝背，駝背有什麼難看？你還沒有呢，不相信你駝駝看；笑我歪嘴，歪嘴有什麼不好？對不起，你還歪不了呢，除非你去動手術，開了刀才歪得起來。「人之貌有與也」，這句話很深刻，這裏告訴我們一個道理，人的相貌是相對的，外形不能妨礙了我們精神生命獨立的人格，每個人要有自己生命的價值，人活着要順其自然，不要受任何外界環境的影響。右師說：我懂了這個道理，因此我答覆你：這是天命！一切都不是人爲，是自然的。

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蘄畜乎樊中。神雖王，不善也。

莊子的這幾句話，在中國的文學故事中，尤其在《高士傳》中引用得很多。「澤雉」，就是江河邊曠野裏的野雞。不曉得大家看到過沒有，野雞走幾步路，脖子就伸一伸，往地上啄一啄，找蟲子找東西喫，走幾百步，走得更遠一些，看到有水就喝一點。你看野雞挺可憐的，爲了一點飲食，爲了喫飽，一天到晚到處跑。雖然如此啊，它活得很快活很高興，「不蘄畜乎樊中。」「蘄」就是乞求，它不乞求關在籠子裏。關在籠子裏好啊，野雞如果被人關在籠子裏，天天有米喫，現在還有各種配好的飼料，又有水喝。但是，被關在籠子裏不舒服呀，它寧肯餓肚子，也要自己在外面找喫的，這才自由啊！這才舒服啊！所以它的生命並不希望關在動物園的籠子裏。爲什麼？

「神雖王，不善也。」「王」通旺。你看關在籠子裏的動物，譬如我們去看孔雀，它把脖子一伸，頭一彎，再把羽毛一張開，那是孔雀王，很了不起的樣子。再了不起，你還不是被人關在籠子裏，它自己也覺得不自在。它的「神」，那個精神雖然看起來像王一樣，可是「不善也」，不好。其實，我們大家也都關在籠子裏，這個宇宙就是個大籠子。你看現在的建築，譬如現在我坐在上面，給大家講《莊子》，人自己看自己，好象很了不起一樣，有什麼了不起？從外面看進來，洋土盒子就好象籠子裏關了我們這一堆人，還翹頭翹腦，自己稱王，這不好。生命就是這個道理，我們人，有時候覺得自己頂天立地，功成名就，或者了發大財，當了大老闆，出來那個肚子挺得特別大，表示有錢，可仍然是被關在籠子裏。照莊子的說法，「不善也」。

這是第二個故事。

## 隨緣世事無掛礙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則吊焉若此可乎？」曰：「然。始也吾以爲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古者謂是帝之懸解。」

指窮於爲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則吊焉若此可乎？」

這是講老子死了的故事。至於老子死沒有死，這在中國文化史上，素來是個迷。據說老子是永遠不死的。這裏莊子說老子死了，他的朋友「秦失」來弔喪，按一般地看法，看到朋友的屍體，眼淚至少要掉兩顆，秦失卻不這樣，他看到老子的屍體，「三號而出。」大叫三聲，既不是哭也不是笑，「哈哈哈」叫三聲就走了。老子的學生就說：這個傢伙不是我們老師的好朋友，他今天來，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，分明是來諷刺嘛。秦失聽到老子的學生這樣講，就答覆他們：我是你們老師的好朋友喲。老子的學生就問了：老師死了你來弔喪，又不行禮，又不掉眼淚，乾嚎幾下，大叫幾聲，難道可以嗎？

曰：「然。始也吾以爲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

秦失說：當然可以，而且這是最高的禮貌。我最初對你們的老師很敬佩，認爲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，等到我老遠跑來弔喪的時候，看到有些年紀大的人哭得不得了，好象死了自己兒子一樣傷心，又看到有些年輕人來弔喪，哭得好象死了自己媽媽一樣傷心。爲什麼他們見到老子死了哭得那麼傷心？「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。」這是真情的流露，動了情感，講不出來話來，爲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，可以表示的那一番情感而哭。這是人的感情沒有錯，但是你們的老師老子，不應該是普通人，他是教人能夠超越世俗感情，超越物理環境以外，達到超神入化的人，就是下面所說的「哀樂不能入也」，七情六慾已經不動心了。也就是說，得道的人，生死也不入於心中，生死一體，活着是睜開眼睛在這裏做夢，死了是閉着眼睛在那裏做夢，反正在夢中游戲。結果呢，你們這些跟老子學道的學生還動了真感情，大哭大叫，可見你們沒有得道。換句話說，老子沒有把你們教好。

「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」這個「天」不是普通的天然，是形而上道。人的感情自然有喜怒哀樂，可是哭得非要唱起歌來，大聲把喉嚨哭啞了纔算傷心，這個感情已經做假了，不是真感情，這是違反天然的，已經忘記了生命的本來。生命的本來是什麼？「崇高必致墮落，積聚必有消散，有命鹹歸於死」，到了最高必然要掉下來，聚集在一起久了必然會散開，所謂「生者寄也，死者歸也」，有活着的生命，自然有歸宿的那一天。這是必然的道理。

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古者謂是帝之懸解。」

秦失說，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，是順着生命叩拜自然之勢來的；年齡大了，到了要死的時候，也是順着自然之勢去的。所以老子也提到：「物壯則老」，一個東西壯到極點，自然要衰老。「老則不道」，老了，這個生命要結束，而另一個新的生命要開始了。換一句話說，真正的生命不在現象上，從現象上看到有生死，那個能生能死的東西，不在乎這個肉體的生死，所以，我們要看通生死。「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」這是最高的修養。把生死的道理看通了，隨時隨地心安理得，「而處順」，人生除死無大事，死是最大的問題，生死的問題看空了，順其自然，自己就不會被後天的感情所擾亂了。

「古者謂是帝之懸解。」在中國文化中，帝字，還有道字，天字，有各種的解釋。帝可以代表宗教的上天的主宰，也可以代表形而上的本體，生命的本來。在這裏，你不要把帝當作一個有形的上帝來解釋，不過，把它當個有形的上帝也可以，就是有個生命的主宰，它和形而上生命的主宰，也就是「懸」，同一個道理。這個道理無法解釋，無法用世間的文字，語言來解釋，要最高的智能來理解。理解了這個道理呀，就了卻生死了。了卻生死之後，又如何呢？

## 薪盡火傳

指窮於爲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

這個「指」，古人爭論得很厲害，有人認爲，這個指頭的指，是代表肉體；有人認爲，這個指是代名詞，不要那個提手旁，就是宗旨的旨。我們可以這樣解釋：我們真正的生命，就像用一根火柴把它點燃之後，把這個火傳到蠟燭上去。火柴擦燃過一會就熄滅了，火柴的形象沒有了，可是傳到蠟燭上的火呀，那個光明永遠不斷，綿延不絕。「不知其盡也。」也就是無窮無盡。那麼在中國文化裏，就是一句話：「薪盡火傳」。火柴燒完了，火柴的形象不見了，可是它精神的生命，永遠是亮的，而且是無窮無盡的。

我們肉體的生滅是兩頭的現象，生命的根本不在這個現象上，那個能生能死的生命，它的光輝永遠不生不滅，無窮無盡。莊子用「薪盡火傳」這個比喻，表達了道家的思想，和佛家儒家的思想一樣。我們瞭解了這個道理，對於生死，就看得非常解脫，非常輕鬆，非常自在，因此呀，自然就哀樂不入心中了。

《養生主》三個故事講完了，我們再回來看一看。第一個故事：庖丁解牛。莊子告訴我們對於做人處世，立身行事，生存生活要做到超神入化，自己造詣要超凡入聖，不要被外境所拘，雖然在物質的世界裏，精神也要超脫，如庖丁解牛一樣。但是，儘管如此，作人做事還是處處謹慎小心。第二個故事，莊子用右師的故事來說明，每個人都有獨立生命的價值，人活着要有獨立不可拔的精神。而真正的生命價值就要效法天然，超越樊籠之外，自己要有打破環境的能力，創造自然的生命。一隻腳的人也頂天立地活在世上，「天上地下，唯我獨尊」，決不受外形、外境界的影響。我們人最可怕的，就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卑感，任何的英雄也有自卑感。人受到環境的影響、打擊，自卑感也就產生了。所以我們常說，一個非常傲慢的人，就是因爲他自卑感太重。因爲傲慢是對自卑的防禦，生怕別人看不起自己，所以要端起那個架子來。沒有自卑感的人很自然，你看得起我，還是看不起我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這個樣子，是很自然的。人到了這個境界，是真的認識了自我。所以人頂天立地，古往今來，無非一個我。第三個故事，莊子告訴我們要看破生死，我們能夠看破了生死，生死的時候，很自然地接受，一點無所恐懼。換一句話說，對於生死不自卑，我們爲什麼怕死呢？很自卑，因爲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後到哪裏去了。莊子告訴我們，人死了以後並沒有到哪裏去，我們那個能生死的生命，「薪盡火傳」，永恆常在。真正的生命永遠是光輝，永遠是亮着的，「不知其盡也」。

# 人間世

我們再強調一下，《莊子》內七篇是連貫的，第一篇是《逍遙遊》，講人如何解脫，如何變成一個超人。由解脫變成超人以後，說到形而上道的齊物，萬物不齊不能平等，《齊物論》講如何達到形而上的萬物齊而平等。然後，纔能夠懂得做一個人如何養生，如何使這個生命有價值地活着，這是第三篇《養生主》。懂得了養生以後，可以作人，可以活在人世間。人世間這個名詞，我們在文學上常常用到，它最早是由莊子提出來的。下面，我們就講內七篇的第四篇：《人間世》。

顏回見仲尼，請行。曰：「奚之？」曰：「將之衛。」曰：「奚爲焉？」曰：「回聞衛君，其年壯，其行獨。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。輕用民死，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，民其無如矣！回嘗聞之夫子曰：『治國去之，亂國就之。醫門多疾。』願以所聞思其則，庶幾其國有瘳乎？」

仲尼曰：「嘻，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！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？德蕩乎名，知出乎爭。名也者，相軋也；知也者爭之器也。二者兇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

且德厚信矼（音qiāng），未達人氣；名聞不爭，未達人心。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惡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爲人菑夫。

且苟爲人悅賢而惡不肖，惡用而求有以異？若唯無詔，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。而目將熒之，而色將平之，口將營之，容將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順始無窮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！

且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。是好名者也。

昔者堯攻叢枝、胥、敖，禹攻有扈。國爲虛厲，身爲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實無已，是皆求名實者也，而獨不聞之乎？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，而況若乎！雖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嘗以語我來。」

顏回曰：「端而虛，勉而一，則可乎？」曰：「惡！惡可！夫以陽爲充孔揚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違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與其心，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，而況大德乎！將執而不化，外合而內不訾，其庸詎可乎！」

「然則我內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內直者，與天爲徒。與天爲徒者，知天子之與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，蘄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謂之童子，是之謂與天爲徒。外曲者，與人之爲徒也。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禮也。人皆爲之，吾敢不爲邪？爲人之所爲者，人亦無疵焉，是之謂與人爲徒。成而上比者，與古爲徒。其言雖教，謫之實也，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雖直而不病，是之謂與古爲徒。若是則可乎？」仲尼曰：「惡！惡可！大多政法而不諜。雖固，亦無罪。雖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！猶師心者也。」

顏回曰：「吾無以進矣，敢問其方。」仲尼曰：「齋，吾將語若。有心而爲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皡（音hào）天不宜。」顏回曰：「回之家貧，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。如此則可以爲齋乎？」曰：「是祭祀之齋，非心齋也。」

回曰：「敢問心齋。」仲尼曰：「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；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」

顏回曰：「回之未始得使，實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可謂虛乎？」夫子曰：「盡矣！吾語若：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，入則鳴，不入則止。無門無毒，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。絕跡易，無行地難。爲人使易以僞，爲天使難以僞。聞以有翼飛者矣，未聞以無翼飛者也；聞以有知知者矣，未聞以無知知者也。瞻彼闋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謂坐馳。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，鬼神將來舍，而況人乎！是萬物之化也，禹、舜之所紐也，伏戲、幾蘧之所行終，而況散焉者乎！」

## 從諡法說起

顏回見仲尼，請行。曰：「奚之？」曰：「將之衛。」曰：「奚爲焉？」曰：「回聞衛君，其年壯，其行獨。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。

這個故事也是假託的寓言。顏回一度想到衛國去教化衛靈公，歷史上有沒有這個事實，查不到。我們知道，孔子同衛國關係非常好，非常深，孔子的大半生都是在衛國度過的。我們這個歷史文化很妙啊，中國歷史文化特殊的地方，有個名稱叫「諡法」，一個人這一生做人對不對，死後公擬的諡號叫做「諡法」。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，連皇帝都逃不出諡法的褒貶。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特有的精神，現在不保留了。中國古代做皇帝、做官的最怕這個諡法，怕他死後留下萬世的罵名，甚至連累子孫抬不起頭。因爲這個諡法，也就是死後的一字之定評，它永遠都沒有辦法可以改變。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議，或史官做評語，像漢朝的文帝、武帝，稱謂「文」「武」，都是諡法給他們的諡號。「哀帝」就慘了，很悲哀。漢朝最後一個皇帝諡號「獻帝」，他亡掉了漢朝，也含有把天下獻出去了的意思。這是曹操給諡的。哀帝獻帝當然不是這樣解釋，但是也可以這樣說。漢朝的「靈帝」，戰國時衛國的「衛靈公」，諡一個「靈」字，有點神經兮兮的。宋朝的「神宗」，諡號用神經的神，他有點神裏神氣的。像歷史上的周文王、漢文帝、唐文宗，諡號能夠得上一個「文」字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根據諡法解的記載，稱文的有下面幾種：一、經天緯地，二、道德博聞，三、勤學好問，四、慈惠愛民，五、民惠禮，六、賜民爵位。如明朝的王陽明諡號「文成」，清朝的曾國藩的諡號「文正」，那都是最難得的。死後的評語夠得上稱爲「文成」「文正」的，上下五千年歷史，縱橫十萬裏國土，雖然有幾億的人口，其中卻數不出來幾個人，最多一二十人而已。這是中國文化中諡法的謹嚴。所以中國人做官也好，做事也好，他的精神目標，也要對後代負責。不但對這一輩子要負責任，對後世仍舊要負責任。因爲誰都沒有辦法逃避歷史的公平，對了就對了，不對就是不對。所以中國人說，作人做事要有對歷史負責的精神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我們現在通過衛靈公的諡號，就可以瞭解衛靈公這個人，這位歷史上的諸侯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衛國的皇帝，很不錯，並不太壞，但就是本身有點吊兒郎當的。可是他用的幹部，八成都是一流的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蘧伯玉，他是衛國的宰相。蘧伯玉也是孔子很佩服的，他和孔子是很好的朋友。孔子一生顛沛流離，可是在衛國住得很久，因爲有蘧伯玉這一班人招呼照顧。齊國的賢相晏子，一位歷史上有名的矮子，他和孔子也是很好的朋友，但孔子沒有辦法住在齊國，同時晏子也不想孔子住在齊國，想辦法要孔子走，這是歷史上的一個祕密。爲什麼呢？晏子怕孔子在齊國住久了要出問題，別人想謀殺孔子，晏子身爲宰相也不能保護周全。所以孔子在衛國住的時間很多。但是因爲衛國的皇帝是衛靈公，也很難弄。

## 顏回想作王者師

孔子的學生，第一了不起的是顏回，莊子就借用孔子與顏回的對話來講這個故事。

顏回有一天向孔子請假，他說我想不當學生了，要離開這裏出國去。孔子問顏回要到哪裏去？顏回說準備到衛國去。孔子和衛國交情很好，就問顏回：你到衛國去幹什麼呢？顏回講了個道理：我聽人家說，衛國的皇帝衛靈公，「其年壯，」他四五十歲，正當壯年之時。一個人到中年，如有可爲，這是壯年的可貴。「其行獨」，但是，聽說衛靈公的行爲做法，非常獨裁，自以爲是。「輕用其國，而不見其過。」他對於國家，治理得很隨便，因爲他太聰明，又壯年，想到怎麼辦，就怎麼辦，而自己不反省自己的過錯。

這裏是說衛靈公，其實我們做人做事都是這樣，只需要把國字改了就行了。有時我們在家裏，「輕用其家，而不見其過」。開公司，做事業，或做生意，「輕用其商，而不見其過」。不論大小都是一樣，不考慮，想到怎麼做就怎麼做了，自己沒有反省自己的過錯。

輕用民死，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，民其無如矣！

由於衛靈公正當壯年，壯年的人呀，有勇氣，有衝勁，而智能若不夠，經驗不夠，因此「輕用其國」。作爲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封建獨裁，憑着自己的意志決定一切，毫不考慮自己的錯與不錯，結果老百姓受罪、受難，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衛靈君這樣一搞下來，像火燒一樣，把海洋的水也燒得幹，這個國家太危險，「民其無如矣。」

回嘗聞之夫子曰：『治國去之，亂國就之。醫門多疾。』願以所聞思其則，庶幾其國有瘳乎!

顏回對孔子講：老師呀，你平常教育我們：「治國去之，」好的國家就不要去了。爲什麼？好的國家，去了光喫現成飯，當個公務人員，拿高薪水，沒有意思。「亂國就之。」大亂的國家要去，去治世做人。顏回說，這是你教育我們的呀，現在衛國很亂，毛病太多了，衛國的老百姓很可憐，我去了要救他們的國家，把它的病治好。「醫門多疾。」病人在哪裏看得到？你去好的醫院好的醫生門口，就看得到很多。所以顏回說，我想把從老師這裏學到的道理，拿去大面積地弘揚。拿佛教的說法，我去度衆生；拿儒家來講，我到那裏去救世救民。

注意啊，顏回的思想，就代表了青年人的思想，我也是青年人過來的呀，我們青年人的思想，只要我一站出來，哇！天下事一定有辦法。哪一點看不慣，哪一點不對，可惜了，我沒站出來，只要我一站出來，早就有辦法了。我們在座的青年男女呀，都有這個想法。這一段我們特別要注意，每一個知識分子，都有爲國家、爲天下的熱情，尤其青年人的熱情是很厲害的。陸放翁有一首名詩《書憤》：

早歲哪知世事艱，中原北望氣如山。  
樓船夜雪瓜州渡，鐵馬秋風大散關。  
塞上長城空自許，鏡中衰鬢已先斑。  
出師一表真名世，千載誰與伯仲間。

這首詩現在的中學課本有沒有，我沒大留意到，過去我們在七八歲小學生的時候就唸了，現在好象是中學、高中在唸，將來恐怕要到研究所才唸了。人在青年的心理都是這樣，對人世間的艱難困苦一點都不瞭解，所以那個氣宇呀，好象天下國家的事，只要我一出來，就有辦法，是「北望氣如山」啊，年青人的心理差不多每個時代都一樣。陸放翁所處的那個時候，南宋正和金朝作戰，國家處於戰爭時期，他於是有復國的思想，所以當海軍，「樓船夜雪瓜州渡，」古代的「樓船」就是所謂的海軍了。又想學陸軍作戰，「鐵馬秋風大散關」，「大散關」在中國靠近西北的高原。後面四句則說到年紀大了，頭髮白了，一無所成的感慨。陸放翁的這種報效祖國的心情，是一個亂世時代的兒女，尤其是受過教育的有志氣、有抱負的青年，都有這種氣概。古今一例，可以說古今中外一例。

那麼，這一段描寫的顏回也是抱這種氣概，這種心理，看到天下不安定，很想出來作爲一番。莊子站在道家的立場，借用孔子的嘴巴就訓話了，孔子教育顏回的這一段話，就是教訓天下所有的人。

## 道不欲雜

仲尼曰：「嘻，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

這個「嘻」，應該這樣念：「嘻……」孔子拉長了聲音幽默顏回。「若殆往而刑耳。」你去吧，你如果去一定被殺掉，不但教化不了衛靈公，而且你這條命還會送掉。

「夫道不欲雜，」這一句話很重要呀。這個「道」不是形而上的道，而是指人生的大原則。天地間不管做哪一行，做任何一種事都一樣，處於人世之間作人的道理，不能亂，要精神專一，有始有終。打坐修行想得自在，想得果位的人，要一門深入，方法不要學多了。方法學多了，你沒有那個智能，不能融會貫通，一樣都無成。作人做事的道理也是一樣。「雜則多，」慾望多了，一個知識分子懂得多了，而不專一，博而不專。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」困擾了自己，也困擾了人家。 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」 思想複雜了，煩惱太多了痛苦太大了，連自己都救不了，還能夠救人家嗎？還能夠救天下國家嗎？

我們一般人，由年青到老年，都是犯了這個毛病，這是我們大家自己的經驗，等到老年人的智能成就了，已經來不及了，不但沒有勇氣了，連躺下來睡覺的力氣也沒有了，所以不能做事，青年人是很有勇氣，但那個莽撞，不懂事呀，真是毫無辦法。如果說有代溝，這個代溝是沒有辦法的。我常常有個感想，假設能把這兩種結合起來，一個人能具備了年青人的勇氣，老年人的智能，那真是天下事不足爲也。結果我們做不到，每個人的人生都犯了這個毛病，千萬注意啊！孔子教育顏回，「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教。」這也是對大家的一個警告。

## 存己而後存人

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！

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一點非常重要：「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」。注意呀，各位青年同學，孔子這裏講的是青年人的修養哲學。先能夠自救，自己先站起來，再輔助別人站起來。等於學佛的人先求自度，然後來度人。你自己度自己，救自己都救不了，怎麼能夠救別人？可是人年青的時候總犯一個毛病，自己還不會爬，就想去輔助別人站起來，覺得自己很高明有很多的主意。我幾十年經常跟年青的同學在一起，很怕自己老了不懂事，因爲跟不上年青人就會不懂事落伍了，所以拼命跟着年青人學習。幾十年的經驗覺得，年青人永遠跟不上我們，問題是什麼？因爲我們把他們的長處已經學到了，他們還沒有把我們的經驗學走。所以年青人能夠「存諸己」而站起來的，非常難。還是有這種人，那是非常特殊的，智能、能力都非常強的人。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在莊子筆下寫出來就是「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。」這個原則，不只道家有，儒家孔孟思想主張「立己而後立人」，這個立，先求自己站起來，然後輔助別人站起來；道家是「存己而後存人」；佛家呢，「先求自度，然後度他」。所以古今中外聖賢的哲學是同一個路線，沒有兩樣的。

「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!」這個「未定」要特別注意，我經常同許多老年朋友或青年朋友談了大半天，我告訴他們，你有個大問題，儘管活了幾十歲，你自己的人生觀沒有定下來，沒有人生的方向，沒有確定自己活着究竟要做一個什麼人，究竟要做一個什麼。很少有人一輩子確定了方向，都是跟着環境在轉，這就犯了莊子所說的「所存於己者未定」的毛病。一個人對於自己人生的方向都沒有確定，那是人生最悲哀的事。人生的方向，也即是人生的哲學。譬如說我要做一個睡覺的人，只要有覺睡就好了，其它什麼都不管，也總算確定了一個方向。哪怕沒有飯喫，睡得餓死了，也算不錯嘛，因爲求仁得仁嘛。那可以死後給他一個諡號，也稱爲「靈公」，或者稱爲「神公」吧。就怕連這樣神經性的人生觀都沒有確定，跟着環境轉，這是很悲哀的事。

譬如選擇一個職業，不管哪個職業，反正爲了自求生存，當皇帝也是職業，討飯也是職業，皇帝和討飯相去那麼遠，只是職業的不同，不是事業的不同。中國文化的事業是什麼呢？孔子在《易經·繫辭》上講的：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」。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」，即自度度他。「舉」就是你所做的工作，「措之天下之民」，使老百姓能夠得到你的福利，受到你的恩惠，從而天下社會有一定的安定，這樣的成就叫做事業。所以一部《二十五史》裏面，雖然有許多帝王將相狀元，現在我們腦子裏記不住二十個，原因是什麼？他們沒有事業在人世間。當皇帝幾十年馬馬虎虎就過去了，也就是個職業而已。尤其古代那些太子當皇帝，我對歷史上這類皇帝有個專門的名稱，我叫他們「職業皇帝」。他們天生就是要當皇帝的，那沒有辦法，誰叫他們「七字」不好「八字」好呢。在清朝有個笑話，一個人去做縣長，卻字都不認識，有一次寫七這個字，七字應該向右邊彎，他向左邊彎，站在邊上的衛兵說：「大老爺叿，七字寫錯了，七字向這邊彎，你怎麼向那邊彎？」大老爺聽這當兵的說他寫錯了，這下受不了啦，把筆一丟：「格老子，七字不好，八字好啊，你還是當兵，我還是做官。我寫錯了字，沒有關係。」那些職業皇帝就是「八字」好，可他們在歷史上沒有貢獻。

爲什麼一個人對歷史沒有貢獻呢？即「所存於己者未定」，他的人生觀沒有確定。一個人的人生觀確定以後，富貴貧窮都沒有關係，有地位無地位，有飯喫無飯喫，有錢無錢都一樣，人生自然有自我存在的價值。所以孔子告訴顏回：「所存於己者未定，」你對於自己的人生觀都還沒有確定，自己的學問道德修養都還不夠，自己都還沒有站起來，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？」你哪裏有空直接去暴露別人的錯誤啊！

##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

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？德蕩乎名，知出乎爭。

孔子對顏回說：「且若亦知夫」，這幾個字看起來毫不相關，好象古文亂七八糟，翻譯成白話文就是：並且你也知不知道？「且」，並且；「若」，就是你；「亦」，也；這個「夫」就是起問號的作用了。「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？」並且你也知不知道，道德的過份，過份的道德，就不是道德了。等於說一個杯子裝水，把水裝得太滿了就溢出來了。所以道德有個範圍，超過了這個範圍，就叫「蕩」得過份了。你認爲自己有學問，有智能，你聰明過頭了，聰明過頭就是笨，真聰明不會太過頭。憑你一點點聰明就去教訓人家，那你太笨了。

在上古，道德兩個字是分開的，不是合用的，比如《道德經》，上篇講道，下篇講德，道是體，德是用。魏晉南北朝以後，到唐宋之間，才把兩個字連起來，變成一個名詞叫「道德」。古人所講的德和現代人道德兩個字連用，其內涵是有差別的。後世人，尤其現代人，一提道德，就和窩囊差不多。所以講道德的人，你打我左臉，我右臉還要送過去，好象這下才合於道德。這個道德用得不好，就變成了窩囊，用得好就是最高的道德，這很難講。古人所講的道與德的用法，不是後世這種觀念，那是非常有分寸有範圍的。這個德字和得到的得字一樣，爲什麼呢？所以說讀中國古書很困難了，假如按中國古書的說法：「德者，得也。」看了半天，不要註解還好些，越註解越糊塗，怎麼「德者」就是「得也」呢？這就要思考了，德就是表示好的行爲的成果和作用。譬如說，有人口口聲聲講仁義道德，那就得拿點仁義道德的成果出來，不然就是空話，空話

沒有用。用一句古詩來講：「事到有功方是德」，一件事情做到最高處，勞苦功高有成果了就德，所以稱爲功德。所以，你說我要做好人，做好人不要講，你做出來，「事到有功方是德」，這就是道德。那麼我們現在對德字就有這麼一個瞭解了。

「德之所蕩」，「蕩」就是超過了，講道德沒有錯，不過不要超越道德的範圍。我常講一個故事，有一位同學，夜裏開計程車，看到路上有人打架出了事情，因爲他又喫素又學佛，講道德的，看到那個被打的人躺在路上好可憐，想到這個社會好亂啊，想着想着就開過去了，忽然轉念一想，這不是學佛的心腸，馬上就把車倒退回去，把那個被打的人弄上車，送警察局送醫院。當時他這一段事情是記在日記上的，（因爲我規定同學們寫日記，記錄自己每天做了些什麼事。）我看到這一段，就拿起紅筆寫上：你不懂道德的做法，有毛病了。他下一段日記裏果然出毛病了，被打的人的家屬找到這位同學，說人是你打傷的……後來麻煩透了。所以這位同學說好事難做啊！我說這是你不懂嘛，好事不是這樣做的，好事有好事的做法，尤其是今天的社會，做好事是應該，但要有智能地去處理。「德之所蕩」就是這個意思。道德也有它的標準，也有它的做法，你超過了這個範圍，道德就變成了不道德，或者是非道德。不道德太嚴重了，非道德認不清楚究竟是道德還是不道德。不字就太肯定了，非字還有商量餘地。這是個邏輯問題。

所以孔子說，並且你知不知道「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？」智能太過份，太聰明，聰明過了頭就是笨了。等於剛纔舉的例子，那位開計程車的同學，經常做好事，結果找來麻煩，給我罵了以後，做好事小心一點了。他本來做好事很熱心，結果弄得煩惱生氣，氣得一塌糊塗。「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」。

「德蕩乎名，」反過來說，一個人的道德修養，爲什麼不能守本份呢？受一個心理的影響，爭求虛榮的知名度。爲了一個名，可以不擇手段去做，超過了道德的範圍，這就是「德蕩乎名」。讀書人想立大功成大業，心理上因爲有求名的心，所以超越了道德的範圍，把人生行爲的標準都破壞了。這種故事在歷史上是太多太多了。中國人有句話：「讀史書而流淚，替古人擔憂。」我們有時候讀史書真的讀得流眼淚，替古人着急呀，古人當時不這樣做就好了，可他偏要這樣做。其原因呢？「德蕩乎名」，因爲名心的趨使。

「知出乎爭，」「爭」就是好勝。智能越高，知識越高的人呀，意見越有害。我們真懂了歷史，懂了人生，讀了《莊子》這一段就看得很清楚，不要看讀書人教育受得多，學問越高，意見越多，有時候越難辦。越是知識分子，越要爭名爭意見，固執得很有害。所以古人說，普通沒有受過教育的人，常常爲慾望而吵架，慾望滿足了，就不吵了，知識分子不是爲慾望，慾望滿足了也要吵，意見之爭！爲了意見的不同，而彼此間不得了。用現代的說法就是：知識意見的戰爭比什麼都可怕。歷史上歷代的「黨禍」，看了令人傷心呀，統統犯了「德蕩乎名，知出乎爭」這幾個字的毛病。這裏面就牽涉到名心的問題，名心並不一定是在報上有個知名度，這個名包括了戰國時期的名理哲學，也就是邏輯意見和觀唸的差別。

名也者，相軋也；知也者爭之器也。二者兇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

人爲了求名，不擇手段去做，爲名所困。人類自己的知識技巧，成了鬥爭的工具。所以爲了榜上有名，不是爲了真正的學問讀書，這就是爭鬥心理的開始。我們看到，歷史上真有學問的人，不是爲了考功名出來的，他爲了自己讀書，爲了自己求道，所以他成就了，名留千古。從唐朝以後考試製度流行了，明朝清朝的七八百年間，一般人讀書人只曉得八股文章，已經不曉得真正的學問，所以到了清朝末年，有個真實的事情，有個考取功名的舉人，突然有一天問朋友：「孔子當年是哪一科的舉人？」還有一個人，已經考取了舉人，跑到同年家去，（過去同一年考取功名的叫同年，不叫同學）同年的書桌上擺了一部《史記》，他就問：「這個《史記》，我沒看過呀，是司馬遷著的嗎？司馬遷是哪一科的進士呀？」所以這種學問知識呀：「知出乎爭。」

所以莊子借孔子的嘴說：「名也者，相軋也；知也者，爭之器也。」這是人生的名言。我們看看人類的歷史，尤其是中國的歷史，數千年來每個朝代，在皇帝面前黨派意見的紛爭，都犯了這兩句話的毛病。人最高的道德，已經把名心抹平了，無所謂名不名，這個很難。莊子下面會提到，「一以己爲馬，一以己爲牛」，人家叫我是牛，很好，叫我是馬，也好，人把虛榮心去掉了，呼牛呼馬而能依人呼，隨便你叫。所以清人劉悟元有一首很有名的詩：「勘破浮生一也無，單身隻影走江湖。鳶飛魚躍藏真趣，綠水青山是道圖。大夢場中誰覺我，千峯頂上識迷徒。終朝睡在鴻蒙竅，一任時人牛馬呼。」到了這個境界，纔算沒有名心。我們看到中國佛家和道家，把名看破了，那麼名字也不要了，只取個法名來代替，結果有的人自己名字上不爭了，爲了法名爭得好歷害，這個就是名心之難去。

「二者兇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」所以爲了求名成功，爲了好勝而求知識，這兩樣都是殺生的武器，它殺人不見血，破壞自己的生命。這不是道德的行爲，不是真正地懂得人生，不是真正人生生命的盡頭。

孔子罵顏回的話還沒有完：

且德厚信矼（音qiāng），未達人氣；名聞不爭，未達人心。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惡有其美也，

「德厚信矼，」人很容易犯這個字的毛病，尤其知識分子，受了教育有了知識，把道德的規範看得很嚴重，根基深厚。「信」就是自信太強。佛學中有五種見，見就是觀念，有一種叫禁戒取見，自己牢牢地立了一個戒條，認爲違反了這個戒條就不符合道德。譬如，有個旁門左道的「鴨蛋教」，是光喫雞蛋不喫鴨蛋，還是光喫鴨蛋不喫雞蛋，我記不得了，反正是認爲吃了別的就犯了戒。這就是把自己以爲是道德的東西，固執地抓得很牢，他自己以爲的道德，其實是錯誤的。這叫邪見，也叫禁戒取見。「未達人氣；」許多人的道德修養很好，所謂方剛的人，很方正，很剛強，覺得道德是不能碰的，方者就是方者，圓者就是圓者。道理講得非常對，可是他實在是「未達人氣」，對人生的氣味，生命的氣息都不懂，他自己雖然也是個人，但不通人情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。

顏回是孔子學生中道德第一的，他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當然道德很好。不過孔子講他「德厚信矼，未達人氣」。其實孔子沒有講這樣的話，是莊子借孔子的嘴講的，也許是孔子講過，只有莊子聽到，我們沒有聽到，那不管了，反正莊子是借題發揮，道理是沒有錯的。

孔子說：顏回你這個傢伙呀，自己認爲學問好，人方正得比木頭還要方，比冰塊還要冷冰冰的，個性又那麼倔，自信得很，這是你不通人情世故。顏回你不過二十幾歲，「名聞不爭，未達人心，」也就是現代人講的你電視都沒上過，報紙上也沒登過你，沒有知名度，社會上誰也不知道你，你以爲你算老幾呢？誰曉得你有什麼了不起呢？你突然去把仁義道德這套學問說給衛靈公聽，要教化衛靈公，勉強用「仁義繩墨之言」，這一套理論，這一套方法，暴露衛靈公的缺點錯誤，你不是當面讓他下不了臺嗎？你想想看，他還會喜歡你嗎？絕不會認爲你是對的呀。所以，孔子告訴顏回，你這樣搞不但不討人喜歡，沒有一個人認爲「其美也」，都討厭你，不讚揚你，這種事情太糟糕了。

這種莫名其妙的人很多呀，我常常就碰到。先不講別的，我常常被學生教訓了，以前在大學時有，最近也有。在大學上課時，有同學下課了，跑到我面前一站：「老師，怎麼怎麼……」講了一大堆理論，我說你講得都對，讓我想想看，過幾天答覆你。等到過幾天課上完了，他也不講了，我也不問了，因爲他慢慢懂了。最近還有個學生跑來告訴我：「老師啊，你這個地方那麼多聽衆，你要加以科學地管理。」我說：「是是是，你看怎麼管理，你幫我設計一下好不好？」「好！我幫你設計。」幾天後我讓同學請他來，然後告訴他，這裏有年紀大的，有年紀輕的，有怎麼怎麼的，請你計劃一下，那麼多聽衆怎麼科學管理？他最後告訴我，這個地方好象沒有辦法，不是管理的地方。我說：「哦！看來我還是沒有錯，大概你還要慢慢學吧。」這都是事實啊，這些就是典型的人。

很多年青人並不完全都錯的，也有很多好的意見，但是沒有多大用處，因爲好意見只有那麼一點，不能成其爲整個的全體。等於年青人寫的文章，有時候「有好句無好文」，好的幾個句子有，但構成全篇都好就難。寫文章做詩，我捫每個人腦子裏都有靈感，不管有沒有受過教育，經常能冒出幾句很美的話，但寫一篇好文章、做一首好詩就不行了，學力不夠！年青人有好意見要貢獻給社會，注意不要犯一個錯誤：「人微言輕」，自己沒有知名度，很重要的話變得沒有份量了，話說出去起不了作用，這是需要知道的。當然這樣會把人學滑頭了，其實這是要知道處世的方法。這一篇《人世間》，莊子告訴我們爲人處世的方法，只要不向壞的方向研究，你就得到一個好處：人生的藝術，即作人做事的方法。

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爲人菑夫。

「菑人」是什麼？倒黴鬼。孔子說：顏回你去見衛靈公一定要倒黴。爲什麼？你講他的不對嘛。「菑人」也就是上海話的「觸黴頭」，你去把他倒黴的事都抖出來了，觸了人家的黴頭，你也變成倒黴鬼了。「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」迴轉來是你倒黴，不是衛靈公倒黴。你願意去做個倒黴鬼嗎？

且苟爲人悅賢而惡不肖，惡用而求有以異？

並且你去了以後，你當然喜歡好的忠臣，衛國的壞人你一定攻擊得很厲害。我告訴你，你這樣「惡用而求有以異」，這樣的作法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。人誰不喜歡好的一面，討厭壞的一面。你叫任何一個人來問：你喜歡交好人做朋友，還是喜歡交壞人做朋友？一個小孩子都可以告訴你，我喜歡交好人做朋友，決不願交壞人做朋友。

## 皇帝也爲難

我們看了歷史就懂，皇帝面前的奸臣，在歷史上看來是奸臣，在當時看不是奸臣，奸臣是那麼容易看出來的？看出來還叫奸臣？所有的奸臣在當時做得比忠臣還要好，奸臣不是都做壞事的喲，也要做好事的。歷史上奸臣本事大，拿唐朝來講，唐明皇很了不起，他前面用的宰相都是第一流的人材，後來用了一個壞宰相叫李林甫，用了十九年，唐明皇逃難，楊貴妃吊死，安祿山造反，等於說是李林甫害的。

唐明皇逃難騎在馬上的時候，當然皇帝逃難像慈禧太后一樣很可憐了，肚子餓了老百姓給她一點紅薯喫，吃了以後問：「這是什麼東西呀？這麼好喫？」唐明皇也有過這種事，當時身邊左右沒有人，只有一個故臣跟着，這個半大的大臣就問：「皇上，你也做了幾十年皇帝，哪幾個宰相是好人？」唐明皇就說哪個哪個是好人，跟在旁邊的臣子一聽，皇上一點都不糊塗：「皇上你都很清楚呀？」「我當然清楚了，李林甫這個傢伙是個壞透了的人。」「皇上你也知道他壞啊？那你怎麼還用他呢？用得把國家都亡了。」唐明皇說：「你不懂，不用他我用誰呀？」這句話大家不懂了，當了領袖就會懂。

譬如乾隆用和珅，大家都說皇上不該用這個人。乾隆也實在了不起，只有這麼一個壞人在身邊，皇上也要玩啊，也有不好辦的地方，譬如皇上想喫香蕉，這種事總不好叫大臣、將軍去辦吧!下一個條子，算不定今天集市上就要爆炒，五十塊才能喫到一根香蕉。跟和珅一講，一毛錢就買到了。皇上偷偷一喫，也沒有人看見。皇上喫東西也是不能當着大家隨便喫的，當皇上很苦的。所以大家講和珅的不對，乾隆明知道和珅是壞人，但他說：「你們真是不懂，皇上不好當，好人我都用了，你們總要留一個壞蛋給我玩玩吧。」當皇帝的說這個話，真是說絕了，你們老是叫我一天到晚當皇帝，坐在那裏作菩薩，這個日子很不好過呀！

## 難堪人情

孔子繼續訓話：

若唯無詔，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。

顏回你跑去見衛靈公，寫個報告拿個名片，在門房那裏登個記，見不見得到還不知道呢。除非皇帝有詔書，命令你去見他。「詔」就是皇帝的命令。皇帝沒有下詔書要見你，你跑去見皇帝，皇帝左右的這一班政治上的大臣，現在不是什麼「長」，就是什麼「員」，古代的官職是尚書、大夫等等，左右大臣看到你這個年青人，尤其曉得你是我孔老二的學生，妒忌心就來了，「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」，乘機會就鬥爭你，就整你，這是必然的。譬如孔子周遊列國都被擠走了，孟子去見梁惠王也被擠跑了，就是「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」。所以古人有句名言，也是我常告訴同學們人生哲學的道理：「士無論賢愚，入朝則必遭讒」。一個知識分子、讀書人，不管你好與壞，賢人或者愚人，只要你進朝來，大家就妒嫉。等於現在青年同學，剛剛大學畢業進入公司，你一個新的小職員進來，老的同事一定「斜眸而視之」，眼睛斜着看你一看，總要整你兩下的，雖然不整你呀，也要看看你，稱稱你的份量。「女無論美醜，入宮則必遭嫉。」女性不論漂亮不漂亮，只要到了皇帝面前，皇帝一寵幸她，其他宮女就妒嫉了：這要命了，給她搶走了。

古今歷史上這類事例很多。宋朝歷史上有個宰相叫呂蒙正，他沒有得志的時候，兩夫妻窮得一塌糊塗。過年祭竈神，所謂一柱清香一縷煙，什麼什麼送竈神上西天就是他作的，他說現在的文章不值錢，所以菩薩上天你儘管上天，我也只有點一柱香來送送你，因爲沒有錢來拜你。那個時候他自己去砍柴謀生，帶點便當帶個斗笠，碰上下雨就接點雨水泡便當喫。後來當了宰相，有一次下雨出門，手下的參謀雨傘沒打好，雨滴到手上，手就貴了，他就罵參謀怎麼這麼不小心，回到家都還在發脾氣。夫人就說：相公啊，想當年你在山上砍柴的時候，雨水泡便當喫，手都不會青，怎麼現在一點雨就滴青了？夫人一講，呂蒙正傻了：啊！人不能富貴，富貴會墮落，自己已經墮落了。呂蒙正當宰相第一天上朝，宰相是皇帝之下第一人了，所謂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文官武將排成兩排站好了，他最後再走進來，旁邊有人罵：「什麼窮小子，倒當起宰相來了。」呂蒙正聽到了也不管，一直朝前走過去，後面跟着的人聽到了，對他說：「誰講的？看看。」「不回頭看。」開會下來那個人就問：「人家罵你，你怎麼叫我不要回頭看？」「第一次上朝嘛，人家總是有點不高興，罵一句也是有的。我們修養沒有那麼高，你回頭一看知道是什麼人罵的呀，心裏就忌恨了，將來在一起做事就不好辦了。所以是什麼人罵的，就不要管了。」這就是道德的修養，年青人要記住。所以呂蒙正在宋朝始終做太平宰相，國家的事治理得好好的。

所以說，一個人到了某一個階段，不要說是做官，你到公司做一個小職員，老職員都還要看看你的，「必將乘人而鬥其捷，」跟你鬥一鬥，看看你敏捷不敏捷，靈光不靈光。

而目將熒之，而色將平之，口將營之，容將形之，心且成之。

孔子說顏回你一到衛國呀，衛靈公左右的人一定找機會跟你鬥一下。「而目將熒之，」每個人看到新來的，那個眼睛怎麼樣呢？瞄他一下，看別人過去了，眼睛一眨一眨的表示怪相，『哼』的一聲，「而色將平之，」色就是態度，表面上的樣子還很好看，「啊，老兄好，請坐嘛。」心裏頭兩樣，眼睛也兩樣。表面上對你講得很好聽，轉過來就講：「老王啊，你看那傢伙怎麼怎麼……」一定是「口將營之」。「容將形之，」然後下來以後，大家就批評開了，今天一個新簽到的，這個傢伙愣頭愣腦的，不知道他耍什麼寶。「心且成之，」心裏面成見就來了。這裏寫社會上人與人之間，真是寫得透頂了，連細節都描寫出來了。處在人世間這個社會環境裏，經莊子這麼一描寫啊，皮都剝掉了，這些內容好難看啊，這就是人情。

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順始無窮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！

所以你到了衛靈公面前結果是什麼呢？孔子好象有神通似的早已經看到了，等於以火去救火，火越燒越大，用水去救水，水越流得厲害。拿現代話來說，顏回你太多事了。孔子說我告訴你，上面形容的大家對你「而目將熒之，而色將平之」，眼睛斜看看你，表面上的顏色好象還客氣，「口將營之，容將形之，心且成之」，嘴裏評論你，心裏產生成見，最後形成一個很不好的書面，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？沒有好處。這樣順着發展下去，你的前途有限，後患無窮。如果你不信我這個老師的好話，你必定死於暴虐的皇帝面前。「暴」不是暴露，是暴虐的意思。

我們要知道，孔孟儒家的話等於是幕前的。譬如今天我們開會，或者結婚的禮堂，戲劇的前臺，幕前一定是弄得好好的，要莊嚴肅穆，這是儒家。道家不是這樣，道家專門拉開幕後給你看，幕後一拉開不能看啊，什麼垃圾啦，雜物啦都在裏面，所以道家老莊的話就等於幕後。那麼道家講的道理對不對呢？也全對。幕前幕後我們都要懂，如果不懂的話，學道家會學壞了。懂了幕後，才知道站在幕前應該怎麼站。所以儒道兩家一定要透徹了，才懂得人生。

## 活不長的忠臣

且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。是好名者也。

孔子說歷史的經驗。夏朝的忠臣關龍逢，因爲遇到了桀這個暴君，被殺了；紂殺了王子比干，王子比干還是紂的叔父呢。這兩個人在我們歷史上稱爲大忠臣，爲什麼忠臣都保不住命呢？因爲「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。」他們自己本身道德好得很，對於部下都很愛護，對老百姓也好，但是，對下面好，就違反了上面的意見，所以這一條命就送掉了。可以說，這都是不通，只曉得做好這一面，另一面沒有處理好。所以，夏桀王和商紂王「因其修而擠之」，你認爲你自己講究道德，我就拿道德殺掉你。中國的古代歷史上這類事很多，皇帝發了脾氣：「你想當忠臣呀，好！我就成全你了。」就這樣殺掉你。這些忠臣被殺的原因，就是「好名者也」。願意因道德而死，在歷史上留一個名。古代很多忠臣都是這個思想，死了不要緊，我要對歷史負責，在歷史上留個名。「好名」這個「名」，不一定完全是名譽的名，是認爲我這樣就是正的，你那樣是錯的，爲觀念而死。「好名者也」不是真的道德，還是不懂人生，不懂這個人世間。

譬如紂殺王子比干，歷史上記載紂的武功之高，那不得了，九條牛一手就可以擋開，他又聰明，文也好武也好，作對都懂。你要曉得，凡是壞皇帝壞領袖，第一流的壞人，不論中國外國，都是絕頂聰明的人。聰明過度而又沒有道德的修養，就變成了壞人。世界上的人是很怪的，聰明人跟滑頭人是兩隔壁，老實人跟笨人也是兩隔壁，像從前的榻榻米只隔一層紙。所以既老實又不笨，既聰明又不滑頭，那就是聖人。王子比干是忠臣，給紂講這樣不可以那樣不可以，紂聽得很煩，就說：「叔父啊，你這樣子好象是聖人。我聽說普通人的心只有七個竅，聖人多一個竅，你既然是聖人，那就把你的心拿出來讓我看看。」據說有道德的人的心窩子有一個洞，因爲特別聰明所以多一個竅。就這樣把王子比干的心挖出來給殺死了。

昔者，堯攻叢枝、胥敖，禹攻有扈。國爲虛厲，身爲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實無已，是皆求名實者也，而獨不聞之乎？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，而況若乎！

上面講了歷史上的兩位大忠臣，這裏講到歷史上的兩位皇帝「堯」和「禹」。孔子告訴顏回，這兩位賢仁的皇帝也用過兵，換句話說也打過別人，侵略過弱小的民族。戰爭一發動了有什麼壞處呢？國家打窮了，老百姓死了很多。國家的戰爭連綿不絕，爲什麼呢？因爲他們有要打到天下一統這麼一個觀念。這都是爲觀念所矇蔽，爲思想所矇蔽。歷史的經驗你難道不懂嗎？你沒有聽過嗎？「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，而況若乎！」天地間的道理，是非善惡的觀念就是「名實」，「名」就是名理，邏輯的意思；「實」就是實際成果。歷史上的聖人明君，都不能完全做到道德的標準，何況顏回你呢！

## 端而虛勉而一

孔子一大頓訓話，大概把顏回訓得昏頭昏腦的，不過孔子很會做老師，訓了以後還要安撫一下：

雖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嘗以語我來。

上面孔子都是講人生作人的道理，現在孔子告訴顏回：你既然有勇氣去拯救人家，你一定覺得自已有所成就了，那麼把你的成就報告給我聽聽看。

顏回曰：「端而虛，勉而一，則可乎？」

顏回講自己的修養：「端」，形體一天到晚很端正，打坐已經得了定了。「虛」，心裏沒有思想，空空洞洞的，達到空的境界；「勉而一，」只有正念永遠存在，專一。由開始心裏亂七八糟的思想，然後慢慢勉強把它空掉以後就專一，只有正念存在。其實，諸位學佛的只有「阿彌陀佛」這一念；信上帝的只有「主啊，上帝啊，你保佑我」這一念，就是「勉而一」。顏回修定的功夫已經到了這六個字的程度，了不起哦，很高了。顏回說，我憑這個修養去感化人，總行吧？顏回被孔子罵了一頓，心裏並沒有太服氣，我這個成就已經不錯了嘛，老師還不放心，不讓我出門。

曰：「惡！惡可！夫以陽爲充孔揚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違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與其心，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，而況大德乎！將執而不化，外合而內不訾，其庸詎可乎！

孔子嘆口氣說：這怎麼行啊！憑你這一點修養還不行。注意哦，這裏完全是講內在修養、打坐修道的功夫。顏回修養達到了「端而虛，勉而一」，四肢身心都端端正正，換句話講，氣都充滿了，煉精化氣煉氣化神，心裏只有一個正念存在，這個正念是無念，空的。孔子說這是「夫以陽爲充孔揚」，用陰陽來代表，這是陽極的境界，所以身上的氣機氣脈都亢起了，都在流通了。人的正念不能柔和下來，沒有忘形忘心，陽剛之氣不能轉爲陰柔，身體沒有柔化，「孔揚」，充實更充實，越來越大，太陽剛了，過剛則折。這不是道，這個境界是一步過程。所以外面的氣色神采，一下好一下壞，還沒有定。只有陽剛沒有陰陽和合，沒有達到中和的境界。孔子說，你達到了「夫以陽爲充孔揚，采色不定」這個境界，還不是修道的究竟，沒有到達最高處。你這個境界看起來，好像比一般人有道，一臉的正氣，拿我們現在的話講：唉喲！打坐的人紅光滿面吶。實際上是血壓高了，再厲害一點就腦充血了，最後沒有病就死了。紅光滿面不一定是道哦，那就是「以陽爲充孔揚」，太陽剛了，所以「采色不定」。但是和一般人比起來，你是有一點了不起，還可以打一分二分的健康。孔子說，你憑這一點修養，這一點本事，好像有了感通了，以爲有道了，想去追求和人家心念上感通，想和人家心心相印，不行啊！你的功夫只是初步的修養，拿後世來比方，這是漸修的功夫，而非禪宗的頓悟，你這樣漸修的小功小夫的小道德，想去感化別人，那怎麼行啊？而且漸修的功夫你都沒有完成，何況頓悟的大道呢？

注意喲，達到顏回這一步修養的人，不管學瑜伽，學道，學佛的都很多，都在那裏「采色不定」，閉眉閉眼，煞有介事，做起一副很有道的樣子，然後都要去教化人。這一套就是孔子所寫的顏回走的路線。所以孔子說，你到這個程度固執而不變化，固執這個就是道，永遠不會進步了。這還是外道，外表上看起來像是有道之士，內在並不對頭。你憑這一點本事，也想出去爲帝王之師啊？不行的。

##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

顏回被孔子當場一罵，有點領悟了：

「然則我內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

那麼我修道的功夫，修到不表現出來的程度，內在方直而外面曲成，這就是儒家所講的「外圓內方」，外面圓融一點，和人家接觸和藹一點，裏頭還是修我的道。慢慢地彼此向形而上道走，這樣總可以吧。顏回提出三個要點：「內直」，裏面修道，直心是道場；「外曲」，外面圓滑一點；「成而上比」，彼此慢慢昇華。

其實顏回進步很大喲，下面孔子又批駁他。孔子引導顏回進步，他就是莊子引導後人在修道上進步。

內直者，與天爲徒。與天爲徒者，知天子之與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，蘄乎而人不善之邪？

孔子說：「內直」是對，腦子裏面一天到晚空空洞洞，沒有雜念，沒有妄想。這是初步的功夫。儒家所講的「清明在躬」，永遠是清明；拿佛家來講，心裏是空的，清清靜靜，這就是「內直」。學佛第一步，直心是道場，這才叫修道。「內直者，與天爲徒。」這樣纔可以天人合一。「與天爲徒者」，效法天了，就是老子說的「人法地，地法天」，那麼，看人世間一切平等。古代的皇帝叫天子，把皇帝和普通老百姓都看成平等，富貴貧賤都不相干，只曉得你也是一個人，我也是一個人，人都是天下的人。既然達到了人境界的平等，那內在的修養已經到萬緣都空了，等於佛家說「人無我」的境界。孔子接着說：「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，蘄乎而人不善之邪？」那麼，你心裏既然常常是空的，又何必要人相信你的意見，聽你的話呢？你是要求人家認爲你對，還是要求人家認爲你不對呢？對與不對兩邊，都是落偏見了嘛，既然有了偏見，你內在修養就已經不「空」了嘛！就已經不「直」了嘛！

孔子是真正的因明邏輯大師，他兩邊一論辯，顏回這個境界的缺點就暴露了。常常看到青年同學剛剛得了一點清靜境界，雖然在老師面前不敢多講，

但我看那個「采色不定」，「洋洋然如有所得」的樣子，當着我的面裝出那個老實相，一揹人的時候，他很想出去教化人家，想把這點空傳給人家，就是這個錯誤。你既然還有個東西要傳給人家的話，已經不空了，不空了那已經不對了嘛。注意啊，若有所得者，不該作此想。現在不是我說的，是莊子說的。

若然者，人謂之童子，是之謂與天爲徒。

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高明人的眼睛一看，只不過是不懂事的小孩而已。猶如禪宗祖師罵的「得少爲足」，得了一點點，以爲自己了不起。等於窮人一得寶就發瘋了，中了一張獎券就進了精神病院，也就是這種味道。「是之謂與天爲徒。」就是現代話轉了彎地罵人：老弟啊，你也太天真了一點。天真是好聽的了，天真的貶意就是幼稚了。有時候我們不好意思說人家幼稚：唉呀，你好天真！人家還聽得很高興。所以轉彎罵人的藝術有時是很好的。這是孔子批評顏迴天真的一面。

外曲者，與人之爲徒也。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禮也。人皆爲之，吾敢不爲邪？爲人之所爲者，人亦無疵焉，是之謂與人爲徒。

怎麼叫「外曲」呢？自己有高度的修養，可是隻好外面將就一點，「外曲」也就是「與人之爲徒」，和一般人一樣，「擎跽」就是皇帝上朝，見到人行禮鞠躬，「曲拳」就是學佛的人，見到人兩手合掌，學印度人的禮貌。因爲人間世的這個禮貌，大家都是這樣，不能不做。你到一個地方，人家都是講這種禮貌，你不照着做就錯了，就有毛病給人家挑剔。有句俗話：「上了哪個坡，就要唱哪個歌。」到哪個環境就要跟着哪個環境學，你到美國去，只好見到人就拉手，有些地方以吐舌頭爲禮貌，你就只好像吊死鬼一樣，把舌頭吐得長長的，雖然心裏不願意，那個壞境是這種禮貌，你就要照這個規矩。「是之謂與人爲徒。」拿現在的觀念講，「與人爲徒」就是社會上一般人走的路子。

《人間世》這一篇到目前爲止，是講顏回要出來爲王者師，所謂王者師，就是歷史上諸葛亮或者是姜太公這一類人物，要改變人主，改變領導人的思想作風，引發了孔子對顏回的一番教訓，孔子的教訓還沒有完：

成而上比者，與古爲徒。其言雖教，讁之實也，

這是孔子答覆顏回上面提出的第三點問題。怎麼叫「成而上比」呢？彼此使人昇華。「與古爲徒。」專門效法古道而行。譬如說我們聽到提倡中國文化的口號，我常常講中國文化是什麼？是青菜炒蘿蔔呢？還是故宮博物院的畫呢？還是孔子？都講中國文化，講的人莫名其妙，這等於是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中講的「吹萬不同」，風吹到洞穴裏嗚嗚地叫，沒有什麼意義。中國文化是否鼻子斜眼睛的呢？還是正鼻子正眼睛的呢？大家誰能夠下一個定義？我看非常難下。

我們看通史上有很多人「成而上比」，拿許多現成的事實批評很難，所以要看歷史上的奏議、諫書。談到這裏，我們先岔過來啊，我們要了解中國文化，不是口頭說教似地拿一點孔孟之學，就代表了中國文化，這個問題差別很大。尤其我們想了解中國的歷史，《二十五史》都念完了，還是不行的，沒有懂中國歷史，還必須要看歷史的反面文章纔行，歷史的反面文章不是正史上所能看到的。反面文章看哪裏？就看歷朝的奏議、諫書，在當時是大臣提出的建議和報告。這些奏議、諫書相當於現代報紙的社論，像十九世紀初、中期英國《泰晤士報》，那種足以對世界政治有影響力的社論。歷代名臣一些嚴重的奏議諫書，就是和皇帝持反對意見。今天一邊寫報告，一邊寫遺囑，把棺材買好，第二天奏議一上去，算不定就要殺頭。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，爲了國家，爲了老百姓，爲了對歷史有一個交待，以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，用生命換取千秋，對天下國家負責，對歷史負責，這是中國文化史一個知識分子的教養，是非常特別的地方。尤其明朝以來，讀書人受宋朝理學的影響，到了國破家亡、社會變亂的時候，以生命換取千秋的特別多，我經常看明朝的歷史，但有意思的是，明朝自從朱和尚朱元璋當皇帝之後，他的子孫沒有一個夠得上當皇帝，現在想想，那些皇帝只配到酒店裏當酒保，跑跑路可以，不要說當皇帝，當老闆的資格都沒有。可是在明朝，許多知識分子爲了國家天下，爲了歷史，他們的奏議諫書，乃至他們的所作所爲，其忠貞之氣特別多。所以明朝兩百七十年間的歷史，準確地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生命的認識，對生命貢獻的精神。

現在回到莊子本文：「成而上比者，與古爲徒，」古人上奏議，對一件既成的事實，要討論它的時候，怎麼寫呢？現在年青同學寫社論，寫批評的文章也要注意，「成而上比者」，引古證今，把過去的歷史事實，拿來作比喻和說明。所以莊子借用孔子的話教訓顏回，你假如出去當王者之師，說話「成而上比者，與古爲徒，」這樣好不好呢？這種作法乃人臣之道。這裏又要岔進來了，在中國文化中有三道，君道、臣道、師道。中國的孔子，印度的釋迦牟尼佛，西方的耶穌，走的都是師道的路線；堯舜禹湯這些人，走的是君道的路線；歷代名臣走的是臣道的路線。這三道是中國文化教育人成就的目標。君道是領導的哲學與藝術，等於你現在赤手空拳白手起家當一個公司的大老闆，如何領導人，如何包容人，如何能好人壞人一起用，有本事沒本事都使他們動起來，這是君道的修養。臣道包括了領導的藝術，不過，比較有承上接下的哲學與藝術。至於師道又另當別論。孔子告訴顏回，你走的是臣道的路線，你引古證今，「其言雖教，」這個「教」讀效，意思是效果，你所建議的道理雖然發生效果，可是行不行呢？不行，「讁之實也。」你對於帝王，還是有諷刺，責備的意味，他還是受不了。

## 唐太宗和魏徵

近幾十年，臺灣很多人喜歡看《貞觀政要》，大家看這本書津津有味，很有興趣，可大家忘了，看這本書是要學會怎樣去做皇帝，怎麼樣去做領袖呀。《貞觀政要》記載中，唐太宗對於大臣的意見，不論正面反面都言聽計從，顯出唐太宗的偉大。大臣魏徵，以糾正皇帝的錯誤而聞名，以唐太宗的英明有時候也受不了。據記載，唐太宗喜歡養鳥玩，一個大英雄到了天下無事的時候，精神沒有寄託，玩玩鳥，等於我們老百姓養白鴿玩玩，這也沒什麼。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鳥，魏徵來了，唐太宗曉得魏徵看見了一定要講，當皇帝怎麼能跟小孩子一樣玩這一套？就把鳥往懷裏一塞，魏徵已經看到了，他也不講，本來有事幾句話就可以報告完，可他偏找些國家大事來給皇帝講半天。等魏徵走了，唐太宗拿出懷裏心愛的小鳥一看，早已魂歸奈何天了。唐太宗那個氣啊，回到後宮大發雷霆說：「我非得把這個田舍翁（鄉巴佬，指魏徵）殺了不可。」獨孤皇后就問：「皇帝今天又受了哪一個大臣的氣啊？」「還有誰啊，就是那個魏徵。」皇后一聽，不說話了，立即換了大禮服向唐太宗行禮道賀，唐太宗說有什麼可賀的？皇后說，唐朝有魏徵這樣的好大臣，又有你這樣的好皇帝，這是有史以來沒有過的好現象，國家的興盛是可期的，這還不可賀嗎？幾句好聽的話一說，於是唐太宗息怒不談了。以唐太宗這樣氣量寬宏的人，對魏徵的意見，樣樣接受，尤其這一次，唐太宗還氣得要殺他，若不是唐太宗的皇后暗中救魏徵一把，這個老頭兒的頭也是要保不住的啊！後來魏徵死了，唐太宗還是借個題目把他的墓碑給推倒了。一直到唐太宗徵高麗失敗後，才又想起魏徵若在，必不會有此失。因此又樹立起他的墓碑。作一個領袖，能夠真正有容人之量，除非是得道的人，達到了「空」的境界，不「空」做不到。所以孔子告訴顏回，你向皇帝引古喻今，雖然起到了效果，但他心裏面還是感到你在諷刺他。

## 江水東流去不回

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雖直而不病，是之謂與古爲徒。若是則可乎？」

顏回說：我拿歷史的經驗來說明現在的事實。不是我的意見，是古人的意見我取來用而已。歷史上很多大臣講話很有技巧，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。如果我像這樣，雖然講話直一點，但不能算毛病吧。那麼以這種辦法來爲人臣之道，可不可以？

有些人提倡中國文化，講復古，「與古爲徒」，教化理論上對，但是這個話有毛病。歷史永遠向前延伸，時代不同，古人有的我們今天不一定做得到，而今天我們有的不是古人所有的。孔孟思想不是那麼復古的喲，大家一提到了孔孟思想好象就是復古，這是讀書沒有讀通嘛，你翻開孔子的孫子子思著的《中庸》看看，《中庸》上說：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」生在今世作現代人，你硬要復古走古人的道路，「如此者，災及其身也。」不是瘋子也要被送進神經病院，是要出毛病的，有災難的。孔子在《易經》中說：「時哉，時哉，與時協行。」要把握時代，跟着時代走呀。莊子也說：「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」歷史不是回頭的，「江水東流去不回」，像我們走路一樣，前面這一步不是後面這一步，不同的。所以，「是之謂與古爲徒，若是則可乎？」這是要不得的。

仲尼曰：「惡！惡可！大多政法而不諜。雖固，亦無罪。雖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！猶師心者也。」

「惡！惡可！」第一個「惡」是形聲字，相當於嘆氣「哎！」「惡可」就是俗語「那裏可以呀！」你這樣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。

孔子在教顏回如何做人臣之道，如何行師道。爲政之道，也就是我們工商業時代，領導一個公司，做一個事業，辦法不能太多，事情要簡化。老子也講過：「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」，規章越多，法律越嚴密，人犯法的機會越多，漏洞越大，處理法律之間，沒有辦法周詳，這就是「大多政法而不諜」。「諜」不是間諜的意思，而是表示語言沒有辦法解釋得那麼周詳。「雖固亦無罪。」雖然說我依法辦事沒有什麼錯。我們看到，有的大學生畢業當公務人員，辦事的確很認真，他拼命根據法令條規來辦事，這種不負責任的作法，就是「雖固亦無罪」。我本身不會犯法，辦錯了事，「咦，我當時按第幾條第幾款辦的呀。」但是沒有盡心爲天下爲國家，只做到自己沒有犯罪，不是盡忠於國家。雖然如此，充其量當一個混飯喫的公務人員而已。拿教化來講，這不是大政治家教化天下之民的行爲，違反了教化天下的原則。一個大政治家就是師道中的大教育家，其教化的作用，影響一個時代，影響一代的歷史。「猶師心者也。」什麼叫「師心」呢？就是自己主觀認爲自己很高明，什麼人的意見都不聽。後世文學上用的「師心自用」這個成語，有的同學寫成公私的私，那是另一個意思了，也可以用，但成語則是「師」，就是對自己心裏的思想主觀上認爲很高明。

顏回本來想出去教化衛靈公，結果被老師罵得一無是處。

顏回曰：「吾無以進矣，敢問其方。」

顏回說：完了，我跟老師學的滿肚子學問，被這麼一批駁都沒有用，再進一步我就不懂了，請指示一個方向。

孔子下面從外用之學講到內養之學，由外王之道講到內聖修養。

仲尼曰：「齋，吾將語若。有心而爲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暤（音hào）天不宜。」

孔子說：「齋，我們大家知道這個齋，喫齋喫素。古代的禮貌，齋戒沐浴，要洗個澡換了衣服，外表上乾乾淨淨，衣服還要用香薰一下，包括了喫素。孔子說你要進一步學呀，先去「齋」，先清了心，然後我告訴你。你現在一叫我教，我就教你嗎？等於有人問佛法，匆匆忙忙地趕來，「老師啊，我要問你問題。」「我沒有空。」「老師那不行啊，我只有那麼多時間，我要走唉。」或者，「我南部來的。」「我美國來的。」「下午兩點飛機要走唉。」好象我欠他似的。現在這種人很多，很討厭，我們也習慣了，要是年青的時候，眼睛一閉，早就理都不理了：「你走你的，和我有什麼相干？」所以，「有心而爲之，其易邪？」以有爲的心來求道，以功利思想功利主義來求道，那麼容易呀？「易之者，暤天不宜。」「暤天」就是上天。太容易傳給你道呀，上天是不許可的，是違反天道，違反自然的規律的。

## 心齋

顏回曰：「回之家貧，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。如此則可以爲齋乎？」

顏回跟我們的觀念一樣，一聽就說：「老師呀，我家裏窮得不得了，不飲酒不喫葷已經幾個月了。我這樣不是天天喫齋嗎？」孔子自己也有這個經驗，「三月而不知肉味」。要知道，不喫葷不代表不喫肉喲，那是兩回事。葷是指五葷，又叫五辛，蔥、大蒜、大蔥、韭菜、辣椒。佛家五葷都戒。爲什麼呢？這一類東西喫下去，刺激荷爾蒙的生長，尤其刺激性荷爾蒙的興奮，對修持很有妨礙。中國古禮和印度古代文化一樣，不喫葷是指這五種東西刺激太大，並不是講不喫肉。不過如果真持齋，當然包括了不殺生不喫肉。你們在座學佛的注意啊，真正的持齋是怎麼樣，現在孔子有個道理：

曰：「是祭祀之齋，非心齋也。」

孔子說你這樣怎麼算持齋呢？這是宗教的形式，拜一拜用，外部擺樣子的，好象已經齋戒沐浴了，這是假的。真正的持齋，叫「心齋」。這個要注意了，學佛的人到戒定慧三學成就，不過是「心齋」而已。今天我們站在莊子的立場上，就等於當莊子的律師一樣替他辯護，把佛學儒家一概辯下去了，他們是被告，原告是莊子。莊子所代表的中國文化說的「心齋」，就是佛家的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乃至於修到九次第定，證得菩提，不過是「心齋」成就而已。

回曰：「敢問心齋。」仲尼曰：「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；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

顏回問：什麼叫「心齋」呢？孔子說：「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」這個方法等於是止觀法門，等於密宗黃教宗喀巴大師所提倡的，走的奢摩他、毗婆舍那止觀的路線，也就是中國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師提倡的小止觀六妙門。研究一下就很奇怪了，莊子那個時候，佛教絕對沒有傳入中國，但他們修行都是同一個法門，這就是《列子》上面提到的：「西方有聖人出焉，東方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」

莊子借孔子的嘴傳止觀的法門：「若一志，」「若」就是你，你如果心念專一起來，不要亂。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」不要用耳朵來聽聲音，而用「心」來聽。如果借用佛法來做比較，就是《楞嚴經》上所講的，代表觀世音菩薩的觀音法門：「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」耳朵習慣於聽外界的聲音，不用耳朵來聽，把它迴轉來，「返聞聞自性」，聽自己內在的心聲，內在的心聲不一定是心臟血液流行之聲喲，你要曉得，我們靜下來，譬如打坐的人，你以爲是在打坐呀，莊子下面都說了，那是心裏面在講話，在開討論會，「不曉得這樣對了沒有？」「嗯，剛纔很像，可惜了，動了念頭。」「不動念頭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已經成佛了。」心裏頭都在講話，所以要回轉來，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」。那麼「心」怎麼靜得下來呢？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」這個「氣」就是後世說的息，修止觀的數息。息是什麼？實際上我們一呼一吸之間，有很短的一段是不呼不吸的，這個之間很難把握住，這個叫息。莊子沒有用息這個名詞。

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」

「聽止於耳，」耳朵不起作用了，聽覺停止了，和外界脫離了關係，所以叫他也不聽了，入定去了。不像我們一般人，耳朵都向外面聽聲音。「心止於符，」心裏面什麼念頭也不動，自然和「道」符合了。用中國古有的名詞，叫與「天心」符合了。「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」這個時候，呼吸之氣是空靈的，等於沒有呼吸了，身心內外一片虛靈。「虛」是內心虛靈。什麼叫「待物者」呢？跟外面物理世界還是相對有待的。換句話說，昨天我們上了唯識課就知道，這個時候意識上的清靜，看起來好象空了，這是你意識上偏於空了，外面還是沒有空呀。你空了我不空，我還站在你的前面，太陽照樣從東邊升起來，西邊落下去。都還沒有空呀。所以，雖然身心內外一片虛靈，還是跟外面物理世界相待的。但是，第一步的修養，先達到內心的虛靈也就對了。「唯道集虛。」注意，這個「集」字務必要圈起來。「集」就是累積，你把內心虛靈的境界，練習越久了，累積越久了，那麼達到形而上的道也就快了。「虛者，」內心虛靈，你能夠做到內心意識不動，心靈很凝定，耳根不向外聽了，完全是返之內在了，「心齋也。」這個纔是內心真正的持齋了。

我們許多學佛的人受了「八關齋」戒，「八關齋」的「齋」就是內心虛靈，達到內心虛靈叫「八關齋」的成就，這個樣子才叫真正的持齋。不是說過午不食就是持齋了，完全不是。爲什麼「八關齋」是過午不食呢？過午不食使人身體的氣息容易虛靈，容易達到「心齋」的境界。所以莊子借用孔子的嘴所講的這一段，不論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、密宗、天台宗、華嚴宗，隨便哪一樣，你融會貫通了，一通而百通，同一個道理不同的表示而已。你到了「心齋」這個境界，初步的閉關可以了，不到這個境界不能閉關的啊，閉關會發瘋的。

孔子這一段講了「心齋」的道理，內聖修養的第一步傳了顏回。但是我們要注意啊，孔子傳給顏回「內聖之道」這一段，爲什麼不放在第一篇《逍遙遊》裏面，也不放在《齊物論》和《養生主》，偏要放在內七篇的第四篇《人間世》裏面，什麼理由？很多同學想學禪宗參話頭，這就是禪宗，這就是個話頭。青年同學參話頭，喜歡打妄想用心思，參話頭就是要你打妄想用心思。你不妨在這裏用一下，去研究一下是爲啥？我們出個題目放在這裏。

## 波飛太液心無住

顏回曰：「回之未始得使，實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可謂虛乎？」

顏回聽了孔子傳的方法，一定回去打坐做功夫了，不過文章沒有記載。顏迴向孔子報告：老師教我的這個方法，我開始上坐時「未始得使」，很不習慣啊，那個呼吸和心合不攏來啊，耳朵叫它不聽它偏要聽，尤其流行音樂一響起來，我打坐不想聽，可心已經跳舞去了，肩膀都搖起來了，那時候還沒有入道，我還是我。慢慢我上了路，心和氣合一了，那時候心也沒有，呼吸也沒有，忘掉我自己了，這是不是達到空的境界了？

夫子曰：「盡矣！吾語若：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。

孔子一聽顏回的報告說：你已經進門了，功夫達到無我的境界，但也只是進門而已，但是還沒有到家，內心的感應還會有。雖然你很空靈，有個人逗逗你還會動念，這個清靜，這個空是靠不住的。你們諸位學佛、學道、學密的各路英雄、各路神仙，我想你們大家平常打坐，瞎貓撞着死老鼠的時候，這種小小境界偶然都經歷過，但是不能永恆，有時候碰到了就有，兩腿一放就沒有了。這是修腿不是修道。它來撞你你就有，你要找它就達不到這個境界，比男女愛情上的追求還痛苦，對不對？有時候身體健康時有這個境界，一生病就靠不住了，只曉得痛苦，心裏就不曉得空靈了。所以不行啊，這叫做「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」，還是受外面這些名和物所牽引。「入遊其樊」，進了這個樊籬。這個「名」代表外面的事理。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的外物，還能夠牽引動你。

入則鳴，不入則止。

外境界一來的話，引用佛學唯識學上的一句話：「境風吹識浪」，外境界的風一來，你的心波就動搖了。我們常常提到袁世凱兒子袁克文的詩：「波飛太液心無住，雲起魔崖夢欲騰。」袁克文也是學佛的，他講人的心念是「波飛太液心無住」，華池太液，是道家所說的神仙境界中的清涼池水。修煉家們，又別名它爲華池神水，服之可以祛病延年，長生不老。袁克文卻用它來比一個人的清靜心腦中，忽然動了貪心不足的大妄想，猶如華池神水，鼎沸波揚，使平靜的心田永不安穩了。「波飛」就是「境風吹識浪」，外境界一來，把心裏面的波浪吹起來就不能停止了。那妄念一來是「雲起魔崖」，妄念本身就是魔，「夢欲騰」，那個夢啊，自己好象要飛起來了，自己都控制不住了。這兩句詩是講袁世凱想當皇帝是不對的。據說袁世凱一看兒子的詩氣死了，大罵許地山一幫人教壞了兒子。「波飛太液心無住，雲起魔崖夢欲騰。」同學們應背住這兩句詩，這是無上上咒，心裏動唸的時候，把這兩句詩念念，大概可以降魔的。所以「無感其名」也就是這個道理，外界「境風」一吹，心中的定境，清靜境界沒有了。

「入則鳴，」外境界一進來，心就引起共鳴了。佛經上講，頭陀行第一的迦葉尊者，禪宗的第一祖師，他入滅盡定的時候，天人奏音樂，習氣深處貪愛音樂的根本發起了，他一邊閉眼盤腿打坐，一邊不自覺地打拍子，搖了起來，坐在那裏跳舞。我們同學中有許多打坐氣脈動了搖啊，算不定也是音樂聽慣了在點頭。迦葉尊者多生累積愛好音樂的習氣沒有改，這個習氣是帶入業力第八識阿賴耶識裏面的，滅掉很難。所以《維摩經》有天女散花的描述，天女把花撒下來，落在大阿羅漢身上就沾住了，落在大菩薩身上，粘不住就掉下來了。維摩居士說，一切大阿羅漢，八十八結使斷了，但餘習未斷，剩餘那個根根的一點習慣還沒有斷。雖然見色而不愛色，此習氣的根沒有拔，平常守齋硬是繃起來不敢動，目不斜視，好象已經空到家了，實際上那個習氣的根一爆發不得了，所以天花到身上都沾住了。到了大菩薩的身上那天花自然就掉下去了，因爲習氣已經斷了。

外境界一來就引起共鳴，「不入則止。」你在山頂上，外境清靜，不要說看不見人，也看不見鬼嘛，你覺得我現在好空啊！然後看世界上的人，這些衆生多愚癡啊，忙忙碌碌地，像我這樣多清靜啊！這是自欺欺人的空話，稍一引誘，你下山以後比普通人還壞。

## 爲而不爲

無門無毒，一宅而寓於不得已，則幾矣。

內證的功夫修養要做到什麼？「無門無毒」。真正得道的人，沒有一個法門，什麼練氣啊，看光啊，觀想啊等方法都不需要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在《楞伽經》上說到，佛法最高處是「無門爲法門」。「無門」等於佛學講的「六根大定」，眼耳口鼻舌身都沒有了。「無毒」，這個「毒」是古代借用的字，同「治」，也不需要用一個方法來對治妄想，對治煩惱，什麼都沒有。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個房子的空殼子一樣，而生命借住在這個空殼子裏遊戲，「不得已」，活得如此而已。能夠到這個樣子啊，修養功夫差不多了，但這還不是到家哦。莊子在這裏借用孔子的嘴說的話，當然是不是孔子的話不知道，至少在別的書上沒有，莊子記載下來。下面孔子再進一步講內證的修養：

絕跡易，無行地難。

我們走路，走過的地面一定有腳印，有蹤跡的。作小偷的，爲了不露指印可以戴手套，爲了化驗不出腳印可以穿襪子，乃至功夫最高強可以像武俠小說一樣，飛行絕跡，踏雪無痕，走路在地下沒有痕跡，這當然很困難，也可以練得到，所以「絕跡易」。兩腳不踏着地在空中飛就很困難了，總是要有一個「行地」，等於總要在地上走。就是達到在空中飛還是在「行」啊，《逍遙遊》上列子「御風而行」，莊子說這有什麼了不起，他還是要騰空駕雲在空中飛，對不對？雖然我們有最快速的飛機，假如坐宇宙飛船四個鐘頭可以環遊世界一週，縱然了不起，還是要進入宇宙飛船才能飛。可你坐在這裏，一念之間可以環遊十方世界，那不是更高明？所以，我們處世作人做到不着痕跡，就是佛家說的不着相，不着相還容易，做到了不着相還不是最高明，「無行地難」，你還是在做，要完全做而不做，這就很難。出來到社會上，或者做生意也好，賣菜也好，開垃圾車好，當皇帝也好，你出家也好，出家也是外用之一哦，不管怎麼樣做來，就是這七個字：「絕跡易，無行地難。」

上面我們出了一個問題，現在莊子已經自己答覆了。一個人要想大道的成功，必須在人間世裏去修道，不入世的磨練不行。出世是小乘法，入世磨練修出的道才能稱得上大乘道。大乘道修成功了還不是最高，也不過是「絕跡易，無行地難。」所以禪宗認爲，成佛容易，成魔就很難了。當然並不是魔最高，真的叫你變成魔，要佛魔兩邊都不住，有時候只是偶爾玩玩。

## 自欺欺人 被人欺

爲人使易以僞，爲天使難以僞。

我們出來做事，假如做大臣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也是「爲人使」，聽人家指揮，聽命辦事，「易以僞」，還容易做假，還容易有辦法推得掉，還可以用手段。明朝末年有一個讀書人，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，他講人生的境界，那真是說絕了：「世界上任何一個人，活了一輩子只做了三件事，不是自欺，就是欺人，再不然被別人欺。」你看世界上的人，能不能逃出這三件事，逃出了這三件事就跳出了三界外。你說我在山上隱居打坐，只要有青菜蘿蔔有喫的，什麼都不求，你以爲對了？正在那裏自欺；或者像我們一樣坐在臺上，又講《莊子》又講佛法，算不定就在欺人；再不然啦，上面兩樣都不幹，自己規規矩矩拿薪水喫飯，是被別人欺。換句話說，「爲人使易以僞」就是自欺，欺人，被別人欺。

「爲天使難以僞。」可是爲天道啊，沒有辦法做假。修道的人，自己對自己負責，不能自欺，也不能欺人，更不可以被人欺，即使是聖賢教主的話，也不能輕易附言，沒有求證到的，還要求證一番，究竟他是說對了還是沒有說對？就像宋儒說的話：「六經皆我巨注」，就是四書五經都是我的註解。一個真正學佛的人，三藏十二部，什麼顯宗密宗，不過是給我做註解而已。必須要自己求證到是真的，不然的話，你還是被人欺。

聞以有翼飛者矣，未聞以無翼飛者也；聞以有知知者矣，未聞以無知知者也。

孔子做個比喻：「聞以有翼飛者矣，未聞以無翼飛者也；」你應該聽到過，有翅膀的東西會飛，你總從來沒有聽到過，不要翅膀而能飛吧。不要翅膀而能飛，這個就是密宗了。我們沒有翅膀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不要稀奇噢。我們有一個不要翅膀的，在心裏頭經常飛。剛纔引用袁克文的詩：「雲起魔崖夢欲騰」，我們有時候心裏的妄念想登天，飛得好厲害啊，這個就是沒有翅膀會飛的。所以夢中的富貴，夢中的空花，愛怎麼想就怎麼想，這是很可怕的。到了最高處的境界，「聞以有知知者矣，未聞以無知知者也。」孔子說：你聽到過能夠透過知識學問而知道道理，你總從來沒有聽到過，到達了一切無知纔是大智能的成就吧。所以我們要注意啊，以無知而知，纔是大知。孔子在這裏，完全是講內在修養的功夫。

《莊子》這一段，影響中國文化產生了兩個東西。第一是影響了道家的隱士思想。我經常說，中國文化裏頭，真正發生作用的是道家的隱士人物。三代以來，一直到秦漢唐宋元明清，沒有哪一個時代沒有這種人物。時代到了撥亂反正的時候，他們出來了，但是做完了就走了，隱姓埋名，歷史上也看不見。這一類道家的隱士人物，就是受「絕跡易，無行地難」的影響，真正做到了「無行地」。第二是影響了許多近於隱士之間的名士。歷代有許多的名士，譬如像宋代陸放翁這些人，還出來做了事，而真正的名士派，有學問有修養，始終不出來。官也不要做，一輩子玩玩，清淨一生，這一類人受道家老莊的影響最大。這是中國文化另一面，因爲有這一面，才產生了中國民族文化自然超脫的一種特性。我們經常發現社會上很多人，乃至沒有職業，沒有階級，像顯明法師講經的時候，有幾位老先生來，我非常注意那些人，幾十年我始終看到他只穿那麼一件衣服，滿頭白髮，怪裏怪氣，你們覺得怪裏怪氣，他的眼睛好象沒有光彩，就是誰都沒有看到，誰也不在他眼裏的那個味道。所以我拼命給這些人拍馬屁，因爲怕他看不起我。（一笑）。中國文化的這一面，這一類的人非常多，這是民族的特性，所以研究我們中華民族很難。中國古代社會有很壞的一面，也有很高的一面，有很多人「絕跡易，無行地難」，都做到了。

## 虛室生白

瞻彼闋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

孔子這個老師教顏回啊，已經把全部都傳完了。這是大密宗，也是大禪宗。「瞻彼闋者，」看到那個圓滿清淨的地方。「瞻」，就像我們看東西一樣，遠遠地看到了，「闋」，就是那個圓圈，這是形容雲「虛室生白，」「虛室」不一定是講房間，指內心裏頭，「生白」，閉上眼睛身體裏面一片亮光，都在光明中，所謂自性的光明發現。往往有許多人夜裏在房間打坐，電燈也沒有開，什麼亮光都沒有，突然，張開眼睛發光了，房間裏什麼東西都看得清楚，這一類也是「虛室生白」，但是還不究竟，要內在到了自性發光，身體內部五臟六腑每一部分，自己都看得很清楚，等於白骨觀修到了家的人。「瞻彼闋者，虛室生白」，自性的光明發生，空靈到了極點，這個時候得了四個字：「吉祥止止。」這就是大止觀，大定。爲什麼用兩個止呢？上面一個「止」是動詞，修止修定修到這裏，已經得止了。第二個「止」是名詞，真正得定了。「止止」纔是定，還沒有談觀。所以修摩訶止觀的，學密、學禪、學道的注意，不到達這個境界妄念停止不了。「吉祥」就是大吉大利，而我們後來變成是「皇上吉祥」了。

夫且不止，是之謂坐馳。

我們大家打坐，內心沒有到達「止止」的境界，是坐在那裏開運動會，心裏頭在跑：「唉喲！這個念頭糟糕，我怎麼又想鈔票。」「某人欠我十塊錢，哎呀，想起來啦。」我們打坐坐禪，叫莊子來一看：嘿，你們坐在那裏，是心裏頭在開運動會啊，「是之爲坐馳」。「坐馳」這個名詞是莊子提出來的。

中國文化內聖的道統

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，鬼神將來舍，而況人乎！

我們平時修持修養，眼睛喜歡向外面看，耳朵喜歡向外面聽，真正修養做到了，眼睛對外見而不見，看到了跟我不相干，用佛學的話來講，就是內心意識不起分別；耳朵聽到聲音，在鬧市中車鳴鳴馬嘯嘯，隨便你怎麼吵，沒有聽見。所以佛經上講，有一天佛在恆河邊打坐，一行做生意的商隊用車馬馱着貨品過河，那個車聲和馬叫的聲音很嘈雜，後來佛出定了，一看地下都是亂七八糟的水，就問弟子們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弟子說：「你不知道啊？剛纔很多車馬經過。」「噢，我一點都不知道。」佛可不是昏沉，跟昏沉有差別，也不是睡着了，是「耳目內通」，眼睛不向外看，內觀；耳朵也不向外聽，內通。這是觀音法門，就是《楞嚴經》上說的「返聞聞自性」，用耳根修的「入流亡所」。注意了，你們要是年紀大一點，最好用觀音法門慧覺來修持，可以長壽。爲什麼用耳根聽可以長壽？耳根管氣，耳通氣海，耳根也通腎海。

「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，到達了「入流亡所」，眼識、耳根迴轉來，進入法性、自性之法流，「亡所」，忘掉了所聽所聞的境界，即莊子所說的「吉祥止止」，這就是「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」。怎麼叫「外於心知」？不要起心動念，不用第六意識。而能夠知道天上人間，無所不知。拿佛學的道理講，就是第八阿賴耶轉成大圓鏡智，照天照地。這個時候，把心能夠知道一切，能知之作用，能知之性，能知所知的都空掉了，那個出來的叫「般若」，佛學叫做大智能，大智能能通一切法。到達了這個境界，「鬼神將來舍，而況人乎？」鬼神都站在前面聽你的命令，而況人世間呢？「舍」，就是停止到這裏，站在你的前面。

是萬物之化也，禹、舜之所紐也，伏戲、幾蘧之所行終，而況散焉者乎！

「是萬物之化也，」即《易經·繫辭》上所講的「參贊天地之化育」。這個娑婆世界是有缺陷的，人修道修養到了這個境界，人的生命功能，人的價值到了最高處，宇宙天地的缺陷就可以彌補了。這就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原始的道家，包括了儒家道家合一的道統，是堯，舜、禹三代傳行的法要。儒家道家所標榜的，上古三代內聖外王的帝王，內聖修養的關鍵就在這裏。「伏戲」，就是伏羲皇帝，我們的老祖宗，畫八卦的；「幾蘧」，上古的聖人，明王。佛經上說，做治世的轉輪聖王，出世法能夠變成越世的聖人。他們爲什麼能夠天人合一，於世間法做帝王，就是因爲內聖修養到達了「是萬物之化也」「參贊天地之化育」這個境界。這樣，你就懂了傳統文化的道統，內聖的道統。

我們的老祖宗「伏羲」「幾蘧」等都得到了這個道統，內聖而外王，其他的歷代的名臣名相，有功業留在歷史上，爲什麼他們的成就那麼偉大呢？都是因爲他們內聖，內在的修養做到了，然後出來外王。佛家講度人度世，這個度人的意思就是外王。千萬不要說：「你皈依了我啦，拿個紅包給我，聽我念一句阿彌陀佛，我又度了一個了。」你小心，「本要度衆生，反被衆生度。」這是我下山以後到現在，幾十年對自己的結論，下山來本要度衆生，到現在我感覺到反被衆生度了。所以不要隨便講度人。非內聖不能外王。內聖修養必須要做到這一段。

《人間世》第一段故事到此爲止。這個故事我們注意，顏回聽到衛靈公正當中年，辦事專斷，輕率地處理政事，輕率地役使百姓，使人民大量死亡，卻看不到自己的過失，就想去教育他，使他在政治上變成一代的明君。顏回想去做王者之師，就是相當於後世的諸葛亮穿個八卦袍，拿個鵝毛扇想去煽火去，因此向孔子請假。孔子說你去吧，去了之後你喫飯的傢伙就掉了，你這一點點修養怎麼行？這就代表了一個人求學問也好，修道也好，犯了孟子所講的「得少爲足，好爲人師」的錯誤，「得少爲足」，稍稍得了一點就滿足了，「好爲人師」，等於我們一樣，被人一叫老師馬上就倒黴了，被衆生度了，所以千萬不要隨便當人師。這是第一段的道理。下面孔子跟顏回一系列的對話，就討論假設現在你去，應該怎麼講話怎麼辦。這是教育我們在人間世，不同的環境，不同的身份，應該是哪一種態度。接着孔子告訴顏回，你出去度人，對世界有所貢獻，對社會有所貢獻，必須要內聖的修養做到了聖人的境界，然後出來外用纔能夠起作用。不然的話，只看到現在的人生輝煌，很光明很燦爛。死後呢，五個字：「與草木同腐」。所以我常常告訴青年同學們，歷史上多少皇帝，多少宰相，多少狀元，你報得出幾個來？他們在當時都是了不起，但過後被歷史遺忘了，就是因爲他們沒有功德留在人間。這是內聖沒有做好，出來外用只能爭取一時，不能夠爭取到千秋。所以事業是分兩條路的，這些聖人教主們，修道的人，說真的，也在爭哦：爭取千秋，不在一時。

## 大使難當

葉公子高將使於齊，問於仲尼曰：「王使諸梁也甚重。齊之待使者，蓋將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猶未可動也，而況諸侯乎！吾甚慄之。子常語諸梁也曰：『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懽成。事若不成，則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則必有陰陽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』吾食也執粗而不臧，爨無慾清之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與！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！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兩也。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語我來！

仲尼曰：「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義也。子之愛親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；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是之謂大戒。是以夫事其親者，不擇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擇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；自事其心者，哀樂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爲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！夫子其行可矣！

丘請復以所聞：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，遠則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傳之。夫傳兩喜兩怒之言，天下之難者也。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，兩怒必多溢惡之言。凡溢之類妄，妄則其信之也莫，莫則傳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『傳其常情，無傳其溢言，則幾乎全。』

且以巧鬥力者，始乎陽，常卒乎陰，泰至則多奇巧；以禮飲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亂，泰至則多奇樂。凡事亦然，始乎諒，常卒乎鄙；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必巨。言者，風波也；行者，實喪也。夫風波易以動，實喪易以危。故忿設無由，巧言偏辭。獸死不擇音，氣息勃然於是並生心厲。剋核太至，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。苟爲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終！故法言曰：『無遷令，無勸成。過度益也。』遷令勸成殆事。美成在久，惡成不及改，可不慎與！且夫乘物以遊心，託不得已以養中，至矣。何作爲報也！莫若爲致命，此其難者？」

《人間世》這一篇，上面講到顏回欲其入世，爲帝王之師，想如何來糾正一個「人主」。「人主」是古代歷史上的觀念，古代所謂的帝王，一個最高的領導人，普通就叫「人主」，現在所謂講大老闆。孔子告訴顏回，想改進這個老闆是不可能的，還不如退而自修。孔子講入世的難，幾乎比出世修道還要難，所以自己要注重自修，這個做功夫的方法，就提出來「心齋」這一段。這是《人間世》的第一個故事。第二個故事，「葉公子高將使於齊」，莊子則引用積極入世的人，拿歷史的故事說明人生入世的許多道理。

葉公子高將使於齊，問於仲尼曰：「王使諸梁也甚重。齊之待使者，蓋將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猶未可動也，而況諸侯乎！吾甚慄之。

莊子的筆下又寫出了孔子的故事。這一段故事是講外交官的學問，春秋戰國外交官的資料多得很，這是一段孔子教外交的辦法，我們將來假如寫一本書，就叫「外交官的修養」或「外交官的哲學」。

「葉公子高」是楚莊王玄孫尹成子，名諸梁，字子高。「葉」是地名，在民國是河南的葉縣。春秋時是一個諸侯，葉國。葉公子高將到齊國去當大使。大使在中國歷史上稱爲「行人之官」，青年同學注意啊，看到古代歷史上說的「行人」，就是現在所謂外交官。我們都曉得中國文化有一句名言，弱國無外交。在一個動亂的時候當大使很難，尤其在古代，在敵我兩國之間處於戰爭狀態，互相爲仇敵下當大使的人，反正這個頭啊，是提在手上玩的。莊子這個時代正是戰國時代，這個時候的外交，尤其是代表國家政治的外交官，就是第一線上的戰士，隨時有危險，有時候去了就不能回來，有時當場就被殺掉了。譬如五代時的馮道，幾次當大使，他的詩：「上下一行如骨肉，幾人身死掩風沙」，記載跟隨大使的辦事人員，半路死了，埋在荒沙野地就完了。中國外國都一樣，這種事例很多很多。

因此葉公子高就來問孔子，「王使諸梁也甚重。」古人有一個禮貌，名字有一個官名，有一個小名。譬如小名，父母可以叫，朋友是不應該叫。官名，老師，父母可以叫，譬如古代做官，皇帝也可以叫，部下就不好意思叫了。像葉公子高，一般都可以叫，他自己來給孔子講話，必須要稱自己的本名諸梁。他說大王派我去當大使，這個責任太重了。大家都知道蘇武的故事，蘇武牧羊十九年回來後，官職不過爲典屬國，等於是現在的外交部的一個負責人，管理附屬的國家，還不是外交部長。所以在古代當大使，責任太重了。葉公子高說：我擔負了齊國大使這個任命，齊國在當時是一個強國，它對待大使很有禮貌，這還好辦，它並不重視代表一個國家的大使，那麼我要達到外交的任務，要說動齊王，「匹夫猶未可動，而況諸候乎！」「匹夫」就是一個普通人，一個普通人的意志，你想變動說服它都很難，何況一個國家的領袖。所以啊，我心裏頭很害怕。

子常語諸梁也曰：『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懽成。事若不成，則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則必有陰陽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』

葉公子高說：老師啊，你平常已經告訴我的話，凡是作人做事，國家大事乃至朋友之間的個人小事，很少有一切事情的成功永遠是高興，是圓滿。這就是佛學說的道理：娑婆世界，萬事都有缺陷，沒有一個是圓滿的。孔子也講「寡不道以懽成」，「寡」，就是很少。「不道」，不合於一個法則，不合於一個什麼法則呢？「以懽成」，就是高興地、圓滿地完成任務。一個不平凡的時代，去完成任何一件任務，很少有圓滿完成的，都很痛苦地成功。所以人世間作人做事之難。如果擔負一個政治上的任務，外交的任務，或是做個公務員，事情如果不成功，任務達不到，則必有「人道之患」，或者給皇帝殺了，或者給敵人殺了，或者去坐牢，或者是其它禍害出來，或者路上被行刺，比如美國的總統給人打一槍。有時候，國家的大事成功了，你可以說，這下我成功了，在當時非常輝煌，而在歷史上是一件很糟的事，「則必有陰陽之患」，受冥冥中之天道，遭遇到很壞的果報。或者說一個任務給你辦成功了，就會被社會，被人所妒嫉。所以做人做事，不管你成功也好，失敗也好，能不管成功與失敗，做到沒有後患的，只有最高道德，得道的人才能夠做到，普通人不容易做到。這就是人生住世的最高處。

## 趙宋是第二個南北朝

我們中國人應該懂中國歷史。中國歷史，尤其是宋朝的歷史很有名。研究宋代歷史，有個最妙的事情，一個領袖，要麼是絕對的軍人出身好辦，要麼是絕對的文人起來也好辦，由軍人而變爲一個讀書人，像趙匡胤兩兄弟就難辦，從好的方面來講，天性比較仁厚，雄長的氣魄就比較薄弱。自從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當了皇帝以後，因爲曉得戰爭的痛苦，戰爭的殘酷和戰爭的冒險，所以把燕雲十六州在地圖上一劃，他不管了。宋朝的建國，版圖非常狹小，治權所及的地區，實在小得可憐。遼、金、元始終雄踞在北方，西邊有夏國，南邊有大理國。就這樣勉強維持了三百年。所以嚴格地講，至少我不承認宋朝算是一個朝代。如果我們從歷史統一大業的觀點來說，整個南北宋三百年間的政權，只是與遼、金，乃至西夏等共天下，彼此分庭抗禮，等於東西晉以後第二個南北朝的局面。我們從歷史上看到，宋朝在文化的發展上，蠻光輝的，歷來的傳統歷史學者，秉承一貫的正統觀念，都以宋朝爲主，但是以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精神來看，南北宋與遼金元，都是服膺在中國文化的大纛之下，各有千秋，遼金的文治，比起宋朝，並無太大的遜色。這一觀點，也許是我對歷史的看法不同，但大致不會離譜。尤其希望青年同學們，不要忽略了當時遼金的文化與中國文化大系的關係。

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，以及他的子孫，北方都沒有統一，而且實在也怕統一，不想統一。所以宋真宗，歷史後來給他的諡號叫「真宗」，這個「真」字，是很妙的，他也是搞宗教的。當時全國都想統一，他爲了不想打仗，爲了使老百姓乃至知識分子不提出來這個意見，就拼命提倡宗教來迷醉朝野，認爲上天的意志，是要好好修道，不要再打仗。當時最大的顧忌，就怕宰相王旦不同意。開始是試探，結果沒有辦法溝通。宋真宗有一次請王旦喫飯，喫完了以後說：「我看你那個宰相府上啊，家用也很清廉，有一個小禮物，你帶回去。」王旦帶回來一看，是黃金。王旦考慮了一夜，實在睡不着。皇帝送紅包，就是叫自己不要反對，也只好不說話。後來王旦就宣佈，我老了，天命該退休了。

## 名臣寇準

宋真宗那個時候，跟金國處在戰爭狀態。這段歷史是非常有趣的，我們讀歷史要看清楚。當時最有名的宰相寇準提出來，主張宋真宗到前方御駕親徵，這是非常危險、非常冒險的事情。老實說，宋真宗並不願意去，好在他還是接受了寇準所堅持的決策。結果宋真宗到了最前線，看見金國精銳的部隊，與自己只隔一條黃河，心裏很害怕，就派太監去看看宰相寇準在幹什麼？派去的太監回來稟告皇帝說，寇準在軍營裏和部下一起打麻將，而且一邊打麻將一邊喝酒，還在叫「哎呀，紅中哦！」他玩得高興得不得了。宋真宗一聽比較安心了，寇準還在玩呢，大概不危險。如果寇準是在那裏辦公，或者拿着前方的電話正在聽，那宋真宗心臟病就要發了。寇準也曉得皇帝有這麼一個心理，所以故意裝出很輕鬆的樣子。寇準的這一着，我們讀歷史知道，是很冒險的，那真是宋朝的大忠臣，是真爲國家，真爲天下。可以說寇準的這個做法，非常嚴重，如果搞錯了，不止一個人殺頭，全家都要殺光，而且還要滅九族，因此，「事若不成，則必有人道之患」。事情達到了成功，「事若成，則必有陰陽之患」。我們看宋朝的歷史，寇準在檀淵之役中，軍事，外交，政治，一手包辦了。檀淵之役是很光榮的一場外交勝利，拿現在的話說，是政治上的大勝利。可是勝利歸勝利，兩國訂的還是和平條約。結果事後，寇準還是始終遭遇宋朝政府一般人的妒嫉。

歷史上還有一件有名的故事。宋朝有一位了不起的文人，叫張詠，也是宋朝的名臣，是四川這一帶的地方首長。寇準當時在國際上聲望之高，不得了，但是事情一成功了就下臺了。下臺以後，有一次在陝西碰到張詠到中央來做述職報告。寇準就向張詠請教。張詠說：「相公啊，你太謙虛了，何必問我。不過，《漢書》的《霍光傳》不可不讀。」寇準奇怪了，《漢書》我又不是沒有讀過，怎麼講這個話？於是馬上回來把《霍光傳》一讀。霍光在漢朝功勞很大，劉家的天下等於是他一手救過來的，結果《漢書》把他一生功勞說完了以後，《漢書》的作者班固，最後對霍光下了一句評語：不學無術。寇準讀到最後結論，哈哈大笑，張詠在罵我不學無術。那麼這是個什麼學呢？講這些歷史的道理，是我們看了「事若不成，則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則必有陰陽之患」這四句。再加上「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」就知道了。所以不管做人做事，成功或者失敗，而沒有後患的，只有大德的人能做到。

## 千古名將郭子儀

我們拿歷史古人來比，只有唐朝郭子儀一個人做到了。研究郭子儀一生的歷史啊，那的確漂亮極了，對人事的處理高明極了，恐怕在《二十五史》裏頭找不出第二個人。我們歷史上講究一個出將、入相，郭子儀幾次當大元帥，後來唐德宗稱他尚父，這個尚父，只有周朝周武王稱過姜太公，這稱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，當然不是現代所說乾爹的意思，但非常非常尊重，是對尊長一輩的人，才能稱呼的。由唐明皇開始，兒子唐肅宗，孫子唐代宗，乃至曾孫唐德宗，四朝都是郭子儀一手保駕的。有一次在唐代宗的時候，又同唐明皇一樣天下大亂，新疆的回教聯合西藏的回教造反，快要打到首都長安了，皇帝又下命令叫郭子儀出來。當時他一支部隊都沒有，跟在身邊的只有老部下數十個騎士，一接到詔命，他只好臨時湊合出發，勉勉強強把沒有經過訓練的後備兵，反正連退伍老弱都加以整編，也只湊了伍千人，去抗拒敵人十萬雄兵。他到了前方跟隨軍的兒子講，這仗不能打，我一個人去敵營，或許還有點辦法。等他騎上馬要走時，兒子一把拉往馬說，爸爸你絕不能一個人去啊。郭子儀把馬鞭一拿，朝兒子拉往馬的手「啪」地一抽，去！就是說你滾開，我非一個人去不可。他告訴兒子，五千人打十萬雄兵，打也是打敗，不打又不行，我去死也只死一個人，如果一打，大家統統都沒有了。郭子儀一個人到了前線，向敵人說，郭令公來了。敵人看見這麼一個老頭子，就問郭令公在哪裏？郭子儀就把軍帽一拿，又把身上的衣服解開，手上的武器丟下來，敵人一看，果然是令公。然後兒子不放心，帶幾百人的部隊跟過來。郭令公回頭把手一揮，你們滾回去。就一個人進敵營去了。進去以後，兩個大元帥一拉手，又喝酒又什麼的，幾句話一講，還打什麼？就不打了。不止一次，多少次危急的時候，靠他化解了。當然，皇帝等天下沒事了，又叫他回家。你要知道，朝中的文臣武將，都是郭子儀的部下，可是皇帝懷疑他，要罷免他時，他就馬上移交清楚，規規矩矩回家，臉色都不會改一下的。等國家有難，一接到命令，不顧一切，馬上行動。所以屢黜屢起，國家不能不有他。

所以我常常告訴學軍事的，學政治的同學們，應該以郭子儀爲榜樣，他的一個很大的長處：肚量大。乃至在皇帝面前最紅的有權位的太監魚朝恩，用各種花樣專門來整他，他都沒有記恨，都包容了，最後魚朝恩沒有辦法，派人暗地挖了他父親的墳墓，他明知道是魚朝恩搞的，也不動聲色。這個就很難了，這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。結果皇帝爲了這件事，特別弔唁慰問，郭子儀卻哭着說，我帶兵幾十年，士兵們在外面破壞別人墳墓的事情，我無法完全照顧得到，現在我父親的墳墓被人挖了，那是果報，誰挖了，就不要問了。你看，有這樣的肚量，量大福大。

史載郭子儀年八十五歲而終。他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，有六十多人，後來皆爲將相。他有八個兒子，七個女婿，幾十個孫子。家裏的人口有三千，孫子叫爺爺好，他也不認得是哪一個孫子，反正小孩子來問好，他都點頭而已。王府怎麼進來怎麼出去，他都搞不清楚。他生前享有令名，死後成爲歷史上富貴壽考四字俱全的絕少數名臣之一。所以歷史對郭子儀的評議：「功蓋天下而主不疑」，他的功勞比皇帝偉大得多了，而上面沒有懷疑；「位極人臣而衆不嫉」，郭子儀出將入相幾十年，唐朝當時的高級幹部都是他的學生，而他自己沒有驕傲，這兩點一般人做不到；第三點更難，「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」。他私人生活很奢侈，但上至政府，下至民間，沒有一個人批評他不對，第三點多數人不能做到，而郭子儀做到了，古今往來第一人。

凡事若大若小，寡不道以歡成。事若不成，則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則必有陰陽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莊子並非講出世思想，這些都是告訴我們作人處事的道理。這一段話，是葉公子高回憶孔子平常教他的。他說老師啊，你平常是這樣教育我們要「見危受命」，自己的國家在艱難危險的時候，國家需要你，你就要去擔當重任。葉公子高現在「見危受命」，但是他私人也很難過。

吾食也執粗而不臧，爨無慾清之人。

他說我平常生活很簡樸，喫的飲食很簡單，「執粗」，等於說有一點素菜，喫兩個饅頭就夠了，而不要求喫好。下一句話，問題來了。古人的解釋，「爨」字是廚房裏燒火。「無慾清」，不想清涼。燒火燒起來不想清涼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古人解釋這句話，說莊子文章的意思就是：我只想生活清淡，並不想火燒得那麼熱，連人家來「燒冷竈」都不需要的，乃至一天沒有人來看我，我都很高興，只想清靜，不求名，不求利。古人這樣解釋，我不同意。莊子是講「吾食也執粗而不臧，」我的生活很簡樸，粗茶淡飯就夠了。「爨無慾清之人。」我雖然做官，廚房做飯，都是我跟太太自己來，也不想找一個幫忙清潔的人。就這麼簡單一句話，給他們東解釋西解釋，越弄越不懂了。「爨」，做飯的。「無慾清之人」，不要求人家來清潔，一切都是自己幹。現在很多公務員的生活，你自己非幹不可，請人請不起啊。

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與！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！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兩也。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語我來！

葉公子高說：我並不執着於功名富貴，皇上讓我擔任這個艱難的外交官，這個地位是太高了，可是這個任務多危險呀。我早晨接到這個命令，急得我肝火發了，眼睛也紅了，血壓也高了，沒有辦法，只好到冰淇淋店買一塊冰片來喫一喫，「飲冰」，因爲心裏急得發燒啊，要喫一點冰水清涼清涼。我們要知道，梁啓超寫了一本書，取名叫《飲冰室文集》，就是這樣來的。我還沒到齊國去擔任這個任務，自己先生病了，萬一任務沒有達到，則「必有人道之患」。我這叫做進退兩難。我雖然是臣子部下，可是我挑不起這個擔子，體能喫不消，情緒喫不消，任務太重了，老師有什麼樣的教導呢？葉公子高向老師求助。等於你們辦事一樣，有一點事情就回來找老師，哎呀，我倒是常常想喫冰淇淋，煩死了，一點小事也要問。人家葉公子高是拿這樣的大事來問孔子。

## 天下二大戒

仲尼曰：「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義也。

孔子說，天底下有兩條大戒律，「其一，命也，其一，義也。」這兩條大戒律，不管出家在家都要遵守。第一條大戒，「其一，命也」，解釋這個「命」字就很麻煩，不是算八字那個命，也包含算八字那個命。人生的價值就是這樣，你要知道天命。第二條大戒，「其一義也」，義所當爲的這個義，包括兩個意思，只要合於真理，即使頭掉下來，都義無反顧。所以像文天祥，嶽飛，該掉頭的時候就掉，毫不客氣。第二個意思，就是人與人之間道義的義。中國這個義字的寫法，上面是羊字，下面是我字，上面這個羊代表什麼？吉祥，大吉利。義，我的吉祥，我雖然把生命賣了，但心裏非常平安，非常吉利。所以中國講仁義，這個仁字，人旁邊一個二，就是人與人之間。推已及人，想到我，也想到你，我需要什麼，你也需要什麼，這是仁。義就是我的吉祥，我要到最高處，要求自己最好。

子之愛親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；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

孔子說，你要知道作人的道理，作兒女的要愛父母，愛父母就是孝。爸爸媽媽把我們這一堆又細又嫩的臭豆腐生下來，連屎帶尿一起養大。像我最愛乾淨的人，當抱着孩子玩時，孩子大便、尿「譁」一下淋下來，這時也不講究乾淨了，也不罵，這就是父母愛兒女之心，古人今人的經驗都是如此。反過來，父母到了老年，你也如此迴轉來愛他們，這就是孝。孝的內涵就是愛，愛只是很簡單的解釋。所以很多同學說自己孝不起來，反正你是愛不起來嘛。中國古人講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」，注意，大家天天叫中國文化，這就是中國文化。一個人對父母家庭有真感情，他如出來爲天下國家獻身，就一定有責任感。凡是天下的大忠臣，必然是大孝子。換一句話講，忠是什麼呢？就是孝的發揮，就是擴充了愛父母的心情，愛別人，愛國家，愛天下。佛家也一樣，佛經有《父母恩重難報經》，佛也講孝道，並不是學佛的不講孝道。「子之愛親，命也，」兒女愛父母，這是天性，是沒有道理可講的。假如這個兒女對父母不覺得愛，而覺得很討厭呢？也是「命也」，他的天性稟賦是壞根器的人，那簡直不可救藥了。

有一個學生告訴我，父母將他生出來有多少的痛苦，所以他現在一看到爸爸找他要錢，就煩得很。當時我都聽得快掉眼淚了，我心裏頭有一句評論：你父母就不是一對好父母。但是我不能當着學生的面講這個話哦，要注意，這有分寸的，父母再壞也是父母啊，我只好「唉，唉」嘆了兩句，只告訴這個學生一句話：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爸爸也是可憐啊。」這個可憐包含的意思就很多了。他聽了一聲不響。一二年後，我問這個學生：「你爸爸最近還找你嗎？」「還找啊？」「那你現在對爸爸怎麼樣？」他回答：「那次跟老師談過話以後，老師的話影響了我。爸爸也是個可憐人，所以我還是對爸爸好了，爸爸總歸是爸爸嘛。」這就對了。孔子講過的，「子之愛親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。」這就是人性，沒有理由的。

古代是君主時代，所謂中國的五倫，天地君親師。爲什麼古代臣對於君要盡忠呢？因爲君主在中國文化是民族國家的一個代表，愛君盡忠，也就是愛國家愛民族。所以孔子講：「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。」我們生在這個世界，生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，「無適」，哪一個地方都是我的國家，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」啊！你逃避不了，你就是出國去了，你說我不愛我的國家，看不慣，我逃到別的國家，老實講，你的心裏還是認爲自己是中國人。我交了很多朋友，有許多是蒙古的朋友，那個蒙古的沙漠有什麼快樂，當然沒有我們江南好，山靈水秀，魚米之鄉，山是青的，水是綠的，水底下有幾條魚在遊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可是生在沙漠裏面的蒙古朋友，講了半天，一想起家鄉的烤肉，騎在馬上，一臉的油一臉的灰沙進來，那個味道真好啊，還是愛自己的家鄉。你要知道，每個國家的人都一樣，自己生長在哪裏，還是愛哪裏。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」，就是把自己身體逃到別的地方，這個鄉土的感情，還是沒有辦法改變。這是人性，必然的。

是之謂大戒。

孔子告訴葉公子高，這兩條是大戒。

是以夫事其親者，不擇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擇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；自事其心者，哀樂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

作兒女的孝敬父母，「不擇地而安之」，不等時間，不等空間，不等環境，盡我的力量。我今天住草棚，那就住草棚孝敬父母，只能買得起一根油條，我想喫，爸爸媽媽也想喫，我不敢喫，拿給爸爸媽媽喫。我只有這個力量，就盡到這個力量，這也就是「孝之至也」。而不是說，哎喲，爸爸媽媽，我現在不管你噢，等到我到臺北賺了錢，蓋了三十層洋樓的時候，我再來孝敬你們。那已經等不及了，他們已經入土了。

既然是爲國家就要盡忠，什麼叫盡忠呢？上面有一個任務交待給你了，不管是什麼艱難的任務，沒有選擇的餘地，你都要做到，「忠之盛也；」這就是盡忠於職守。等於說你做人家的夥計，做人家的職員，老闆交待了一個任務，那你就要規規矩矩辦事。你爲什麼要做他的職員？做他的職員就要聽令。既不聽令，又不能令，自己又不能當老闆，光在那裏理想，這種人是廢人，沒有用。所以大家要認清楚，人生就是這麼一個人生。

孔子對葉公子高說，你入世去做人行事，要明心見性。你瞭解了人生的價值，對於自己的心性之道懂了，也沒有什麼叫悲哀痛苦，也沒有什麼叫快樂，人生該做的事去做了，不因環境的好壞，任務的輕重而影響你的心情，這就是真理。「知其不可奈何」，換句話說，現在派給你這個任務，沒有別的話講，只有一個字打發，去！沒有什麼理由的，你去就是了。明知道無可奈何，算不定去了就送命，「而安之若命」，把腦袋就提在皮箱裏上飛機了，毫不客氣。明知無可奈何而必須這樣做，孔子本身就是如此，孔子一生要救世救人，明知道挽救不過來，還是一生去救；釋迦牟尼佛也是這樣，要度盡一切衆生，明知道衆生度不盡的，他非要度不可。「德之至也。」這就是道德啊

爲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！夫子其行可矣！

一個爲國家天下擔任公職的人，有時候的任務是自己並不願意的，實在是「不得已」而爲之。因爲「不得已」，不能不做，「而忘其身」，把自己生命身體都奉獻出去了，這是爲國家爲天下擔任公職的人應當如此的。所以在這個真理之下，沒有時間，沒有工夫給你想着貪生怕死。這就是把生死看空了，在行爲上的了生死，這是大乘的了生死。不是說你靠打坐，然後了了生死，死的時候沒有痛苦，打一個盤腿，人家給你拜一拜，阿彌陀佛，我走了。那還是小乘的了生死。禪宗達摩祖師講的兩門：一個是理入，就是參證，打坐用功；一個是行入。莊子借用孔子的嘴在這裏所講的，也就是從行門而入，真正做到了，這也是了生死，因爲他對生死已經不在乎，把這命佈施出去了，也就是其它宗教所講的奉獻。

「夫子其行可矣！」孔子講完了，對學生客氣一番，到這個時候還有什麼可考慮的，你就趕快給我走吧。

## 外交的哲學

丘請復以所聞：

孔子說：並且我告訴你一個道理。念這個「丘」要注意了，我們小的時候，不敢這麼念，唸了以後，頭上準備起個湯圓了，老師的戒尺一下子朝你頭上敲下來，不管你痛不痛，什麼腦震盪，沒有這種考慮的。聖人的名字是可以唸的啊？你要念「丘」，先給你頭上揪一下再說。那時念「丘」，要念成「某」來代表。寫到這個「丘」字，最後這一筆，下面一橫就不敢寫。聖人嘛，要忌諱。那時對父母的名字也不敢叫。現在民主時代，我也很大膽地念。現在孔子告訴葉公子高外交政治的哲學了：

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，遠則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傳之。

辦外交的人要注意，我們中國外交的歷史經驗有句名言，「遠交近攻」，這可以說在中國的歷史上，國與國之間發生敵對行爲的時候，差不多是個不能變更的大原則。不過不一定，看在什麼時候用。孔子現在講的是純粹外交理想的大原則。鄰近的國家相交，彼此互相要忠實、忠信。「相靡以信」，指私人之間感情相處得非常好，在公事上彼此也能夠達到比較的坦白。當然，在必須爲國家守祕密的時候，那並不是對朋友不坦白，那是不得已。遠交呢？拿感情勸告，但是處處要有信用，要「必忠之以言」。外交是代表國家，外交官的說話很難，「言必或傳之」有幾個含義，一是意會國家元首的命令，把元首的意見、意志要表達到。但是有時元首的心情不好，對國事發了脾氣以後，隨便罵另一個國家的元首是混蛋，外交官就不能向對方講，我們元首罵你是混蛋，那就很笨了。另一個含義，就是要把美意、善意轉達到。我們特別要注意，一個外交官的說話，代表了國家，在歷史上負責任的，兩個國家都有記錄的，說話要特別小心，因爲馬上就會傳開了。所以大使和大使的夫人，一點笑話不能鬧哦，有一點缺點人家就傳開了，傳開了不是他們兩個丟人，那是代表國家啊。今天正好田夫人在這裏，知道很多痛苦的經驗。所以，「或傳之」三個字還有這一層意思。

夫傳兩喜兩怒之言，天下之難者也。

你在兩邊調和事情，譬如張家跟李家吵架，你在中間傳話，很難傳的。張家說李家：他的老子就是混蛋。而你跑到李家：嘿，張家說你的老子是混蛋。那麼李家一聽：哎呀，張家他祖宗就是混帳。所以「兩怒之言」不能傳。「兩喜之言」呢？也不能傳，過分的希望要求，明知道辦不到，也不能傳。這中間的裁定，非常難。所以第一流外交官的那個嘴巴，那個腦筋，大概是從上帝那裏選來的，講話之漂亮，之美，之動聽，發了脾氣都像聽音樂一樣好聽，這纔是可以當外交官的嘴巴。所以，「夫傳兩喜兩怒之言，天下之難者也」，是最痛苦的，不容易做到的，這個只有當過外交官的人，或者沒有當過外交官，也當過現在叫做公共關係室主任的人。就有這個經驗。

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，兩怒必多溢惡之言。凡溢之類妄，妄則其信之也莫，莫則傳言者殃。

兩邊都說好話，如過去的媒婆一樣，「必多溢美之言」。譬如說我們元首對你是欽佩到極點了，這個話很難講，太過分了，有時候收不回來的。過分捧人家，將來不兌現，要命的。「兩怒必多溢惡之言。」兩邊討厭的心理不能表達，只要稍稍加減了一分，已經很討厭了，在外交上絕對有妨礙。總而言之，做外交官在中間替人家傳話，一字不能改。「溢」就是過分了一點，過分的話不能講。講過分的話就是打妄語，犯了佛家的妄語戒。「妄則其信之也莫，」「莫」不是完全否定，是彷彿不真實的意思。人都有靈感的哦，你不說真話，打了一點妄語，別人不會相信你的，最後倒黴的是你在中間當外交官的人。

孔子多會外交啊，你們學外交的，看一看這一段外交哲學。現在外交大學講了半天，這一段你拿去就夠寫博士論文了，再加上心態學啦，言語學啦，第六感什麼的，就是一篇好論文，包你外交官考第一名。現在寫文章並不難，做論文，小題大做，抓到兩句話，寫個幾十萬字，嗯，蘇格拉底怎麼說的；嗯，丘吉爾怎麼說的；啊，這個是孔丘那樣說的，都把它寫上去，學問淵博的樣子。因此現在天下的文章就是那麼假。

故法言曰：『傳其常情，無傳其溢言，則幾乎全。』

老子不用「法言」，用「建言」。所謂「建言」「法言」是什麼呢？中國文化上古人的觀念，古人的名言，可以做格言。什麼叫格言呢？話說到了頭謂之格，格言就是永遠不能變的一個標準。

孔子說，外交官傳達兩方面意見的時候，做翻譯官也一樣，「傳其常情，」很正規，很平常，「無傳其溢言，」過分的話不能傳，好壞都不能加一點，你能夠做到這樣，能保全自己，也能夠完成了使命。

這是一段外交官的修養，外交官的態度，辦外交的哲學。我們光盯住這一段是講外交，那就搞錯了，這是告訴我們作人應該怎麼做，平常作人就是如此，你說過分的話，過分的結果，倒黴的是你。不要聽完了，哦，這是外交官用的，我不需要這樣學，那你就白學《莊子》了。

下面講一個人生的道理。

且以巧鬥力者，始乎陽，常卒乎陰，泰至則多奇巧；

什麼叫「以巧鬥力」呢？就是謀略學。所謂兵法都是「以巧鬥力」，以寡擊衆，以弱擊強，這個就是最高的謀略，也是最高的兵法。這個「巧」也代表智能，搞政治也好，外交、軍事也好，總而言之，人在社會上相處，都是要用巧，以智能來「鬥力」。用智能用謀略，開始是陽面的，後來必然會走到用陰謀。所以對用謀略的人，我們中國文化始終講是陰謀家。從歷史上看，陳平幫助漢高祖統一了中國，萬古留名，他一輩子也不過六出奇計，所謂奇計就是陰謀，漢高祖劉邦有六次關係到成敗的決策，都是採用陳平的奇計而成功的，但是我們拿司馬遷的《史記》看看陳平的傳記。陳平自己說，「我多陰謀，道家之所禁，其無後乎？」足見道家是最忌諱用陰險的辦法的，「吾世即廢，亦已矣，終不能復起，以吾多禍也。」他說自己將沒有後代，至少後代是不會昌盛的。後來果然如此，據漢代史書記載，陳平的後人，到他孫子這一代，所謂功名富貴，一刀而斬，就此斷了，後來他的曾孫陳掌，以衛氏親貴戚，要求續封而不可得。注意，現在很多青年喜歡學謀略學，都想學鬼谷子，要學就學好的嘛，爲什麼跟鬼學呢？不要亂學！所以莊子也說：「且以巧鬥力者，始乎陽，常卒乎陰，泰至則多奇巧。」用謀略鬥智的，挖空心思想搞了半天，想故意騙人家整人家，好話說給人家聽，最後害了人家，自己還在那裏笑。越聰明的人，鬼心思越多，最糟糕了，最後總是害了自己。這還是從陽面上來講，以佛家來講，這種人最後只有下地獄去。

爲什麼孔子提出來這一段呢？我們大家要注意，人生有一點聰明的人，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玩巧，自己以爲聰明，專門在那裏玩聰明。你要曉得你玩巧，碰到一個誠懇的人你就完了，這個人直直的，笨笨的，你怎麼玩還是那一套，你巧來巧去，像猴子一樣蹦來蹦去，一拳頭就把你打死了，討厭嘛。

以禮飲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亂，泰至則多奇樂。

你看喝酒的人就知道了，開始喝酒都很有禮貌，哎呀，我們倆好久都沒喝一杯了，然後你哥子，我兄弟，你不喝，我嘔氣，那個感情好得很喲。喝到後來喝醉了，媽啊娘啊，十八代祖宗都會翻出來，然後變成冤家。所以酒肉朋友不能交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「大至則多奇樂。」你看那些喝酒喝醉了的人，越喝越高興，進入了瘋狂的狀態，瘋狂叫「奇樂」，那個樂不是正常的快樂啊，神經受了酒精的麻醉，那是奇怪的快樂，最後還是不好。

孔子講人生的哲學，人生的境界，第一，不能玩巧，第二，不能懷「奇樂」。你自己認爲這兩天很得意，很高興，用自己的花樣蹦呀跳呀，樂極生悲，說不定你倒黴就在明天。上帝早給你看牢在那裏，閻王更給你登記起來，菩薩是不管事的，閉目在那裏打坐。

凡事亦然，

孔子告訴你，一句話：「凡事亦然。」不僅是外交官要注意，作人做事都是這個原則。學佛的人請注意，你們以爲這是世法，這都是佛法，屬於哪一部份？「普賢行願品」。這都是真的哦，你們懂了莊子，才懂得「普賢行願品」。你以爲「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」，光念一遍就可以呀？願要起行的，行就要懂這些道理，這些都是在行。

始乎諒，常卒乎鄙；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必巨。

所以作人做事，你要看到一個原則：人與人之間交朋友，開始好得很，「哎呀，你這個人真好啊，我就想和你做個朋友。」「我這個人脾氣壞。」「沒有關係，脾氣壞，我讓你一點就好了。」尤其男女談戀愛，開始話講得好聽得很，「啊，我就是喜歡你脾氣壞，你正好管我一點。」什麼騙人的話都拿了出來。後來啊，當初認爲最美麗最漂亮的，現在想起來就恨，「哼，當年我看到他（她）那一點就討厭。」你原諒他（她），反過來認爲你是窩囊相，感情跨了就是這樣。開始是多種原諒，最後是多種鄙視。做事情也這樣，開始沒有關係，只要你哥子出來擔任這個事，你就隨便，都聽你的，簡單得很。到最後，是越來越艱難了。

這就是外交哲學，也是人生哲學。這一段話，當然孔子不只告訴做外交官的人，也是告訴我們大家。爲什麼這一段要放在外交裏來講？凡是一個人，從爬出了媽媽肚子的這一天起，已經開始外交了。嬰兒第一個外交的辦法就是哭，我們就曉得要奶吃了，接着就是笑，一哭一笑，都是外交的工具。人一生出來就辦外交，對不對？問我們外交官（指在坐的），他同意了噢！（一笑）。人一生出來就辦外交的，就哄人的，外交官也哄人，一哭一笑之間，都是辦法，這就是人生。所以莊子把人生的內幕都拉開了給我們看了。然後告訴我們：

## 言者風波也

言者，風波也；行者，實喪也。夫風波易以動，實喪易以危。

風一來，平靜的水面就起波浪，所以叫「風波」，這是講動態。一句話說出來，一句話說不對了，人與人之間就挑出問題來。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。有時候世界的戰爭就是因爲一句話，或者做領袖的講一聲，打呀！大戰就打起來了。講話特別要注意，一句話是兩面刃，害自己也害人家，你以爲自己會玩嘴巴，你倒黴統統是自己玩嘴巴玩出來的。莊子明白告訴你：「言者，風波也。」不要說犯了口禍下地獄，下地獄誰看見了？你下了地獄我又看不見，你又不發個無線電來？當時就可以看到，話講得不對馬上就起風波，不要等到下地獄。儒家道家佛家都現身說法，所以口業之重要。人的行爲，這一個是事實。事實的結果，對與不對，馬上可以結賬的。一個行動錯誤了，這個事實很危險的。所以要懂得《易經》的道理，《易經》講人生的境界，只有四樣：「吉凶悔吝，生乎動者」。只講一句話就是動，做一件事一個行爲就是動，動的裏頭，四分之三都是倒黴，四分之一勉勉強強是好。

故忿設無由，巧言偏辭。

大家注意，這是莊子的格言。一個人說話，對方聽了爲什麼發脾氣？本來人的心底都是很平靜的，因爲某一句話不對了，「忿設無由」，心裏的憤怒就沒有理由，沒有來由地被挑動了。爲什麼被挑動了呢？「巧言偏辭」。那個講話，有時候偏激，引起了別人的憤怒。別人討厭你是怎麼來的？你不要怪人家，反省你自己，是你自己的「巧言偏辭」引起的。「偏」就是過分。過分的恭維不對，過分的批評也不對。智能高的人不喜歡聽「巧言」，你要耍些花樣，恭維太過了，他一聽就知道假話；你說不喜歡恭維我就罵，不應該罵的也罵，好不好？也太過了，所以一個人不要玩巧。

青年同學記住了，古今中外，天下最成功的人，就是老實人。我常常說，你們不要玩手段啊，幾百年來，人類歷史的經驗教訓，玩聰明，玩手段，玩花樣的，一個高過一個，哪一個都不笨，連小孩都不笨，聰明手段都比我們高明。將來這個世界上全人類都太聰明，太高明，都會玩手段了。但是最後成功的人，因爲老實，就成功了。尤其是我，就喜歡那個笨笨的老實人，你說他笨，我就是喜歡他的笨。我們太聰明瞭，自己唯一的缺點是太不老實了。我們同時也想想，問問自己，你喜不喜歡老實人？嘿，每一個人都喜歡老實人，可見老實人一定成功。這是真理。所以頭腦聰明的人，自己要反省了，要清醒了。

獸死不擇音，氣息茀然，於是並生心厲。

這就叫我們不要殺生喲。那些雞啊牛啊豬啊，被殺的時候，不管什麼聲音地拼命亂叫，它也不管這是不是音樂。等於我們人一樣，被人欺負要被打死的時候，媽啊！娘啊！救命啊！什麼怪聲音都出來了。殺生時，任何一個生物，被欺凌到死的時候都非常憤怒，你要曉得，一憤怒那個血都會變成藍色了，當時馬上把血抽出來一化驗，血裏頭就有毒。所以發憤怒的心，嗔心是有毒的。人平常討厭人家恨人家，就是心裏毒的習氣很重。所以，「貪嗔癡」稱爲三毒。「氣息茀然，於是並生心厲。」最後死的時候，那一個「心厲」，那一念，變成厲鬼，兇極了。

爲什麼講這一段？一個人，你無禮地逼迫欺負弱小的人，那個受欺負的人，雖然沒有辦法抵抗，這條生命已經交給你要死，但是臨死的時候，要發嗔恨心，嗔恨心一發起來，有沒有鬼？就有鬼！變成厲鬼，要你的命。同學們就要問了，到底有沒有鬼啊？你研究孔子寫的《春秋》，看一看《左傳》，裏面記載鬼神的事好多好多啊。曹操這些大奸大惡的人，臨死的時候，看到以前被他殺的人來索他的命，都求饒了。這是真的哦！鬼神之事就是這樣，你以爲偷巧害了別人啊，臨死的時候，「並生心厲」。所以人不會給人家騙的，最笨的人不過被你騙了一輩子，到了斷氣的時候，他忽然聰明瞭，「哎呀，我上了當。」這個時候，一念之間「並生心厲」，因果報應就這樣建立了。

尅核太至，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苟爲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終！

一個人的心理，不要刻薄。歷史上有許多領袖，譬如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，他曾說過這樣的話，朕非亡國之君，臣乃亡國之臣。但是老實講，崇禎是亡國之君，爲什麼？刻薄，多疑。一個當領袖的，刻薄多疑就完了。所以刻薄多疑太過了的人，有不值一談的那種怪心理就起來了，就變成了心理變態。學佛、修道、學宗教的人就是這樣，對自己要求嚴格，對別人要求也嚴格，都犯了「尅核太至」這個毛病。因此，宗教心理病是很難醫的，在西方醫學裏頭，宗教心理病幾乎沒有辦法治療。研究心理學的人，或者研究心理行爲的人，或者有研究心理醫學的人，千萬注意。「剋核太至，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」甚至於你自己都還莫名其妙地心理變態起來。

你們修道、學佛、出家的同學，看起來像個修行人，嚴重地告訴你們，平常我不大講，你們會發現自己常常有一種「尅核太至」的心理。你看歷史上真成功的人，都有豪俠之氣。就現在的歷史，中東的薩達特這個領袖死了，我就覺得他很可愛，他的可愛就不是「尅核太至」，他有流氓氣，所謂流氓氣就是俠氣。你看他講話笨笨的，但是，說了就算數的，那不是假裝的，他可愛在這裏。宗教家，宋明理學家，儒家的人，最容易犯「剋核太至」這個毛病。因此，你們注意了，做人，是要學儒家的原理，不能學宋明理學家的態度，那都是神經病。學佛也是一樣，要知道修戒行，但是戒行是要求自己不能「尅核太至」，更不能要求人家「尅核太至」。所以往往拿戒行要求人家，這樣不對那樣不對，你早就自己不對了，已經進入變態心理狀況還不知道，就完了。真的，一點都不欺騙你們哦，我現在是「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」，但是我不是佛，這是我今天講的很坦然的老實話。在大雄寶殿，佛那個氣度多光華啊，你再看看佛的一生，哪裏像你們這樣小家子氣！

所以我們讀歷史常常發現，歷代秦漢唐宋元明清，有些皇帝那真不是個東西，犯了「剋核太至」的毛病，毛澤東也犯了這個毛病。這三個月以內，我從夜裏一二點鐘開始，到三四點鐘，一夜不過用二個鐘頭，把《二十五史》重讀了一遍。但是以我頭髮白了，也快要入土之人看來，有時候禁不住感嘆，替有些皇帝，有些古人着急：「怎麼那麼笨啦，不要那樣就好了嘛！」結果歷史上，他還是那麼做了。那真是「讀史書而流淚，替古人擔憂」啊！實際上讀歷史、演兵書而流淚，不是替古人擔憂哦，往往會替未來的人擔憂，讀歷史讀通了的人會替未來擔憂。所以《莊子》這一段文章，又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，同學們說寫論文找不到題目，其實太多了，從中國文化的垃圾裏頭都可以抓出來好題目。

故法言曰：『無遷令，無勸成。過度益也。』

作人做事的道理，尤其做官的，做負責人的，連我們這裏王班長都要注意，「無遷令，」這個「遷令」什麼意思呢？《論語》上有一句話叫做「不遷怒」，孔子講顏回最好的修養就是「不遷怒，無二過」，怎麼叫「遷怒」？譬如他正在不高興中，你來跟他講話，嘿，活該你倒黴，「討厭，你走開一點好不好。」他本來討厭的是別人，並不是討厭你。結果他「遷怒」到了你的身上。從人生經驗中知道，朋友之間，乃至家庭中父母、夫妻之間也是這樣，正在對方不如意的時候，去提出問題來談，當然倒黴，這是時機不對。所謂：「薄言往訴，逢彼之怒。」所以，能夠做到「不遷怒」很難。「無二過」，犯了一次錯誤，第二次決不再犯，所謂懺悔者，就是「不二過」。不像有的同學錯了，「哎呀，老師，我懺悔了。」明天又不對，「老師，我又懺悔了。」他永遠在懺悔中，那還叫懺悔？那是悔在懺你了。我們常常看到辦事的，做公務員的「遷令」。譬如我發現有跟我做事的同學，我說：「請你幫我把下面那一本書拿上來。」結果他到了下面對另一人說，「某某人，老師叫你把那本書拿上去。」這就叫「遷令」，已經不對了。做人要「不遷令」。

「無勸成，」不要勉強人家的成功。光要求人家而不要求自己，這就是「過度益也。」過度地要求是不行的。學宗教的人，往往對自己很慈悲，對別人卻過度地要求，很「剋核」，「剋核」就變成刻薄了。像我們有個佛家師父一樣，爲了讓弟子過午不食，到晚上連鍋巴都鎖在櫃子裏了。我就講他，「你這樣不對了，萬一有人餓得胃出血怎麼辦呢？」那就要放鬆一點，裝着看不見了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因此，

遷令勸成殆事。美成在久，惡成不及改，可不慎與！

做事作人不能「遷令」，自己當主管不能「勸成」，這是兩點不能犯的錯誤。不然的話，做事情就非常危險了。我們不曉得這是莊子說的話，還是孔子說的話，無法考證究竟是哪個說的了。「美成在久，」就是我們平時所講的，好事不在忙。成就好的事情，不是一時做得到的。壞的事情卻容易成就，一成就了以後，來不及改正。所以作人處事要慎重地考慮。

且夫乘物以遊心，託不得已以養中，至矣。何作爲報也！莫若爲致命，此其難者？」

這個故事講到這裏，孔子把最後的結論告訴葉公子高。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，在物質的世界當中，「乘物以遊心」，抱一種超然物外遊戲人間的心理，就是現在講的一種比喻，「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」。遊戲人間不是吊兒郎當，是自己心境非常輕鬆，做人非常本份，該做就做了。也就是佛學說的解脫，不被物質所累。那麼既然做了一個人，對於人世之間人道之間，「託不得已以養中」。孔子前面講天下有兩大戒，一個是命，這個命不是八字的命，是天命。一個是義，義所當爲，理所當爲，如理而爲，如實而爲。就是說，人生有他的價值，爲了國家爲了天下，乃至宗教所說的爲救人救世，明知道這條命要賠進去，如耶穌被釘上十字架，文天祥被殺頭等等，他們認爲很坦然，是「託不得已」，是命之所在，義之所在，不得已而爲之。「以養中」這個「中」，就是內心的道，自己修的道。所以誠心修道的人，不一定打坐，他掌握了爲人處世之間的原則，就是真正的有道之士。

上面兩個故事，莊子都是以孔子的嘴巴來講的，一個是孔子答覆顏回，一個是孔子答覆葉公子高。第三個故事又來了，轉了一個方向。

## 太子傅難當

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，而問於蘧伯玉曰：「有人於此，其德天殺。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，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。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，而不知其所以過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」蘧伯玉曰：「善哉問乎！戒之，慎之，正女身哉！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雖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爲顛爲滅，爲崩爲蹶；心和而出，且爲聲爲名，爲妖爲孽。彼且爲嬰兒，亦與之爲嬰兒；彼且爲無町畦，亦與之爲無町畦；彼且爲無崖，亦與之爲無崖；達之，入於無疵。

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當車轍，不知其不勝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，積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幾矣！

汝不知夫養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爲其殺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爲其決之之怒也。時其飢飽，達其怒心。虎之與人異類，而媚養己者，順也；故其殺者，逆也。

夫愛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蜃盛溺。適有蚊虻僕緣，而拊之不時，則缺銜毀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。可不慎邪？」

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，而問於蘧伯玉曰：

「顏闔」是個人名，這位先生奉命要做衛靈公太子的老師。衛靈公的太子在歷史上，是一個並不高明的人物，也是很暴戾的人。古代帝王的時代，做爲太子的老師，那就是輔助一個新的皇帝出來，責任很大。比如到清朝末年，距今七八十年前的清末，當時還有些官名，如太子太保，太子少保等。當然那些太保不是現在的太保，那是很大的太保。當官做到了太子太保，太子少保，就到了極點，講功名位置，有時候比宰相還大。所以顏闔擔任了這個任務，心裏很害怕，就去請教孔子的一位好朋友，衛國人「蘧伯玉」。孔子有幾位好朋友，一個是齊國的矮子宰相晏嬰，一個是衛國的賢人蘧伯玉。當時衛國很亂，而春秋的時候，衛國不至於亡國，在國際上還站得住，就因爲衛國有蘧伯玉等好幾個賢人在輔佐。

「有人於此，其德天殺。與之爲無方，則危吾國，與之爲有方，則危吾身。

顏闔講，有一個人，就是講衛國的太子，個性兇殘粗暴，動輒發脾氣要殺人。他天然是要當皇帝的，誰叫他是太子呢？如果我只做掛名的太子老師，開開會，看看報，抽抽菸，聊聊天，萬事不管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這麼一來，使他「無方」，不向正路上走，將來國家危險，會亡在他手裏。如果我用正規的教育，有方法有方向地去要求他改進他，他將來恨我，我本身危險，要被殺掉。在中國歷史上，很多大臣名人教育太子，最後都是危險的。這一段故事所講的道理，古今都是一樣。現在的民主時代，幾乎我們每一個做人傢伙計的，做人家幹部的，差不多都遭遇過這種心理，你有好一點的意見貢獻給老闆，同老闆意見相反，他又不高興，還會討厭你，但是這個意見不提出來，光拿薪水，良心上又過不去。所以作人做事很難辦。

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，而不知其所以過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」

這位太子很聰明，聰明到「足以知人之過」，他看別人的缺點毛病看得很清楚，但他永遠沒有辦法看清自己的缺點毛病。這幾句話，我們看了很簡單，《二十五史》上，這樣的皇帝領袖，這樣的皇后皇太后，多得要命。同時這是社會上一般做小領袖的人的通病，差不多也可以說是每個人的通病，顏闔問蘧伯玉，現在遭遇到這樣一個問題，碰到這樣一個老闆，我怎麼辦？

蘧伯玉曰：「善哉問乎！戒之，慎之，正女身哉！

「善哉問乎！」我們要知道，後來佛經翻譯的「善哉，善哉」，都是套用《莊子》上來的。蘧伯玉是衛國的老臣。很清楚這個太子，他說顏闔你問得好，這個任務太難了，你必須要「戒之，慎之」。兩個字，一個「戒」字，一個「慎」字，「之」是拉長語氣的，是虛字。就是說，你隨時要警戒自己，隨時要講話處事謹慎。這一篇是《人間世》哦，處處要言行「戒之，慎之」，這是很簡單的人生處事，但是我們一輩子做人做事，就是這兩個字做不到。「正女身哉！」你自己要站得正，就是普通說的思想要純正，要做一個正人君子。怎麼是「正」呢？難道哪個人還是歪着做人啊，誰都是很正的，而且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歪的。尤其在顏闔所處的這麼一個複雜的政治環境裏，要做一個正人君子，還要把事情做好，非常難。

## 馮道的故事

看了《莊子》這一段，我們想起有一個人，永遠在歷史上留下了罵名，就是五代之間的馮道。我很替他不平，如果有姓馮的朋友在這裏，應該替他申申冤。馮道一生經過唐末五代八十餘年政治，五代五次亡國，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，最後還封王。每一個朝代變動，都非請他出來輔政不可，他成了不倒翁。後來宋朝的歐陽修寫歷史，把他罵得一塌湖塗，說他是中國讀書人裏最不要臉的東西，叫無恥之極。他曾事四姓、相六帝，所謂「有奶便是娘」，沒有氣節。因爲中國讀書人愛講氣節，而且中國讀書人的氣節，最後最高明是白養了一個頭，這個頭最後一定要割下來。如果這個頭還連在脖子上，不行。這是中國文化很特殊的地方，專門教人耍頭的，對與不對，這是人生哲學的問題。結果馮道後來活到很大年紀，自稱爲「常樂老人」。我們年青時受老前輩的影響，都知道馮道把中國讀書人的氣節喪盡了。後來，人生的境界經過了，尤其在我們這一代活了七八十年，所看的太多了，我想起來，現在找一個馮道很不容易，再一讀歷史，發現馮道真了不得。如果說太平時代，這個人能在政治風浪中屹立不搖，倒還不足爲奇。但是，在那麼一個大變亂的八十餘年中，他能始終不倒，這確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。那個時候，一個政治的變動中間，豈只領袖被殺。旁邊左右大臣都要殺掉，可是這個刀鋒決不會到馮道旁邊來，每一個政權更替，每一次大動亂，還非請他出來不可，當然得有他本身的條件，第一點，他本身的行爲沒有缺點，至少做到不貪污，使人家無法攻擊他；而且其它的品格行爲方面，也一定爐火純青，以致無懈可擊。歷史上，社會上，不管是上至皇帝，下至挑夫，凡是被人攻擊的，歸納起來，不外兩件事情：一個是男女之間；一個是錢財。這兩件事很難有對證的事，譬如說他貪污，你看到了？看到不叫做貪污。但是馮道大概這兩種毛病都沒有，沒有缺點抓在任何人手裏。他本身非常正，冰清玉潔，沒有嗜好，真的是學佛的。乃至他的兒子買了一條活魚，他一看到，把兒子叫過來，就把活魚放生了。

你們要研究研究五代的馮道，在亂世中間撥亂反正要做到這樣一個人，太難太難。他一生著作很少流傳，只有幾首詩，像其中的兩句，「但教方寸無諸惡，虎狼叢中也立身。」他說自己只要心地好，站得正，思想行爲光明磊落，那麼「狼虎叢中也立身」，就是在一羣豺狼虎豹裏頭，也可以屹然而立，不怕被野獸喫掉。從他的著作上看，他並沒有把五代時的那些皇帝當皇帝，他對那些皇帝們視如虎狼。看到這裏，我覺得馮道真是了不起，大家要他盡忠，中國的知識分子讀書人，最高就是盡忠道，五代這一段八十餘年的歷史，這個上來當皇帝，那個上來當皇帝，搞了幾年十幾年又下去了，都是野蠻民族外國人來當中國的老闆，他爲誰去盡忠啊！所以他說「虎狼叢中也立身」，他自己認爲站在狼虎叢中，這是真的下地獄的精神。在五代這八十餘年大亂中，他對於保存中國文化、保留國家的元氣，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。爲了顧全大局，背上了千秋的罪名。所以後來蘇東坡同王安石都讚歎他，蘇東坡講馮道：「菩薩，再來人也。」王安石講馮道，「佛位中人」。說他是活佛。都是宋朝的三個人，歐陽修那麼罵他，蘇東坡王安石讚歎他，在這點上，我投了蘇東坡和王安石的票，不但投了這一票，而且我在講《論語別裁》時爲他伸冤，把這個歷史案子徹底翻了。因此我發現，人有許多隱情，蓋棺不能論定，歷史上很多人的冤枉帶到棺材裏頭的。像馮道，我總算替他翻案了，辯護了。我一輩子做了三次辯護人：一次替馮道；一次替孔子，就是講《論語別裁》；還有一次替關公，在關公的傳記上寫了一篇文章。

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。馮道當宰相時，有一位青年才子，在他手裏考取，考取了來見老師，馮道衣冠穿得很整齊地出來見這位學生。馮道坐在那裏，把腿那麼翹起，大概地問了一下，結果之間沒有什麼話談了，因爲馮道話也很少。這位學生就沒有話談找話談，他因爲剛纔低頭跪下來行禮，看到老師腳上穿的鞋子同自己剛剛買的新鞋子一樣，就問：「老師啊，你這雙皮鞋，」手一指腳上，「多少錢買來的？」馮道說：「五百。」「糟糕，我上當了！我的買成一千啦。現在商人好沒有信用，好可惡。」馮道把腿一換，另一隻腿又抬上來，說：「這一隻也五百。」你看這個教育之妙，這位青年才子，懷抱救國之志，你認爲自己有本領有學問，性情那麼急躁，脾氣那麼壞，沒有定力，沒有耐心，你何以處世啊！就這雙鞋子上，馮道就很輕微地教育了他。當然還對這位青年說：「天下事，不要那麼急，問話也清楚，做事也弄清楚。」這麼一說，光是五百還不夠，就變成二百五了，就糟糕了。所以我們現在看這一段話，從歷史上找出一個人物，就是馮道，那真是得了莊子的祕訣。

## 曲則全枉則直

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雖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

顏闔要去做太子少保，蘧伯玉告訴他做大事業的人，處於雜亂的局面的修養。你形體外表的形狀，跟他接觸在一起，要很親近，「形莫若就，」將就他，可是你的內心要外圓內方。「心莫若和，」你內心要很和平，自己要調和，不能隨便。不能他要做壞事，你贊成做壞事，那就不對了。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，要想改變一個人很難，你外表只好跟着他，心裏呢，你不能夠隨便，不能跟着他改變，要內方，外圓。這兩句話任何人都很難做到。但是，這兩句話你做到了，還是有毛病外形跟他同流合污，他要怎麼樣，我也跟他怎樣，要搓麻將，好，陪他打兩圈，三圈就不來；他要喝酒，一杯可以，兩杯就不行了。「就不欲入」，不能深入，恰到好處。「和不欲出」，自己內在心地要光明磊落，要端正，還保持祥和和平、但是，外表不能夠露出來，我要這樣纔對，不這樣不合道理，你的正道還不能夠暴露在外。

形就而入，且爲顛爲滅，爲崩爲蹶；心和而出，且爲聲爲名，爲妖爲孽。

蘧伯玉說，處於這樣一個環境，碰到這樣一個人物，你的外形跟他要永遠在一起，就是學佛的菩薩道里有個名稱，四攝法裏頭的「佈施愛語，利行同事」。「利行」，行爲幫助別人，「同事」，譬如這個人打牌的，拿普門品來講，應以打牌身說法而得度者，就現打牌身而度之；應以跳舞身而說法得度者，就現跳舞身而爲之說法。應以何身得度，就現何身而爲說法，這就是「同事」的道理。「形就而入」就是「同事」。但是形態上是「同事」，你不要真的同進去了，你本來是陪他打牌的，結果你上了癮，你的癮比他還大，那麼你完蛋了，他也完蛋了，你的外表雖然跟人家一樣，但內在有道德的標準。然後表現出來，他愛打牌，不得已，我只好陪他玩玩。他愛打牌，我愛打坐，我這一打同他那一打不同，不過呢，我現在沒有辦法，只好在牌桌上陪着他。但是，你如果爲了求知名度，向人家宣傳自己，表示自己有學問有道德，那你招搖的結果就是「爲妖爲孽」，你變成外道，妖怪了。本來你是正道，爲一點名利之心所驅使，遭遇的後果，你喫飯的傢伙就要落地了。

彼且爲嬰兒，亦與之爲嬰兒；彼且爲無町畦，亦與之爲無町畦；彼且爲無崖，亦與之爲無崖；達之，入於無疵。

蘧伯玉說，你去這樣的環境，教育這麼一位太子，必須要做到這四點。就是說，他這種太子，天生的八字好，將來一定要當職業皇帝的，你要教育他成爲一個好皇帝，對國家要有所貢獻，他幼稚，「嬰兒」代表幼稚，你也要跟着他幼稚，不能比他高明。不過你在幼稚裏頭怎樣領導他呢？譬如他是幼兒園的一年級，你就是幼兒園的二年級，比他剛剛好一點點，完全跟他一樣就領導不起來了。他說嘿嘿，你就哈哈，大家差不多，不過我比你笑得好一點，這就夠了。他說嘿嘿，你來一個哈哈大笑，完了，這就不行了。「彼且爲無町畦，亦與之爲無町畦；」「無町畦」就是沒有方向，沒有路徑，像田地一樣連邊界都沒有的。就是說，他是傻不嚨咚的白癡一個，那你也就要學白癡，不過你白癡白得好一點點，有時候清醒一下，這樣就能夠領導。「彼且爲無崖，亦與之爲無崖。」「崖」就是一個山崖，有一個比例。有一個標準，站得很高。這一類的人沒得標準的，不高。明朝朱元璋的後代子孫是很糟糕的，像明朝好幾個皇帝一塌湖塗，描寫得比這個衛靈公的太子還糟，如明武宗正德皇帝，還有比他更差的。他「無崖」，沒有標準，你也跟着他沒有標準。

你這三點做到了，「達之，入於無疵。」作人做事要通達，要圓融，不要古板，可是一個人太圓融太圓滑，會出毛病的，太圓太滑了，就變成滑頭了。一個人不能變成滑頭，又要做到沒有一點暇疵，這就難了。我們在座的很多人當過領導，當過長官，你把莊子這一套法寶拿到手上，在哪個時代都無往而不利。做到這樣，纔能夠不是叫滑頭，才能在這個混亂的局面，混亂的社會，混亂的時代中，把壞的領導人帶上了正道，撥亂而反正。你要懂得，這是莊子傳的作人的密宗哦。這是大學問，很難做到。打坐成佛並不難，老實講，處亂世作人，做到把壞人改正了，尤其是把壞的皇帝老闆帶上正道，比成佛還難。所以佛在佛經上，再三讚歎治世的轉輪聖王的功德，同佛一樣。其中差別，就是一個悟道，一個不悟道。你不要以爲佛經光講出世，佛經大乘法主張入世。轉輪聖王入世行道，佛出世悟道成道，不一定哪個方法就是行道，入世之道更難。所以佛在《華嚴經》上說，唯有十地以上的菩薩，才能做大的轉輪聖王，這個祕密就是指入世之難。

## 螳臂擋車

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當車轍，不知其不勝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，積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幾矣！

中國文學上有個名言，「螳臂擋車」，就是從這個故事裏出來的。我們在座的有些青年是在都市長大的，恐怕沒有看見過螳螂，那就可以到小動物園，或者到昆蟲協會去看看。我們小的時候，在鄉下常看到。那時做小孩子不會像現代人這麼可憐，螳螂啦，小螃蟹啦，都是最好的玩具，但都是把它們玩死了的。蘧伯玉說，你知不知道螳螂，「怒其臂以當車轍，」「怒」就是憤怒。我們看到，螳螂在路中間，聽到車子嘎嘎嘎響着過來了，那個螳螂發脾氣了，就站起來，把兩個膀子舉起來，那個精神，像力氣很大一樣，要想把車子擋住，哪裏擋得住，車輪過去，它就變成肉漿了。它這樣自己不估量自己，叫做自不量力。雖然如此自不量力，但它還是有勇氣。其實螳螂不一定是有這個勇氣，這是動物本能的反應。

我們都知道，歷史上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復國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經過了二十年的痛苦。歷史

上記載，越王勾踐有一次出來，看到路上有個癩蛤蟆，越王乘坐的車子過來的時候，這個癩蛤蟆生氣了，就把肚子鼓得好脹好脹，那個威風好大。越王勾踐立刻停車下去，向這個癩蛤蟆行了一個禮，左右大臣就問越王這是什麼意思，越王說，我們爲了復國，當效法這個蛤蟆的這股英雄氣概。所以，不要看到「螳臂擋車」很愚笨可笑，「是其才之美者也」，這個勇氣還是很難得。這句話插在這裏，什麼意思？上面一段蘧伯玉告訴顏闔，你輔助這位衛國的太子，應該怎麼樣作人處事，大原則講完了，下面講，如果你不照這種方法去做，非要嚴厲地把他改正過來，等於「螳臂擋車」一樣，最後自己完了。不過完是完了，在歷史上還是留下了一個名。就如宋朝時候，有一個皇太后請老師教育太子，這個太子將來是皇帝哦，當老師的就因爲他書沒有讀好，考試通不過，就打了他的手心，因此太子不肯去上課了。這件事皇太后知道了：哼！我們家裏的孩子，有學問當皇帝，沒有學問也當皇帝，真是豈有此理。皇太后一下子糊塗了，就不讓太子去讀書了。老師見太了不來讀書，就馬上叫太監告訴皇太后。皇太后命太監帶口信出來，我們家的孩子，不管書讀得好不好，都要當皇帝，等他當了皇帝，還不是把你的頭要砍掉就砍掉。這個當老師的就讓太監回覆皇太后，有學問做聖賢堯舜一樣的皇帝，沒有學問做桀紂亡國的皇帝。太監把這個話照搬過去，皇太后一聽醒悟了，對啊，送太子出去讀書，就應該聽老師的話。慈禧太后也幹過這一類的事。所以說，還是有「螳臂擋車」這一種事，這種做法只能做一個忠臣，做一個烈士則不行。

所以蘧伯玉對顏闔說：你要小心啊，要謹慎啊。你慢慢地獎勵他，對他多鼓勵，「哎呀，這句話說對了。」「嗯，這個也對了。」然後，他都聽得很順耳的時候，有時告訴他，「這個有九分九好。只差這一點不好，你把這一點改一改，就十分了。」你如果照這樣的方法，去教育他改正他，那麼，你就成功了。這一點，就是我一輩子學不到的，看到有不對了就訓話，哪還會給你慢慢獎勵，實在沒有等的工夫。

## 養虎的學問

接着上面兩段一正一反的理論之後，蘧伯玉又講：

汝不知夫養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爲其殺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爲其決之之怒也。時其飢飽，達其怒心。虎之與人異類，而媚養己者，順也；故其殺者，逆也。

你有沒有看過，養老虎的人給老虎餵食，譬如說喂牛肉，寧可煮熟一點，而不敢割一塊生牛肉丟進去，或直接把一隻活物丟進去，否則老虎必須把活物咬死了喫，這樣它就養成了殺生的習慣，而且養成了鬥爭的習氣。同時，「不敢以全物與之」，寧可把食物割開來剁碎，送到它嘴邊就能喫下去。喂老虎一樣東西，你看它用爪子按着又啃又咬，有時咬不下來就發脾氣了。個性壞的人哪，就和這老虎差不多。所以養老虎很麻煩，要對它很瞭解，什麼時間肚子飽，什麼時間肚子餓，它怎麼樣就要發脾氣，怎麼樣纔不發脾氣，這些都要搞清楚。老虎是畜生，動物脾氣都很壞，嗔恨心大，所以就變動物了。老虎與人不同類，但老虎對養它的人呀，蠻好，蠻乖。爲什麼？因爲給它喫的嘛，養虎人順着它的性情來養。有時候老虎發了脾氣，把養它的人吃了，那是因爲養虎人撞到了虎的毛病，老虎的毛病發了，不管你養不養我，照樣喫你。此所謂禽獸。這一段拿給心理學家去發揮，可以研究出許多名堂。

「虎之與人異類」，其實莊子講得很客氣，虎和人不同類，並不是說人比老虎好。人有獸性，獸也有人性。上次在宗教展示中心，有個同學問我，爲什麼密宗塑的塑像，多半不是人的樣子，有些塑成人的身體，連着野獸的腦袋，還有爪子什麼的？像顯宗塑的佛像，三十二相八十莊嚴，多麼漂亮，這是什麼道理？我告訴他，很簡單嘛，人性之中有獸性，獸性之中有人性，究竟人性是善良，還是獸性是善良？這是個話頭，你參參看呢？不可知。你不要以爲我們人這個樣子，才叫長得漂亮，讓另外世界的那些衆生看，我們人這個樣子很難看。別的生物長幾十隻腳，我們人只長兩隻腳，這個樣子多不好看呢！別的生物腦袋後面長有眼睛，也不怕車禍，我們人長的眼睛，看前面還蠻靈光，後面就不行了，所以人這種動物笨得要死，只能看一面，不能夠看到全面。所以啊，密宗的佛像，有道理在裏面的，是個大話頭。那個同學聽了，有點恍然鑽出來大悟的樣子，是不是大悟了，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

夫愛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蜃盛溺。適有蚊虻僕緣，而拊之不時，則缺銜毀首碎胸。

你看養馬的，喜歡馬的人，馬的尾巴一翹，曉得它要屙大便了，就很快地用竹籃筐接住馬糞。馬糞還是藥呢，也可以作燃料，同時也怕把路弄髒了，所以要用籃筐接住。馬撒尿的時候呢？把海邊大的貝殼取過來接它的尿，馬尿也是藥，也有好處。當然這是古代，現在都不用這些工具了。人愛馬呀，又要給它洗澡，又要給它剪髮，又要給它喝酒，又要給它喫豆，愛馬那愛得不得了，比愛人愛得多了。馬我們那樣愛它，它對人也好，看到人來，把頭貼到人身上擦兩下，人就是容易被騙的，馬這樣親你兩下，你就說：這馬好可愛呀！它好愛我呀！結果

有個蚊虻來喫馬的血，你拿蒼蠅拍子「啪」一下，打到馬身上去。打馬的時候不對，這下馬屁拍在馬腿上，那馬把馬繮咬斷了，把頭一擺，馬蹄子朝你胸口一踢，你就受內傷了，雲南白藥都喫不好的。這個道理就是：

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。可不慎邪？」

這兩句話也是作人的道理。任何一個人，都有自由的意志，生物也是一樣，馬也好老虎也好都是這樣，「意有所至」，它那個毛病來了，一發作了，人跟馬跟老虎沒有什麼兩樣，他愛好就是那一點，專注在那一點的時候，什麼也轉他不了，這就要研究唯識中第八識阿賴耶識中習氣的根。一個人入迷的時候，你要勸他「回頭是岸」，苦海茫茫，回頭岸在何處啊？你什麼般若呀，真如呀，都沒有用。所以，明知道你愛他，有時候他出於自己的利益需要，就忘記你愛不愛他了。因此夫婦之間，父子之間，兄弟朋友之間，人與人之間很難相處，總之是「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」啊！

我們再看歷史上的大奸臣，譬如宋朝的秦檜，明朝的嚴嵩，乃至清朝的和珅這一些人，他們爲什麼一當權就是幾十年？因爲他們就懂得「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」這個竅妙，皇帝硬是離不開他們。歷史上大奸臣殺了大忠臣，你以爲真是被奸臣殺了的呀？根本就是皇帝要殺。如歷史上說秦檜殺了嶽飛，哪裏是秦檜殺的，宋高宗本來就討厭嶽飛，秦檜只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，代高宗承罪而已。大家都知道嶽飛的口號：「直搗黃龍，迎回二聖。」這是嶽飛不懂宋高宗的心理，以爲直搗黃龍就可以了。迎回二聖以後，宋高宗怎麼辦？二聖一個是他父親，一個是他哥哥，二聖回來，宋高宗還當不當皇帝？第二點，當時宋高宗還沒有立太子，而嶽飛偏要涉及內政，天天催宋高宗立太子，這在高宗的想法，認爲你嶽飛希望我快死嗎？而且這是我趙家的家務事，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。可是嶽飛偏要回來管這件事。秦檜就知道宋高宗這個心理，宋高宗「意有所至」，秦檜一下子就懂了，皇帝的意思要這樣辦，我給皇帝辦了，皇帝是越來越舒服，嗨，他真懂事。所以奸臣也是很不容易當的。當然我們不要學奸臣，奸臣太懂人家的心理了。所以做奸臣也好，做忠臣也好，歷史上有句名言，叫「揣摩上意」。上面領導人的意思，你搞不清楚不行，要好好地研究，好好地揣摩。不要說揣摩上面的人的意思，像有的學生沒有把我的意思搞懂，有時候正忙着，你來給我講話，又不好意思罵你，就「好好好」應付兩聲，那個「好好好」，是不大同意呀，你一聽老師答應了「好」，就以爲老師都同意了，那我的火就上來了，我的老虎脾氣也發了。所以揣摩上意之難呀!不要說揣摩上意，兩夫妻，兩個好朋友，你真懂得他的意思很不容易，此所謂知己之難。我們懂了這個道理，就可以作人了，可以處世了，也可以做大事業了。所以有些朋友埋怨，自己的才具是了不起的英雄，就是運氣不好，這些長官不認識我。不是長官不認識你，對不起，是你不認識長官，你不懂得長官「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」啊。

「可不慎邪？」你要謹慎啊這兩句是重點，最難的，這是莊子在《人間世》傳人道上的密宗。

三個故事講完了。《莊子》的妙就在於，他東一下西一下，一段一段的故事擺在那裏，都不給你作結論，要你自己去作結論。如果他做了結論，那就沒有價值了。就像一個水晶球擺在那裏一樣，從四面八方去看，角度不同，理解就不同。禪宗後來都是學的這一套。這中間要注意，我現在只能講到這裏，你們仔細去讀，仔細去參詳，這三段故事，每一段都並不獨立，從顏回開始，三段故事都連帶下來，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轉接不同，但是，每一段又是單獨的一個故事，這就是《莊子》的千古妙文。現在年青人寫白話文，最時興的都是這個方法，一段一段的，可惜呀，不是《莊子》的文章，是「孫子文章」。上不及老子，下不及孫子，真是兒子，中國諸子百家的兒子。我們的諸子百家，上有老子，中有兒子，下有孫子，哈！三代都有。

## 無用之材

匠石之齊，至於曲轅，見櫟社樹。其大蔽牛，絜之百圍，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，其可以舟者旁十數。觀者如市，匠伯不顧，遂行不輳弟子厭觀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『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，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視，行不輟，何邪？」曰：「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以爲舟則沉，以爲棺槨則速腐，以爲器則速毀，以爲門戶則液樠（音mán），以爲柱則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」

匠石歸，櫟社見夢曰：「女將惡乎比予哉？若將比予於文木邪？夫楂梨橘柚果蓏（音luǒ）之屬，實熟則剝，剝則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擊於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！幾死，乃今得之，爲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幾死之散人，又惡知散木！」

匠石覺而診其夢。弟子曰：「趣取無用，則爲社何邪？」曰：「密！若無言！彼亦直寄焉！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。不爲社者，且幾有翦乎！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，而以義喻之，不亦遠乎！」

匠石之齊，至於曲轅，見櫟社樹。其大蔽牛，絜之百圍，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，其可以舟者旁十數。觀者如市，匠伯不顧，遂行不輳弟子厭觀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『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，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視，行不輟，何邪？」

「匠石」這個「石」，古人的解釋有好幾種說法，這不太重要，在古代，只有對那些專業研究書本的人才重要。有人解釋說，「匠」，是個工匠師，這個匠人姓石。在這兩個字上作文章，寫博士論文，我是不幹的，因爲劃不來。莊子的話，十有九都是寓言。反正有這麼一個人，是個工匠頭子，到齊國來選木材，他到了「曲轅」這個地方，看到一棵「櫟社樹」。後來有人考證，曲轅是孔子的故鄉曲阜。是不是？不知道。「櫟社樹」就是屬於神廟的一棵樹。「社」，在古代是土地壇一類的廟子，用現在的話講，就是忠烈祠，是代表國家社稷的一個廟子。譬如我們到日本可以看到，一個石頭打的，上面圓圓的四個洞，那是社稷前面的神燈用的。中國上古的那一套文化，日本還保留着一些。日本人叫做神樹，神木，也就是「櫟社樹」。這棵樹大得呀，可以「蔽數千牛」。數千頭牛夏天在樹下一站，像被涼篷一樣都遮住了。人手拉手圍這棵樹，有一百圍那麼大。這棵樹高得很，有「十仞」之高，七尺爲一仞，就是幾十丈高。後面還有些旁枝伸出來，把旁枝砍下來可以作一個獨木舟，這棵樹的旁枝有幾十根，可以做幾十隻獨木舟。「觀者如市，」我們到日本京都，京都的神社就是這樣，來參拜神木的人多得很。可是這位專門來選大木材的匠石，經過那裏連眼睛都不斜一下，看都不看就一路走過去了。跟着師傅的這些徒弟，圍着這棵樹就看了個飽，看滿足了一回頭才發現，師傅並沒有站下來看，已經走到前面去了。於是趕快追到師傅那裏，對師傅說，自從我們拿起斧頭跟你學手藝以來，那麼多年跑遍了江湖大山，沒有看見過這麼好一棵大樹，師傅你連眼睛都不斜一下，看都不看，停都不停，只管向前走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

曰：「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以爲舟則沉，以爲棺槨則速腐，以爲器則速毀，以爲門戶則液樠（音mán），以爲柱則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」

匠石說：算了吧，你們不要囉嗦了，這是「散木也」，沒有用的木頭。你看那棵樹那麼大，又有什麼用呢？拿來作船吧，放在水裏會沉下去；拿來作棺材吧，埋到地下去沒多久就腐爛了，做棺材的木頭應該是很不容易爛的；拿來做傢俱呢，它很快就毀壞了；拿來做門窗，一下雨就容易吸收水分，因爲吸水分太重容易長溼氣，它容易壞；拿來做柱頭，要生白螞蟻。這個木頭呀，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，和讀書人一樣，沒有一點用處。因爲沒有用呀，所以它活的年紀那麼大，很安全。匠石給學生上了一課，學生相不相信，不知道。徒弟也沒有經驗，反正是聽了。

## 神木託夢

匠石歸，櫟社見夢曰：「女將惡乎比予哉？若將比予於文木邪？夫柤梨橘柚果蓏（音luǒ）之屬，實熟則剝，剝則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擊於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

匠石回去後，睡覺的時候做夢，夢見一個白鬍子老公公來了。莊子沒有這麼講，是我加上的。這個白鬍子老公公就講：你這個傢伙算老幾呀，你白天對學生講些什麼狗屁的話，你想拿我和楠木啦，紅木啦，這些最上等的「文木」相比，那你就搞錯了。白鬍子老公公就教訓他一頓：你看那些梨子樹，桔子樹，柚子樹，那些番瓜，紅薯之類，這些都是木頭之屬，草木之類，這些東西，可以開花可以結果，因爲它會開花會結果，人們都不許它長高，要它橫着長。剛長高一點，「嚓」一下就把頭剃掉了，葉長多一點，想多留一點頭髮，也不行，要剃成光頭，人類對這些植物多刻薄呀。這是因爲它有用，結果大枝被折了，小枝泄氣了。因爲它能幹，會開花會結果，所以把自己這個生命搞得很痛苦，「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」這些樹專門生長水果給人喫，越生長得多越辛苦，活不了幾年就老了，枯萎了。成了枯木當柴燒。本來樹木的壽命很長，它活不到幾年短命而死，就是被一般的世俗之人害了。「物莫不若是。」你要注意喲，有用的東西，就會把它用死了；你能幹嗎？就會把你能幹死了。所以女同學做太太的，懶一點也蠻不錯，不懶就會很可憐了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！幾死，乃今得之，爲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幾死之散人，又惡知散木！

而且我爲了修到「無所可用」，修了好多年的功夫才成功喲，中間人家幾乎把我砍掉，總算我顯示出了沒有用，纔沒有被砍掉。現在終於修到百無一用了，證果了，得道了，每天被人家來上香來拜拜。你說我沒有用？這個就是老子的大用處喲！假設我也同那些柚子樹、地瓜等那麼有用，我還長得大嗎？還能活了幾千年到現在嗎？白鬍子老公公又講，而且你不要以爲自己是人了不起，人和木頭差不多，你是什麼東西？我是什麼東西？大家都是天地間的一個東西。你專門來砍木頭，你怎麼不看看你自己呀。你給徒弟說的幾句話，把我的密宗揭穿了，密宗就成了顯教。那就完了。你罵我是「散木」，你就是「散人」，我是個沒有用的木頭，你就是沒有用的東西。這個白鬍子老公公就是木頭的神，來罵了這個匠石一頓。

匠石覺而診其夢。

匠石被罵以後醒了，這個夢可嚇死他了，就要圓夢，解夢。等於我們同學做了夢，早晨起來就問：老師啊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。然後就給我講夢話。我清醒的人硬要聽講夢話，你說痛苦不痛苦啊？可是這位匠石清醒了，叫來了徒弟說夢話：昨天啊，我講錯了話，得罪了那棵神木，做了個夢。

弟子曰：「趣取無用，則爲社何邪？」曰：「密！若無言！彼亦直寄焉！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。不爲社者，且幾有翦乎！

徒弟說：師傅昨天不是講過嗎，這根木頭是無用的木頭，既然是無用的木頭，它還會成精，變成一個白鬍子的老公公託夢給你，這好奇怪呀？匠石趕快說：密宗，密宗！這是祕密不要說，不要講，聲音輕一點，怕又被樹神聽到了。然後這位匠石哈哈大笑，說：我告訴你們，這個樹神爲什麼託夢給我？他也很寂寞，沒有知己，雖然我罵他一頓，我罵他也是他的知己呀，所以他來夢中給我談這一番話，實際上他曉得我很懂他，因此託我傳話給世界上的人，罵世界上的人都是笨蛋，不懂他，總算有我一個人懂他，託個夢給我，託我做他的宣傳部長去宣傳一下，去幫他再說明一下。你以爲他來叫我給他買只雞拜拜呀？他不是這個意思。這位徒弟剛纔問得對，無用的木頭怎麼會在廟子裏給人家拜呢？有用的東西要被人砍掉，沒有用的東西更要被人砍得快，沒有用留着幹什麼？但是他不會被人砍掉，他是廟子裏一棵樹，人家會說，這棵樹呀，是神呀，動不得呀，只能拜一拜，因此就保存了，所以他活到幾千年。這個道理懂嗎？我們的人生，有用倒黴，沒有用更倒黴，要做到好象是有用，又沒有用，沒有用的大用，譬如一塊木頭，被做成馬桶了，多倒黴呀，另外一塊木頭，結果被雕成菩薩了，我們一天到晚拜它。因爲它沒有用，就要做到社神，做不到社神，「且幾有翦乎。」半路就給人砍掉了。

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，而以義喻之，不亦遠乎！

所以他要保全自己的壽命，有他保全自己壽命的一套辦法。那個沒有用的人在社會上，要保全自己的生命活下去，就只好裝起一副修道的樣子，人家一看，喲，有道之士！要做到這個樣子，那就行了。然後向人家傳道：「我講了你不懂，爲什麼？密宗！」人家就問：「密宗是什麼？」「嗡啊嗡啊嗡……這是藏文。」再不然，「這是梵文，你不懂的。」人家奇怪了：「梵文我認得呀！」「這是上古的梵文，你怎麼認得？」像這樣，就行了，就可以保全你自己了。這個人生，玄了。所以學莊子要學壞的，但是，其中有人生的真道理。所以，「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」，他保存自己的辦法，和你們都不同，所以他長壽，永遠站住。然後你稱其萬歲，神，菩薩，還要拜拜。你看看，這多麼高深，多麼遠大，這是密中之密呀！你們怎麼懂呀！

我們中國文化和外國不同，有所謂諸子百家，上有老子，中有兒子，下有孫子，還有一子，韓非子。韓非子是法家，政治家，他也說兩個故事，和這個道理一樣，這兩個故事也是對當領袖的人講的。第一個故事：古時有一位太子，聲望已經很高了，還要去周遊列國，培養自己的聲望。這時突然來了個鄉下的糟老頭子，身上穿一件破短襖，腋下挾一把破雨傘，言不壓衆，貌不驚人，自稱王者之師，說可以做皇帝的老師，幫助平天下，求見太子。通報以後太子延見，這老頭兒對太子說，聽說你要出國，但這樣去不行，你要拜我爲師，處處要捧我，禮敬我，然後到每個國家，像美國總統什麼的來接你的時候，你要讓我站在前面，國宴的時候，你要讓我坐在上面。我呢？光曉得喫飯睡覺，別人問到我，我也一問三不知。你這樣才能成功。太子問他這是什麼道理？老頭兒說，我以爲你很聰明，一提就懂，你還不懂，可見你笨。現在告訴你，你生下

來就是太子了，絕對不會坐第二個位置，而你在國際上的聲望也已經這樣高了，再去訪問一番，也不會更增加多少。可是你這次出去不同，帶了我這樣的一個糟老頭子，還處處恭維我，大家對你的觀感不同了，認爲你了不起。人家會說，太子在國際上這麼有名望，真是肯禮賢下士，如此謙虛，到將來不得了；而且這個老師這個樣子，不曉得有多大的法寶，算不定他指頭一伸，世界上的核子彈統統都放不出來了。各國對你有了這兩種觀感，你就成功了。這位太子照他的做，果然成功了。這是一個故事，《韓非子》裏的故事很多了，都是政治裏最高的藝術。

第二個故事，有大小兩條蛇，要過街，大蛇想大搖大擺過去。小蛇不敢過去，叫住大蛇說：老兄，我和你商量一下，我們民主時代開一個會，你我這樣過街會被打死。大蛇問該怎麼辦？小蛇說我有個辦法，不但我們可以大搖大擺地過街，兩邊的老百姓還要放鞭炮，擺香案，跪下來，然後還要在臺北市給我們修一個龍王廟。大蛇說，如果有這樣的好事，我聽你的。小蛇說，很簡單，你仍然昂起頭來大搖大擺過去，但讓我站在你頭上，慢慢地從街上游過去。這樣一來，我們不但不被打死，老百姓看了覺得稀奇，一定認爲龍王出來了，擺起香案拜我們。然後蓋一座大的龍王廟，把我們送進去，初一十五還有豬呀羊呀，香呀蠟呀，來拜一拜。結果照這個辦法過街，果然當地人看後蓋了一個龍王廟。這個故事分析起來很有道理，所以一個事業要成功，常要上面頂一個所畏的。你們要做了不起的人，頭上都要頂一條小蛇。所以，你們叫我老師，你們諸位都是小蛇，我現在實際上就是那條大蛇。

這兩個故事和莊子說的「櫟社」神樹是一個道理。所以中國的古書，諸子百家不能學，學壞了就是個大壞蛋。我們小的時候，諸子書是不準讀的，《三國演義》都不讓看，怕人學壞了。但是，做大有爲的人生，做大事業的人，想要做大政治家，做大外交官，大元帥，大教育家，乃至做一個大和尚，這些道理都要懂。大和尚就是這棵樹，就會要託夢給人家，那才做得好。真的，這是《人間世》的道理喲！

## 異材

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，見大木焉，有異：結駟千乘，隱，將芘其所藾（音lài）。子綦曰：「此何木也哉！此必有異材夫！」仰而視其細枝，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樑；俯而視其大根，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；舐其葉，則口爛而爲傷；嗅之，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。子綦曰：「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，神人以此不材。」

宋有荊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（音yì）斬之；三圍四圍，求高名之麗者斬之；七圍八圍，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。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，與豚之亢鼻者，與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適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爲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。

《人間世》全篇的宗旨，莊子告訴我們怎樣處世作人，方法就是老子講的三個字。「曲則全」，用現在的話講，就是做人處世的藝術。處世是非常難的，如何做到「曲則全」呢？前面講到櫟社樹，無所可用，等於本地的榕樹，榕樹實際上沒有多大的用處，但往往可以給人乘涼，乃至做廟子前面的標記。

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，見大木焉有異：結駟千乘，隱將芘其所藾。

「商丘」是一個地名。「南伯子綦」看見一棵大樹，大到什麼程度呢？「結駟千乘，隱將芘其所藾。」古人所謂「駟」是四匹馬平排拉一個車子叫「一乘」，「千乘」形容大得不得了，有四千匹馬平排起來站在這棵大樹之下，樹葉都把它們遮住了。我們知道，任何植物，樹根有多大，就是樹葉子散開的範圍。

子綦曰：「此何木也哉！此必有異材夫！仰而視其細枝，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樑；俯而視其大根，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；咶其葉，則口爛而爲傷；嗅之，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。

子綦說，這是什麼樹呢？它一定有奇才異能。現在說一個人有特殊的本領爲奇才異能，也是由《莊子》「異材」的觀念發揮的。

抬頭一看，樹的枝幹是歪歪曲曲的，不能做爲棟樑之材。古代建房不用鋼筋水泥，全部用木材，尤其古代修建帝王的宮殿，採棟樑之材是非常困難的。歷史上帝王們修建宮殿就是老百姓的大災難，棟樑之材都只有在深山老林中才找得到，千方百計砍下來，要運幾萬裏送到首都去。例如最好的木頭在西康建昌。過去有一句土話：「少不入廣，老不入蜀。」它的意思指廣東風氣比較開放，很風流，年青入廣就流連忘返了。老年人入蜀有個好處，有好的棺材料。因爲四川西康一帶有好木，如沉香木，有香的，有不香的，一根沉香木比黃金鋼鐵還重，在水中不會浮起來。帝王們修建宮殿必須用這種木頭，木頭砍下來，要經過很多省，運幾萬裏。爲了帝王們享受，老百姓不知要死多少人，經濟上的損失不知有多大。

把這棵樹的根剖開，不能做棺材板。用櫟木做的棺材板很容易爛，很容易生蟲，而且古代好的棺材板是一塊板，不能用兩塊湊起來，不能有縫，有縫則屍體腐爛了，液體流出來，味道很難聞。舔一下樹葉子，則嘴爛舌爛；聞它的味道，人就會像酒醉後嘔吐一樣，三天都吐不完。這樹大得不得了，卻一點用處都沒有，但它「結駟千乘」，可以做一個大的停車場，有這樣大的好處，是「異材」。

子綦曰：「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，神人以此不材。」

子綦說，這「材」算什麼東西？無以名之，這就叫嫉才妒能，因爲它有特殊的材料，天生的能照應那麼多人，但是它本身有什麼長處？一無所長。「嗟乎」是感嘆，上天生就這麼一個木頭，一無所長但用處大。

這個故事同前一個故事相似，前面講的櫟社樹一無所用，但卻做了神木。現在這個大木也無用處，但能夠擋住了太陽，能夠覆蓋了天下人，大家都可以在大樹下乘涼。最偉大的大木就是這樣，最沒有用的大木也是這樣。在人裏面，當皇帝、作孤家寡人就是這個大木，當皇帝是一無所能，既不能搬磚又不能蓋房。任何本事都沒有，只有一個本領，你們可以躲在他下面乘涼，因爲他有大用，所以不成材。材是專才。譬如歷史上有名的漢高祖真是這個大木，兄弟三人，就他一無用處，成天喝酒喫肉吊兒郎當的。從表面上看，他是漫不在乎，大而化之的人物，他只有一個本事，會當皇帝。但當他統一天下，登上皇帝的寶座之後，很坦白地說：「夫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鎮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餉饋，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。運百萬之衆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韓信。三者皆人傑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爲吾擒也。」現在很多青年人想當領袖，你要想一想，自己會不會做這麼一個大木？如果又精明又能幹，連小指頭都充滿了精明的人，你不要想當這麼一個大木了，做不到的，只能做個學者，或學個電機工程，再不然當一個博士很了不起了。要做這麼一個大木，必須要「異材」，要特別不同。那麼，莊子已經說明瞭第二層意思，他雖然沒有說木頭作什麼用，但一望而知，點題了，這木頭可以「結駟千乘」，「結駟幹乘」就是天子的本領。

## 有材則患

宋有荊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（音yì）斬之；三圍四圍，求高名之麗者斬之；七圍八圍，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。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

宋國有個姓「荊」的人家，有一塊好地，種了楸樹柏樹桑樹。當這些木頭長到一把時，兩手相合叫一把，可以用來做抓猴子的機械，就砍了；當長到三圍四圍時，可以用特別漂亮的木頭來做大房子的門框，就砍了；再長大一點，長到七圍八圍時，「樿傍」就是做匾，可以拿來做匾了，貴人富商之家就把它砍了。

草木的壽命很長，依中國文化來講，用五行表示，東方屬木，西方屬金，東方是太陽昇起方，木代表生髮之機，表現生生不息的現象。草木壽命都很長，而且不大容易死亡，即使砍斷了，還是可以連續長起來。這些草木應該活得與天地同壽，但是它是有用的材料，長得大一點，小有用處了，隨時就被砍了，所以生命只活了一半，甚至一半都未活到。無用之材就活得很長。前面講有個大木無用，其實無用的大木最有用，代表了領袖的才能。要做個領袖，真是一無所能，無所長處。但領袖的長處是什麼呢？能包容一切人的長處，假如不能包容，就是臭木頭，只能放在廟子裏，靠菩薩在前面保衛着，才活得長久一點，不然就要被砍掉。這個大木不靠菩薩不靠神，因爲它自己能包容一切，能蔽蔭天下人，等而下之的材料就用到死，「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」這個故事的道理說明，世界上能幹多才的人，都把自己的生命糟塌了，越能幹越多才，越是自己促死。歷史上有名的蘇東坡，就是有用的材料之一，蘇東坡一生遭遇很坎坷，他晚年做了一首很妙的詩，希望人不要做有用的人：「人人都說聰明好，我被聰明誤一生，但願生兒愚且蠢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。」這是蘇東坡晚年的人生經驗，我讀了以後笑了，天下的如意算盤被他打完了，生兒又笨又蠢，但運氣好，一輩子無災無難到公卿，這不是打如意算盤嗎？蘇東坡怕被聰明誤了的思想，又被聰明誤了。

所以莊子下了個結論：

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，與豚之亢鼻者，與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適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爲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。

古代人的迷信，牛馬身上有塊毛是白的，不吉利。《三國演義》中有這樣的馬叫「的盧」，據說的盧喪主，帶孝的。牛豬頭上有白毛的，小豬的鼻子翹得像犀牛一樣地高，拜拜都不能，也不吉利。人有痔瘡的都不能過河，河神不答應。像過去往浙江普陀山拜觀世音菩薩，女的碰上經期，不能坐船去拜，不然會碰上臺風。如果碰上臺風，馬上就問有女的沒有？有就把她丟下海了，一定是她不乾淨，惹菩薩生氣，所以來了颱風，這是古人迷信。莊子引用古代人的迷信，這些事是符祝，一般說的端公們都知道，認爲不祥。莊子說人認爲不吉利，但「神人」認爲不吉利更好。如果變馬，寧肯頭上有白的毛帶孝，一輩子沒有人敢騎；如果變豬，寧肯鼻子高高地翹起，不會被人殺了拿去拜拜，會好好地活到老。所以，世人認爲不吉利，在上天看來是大吉大利。

這一段看起來滑稽幽默，但人生被莊子看得透透的。莊子的觀念認爲，人沒有認清自己的價值，沒有好好地活在這個世界，自己給自己找麻煩，人生所謂求名求利求能幹，要聚斂功名富貴的，都是不願意好好地活着，忙忙碌碌地過一生，最後自己賣命得來的功名富貴，功成名遂，自己卻看不見了，像蘋果熟了落地了。這兩個故事說完了，就是莊子在《人間世》中所提的兩個原則。

## 支離疏的故事

支離疏者，頤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會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兩髀爲脅。挫針治繲（音xiè），足以餬口；鼓莢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徵武士，則支離攘臂於其間；上有大役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與病者粟，則受三鍾與十束薪。夫支離者其形者，猶足以養其身，終其天年，又況支離其德者乎！

支離疏者，頤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會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兩髀爲脅。

「支離疏」是一個人的綽號，這個人長得很奇怪，他大概是沒有脖子的，兩腮貼近肚臍，肩膀長得比頭頂高，五官仰起，兩髀同腰相連，長得不像個人形。這種畸形的人，我們看見過，現在這種人的命一定很好，可以作電視上的好材料，當名演員。

挫針治繲（音xiè），足以餬口；鼓莢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徵武士，則支離攘臂於其間；上有大役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與病者粟，則受三鍾與十束薪。

支離疏這種畸形的人，正好適合當裁縫。「鼓莢播精，」就是卜卦用的一套。中國有一個習慣，一個孩子天生瞎子，就教他算命或卜卦，特別靈。還有一套特別的方法，教他只求記憶，不用子醜寅卯，只要記得就好，所謂「鐵板數」就是教這類人的。過去算命專門找瞎子，瞎子有特長，算得更準。這種畸形的人算命或卜卦，每一天生意很好，靠他可以養活十個人。樣子長得不成人形，謀生的技能比誰都好。當國家徵兵時，免了他的兵役；當國家徵用勞工時，因爲他有殘疾，不用出力；如果發社會福利救濟金，每次他都能領到。他雖然長得不好看，但在人生的途程上，佔的便宜大極了。

夫支離者其形者，猶足以養其身，終其天年，又況支離其德者乎！

這個人「支離其形」，長得怪裏怪氣，可是生活得很好。如果我們有人對自己一生的學問、道德、修養做到怪裏怪氣，也就是像現在好好的一個人，要去學修道啦，學佛啦，打坐喫素啦，上教堂等，都是「支離其德者也」，看起來很不正規很不正常，然後人們會說：這人很迷信，不用找他了，因爲找他沒有用。迷信就是一頂很好的帽子，可以躲開很多的災難，可以讓人很好地活下去了。如說某人是喫素的，究竟他心裏喫不喫素，是不是「心齋」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莊子告訴我們，這個人生這個社會很妙的，正常的人生活下來很困難，稍稍帶一點怪，但不要怪過了頭了，就會活得很痛快，就看你是否善於利用「支離其德」，不過要學得像支離疏，好處他都佔光，國家要徵兵役用勞工，他什麼事都不用做，發救濟金卻儘管來領，要做到這個樣子，你就「支離其德者也」，所以怪要怪得有樣子。我們有些年青人本事沒有，脾氣非常怪，那就變成了翹鼻子的小豬，上祭壇不能用，殺了拜拜都不行，但做成香腸臘肉卻可以。所以要怪得像支離疏那樣，這人就有用了。

講了支離疏這個怪人，下面的文章引出我們文化歷史上最有名的故事，這在孔子本身傳記見不到，看起來莊子處處在罵孔子，實際上莊子非常捧孔子，我們不要被莊子的文字騙過去了。

## 鳳兮之嘆

孔子適楚。楚狂接輿遊其門曰：「鳳兮鳳兮，何如德之衰也。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！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；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，已乎！臨人以德。殆乎，殆乎！畫地而趨。迷陽迷陽，無傷吾行。吾行郄曲，無傷吾足。」

孔子適楚。

孔子到了楚國去。當年楚國的中心是湖北湖南，一直到廣西貴州的邊緣，實際上安徽這一帶都是楚國的範圍。據《莊子》上講，孔子到過楚國，一般的記載上，孔子周遊列國，但沒有到過楚國。湖南湖北的朋友經常說笑，我們是孔子不敢去的國家。孔子到楚國邊境要過河時，車輪子壞了，叫學生子路去借個工具修一下，子路看見一位大嫂在河邊洗衣服，就很有禮貌地說：大嫂，我向你借一樣東西。話未說完，這位大嫂讓子路等着，就回去拿來了一些釘子、木頭，還有一把斧頭給子路，子路奇怪了，大嫂就說：你不是孔子的學生嗎？你向我借東西，東方甲乙木，你要木頭，西方庚辛金，你要釘子，斧頭，對不對？子路一聽傻了，回來對孔子說：楚國不用去了，楚國婦女都上通天文，下通地理，都懂《易經》八卦，我們這一套去賣不開。所以孔子沒有到過楚國。這個故事是兩湖的朋友最先告訴我的。我說這是在罵你們兩湖人。他說怎麼是罵呢？這是喫我們兩湖人的醋，我們兩湖是連孔子都不敢來的地方，所以全國都喫我們的醋。

楚狂接輿遊其門曰：「鳳兮鳳兮，何如德之衰也。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！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；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，已乎！臨人以德。殆乎，殆乎！畫地而趨。迷陽迷陽，無傷吾行。吾行郄曲，無傷吾足。」

孔子在本篇中最倒黴也是在楚國。「楚狂接輿」是楚國一個著名裝瘋賣傻的狂人。狂人並不是瘋子。過去說的狂，就是滿不在乎，什麼都不在話下的味道。道家的書和《高士傳》都說他姓陸，名接輿，也是道家著名的隱士，學問人格都非常高。孔子來到楚國，楚狂接輿一聽老孔來了，就去看他。去了以後，電鈴也不按，就站在門口講了一句話：「鳳兮！鳳兮！」這個「兮」字，大家素來都讀成西。年青時，有一個學問很淵博的湖北老先生告訴我，「兮」在古音中應讀「啊」。在宋朝，尤其是朱熹注《詩經》以後，都讀成西，搞錯了。我一想，非常有道理。這個「兮」，等於白話文的「啊」，就是人拉長聲音唱起來的尾音。天下人已經搞錯了那麼多年，那就將錯就錯吧。

楚狂接輿說：「鳳兮！鳳兮！何如德之衰也。」鳳凰，鳳是鳳，凰是凰。古人說麟、鳳，有時候代表人中之君子，或者是天下絕對太平，兩代有道的時候，就可以見到走獸中的麒麟，飛禽中的鳳凰，亂世的時候就看不見。這兩樣東西，是中國文化的標誌。現在楚狂接輿是用鳳來比孔子，他說鳳啊！鳳啊！你運氣不好，怎麼那麼倒黴，到這個衰世來。「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」這是中國文化道家的歷史哲學。他說孔子希望的人類社會道德的世界，只有兩個時代有，一個是過去，幾萬年以前，「往世不可追也」，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，也許幾萬年以後有這個世界，你已經來不及了，「來世不可待也」。等於我常說的世界上只有兩個好人，一個還沒有出生，一個已經死了。所以我們都是不大對頭的人。

楚狂接輿罵孔子，你所希望的世界，一個已經過去，永遠也看不見了，一個還沒有來。我們要知道，孔子著的《春秋》，不光講歷史哲學，而且講歷史哲學的批判，這是我們文化上的一部大書。所謂《春秋》講三世，就是對於世界政治文化的三個分類。一種是「衰世」，也就是亂世，人類歷史是衰世多。研究中國史，在二三十年以內沒有變亂與戰爭的時間，幾乎找不到，只有大戰與小戰的差別而已，小戰爭隨時隨地都有。衰世進步到不變亂，就叫「昇平」之世，應該說，如漢唐兩代，只能勉強稱爲昇平之世，好一點的如周朝商朝等，算是昇平之世，堯舜禹時代，還要稍高一點。最高的是進步到「太平」，大同世界的太平，就是我們中國人講的「太平盛世」。以《春秋》看來，任何一個歷史時代，都是衰世多，道德衰落，文化衰落。稍稍好一點的是小康。大同世界的太平，相當於西方哲學家柏拉圖所標榜的「理想國」，和道家思想的「華胥國」，乃至如同上帝的天國，佛家的極樂世界。根據中國文化的歷史觀察來說，真正的太平盛世，等於是個「理想國」，幾乎很難實現。所以，楚狂接輿的意思是，我們的命運很苦，所遭遇的不是亂世，是比亂世好一點的衰世。你雖然是個鳳凰，鳳凰生在這個衰世比野雞不如。你看這個瘋子啊，人家孔子是從外國來的，他就站在門口比手劃腳地罵了孔子一頓。

「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」這是歷史的哲學。當「天下有道」的太平盛世，就是聖人的時代，聖人的世界。同樣的觀點，我們知道，佛出世的時候就是太平盛世，也就是轉輪聖王的時代。但化身佛什麼時候來？宗教傢什麼時候投生？當天下亂了，需要救世時，「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」所以當聖賢，都是抱着救世救人的心態來受苦受難的。楚狂接輿說，你老孔在這個時候來投生，你能一輩子不受刑法，不被殺頭，保住喫飯的傢伙在肩上不掉下來，已經很了不起了，你還要到處周遊列國，到處傳播文化，救世救人，你這是不想活了。你說這是在罵孔子，還是在愛護孔子？這是歷史上有名的「鳳兮之嘆」，用鳳凰生在不得勢的時代來比孔子。楚狂接輿的理論，一個人生在衰亂之世，能好好地活下去，不半路遭遇刑戮而死，是很不容易的事。這種事對一個抱着救世思想的知識分子，在歷史上是很多的。乃至任何一個朝代變動之時，不容易活着的就是知識分子。

「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；」這是歷史哲學的名言。人生都要求幸福，太難了，幸福這東西比羽毛還輕，沒有辦法把它裝起來。拿新的文學來形容：幸福在我們前面輕飄飄地溜過去了。莊子用古文學來描寫，「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」。所以，永遠是把握不住的東西，這叫做幸福。「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」那「禍」，那痛苦，象地一樣不會離開我們的腳跟。換一句話說，人活在世上，幸福是這樣地難以把握，因爲它太輕飄，一下子就溜過去了，艱難痛苦這些「禍」像大地一樣，你始終離不開它的，所以人一生都是在禍福中。所以楚狂接輿說：算了吧！算了吧！你老兄何必到楚國來呢？你到處傳道，把道德的思想，文化的觀唸到處散佈，這隻有我懂。這個時候想出來挽救這個時代，你危險極了。「畫地而趨。」一般人都認爲自己很高明，自己劃定一個範圍在那裏轉。讀書人就容易犯這個毛病。人生每一個人都是「畫地而趨」，這四個字就是人自己對自己的譏諷。所以佛家講解脫兩個字，很了不起！怎麼解脫？不「畫地而趨」，自己不規定範圍，自己超越一切，就是真正好的人生。

「迷陽迷陽，無傷吾行！吾行郄曲，無傷吾足。」「迷陽」，是土話，是路上的荊棘。實際上，「迷陽迷陽」，也可說湖北湖南一帶的喜歡喫辣椒的，麻辣麻辣，這些東西抓到手上，刺到是很痛的。人在路上走，邊走邊念，「迷陽」不要傷到我的腳。古人很迷信，出門時就要念「迷陽」這樣的咒子。「吾行郄曲，無傷吾足。」我走得很慢，很小心，這些有妨礙的東西不要傷害到我的腳。這四句話，代表了全篇的宗旨。

下面有一個結論：

## 無用之用

山木，自寇也；膏火，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

山上的大樹，天然活在那裏很好，爲什麼世上的樹都沒有變成神木，永遠活下去呢？「自寇也；」本身長得太美麗，長得太好了，自己招來別人的寇盜。因爲太有用的材料，一定招來別人的砍伐。「膏火，自煎也；」自身能燃燒的東西在古代叫「膏」，如人、豬身上的油。歷史上記載，古代帝王墓打開以後，裏面的銅燈幾千年不熄，因爲那個燈油是鯨魚的脂膏做的，可以點幾千上萬年。動物招來殺身之禍，是因爲它身上的脂膏有利用的價值。「桂可食，」「桂」是桂枝，是補品可喫，所以它被砍伐。「漆可用，故割之。」現在的油漆是化學的，古代是漆樹，這種樹流出來的汁液可以用來漆東西，所以它被割裂。凡是有利用價值的東西，就被人們破壞了。「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。」一般人都知道，生命活着要有價值，其實人生的價值做到沒有用，纔是最有用！纔可以規規距距活一輩子。這是莊子的結論，看起來非常消極，對於人生、社會是諷刺的。實際上莊子很積極，他是告訴我們：「世路難行」。世界上這條路很難走，生命活着要有價值，自己處世要很有藝術，在不同的環境中，自己要懂得怎麼處，否則自取其辱，就完了。「世路難行」是這篇《人間世》的結論。

《人間世》全篇，由孔子學生中道德品質最高的顏回，想出來救世，想做帝王師開始，被孔子罵了一頓，你哪裏有資格做帝王師？如果你一定要去衛國，這條命卻要玩掉了，你想救世救人，連自己都救不了，所以不如自救。就教顏回如何修道，做「心齋」，教如何自立然後立人的道理。最後講到孔子本身去。孔子善於教人，卻不善於教自己，所以憂傷悲苦一生。結果碰到裝瘋賣傻的楚狂接輿罵了他一頓，也是恭維了他一頓。孔子之所以爲聖人，從哪裏看出來呢？不在四書五經上，就在《莊子》上看出來。聖人之用心，對於天下國家，「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」，雖然知道挽救不了，可是他硬要挽救，做了多少算多少。孔子所以爲聖，就在這裏。所以《人間世》全篇從表面上看起來，好象在譏笑孔子，實際上非常地捧孔子。後世的人，特別是宋明理學家，口口聲聲罵佛家罵道家，實際上內容都是用佛家道家的東西，很多的觀念都是用《莊子》來捧孔子的。他們也都看出來《莊子》在捧孔子，但表面上，因爲宗教的排它性，所以拼命罵佛道兩家，這在歷史上、文化史上是非常不公平的。

這個道理就告訴我們《人間世》全篇的宗旨：「世路難行」。並不是世路是不可行的，是可行的。人生要你自己善於處。那麼歸結起來告訴我們什麼東西呢？三個字：守本份。人要守本份，在什麼立場就做什麼事，處什麼態度。大家進了歌廳就要跟着唱歌，進了舞廳就要跟着跳舞，大家喝醉了你就要裝醉，大家清醒起來你也要跟着清醒，大家都在做工你卻在睡覺，那就不是瘋而是蠢到極點了，他就告訴我們這個道理。

但還有個大道理也要了解：《莊子》內七篇是連着的，真正善於處世的人，世路固然難行，善於行世路的人是什麼人呢？得了道的人。知道了《逍遙遊》、知道了《齊物論》，然後知道了《養生主》，得了道的人這三個內容都做到了，就是佛家講的菩薩道，然後再入世，這個入世隨便怎麼玩法，都是他的遊戲三昧。這四篇是連續的一貫的，其宗旨從這個大題目大方向去看，就看得很清楚了。

# 德充符

莊子現在由《逍遙遊》、《齊物論》、《養生主》、《人世間》講到《德充符》——道的充實。我們知道，春秋戰國的文化，道跟德是分開的，道是體，就是內涵，是每個人修養學問的內涵；德是用，得了道體就能起用，即用世之道。世路固然難行，在難行中間如何以最高的智慧，最高的藝術去行，那必須要德行的充實，德行的充滿。德行如何充滿呢？莊子用寓言，用高度文學化的筆調，用他藝術化的手法，繪出來一幅人生的圖畫。

魯有兀者王駘，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。常季問於仲尼曰：「王駘，兀者也，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。立不教，坐不議。虛而往，實而歸。固有不言之教，無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」仲尼曰：「夫子，聖人也，丘也直後而未往耳！丘將以爲師，而況不若丘者乎！奚假魯國，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。」

常季曰：「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與庸亦遠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，獨若之何？」仲尼曰：「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與之變；雖天地覆墜，亦將不與之遺；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」

常季曰：「何謂也？」仲尼曰：「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遊心乎德之和。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，視喪其足猶遺土也。」

常季曰：「彼爲己，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物何爲最之哉？」仲尼曰：「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。唯止能止衆止。受命於地，唯松柏獨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於天，唯堯、舜獨也正，在萬物之首。幸能正生，以正衆生。夫保始之徵，不懼之實，勇士一人，雄入於九軍。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，而況官天地、府萬物、直寓六孩象耳目、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！彼且擇日而登假，人則從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！」

## 無腿的王駘

魯有兀者王駘，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。常季問於仲尼曰：「王駘，兀者也，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。立不教，坐不議。虛而往，實而歸。固有不言之教，無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」

「兀者」，沒有兩腿的人，魯國有一個沒有兩腿的人名叫「王駘」，他的學生比孔子還多，至少跟孔子差不多。「常季」是孔子的學生，是師友之間的人。常季就問孔子，王駘沒有兩腿，可以說是個殘廢的人，結果他的名氣之大，跟你一樣，「中分魯」。我們如果以歷史的幽默的角度看，魯國有很多的人才，至少有三個，一個是莊子所講的王駘，一個是孔子，一個是搶孔子的飯碗的少正卯，他們三個人都很了不起。不過少正卯究竟是什麼樣的人，他的學說沒有留傳下來，他的思想非常怪，如果流傳下來一定很麻醉人的。

王駘這個人非常了不起，你如果拜門做他的學生，他沒有上過課，也沒有勸告你，罵你，也沒有跟你討論過問題，但是，奇怪得很，你什麼都不懂，只要一拜門，一見他，就非常充實地回來，什麼都懂了。那可真是禪宗。照這麼形容，是比孔子還高明一點。我們願意做他的學生，不需要上課，考試，坐在那裏，什麼都懂了，這多好！

「固有不言之教，」不需要說話的教育，這大概連科學都無法做到，科學知識還需要視聽教育，拿個錄音機之類什麼的。王駘用不着，他是「不言之教」：身教。如果身教，我們跟着他兩條腿要斷掉了，所以我們只好跟着他學打坐，不用腿了。「無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」「無形」，不着形跡。常季就問了：世上真有這樣一種善於教育善於傳道的人嗎？王駘這傢伙是什麼樣的人呢？

仲尼曰：「夫子，聖人也，丘也直後而未往耳！丘將以爲師，而況不若丘者乎！奚假魯國，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。」

孔子說，王駘是真正的聖人，得道的人。我呢，心裏早就想拜他爲師，只不過還沒有去罷了，公共汽車沒有搭上，他那裏太擠了。我後一步準備拜他爲師，而何況一般人還不及我呢？豈止魯國人拜他爲師，我將號召全天下人拜他爲師。

常季曰：「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與庸亦遠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，獨若之何？」

常季一聽，這可怪了，沒有腿的人，卻是世上第一位的人，「而王先生。」還勝過先生你。「其與庸亦遠矣，」「庸」同用，那王駘的作用太高深遠大了。假定王駘像老師講的這樣，這個人的道在那裏？他的心法在什麼地方？他的學問中心是什麼？

仲尼曰：「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與之變；雖天地覆墜，亦將不與之遺；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」

世界上有一個大問題：人的生死問題，這是人類的大問題。人的生命從哪裏來的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？先有男人還是先有女人？這是西方哲學問的問題。今天，講比較宗教，西方講，上帝造了男人以後沒事幹，把男人的肋骨挖出來一根做女人，可見上帝同女人毫無關係。這個生死究竟從哪裏來的？男人女人從哪裏來的？所以佛家禪宗標榜要「了生死」，父母生我以前，我這個生命在哪裏？死了以後，又到哪裏去？究竟有沒有靈魂？這是一個大問題。生死這個問題，在中國文化中首先明顯提出來的是莊子。

「而不得與之變，」孔子說王駘已經了生死了，生死變化與他沒有關係了。了生死的人就到了這個境界，這是修道的最高成就。「雖天地覆墜，亦將不與之遺。」得了道的人，這個地球即使毀滅了，同他也沒有關係，他可以超然獨立於天地之外。因爲天地是物質構成的，地球的毀滅是物質的變化，質能的變化，得道之後，就可以不受這些變化的影響。

「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，」「審乎無假」，這四個字很難講，王駘能參究到，智能透過了物理與精神兩面，不用假借任何東西。我們人都要假借物質而活着，我們的肉體就是假借幾十年給我們用，用完了就化掉了。王駘已經超越了，不需要一切的依賴，一切的假借。「而不與物遷」，他是如如不動的，不用跟着物理的變化而遷流。勉強借用佛學的名詞，他已經到了「不動地」，在密教中有一個佛叫「不動明王」，王駘相當於到了這個境界。物質世界不論怎麼變化，他都在旁觀，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」我們任何人，一切萬物，一切衆生。都受物質的變化，但王駘卻不受影響，因爲他能「守其宗」。這個「宗」，我們叫道，西方宗教叫上帝，佛家叫如來，菩提，涅盤，反正有個東西，萬變不離其宗。

孔子把王駘推崇到這個程度，常季就糊塗了：

常季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
常季說：老師你今天大概感冒了，你講的什麼話。這有什麼說法呢？

仲尼曰：「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。

大家注意，中國文化尤其是哲學思想，或者文學思想，甚至政治思想都經常用到這兩句話。莊子用文學手法一寫，就代表了那麼多的方面。

孔子說，世上任何一個東西，一件事，一個人，你如果帶了一個有色眼鏡從不同的角度去看，你的觀點見解就不同。「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也；」肝膽在人體內部是連在一起的，都是人體一個重要部分，但是把它們分開來，從不同的角度看，肝膽就像楚國與越國一樣。在春秋戰國之時，楚、越兩個國家互相爭強爭霸。相當於現代的蘇聯與美國，雖然都是白種人，但中間有許多的矛盾，有許多的利害關係。但相反的一面，「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。」站在同一立場上，換一個角度看，萬物是一體的。

這兩句話代表了人的見地，見解，所以世上有智能之學，有哲學家的見解。換一句話說，人生也好，道也好，每一個人抓住了一點，自己矇蔽了自己的智能，看形而上的道，看形而下的萬物。各有各的不同，越看越生氣。如果得了道的人，從超然獨立於物外的立場，用另外一隻智能的眼睛來看，天下萬物都是一體，都跟我一樣，沒有什麼分別。這個道理就是佛學所講的，得了道的人的智能是「無分別智」。用有分別的觀點來看，「肝膽楚越也」，肝膽在我們身體內同樣重要，但我們把它們看成冤家。用「無分別智」來看，矛盾的東西都不矛盾，都很可愛，是統一的。

因爲孔子認爲常季不懂，就進一步解釋另一個道理。你如果懂了這個道理，就懂得了修道，就懂得了道德。莊子在這裏借用孔子的嘴巴在傳道：

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遊心乎德之和。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，視喪其足猶遺土也。」

孔子說，真正的修養，也是修道的功夫，「不知耳目之所宜，」忘記了眼睛的看，忘記了耳朵的聽，不隨聲色所轉，不被外界所誘惑。像許多喜歡學佛打坐的人。儘管在那裏打坐，但還是被兩個東西牽住了：一個是聽的習慣，所以聽到內在有聲音呀，念念咒子呀等各種聲音出來；一個是好色，雖然眼睛閉住，但要看住前面黑洞洞的，或白茫茫的。你如果能忘記聲色兩種外境，忘記了耳朵、眼睛的用，然後不用盤腿打坐，到社會上，張開眼睛，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，忘記了眼睛所看見的；張開耳朵，聽到了聲音不是聲音，但又都知道。不是看不見聽不見，是都看見都聽見，但是同你的心裏都不相干，「不知耳目之所宜」，忘記了聲色耳目，「而遊心乎德之和；」你的心境永遠是平靜的，安詳，不因外界的聲色而擾亂。你認爲一個人同你很有緣，我看見就歡喜，或者，我看見就生氣，你被眼睛騙了；某人罵你，你很生氣，恭維你，你很高興，你被耳朵騙了，而不能做到「德之和」。你如果忘記了這一切聲色，那你的心境永遠是平靜、安詳、快樂地遊戲於這個世間。這是修道的用，不一定要你去盤腿了。

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，視喪其足猶遺土也。」王駘修養到了這個境界，世界上的一切東西他都看見了，卻沒有看見它們的缺點，也沒有看見它們的長處，他沒有善惡美醜是非的分別，他看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是一體的，很適意很安詳很和平。王駘沒有兩條腿，他也忘記了自己有腿無腿，無腿也可以走路。這就是「神足通」了。莊子引用很怪，專門引用無腿的人。實際上我們盤起腿來打坐也是無腿的人，然後功夫到了，心境修養到了，也可以達到佛家講的「神足通」。

常季這個學生很難教，上一層的談話他不懂，孔子接着又教他，要修養到不被眼睛所騙，不被耳朵所騙，此心永遠很安祥，在這很難行的人世間幸福地行去，這就是道。道的用是德，修養達到了這個境界，纔是有道德的人。孔子第二層的談話，總算把他教開悟了：

常季曰：「彼爲己，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物何爲最之哉？」

常季說我懂了，「彼爲己，以其知；」王駘是開了悟得了道的人，他見到了自己的本來面目，認識了自己。注意，人活了一輩子，不知道我們人是什麼？我們儘管能夠想能夠用，那個想是什麼？當我們睡着了，那個我又是什麼？這個肉體不是我，肉體是假借來用的。因爲王駘悟了道，所以有智能的成就，明心見性了，「得其心，以其心。」因此他善於用自己的心。「得其常心，」他得到了自己真正的心，這個心無所在無所不在，永遠不會變的。「物何爲最之哉？」所以萬物對於他不相干，萬物不會動搖他的心。

## 止的人生

仲尼曰：「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。唯止能止衆止。

莊子借用孔子的嘴說，當水流動的時候，不能反照到我們自己，當水靜止澄清時，纔可以做鏡子用。人的心理狀況永遠像一股流水一樣，自己的心波識浪不能停止，永遠不能悟道，永遠不能得道。要認識自己，必須要把心中的雜念、妄想靜止，纔可以明心見性。

我們知道，聖人教主都善於用水做比喻。老子講「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」老子拿水與物不爭的善性的一面，來說明它幾近於道的修爲。釋迦牟尼佛說「大海不容死屍」，這就是說明水性至潔，從表面上看，雖能藏垢納污，其實它的本質，水淨沙明，晶瑩透剔，畢竟是至淨至剛，而不爲外物所污染。孔子的觀水，卻以它「逝者如斯夫」的前進，來說明雖是不斷的過去，卻具有永恆的「不捨晝夜」的勇邁古今的精神。我們若從儒、佛、道三家的代表聖哲來看水的讚語，也正好看出儒家的精進利生，道家的謙下養生，佛家的聖潔無生三面古鏡，可以自照自明人生的趨向，應當何去何從；或在某一時間，某一地位如何應用一面寶鏡以自照、自知、自處。所以，關於水的比喻我們要深入體會。

「唯止能止衆止。」只有真達到了止的境界，定的境界，纔能夠停止一切的動相。所以人不能得定，心念不能像止水一樣澄清，就永遠沒有智能，永遠不能悟道，而生命之流永遠不能屬於你自己，你就永遠無法自主，無法了脫生死。所以我們修道要了生死，要生來死去由自己把握，如禪宗許多祖師，明朝好幾個理學家，都有這個本事，要走就走了，學生們跪着一哭，就回來了，過了半個月又走了，這就是生死自在。

這一篇以無腿王駘的學生人數超過孔子開始，因此常季就問，王駘何以有這樣大的成就，孔子說他已經了了生死，他了生死以後，以出世的成就來處世間法：入世。所以光悟了道，功夫不到還不行，還要修止修定。佛學講止觀修定，其實老子莊子孔子早就傳止觀了。我們由「人莫鑑於流水，而鑑於止水，唯止能止衆止」這幾句，知道了止的修養的重要。不但道家、佛家講修養首先講到一個止，儒家更注重，《大學》中先提到的「止於一」，止就是心念如何專一，這是最大的修養功夫。我們人的一切思想的混亂、煩惱痛苦都是心念不能得止，心念得止是內在的基本修養，然後外在的行爲也要做到止，就是自己認定人生一個目標，一個方向，一個途徑，止於某一點。譬如我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，就是止於善；我要做一個壞人，就是止於惡。人生做止於善的好人比做止於惡的壞人更難。道理就是說，善的行爲就是停止掉惡，使惡的行爲不發生作用，行爲專止於至善，這在《大學》裏討論得很多。

莊子這裏引出了孔子的話，提到了止，這是止的大要。下面講到了止的原理與修養。

受命於地，唯松柏獨也，在冬夏青青；

這是講植物界。松樹與柏樹是在地上長成，一切草木中只有松柏是「溫不增華，寒不改葉」。松柏之性永遠是常青的，這個道理就說明瞭止。人生的境界，自己要找一個「常道」，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？要向哪一條路上走？就必須要有定力。所以莊子從植物講到人：

受命於天，唯舜獨也正，幸能正生，以正衆生。

古代講「人受命於天地」，植物礦物等很多東西都受命於天，唯有人受命於天地之正氣。堯、舜、禹三代人，爲什麼這裏只提舜而不提堯、禹呢？堯、禹固然都很了不起，但他們的身世都沒有舜艱苦，舜出身的家庭，父母不好，兄弟也不好，在這個不好的家庭環境中，他能夠始終止定一個人生；走正路，最後能夠「君臨天下」，「率天下以正」，所以莊子特別提出舜來說。我們做人也要以舜爲榜樣。

「幸能正生，以正衆生。」一個人只有自正才能「正衆生」。這是這一篇重要的關鍵。這也是儒家自立立人之意，佛家則是自度度他，所以儒、釋、道三家，這個路線是一樣的。佛經上的「衆生」一詞，就是出自《莊子》，後來翻譯佛經經常借用《莊子》中的名詞。人怎樣纔可以做一個正人君子呢？必須能止，心境能夠定，見解能夠定，也就是現在講的觀念要確定，不受環境影響，一個觀念永往直前。下面就提出一個理由：

夫保始之徵，不懼之實。勇士一人，雄入於九軍。將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猶若是。

「保始」，保持開始的動機、動念。「之徵」就是後果。一個人由開始到結果，有始有終，這很難。孔子也講過，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」，我們做人做事，有時慷慨激昂答應一件事，說一句話很容易，不要過長久時間，只要過幾天，自己把自己講的那一句話，那一個動機就忘了。能做到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」，講的話一定做到。有始有終。很了不起。我們平常讀這一句話沒有什麼，但人生經驗多了，就知道很難。譬如交朋友，男女結合由朋友變爲夫妻，成立了一個家庭，過不多久就發生了問題，雙方決不是當初愛得要死的那樣，先是可以爲你死爲你活，後來連半死半活都做不到，這就是久而忘平生之言。所以一個人不要輕易說一句話，更不要輕易發一個動機。

「不懼之實。」一個人不怕鬼，不怕死，都很容易，卻很怕人生。由於社會環境的壓力，生活久了會給人以恐懼，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對人生的途程不起恐懼。古人的詩講「世事茫茫難自量」，前途如何，後果怎樣，不知道，所以人生有很多的恐懼。要在人生路程上做到不懼，就要「實」，實際做到不懼，勇敢地在人生的路程上一直向前走。下面莊子做了一個比喻：

「勇士一人，雄入於九軍，」在中外的軍事歷史上很多，一個人發憤之後，千軍萬馬都不怕，一人一馬就衝進去了。這種人爲什麼呢？「將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猶若是。」爲了成功，爲了勝利，當時憑着一股慷慨捐身，臨死不懼的勇氣，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，最後他成功了。換一句話說，一個人不顧生死在千軍萬馬中搏殺，博得聲名與成功都還容易，但在人生的路上，零刀碎剮地慢慢走，你會受不了，會起恐懼之念，在這時能不憂愁，不恐懼，不煩惱，有始有終，這就是了不起了。

這一節講如何修止，如何修正，就是《大學》講的「正身誠意平天下」。一個人要想求一個好的結果，不如有個好的開始，在確定了道德的途徑之後，面對人生不害怕不恐怖，不管受什麼挫折，對自己確定了的目的，都要有決心有勇氣地一直向前走，這樣的人沒有不成功的。

而況官天地、府萬物、直寓六骸象耳目、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嘗死者乎！

前面是講的一般人，在千軍萬馬中，有勇氣有定力，是了不起，但是，比世間成功的人更偉大的是修道之人。修道之人結果是什麼？「官天地，」「官」就是管，宇宙把握在他的手裏，他不受宇宙物理法則所左右，他能管理天地；「府萬物，」一切物理世界不能影響他，他能容納包容萬物。「府」就是包容之意，官府任何東西都可容納下來。一般人被天地的法則所管束，修道之人了了生死悟道後，可以反過來管理天地；一般人受物理世界的影響，而悟了道的人可以容納了萬物。「直寓六骸，」莊子提出來的「六骸」，是四肢加上頭尾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則是佛學所講的「六根」。一般人情緒好與不好，精神好與不好，都受身體支配。有道之人不受身體支配，身體等於一個空殼子，相當於一個房子租給我們用的，所以身體是寄寓的。「象耳目，」有道之人看東西聽聲音，都是象徵性地用一用耳目，他不被聲色所左右，並沒有被耳目騙了。普通人沒有到達這個修養，看東西沒有不被眼睛所騙的，有道之人看東西，覺得像看電視一樣，這個人怎麼扮演成這個樣子？就哈哈一笑。這是形容有道之人的外形。

「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嘗死者乎！」有道之人的智能高得不得了，學問知識自然淵博。他爲什麼有那麼高的學問？因爲他有一個東西，莊子提出來叫「一知」，普通叫悟道，這個「一知」是生命本有的智能，在佛學的名稱叫「根本智」，一個人得了根本的智能，宇宙萬有一切學問一切事理都明白了。所以有道之人得了根本智以後，「之所知」，這是講的差別智，也叫一切智。有了根本智就有了差別智。「而心未嘗死者乎！」這個「心」了了生死，就永遠沒有死，不生不滅永遠常在，即使肉體死了，他也沒有死。那麼，一個人修養到了了生死：

彼且擇日而登假，人則從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！」

有道之人活在世上是「遊戲三味」，在玩的，他等到有一天選定了日子就「登假」。「假」通遐。「遐」是很遠很空之意，是向上昇華了，道家把人死了叫「登遐」。在中國古代文化中，帝王領袖死了，或父母死了，後人不忍說死了，就稱他們爲「登遐」。「登遐」這個典故出自《莊子》。一般人只看見他死了走了，不在人世間了，但是，他這種人哪裏肯把人世間、物理世界放在心中呢。

莊子借了孔子之口講了王駘的故事。莊子又用同樣一個無腳的人的故事，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另一層道理。

## 申徒嘉給子產難堪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」其明日，又與合堂同席而坐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今我將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見執政而不違，子齊執政乎？」申徒嘉曰：「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？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。聞之曰：『鑑明則塵垢不止，止則不明也。久與賢人處則無過。』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猶出言若是，不亦過乎！」

子產曰：「子既若是矣，猶與堯爭善。計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」申徒嘉曰：「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；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。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遊於羿之彀中。中央者，中地也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，我怫然而怒，而適先生之所，則廢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之自寐邪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，而未嘗知吾兀者也。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！」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：「子無乃稱！」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。

「申徒」是姓，「嘉」是名。「兀者也，」申徒嘉也是沒有腿的人。「鄭」是鄭國，「子產」是鄭國的宰相。殘廢的申徒嘉和鄭國的宰相子產都是同學，老師名叫「伯昏無人」。中國上古的名字從四個字到六個字的都有，後來才變成有固定的姓。

子產謂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」其明日，又與合堂同席而坐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「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今我將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見執政而不違，子齊執政乎？」

子產對申徒嘉說，我先出你就止，你先出我就不走。因爲子產覺得自己是當朝宰相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同一個缺腿的做同學覺得很丟人，要求各走各的路。第二天上課時，古人上課同現在日本人差不多，是沒有椅子的，在榻榻米上同席而坐，下課時，子產又同申徒嘉商量了一次，並且說，你看我今天在執政，國家所有政治在我手裏，而你是老百姓，卻與我平起平坐，一點禮貌都沒有，難道你的地位與我一樣嗎?

申徒嘉曰：「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？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。聞之曰：『鑑明則塵垢不止，止則不明也。久與賢人處則無過。』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猶出言若是，不亦過乎！」

申徒嘉這個同學肯定穿得破破爛爛，既殘廢又貧窮。申徒嘉說：老師門下有位同學當了宰相，是那麼差勁的嗎？這等於當面給子產難堪。『鑑明則塵垢不止，止則不明也，久與賢人處則無過。』如果鏡子擦得很明亮之時。隨時都會看到有灰塵，如果鏡子不亮，灰塵堆滿了也就看不見。換句話說，一個人有道，學問好道德高，心如明鏡臺，自己有一點過錯就清楚，你官做得那麼大，但你頭腦不清，學問不夠，你沒有得道。一個人長久與好人做朋友，自己就不會有錯誤，自然就學好了。現在你在這裏跟老師學習，你還講這樣混賬的話，你就犯了最大的錯誤。過去稱老師爲「先生」，幾千年都如此，稱老師是近幾十年的事。

子產曰：「子既若是矣，猶與堯爭善。計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」

子產說：你還那麼傲慢，那麼我不過是個宰相，照你這個氣度看來，堯這些聖人都不及你一樣。你反省估計一下，你的學問道德修養難道比堯還強嗎？

申徒嘉曰：「自狀其過，以不當亡者衆；不狀其過，以不當存者寡。

這是莊子的文章，寫得好極了，同樣一句話，在他筆下寫得那個美。申徒嘉說：「自狀其過，以不當亡者衆；」世上的人反省自己的過錯，認爲自己都是不該死的。該死的都是你，不是我。像項羽最後被打敗了，就講是「天亡我也！」把過錯推給別人，這類人世上太多了。「不狀其過，以不當存者寡。」反省自己過錯，認爲自己不當存於世上的人太少了。這兩句話罵人罵得很刻薄，但社會上不知道學問修養的人，差不多都是如此。如朋友夫妻吵架，錯的都是你，不是我。該死的都是對方，像我倒黴還碰到你，「天亡我也！」都同項羽一樣。所以啊，世界上能「自狀其過」，自己能夠反省的人很少。

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

世界上的這兩種人，一種人認爲自己該活着，你們該死，我沒有錯；另一種人反省也不反省，認爲自己該活着。我們活在世界上就在這兩種人之間，真是無可奈何。但是有一種人，雖然是生活在矛盾的世界，也無所謂，既不認爲你高明，也不覺得我是混蛋，很平常地活着，這隻有那些具有最高道德的人才能做到。如孔子，明知世界救不了，還要救世；如佛，明知衆生度不完，還是要度衆生；耶穌同樣也是如此。

## 遊於羿之彀中

遊於羿之彀中。中央者，中地也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

「羿」是中國上古時射箭射得最準的，是神話中人，活了好幾百年。中華民族的姑奶奶，首先登陸月球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。據傳說，羿後來去修道，到崑崙山上找西王母。中華民族上古的文化都發源於西北高原。西王母給了他一顆長生不死之藥，他拿回來沒喫放在家中，嫦娥偷偷地吃了下去，就飛起來了，就這樣到了月亮。所以唐人的詩，「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，就講這個故事。當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時，美國一箇中將在我家裏，我們一起看電視轉播，看完後他哈哈大笑，我說美國人登月球，沒有什麼了不起，月球的主權是我們的。他說這是什麼意思？我說我們姑奶奶嫦娥三千年以前就登陸月球了，而且把玉兔也帶上去了。說完以後，彼此大笑一場。

「彀」是什麼？是箭靶的中心。我們都脫離不了羿射的箭靶中心。都是你來射我，我來射你，不是你射死我就是我射死你，這就是我們的人生，文學家經常這麼形容。有一個朋友寫信給我，他說我行年七十九了，猶遊於羿之彀中。因爲他爲了生活，七十九了還要做事，還要拿薪水維持生活，沒有超然於物外，沒有跳出這個物理世界，還在羿的箭靶的中心。所以我們人沒有哪一個不在「羿之彀中」。

「中央者，中地也；」中心的中心稱爲「央」，第二個「中」念打中的「中」。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隨時要被打中的，被情緒的變化，環境的壓力所打中，我們人就是箭靶，沒有什麼了不起。我們要想不被打中，脫離「羿之彀中」，除非是得道的人，男女飲食都不需要了，超出了這個物理世界。

「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」世上從來沒有被打中過的人也有，那是「命」好。

大家手中的《莊子》，是郭象所注，他所處的時

代就是所謂「清談誤國」的時候，我對這四個字非常反感，清談沒有誤國，倒是當時的國家誤了清談，我有一千條理由來說明，時代沒有過錯，文化上的發展沒有過錯，兩晉的人物有過錯，誤了我們的文化。郭象這兩段的注，好得很，不但文章美，哲學的理論高極了，等於第二篇《莊子》：

「羿，古之善射者，弓矢所及爲彀中。夫利害相攻，則天下皆羿也。」我今天講一個笑話，我這一輩子投胎是選過了的，沒有兄弟姐妹，父母只生了我一個人。我把人生看久了，我來生投胎，還是選父母只生我一個人，不過我要選一個錢又多的，我剛一長大，兩老就死了，最好伯伯叔叔沒有孩子，把遺產也交給我。（一笑）。這就講人生兄弟父母骨肉之間最痛苦，處理很難！沒有一處不利害。任何一個人，只要變成夫婦家庭之間，有時候是道義是感情，有時候也是利害相共，「則天下皆羿也」，是每個箭頭都來的。

「自不遺身忘知，與物同波者，皆遊於羿之彀中耳。雖張毅之出，單豹之處，猶未免於中地，則中與不中，唯在命耳。而區區者，各有其所遇，而不知命之自爾。」人生一輩子，總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前途茫茫，不知道怎麼辦，但一到老年，回頭一看，自己也活了幾十年，前途就是這麼辦，活到老了，還要問怎幺辦？因爲要問究竟到哪裏去。不過你不要問，「而區區者，各其有所遇，」各有各的遭遇，這都是命，命運的安排，很自然的。

「故免乎弓矢之害者，自以爲巧，欣然多己，及至不免，則自恨其謬，而志傷神辱，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。」可世界上的聰明人都以爲自己安排得很好，覺得自己沒有被射到一箭，認爲自己有本事，「欣然多己，」認爲你們很可憐，我活得很好，就是我有辦法，你不要吹了，沒有一個聰明人逃得出這個「羿之彀中」，始終還是免不了中這一箭，然後才知道自己錯了，最後而「志傷」，意志灰心了，「神辱」，精神沒有了，人很悲觀，「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。」這就不懂得人生，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了。

「夫我之生也，非我之所生也，」我們現在活着，這個我在哪裏？身體不是我，身體的哪一部分都不是我，我究竟在哪裏？「則一生之內，百年之中，其坐起行止，動靜趣舍，性情知能，凡所有者，凡所無者，凡所爲者，凡所遇者，皆非我也。」所以，我們活在這個世界，哪一樣都不是我，本來無我。「理自爾耳。」這是自然的道理。但是，我們一般人沒有悟道，不曉得本來無我，拼命要抓一個我，所以在世界上生出很多煩惱，「而橫生休慼乎其中，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。」這是不懂得生命，不懂得自然啊。

這些文章好得很噢，如果像現在的新詩那麼念：「風啊，慢慢地飄過來……」那沒有意思，一點味道都沒有，如果搖頭擺尾，拉長聲音一字一字地念，那味道比新詩好多了。不過給我這麼一念，念得沒有道理了。要慢慢地，煙抽夠了，茶喝飽了，一個人在燈光之下，外面又在下雨，下得冷冷的，鬼都不上門，搖頭擺尾這麼一念，「哦！」忽然就得道了。（一笑）

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，我怫然而怒，而適先生之所，則廢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之自寐邪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，而未嘗知吾兀者也。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！」

我是沒有兩腿的人，世上的人都看我很奇怪，這樣的人我碰得多了，每當我碰到別人看不起我時，我恨極了。這是當然的，每個生理不健全的人，自然會養成對社會的仇視反感，其實一點也用不着，這一段就是最好的參考。申徒嘉說：我開始也是十分生氣，等到我跟老師學了以後，覺得我當時發脾氣都是多餘的。爲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爲我跟老師學了以後，對人心中沒有怨恨，也沒有覺得自己丑陋，也沒有覺得自己是殘廢。那麼老師教了我什麼呢？他也沒有教我什麼，我就跟他走了，他就像給我洗澡一樣，把我心裏洗得乾乾淨淨，我受了他的洗禮，自然就善良了。我跟了老師十九年，在老師眼裏，他沒有覺得我是殘廢人，你是宰相，你知道不知道老師看你也同看我是一樣的？老兄啊，你與我都是同學，都是活在這個形體之內，形體長得漂亮長得醜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形體不過是一個工具，你同我一樣，生命都陷在形體之內，如同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一樣。但你忘記了你同我一樣都被肉體所拘束，已經很可悲了，你又在形體上分別好壞。你錯到這個程度，何必到這裏來學道呢？

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：「子無乃稱！」

子產很賢能，很了不起，他被同學一罵，大徹大悟了，趕快站起來，「改容更貌」，臉色都變了，很恭敬地向申徒嘉行禮，說：老兄啊，你不要再說了，我全明白了。

這兩個故事非常妙！這一篇的題目叫《德充符》，什麼叫道德充滿的境界？莊子引用的都是外形殘廢的人，但他們都有道。所以，一個人道德充沛不在於外形美與不美，有的人身體很健康很美，像項羽一樣，力拔千斤，但是蠢人，就是一堆肉而已，裏面沒有靈魂，他的道德不充沛。

第三個故事又是講一個殘廢人。

## 兀者叔山無趾

魯有兀者叔山無趾，踵見仲尼。仲尼曰：「子不謹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雖今來，何及矣！」無趾曰：「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來也，猶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務全之也。夫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，吾以夫子爲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！」孔子曰：「丘則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？請講以所聞。」無趾出。孔子曰：「弟子勉之！夫無趾，兀者也，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，而況全德之人乎！」

無趾語老聃曰：「孔丘之於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賓賓以學子爲？彼且以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？」老聃曰：「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，以可不可爲一貫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」無趾曰：「天刑之，安可解！」

魯有兀者叔山無趾，踵見仲尼。仲尼曰：「子不謹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雖今來，何及矣！」

魯國也有一個殘廢人，少了兩條腿，名字叫「叔山無趾」，「無趾」是外號，腳趾頭都沒有。「踵見仲尼。」大概兩腿鋸掉了，用膝蓋頭走路去見孔子。孔子說：老兄啊，你看你做人不小心，受了傷變成了這樣。大概叔山無趾本來有兩條腿，因爲自己做太保亂搞，所以變成這樣。孔子說：你這樣來看我，「何及矣？」來不及了。

無趾曰：「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來也，猶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務全之也。夫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，吾以夫子爲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！」

無趾就說了：「吾唯不知務，而輕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」注意這個「亡」，這是他悟了道受傷的。道理就是說，因爲我年青不懂事，看不起自己的身體，隨便輕用自己的身體，就把兩條腿玩掉了。

這幾天有年青人喫飽了飯沒事幹，就討論一個問題：結婚好還是不結婚好？各有各的理由。有一位老同學家庭很苦惱，這幾天正痛苦到極點，我問他怎麼個看法，他說還是結婚好。（衆笑）。很多人都是這樣，認爲別人上當，我沒有什麼關係。像有人被車子撞了，那不稀奇，被人撞了那才稀奇。被車子撞了還好，兩個人結婚在一起，人被人撞了，還受傷得更厲害。你說對不對？我們不去研究。

無趾說：我雖然沒有腿，我今天來，看見有一個人的兩條腿還沒有玩掉。這是講孔子，無趾很會說話。這一棒子打得孔子很厲害了。孔子周遊列國，兩條腿也快要玩掉了。「吾是以務全之也。」我爲什麼來呢？就爲了保全你老兄這兩條腿不要被玩掉了，不要跟我一樣。「夫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，」天地生萬物，非常仁慈，非常偉大，都希望萬物非常幸福地活下去，所以，好的壞的都在天地之中。人家都講你孔子的道德修養很好，胸襟像天地一樣很仁慈，結果你還這樣講話。無趾說我失望了，你原來不過如此。這就像普通講的：「久聞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一見，不過如此。」

孔子曰：「丘則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？請講以所聞。」

孔子被無趾罵了一頓後說：對不起！非常抱歉，我太低級了，太淺薄了，「夫子胡不入乎？請講所以聞。」「夫子」，就不敢叫他的名字，稱先生了。老師你請進來，講一點道理給我聽。

那麼無趾進了房間後，講了什麼話？不知道。大概傳了道，這沒有記錄下來。

無趾出。孔子曰：「弟子勉之！夫無趾，兀者也，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，而況全德之人乎！」

無趾走了。孔子對學生講：你們要努力啊！你們看無趾這人，雖然生理外形是殘廢，但心裏道德的修養是健全的，他知道以道德學問的修養來補自己的過錯，他都懂得這樣，何況我們健全的人，如果不知道求學修養自己，那就很慘了。世上「全德之人」很少，形體全不算是完全一個人，做一個完全的人很難，不僅是外形的完全，還要精神的修養，內心道德學問的成就，這纔是「全德之人」。

## 天刑之安可解

無趾語老聃曰：「孔丘之於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賓賓以學子爲？彼且以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？」

「老聃」就是老子，他是孔子的老師。無趾去看老子，對老子講，孔丘這人恐怕沒有得道。「彼何賓賓以學子爲？」「彼」是孔子，他爲什麼彬彬有禮，好象外表裝起一付有道的樣子？「賓賓」是形容詞，就是講話很客氣很謙虛。帶個眼鏡坐在那裏，一出口「之乎也者」，那個味道，好象從頭到腳充分表示出有學問的樣子。

「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，」「蘄」是希望；「諔」是講話的巧妙技巧，話要怎樣才說得好，文章要怎樣才寫得好，這就要修辭；「詭」是思想如何出奇；「幻怪」是說些人家不懂的道理。無趾說：我看孔子雖然標榜爲聖人，他以學問來教人，講些古里古怪的話，不是真有道，真有道的人講話很通俗。不用加上文學修辭。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？」真正得道的人，學問知識都是多餘的，都是人生的刑具，都是腳鐐手銬，都把自己捆住了。做人要講禮就把自己捆得很厲害，我看孔子沒有道。

老聃曰：「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，以可不可爲一貫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」無趾曰：「天刑之，安可解！」

「死生爲一條」，了了生死，生也是死，死也是生，都差不多。生與死都是一個過程而已，生命不在有形的生死上。譬如，我們死時很痛苦，唉喲唉喲地叫，這是形體的生死，那個能叫的不受生死的影響。所以，了了生死的人，看生來與死去沒有什麼兩樣。不要搞錯了，認爲我打坐成功了，死了以後這個世界不來了，不來了你躲到那裏去了？你躲到月球上姑奶奶那裏去了也沒有用，姑奶奶也要叫你做工。所以了了生死的人，「死生爲一條」了。處在人世間，可以和不可以，「爲一貫者」，都差不多，生活優越不優越，做人得意與不得意，都是一樣。老子說：你去看了孔子，爲什麼不接引他教訓他呢？你如果帶他一步，了了生死然後處世，無可無不可，那你把孔子外形的刑具都解脫了。

無趾聽老子罵他就講：「天刑之，安可解！」算了吧，孔子他愛做這種事，活該！上天給他的刑罰沒有滿，他願意周遊列國，愛講四書就講四書，愛講五經就講五經。同我們一樣，在弘法傳道，自己把自己害苦了。孔子他願意受那個刑，刑期沒滿，不要幫他。

這就是禪！所以《莊子》全篇是禪。

郭象的註解非常好：「仲尼非不明也，故自然之理。」孔子並不是冥頑不靈，孔子也是得了道的，孔子的救世之心同老子的出世之道沒有兩樣，都是合於自然。「形苦影從，言者響隨。」一個人一走路，太陽一照，影子就出來，一講話，聲音就出來。這兩句既是高深哲學，又是自然之理。「故神吾則明及期理，而神吾者非爲名也，非爲名則至矣。」救世救民並不是爲了求名，孔子救世爲了一種仁慈，結果留了萬古的大名，這並不是孔子希望的。每個聖人教主也是一樣，開始都是一番救世之心，後來他的教化變成了宗教，那是後世人假借他的招牌。「名聲者影響也，影響者桎梏也。」我們要明白虛名就是「影」「響」，千萬不要被所謂的知名度騙了，你不想想，你知名度再大，你到另一個地方不講我是某人，誰也不理你，那個名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毫不相干。人被名聲困住了，在受罪，這就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何苦呢？「名是厲，則名可以已。」懂了這個道理，虛名可以去掉了。「名既可已，則上帝可爵。上帝可爵，則聖命可傳矣。」自己要有自己安身立命之道，不要被外在的虛名困住了。

## 惡人哀駘它

魯哀公問於仲尼曰：「衛有惡人焉，曰哀駘它。丈夫與之處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婦人見之，請於父母曰：『與爲人妻，寧爲夫子妾』者，數十而未止也。未嘗有聞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，無聚祿以望人之腹，又以惡駭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，是必有異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觀之，果以惡駭天下。與寡人處，不至以月數，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國無宰，而寡人傳國焉。悶然而後應，氾而若辭。寡人醜乎，卒授之國。無幾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恤焉若有亡也，若無與樂是國也。是何人者也！」

仲尼曰：「丘也嘗使於楚矣，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。少焉眴若，皆棄之而走。不見己焉爾，不得其類焉爾。所愛其母者，非愛其形也，愛使其形者也。戰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；刖者之屢，無爲愛之。皆無其本矣。爲天子之諸御：不爪翦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於外，不得復使。形全猶足以爲爾，而況全德之人乎！今哀駘它未言而信，無功而親，使人授己國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」

哀公曰：「何謂才全？」仲尼曰：「死生、存亡、窮達、貧富、賢與不肖、譭譽、飢渴、寒暑，是事之變、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於靈府。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於兌。使日夜無隙，而與物爲春，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。是之謂才全。」「何謂德不形？」曰：「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爲法也，內保之而外不蕩也。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離也。」

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：「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執民之紀而憂其死，吾自以爲至通矣。今吾聞至人之言，恐吾無其實，輕用吾身而亡吾國。吾與孔丘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！」

魯哀公問於仲尼曰：「衛有惡人焉，曰哀駘它。丈夫與之處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婦人見之，請於父母曰：『與爲人妻，寧爲夫子妾』者，數十而未止也。未嘗有聞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，無聚祿以望人之腹，又以惡駭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，是必有異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觀之，果以惡駭天下。與寡人處，不至以月數，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國無宰，而寡人傳國焉。悶然而後應，氾而若辭。寡人醜乎，卒授之國。無幾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恤焉若有亡也，若無與樂是國也。是何人者也！」

「魯哀公」是魯國的諸候，他對孔子說，衛國有一個有名的壞蛋，外號叫「哀駘它」。這個人長得很醜，「哀」就是悲哀，「駘」就是駝背。他專門「誘惑」良家父老，男子和他相處，就都伴守着他不肯離開。婦女見了他，回家向父母請求說「如果把我嫁人，我願做他的小老婆」，這樣的女人有幾十個，後面相同的女人越來越多。哀駘它雖然這麼厲害，卻從來沒有做過宣傳，就是對人很好，人家也對他很好而已。他又不是領袖又不是皇帝，人們想接近他就像擠公共汽車一樣，擠死了，想見他一面都難。但他又不能給人官做，又不能「濟人之死」。當皇帝可以「濟人之死」，一個人犯了罪要被殺，皇帝說算了，犯人就可以活下去了。他又沒有錢可以使人生活安樂，肚子喫得飽。哀駘它長得那麼難看，看看都覺得可怕，但是，人們一見他就捨不得離開他。「知不出乎四域；」他的智能有多高呢？天地之間的學問，他知道的我們知道，我們知道的他也知道，可男女老幼都跟着他。我想這人一定有特別的地方，我一看他，果然醜陋得不得了，但我與這麼難看的人住了一個月，就覺得他非常可愛，他作人似乎沒有一點缺點。與他住了一年，連我都迷信他，心中沒有主宰，想請他當魯國的皇帝，願意讓位給他，就同他商量，他聽了半天，也沒有高興，也沒有講對不對，我覺得很慚愧，最後終於勉強把國位交給了他，他繼位幾天就偷偷地溜掉離開我了。等他離開我以後，我心裏就像掉了什麼東西一樣，我雖然當皇帝，富有天下，但心中沒有快樂過一天。魯哀公就問孔子，這個傢伙是什麼人？

這個人孔子大概沒有見過，孔子見了可能也要拜門了。世上做到這個樣子的人有沒有？有！是有這樣的人。這種人社會上看不見，修道人中看得到。

我年青時，在大陸上到處求道，到處亂跑，碰上有道的人，雖然長得很醜，又不洗澡又不洗臉，髒得要死，就不覺得他髒，樣樣都好，這是道德的充沛。我先點出題目，不過下面孔子答覆很有道理，孔子的回答就是禪宗了。

## 才全而德不形

仲尼曰：「丘也嘗使於楚矣，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。少焉眴若，皆棄之而走。不見己焉爾，不得其類焉爾。所愛其母者，非愛其形也，愛使其形者也。戰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；刖者之屨，無爲愛之。皆無其本矣。爲天子之諸御：不爪翦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於外，不得復使。形全猶足以爲爾，而況全德之人乎！今哀駘它未言而信，無功而親，使人授己國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」

孔子說，我曾經到過楚國，看見小豬在喫母豬的奶，吃了一陣後，才發現母豬已經死了，於是小豬統統都跑開了。小豬爲什麼跑開呢？因爲母豬死了，不是平時活着的樣子了，覺得不同類了。豬也好，人也好，愛自己的父母不是愛這個形體，愛的是形體裏面的那個東西，那個東西跑掉了，就變成死豬死人了，就不可愛了，就會害怕了。就像我們普通人，父母再可愛，情人再可愛，如果一死，你一定嚇死了。所以你愛的不是外形，是外形裏面的那個東西。中國古代的傳統，尤其是南方的傳統，打敗仗死亡的軍人的軍服、軍帽那一套東西，甚至象徵軍人勇士的領章，都不給他別上，覺得丟人。古今中外的文化是尊重英雄尊重勇士的。因戰爭失敗而死亡的人的喪葬，連表揚令都不能拿出來，普普通通地就把他埋掉了。一個腳開了刀殘廢的人，譬如五個腳指頭切掉了，他也要穿鞋子，當然需要另外訂做，但他的鞋子丟掉時，誰也不會撿來穿的。「皆無其本矣。」因爲這些東西無本，喪失了它根本的精神。在上古時宮女不準穿耳環，指甲也不準修剪。古代夫婦之道，已經結婚而「止於外」者，不能再結婚。這些都是古代的文化。古代爲什麼有這些文化呢？就是說，內在的道德不美，外形再美也是醜陋；內在的道德充沛了，外形再醜陋也是世界上最美的。孔子答覆魯哀公說，哀駘它是「全德之人」，道德修養到了家的就是美，這是自身自然之美。

這一篇之所以叫《德充符》，就是一個人道德的充實，精神的昇華纔是真正的美。哀駘它用不着講話，無言之教，人們自然就受他影響。在佛家來講，就得到了「不可思議三昧」。凡是接觸他的人，坐在他所放射的範圍，心就清靜了，就得定了，就得救了。他也不用什麼成果來表現，自然就能得到你的信任親近。所以他做到使你把國家政權交給他，還唯恐他不願意接受。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」要特別注意，一個人的才能是天生的，譬如作人做不做得好，也是天生的，有些人再教還是教不好，有天才的人，一點就透，聞一知十。所以纔是才，學是學。孔子講，哀駘它才能俱全，道德也俱全，但是才與德都全，而「不形者也」，內涵卻不暴露，更美。有才有德被人看出來，雖然是好，但還是差一點，有才有德你還看不出來，方向在哪裏你還摸不清楚，更高。

哀公曰：「何謂才全？」

魯哀公就問，怎麼叫「才全」呢？注意，才包括了智能學問。

仲尼曰：「死生、存亡、窮達、貧富、賢與不肖、譭譽、飢渴、寒暑，是事之變、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

孔子說，「死」與「生」；成功與失敗；「窮」就是倒黴，不是沒有錢，沒有錢當然是倒黴的倒黴，「達」，通達，樣樣都得意；有錢與沒有錢；賢人與壞人；「毀」，罵你批評你，「譽」，稱讚你恭維你；「飢」與「渴」；「寒」與」暑」，這些相對立的現象，用古文寫來很簡單，用白話文寫，每兩個字都可以寫好幾篇文章，如果加上故事，加上小說，編電視劇本，不知道要寫多少。「是事之變，」這些都屬於人世間的事，都是人世間變化的現象。只要我們生命活下去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隨時隨地都會碰上這些現象，每一天每一秒都會遭遇到。那麼，遭遇到這些變化，是上帝的安排，菩薩的安排嗎？還是閻王的安排？你說有沒有主宰？沒有主宰。你說是自然來的嗎？也不是自然來的。這是生命中間有一股力量所遭遇的：「命之行也。」這個「命」就是佛學講的「業力」，善有善業，惡有惡業。「行」就是佛學所講的五陰中「色受想行識」的行，就是動。這股力量永遠在動，一切唯心，唯我自己所造。

「日夜相代乎前，」人生就那麼可憐，這些現象就像白天過了是黑夜，黑夜過了是明天，明天過了則是後天一樣，永遠交替着，擺在我們前面，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」你找不找得到生命的這股力量？宇宙萬有的變化，白天跟夜裏是哪裏來的？你的智能無法參透這個最初的動能從那裏來的。如果你參透了就叫得道。

這段話孔子說完了。但概念還沒有說完，只說了一半。莊子所說的這個故事，一般人根據莊子本身有些文章，寓言，根據莊子的這句話，認爲這些是假託的事情，是不是假託的呢？等我們講到寓言時再討論，現在我們且把它當作假託的話。

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於靈府。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於兌。使日夜無隙，而與物爲春，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。是之謂才全。」

我們一般人被時間空間限制，自己心裏永遠得不到解脫，得不到自在，始終被環境障礙住了，達不到一個境界，這個境界莊子定一個名稱叫「滑和」，就是祥和安詳的境界。勉強借用佛學的名詞來解釋，達不到身的自在和心的解脫。「不可入於靈府。」「靈府」也是莊子定的名稱，等於儒家的名稱叫「靈臺」，一般人都認爲是心，不過不是心臟的心，是假託的，抽象的，這是講心的體。心有無比的靈性，所以包羅萬象，都是唯心所造，莊子稱它爲「靈府」。後世道教也用這個詞，認爲天人的境界，得道的境界叫「靈府」，後來再加上宗教的色彩，在道家道教中就把「靈府」描寫成一個天堂。實際上，莊子借孔子之口，說出「靈府」就是心靈，所以是不可入於心靈，昇華到最高的境界。

「使之和豫通，而不失於兌；」「兌」通悅。假使一個人的修養，做到隨時隨地心中沒有痛苦煩惱，都是平和愉悅的，那就可與天地相通，入於「靈府」的境界。中國古代修長生不老之道的，有一句名言，「神仙無別法，只生歡喜不生愁。」一個人能隨時隨地心境保持快活愉悅的狀態，沒有憂愁煩惱在心中往來，自然就達到神仙境界。

## 仙才李泌

這一篇名叫《德充符》：道德的充實，真正道德充實的人，才德學都全。纔是天才，這個纔在過去叫仙才。中國文化裏有一句話，「此身無有神仙骨，縱遇神仙莫浪求。」「浪」就是亂的意思，不浪求不亂求，不是不求，求也無妨，達不到也沒有關係，理由就是另有一種仙才。在唐代歷史上，從唐玄宗、唐肅宗、唐代宗到唐德宗，四朝有一位人物，叫李泌，與郭子儀是一文一武，很了不起。他是神仙宰相，修道也學禪，在《指月錄》懶殘一段有他一點點資料。李泌不但有仙才還有仙骨，歷史上形容他「骨節珊然」，走起路來很輕靈，骨頭特別柔軟，就是普通人所謂的「仙風道骨」。李泌在廟子上讀書時，聽到一個和尚唸經的聲音，悲涼委婉而有遺世之響，他認爲是一位有道的再來人。打聽之下，才知道叫懶殘禪師。這個懶殘禪師，普通人看來很懶，鼻涕流下來掛在胸口都懶得擦，懶到這個程度才叫懶，殘呢？專門喫廟子上的殘羹冷飯。李泌知道了懶殘禪師的事蹟，在一個寒冬深夜，獨自一個人偷偷去找他，碰到懶殘把撿來的幹牛糞，壘作一堆當柴燒，生起火來烤芋頭，李泌一聲不響地在旁邊跪着，跟這個有道人求道。懶殘也像沒有看見李泌似的，一面在牛糞中撿起烤熟了的芋頭，張口就喫，一面又自言自語地罵李泌是不安好心，要來偷他的東西。邊罵邊喫，忽然轉過臉來，把喫過的沾上鼻涕的半個芋頭遞給李泌。李泌很恭敬地雙手捧來吃了。所以求道很容易，就是肯不肯喫人家的鼻涕，有這個精神纔可求道。李泌喫完後，懶殘說：好！好！看你很誠心的，許你將來做十年的太平宰相吧！道業卻不說了！拍拍手就走了。不過，李泌始終不肯當官是真的，一直是以客位身份出力，身經四朝，參與宮室大計，輔翼朝廷，運籌帷幄，對外策劃戰略，配合郭子儀等多個將領的步調，使其行致成功，可以說是肅宗、代宗、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。但他始終不想做官，到了唐代宗時，皇帝就留他睡在一牀，什麼都談，他只想修道，同張良一樣到了不喫東西的程度，後來還是唐代宗強迫他不可素食，逼他娶妻喫肉後，道才掉了。

這是歷史上的一段故事，這類故事在正史上多半不提的。我們的歷史很有趣，都是一般儒家人物在寫作，有稍稍涉及奇異的，都「攻乎異端」，都去掉了。所以讀歷史光讀正史，不容易瞭解歷史，要讀反面的歷史，譬如看歷朝名臣的奏摺，史外的資料，就可以瞭解當時的情形。

莊子借孔子之口講，一個能夠成道的人，能從世上升華的人，或者要在世上做一番大事業的人，必須有兩個東西，一個是「全才」，一個是「全德」。全才就很難了，加上全德更難。有才無德入世很危險，不但危險了自己而且危險了世間，有德無才，可以出世修道，不能入世。所以一個人要才德兩全很難。

「使日夜無隙，而與物爲春。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。」「隙」不是退卻，是晝夜心中沒有雜念，用佛家的話講就是沒有煩惱，這就很難了。前天我們講，到了大阿羅漢的境界晝夜長明，永遠沒有睡眠了，永遠沒有煩惱，就是這個境界。他同萬物相往來，他的身心像春天一樣，永遠是長青的，永遠是年青的，永遠是愉悅快樂的。所以元朝忽必烈爲長春真人丘處機在北平修長春觀，其道理就出於此。「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。」「接」是接天地之靈氣。換句話說，是天人相交，人與宇宙生命相互交接在一起，隨時生生不已。

「是之謂才全。」這樣就叫才，仙才。可以說，這樣的「才全」之人，才能達到道德的充實。

## 止水澄波

「何謂德不形？」

怎樣才叫「德不形」呢？

一個人內在道德的充沛，外形上看不出有道德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一個道德之士，外貌也擺出道德的形態，那就是有限的道德，可以叫做「有限公司」。我們中國文學平常講，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，一個人真到了學問知識成就時，深沉了，沒有意氣了。這句話看起來很平凡，其實很嚴重。我們知道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，可以說那個爭論，心裏的戰鬥，比什麼都厲害。普通人活着都在爭，爭的是利害，爭那個貪心所起的。知識分子是爭意見，是思想上的爭，比普通人的爭還可怕，實際上超越了利害之爭。真做到學問深時，意氣平，無爭，那就是聖人境界，是得道的人。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，這看來很容易，做起來很難。在古代，一個知識分子夠不夠標準，很大部分就看意氣是否能平。而有道德卻不形於外，比「意氣平」的境界還要高。

曰：「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爲法也，內保之而外不蕩也。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離也。」

在科學上，物理上常用水平，水平這句話首先出自《莊子》。「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」水真正平了，停住了，就不流了，有一點傾斜就流了。所謂打坐修道，做到此心一靜下來，就像水一樣不流動了，不一定要盤腿。古人形容什麼叫定的境界呢？止水澄波，像水一樣止住不流，像秋天的寒潭一樣，水青得象樹的顏色，水裏的沙子、遊魚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就叫澄波，但不是死水，死水也是綠，那個綠是看不到底的，那有毒，澄波是活潑潑的，像樹葉一樣青的，非常好看。人一看見這種水，心境自然會清涼的。所以，水平不流，如止水澄波，這就是道德的修養。能夠做到晝夜都在止水澄波中，就是道的境界。莊子很明顯地告訴我們修行的方法，「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爲法也。」可以效法水平。此心如水，止水澄波，雜念妄想沒有了，喜怒哀樂一來，像鏡子一樣照住了。佛在《楞嚴經》中也講到靜坐的方法，開始像一杯水一樣是混濁的，慢慢地發現，不靜坐還好，一靜坐裏面的妄想雜念多得很，有人就問佛，佛說這是當然的，初步嘛！一杯水放在那裏，開始看不見泥沙，在澄清之時，就看見好多泥沙被澄清下去了，最後再把沉到底的泥沙倒掉，完全變成清水了。

「內保之而外不蕩也。」內在心境永遠保持這個境界，不受外境界的影響，不管外境界怎樣變化，死生存亡，窮達貧富，你的內心像水平一樣不流。那你說我學死人打坐在那裏，或許還做得到，做事時就做不到了，那就不算數了。要能入世，要能做事，喜怒哀樂都有，不是沒有，但內在心裏的修養，要像一杯水放在那裏沒有動過。這種修養可以出世，可以入世，外形你無法瞭解的。玄奘大師只有八個字加以說明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

「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離也。」所以道德達到這個境界，就是子思在《大學》《中庸》上提到的中和的狀態。換句話說，這樣才真正地成就了和平。「成和之修」，這個「修」不是修道的修，是這條長路，這個希望，這個前途之意。內在有了這種道德修養，入世出世，「物不能離也。」不受萬物的影響，外面的萬物怎麼來擾亂你，都始終凝定在祥和的境界。

## 德友而已

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：「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執民之紀而憂其死，吾自以爲至通矣。今吾聞至人之言，恐吾無其實，輕用吾身而亡吾國。吾與孔丘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！」

魯哀公有一天碰到孔子的學生閔子，這個閔子是否是二十四孝裏的閔子騫，不知道，姑且當做閔子騫。魯哀公本是一個職業皇帝，他說我做皇帝時，「南面而君天下」，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，幾千年來做領袖的當君主的，都是面南坐北的。百姓的房子即使是向南都要偏一點，只有官衙廟觀可以向正南。

這種幾千年的民族習慣根據什麼呢？是根據《易經》的地球物理，南北極磁場的道理來的，等於與埃及修古金字塔是一樣的。我們讀古書，讀到「南面而坐」，「南面而王」，就是講帝王。魯哀公說我做皇帝時，隨時爲老百姓着想，制定一個政治制度，就怕老百姓得不到好的生活，我是憂國憂民憂天下，我自以爲是一個好皇帝。憂心於天下，這也是聖人之道，沒有錯。

魯哀公說，我聽了「至人之言」，我現在聽了你老師孔子這一番話，才知道人的價值還不止這樣。雖然我「南面而王」，憂心天下，但有其名而無其實，我最怕不愛惜自己真正的生命，而對國家對人民沒有貢獻，如果照我這樣下去，對國家並不好。這個道理我是因孔子這一番話懂的。這一段魯哀公拿自己做結論，一個得道的人，不在於外形的威德莊嚴，所謂真正的莊嚴，是在內心的充實。所以，他的結論，我與孔子不是君臣的關係，可以說是「德友」：道德的朋友啊！所以魯哀公畢竟還是魯哀公。

《莊子》這一段記載得很真實。所以，研究孔子是很難的，只讀了四書五經，沒有辦法研究孔子。還要讀了《國語》中《孔子家語》，它蒐羅了四書五經以外資料，還要讀清代著名的關於孔子的話，把這些讀了，纔可以研究孔子。在《莊子》這裏記載的孔子這些言行，是否是真有呢？考據起來很困難，但有助於瞭解孔子。其次，《莊子》中很多地方提到孔子，是對孔子難堪和挖苦的。但當你仔細讀完了，就會發現很多地方絕對在捧孔子。在這裏也是在捧孔子。

這裏有一個問題，魯哀公講「德友而已矣！」中國文化歷史上有一句名言，在曾子這本書中，曾經提出一個原則：「用師則王，用友則霸，用徒則亡。」我們的歷史經驗，在上古就是用師道成王的時代。所以魯哀公到底是一個小諸侯，沒有大帝王的氣度，他與孔子是「德友而已」，他沒有說我「師事於孔子」，他講不出這個話。歷史上，湯用伊尹、周文王用姜尚，都是「用師」，就是領導人非常謙虛，找一個「師」來「用」，便「王天下」成大功。至於齊桓公用管仲，漢高祖用張良、陳平之流，劉備用諸葛亮等等，都是「用友者霸」的好例子。總之秦漢以後，沒有「用師」的，講是那麼講，都是「用友」；而已。就是我們曾提過的唐朝的李泌，四代唐王對他還是「用友」，還不是「用師」。至於「用徒者亡」，是指專用服從的、聽命的、乖乖的人，「末將聽令」的太多了，那是必然會失敗的。你們看過舊京戲就知道什麼是「末將聽令」。這是曾子體察古今的歷史經驗，而後據以說明歷史興衰成敗的大原則。這是順便提到的。

## 顛倒衆生

闉跂支離無脣說衛靈公，靈公說之，而視全人：其脰肩肩。甕甖大癭說齊桓公，桓公說之，而視全人：其脰肩肩。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，此謂誠忘。

故聖人有所遊，而知爲孽，約爲膠，德爲接，工爲商。聖人不謀，惡用知？不斵，惡用膠？無喪，惡用德？不貨，惡用商？四者，天鬻也。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於天，又惡用人！

有人之形，無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羣於人；無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於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屬於人也；謷乎大哉，獨成其天。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人故無情乎？」莊子曰：「然。」惠子曰：「人而無情，何以謂之人？」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之人？」惠子曰：「既謂之人，惡得無情？」莊子曰：「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吾所謂無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惠子曰：「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」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。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。」

闉跂支離無脣說衛靈公，靈公說之，而視全人：其脰肩肩。甕甖大癭說齊桓公，桓公說之，而視全人：其脰肩肩。

「闉跂」和「支離」都是外號。「闉跂」是指人長得很小很矮，兩腳踮起來腳跟不着地的，用腳趾頭走路；「支離」是身體或者左手長右手短，或右手長左手短，反正腰不像腰，胸口不像胸口，怪裏怪氣的樣子；「無脣」，嘴巴看不見嘴脣的。但衛靈公一見就非常喜歡他，因爲見了這麼一個人喜歡。再看見正常人，就覺得沒有一個可愛的。「甕甖大癭」也是一個外號，是一個怪人，脖子甲狀腺很大，像水缸一樣，肚子非常大，但齊桓公喜歡他，看一般人好難看，怎麼有一個肩膀有個脖子？越看越難看。

我們看郭象的註解：「偏情一往，則醜者更好，而好者更醜也。」人只要感情有了偏見，主觀就形成了。雖然人很醜，還是覺得很好，越看越漂亮；如果對人的偏見一來，或意見不和，就算長得最漂亮，越看越討厭。當兩人感情好時，越看對方越漂亮，你罵他侮辱他，他認爲這纔對我好；當感情有了偏見時，你對他好死了，他覺得你想害他。大概男女、夫婦、朋友之間都有這個經驗。

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，此謂誠忘。

一個人有道德，從外形上不一定看得出來，在道德有所長時，欣賞他的道德學問時，就忘記了他外形好看不好看。所以，一般人應該忘記的不忘，而不該忘記的卻忘記了，「此謂誠忘。」一般人認爲這是聰明，但莊子認爲是大糊塗。佛學對這幾句話有一個相同的觀念：「顛倒」。一般人常常很顛倒，一件事我們認爲是真理，或者認爲是錯誤，不一定正確。世界上的真理在哪裏呢？很難講。哲學家、宗教家、科學家三家的人都在找真理，到現在都還沒有確定下來。

南北朝時鳩摩羅什法師的弟子僧肇，他的著作《肇論》，對中國哲學，中國文化影響相當大。但僧肇活了三十一、二歲就死了，他太聰明瞭，文章太好了。《肇論》的文字之美，是很超越的。我們知道，僧肇的文章是學《莊子》的，實際上他的文章真正學的是郭象，倒是郭象的文章纔是真正學的《莊子》。歷史上有幾個大文豪，如宋朝的蘇東坡，清代的金聖嘆，都是學莊子學郭象的文章。這裏我們再看郭象的註解：「生則愛之，死則棄之。故德者，世之所不忘也；形者，理之所不存也。故夫忘形者非忘也，不忘形而忘德者，乃誠忘也。」一個人活着非常可愛，死時就拋棄之。但道德是世人所不應該忘記的，如我們一聽某人道德好，就覺得某人一定好，但人都覺得道德好，人真愛好道德嗎？不愛好，都被外形所騙，不知外形都是假的。我們也知道外形是假的，個個知道，個個都被外形騙了，被現象騙了。所以一個人真正的修養，忘記了外在一切現象，透過現象看見後面那個真的東西，但一般人都知道這個道理，卻做不到。所以「忘形者非忘也，」忘掉了現象，不是真忘，相反的，「不忘形而忘德者，」一般人都被現象騙了，真正的道德，雖然知道重要，還是丟了，這是「誠忘」。郭象的註解有許多好東西，雖然只看到一二句，你透徹把它瞭解以後，對於人生作人做事，應用無窮。所以特別提出來，請大家注意。

故聖人有所遊，而知爲孽，約爲膠，德爲接，工爲商。

這是發揮所謂老子的觀念，當然莊子不一定發揮老子的觀念，但思想是連接在一起的，所以我們在文化上提到道家是老莊並稱。「故聖人有所遊，」所以「聖人」境界，得道的人，有他用心的地方，有逍遙自在，就是佛家講的解脫。下面莊子從正反兩方面的社會的行爲來講。聖人看世間的人：

「而知爲孽，」知識智能本來是好的，但是人世上一般的現象，知識越高，做孽就越多。「孽」不是佛家講的業，佛家講的業，包括善、惡、無記三種業，這裏的「孽」是指壞的，相當於佛家講的惡業。「約爲膠，」 「約」就是道德規範，作人有許多的觀念，許多的戒條，許多的範圍。越保守的人越有他的範圍，結果變得很固執，變成黏膠一樣，被粘住

了，自己不得解脫，就是佛家講的太執着了。「德爲接，」道德本來是好事情，但一般人用到反面去了。處世待人接物，裝起一副道德的樣子，道德仁義變成一般人利用的工具，成爲好聽的名詞，並沒有真實的意義。「工爲商，」「工」是指工藝技能，腦子特別好，所以造出來的東西叫做「工」。有了「工」以後，好的東西誰都要，就變成了商業的行爲。

聖人不謀，惡用知？不斵，惡用膠？無喪，惡用德？不貨，惡用商？

「聖人不謀，惡用知？」真正得道的「聖人」，不用謀略，也不需要知識智能。知識謀略本身並不壞，但人會把它顛倒用錯了，用到了壞的方面，就變成了謀略害人，更進一步就變成了陰謀，偷偷地害人。「不斫，惡用膠？」不雕鑿，人生直道而行，該如何處就如何處，沒有故意把自己打扮僞裝一番，自己也用不着劃定一個界限。「無喪，惡用德?」「喪」就是失，「無喪，」沒有感到什麼是失去了。聖人無所謂得失，人生應該怎樣就怎樣，沒有認爲樣樣東西都屬於我的，如你覺得需要錢用，就拿吧，他沒有覺得自己損失了，而你得到了。沒有假定一個道德的修養，我的錢拿給你，加了一個觀念叫佈施。「不貨，惡用商？」「貨」在古代代表一切的物質。聖人不想做生意，他不好貨。人都是好貨，被物質所困擾的。所以讀歷史，記載某帝王好貨，怎麼叫好貨呢？所有好的東西，自己都想拿到，就叫好貨。如見一個茶杯什麼的，真漂亮！最好屬於我。我們每個人，見了好的東西都想要，好貨的心理在人生中是免不了的。聖人不好貨，「惡用商？」就不需要做生意了。

四者，天鬻也。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於天，又惡用人！

這四種是「天鬻」，不需要謀略，不需要智能，不需要自己劃定一個範圍，不需要想辦法把人家口袋裏的錢弄到我這裏來。人的生命是天生天養，是靠天喫飯的，如果順其自然的生命，它總有機會讓你正常地活下去。「既受食於天，又惡用人!」天地生人，除非自己給自己搗亂以外，每一個人不需要妨礙了別人的生活，都會很正規很平常地活得很好。然而，我們每個人生活在天地之間，沒有不妨礙了別人的，乃至夫妻、父子、兄弟、姐妹，都是相互妨礙。譬如說：你幫我把飯做好，我下班回來要喫飯。我一定妨礙了你，才能吃得了飯，這是必然的。人都不能自立，每一個人都能自立，就不妨礙任何人。這是「天鬻」。這是莊子的觀念。

有人之形，無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羣於人；無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於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屬於人也；謷乎大哉，獨成其天。

這是莊子對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批判。「有人之形，無人之情。」莊子說，雖然一般人的肉體生命活着，其實都不是人，沒有真正用到人的真情。以莊子看來，我們都是假人不是真人，因爲我們都沒有得道。

「有人之形，故羣於人；無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於身。」我們這個形體活在世上，因爲我需要活着，你也需要活着，都是同類，就形成了人羣，形成了社會。一百多年前，西方文化到來時，那時社會學開始的翻譯不叫社會學，叫羣學。嚴幾道翻譯的一本社會學的書，叫《羣學肄言》，嚴格地講，嚴幾道翻譯觀念並沒有錯，羣學一詞就出自《莊子》。我們翻譯西方的社會，哲學，經濟這些著作都是二手貨，是日本人先用這些名詞翻譯西方文化，後來我們又從日本人那裏翻譯過來，就沿用了這些名詞，時間一長也就積非成是，用不着辯論了。我們一般人活着，不懂人生的價值，不懂人生真正的「情」，所以是非弄不清楚，也就是佛家講的，「一切衆生皆爲顛倒衆生」。

「眇乎小哉！所以屬於人也；敖乎大哉！獨成其天。」所以看人類太渺小了，莊子的話就是：人啦，真是太渺小，姑且叫做人吧！莊子自己是人，他把自己也否定了。所以做了真正的人，瞭解了人生的價值和獨立而不移的精神，是非常偉大的。這個「天」是道家的觀念，就是自然，佛家叫做如來，真如。

## 無情之人

下面，加了一些人的對話了，上面都是找一些古里古怪的人來形容這個道理。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人故無情乎？」莊子曰：「然。」惠子曰：「人而無情，何以謂之人？」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之人？」

這裏是講情與無情的道理。

惠子對莊子說：像你這麼講，人要無情才叫人嗎？莊子說：對。惠子又說：一個人沒有感情了，怎麼叫人呢？莊子說：生命的本體給了我們人的形貌，上天給了我們人的形體，怎麼不叫人呢？

我們看郭象的註解：「人之生也，非情之所生也。生之所知，豈情之所知哉。故有情於爲，離曠而弗能也，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。有情以爲，賢聖而弗能也，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，豈直賢聖絕速，而離曠難慕哉。雖下愚聾瞽，及雞鳴狗吠，豈有情於，爲之亦終不能也。不問遠之與近，雖去己一分，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。是以觀之，萬物反取諸身，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，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。故嬰兒之始生也，不以目求乳，不以耳嚮明，不以足操物，不以手求行，豈百骸無定司，形貌無素主，而專由情以制之哉。」

這都是哲學，邏輯的道理。所以《莊子》、《肇論》，不僅文章好，而且哲學理論，邏輯論辯樣樣好。現在的講邏輯的書籍，不管是翻譯的，還是中國人寫的，甚至自然科學的書籍，都看不下去，因爲文學的境界不高。如果講科學，講邏輯的書，有莊子郭象這樣高的文學修養，這個國民的文化就提高了，所以文學有如此之重要。莊子郭象他們也講哲學，也講邏輯，一般人看他們的文章，會被文章的美迷住了，不知其內部都是講的哲學，邏輯。

「人之生也，非情之所生也。」人的生命生來的時候，不是因爲情而生的。這裏提出了什麼是情生？如果我們現在論辨，男女兩人有感情結合在一起，就有人了，那什麼叫不是感情而生呢？「生之所知，其情之所知哉。」我們生來的時候，那一點靈知之性：知道，這一點知道的東西，不是「情之所知」。這就是中國文化裏的兩個東西，在《禮記》中，始終把人分爲兩部份來研究：性與情。人有思想有知覺，這不是感情，這是性，本性，靈知之性；喜怒哀樂悲歡愛，這是情。性是能知一切的，在它上面並沒有喜怒哀樂悲歡愛的。所以，這兩個要分開。《莊子》中，這裏不用這個性，是因爲人的性，「其情之所知哉」。「故有情於爲，離曠而弗能也，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。」「故有情於爲，」就是有爲的作用，就是心裏有委屈似的，一個人有情，被喜怒哀樂悲歡愛所困擾，那個光明的偉大的作用，困在一個小點上，雖然要使它豁達，噢，我心境要怎麼樣偉大，思想要怎麼樣偉大，超出三界以外，不可能，「離曠而弗能也」。如果我們修養到心境離開感情的困擾，非常曠達逍遙，那麼，「有情以爲，」普通人心裏被喜怒哀樂的感情一困擾，要想修養達到聖賢的境界，永遠做不到，因爲，「賢聖而弗能也。」「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，」所謂得道的聖賢，根本就是個無情的人，要做到無情才能成爲聖賢啦？「豈直賢聖絕遠，而離曠難慕哉。」我們就可以瞭解，真正的聖賢很難做到無情，聖賢是大慈大悲的情，沒有世俗的小情。郭象說「難慕哉」，你雖然心中很仰慕，但你的修養很難到達聖賢的境界。心境開闊曠達，包羅天地，包羅萬象，這就是聖賢的境界。「雖下愚聾瞽，及雞鳴狗吠，豈有情於，爲之亦終不能也。」一般的笨人，五官不全，腦筋不夠的，乃至於雞鳴狗盜之徒等等，心裏這個情感呀，心裏越來越狹小，被後天的感情心理困擾得非常厲害。但是，他們對於修道做神仙，越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興趣大得很噢！世界上的人都是如六世達賴詩中所說，「世間哪得雙全法，不負如來不負卿」，世人的感情也要，聖人的求道也要。成了道成了佛以後，以爲自己的感情更偉大了。但是，這怎麼做得到呢?「不問遠之與近，雖去己一分，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。」他 們也不考慮，要想修道，變成一個超人，遠近要分開，要遠離世人情感的作用，親近解脫智慧高遠的境界。遠近親疏分不開，個人的私心一點也沒有拿 掉，雖然仰慕孔子、顏回的修養，永遠也達不到。

「是以觀之，萬物反取諸身，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，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。」由這個道理看來，真正的修養，你要自己求之於本身去實驗。如果光靠眼睛耳朵去求真理，我們看書靠眼睛，聽課靠耳朵，光靠耳目而學來的這一點，或者靠我看見的怎麼樣，我瞭解聽到的怎麼樣，不夠的。所以，「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」。這是講學理。你們年紀輕輕，前途無量後途無窮，將來出去做事，算不定不是當什麼「員」，就是什麼「長」啦，這個世界的官位就是拿這兩個來代表了。反正你沒有什麼「長」當，家長都會當到的。不管你當家庭的家長也好，當國家的大家長也好，千萬記住，「耳目不能易任成功」啊!這是做聖人作領袖的道理。不要隨便看見某一點，聽見某一點，就判斷一切，這是靠不住的。所以當主管的，親信的人告訴你，老張不對，老李不對，不一定，自己的耳目都靠不住，何況下面人作的報告。「手足不能代司致業。」你不能相信自己的手與腳，乃至人相信自己的手與腳，手腳有時都錯誤了。你說手腳不會錯誤?人有時自己拿個杯子都打破了，對不對?做人道理也是一樣，尤其作一個偉大的領袖，你認爲某人是我的耳目，不一定可靠，某人是我的手足，也不一定可靠。即使當了皇帝，自稱寡人，只有自己的頭腦，只有自己一個，要真正判斷是非利害，他都摻了感情的水了。任何人判斷某一種事都加了感情的水，那酒都變成水了。你喝下去，總有問題，都變成毒藥了。所以道家與儒家不同，道家看世間的事物，透徹得不得了。

「故嬰兒之始生也，不以目求乳，不以耳嚮明，不以足操物，不以手求行，豈百骸無定司，形貌無素主，而專由情以制之哉。」郭象舉了個例子，什麼叫不用情呢?人的心境能修養到嬰兒的狀態，生下來在一百天以內，勉勉強強一歲之內叫嬰兒，總而言之，頭頂的旋還在跳，還不會說活，那纔是嬰兒，如果有一點意識，已經靠不住了，那已經不算嬰兒了。嬰兒剛剛生下來，不用眼睛，人性天生的那個靈感，就曉得媽媽的奶在哪裏，就會偏過來喫的，這就是「靈府」，用不着眼睛看到，所以眼睛是備後天的用。嬰兒不需要靠耳朵才聽得明白，不會拿腳來當手用，也不會拿手來當腳用，拿手來走路，換一句話說，嬰兒全身都是功能。所以，一個修道的個，修養到心中沒有雜想，沒有妄念，「情」就是妄情，佛家叫妄想，沒有這些意識上亂七八糟後天加上的妄想，完全恢復到嬰兒的清淨無爲那個狀態，生命的功能就會發出來了。到達這個狀態，佛學在《楞嚴經》上講，鼻子可以當眼睛看，耳朵可以當眼睛用，各種各樣全身都是功能，都是神通。什麼叫神通呢？生命的精氣神完全恢復到原始的狀態，那就叫神通。

上面這些都是郭象的註解。郭象的註解是千古以來的名注，對《莊子》的道理髮揮得最好，不但文字美，而且哲學思想高。歷代有很多道家和各家的書註解《莊子》，但郭象的註解始終是站在第一名，是有他的道理。現在回到《莊子》原文：

惠子曰：「既謂之人，惡得無情？」莊子曰：「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吾所謂無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

惠子又問：既然叫做人，哪能沒有感情呢？莊子說：你不懂我講的情，這個情不只代表了普通的感情，還包括了後天加上的思想觀念。你搞邏輯把我的名詞都弄錯了。我所謂的情，不是講人無知，知是知，情是情，這個天生就能知的，像前面提到的嬰兒，不用眼睛看就能找到奶，這是性，這是知。情是後天加上的意識，在佛學裏，把第六識所形成的意識統稱爲染污，就是現在稱的污染，現在人把佛學名稱倒過來用，就成了最新名詞。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學問都是後天的污染，污染越多，我們生命的天性越少。

莊子說：我之所以講人要修養到無情，是不要偏見，不要後天加上的好惡，而自己傷害到自己本身，我們如果加上妄情，加上後天的好惡，就會傷害到生命的本身。那人要怎樣用知用情呢？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要很自然地活下去。天生眼睛會看，耳朵會聽，天生手會抓東西，腳會走路，都是天生自然，不要加一分第六意識，不要加一分後天的觀念。就是佛家所說的不用分別心，也就是佛經上常用的「不增不減」。

惠子曰：「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」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。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。」

莊子認爲，不增不減順其自然地活下去，可以長壽，可以常在，身體同生命的本身是一樣的。惠子聽了莊子的話反對說：「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」我們的身體是要補充的，不加上喫各種東西，各種維他命，身體常用會壞的。我們人總是要想辦法給自己多加一點，我今天辦事多了一點，哎呀不對，趕緊去休息，不然受不了；要不然這兩天不對了，要進補進補，多燉一些當歸雞呀什麼的喫喫。越補越糟糕，把你補死了，這就是「益生」嗎？

莊子說不對，你不懂，我說生命活着要順其自然，要不增不減，是心中沒有妄情妄念妄想，心中清清明明，這樣活着纔是神仙之道，纔可以長壽。上天給我們的道，這個道就是性，本性，上天給我們形體，這就很好了，人活得很自然，一天到晚頭腦清清楚楚，不要加上後天的人情世故，如果加上後天的意識上的人情世故，就有喜怒哀樂，就「內傷其身」，身體內部就受傷害，就會有病活不長。

莊子罵惠子，你把自己的神用在身體外面去了，沒有內養其神，精神一天忙到晚，把「精」都外用放射完了，就把生命的電能放射完了。像你又愛彈琴，又愛吟詩作畫用思想，把精神全用在上面，連自己都忘記了，你不是自己同自己過不去嗎？你彈琴做詩傷害還不大，最厲害的是搞思想搞邏輯學哲學。本來人生活着就自然地活着，但搞邏輯的就問，「怎麼才叫活着？你給活着下個定義。」等你把活着的定義下完以後，「什麼又叫喫飯？」有人也可以喫麪啊，並且飯也可以把它變成米粉，面也可以把它變成麪包，搞邏輯的就會一路追到底。莊子說，你活得不耐煩嗎？「堅石非堅」，「白馬非馬」等，要是邏輯去研究，那你就慢慢地邏吧，一直邏到底，定會把你邏死了爲止。

這一篇《德充符》，以一個外形殘廢而內心有道的人開始，告訴我們不要看人的外形，要看內在的道德的修養。擴大一點，就是不要被外在的境界，世俗的環境所困住，要修養使自己的精神昇華。最後莊子用自己跟惠子辯論的話作一個結論，告訴我們，精神要修養到什麼程度呢？不要自找麻煩，自找麻煩就同惠子一樣，認爲自己學問好知識高，學問越好知識越高，就煩惱越多痛苦越深，也就同自己生命過不去，自己往死路上走，那就不是《德充符》。要真正道德的充沛，纔是道德的境界：天然，心境很平和，自養內在的精神，自然生命道德就充沛了，身體內容也充沛了，纔是道的境界。

我們注意啊，內七篇的《德充符》是第五個階段，由《逍遙遊》、《齊物論》、《養生主》、《人間世》到《德充符》，都是一步一步的功夫。第六篇是《大宗師)，只有內外修養到達了，道德內在充沛了以後，纔可稱爲「大宗師」。「大宗師」成功了以後，纔是師道的成就，就是佛家講的天人師，然後可以《應帝王》，才能入世，入世再出世，可以爲王者師。所以《莊子》內七篇是連貫的。

# 大宗師

《大宗師》這一篇分兩部分。一部分是講人如何把自己修養到超凡入聖，對物理世界完全是解脫的，是出世的。這一部分等於是《逍遙遊》《齊物論》《養生主》的總論，也是總的註解，總的說明。人生最大的問題是生死問題，生從哪裏來？死向哪兒去？一個人假使能否做到了了了生死，對於生死無所懼，無所阻礙，則天地間沒有第二件事情可害怕了。於是無所謂留戀，無所謂牽掛，然後纔可以入世作人，纔可以入世處事了。這一部分等於是《人間世》與《德充符》的引申、解釋和結論。《大宗師》就包括了這兩大綱目。瞭解了這兩個綱目，學習《大宗師》就比較透徹了。

《莊子》內七篇的前六篇，人經過了這六個步驟，具備了入世出世這兩種修養，纔算一個人的完成，也只有這樣的人才夠得上稱爲《大宗師》。這個《大宗師》就是儒家所講的成就了的君子。《大宗師》下半部也包括了《禮記》所謂的儒行，一個儒者，一個知識分子怎樣做一個人，它是《禮記》中很重要的部分。我們看道家《莊子》的思想，表面上與儒家不同，實際上原則是相同的。

尤其這一篇我們要了解什麼是「命」，這個命不是算八字那個命，它在哲學的理論上叫天命，在實際的修證就是認清生命的來源。生命中間有一個東西，這個東西有一個代號叫命。這個「命」相當於佛學中講的業，善的是善業，惡的是惡業，不善不惡的是無記業。業就是生命的一股力量，所以又叫業力，也叫業氣。

## 知天之所爲

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爲者，至矣！知天之所爲者，天而生也。知人之所爲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養其知之所不知。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雖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所謂人之非天乎？

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。何謂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謨士。若然者，過而弗悔，當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慄，入火不濡，入火不熱。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。

古之真人，其寢不夢，其覺不憂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嗌言若哇。 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機淺。

古之真人，不知說生，不知惡死；其出不欣，其入不距；悠然而往，悠然而來而已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終；受而喜之，忘而復之，是之謂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是之謂真人。若然者，其心志，其容寂，其顙；悽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時，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。故聖人之用兵也，亡國而不失人心；利澤施乎萬世，不爲愛人。故樂通物，非聖人也；有親，非仁也；天時，非賢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務光、伯夷、叔齊、箕子、胥餘、紀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

古之真人，其狀義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與乎其觚而不堅也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；邴邴乎其似喜乎，崔乎其不得已乎！滀乎進我色也，與乎止我德也；厲乎其似世乎！謷乎其未可制也；連乎其似好閉也，悗乎忘其言也。以刑爲體，以禮爲翼，以知爲時，以德爲循。以刑爲體者，綽乎其殺也；以禮爲翼者，所以行於世也；以知爲時者，不得已於事也；以德爲循者，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，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與天爲徒，其不一與人爲徒。天與人不相勝也，是之謂真人。

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爲者，至矣！

「知天之所爲」這個「天」，是代表形而上的道。佛道兩家提到天，這個天是代表形而上，就是超越宇宙萬有，超越生命以外，另外有一個東西叫天。用宗教的說法，也可以叫做佛、上帝、真如之類的。我們應該知道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古書上的「天」字，大約概括了五類內涵：（一）天文學上物理世界的天體之天，如《周易》乾卦卦辭「天行健的「天」。（二）具有宗教色彩，信仰上的主宰之天，如《左傳》所說的「昊天不弔」。（三）理性上的天，如《詩經》小節的「蒼天蒼天」。（四）心理性情上的天，如泰誓和孟子的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。（五）形而上的天，如《中庸》所謂「天命之謂性」。

「知天之所爲」，這句話看起來很簡單，如果要了解這句話，就要詳細研究道家另外一個本書《陰符經》。在《陰符經》裏中第一句話就是：「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!" 這句話就把宇宙萬有生命的道理都講完了。實際上，《易經》和道家的這些修養法則，都是從效法天道，宇宙自然的法則來的。當智能到達了宇宙萬有以外的那個天，「所爲」，所做的。莊子沒有用「知天之能爲」，我們要注意，「能」與「所」要分開，「所爲」是現象是作用，「能爲」是它的體性。我們人的生命同宇宙自然法則是一樣的，所以，能夠瞭解「知天之所爲」，然後「知人之所爲者」，瞭解人爲的各種人事法則，譬如，人生理的變化、思想精深的變化，那麼，這個人的修養學問就到家了，「至矣」了。

在這一篇裏，大家不要輕易拋棄了郭象的註解，郭象的註解非常重要，可以說後人解釋《莊子》還沒有超出他的範圍。「知天之所爲者，皆自然也。則內放其身，而外冥於物。與衆玄同，任之而無不至也。」這裏所說的「自然」，不是自然科學的自然，也不是印度的自然外道那個自然，我們講的自然科學的自然，雖然名稱也叫自然，它是指有質有象的物理世界。印度有一學派，稱謂自然學派，佛學名之爲自然外道。其所謂自然，是指生命的本源不用追求了，隨便它象行雲流水一樣，一切聽其自然，這個自然變成印度哲學上一個有生命、有主宰的東西，是理念世界的自然。

中國道家講的自然，可以說概括了物理世界的自然，又概括了印度自然學派的自然。這個「自然」的代名詞就是道，就是孔子在《易經》中說的形而上道，就是本體的力量。我們看書要把中國道家所說的自然，同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所說的自然區分開來。尤其近代中國翻譯西方典籍，把物理、化學等學科，統稱爲自然科學，這就借用了中國古代道家這個「自然」的名詞，我們不能因此便認爲道家說的自然，就等同物理範疇的自然。

但大家往往對這個觀念本末倒置，顛倒了。郭象的意思是：一個人能瞭解老子的所講的「自然」，能夠達到這個境界，就是得道的人。「則內放其身，而外冥於物。」則沒有身體的障礙，沒有身體的觀唸了，同外面的世界心物一元了，同外物混合爲一了。「與衆玄同，任之而無不至也。」人與萬物，跟樹木、花草、行雲、流水不分彼此，混合爲一了，因此放任其自然，一點也不用心，不加後天的心識，那麼道的修養到了。

知天之所爲者，天而生也。

郭象的註解：「天者，自然之謂也。夫爲爲者不能爲，而爲自爲耳。爲知者不能知，而知自知耳。自知耳，不知也，不知也，則知出於不知矣。自爲耳，不爲也，不爲也，不知也，則爲出於不爲矣。爲出於不爲，故以不爲爲主。知出於不知，故以不知爲宗。是故真人遺知，而知不爲而爲。自然而生，坐忘而得。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。」

「天者，自然之謂也。夫爲爲者不能爲，而爲自爲耳。」「夫爲爲者」，前一個「爲」是動詞，後一個「爲」是名詞。就是說，宇宙中有一個主宰，宗教家叫它上帝或者玉皇大帝等，道家沒有這些，中國文化從《易經》開始，宗教外衣早就脫掉了，反而是後人把它穿上了。

中國文化用現在的觀念講，是相當科學的，既不加宗教的外衣，也沒有哲學的粉刷，直接地、赤裸裸地表達有一個東西，能爲宇宙萬有做主宰的「爲爲者」，「不能爲」。實際上，宇宙萬有那個生命的根源是「無爲」的，它什麼都不能做。譬如我們看見的物理世界的虛空，它什麼作用都沒有，但是宇宙萬物離開了空間就沒有了生命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，「夫爲爲者不能爲」，它沒有主宰，也不是自然，可它是萬物生命的根本。那宇宙萬物一切的生命自生自滅，爲什麼呢？「而爲自爲耳，」它自己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生命的法則。「而爲」這個「爲」，具有所爲的爲，不是能爲的爲。

「爲知者不能知」，我們人類的智能高，是了不起，但最後還是空的，因爲空，所以無知。最高的智能到達了無知，「而知自知耳」。人類有思想，能知一切，這個能知一切，不是上帝做主，不是菩薩做主，也不是鬼神做主，是我們生命裏面本有的功能。

『自知耳，不知也，不知也，則知出於不知矣。」因爲我們生命的功能具有無窮無盡的智能，表面上看起來是無知的。這不像我們現在理解的有知。因爲它是無知的，所以無所不知。我們智能最高處，一無所有。道家這一套思想就是老子的「無爲」，發揮爲最高的政治哲學，就是帝王領導學。一個坐上面的人，不一定太精明，太有爲，即使很精明很有爲，也裝起來很糊塗，，無所爲，因爲無所爲，他下面的人才可以發揮長處。「自爲耳，不爲也，不爲也，則爲出於不爲矣。」道理都一樣，我們不用再加一層的解釋了。

「爲出於不爲」，因爲一切萬有的所做所爲，它本身是從道體的生命，最高的功能那個無爲而來。「故以不爲爲主。」「知出於不知，故以不知爲宗。是故真人遺知，而知不爲而爲。」得道的人沒有知，無知，一切的感受、感情、知識、思想都空掉了，拋棄了，那無所不知的最高智能，就發揮出來了。「自然而坐，坐忘而得。」要得定，把身體、身心都忘了。「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。」所以最高的智能，得道，是絕對的，沒有相對的，一切的名相、名稱，叫它道也好，什麼也好，這些都沾不上。

郭象註解《大宗師》的文字很美，你看他翻來覆去幾個字，但每一層邏輯分析的很清楚。科學化的邏輯思辨而用文學化表達出來，用「爲」「知」等幾個字，作了一大段文章，讀起來還很舒服，這是中國文學藝術達到了極高處。當然有時自己讀起來會笑的，什麼爲呀知呀，搞些什麼名堂。其實這是有大道理的。現在回到《莊子》原文：

## 以所知養所不知

知人之所爲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養其知之所不知。

那麼退一步講，不是退一步講，如果我們瞭解了人這個生命，是怎麼樣一個法則，是怎樣有所爲的。這就包括了兩方面，一個身體生理的，一個精神生理的。譬如疲勞了一定要休息睡覺，睡着了一定要清醒，等於自然界一樣，白天過了一定是黑夜，春天過了一定是秋天。「知人之所爲者，以其知之所知。」換一句話說，我們人求知識，求學問，是莫名其妙的不知爲什麼求，這是一件非常可笑非常幼稚的事。人類求知識不是真正的爲自己，把知識用來搞一些機械什麼的。我們人發明瞭機械，生活很便利，本來想救世，結果呢？相反的都變成殺人的工具了。這個知識有什麼用呢？也就是說，我們人應該把求來的知識，回過來瞭解自己生命的本來，「父母未生我以前」在哪裏？上帝的外婆是誰「可是人類有了學問，有了知識，沒有做到「知人之所爲者，以其知之所知。」

所以我們要把學問知識，用來求生命的那個本來。自己所不知道的，「以其知之所知。」，然後迴轉來，「養其知之所不知。」我們現在這個知識所瞭解的，是生命的第二重投影，在這個能思想有知識學問的上面，有一個根本，那個根本還沒有找到，所以我們只曉得用自己生命的第二重投影，第一重的還不知道。如果知道了就叫得道，得道需要高度的學問，高度的智能。如果我們把那個根本求了出來，求出來是什麼？「不知」，一無所知。有一個「知」存在，就「非道也」。

我們再看郭象的註解，這是很寶貴的東西，不能輕易把它放棄了：「人之生也，行雖七尺，而五常必具。故雖區區之身，乃舉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萬物，凡所有者，不可一日而相無也。一物不具，則生者無由得生，一理不至，則天年無緣得終。然身之所有者，知或不知也；理之所存者，爲或不爲也。故知之所知者寡，而身之所有者衆，爲之所爲者少，而理之所存者博。在上者，莫能器之，而求其備焉。人之所知不必同，而所爲不敢異。異則僞成矣。僞成則真不喪者，未之有也。或好知不倦，以困其百體，所好不過一枝，而舉根俱弊。斯以其所知而害其不知也。若夫知之盛也，知人之所爲者有份，故任而不疆也；知人之所知者有極，故用而不蕩也。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，則一體之中，知與不知，相與會，而俱全矣。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。」

「人之生也，行雖七尺，而五常必具。故雖區區之身，乃舉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萬物，凡所有者，不可一日而相無也。」五常分兩類，物理世界的五常就是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人倫的五常是仁義禮智信，也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。我們這個生命或者雖然「區區」，「區區」形容極小，就那麼七八尺高，幾十斤肉擺在那裏，很渺小，你不要看不去起我們渺小的身體，整個天地都來培養這個生命。沒有空氣、沒有太陽、沒有水、沒有青菜蘿蔔，你就活不下去，宇宙萬物都來「奉」這個區區，所以天地萬物的存在，不可一缺少一件東西。

「一物不具，則生者無由得生；一理不至，則天年無緣得終。」宇宙萬物少了一樣東西，尤其是日光空氣水，增一點或減一點，你的生命就活不下去，就是講物理。「一理不至」這個「理」，是講精神世界。精神的生命與物質是同樣的重要。精神生命有至理，「理」包括了這些性的，也代表了精神的法則，這是一個代號，整個「理」就是知識所能瞭解的。我們中國文化講什麼叫儒者呢？「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」，一件事情不知道，那夠不上稱爲知識分子，所以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，能通萬理，無所不知，「一理不至，則天年無緣得終。」修道的人要有高度的智能，無所不通，有一點不瞭解，這個生命就做不到長生不老。

「然身之所有者，知或不知也。」我們身體比什麼都複雜，比宇宙還要複雜。所以，朱文光有一篇文章要出來了，雖然是一篇小文章，卻可以做一個科學上的證明。整個宇宙萬有，先不講唯心只講唯物，拿到我們的腦子裏來，這個宇宙是很渺小的一點。人這個腦子真複雜，有那麼多神經，同電纜一樣。現在科學進步，身體內部可以攝像，心肝脾腎哪一點起了變化，立刻就可以看出來，人的思想裏面動念，心就起變化，都可以表現出來。將來科學還會進步，診斷一個人的病體，只要一照相就行了，一看哪個部位顏色不對，就知道了。其實這個原理中國在古代就有了，中醫裏面有，只是沒有那麼科學化，所以道家思想認爲，人體裏面的一切，有一部分我們知道，也還有很多的地方我們不知道。

「理之所存者，爲或不爲也。」在天地宇宙間，我們的精神生命，有些功能起作用，我們知道，有些沒有起作用的功能，我們還不知道。注意，郭象在東晉之時注的《莊子》，那時就提出了「理」字，到了宋朝的理學家，也用理字。理學家用了人家的東西，拼命罵道家外道，佛家異端。理學家最可憐，等於在東家鄰舍借一點東西，在西家搬一部分傢俱，然後自己開了個店面，賣的東西都是別人那裏偷來的。還認爲就自己的最對，其它兩家都不對。

「故知之所知者寡，而身之所有者衆；爲之所爲者少，而理之所存者博。」我們人類自認爲學問很好，科學也好，哲學也好，我們以知識所瞭解的，關於身心生命同宇宙的知識只有一點點。而我們身體上的，生命上的功能非常富有，人類所不瞭解的還相當多。所以各種方法的養生之道，醫藥也好，修道也好，我們做得到的，能達到最高效果的太少了。宇宙間還有許多真理是我們所不知道的，還保存着許多祕密，不是天地有意地保存，是我們知識還不到。

「在上者，莫能器之。而求其備焉。」因此，沒有辦法把這些祕密變成一個工具，都爲我所用。因爲理不通嘛，同科學道理是一樣。譬如，牛頓看見蘋果落地，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，使科學進步了一層，成爲了一個科學的大紀元。但我們吃了那麼多蘋果，都變成大便了，怎麼沒有發現蘋果落地中間有一個道理。科學家都跟傻子一樣，經常傻不楞登的，突然靈光一現，哎呀，中間有個道理，就被他發現了。

這同文學家一樣，好詞句也是突然冒來的。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，瓦特發明蒸汽機都是一樣。但是，宇宙間的這個「理」，「在上者，莫能器之。」它永遠存在，就是你智能沒有發現。所以在我們生命裏有一個道理，自己發現了可以把生命保存得很長久。「而求其備焉。」但我們想求完備是做不到的。這兩句話兩用的，後來也被政治領導人用作領袖哲學。當領袖的「在上者，莫能器之。」，自己什麼都不會，同漢高祖一樣，樣樣都不會，漢高祖會什麼？會喝酒。但漢高祖善於用所有人的長處，結果都變成了他的成功。

「人之所知不必同，而所爲不敢異。」現在西方的科學研究，新的名詞特別多，你把舊的東西照出來，就應用無窮了。這是人類行爲學的準則：「人之所知不必同。」，譬如，你辦一個工廠要用人，部下的智能、才能不必要一樣，如果都是一樣了，整個工廠就不好辦了，大家都很聰明，聰明的連一個螺絲釘都上不上去了。所以，「人之所知不必同，而所爲不敢異。」但是有個目的，人都要活者，人的智能都不一樣，有些所作所爲可要一樣，人的思想觀念固然不通，要不要喫飯，要不要睡覺，要不要拉大便，都是一樣。「所爲不敢異」，必須要相同，統一於其間。

「異則僞成矣。僞成則真不喪者，未之有也。」人類的目標是共同的，可人類忘記了這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，因此社會有虛假，有作僞，有勾心鬥角，人心有各種慾望的不同。所以我們人生後天用的思想，生命的真東西都沒有用到，都用的假東西，假東西用了之後，這個真的生命沒有了，喪失了。大家注意，道家的東西是很圓的呦，下面講的也是最高領導學領導的道理，領袖的道德：誠懇。所以，最高的誠懇是最成功的人。

所以，我常常告訴青年同學，你們不要玩花樣，不要玩手段，這一百年來看的清清楚楚，世界文化交流的發達使我們看得更清楚，每一個人玩本事手段的人，一個高出一個，但一個個都搞死了。尤其我們這些老頭子，看看現在年輕人越來越詭，手段越來越高，比我們這些老的更老奸巨滑，你那是「太上老」。將來這個世上什麼人成功呢？一個笨人，一個不玩手段，對人做事非常誠懇的人，這個人成功了。

真成功還是誠懇。這是天地的法則。大家看工商界有錢的大老闆，年輕人看看，你們都是博士，結果在他那裏拿十萬塊錢，還聽他的捱罵，所以我說：「世界上的博士都是給「不是」用的，他什麼都不是，格老子有錢，你要聽他的，你有什麼辦法？你說他有什麼本事呢？他有一個本事，他喫苦耐勞誠懇，所以他有錢。你博士又怎麼樣？博士碰上他「不是」，是要比你高一級啊。」世界上的大學校長都要募錢的，那些校長向誰要錢？向「不是」要錢。「不是」出錢來培養你們這些博士。世界就是這麼一個世界，你看妙不妙!由這個道理你就懂了，最高的成就就是誠懇，不作僞。

「或好知不倦，以困其百體，所好不過一枝，而舉根俱弊。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。」有些人「好知不倦」，同我們這些笨蛋一樣，讀書求知識，有一點不懂拼命去鑽，結果身體搞衰弱了，眼睛帶一千度，頭髮變白了，背也彎下來了，不是花眼就是咳嗽，搞得可憐兮兮的，不過帽子戴上了叫博士，如此而已。你所好的，所瞭解的，不過這一點，但你「六根」都爛了，身體不健康了，不戴一千度的眼鏡就看不見了，這又有什麼用呢？所以，人類真是可憐，以很小一點的聰明智能知識，卻害了根本的大知。

「若夫知之盛也，知人之所爲者有份，故任而不疆也；知人之所知者有極，故用而不蕩也。」真的智能，最高的成就是什麼？真知道人生的重點，人生後天的知識、能幹是「有限公司」，因此體任自然，不去勉強成就。瞭解人生這一點知識很有限，你不能瞭解宇宙，你不能瞭解生命有用呢？因此自己「用而不蕩也」。雖然人生在世間作用，但不亂來，自己坦然「我很笨」，因爲連自己生命從哪裏來都不知道。

「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，則一體之中，知與不知，相與會，而俱全矣。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。」我們現在的知識也好，學問也好，太有限，不要以這個自滿，拋棄了這個，對於生命裏面「知與不知」，把現在知識瞭解了怎樣修道，怎麼懂得知識求來的，那麼達到道德境界，無知，把有爲的知識融入無爲的境界裏去，「 闇相與會」，則與道德境界自然冥合了，不用分界線了。

郭象這一段註解很好，他把《莊子》「以其所知養所不知」這一句話，做了一篇論文，他也是真正的博士了。古代考試與我們不同，所謂考文章，在四書五經中，隨便抓出一句，臨時出題，你就要對這一句進行發揮，來反映出你的思想才能。隨便抓一點，出一個題目，這是很妙的。郭象這篇文章就是莊子的一句話的發揮，他把哲學、科學、人生、政治，一切道理，在幾句話的短文裏發揮完了。

郭象相隔莊子有好幾百年，卻把《莊子》瞭解的如此之透，可以說他是莊子的私塾弟子了。講中國這些史，研究中國文化的演變史，就要研究註解的年代。如果這些註解不看就溜過去了，就不知道時代文化的演變是怎麼樣的。我們知道，兩晉南北朝對中國文化思想的影響有那麼大，它是受老莊思想的影響。所以兩晉南北朝的清談不是偶然的。就歷史的淵源看來，真正提倡清談，其開創祖師是曹操父子。這是告訴青年同學們，現在這一百多年寫的中國哲學史，都不大靠得住，都還有問題。

## 人爲什麼短命

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

莊子提出來人對生命的把握。一個人的生命自己可以作主，可以永遠活下去，並不是那麼短命的。我們人認爲自己活了七八十年或一百歲很長壽，在道家看來是很短命可笑的。中國文化的道家思想認爲，人可以活到與「天地同壽，日月同修。」，爲什麼我們人做不到呢？道家思想同佛家思想幾乎相同，都是我們自己糟蹋的，所以活該早死。有一個道家資料很有意思，喜怒哀樂，思想情緒心理的變化，每動一下減少多少歲，如大發脾氣，一減減少了五十年。那個賬一算下來，活了五六十年都已經很了不起了。

這是中國道家特有的思想。我常說，不管它準不準確，這種理想，如果你認爲是幻想的話，也可以。這種理想對生命的重視，全世界人類文化中，只有中國文化纔有，這是中國道家特別的地方。有一個比較相同的，佛經裏面有，但沒有道家思想把人類生命的價值說的那麼堅強。佛經裏面說，人生來就有八萬四千歲，因爲人類心壞了，思想越複雜道德就越壞，一百年裏減一歲，人也矮一寸，慢慢矮下來。到了人類知識最進步的末劫時，人類腦袋大，四肢小，人到十二歲就做爸爸了，活到一二十歲就死了。在那個劫數裏，草木都可以殺人，空氣都可以殺人。

最後人類統統死光，只剩下五百人作人種了。到那時人類就悔過了，做好人作善事，科學文明也廢了，人還是靠勞力規規矩矩作人。那麼人類一百年裏加一歲，人長一寸，一直到八萬四千歲，這麼一個來回叫一劫。這是佛學裏關於宇宙生命劫數的一種說法。同道家的說法很接近。爲了解釋「而不中道夭者」，我們用到了佛家的說法，現在還是瞧瞧道家的看法：「彭祖年高八百歲」，算是短命的。莊子在《逍遙遊》裏提到：「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」我們認爲大椿活了一萬六千歲，道家認爲只活了一年而已。

雖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

莊子講了知與不知的重要，這個綱領先要把握。就是說，人類的知識不算學問，我們有個大學問，無所不知的那個道體，也就是生命的根源。我們做了一輩子人，對生命的根源都不知道，白做了人，很可憐！用莊子說法，是一個假人。瞭解認識了生命的本源纔是真人。後來道家的神仙，得道的人都稱真人。如呂純陽得道了，大家就稱爲呂真人。當然我們在座的哪一位姓張的，姓李的，如果將來得道了，就叫張真人， 李真人。

那麼這個道怎麼來的呢？兩個路線：一是拋棄了你的小聰明，而求那個「吾知之知」的大道；另一個路線，把世間的聰明學問都通到了極點，最後歸到「一無所知而無不知」，也就得道了。這是將知的重要。那真如是什麼？在佛學裏，印度翻譯過來一個名稱叫般若，《金剛經》又叫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在般若裏有一個實相般若，就是道的智能，在中國不按智能來翻，因爲意義不同，實相般若與「知而無知」，其實是一樣。所以，印度文化一進來，同中國文化一搭配，佛學在印度就結束了，同中國文化就融合了。這兩面的東西都一樣，只是表達不同。

那麼，莊子又講「雖然，有患。」但是，雖然如此，這個道理還有個毛病，理由是「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」我們的知識，都是相對而瞭解的，「有所當而後待」，「當」念成恰當的當，然後才下一個恰當的名次，做一個恰當的瞭解，這就是普通的知識。在佛學唯識學看來，就是「比量」。老子也說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矣。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合，前後相隨。」所以知識就是相對而求出來的一個結論。都是相對比較性的，「比量」而求得，沒有絕對的標準。

庸詎知吾所謂天人之非人乎？所謂人之非天乎？

「庸詎知」是莊子文章的口頭語，是當時的土話，相當於「那麼」的意思。莊子是戰國時南方的楚人，南方的楚人不是後世所講的湖南湖北，等於是中原這一帶的人。後人如蘇東坡等，爲了使自己文章漂亮，經常學莊子的文章「庸詎知」，直到宋朝都選用這個使文章轉折的詞，實在沒有什麼道理。「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」我們所瞭解的道，乃至這個天，不論是科學的或形而上的道體等，「非人乎」？都是人爲的，假想的。如宗教家說上帝怎麼樣，天堂怎麼樣，那是你的解釋啊！

你看這個宗教非常有意思，西方人的天堂同東方人完全兩樣，阿拉伯人的天堂同歐洲人的天堂又不一樣。顏色都不同，神的樣子都不同。中國人的神穿中國服裝，漢朝人解釋的菩薩，穿的是漢朝衣服。你再問有神通的西方人：我前生是哪裏人？他說你是希臘人，或者印度人，但很少說你是湖南人，因爲他不曉得有個湖南，他意識境界裏沒有這個概念。東方人，中國說看到鬼，看到神什麼的，他也不曉得歐洲什麼樣子，也從不講外國人投生到這裏。這些談天說地的，都是人爲，沒有一個知識靠得住的，「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」

「所謂人之非天乎？」在講到政治哲學或哲學思想時，我常常問大家：什麼人是哲學家？鄉下的那些毫無知識的老太婆，一輩子離家沒有超過二十里的範圍，端個板凳坐在門口，看到太陽昇起來又落下去，看到牛回來了，看到下雨了，田裏的水漲起來，一輩子也就看到那麼個境界，也沒有爬過阿里山，也沒有到過東亞飯店，但是你問她：「老太太，很苦啊」。她回答你一句話：「沒有什麼，命嘛。」認命了就是大哲學家，所有哲學家都不及他。

你說政治哲學，中國古代講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」老百姓只要安居樂業就好了，所有什麼主義什麼思想，都離不開這八個字。這就是哲學，這就是人最起碼的話，它合於最高道德的天理。知識分子所解釋的，宗教家所解釋的，天堂又怎麼樣，你到我這裏來就沒有罪啦，不到我這裏來就有罪啦，這些都是掛羊頭賣狗肉，都靠不住，莊子都給你講明瞭，最平常的道理，最平常的東西就是最高的真理。真理在什麼地方？在最平凡的地方，平凡就是最高真理。

## 古之真人

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。何謂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謨士。

莊子提出，人得了道就是真人。真人有「真知」，那是真智能。下面莊子又把我們帶入一個神話境界，但卻是真的，把人的生命價值說的很清楚。什麼叫真人呢？三點：「不逆寡，」就是順其自然，一切不貪求。人通常有一個心理，從小孩開始，分糖也好，喫奶也好，都貪多。真正得了道的人，「不逆寡」，「逆」通迎，「寡」就是少，少就少一點，就像剛纔講的鄉下老太婆，如果你問她：「你怎麼分得這麼少？怎麼只有這麼一點點？」「命嘛！我的命嘛！少就少喫吧，無所謂！」

什麼叫「不雄成」？「雄」是英雄，自己覺得了不起：「你看，我比你行吧！所以我就了不起，我就成功。」這是機械心理，用心打主意。得道的人不覺得自己了不起，一切的成功都是自然，他沒有覺得成功與失敗，命嘛，無所謂，就這個樣子。

「不謨士。」「謨」就是謀，打主意。我們所有的人都打主意，想辦法賺錢，想辦法找門路，乃至想辦法學道，想辦法拜佛，多拜一下我的罪業就少一點，我向上帝禱告一下罪就沒有了。都在那裏打主意，都在做生意的思想，都是自己欺騙自己。

這三點是人生心理狀況最嚴重的地方。做到了真人，這三點都沒有，人會打主意，真人不打主意；人會覺得自己了不起，真人不覺得了不起；人會貪多無德，不好的地方不住，錢少了不幹，或者你看不起我，我就生氣，這些都是「逆寡」，真人「不逆寡」，這三句話，用現代心理學發揮起來就是三本大著了。古代就只有三點，很簡單。

若然者，過而弗悔，當而不自得也。

「若然者」，如此的真人，他沒有過錯，縱然有過錯也是無心的。「過而弗悔」還有這個觀念，就是過去了就過去了，沒有後悔沒有追戀。人大半的煩惱，就是追悔過去，夢想將來。光在那裏煩惱生氣，不能把握現在。生命只有現在，沒有過去。過去已經過去了，未來還沒有來，你去想它幹什麼？譬如說現在怎麼樣？現在就在這裏看書，很簡單！心中就沒有煩惱，所以「過而弗悔」。

「當而不自得也」也有兩個觀念，做人做的很恰當，並沒有覺得你看我做的很好。「當」就是現在，現在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了不起。第二個觀念，在現在的時候，過去不追，未來不妄想，「不自得也」，也不想把現在抓住，現在永遠都抓不住地。這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講的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。所以真人沒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已經沒有時間觀唸了。我們的心理狀況都在三段裏聚會，追想從前，遐想未來，現在把握住不放，生怕它飛掉，其實你越抓得緊它飛得越快，絕對是把握不住的。

若然者，登高不慄，入火不濡，入火不熱。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。

真人修養到這個程度，爬高沒有「恐懼症」，不只爬高沒有恐懼症啊，你把他放下千萬丈懸崖，他也沒有覺得掉下去，他沒有高低的概念。到了水裏也淹不死。入火也不覺得熱，燒不了他。生命功能修養到這個境界，就是真人。這些道理講起來理論很難，不過我知道我的太老師真有這個本事。太老師是學禪的，人到了最後，什麼都無所謂，笑一笑。

我的老師告訴我一件真實的事，這事距今有八九十年了，有個法國神父來同太老師談道，法國神父帶了一瓶毒藥，等於殺蟲劑之類的，人喝了會死的。太老師說：這東西哪裏會人喝了就死，我看同茶水差不多嘛。法國神父說：先生你不要開玩笑，這東西吃了真會死人的。太老師說：那我喝給你看。就喝下去了，一點事都沒有。

太老師是廣西人，後來一直住在四川，有一次太老師夜裏從成都回新都的家，出城要經過北門的泗馬橋。就是司馬相如講的「不坐泗馬高駒，誓不過此橋」的那個泗馬橋。太老師夜裏回家，一手拿念珠一邊走路，也不知他念佛不念佛，結果在河裏走了一夜。早上有人在船上，看見有一個人的頭在水裏轉，連忙把太老師弄起來，問「老先生怎麼在這裏？」「我回家」，「你怎麼在水裏？」「我在走路。」太老師入水，一切都忘掉了。「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。」「假」通遐。他的心境界已經達到了無量無邊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，他把身體已經忘記了，一切知覺感覺，已經同他毫不相干了，這就是真人。這是莊子描寫由心理轉化到這個境界，這是要實證的。

古之真人，其寢不寐，其覺不憂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

得道的真人夜睡無夢，睡了就睡了，醒了就醒了。醒來呢？也不做夢。我們一般人睡覺，眼睛閉着有一個境界叫夢。我們現在認爲醒了，也在做夢，白天在張着眼睛在做夢。白天的夢有悲歡喜樂，夜裏的夢也有悲歡喜樂。真人「其寢不夢，其覺不憂」，白天夜裏都無夢，就那麼坦然。「其食不甘」，真人喫東西真無所謂，喫什麼都可以，沒有覺得這個是苦的，那個是甜的，沒有食慾，喫一點點飽了就行了，食慾沒有了。

這個食慾很嚴重啊！還有食慾的存在，氣脈是不會通的。「其息深深。」這個「深深」，不要搞錯了，不是深到丹田。不要認爲小腹下面是丹田，那是大腸裝的大便小便，你把那裏守着幹什麼？搞久了之後，不是大便祕結就是血崩。爲什麼在小肚子上搞？這也不是在小肚子上，小肚子在豬肉攤上買一個很便宜阿。這個「深深」，是深到無底，不是在身體上搞得，當然身體有感覺。莊子前面也講過，真人呼吸每一次來，都到達腳底心腳趾頭，這是自然的。

「真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」「息」不是鼻子的呼吸，鼻子一來一往呼吸，在一呼一吸中間，有一段很短的時間，普通人很短，有定力的人一點，好象沒有呼吸，停止了呼吸，那纔是真「息」，那是呼吸的功能，最初的能。真人不靠鼻子的呼吸，他自然的呼吸，在呼吸往來間，那個保留的元氣，那股「息」，每一次都到達腳底下。普通人呼吸是靠肺部的。

這些是描寫真人的外表。這樣的人，慢慢地有資格做「大宗師」了。即使修養到達這個境界，還不完全夠做「大宗師」的。那個中國道家，後世就把這樣的人叫做仙。仙分神仙、天仙、地仙、人仙、鬼仙五等，如薛道光注《悟真篇》所云：「仙遊數等，陰神至靈而無形者，鬼仙也。處世無疾而壽者，人仙也。飛空走霧，不餓不渴，寒暑不侵，與道合真，步日月無影，入金石無礙，變化無窮，隱顯莫測，或老或少，至聖如神，鬼神莫能知， 蓍龜莫能測者，天仙也。」

陰真君曰：若能絕嗜慾，修胎息，存神入定，脫殼投胎，託陰陽化生而不壞者，可爲下品鬼仙也。若受三甲符篆、正一盟威、上清三洞妙法及劍術尸解之法而對得道者，皆爲「南宮」列仙。在諸洞府修真得道，乃中品仙也。若脩金丹大藥成道，或脫殼或衝舉者，乃無上九極上品也。鬼仙，死了以後精靈不散，最低級。人仙，人中之仙，有定力，心境很開闊。

人如果修養到「真人之息以踵」，達到「晝夜長明，夜睡無夢，心存日月」，就是地仙之份。所以道書上描寫中國有些老祖宗得了道，到了八九十歲還「行及奔馬」，因爲他身體輕靈，看他走路好象沒有舉步似的，但始終與飛奔的馬並排，這也是地仙之份。其次依次是天仙，大羅金仙。大羅金仙師佛家講的大阿羅漢境界。

屈服者，其嗌言若哇。 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機淺。

「屈服者」，一個心中有煩惱，我們每一個人活着都很屈服，也就是活得很窩囊很委屈，爲什麼？因爲心裏都有股煩惱壓在裏面，無法給人家講。「嗌言若哇」，有時候講話，象我們去找人求人，尤其向別人借錢時：「不好意思，嗯，嗯。。。」講了半天，而正是嗯不出來。瞭解的人就說：「要多少錢你講嘛，我拿給你，不要羅嗦了。」所以我們人活在世上，講話都沒有痛快過。

如果是兒子向父母要錢，都很自然，那是睡着要；太太向先生要錢，那是站着要；父母老了向兒女要錢，那就要跪着要，那就是「其嗌言若哇」，都很可憐！所以人生都要屈服。「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機淺。」這是名言。物質文明越發達，人在世間的知識越多，本事越大，慾望就越大，但是，「其天機淺」，越來越違反自然，離道就越來越遠了。

古之真人，不知說生，不知惡死；其出不欣，其入不距；悠然而往，悠然而來而已矣。

「說」通悅。上古得道的人，他沒有覺得活得很痛快，也沒有討厭死。死也無所謂，活着也無所謂，這兩樣他看成一樣。所以上古真人生死不存在於心中，就已經把生死的問題了了。爲什麼呢？我們的老祖宗，也不用去打坐作工夫了生死。如大禹王就講過：「生者寄也，死者歸也。」，活着是住旅館，在這裏玩玩，死了就回家休息。孔子在《易經·繫辭》中也講到：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」，明白了白天黑夜的道理，就知道了生死。我們的生命就同夜荷花相似，只是相反，夜荷花是夜裏開放白天收攏來，我們的生命是白天開放夜裏睡覺。所以生死不過如此。

上古得道的真人，「其出」，生命的用，「不欣」，沒有高興生命的用，當堯舜禹也沒有什麼高興，當週公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什麼留名萬古，封侯拜相，乃至爲帝王，有所成就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。「其入不距；」也沒有覺得「唉呀，我同外界有距離了。」「我的知名度不夠了，他看到我都不同我打招呼了。」真人都沒有這些感覺，你恭維他也好，罵他也好，與他沒有關係。

「悠然而往，悠然而來」，生命活者很舒服，很悠然，如此而已。就是陶淵明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這種味道。我們年青時讀書很調皮，我有個同學與我坐在一起，他讀到這裏告訴我：「嘿，我才發現陶淵明是斜眼，不信？你看他的詩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，他看的方向不對，一定是斜眼睛。」好調皮，可是也好聰明！這個同學這麼一講，另一個同學說：「你搞錯了，陶淵明不是斜眼睛，是歪脖子。」這些同學都很調皮，小太保一個，當然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人生「悠然而來，悠然而往。」生命活着就活着，也沒有什麼厭惡，也沒有什麼煩惱，過一天算一天，到死的時候很自然就走了，那多好！像很多人臨死的時候，又上氧氣又翻來覆去地心有不甘，何必那麼痛苦呢？那麼痛苦，不幹！所以我常說，像我們，多活一天，還是利息，賺來的，算不定晚上這個鞋子衣服一脫，明天早上就不屬於你的了，屬於哪個地攤當鋪啊，再不然就屬於哪個垃圾桶啦，哪都不知道。

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終；受而喜之，忘而復之；是之謂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是之謂真人。

這就是人生活着的價值。一切的作爲，也不追究它最初的動機怎麼樣。譬如，「這傢伙找我不知打什麼主意？」你管他打什麼主意，他來找你就是主意。你有的就給他嘛，很簡單。或者，「不知道他來是什麼意思？」他來就是意思嘛。一切的作爲，也不要追求結果是什麼。人如果忘記了無始無終時空觀念，只對現有的生命，悠然而受之。天冷了就穿衣服，天熱了就脫衣服，「受而喜之」，如果人真修養到這個境界，就把整個人生看成一個「遊戲三昧」了，「忘而復之；」「復」就是恢復，我們忘掉了生命中的什麼？我們把一個嬰兒抱在手上，你罵他兩句，算不定他笑了，他以爲你逗他笑。

可惜，我們當嬰兒那本有的境界，長大後被後天的情識污染了。如果忘掉了後天的情識，去掉了後天的污染，就恢復到嬰兒哪個無所爲的境界了。「是之謂不以心捐道，」這就叫不用心去求道。爲什麼用「捐」呢？「捐」就是減少。我們打坐求空，空是一個方法，是叫你減掉。教你念佛唸咒子，那是加法。佛法叫你「不增不減」，不要去加，也不要去減。

但普通人都是「以心捐道」，以減法來。你有心去空，認爲這是修道，不對了，有心修道不是道，「捐道」不對。「不以人助天。」不以人爲的方法去幫助自己的天機自然，所以要讓其自然。自然在哪裏？莊子告訴我們，就是現在，只有當下一個。後來禪宗把它濃縮了：「當下即是」，就是隻有現在。生命就在現在這一下，當下即是，這樣就是真人。

若然者，其心志，其容寂，其顙頯；悽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時，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。

一個人修養到這一步，「其心志，」他的心中沒有煩惱沒有妄想，精神專一。「其容寂」，你看他外表的容貌，好象很安靜，內心的修養慢慢地影響他的外表，很清靜，就是我們講神仙菩薩那個樣子。「其顙頯；」他的額頭髮亮，有光，很充滿。那這樣的人，你說那不是像一個木頭人馬？他有沒有情感變化呢？他有情感變化。「悽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時，」換句話說，就是《論語》上描述孔子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」，看起來很莊嚴很威嚴，但同他一接觸一交談，好象如坐春風中，很舒服很溫和。

他情感的變化，不是喜怒無常，是很有常規，同春夏秋冬一樣，反映得很自然，也就是很近人情。一個有道的人，其內外行爲都很近人情，不是不近人情的。如果一個修道的人怪裏怪氣，那已經是神經了，不是修道。修道的人非常平凡，很近人情。「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」，他在世上處於萬物之間，非常恰當相宜，但你研究不出來他用什麼方法。他作人處事相當高明，恰如其分，恰到其所。這是真人的境界。

「大宗師」以我們的觀念來講，先要有出世的成就，也就是普通觀唸的得道了。上一次講過了「內聖」，得道的人的功夫、境界，「內聖」以後才能「外王」，並不是說得了道德人同外界沒有關係。只有真正得道了，纔是聖人，纔夠得上「大宗師」，然後才如何入世去行用世之道。用世同莊子的《外篇》《雜篇》有很大關係。《莊子》這本書代表了道家的思想，普通稱爲老莊，又稱黃老之道，包括了兵家、法家等，乃至諸子百家的淵源都出自黃老。

在黃老的立場看，儒家也出自黃老。這個「老」不單指老子《道德經》，它包括了中國文化全部的「道」。事實上，在中國歷史上天下大亂的時代，撥亂反正都全靠道家，在治平之時纔是儒家。一般學者研究認爲，孔孟之道是秦漢以後被帝王們所利用，作爲統治的一種的權術。表面上看這些學者們的講話，有一種過分的要求。

事實上，秦漢以後的儒家，唯一的辦法，謀生的本事就是做官。這個做官影響了中國三千年的教育，這三千年的教育是非常有問題的教育。這種教育形成了一個民族觀念：首先是重男輕女，因此每一個人希望生一個兒子，然後再「望子成龍」，有什麼辦法可以「望子成龍」呢？唯一的方法：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，讀書可以做官，做官可以發財，這

是連帶着一串的觀念來的。在座諸位，包括我們在內，思想裏儘管有忠君愛國等大帽子大口號，事實上歸根結底，最初開始讀書還是想做官，升官發財。儒家是如此。在歷史上真正不同的人物是道家，道家並不一定就是打坐修道，它包括了中國文化天文地理等。這些道家撥亂反正用的許多東西是什麼呢？一部影響最大的書就是《莊子》，大家平時都忽視了這一點。後來所謂謀國之道，乃至軍事思想謀略思想等，都出於《莊子》。下面就是莊子講的外用之學，他首先以軍事哲學作基礎。

## 道家好談兵

故聖人之用兵也，亡國而不失人心，利澤施乎萬世，不爲愛人。

第一句話，就涉及到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很嚴重的觀點。莊子提出來，所謂「大宗師」，得道的人，假使他出世，要對歷史對國家天下有所貢獻，首先要懂得用兵的道理。在中國文化史上，歷代喜歡談兵論兵，是道家的人，所以軍事謀略學的思想都出於道家，尤其後代所標榜的神仙，沒有不喜歡談兵的。如道家的代表作《淮南子》《抱擈子》，幾乎所有道家的大著作後面都附有兵法，乃至政治權術的那一套東西。因此歷朝的變更用兵之道，甚至政治策略的變動，跟道家都有密切的關係。從文化史上看起來，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，反倒不喜歡談兵，甚至避免談兵。

我們看到的《莊子》，他這裏就乾脆提出：「故聖人之用兵也，亡國而不失人心。」把別人的國家亡了，不論是侵略也好，弔民伐罪也罷，亡了別人的國家，別人還要感謝。這很難了，歷史上幾乎沒有做到的。在中國上古時候往往有，歷史上所標榜的，事實究竟如何不知道，後人有很多的懷疑，如「湯武革命」就是這樣。

爲什麼得道的人用兵會做到如此呢？因爲「利澤施乎萬世，不爲愛人。」這些文字看起來是順的，其觀念、邏輯都是相反的。就是說，得道的聖人用兵，雖然亡了別人的國家，而被亡國家的人民個個愛戴，個個擁護，因爲他的用心，不是爲了私慾爲個人的利益，也不是爲了強權佔領侵略別人，是爲萬民造利益，用現在的話講，是爲人民造福利。這種福利不是現在福利的觀念，是「利澤施乎萬世」。這一點要特別注意，尤其是青年同學要注意。

談中國文化，剛纔我們批評讀書人都喜歡做官。像我們小的時候，必須背《朱柏廬治家格言》，甚至每個國民都要讀的。其中有一句格言：「讀書志在聖賢，爲官心存君國」，我們這一輩子都深受這個格言的影響。中國過去讀書人做官，制定任何一個政治上的方略，實施任何一個政治上的舉動，都不可避免的有一個很嚴重的觀念，自己這個政策出來，是否有百年大計，不是隻故眼前的。

還有一個很嚴重的觀念，在個人的方面，要使自己後世的子孫能抬起頭來。如果做了在歷史上有污點的事情，後世的子孫永遠無法抬頭。譬如按一般的觀念來說，是非暫且不管，一般認爲嶽飛是忠臣，秦檜是奸臣，在清朝時，一個姓秦的詩人到杭州西湖嶽王廟去時，做了一句名詩：「我到杭州愧姓秦」。這種思想觀念哪裏來的？就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化的習慣，「讀書志在聖賢，爲官心存君國」。這兩種觀念在今天，在整個中華民族思想裏面，好象非常淡了。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哀或恥辱，這是一個大問題，值得我們去檢討。今天，我們講復興中國文化，中國文化究竟是什麼？這些都是問題。

莊子講聖人亡了別人的國家而不失人心，因爲他「利澤施乎萬世」，不止百年呦！是千秋萬代都值得仰慕的。「不爲愛人，」並不單是叫一點口號來仁慈愛人，也不只是只愛當時的人，或某一地區的人，聖人仁慈愛人不爲時間空間所限制。這就是「聖人之用兵，亡國而不失人心」的一個總結論。

故樂通物，非聖人也。有親，非仁也；天時，非賢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務光、伯夷、叔齊、 子、胥餘、紀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

聖人得道以後，由出世的真人做入世的事業，如果只限於樂於通達人情物理，這樣也不夠聖人的資格，所以聖人不止瞭解人情物理，還有更進一步的通達。下面一條條分析「內聖外王」的成就：

## 仁愛無私

「有親，非仁也；」這同儒家講仁義道德的仁的意思並不相反，只是道家思想的仁的範圍更大。所謂真正的仁，「有親」，還帶有一點私情，就已經夠不上仁了，因爲已經帶了私心了。大家知道，「親」與「仁」是有差別的。中國文化動輒以孔孟儒家思想爲代表，儒家講的仁，等於佛家講慈悲，基督教講博愛，都有相同之處，不過解釋說法各有不同。在歷史上，宋明理學同佛家思想有一個爭論，理學家認爲，佛家講慈悲並不錯，儒家的仁也講慈悲，但這是有範圍的愛，先是「親親」，「幼吾幼及人之幼，老吾老及人之老」，先把我的小孩照顧好以後，我有力量再去愛社會上的其它孩子。把我的父母養好之後，再把我的愛心擴大，再去養社會上其他的老人。

但佛家講慈悲平等，愛一切衆生，衆生有那麼多，怎麼愛？所以宋明理學家認爲，佛家講的慈悲陳義太高，統統是空洞的口號。理學家們提出一個問題，假如孔子同釋迦佛站在河邊，兩個人的媽媽都掉到河裏了，請問，釋迦佛是先救你的媽媽，還是先就孔子的媽媽？如先救你的媽媽，後救孔子的媽媽，這就不夠慈悲了！因爲衆生平等，你媽媽我媽媽都是媽媽啊，你不能分別啊！

我們儒家不同，孔子是毫不客氣地先救了自己的媽媽，再來救你的媽媽。儒家有一個程序，所謂「親親」，「親」我的「親」，愛心先對我的親人，再把我的私心擴大，擴大的私心就叫公了，「仁民」，再愛別人，愛社會，把人類都愛好了，「愛物」，然後才愛萬物。「親親，仁民，愛物」，這是儒家行仁道的三個程序步驟。

莊子在這時沒有批判儒家，但下了一個註解：「有親，非仁也。」仁慈是愛天下，沒有私心，有所親，有所偏愛，已經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。如果是聖人大宗師，愛是普遍的，就像下雨一樣，並不是雨對青菜蘿蔔少下，或者對高麗蔘這些補品就多下，沒有這回事，是普愛的。

「天時，非賢也；」這等於是對春秋戰國時儒家的批判，對不起，我講《孟子》時，一定替孟子辯護，現在講《莊子》，我就站在莊子的立場上來講。儒家所謂的聖賢之道，如孔子在《論語》中講到：「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」，賢者之道，非其時，社會不對，不出來。莊子就提出來，真正的聖賢沒有爲己的，不論天時合與不合都要出來，這纔是真正的聖賢之道。但是莊子又回過來講：

## 進退存亡之道

「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」這也是批判儒家。我們在歷史上看到，儒家有時候有利害不通之處，很多讀死書的儒家人物都有這個味道。莊子在那兩個時代也見過很多，所以他認爲這一班知識分子，不通利害的關鍵，沒有得道。道家講的「通」利害，怎麼「通」呢？所以歷史上有文化的爭辯：儒家所標榜的是臨危受命，時代越艱苦，我越要站出來，中流砥柱，倒挽狂瀾，救社會救國家救天下。

表面上看起來氣派很大，但是時代狂瀾不可倒挽，中流是很難的，抵不住地。除了讓別人承認，在歷史上留名之外，對社會沒有貢獻，對國家沒有裨益。但在歷史上，儒家真正做到見危受命的人物並不多，不得已的倒很多。道家不走見危受命這個路線，多半走隱士的路線。道家思想的基本態度，始終是走「因應」的路子，順其自然。

一個時代形成了一個趨勢，挽不回來，所謂「江河東流不回頭」，不可能把歷史拉回來。道家思想是講先知，一件事從它的前因，直到它一定的後果。如石門水庫放水時，沒有辦法把水勢挽回，但計算到水流到某一地段時，輕輕開好一條水溝，就可以把水流疏散。這就是現在流行道家的太極拳原理，四兩撥千斤的道理，也就是軍事謀略，以寡擊衆的要點。所以中國歷史上，出來因應時勢，撥亂反正的，都是道家的人物。所以救世之道，必須要通利害的，「不通利害，非君子也」。

站在道家立場上看儒家是那麼窩囊。事實上，話不能這麼講，這個是普通一般所瞭解的。我們回過來看孔子在《易經》上的思想，真正研究孔子，不能用四書五經作代表。四書中足以代表孔子思想的書，一部《論語》而已，而且《論語》中又有十分之二的內容是關於孔子學生的。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，就要看《易經》的「十翼」，此外還有《春秋》這部書，只有深通《春秋》，纔可以瞭解孔子。所以孔子自己也講：「知我者春秋，罪我者春秋」。

後來司馬遷著《史記》，仿照孔子講了兩句話：「藏之於名山，傳之於其人。」這是非常傲慢的話，把當時的人都罵了，他等於說：「你們都看不懂我的書，翻都不用翻，只有把它藏起來，將來會有聰明人看得懂。」所以有人稱《史記》是漢代的謗書。實際上不只是漢代的謗書，是對歷史嚴厲批評的一部謗書。但是漢朝很偉大，沒有把《史記》毀了。也可以說是司馬遷很偉大，他算定了你們讀不懂他的書，不會毀的。

《史記》很難讀懂，司馬遷寫一篇傳記講某一個人，講他好的一面都好，很少看的出壞的一面。那個人都好嗎？不是，壞的一面，要在同他有關係的人的傳記中，纔看得出來。所以要研究一個人，必須要把那個時代都讀遍。《史記》就是仿《春秋》的道理，但不是都一樣。《春秋》這部書怎麼瞭解呢？孔子講「知我者春秋，罪我者春秋」，將來你們呀真正瞭解我，就要懂得《春秋》，將來你們要罵我，也要把《春秋》研究通了，纔夠資格罵我。《春秋》就是大謀略，《春秋》就是大兵法，所以孔子講「罪我者春秋」的道理就在這裏。

像我們小的時候，老一輩按舊式的教育，年輕人絕對不看《春秋》《戰國策》《三國演義》，看了以後要學壞。我們爲什麼引用這些呢？孔子著《春秋》刪《易經》，強調「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？」一個人要懂得進退存亡之道，必須要懂得利害關係，如果不懂進退存亡之道，「非君子也」，這同道家的觀唸完全一樣。歷史上標榜的聖人君子，我們用學歷上的等級打個比方，聖人等於是博士，君子稍差一點，等於是碩士，更差一點的，等於是大學畢業的學士。

「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」歷史上有很多人爲了好名，求名，而忘掉了自己，這夠不上一個知識分子。所以我常對青年同學講，關於名利這兩個概念，我們不得不服日本明治維新大臣伊藤博文的兩句名言：「濟利應濟天下利，求名當求萬世名。」這話充分表達了中國文化中儒家的思想。如果只知爲個人一己之名，「行名失己，非士也」，夠不上一個知識分子。

講到這裏，我們又要引用司馬遷的思想，我常常說，《史記》不是歷史，是歷史哲學，尤其《史記》的學問，長處不在於劉邦項羽，而在「八書」，如《天官書》關於天文，《平準書》關於財政等思想最重要，其次是《伯夷叔齊列傳》中「烈士徇名，誇者死權，衆無馮生」。這三句話就是人生哲學，這是三篇大論文，包含了很多思想。「烈士徇名」，你不要看到這個「烈士」就想到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」，那你就不要研究中國文化了。現在的烈士這一說法是套用古文的，古人的烈士相當於現在觀唸的英雄，時代不同觀念不同。

世界上的英雄爲了成名成功，不惜自己的生命，像賭錢一樣，最後把命都押上來做賭注，這纔夠得上一個英雄。「誇者死權」，「誇者」就是狂人，或者說有神經質的人，如近代的希特勒，墨索里尼等獨裁的人，他們喜歡控制人，喜歡抓權，爲了權力的慾望，可以把命賭上。換句話說，你們要不要成名？要不要權力？要成名就要押上一生去賭，用命去做賭注；要權力不是等來的，是要拿命去拼，那命去換得，這樣的話，算不定最後你會當英雄當帝王。「衆無馮生」，一般老百姓，象我們這些普通人，只要喫得飽穿得暖，少一點麻煩，能好好活下去就行了。「烈士徇名」就是「行名失己」，莊子批評「非士也」，這不夠一個知識分子。

「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」這就是莊子作的結論。大家不要被莊子的話所騙，道家的話同佛家的話一樣，往往象一個珠子在盤子裏滾，它四面八方都不着邊際的，什麼是「役人」？ 替別人服務的稱爲役，「役人」是領導別人。「役人」的道理，人差不多隻有兩種人，要麼我聽你的，要麼你聽我的。不論是家庭中的夫婦，還是社會上的朋友，都是這樣。你不肯聽我的，我也不會聽你的，這就不好辦了。

所以古人講，一個人「不受命，不能令，廢人也」，一個人不肯接受別人的命令，又不能發佈命令讓別人服從你，那這個人是廢人沒有用。照這個觀念，人只有不是你聽我的，就是我聽你的，沒有中間路線可走。那麼，人要如何「役人」呢？如何做一個真正的領導人呢？莊子的結論，要「亡身真」，就是無我，連我都沒有了。這一條命都不要了。真做到無身，無我，纔可以做一個領導人，這個結論把前面都總結了。那怎樣才能做到無我呢？《大宗師》上面所講的，得道的人，纔可以真做到無我。因此莊子下面提出了一些人做標榜：

## 隱士與歷史文化

「若狐不偕、務光、伯夷、叔齊、 子、胥餘、紀他、申徒狄，」這些人我們就不一一介紹了，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所標榜的高人，隱士，是被列入《隱士傳》《高士傳》裏的人。說到隱士，大家注意，研究中國哲學，中國哲學史，中國文化史的要特別注意，中國幾千年影響最大的是什麼人？還不是孔孟，還不是老莊，是隱士。好象我看近百年來的著作，都對這一點沒有講清楚。有一個同學拿我這個觀唸作博士論文，寫了六年還沒有寫完，因爲資料找不全，很痛苦！何以證明隱士思想對中國文化那麼重要？我們正史上從三代以下，所謂唐堯讓位許由，從這些歷史故事一路找下去，都可以找到。

相傳歷史上的隱士，在三代之際，便有許由、巢父、卞隨、務光等人，這些人物，大多都是「視富貴如浮雲」，所謂：敝履功名，薄視帝王而不爲的角色，同時，又說他們的學問、人品，都是有超人的成就。正因爲他們浮雲富貴，敝履功名，所謂「天子不能臣，諸侯不能友」，因此使我們歷史上所推崇的聖帝明王，如堯舜禹湯等人，都爲之禮敬景仰有加；換言之，凡是上古的聖帝明王，無論爲政爲人，最忌諱的，便是隱士們的清議和輕視。尤其在野的知識分子，和民間的心理，對於隱士們態度的向背，非常重視。

到了秦漢以後，司馬遷作《史記》，特別點出隱士一環的重要，把他和謙讓的高風合在一起，指出中國文化，與中國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。因此他寫世家，便以《吳太伯世家》作點題；他寫列傳，便以《伯夷列傳》作點題，尤其他在《伯夷列傳》中，借題發揮，大發其歷史哲學與人生、世事哲學的議論，比他的自序，還要進一層，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學的觀點，強調隱士思想的背景，與其崇高的價值。

歷史上有名的故事，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。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。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，學問很好，名氣很大，道德很高，鬚髮都白了，被尊爲四老。漢高祖當了皇帝，禮請他們出來，他們不答應，後來劉邦要立太子傳位時，宮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，漢高祖想把呂后所生的孝惠帝—當時的太子廢掉，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—如意爲太子，幾乎成了事實，結果呂后問計於張良，張良就告訴呂后，除非孝惠帝—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，漢高祖就不敢廢太子了。呂后果然叫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爲上賓。

漢高祖見到了這個情形，就告訴戚姬，太子黨羽已成，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，改立如意爲太子的事免談了。以漢高祖這樣的英雄人物，卻被四個老頭子擺佈了一下。爲什麼呢？難道以他流氓的態度，還真怕這幾個老頭子武功高嗎？這就是中國文化中，隱士思想佔了最大力量。一直到近代袁世凱想由總統變成皇帝，也是受過這種影響的。

在那個時代，也有類似的「商山四皓」，如南通的張狀元，開始當袁世凱老師，後來袁世凱要當皇帝，他是不同意的，當然中間的過程還有很多，所以隱士的思想在中國歷史政權上，勉強等於在西方政治哲學中就是不同意主義，既不反對，又不贊成，就站在旁邊看，按西方民主政治的講法，我這一票不投，有保留權。在西方民主政治中，不同意主義的主張，保留這一票，乃至連這一票最終成爲有決定權的一票。真是太嚴重了。

## 失節夷齊

中國隱士思想在歷代都起了這個作用，歷代帝王都怕這一面。滿清入關以後，康熙想辦法想把這一部分人收羅起來。在康熙到乾隆這一百年間，在科舉中特別開了一個「博學鴻詞科」，對於前明不願投降的遺老們，特別恩准，馬馬虎虎，只要報個名，形式上考一下，就給與很好的官位，結果有很多人，在這種誘惑上動搖了，而進了「博學鴻詞科」。有些隱士不同意滿清的，最後都被康熙乾隆挖出來了，所以當時鬧了很多笑話。其中一些，是非常尖刻的諷刺，但是曾留下幾首諷刺的名詩：

一對夷齊下首陽，幾年觀望好淒涼。  
早知薇蕨終難飽，悔殺無端諫武王。

後來又開第二次「博學鴻詞科」，再收羅第一次未收羅到的人，因爲許多人看到第一批「博學鴻詞科」的人，都有很好的官位，自己就更忍不住了，第二次去的人更多，考場的位置都滿了，後來的被推到門外去，就有人更吟詩挖苦了：

失節夷齊下首陽，院門推出更淒涼。  
從今決計還山去，薇蕨哪堪已喫光。

描寫當時明朝的隱士，本來是想做白衣的伯夷叔齊，不投降，結果是「一對夷齊」還不止一個兩個，都投降了，因爲首陽山上的菜根都喫光了，把這些人挖苦的很厲害。

## 隱痛詩人 吳梅村

康熙時代，針對這一批想當高士的學者文人，也想同伯夷叔齊一樣，如在文學上有名的詩人吳梅村，屢次被清政府徵召，都堅持不肯投降，清政府挾持其老母威脅他，逼得他沒有辦法只好出來。當然吳梅村有他的理由，媽媽年紀大了，如果媽媽不在，可以當忠臣。要當忠臣很賠本的，要拼命的。因此吳梅村一生非常痛苦，所以他的詩有：

浮生所欠唯一死，人世無由識九還。  
我本淮王舊雞犬，不隨仙去落人間。

吳梅村因爲名氣太大，他在應招進京的時候，當時江浙一帶的學者都來送他，開了一個號稱「千人會」爲他餞行。這也是清政府發動的，吳梅村出來投降了，這對吳梅村來講，比戴手銬腳鐐都難受。有一個青年，沒有參加這次集會，寫了一封信，派人送到這個宴會中去給吳梅村。吳梅村坐在首席上打開一看，臉色都變了，旁邊的人覺得奇怪，看了這封信以後，大家的臉色也變了。原來這封信上寫了這麼一首詩：

千人石上千人坐，一半清朝一半明，  
寄語婁東吳學士，兩朝天子一朝臣。

所有在座的人全被罵了。還不要宣佈散會，在座的人就一個一個溜走了。這年輕人了不起！這代表了中國文化精神。所以中國文化精神中，隱士派不同意主義的思想，始終在這個民族，這個國家中起很大作用。爲大政的人，對這些道理一定要了解。

前面講到的狐不偕、務光、伯夷、叔齊這些人，在歷史上稱爲高士，但在正統道家思想看來，還是屬於沒有出息的，把自己這一條命賠進去以後，既不能救國家救天下，又不能成就自己的道業。現在莊子提到：「是役人之役，」就是跟着人家轉。等於講，人家放火時，他願意不放火，可他站在火光旁還拼命的叫，這個叫又有什麼用呢？真是莫名其妙。「適人之適，」人家在忙時，他也在跟着在旁邊忙，你畢竟進來參加忙也好，他又不參加，搞得不倫不類的。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」他對自己的人生應該怎樣安排都不懂。莊子在這裏，把歷史上的高士們批評的一錢不值。

## 高士嚴子陵

這裏特別強調一點，莊子講入世的「大宗師」的思想，爲了說明「是役人之役，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」這個道理，我們可以提出東漢時的嚴子陵來加以發揮。嚴子陵的少年同學漢光武劉秀當了皇帝，他不同意也不反對，研究歷史就要在這些地方着眼。我們知道，漢光武劉秀的好處比漢高祖劉邦多。伏漢將軍馬援，開始是反對劉秀的將領，有次因某件事，作爲代表來看漢光武。

當時漢光武統一了中國，只有山西和四川沒有統一。馬援與劉秀一見面，兩人談得很投機，馬援回到陝西，老闆隗囂問他：劉秀與他的祖先劉邦相比怎麼樣？馬援講：劉邦豁達大度，氣魄很夠，人很豪爽，這一點兩人不相上下，很難比。不過有幾點不同：第一點，劉邦不喜歡讀書喜歡罵人，劉秀喜歡讀書不喜歡罵人，而且學問很好，很有辯才；第二點，劉邦愛喝酒，劉秀不喜歡喝酒。

隗囂說：照你這麼講，劉秀看來比漢高祖還要高明。馬援本來要講劉秀比漢高祖還要高明，做人家的部下，只有這麼講，所以馬援之所以是馬援，多會講話！了不起！劉秀的好處很多，歷代帝王都殺戮功臣，漢高祖就殺戮過很多功臣。但劉秀在一統天下以後，沒有殺戮過一個功臣。但是嚴子陵爲什麼還有許多不同意他的地方？自有他的道理。

嚴子陵也許是一個在當時局勢中，不做第二人想的人物。但是他也深知劉秀不簡單，這個位置已屬於劉秀的，他就悠遊方外，再也不想鑽進圈套了。因此他就反披羊裘，垂釣在浙江桐廬的富春江上。從這裏可以看出，嚴子陵好象得了莊子的祕訣一樣，所以他不姓嚴姓莊，應叫莊子陵。歷史就是人生，把歷史讀通了，我們才懂得怎麼做人。不要弄得象現在大學的史學系一樣，自己好象比歷史好高明，然後去分析歷史批判歷史，結果你不是歷史，你是書呆子。現在研究歷史同我們過去不同，我們過去研究歷史，是使自己懂得如何做人做事，現在不然，現在是比歷史都還要高。所以研究嚴子陵，要懂得研究歷史的困難。

劉秀作了皇帝之後，唯獨懷念這位同學，下命令在天下查訪，希望他來見一面。有人報告，在浙江桐廬的富春江上，有一個反穿皮袍垂釣的人。現在街上最時髦的是把皮袍反過來穿，在漢朝卻是很怪的，皮袍應該穿在裏面的。古代穿皮袍是有學問的，官人與百姓穿皮袍是有區別的，官人不敢把穿的皮袍露出來，外面要套一層粗布，表示謙虛。雖然是做假，但這假的後面有中國文化，痛惡你奢侈，拿富貴來驕人。但皮袍多貴啊，相當於現在好幾千美元，又要用粗布蓋住，又要表示裏面有皮袍，那就把皮袍邊上的毛，露出來一點點。

老百姓卻不敢這樣，皮袍要短一點，蓋在裏面不能露出來。過去有功名有地位的人才可以穿長袍，所以讀書人有了功名回鄉叫紳士，紳，就是一幅前面後面都快要蓋攏腳了。老百姓冬天穿皮袍，不能超過膝蓋以下，這都是文化的故事，不講的話，我們死後你們不知道了，都認爲千古以來皮袍是反着穿的，那就不是中國文化了。

反穿皮袍這事一上報，漢光武一想，這一定是嚴子陵。就把他接到京城裏，但嚴子陵還是不願意做官。漢光武說，你不要以爲我當了皇帝，如今見面還是同學，今夜還是像當年同學時一樣，睡在一起，好聊聊天，嚴子陵還是那樣壞睡相，腿壓在皇帝的肚子上，似乎又目無天子。所以有太史公發現「客星犯帝座」的說法。總算劉秀確有大度，沒有強迫他做官，終於放他還山，仍然讓他過着悠遊自在，樂於江上垂釣的生涯。

歷史上稱讚嚴子陵高的很，但到了清朝有人就說他不高了。有兩種相反的論調，因此相傳後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，經過嚴子陵的釣臺，就題了一首詩：

君爲名利隱，我爲名利來，  
羞見先生面，夜半過釣臺。

這真是：「有人辭官歸故里，有人了漏夜趕科場的對比寫照。但相反的，後人有對他做極其求全的批評，有人說嚴子陵一點都不值錢，這些隱士假的。怎麼講呢？

一襲羊裘便有心，虛名傳誦到如今。 當時若着蓑衣去，煙波茫茫何處尋？

他是說嚴子陵反穿羊裘去釣魚，分明是故意沽名釣譽，要等漢光武來找他，因此爲求成名的手段。如果真想逃名避世，當時只着一般漁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釣魚，誰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漁人便是嚴子陵呢？那麼，當皇帝的同學劉秀，豈不是也無辦法找到你了嗎？因此他批評嚴子陵是有意弄噱頭，求虛名，而非真隱的人物。

如果照這種嚴格的要求隱士、高士、處士的標準來講，凡是被歷史文獻所記載，爲人世所知的人物，乃至神仙傳記或佛門中的高僧，也都是一無是處的。相同的，宋朝的大詩人陸放翁便說過：「志士棲山恨不深，人知己自負初心。不需更說嚴光輩，直自巢由錯到今。」陸放翁對隱士思想推崇得很高，道家的思想，真正要做個高人隱士，是不應該在這個世上的，還要在這十一層樓講《莊子》，那都是爲了賺錢的問題，決不是高士。

被一般人知道是隱士就錯了，像嚴子陵一樣，都辜負了自己開始的存心，那你們又何必批評嚴子陵作假呢？巢由是黃帝時代的隱士，堯舜請他當皇帝他不幹。像類似這一類的事情還很多。所以，從這些事就可以看出，中國人，中國文化的思想對隱士思想推崇得不得了。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個招牌，甚至於說，我們歷史上已經出名的高人隱士，都受文化史的批評。在好的一面講，這個文化思想是非常特殊的，所以我們要了解，道家思想形成了隱士學派。

隱士學派在中國三千年，二十五史上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，而他們在國家時勢危急時，撥亂反正救世救人時，就出現了。等到天下一太平，許多人連名都不留就走了。就是合於老子的「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」這是中國文化的另一面。青年同學研究中國文化，對這個問題要密切注意一下，過去一百多年來，素有的著作好象沒有提到這一面，甚至於說忽略了它，乃至於不瞭解它。對於這一段莊子說隱士，我們加了許多的的閒話，做了一個說明。現在再看莊子的申述。

## 真人的境界

古之真人，其狀義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與乎其觚而不堅也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；

上古時代得道的真人，代表我們老祖宗的，夠得上稱爲「大宗師」的人，有了出世的修養成就，然後再做入世的事業，所謂能夠救世救人，莊子稱他們爲真人、至人。這些真人外表的作爲，非常講仁義，爲仁義而爲之，可以犧牲自我，卻不結黨不用私，是天下爲公的。所以，做了就做了，不希望你來恭維我，力所當爲義所當爲的事，做完了不需要別人知道。莊子這裏不提仁只講義，這個義不是義氣，是講愛人的發揮。

儒家孟子解釋義：「義者，宜也。」中庸之道，恰如其分，恰到好處就是宜。舉例來講，火燒起來了，我趕快挑水滅火，水不夠再去挑，萬一挑累了就算了，聽其天命，反正我盡力了，這就是「宜」，做到恰到好處就算了。墨子對義的解釋帶一點俠氣：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義也。」「天下有難，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」，自己犧牲了在所不惜，這是墨家的思想。

莊子這裏講的「義」是近於墨家的義，不是儒家的義。「若不足而不承；」得了道的人作人處世，永遠沒有自滿，覺得自己好象永遠不夠。「而不承」，不接受什麼，也不想什麼東西屬於自己，只有拿出來的。中國歷史上，很多道家的人物出來因應時勢，撥亂反正以後，「功成、名遂、身退」，一個個都溜走了。爲什麼呢？他們都很謙虛：「我德性不夠啊，天下國家你搞就好了嘛。」是永遠都不滿足自己的。

「與乎其觚而不堅也，」道家做人都是內方外圓的，雖然對人都很和藹，無可無不可，但是他沒有成見，不堅持自己的意見，所以才能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」，像花一樣張開，自己內在空空洞洞，無主觀無成見，沒有虛華，不宣傳，永遠是虛懷若谷。這是做人的態度。

邴邴乎其似喜乎，崔乎其不得已乎！滀乎進我色也，與乎止我德也；厲乎其似世乎！謷乎其未可制也；連乎其似好閉也，悗乎忘其言也。

真人對於人生是樂觀的。「崔乎」就是巍巍，高大之意，他雖然站在最高的位置，也有很高的成就，但不是爲慾望驅使去做的，是爲了天下，「不得已而爲之」，是「不得已」去做的。真人雖然對社會貢獻了一切，態度是理所當然的。沒有一點覺得，我幫助了你，你要謝謝我，沒有這回事，「與乎止我德也；」「與」就是同你共同做了事，到了相當的程度就停止了，因爲不能再幫助下去了。在歷史上有許多了不起的人，因爲不懂這個原理，最後都殺頭抄家了，爲什麼？因爲功高震主。功勞太大，道德太高，學問太好，到某個時候趕快要溜，不溜不行。道家的人到了某個階段就走了，恰到好處。天下事不能圓的，太滿了要爆的。

「厲乎其似世乎，」他處世的態度很莊嚴很莊重，一切的做法作爲很嚴厲。「似世乎『，跟着一般世俗的走。他不是爲自己，是爲了世俗的需要而這樣做。得道的人處世，還遠不止有這樣的修養，每個條件他都具備。「謷乎其未可制也；」「謷」等於是很傲慢。傲慢到什麼程度呢？你看不出傲慢，是絕對的謙虛。在傲慢與謙虛之間到什麼程度呢？「天子不能臣，諸侯不能友」，所以永遠不出來，永遠不擔任任何名義的。「其未可制也」，他不屬於哪一個範圍。

「連乎其似好閉也，」雖然如此，他做人處處有一個範圍。表面上看起來很固執，其實不是固執，一個爲人處世自己沒有一個範圍，超過了一個範圍，結果當然是非常不好。因此得了道的人，他自然懂得人生，懂得處世。「悗乎忘其言也。」形容他使個個佩服，信仰，也忘記了他的語言，因爲他的理論已經深入人心，大家已經做到了。因此道家的人既不著書又不立說，等於佛說「不可說不可說」，沒有什麼好說的。不過，莊子寫了那麼多，老子也寫了五千言，看來似乎只有釋迦牟尼佛高明一點，自己沒有動手寫過一個字，都是弟子們寫的。老子莊子都逃不了責任。白居易就笑老子：「言者不知知者默，此語吾聞於老君，若言老君是知者，如何自著五千文。」

在講下一段之前，先提一個歷史的經驗與理論。中國歷史上光輝的時代，在漢代的「文景之治」，唐代「貞觀之治」，清代「康乾盛世」，這三者在文治武功上都了不起，值得欽佩。宋、元、明都沒有什麼值得特別可提的。但是在這些光輝的時代，起真正指導作用的是道家思想，尤其是老莊。所謂「文景時代，好用黃老」，是用黃老思想來做政治的指導。那麼在中國這三五千年的歷史中，究竟是哪一個家的思想做指導，使天下得太平，時代起光輝的呢？

這個問題不是研究過去的歷史，而是二十一世紀的歷史要我們如何開展，這是一個承前啓後的問題，青年同學們要特別注意，不要因爲讀《莊子》而研究古書，這個古書何必研究它呢？所謂「溫故而知新」，我們要知道未來，這是一個思想上的啓發，非常重要！我們向青年同學們提出歷史上一個非常關鍵之處，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有兩點。第一點，剛纔講的「文景之治」，在文化哲學史上都是講以黃老，以道家思想作政治思想的主題，實際上不是這樣，是八個字「內用黃老，外示儒術」。黃老是放到口袋裏用的，外面標榜的招牌是孔孟的儒家思想。

這八個字就是我們中國政治思想史，中國歷史上的大祕密。那麼它的重點在哪裏？我們要知道一個傳統，在中國過去當皇帝比現在困難呦，一輩子好壞，最後給你一個諡號做定評。如歷史上的好皇帝，諡號「宣」的沒有幾個，如周宣王，漢宣帝，唐宣帝，明宣帝只有幾個，凡是死後諡號是「宣帝」「文帝」的，都了不起。當然不希望將來再有如「獻帝」，把國家都獻了給人家的，「哀帝」那就太悲哀了，值得哭的，「殤帝」，短命死了的。所以一看帝王的諡號，就知道那個時代了，這是讀中國歷史要懂的。

上一次講道，《大宗師》提出來，得道的人「內聖之學」證得了，就是所謂的真人。上面描述「真人」修養的境界和成就，下面描述「真人」內聖之後，是否入世起用？換句話說，得道以後是否要修道?這個修道就是道的用，也就是入世的關係。

## 以刑爲體 以禮爲翼

以刑爲體，以禮爲翼，以知爲時，以德爲循。

這四點，我們先從個人修道方面做一個瞭解。「以刑爲體」「刑」就是政治上的管理。後世道家講到修道，一個人要長生，有兩句術語：「未死先學死，有生即殺生」，「生」就是心念一動，就要把念通通去掉；這個「死」，不是自己喫安眠藥去死，是要煩惱雜念妄想通通死光，就是殺的作用。也就是說，心中的煩惱雜念通通死光，生命的本能纔會恢復，纔會長生不死。去掉心中的煩惱雜念，必須要自己來治理，當每一個思想觀念，煩惱雜念起來時，自己要警覺，這些都是不好的，要去掉的。這樣，慢慢地心性的本體就逐步得到清明瞭。如何去掉自己的心念，這個中間的修法就叫「刑」，所以，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嚴格，就像法律上的刑殺，去惡從善，去掉惡念，專門保持善念，這就是「以刑爲體」。

但是專門殺自己的念頭，這個是消極的，所以要「以禮爲翼」。「禮」的道理，現在很難解釋了，它所包括的意義很多。大家曉得中國文化有一部最根本的書籍《禮記》，《禮記》包括了三體：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。《周禮》等於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哲學的法典，是中華民族的大憲法，幾千年來的政治措施都是以《周禮》爲根據。《儀禮》是講禮貌禮節，相當於現代社會的秩序，生活的藝術等等。《禮記》就包含更多的內容了，可以說諸子百家，所有的思想都出自《禮記》。譬如《大學》《中庸》等，都是《禮記》中的一章，後人把他們抽出來，另外變成一本專著。

普通一般人都認爲，《禮記》只是談禮節的書而已，其實禮節只是其中的一項代表。什麼叫做「禮」？並不一定是要你只管叩頭禮拜的那種表面行爲，所以我們解釋「禮」，勉強的說，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。但是這個說法不一定對。古人解釋「禮者，理也」。「禮」就是道理，換句話說，它包括一切文化的原則，如果用比較流行比較漂亮的名詞來講，用新的觀念來講，「禮」就是哲學。這個哲學不是西方的那個哲學，這個哲學是借用的。那麼，「禮」是講什麼呢？「禮」的真正精神是以道德爲體。中國曆代政治哲學最高的原則，是講禮治而不用法治，禮治着重在於全民文化的教育，「禮」的不夠，道德教育的不夠，只好用法治，用法治就是「以刑爲體」。

「以刑爲體，以禮爲翼」，這兩句的意思合起來就是，光是自己管理得很嚴重是不夠的，必須要了解「禮」的精神。「禮」的精神就是《禮記》開頭的第一句話：「勿不敬，儼若思。」這六個字很難講，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。這是講一個人的修養做到了，隨時隨地的沒有雜念，沒有惡念，沒有妄念，自己無論何時何地都抱着虔誠恭敬的態度，處理事情，待人接物，不管做生意也好，讀書也好，隨時對自己都很嚴謹，很自敬，不荒腔走板。

他的形態是「儼若思」，「儼」是形容詞，非常自尊自重，非常嚴正、恭敬的管理自己。看起來他好象在想什麼東西一樣，但實際上沒有想，因爲他在「敬」的狀態，這就是後人所講的，隨時在入定的狀態。人的心境做到了永遠在定中，在清靜無爲的狀態砂鍋內，根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，就不需要象刑法一樣來管理這個念頭，這個念頭隨時清靜了，所以說，光是「以刑爲體」還不夠，還必須「以禮爲翼」，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輔助自己，然後處事之道。

「以知爲時，」「知」同智，智能的成就，可以引用孔子在《易經·繫辭》中所講的「進退存亡之機」來解釋，一個人，天下大事也好，個人做事也罷，要了解自己什麼時候該進一步，什麼時候該退一步，隨時隨地知道自處之道。「以德爲循」，隨時在道德的行爲上，自己知道人生的一個方向，一個路徑。

這四點從個人道德修養來講是如此。爲什麼這四點要反覆說明？因爲在幾千年的帝王政治上，真正在歷史上光輝的時代，如漢朝的「文景之治」，唐朝的「貞觀之治」，清朝的「康乾盛世」等，這些時代帝王的思想都是內用道家的黃老之學，尤其注重老子。實際上，老子是做招牌的，用的都是莊子，因爲莊子相當於儒家的孟子，老子相當於儒家的孔子。尤其是漢文帝，漢景帝父子兩代，大家都知道「外示儒術，內用黃老」。

在近百年中，許多著作，注意不是全體的著作，在講到黃老之治，以老子爲根本，而老子又主張「無爲」，因此就認爲這些了不起的帝王是「無爲之治」，那他們怎麼解釋「無爲」呢？當皇帝什麼都不管即「無爲」，既然什麼都不管，那又管什麼呢？難道只管喫飯嗎？這樣解釋「無爲」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其實，漢唐「內用黃老」的用法，就是莊子這一段，這是他的精華所在。我們要了解，老子所講的「吾有三寶，曰慈，曰儉，曰不敢爲天下先」的道理。「三寶」這個名詞是老子先提出來的，後來佛家講佛法僧三寶。

老子講的這「三寶」，是老子做人做事的三個祕訣，小至於個人，大到天下國家都一樣，「曰慈」，儒家解釋爲仁愛；「曰儉」，它不僅是指省錢，還包括了省精神，和一件事情的簡單化，簡單明瞭就辦好了一件事，這是儉的道理；「曰不敢爲天下先」，這是講永遠跟在人家後面嗎？不是，它指萬事不要突出，因勢利導的意思。不因勢利導永遠也做不好事，譬如山洪暴發，擋是擋不住的，一定要去擋，出的問題更大。如要挽救的話，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衰微下去，先到那衰微的下游，稍稍一引導，順着水勢一帶，就引進了河川渠川。

這是因勢利導，中間應用起來方法當然很多。這也是後世太極拳「四兩撥千斤」的原理，也是兵法上講的「以弱勝強，以寡擊衆。」這些都是老子無爲之道中，「不敢爲天下先」的道理裏面變化出來的。無爲之道是對做領導人講的，但領導人做不做事呢？國家大事，一切都付之於法治，「以刑爲體」。法治的精神並不一定是講法律，用現在觀念講就是一切歸之於制度化，有一個良好的制度。等於說上面的領導人手指頭動一動，下面就跟着正常動起來了。

所以省力少，成事多。這是「無爲」的道理。注意，我們看到「刑」字，不要完全歸之於法律，這就要了解歷史了，完全依賴法律，在我們歷史經驗上很多，結果天下大亂。如果相反的，不重法治，天下也大亂，這就是運用之妙了，很難掌握。事實上，在歷史鼎盛的時代如漢唐，真正的引用就是莊子這一段，還包括了《外篇》《雜篇》所有的東西。

對於這一段，在我們文化史上還有一個東西必須瞭解。我們都知道，中國法家的學說出自道家。法家是非常殘酷的，尤其歷史上記載的，法家用法治世，太嚴格了，就變成一個非常殘酷的時代。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完全講法治的人，在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中，專門歸於《酷吏》的傳記中。我們看了這些非常殘酷的酷吏，就會產生一個問題，道家是講道德，講慈悲，講清靜無爲的，爲什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偏差呢？

我們知道，一個修道人，一定非常注重道德，因爲注重道德，就會對人對己的要求非常嚴格，這個嚴格的結果就是法治的精神。譬如佛家的戒律，本來我們學佛很解脫，頭髮也剃了，衣服也換了，一切都放下不要了，本來很自在，但是真出了家，反而不自在了，爲什麼？因爲必須要守住戒律。戒律是一個道德的規範，對自己要求管理得很嚴格，就產生了法家的精神。所以法家在中國文化思想上，它就是戒律，是對整個社會，對全民的戒律，用之太過就變成酷刑了，用之適當纔好。所以法家自適最重要。

所以莊子提出了「以刑爲體，以禮爲翼」，那麼光「以刑爲體」行不行？不行，還必須「以禮爲翼」，因此儒家有兩句話，孔子講的很徹底：「徒善不足以爲敬，徒法不足以自刑」。光講道德，勸人爲善，那可以做宗教，宗教就是如此，宗教家認爲，宗教推行了，天下就可以太平了。這個理想很高，實際上做不到的，「徒善」會搞得一塌糊塗，所以輔助必須要有法治。如果光信賴法治，「徒法不足以自刑」，路也會走不通。我們懂了孔子這句話的思想，對於「莊子」「以刑爲體，以禮爲翼」的道理，就知道儒家道家完全是一樣。

莊子又對這四點加以引申：

以刑爲體者，綽乎其殺也；以禮爲翼者，所以行於世也；以知爲時者，不得已於事也；以德爲循者，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，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。

不論個人的自修也好，或國家的政治也好，爲什麼以刑爲主呢？道理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。現在這裏是講如何做法，「以刑爲體者，綽乎其殺也；」以刑法爲主不能過分，過分就流於酷吏的做法。「綽乎」就是很輕鬆很自在之意，不是嚴刑重法。刑法重，法令太嚴密，就是嚴刑重法，這在我們文化史上，歷來認爲是一個錯誤的時代。嚴刑重法不是法家真正的中心。所以「以禮爲翼者」，以文化的精神作輔翼，垂之於萬世的精神。

「以知爲時者，不得已於事也；」什麼叫「知爲時」呢？就是要知道進退存亡之機，「不得已」，就是隻好這樣做，不能不這樣做。「不得已」有兩個觀念，第一，用儒家來講，孔子想救世，明知道這是救不了的時代，他還是要去做，所以盡其一生都是救世，每個宗教家都是這樣，這是「不得已於事也」；第二，知道事情沒有辦法做，就恰當好處，適可而止。「知」是兩方面的應用。

「以德爲循者，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，」「至於丘也」的「丘」，不是指孔丘，是指象山一樣堆起來，以道德爲標準，以道德爲規範，這個標準很高，象山丘一樣。「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。」這句話是莊子在這一段這一篇中的點題，瞭解了這句話就明白了怎樣叫修道。如學佛之人，又要修戒，又要修慧，又要修定，又要喫素等等，每一個宗教徒好象都是忙得不得了。一般人認不清楚，認爲這樣忙碌這樣努力纔是修道，都是隻看外形。真正一個修道的人，他入世處事，日理萬機，外表看起來忙得不得了，但他的內心什麼事都沒有，很逍遙很自在，這就叫無爲之道，因爲他處理一切都有一個制度一個規範，都弄好了的。

## 拈提漢史

同學們看了電視「大漢天威」，喫飯時，就討論漢武帝。有位同學問我，漢武帝身邊有一位非常憨直的大臣叫汲黯，這個汲黯是道家還是儒家？汲黯是道家。後世人認爲，大概道家馬馬虎虎很圓滑，其實不是這樣，在漢代很多道家人物都是非常嚴肅的，就是「以刑爲體」的道理。後世認爲很圓滑是錯誤的觀念。漢武帝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他很聰明，但是有一個毛病，除了三代聖王之外，大凡歷史上當帝王的，以我個人的研究，到了帝王的位置，大概那個位置有神經病的傳染細菌，如果沒有老莊之道、孔孟之道的內在修養，在那個位置上會昏頭的。

我們講一個現代的故事，我小時候聽一個前清的舉人，我的老輩子講，在推翻滿清後，他到了北京故宮，看到皇帝的位置，他硬要坐上去過一過癮，結果一坐，怪的很，頭昏了。所以他認爲，皇帝那個位置是有道理，很難做。我現在想，皇帝的位置不會使人昏頭的，頭昏的是自己。我們看歷史上清明政治的帝王，都是從低層的社會過來的。那麼他做了帝王以後，會非常懂事。

他的兒孫繼位以後，我有一個名稱，好象一般的歷史學家沒有用過，叫職業皇帝，他們天生是要當皇帝的。他們都是「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」，對於外界的人和事都不清楚。這些職業皇帝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中，了不起的，選不出三個，其餘都是昏頭。職業皇帝都有一個怪毛病，活不長，活了三十幾歲就下去了，如果活久一點，我想會很糟糕。

漢武帝這人是一半一半，一半是職業皇帝，一半是來自民間。可是他當了皇帝之後，爲什麼會受奸人的挑唆？我常常對青年朋友們講笑話，我說你們要知道，歷史上所謂的奸臣是非常可愛的，絕對可愛，如果我當皇帝，算不定就喫這包藥，如京戲演曹操秦檜，他們的臉都是白的，肩是端的，這在京戲中是有一套學問的，是有象徵意義的，臉白表示是白麪書生，非常清秀非常漂亮，表示他們都是絕頂聰明的讀書人。

除此之外，只有神仙出場臉是白的。所謂面白如玉。那奸臣們爲什麼肩端起來呢？表示用腦筋用多了，做在辦公桌光想，想得頭都低下去了。奸臣都是很可愛，很會講話的，他如果要害一個人，一定要捧這個人：「唉呀，某人真好呀，萬歲呀，我看他好得不得了，偶爾有一點小毛病，沒有關係了。」皇帝前面的不會聽，只會聽後面一句。東一下西一下，就把人害掉了。

因此象漢武帝這樣精明的人也中了奸人的計，因爲「巫蟲之案」，逼得太子和太子妃自殺了。漢宣帝是太子的孫子，當時出生才幾個月，因爲這個案子，也被抓進牢裏去。歷史上記載，丙吉當時爲延尉監，相當於現代的監獄長，功名雖然高，但地位並不高。丙吉覺得漢宣帝很可憐，就自己掏腰包請奶媽，就這樣慢慢把漢宣帝帶大。古人是很相信望氣這一套學問的，有人就象漢武帝報告，「長安獄中有天子氣」。那時漢武帝年紀比較大了，兒子的死，他明白是上了當，心中很痛苦，發泄不出來，脾氣非常不好，就下令把長安獄中的犯人統統殺光。

皇帝下的命令誰敢抗拒，丙吉就敢。他給皇帝寫了一份報告，第一個理由，犯人已經犯了罪了，有些也沒有死罪，何必都殺呢？第二，獄中還有你的曾孫，如果都殺，皇曾孫也殺掉嗎？漢武帝不殺了，而且還大赦天下。如果是我們的曾孫，就趕快去抱回來了，但皇帝的兒子孫子多得很，知道有這麼一個曾孫，漢武帝也不在乎。因此丙吉就把漢宣帝送到漢宣帝的祖母家，託掖庭令張賀照應。張賀曾在太子手下做過事，思顧舊恩，奉養漢宣帝很周到，用私錢讓漢宣帝讀書。

當時另有一個人見漢宣帝相貌不凡，算不定將來不當皇帝也封王。照古代的家庭制度，是要把自己的血統找回去的。封王也不得了，比現在省主席大多了，沒有九千歲也有八千歲，因爲皇帝是萬歲嘛。他就叫許廣漢少冷龜（在廚房冰冷的時候趕快點火），把女兒嫁給漢宣帝。這是最大的股票投資。許廣漢回去同太太一講，太太不答應，但他把太太說服了，就把女兒嫁給了漢宣帝，這就是後來有名的許皇后。漢宣帝當時才十幾歲，兩夫妻過日子很可憐，漢宣帝就在民間混，所以對民間的疾苦很瞭解，但是他很自愛，沒有染上民間的壞毛病

後來朝廷出了很複雜的問題，如果細講，就成了評書了。我們簡單的講，這時是霍光當權，通過丙吉的保奏，就請漢宣帝即位。漢宣帝年紀輕輕就當了皇帝，還是戰戰兢兢的。他政治上很清明，頭腦很清楚，因爲民間的疾苦他都懂。當時他當了皇帝，皇后還沒有接進宮，第一夫人還沒有選，凡是有女兒的大臣，都有當國丈的希望，大家都在探聽消息，都在打主意，尤其是霍光的那位潑婦太太。漢宣帝就告訴左右的人，誰把我過去逃難時掉的一把寶劍找回來，我就很感謝了。

這就是中國文學上有一個有名的典故，「故劍難求」。漢宣帝很會講話，他爲什麼這樣講呢？他乾脆講把我老婆接進宮來當皇后不行嗎？讀歷史要懂，漢宣帝剛剛即位，權臣的力量大得很，政治圈裏的環境沒有搞清楚，不敢亂講話。這就是他的高明。那時他才十九歲。我們有些人讀到博士了，二十七八歲都還不懂事。有人向霍光一報告這個話，霍光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於是趕快把許皇后找來了。

所以聰明人就是聰明人，如果是我們，說不定花錢買一把寶劍送上去，那就太笨了，只好拿寶劍把你的腦袋砍掉了。但是霍光的太太不幹了，當然應該是我們的女兒做皇后的，這個姓許的是一個牢頭的女兒，她居然做皇后，而且我們見了她還要跪拜，那怎麼行？許皇后後來被霍光的太太毒死了。漢宣帝見皇后是被毒死的，懷疑得很，但又找不出證據來，若干年後這個案子發了，漢宣帝氣極了，把霍光全家都殺了。

漢宣帝即位以後，丙吉也沒有怎麼得志。丙吉一生沒有特別的成績，也沒有壞處，什麼道理？天下太平，有那麼精明的領袖，也不需要特別的表現了，也不需要特別的忠臣了。漢宣帝對自己是怎麼長大的不清楚，想找都找不出來。漢宣帝對丙吉也很好，但是不知道自己這條命是他救回來的，誰也不敢講，丙吉也不多說一句，這就是歷史上講的：「一生不言恩」，有大恩於人，他一輩子不講，心中像沒有事一樣無所謂，那個修養就是道德。如果是一般人那還得了，唉呀，皇帝還是我培養出來的，總要給我一點擺的嘛。一般人送一個蛋糕別人吃了，第二天就要講，我昨天送他一個好好的蛋糕，花了我三百塊錢，他謝都不謝。這不是講歷史故事呢，我們青年同學們都要效法丙吉的做人。

後來，丙吉當初請的幾個奶媽中的一個，知道了原來喫奶的孩子是現在的皇帝，她丈夫是鄉下的流氓，大概窮昏了頭，就逼她到京城來，到處找人吵。慢慢地案子鬧大了，就把奶媽抓到法庭審問，要她拿出證據，她就供出丙吉來。丙吉一來就罵了她一頓，你有什麼功勞，我把你開除了的，真有功勞的是前面那個奶媽，可惜死掉了。丙吉這時纔在法庭上講出來。漢宣帝把奶媽叫到宮中單獨一問，奶媽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講了。漢宣帝也了不起，他沒有聲張，聽了就聽了。漢宣帝賞了奶媽很多錢，把她送回去了。對丙吉卻不動聲色，也沒有說過感謝。丙吉也沒有多說一句話，一如既往。

## 丙吉問牛

過了兩三年，漢宣帝忍不住了，就把丙吉提起來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。這時丙吉已經很老了，丙吉也不喜歡，你讓我當宰相就當宰相吧。有個副宰相叫肖望之，才氣很高很精明，他看不起丙吉的老老實實，有些政事就自己作主。丙吉對政事都不管，既然你想抓權，就讓你抓權嘛。丙吉有一天到中央開會，街上有人打架打死人了，他看了看就走了，但看見一位老伯牽了一頭老牛，當時是夏天，老牛呼吸困難直喘氣，丙吉就停下來問牽牛人，多久沒有下雨了？氣象怎麼樣？有人就奇怪了，爲何見到人死了不問，卻關心牛。丙吉講，人死了是大事，會有人管的，牛有病了，一般人不會注意這種小事的。其實牛是順應陰陽的，因爲不下雨，牛受不了直喘氣，丙吉就估計到今年農作物的收成了，就瞭解到國家大事了。

在農業社會中，糧食是最重要的，丙吉由牛的問題判斷到氣象，由氣象聯想到全國糧食收成，想到了老百姓的前途命運。這就是「丙吉問牛」，這其中的道理，一方面可以說，丙吉明大體，管理國家大政，小事有專人管；另一方面，副宰相愛管事，就讓他去管吧，何必兩人爭權呢？自己年紀也大了，只要把自己培養的皇帝輔佐好，就行了。這就是丙吉的高明之處，所以丙吉不是糊塗，是第一等高明人。在太平盛世，做人做到如此，纔是莊子所謂道家。

由丙吉人生的故事，我們知道，第一，做了好事一生不言恩，這是做人的難處；第二，丙吉同宋朝的宰相呂端一樣，中國有一個名對子，「諸葛一生唯謹慎，呂端大事不糊塗。」一個人聰明絕頂，對小事的地方假裝糊塗，是第一等聰明人。呂端是真糊塗嗎？當時是天下太平，他樂得當個太平宰相而已，丙吉也是這樣。丙吉個人的修養，其他的長處應該很多，據我的看法是如此，但歷史上對他個人的好處記載並不多，我們只看到有個「丙吉問牛」，他始終是一個很平白的人，都看不出他道德的好，可見他的道德更高。大家如果對歷史不深入研究，是讀不懂的。所以我經常說，歷史上漢朝有一個丙吉，五代有一個馮道，都是菩薩中人。拿王安石的話講，都是「如來」再來，佛的化身。

## 王霸雜用

但是漢宣帝對自己與許皇后所生的太子，很不滿意，覺得太子太老實了，道德是好，但氣派不夠，幾次想把太子廢掉。漢宣帝一想到廢太子，就想到那把故劍，就想到許皇后，患難之妻又死得不明不白，就不忍廢太子，這就是後來的漢元帝。我們講《莊子》爲什麼講這個故事呢？漢宣帝的太子，後來的漢元帝就喜歡研究儒學，他對父親在政治上的做法很有意見，就對父親講，管理國家是不是可以放寬一點？能不能多用一點講仁義道德的讀書人？漢宣帝聽了大發脾氣，罵兒子不懂事，將來當了皇帝怎麼能治理好天下國家。

但他這一發脾氣，卻把歷代帝王政治上的祕密都揭穿了，他答覆兒子說：「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。」就是儒家道家法家雜用，王道與霸道並舉，決不偏向哪一方的思想，如果有偏向，天下事就做不通了。古代帝王制度，在家族立場上是父子夫妻，在公事立場上是君臣，那是很嚴重的事了。所以漢宣帝非常不高興，看見兒子出去以後直皺眉頭，說：漢家天下，將來在他手裏就會下去了。

這話果然也不錯。在中國文化思想上，儒家拼命講王道，也是走不通的，也就是孔子講的「徒善不足以爲敬，徒法不足以自刑。」實際上，歷代帝王所用的祕訣，大原則，大政治思想就是《莊子》這一段。這是瞭解中國文化，中國哲學思想，政治思想的關鍵。這些祕密，帝王們儘管用，可用不可講，講了就不能當帝王，只能當教書匠了。

《大宗師》這一段，有兩方面作用，一是用於個人修養修道，一方面用於做人處事。這就是「大宗師」可以入世可以出世，不限於入世也不限於出世。只有得道的人才可以做到，因爲他是身入世而心解脫。人如果不得道，就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宰，就會被外界環境物理世界所支配。得道的人能支配自己的生命，纔有資格入世，成大功立大業。不過成功以後，都是走的老子的路線：「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」這是道家的思想，一切成功不必在我，幫助別人成功後，自己偷偷溜走了。

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，其一與天爲徒，其不一與人爲徒。天與人不相勝也，是之謂真人。

莊子的文字很優美的。這一段說明世界上的事都有正反兩方面，有喜歡的一面，就有不喜歡的一面，沒有辦法兩全其美，那麼，這兩方面就各有一個偏見，這個偏見的產生就多了起來。莊子提出真正的「一」，事實上，如果分析起來，演繹起來很多，但歸納起來只有兩種，一面是「與天爲徒」，「天」值天道，不是代表宗教性的天，也不是自然科學的天，「徒」不是做徒弟，是指像做朋友合在一起一樣與天道相合。

死生，命也。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爲父，而身猶愛之，而況其卓乎！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，而身猶死之，而況其真乎！

怎麼叫得道的人呢？了了生死的人。人生最大的問題，就是生死問題，人生從何處來？死向何處去？一切宗教哲學，甚至於科學之所以發展，都是爲這個問題在找答案。人類到目前爲止，還沒有找到答案。莊子提出，一個得道的人，生死問題不存在了。

死生，命也。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

生死問題是人類的根本問題，沒有哪一個人不懷疑害怕的，尤其是越老越怕這個問題，因爲來日無多了，不知道死後到哪裏去。如果有旅館可以預訂，但不知道在哪裏預訂，這就是很麻煩的事了。在東西方的文化中，統統都在這裏找這個答案。只有中國老祖宗，在幾千年前就把它否定了，認爲它不是個問題。但是人很難瞭解，不容易相信，如果相信老祖宗的話，就得道了，了了生死了。「死生，命也，」這個「命」不是算命那個命，是指生死的本源。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」我們看頭頂上這個科學的天，天黑天亮都是現象，虛空本身沒有變化過。所以，我們本有的生命，沒有死亡也沒有生出來過。

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爲父，而身猶愛之，而況其卓乎！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，而身猶死之，而況其真乎！

人沒有辦法控制生死，沒有辦法作主，人被外界物質所困擾，就引起心理情緒的變化，所以對死覺得非常可怕。其實沒有什麼可怕。得了道的人，了了生死，他不被物質世界的環境和心理的作用所困擾，永遠是在清靜中，他始終是在天道的境界。 這個身體的存在不是我去愛身體，身體自己跟着道念就變好了。因此得道的人在人世間，就有卓然獨立的精神。

但是一般人不認識自己生命的根本，都認爲生命以外有一個主宰，有一個超人的力量存在，比我們人高明，宗教家就認爲這個高明的東西是上帝，或天帝，或菩薩，或神。但是，不管你是否認爲生命以外另有一個東西存在，你這個身體死了，跟它是沒有任何關係的，這是對一般宗教信仰的一個結論。我們常講一個笑話，也是真理，是從另外一面看世界的宗教，所有宗教在外形上，使我們有一個什麼感覺呢？宗教好象在勸人不要怕死，要好好的去死。你不要怕到我這裏來，我這裏開了個觀光飯店，你現在先買票，將來到那裏去，我好好招待你，如極樂世界，天堂，各個宗教都登了很大的廣告，都在拉生意。

這就是宗教，都是管死的一面。只有中國文化不談這個，中國文化，尤其是三代以上，沒有宗教形態，因爲中國文化不站在死的一面看。站在死的一面看，等於人在風雨悽悽的晚上，雨傘也破了，旅館也找不到，身上一毛錢都沒有，連饅頭也買不到一個，可憐兮兮，實在很悲慘，看天地是灰色的，人生悲哀到極點。這個狀況就像古人的一句話：「日暮途窮，倒行逆施。」到了這個時候，人真的什麼希望都沒有了。

所以宗教始終是站在殯儀館門口看人生，天天都看見死人抬進去，中國文化卻站在婦產科門口，天天看到孩子抱出來，永遠是生生不息。這是西方原始文化與中國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點，所以中國文化看死，就像回去睡覺一樣，人總是要睡覺的嘛，活了一輩子，就像唱戲一樣，唱了幾十年總要下臺，讓人家也上來唱一唱嘛，老是站在那裏幹什麼？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不同之處。但是一般人沒有看到，被生死兩頭現象騙了，總認爲生命以外有一個作主的，這就是宗教信仰所要的。

莊子說：「而身猶死之。」那個作主的有什麼用？那個作主的本身會不會死亡呢？上帝從哪裏來呢？上帝是媽媽生的，那上帝的外婆又是誰呢？這就麻煩了，所以要在生死之間找一個真實的東西，這就很難了，那個真實的就是道，就是真人。

## 相忘於江湖

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溼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溼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與其譽堯而非桀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

莊子這幾句話，是中國文學幾千年來常用到的。河裏的枯竭了，魚就跳到陸地上來，它們用溼氣相互吹噓，用唾沫相互滋潤，這樣相依爲命，「相呴以溼，相濡以沫」。魚難道想這樣嗎？魚不想這樣。現在流行養魚，還有電的設備噴水，我們如果做魚，寧願在江湖裏自由自在，不願被人養着。「相忘於江湖」常常被後人引用。在江湖裏怎麼「相忘」呢？就是忘記了有江有湖，不受任何的管束了。所以我們所有的人都是離開了水的魚，都是靠一口口水來滋養生命的，只有真得道的人，纔是江湖裏的魚。

莊子的文章，看起來東說一下西說一下，如果嚴格的用邏輯來分析，他先用比喻，然後說道理，這是文章做法的方式不同。然後又講到人生、社會：

「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」人世間都是恭維善人，討厭惡人。歷史上，堯舜當然是聖王，桀紂都是壞皇帝。過去我們的習慣成語叫「助桀爲虐」，這幾十年變成「助紂爲虐」了，很奇怪。不過我們研究《莊子》的人「相忘於江湖」，反正懂了那個意思就好了。莊子說，與其那麼恭維堯舜，何必把桀紂看得那麼壞，是非太明不一定好事，學問越好，知識越博，都是自找麻煩，人生是非常痛苦的，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」。善也不住，惡也不住，把是非善惡譭譽都「化」掉，那就可以「相忘於江湖」，相忘於天地了，也沒有覺得人生不人生，連生死都忘了。

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這就是莊子參透了生死之後所講的道理。這裏有一個大問題，我們多次提到威脅人生的最大問題，就是生死問題。修道的人，其它各種宗教，想盡辦法來解決生死問題，中國文化中儒家道家不解決生死問題，它是以不解決爲解決，等於禪宗的「以無門爲法門」。換句話說，爲什麼要討厭活着呢？死了以後究竟好不好？死了以後，如果覺得比活着還麻煩，那時想活着就來不及了。同時也可以講，何必要怕死呢？如果真要死的時候，很自然就走嘛。我們怕死，是怕死後比現在差，萬一比現在好，那不是後悔現在的笨嗎？

「夫大塊載我以形」，「大塊」就是宇宙，進一步講就是地球就是天地，「載我」，就是這個大地載我。大地對我們非常好，我們無法報答它，所以老子說，「人法地」，就要我們效法大地。人如何效法大地呢？人要跟大地學習很難。且看大地馱載萬物，替我們承擔了一切，我們生命的成長，全賴大地來維持。喫的是大地長的，穿的是大地生的，所有一切日用所需，無一不得之於大地。可是，我們回報它的是什麼？只不過是死後一把又髒又臭的腐爛掉的膿血和敗壞了的朽骨頭罷了。人活着時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將所有不要的東西，大便，小便，口水等等亂七八糟地丟給大地，而大地毫無怨言，不但生生不息滋長了萬物，而且還承載了一切萬物的罪過。所以我們人生在世，就要效法大地這種大公無私，無所不包的偉大精神。

但是天地給了我們一個人形的生命，就是要我們忙忙碌碌，不忙碌就不叫生命，不但人是如此，任何蚊蟲螞蟻，都是勞碌過一生。所以在中國文學就有一個典故叫「勞生」。天地很公平，讓我們勞碌了一生，總要讓我們休息一下，「佚我以老，」人生總要老，老了是讓你休息，你不要老不肯休息。死呢？是請長假回去休息，完全退休，所以要死就快點死。生老病死在老莊道家看來，是很自然的，是生命的各個階段。而後世修長生不死神仙之術的道家，不同於此，它是要跳出生老病死的範圍。

「善吾生也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」這是一個重要的結論。一個人真正認清了生命的價值，生命的意義，生命的方向，所以善於活着的，才能懂得善於死亡，善於回去。這是一個大學問。這就是中國文化中代表老莊的道家，不代表後來的道家，乃至儒家孔孟的思想。子路問到生死問題，孔子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死了到哪裏去，孔子不答覆子路。孔子不是不懂，它的道理同《莊子》「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」是一樣。換句話說，莊子把所有人都罵完了，沒有一個活着的人對自己人生認清楚了的，活着時都是莫名其妙。用佛家的解釋就是靠着因緣，撞到哪裏活到哪裏，自己做不了主。真正「善吾生者」就是得道的人，自己能作主，所以才能「善吾死也。」

## 莊子的寓言

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猶有所遁。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，是恆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，其爲樂可勝計耶？故聖人將遊於物質所不得遁而皆存。善妖善老，善始善終，人猶效之，又況萬物之所繫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下面莊子就提出一個在中國文學中慣用的最好的比喻。比喻本身在莊子來說，不叫比喻叫寓言。寓言這個「寓」字，是莊子先提出來的，距離現在有兩千多年。但到了滿清末年，外國文化一進來，那些神怪的小說如《伊索寓言》也進來了，後世青年的同學們，因爲兒童時候就讀過《伊索寓言》，這是西方神話，神話都是亂想編出來的，像科學小說一樣憑幻想寫的，所以認爲寓言那都是謊話，亂扯。結果看了《莊子》，莊子自己說他所說的話都是寓言，那麼《莊子》就是放狗屁亂說嘛!這都是觀念上的錯誤。

我們要注意，這只是當時我們把西方的神話翻譯過來，借用了《莊子》中寓言這個名稱。那麼，莊子所說的寓言又是什麼寓言？我們要了解，「寓」者「寄寓」也。所以莊子說他講的話是「寓言」，意思就是說「我所講的話，是打丫頭罵小姐的話」，這就是寓言。有時人類的語言，沒有辦法直接表達自己的思想，我們仔細研究，在與人談話時，直接講，對方反而不懂，改爲講一段笑話，說一個故事，不等到說完，對方哈哈大笑，他就懂了。這是人與人之間，溝通思想意見，最好的辦法。所以印度的因明邏輯有用「喻」這種辦法，我們遇到很難表達的思想時，最好的辦法是用笑話，用故事。喻是有意義的，不是沒有意義的。所以《莊子》裏處處用比喻說明道理。

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

「藏」字，只能借用一個名稱來講，就是佛學所說的執着，抓得很牢。一個人對生命之中的一切，都想把握得很牢，其實永遠都不會給你把握的。所以要想把握很牢，就是「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」，把船藏在山谷裏面，把山藏在海洋裏面。 「澤」代表海洋。以我們人的觀念，那真是牢固得不得了，「謂之固矣。」但是，人卻不知道，你認爲藏的很好，有一個人力氣很大，半夜三更不知不覺地把山和太平洋都揹走了，你看，莊子早就知道地球在轉動。地球是圓的會轉動，人們以爲是近代科學知識，其實中國上古早已知之，只是我們不詳察而已。

又有人根據中國若干書籍上說的「天圓地方」，便一口咬定古人的觀念認爲地球是方的。這種不明究竟人云亦云的說法，非常錯誤。孔子的弟子曾子，就曾講過地是圓的，不是方的，而且一直在旋轉，所謂「天道左旋，地道右旋」的觀念，早已由來悠久。「地方」不是指地球是方塊的，是說地有方位。我們看舊書，不要自己把自己文化搞錯了。山和海夜裏有人背它，但一般人不懂得，以爲自己坐在地球上很穩當，實際上地球在轉動，這個知識是現代科學常識。

這一段郭象的註解非常有意義，非常好：「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，故乃揭天地以趨新，負山嶽以舍故，故不暫停，忽已涉新，則天地萬物，無時而不移也。世皆新矣，而目以爲故舟；日易矣，而視之若舊山；日更矣，而視之若前。今交一臂而失之，皆在冥中去矣。故曏者之我，非復今我也，我與今俱往，豈守故哉。而世莫之覺，謂今之所遇可系而在，豈不昧哉!"

這個宇宙間天地間，最有力量的是什麼？在宗教家是上帝，神佛，中國文化不講這一套，中國文化把上帝神佛都用一個名稱——造化，也叫變化，這是物理性的，沒有宗教的外衣。後來，也用於八字算命，哎呀，我的命不好，也是造化不好。造化就是生命的主宰。這個宇宙的功能，看起來沒有力量，但對一切萬物一切生命，有主宰的作用。

宇宙間的萬事萬物，實際上隨時在向前走，每一天都不同，隨時都是新的，所謂「苟日新，又日新，日日新」，這個不同，在中國文化的《易經》中，叫變化，在佛就叫無常。只是我們人的知識不夠，認識不夠。眼睛裏的臺北，今天跟昨天一樣，其實，今天的臺北不是昨天的臺北，明天的臺北又不是今天的臺北，隨時在變的。所以我們要了解，昨天活着的我不是今天活着的我，今天活着的我不是明天活着的我，認爲我今天的生命和時間永遠守在那裏不動，或者永遠把今天的成就看得牢牢的，道理看不通，那就對道永遠不瞭解。這就是郭象的註解，後來註解沒有超過他的，比《莊子》又要容易懂一點，因爲離我們更近了。

藏大小有宜，猶有所遁。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，是恆物之大情也。

我們要藏大的和小的東西，「有宜」，都想藏在恰當的地方，天下事真藏的好嗎？真被人把握的牢嗎？不可能，「猶有所遁」，越藏得好越把握的好，越逃走了。我昨天還對一個朋友說，你愛自己的小孩愛的要命，但越愛越糟糕，愛的教育要有方法，愛得太過了就被你害了，你越愛得牢越跑得快。天下事都是如此，真想藏，那要怎麼藏呢？就藏在本位上，把天下藏在天下，一點問題都沒有；這一杯水藏在海里，藏得最好，這是自然的道理。所以人一切歸之於自然，歸還到本位去，應該如何便如何。你如果用私心，用個人的小觀念，想把它抓得很牢，你越抓越跑了，就不對了。

我們因爲不知道宇宙這個造化隨時在變，不知道這個道，卻永遠想抓得牢牢的，所以我們想永遠年輕，未來的錢想永遠保有。我的經濟思想不同，我經常告訴年輕同學，這個月發了財賺了五十萬，在口袋裏嗎？「沒有，在銀行裏。」我說那不叫賺。如果放在銀行，我有經驗，我年青時，家裏的錢都放在銀行，北洋政府被北伐戰爭打垮了，銀行沒有了，錢也沒有了，所以銀行也靠不住。我認爲把錢放到口袋裏都不算我的，算不定等一下掉了，或被扒手摸走了，身上放了錢出門還要摸一摸，告訴扒手我這裏有錢，反正很麻煩。要什麼時候才叫賺錢呢？我的原則是，錢用完了，總算我用過了，那纔是真的賺了。所以你藏得那麼之深，之牢，認爲這回我放好了，不知道會變去的。鈔票我用完了，就是我剛纔的原則，我用完了就是空了，空了還怎麼變？

莊子這類文章，在中國一二千年詩詞歌賦文章上，各方面都經常用到，當然古人寫文章，不會一句一句統統地用上去，那就叫「文抄公」了，不過寫文章的人，「千古文章一大抄」，只是抄的技術高明與否。如這一段，凡是遇上「藏山」「所藏」等幾個字，就把《莊子》這段精神拿出來了。

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，其爲樂可勝計邪？

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大問題了，這是道家的思想。我們人最高興是有了這個生命，所謂生命就是有這個肉體，這是錯誤的認識。生命不是肉體，肉體是一個機械，我們生命的能，通過這個肉體用一用。「犯人之形」，我們人犯了錯誤，纔得到這個人形。結果爲了幾十斤肉，幾百根骨頭，一天到晚忙死了， 對自己的形體愛護的不得了。其實像人體這麼一個生命，在宇宙變化裏，是千千萬萬變化裏的一種而已，沒有什麼可貴。人的漂亮不及玫瑰花，香味不及蘭花，笨不像豬，聰明不像猴子，人同猴子、豬、花等都是變化裏的一種。但生命的根本，宇宙裏的道，它生生不已，變化萬有，無窮無盡，永遠變不完。所以，我們人如果認識了自己的真生命，「其爲樂可勝計邪？」真得了道，那是無比的快樂，那就是叫極樂世界了。

故聖人將遊於物質所不得遁而皆存。善妖善老，善始善終，人猶效之，又況萬物之所繫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真正得道的人，不一定認這個肉體，他要得生命的真體，得了真體才能「遊於物之所不得遁」，才能同萬化並存，永遠不死，纔是真得了道。郭象的註解：「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，放於日新之流，萬物變化亦與之萬化，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，誰得遁之哉。夫於生畏兇而於死爲存，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。」得道的人，遊戲人間，任運自然，一天天只管明天不管今天，這個生命萬古常新的，它跟着宇宙天地的自然而變去，不勉強不抗拒，過去了的不想拿回來，未來的也不抗拒它，自然而來，自然而去。得了道的人，他看見我們這個生命活着是可憐的，是失敗的，所以莊子講是「犯人之刑」，犯了罪，纔有人這個身體。

所以得了道的人，纔會懂得自己的生命，「夭」就是短命，活得長活得短，怎樣生來開始，怎樣死了走，都無所謂，這是天地自然之理，這個道的根本，形而上的道體，是「萬物之所繫」，萬物都靠這個道這個能，變化出來。「一化」就是萬物的萬種變化，最後的功能就是一個，這一個就是道，那這個道怎麼修法呢？

## 有物先天地
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無爲無形。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。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。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爲久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狶韋氏得之，以掣天地；伏羲氏得之，以襲氣母；維鬥得之，終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終古不息；堪壞得之，以襲崑崙；馮夷得之，以遊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處大山；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顓頊得之，以處玄宮；禺強得之，立乎北極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。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傳說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東維，騎箕尾，而比於列星。
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無爲無形。

這個道就很麻煩了！大家要找名師傳道，找不到的。莊子在這裏傳道了。這個道，「有情有信」，「情」不是感情之意，「有情」就是現在講的有境界的，「有信」，有徵候的。做功夫，你明白了一步，一步的象徵會出來。但是「無爲無形」，你越是做功夫離道越遠，心境越清靜越空靈，越接近「無爲」，雖然「無爲」，而又是「無形」的。那你說「無爲無形」是空的，看不見的，可你心神真能養到空了，那空就有一步一步的境界，一步一步的徵候。這個做功夫，莊子在《人間世》的「心齊」裏已經講過了，孔子也曾經講過，不過孔子只講原則，孔子講道就很困難了，他是做篤實的功夫。

孔子講：「吾十五有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而不逾矩。」我們小時候讀古書，很調皮，孔子小時候腿不太方便，三十歲才站得起來，大概在學校的時候少運動，就這亂扯一通。孔子這一段話的意思是：從十五歲求學，經過十五年學習，才建立了信念；再加十年做人做功夫，四十纔不懷疑，不然都在動搖之中；再做十年功夫，五十歲纔有消息；「六十而耳順。」那個耳朵不順？什麼叫「耳順」呢？應是「六十而耳，順」，就是是非善惡合一了；再過十年，才得了道。

孟子講「四十而不動心」，同孔子的「四十而不惑」差不多。但孟子傳道，講「浩然之氣」，怎麼「浩」法呢？他又不講了。孟子講的修養在《盡心章》裏有：「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」幾步功夫都講完了，就是莊子講的「有情有信」，「可欲之謂善」，譬如在座許多信佛信教的，喜歡跑廟子找老師，你就是善人，「可欲」就是想求，你要就是善，但你還沒有見道。你用功上路，漸漸就會達到「有諸己之謂信。」那是說，火候到了，必然會有它的境界呈現，可以徵信無疑。但是還不行，還要身心充實。孟子這一段話，一路下來，講的都是修持功夫的層次經驗。其實幾家道理都一樣，說法不同而已。

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；

我們找明師傳道沒有用，道是「可傳而不可受」的，這就很妙了，既然「可傳」，何以「不可受」呢？我們不要被莊子文字欺騙了，這當然可傳，代代相承是有的，只要有一個得道的觀念，那已經錯了，這既是「不可受」的理由。你如果有老師傳我道了的這個觀念，就已經違反了「無爲無形」的觀唸了。怎麼又叫「可得而不可見」呢？因爲道是「無爲無形」的，當然不可見。所以我們看見某人有道，古人形容得非常好，「儼然有道之士」，好象有道的樣子，但道不在形象上。這個「儼然」，等於佛家的「如」「如來」，「如來」翻譯得非常高明，好象來了卻又沒有來，來而不去，去又不去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「儼然」在中國文學上，用得之高明，有時一看，覺得古人實在聰明，現在人沒有那麼聰明。這個道爲何「可傳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」呢？

自本自根， 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。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爲久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

道在哪裏呢？不在老師那裏，也不在菩薩那裏，道在你自己那裏，「自本自根」，自己本來有的。所謂名師傳道，不過是把他的經驗告訴你而已，你拿着他的經驗比着去做，找出得道的道是什麼，不是他給你一個什麼東西，道不是鈔票，鈔票給你也會用光的，這不會掉的，是「自本自根」的。這個道在沒有天地萬有之前，就永遠存在了，這纔是「存在主義」。「神鬼」，鬼靠什麼來迷人呢？就是靠着一點道的靈光，這個「神」是動詞不是名詞，鬼得了這點道的靈光就更神了，不然就是一個笨鬼。「神帝」，得了這個「神」纔可以做上帝，不然就是「下帝」了，那就不行了。

「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爲久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」這裏就是老子觀唸的發揮，老子講，道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精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「太極」是上古的名稱，我們讀了《莊子》，再看孔子著《易經·繫辭》就知道，「太極」這個名詞也非孔子所創，也非莊子所創，是上古老祖宗所傳下來的。「太極」這個名詞代表宇宙初生那一點那個東西，等於現在講的物理動能最初的那一下。至於「無極」是我們中國文化後來所造的。老子的徒孫列子的書《列子》上，在「太極」上面創了「無極」「無始」等五個名詞。「六極」就是六合，就是空間，東南西北上下。中國過去講宇宙只用六合，這是在春秋戰國的時代。到了秦漢以後，用八方，所謂「八方風雨會中州」，這是康有爲有名的對子。到了佛學進入中國，加成了十方，所謂十方，即四方四隅和上下。。「上古」是無始以來，非常古老。這一段用高、深、久、長來形容。

## 得道之後

狶韋氏得之，以掣天地；伏羲氏得之，以襲氣母；維鬥得之，終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終古不息；堪壞得之，以襲崑崙；馮夷得之，以遊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處大山；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

這是《大宗師》比較精彩要做結論的地方了。 豨韋氏是仁王，如果我們研究遠古史，學者們都把它拿掉的，在中國古文化裏，像我們小時候讀書時就知道，中國這個民族這個文化有多久呢？已經有幾百萬年以上了。最初是天皇地皇人皇，人皇以後伏羲纔出來畫八卦，在這以前都是無文字的。那時我們這個世界跟天人是來往的，人都會飛的，同佛家的說法一樣。太陽月亮就象掛在門口的電燈，後來人越來越壞了，這個地越來越離開天了。到現在沒有辦法，只要用宇宙飛船，慢慢得想回去。

人從哪裏來？不是猴子不是細菌變得，是從天上下來的，老祖宗下來後，看見地球荒島一個，很好玩，因爲不用喫飯身上有光，飛來飛去的，就在地上流連久了，後來貪喫鹽巴，因爲別的星球沒有，吃了鹽巴骨頭結實變重了，飛不起來，就留在地球上了，又後也是吃了蘋果出了毛病了。但是我們現在認爲那些是神話，究竟是不是神話呢？這是一個問題了。譬如說現在的美國同學，找出《山海經》上，大禹王治水已經到了美國了，變成有根有據的事情，傳說紛紛。豈止宋朝，其實唐朝我們中國都有人到過美國，只是覺得那裏荒涼的很，沒什麼意思。

「伏羲氏」畫八卦，是得了道的人。道是無形無象的，只是功夫的方法各有不同，「伏羲氏」得了道，「以氣襲母」，以修煉氣而成功，長生不死。「維鬥得之,終古不忒；」「維鬥」是天上的北斗七星，北斗七星得了道，所以它就坐天體的主宰，指揮天體。我們中國文化發達的最早的是天文。過去我們把天體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—紫薇、少微、太微。類似於我們現在講天文的經緯度。經緯度是西方的劃分法。

我們把天體分成三垣、二十八宿，就是把天體星座的範圍，劃分爲二十八個部分，爲什麼叫「宿」呢？這是指每天太陽從西方落下去的時候，東方天上是那一個星座出來，這星座就是「宿」。這出來的星座，每個月不同，每七天也不同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，又分爲十二辰，作爲時間與天體的關係。過去發現了北斗七星，就是現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際。

在夏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銀河，在銀河的背面，那七顆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，把七顆星連起來，象舀水的瓢，古時叫「鬥」。現在的天文學，也沒有離開我們老祖宗那個原則。整個天體那許多星星，都是以北極星作爲中樞，衆星拱衛着它。每到晚上，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，一定有兩顆最亮的星，很容易看見，這兩顆星叫「招搖」二星，像兩個眼睛一樣，現在常講「招搖撞騙」就是出自這裏。我們夜觀星象，春夏秋冬北斗星斗柄指的方位都不同，在春天指東方，夏天指南方，秋天指西方,，冬天指北方。我們小的時候，這些天文學知識在哪裏學的呢？在竹牀上學的，夏天夜裏在竹牀上一躺，一面打蚊子，一面「臥看牽牛織女星」。

「日月得知，終古不息；」太陽月亮因爲得了道的功能，所以永遠掛在天體上。 「堪壞」就是泥巴。崑崙山何以那麼高呢？是一點一點的泥巴堆積起來的。「馮夷」是什麼呢？是水仙，太平洋大西洋的水都歸「馮夷」管的。「肩吾」是古代神仙的名字，他得了道永遠在高山上活着不會死。

由上古到了我們老祖宗黃帝，「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」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上，黃帝自得道以後，活到一百一十歲，共計在位時間一百年。後來因修道有成，便在鼎湖百日飛昇，上天作神仙的共祖了。鼎湖在安徽黃山上，在鼎湖天上下來一條龍，黃帝騎上龍就上天了，一般幹部就抓住龍背龍尾，差一點的，就抓住龍鬚，跟着飛昇，結果龍鬚斷了，落下來變成神仙，所以長生不死。因此，後來就有「攀龍附鳳」的術語，用之於君臣風雲際會的頌稱。

顓頊得之，以處玄宮；禺強得之，立乎北極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。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傳說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東維，騎箕尾，而比於列星。

顓頊是上古的一個帝王的名字，這個帝王得了道，「以處玄宮」；死後做了北極的主宰。「禺強得之，立乎北極」；禺強是神話中管北極深海的神，據說是中國人，所以北極的主權是我們的，將來你們到北極探險，找找他看。「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。」少廣是天的名字，在佛經中「三界天下圖」有這個天的名稱。「西王母」據說是玉皇大帝的媽媽，永遠是二十幾歲的樣子，她的丈夫在東王宮，他們九年才能見一面，都是得了道的人，他們生的兒子玉皇大帝就當中央的主宰。這是中國的神話。你們研究比較宗教，把各種宗教收攏來一研究，會發現天上非常鬧熱，西方有西方的區域，我們有我們的區域。

這些人都得了道，所以能變成神，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」這一班老祖宗，不知道活了多長。至於同我們比較相近的是彭祖，彭祖是可以考證的，據說他是唐堯時候的人，活了八百歲，實際上，如果照《神仙傳》上講，他到現在還在。彭祖是南方楚國湖北一帶人的祖先。「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」「五伯」就是到春秋戰國時期，他還活着。

那麼上面講的是出世，你看莊子好象亂扯一陣，把老祖宗神話都拿出來了，這些人在社會世間，把國家治理好了，功德好事作完了，最後走了。得道了，不生不死。後世就要差一層，得了道當宰相，「傳說得之，以相武丁，乘東維，騎箕尾，而比於列星。」「傳說」是上古的名宰相，得了道的，因此一統天下，據說傳說功成名遂身退，死了以後上天，成了管星宿的神。郭象的註解很多，大家自己去研究。那麼，看起來莊子煞費苦心在宣傳宗教，像我們現在拿一本《聖經》在街上叫一樣，在宣傳他的道，叫完之後，他引出一個人。

## 聖人之道與聖人之才

南伯子葵問乎女禹曰：「子之年長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吾聞道矣。」南伯子葵曰：「道可得學邪？」曰：「惡，惡可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，而無聖人之道。我有聖人之道，而無聖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幾其果爲聖人乎？不然。以聖人之道，告聖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獨守而告之，參日而後能外天下。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後能外物。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後能外生。已外生矣，而後能朝徹，朝徹而後能見獨，見獨而後能無古今，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爲物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，無不毀也，無不成也。其名爲攖寧。攖寧也者，攖而後成者也。」南伯子葵曰：「子獨惡乎聞之？」曰：「聞諸副墨之子。副墨之子，聞諸洛誦之孫。洛誦之孫，聞之瞻明。瞻明，聞之聶許。聶許，聞之需役。需役聞之於謳。於謳聞之玄冥。玄冥聞之參寮。參寮聞之疑始。

南伯子葵問乎女禹曰：「子之年長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吾聞道矣。」南伯子葵曰：「道可得學邪？」曰：「惡，惡可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，而無聖人之道。我有聖人之道，而無聖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幾其果爲聖人乎？」

女禹是女仙，「南伯子葵」問這個女仙，你的年齡非常大，你的顏色像小孩子一樣，是什麼理由呢？女仙告訴他因爲我得道了。南伯子葵又問，道可以學嗎？諸位青年同學注意了，南伯子葵他想學道，接着女仙說：「惡！惡可！」道怎麼可學呀！你想學道還不夠資格，你不是學道的人。「卜梁倚」是古代的一個神仙，他有聖人的纔能有聖人的聰明，有學道的智能，可以做哲學家，可以講理論，卻沒有道的資格，我呢，有聖人之道卻無聖人之才。

所以，要出世同入世合一，那就是佛家講的十地以上的大菩薩，道家講得了道的人做得到，不能只能走一邊，不能兩邊兼得。女仙講，「我有聖人之道，而無聖人之才」，換句話說，孔子有「聖人之才」，恐怕還沒有「聖人之道」，莊子呢，有「聖人之道」而無「聖人之才」，所以始終在農林公司當管理員過了一輩子。大家對這一段話要注意，我們先不講道，有些人道德也好學問也好，不一定有那個才能，叫他做事，卻是「窩」字號的，「窩」字號者，不能做事之窩囊也；有些人辦事做事真是能幹，卻沒有學問，連簽名都籤不好，但道德你就不要問了。古代帝王要用手下的才能的時候，就不用他的道德，所以高明的皇帝很放手，他貪污也好，亂七八糟也好，裝着看不見，貪污多了犯了罪，把他滿門抄斬財產充公，等於拿給他過手一下，還不是全部回來，搞了半天都是給我收藏。一個人才幹，道德，學問三者兼備的，幾乎沒有，有的話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得道了。也可以講，有人有「聖人之才」，什麼道家佛家新舊約全書等，都講得通，學問很好，但修道不一定成功，有些人得了道了，你叫他弘法傳道，他一句也講不出來的，那是有「聖人之道」無「聖人之才」，不能兼備。這都是莊子講的真話。

「吾欲以教之，庶幾其果爲聖人乎！」女仙講，像卜梁倚這個人嘛，有「聖人之才」卻無「聖人之道」，我有「聖人之道」卻無「聖人之才」，我來教教他，取長補短，二個人的本事合在一起，也可以得道。

不然。以聖人之道，告聖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獨守而告之，參日而後能外天下。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後能外物。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後能外生。已外生矣，而後能朝徹，朝徹而後能見獨，見獨而後能無古今，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

所以有聖人之道的人，找一個具備「聖人之才」的學生，然後傳道給他，他一學，會成功，不然就很難。像卜梁倚有聖人的才能，也就是說是塊材料，我有「聖人之道」卻無「聖人之才」，來教他勉強會成功，但卻很辛苦，教了他三天。古人教了三天就已經厭煩死了，我們教了多少年還在教，你看多痛苦！三天後卜梁倚能「外天下」，那個空的境界超過了宇宙，宇宙都在他那個道之中。時間空間身體都忘掉了。還不夠，女仙又給他打了一個七，七天後能「外物」， 不被物理環境所束縛了。因爲得了道，還是沒有脫開物理的環境，風寒暑溼感冒生命逃脫不開，外物的境界還要侵襲你的，等到「外物」了，才叫跳出三界外了，但還在五行中。女仙又守了他九天，才「外生」了了生死。了生死後才「朝徹」，「朝徹」就是大徹大悟了，「朝」是早上太陽出來了，光明普照之意。大徹大悟以後還要修嗎？還要修，還要「見獨」，「天上地下，唯我獨尊」，孤零零的，把道找到了。「見獨」之後，「而後能無古今」，不生不滅無始無終。「無古今，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」

你看道多難辦，一步一步有徵信，有境界，有徵候，莊子借這個女仙之口就把道傳出來了。所以，你們年青同學想做大師，不過現在大師不值錢了，到處都是什麼大師，將來做「太師」吧！要做「太師」就要把這一段拿來反省，要具備「聖人之才」。現在時代不同，還要加一句，還要具備「聖人之德」，品德要好，然後纔有資格作「大宗師」。

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爲物，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，無不毀也，無不成也。其名爲攖寧。攖寧也者，攖而後成者也。」

怎麼叫「殺生者不死」呢？這個「生」不是生命，不是真的叫你去殺人，殺了別人，我就可以不死，那你非死不可。後來學神仙之道的道家，根據莊子的這個意思，有兩句話，「未死先學死，有生即殺生。」思想念頭一生起，馬上就把它空了，就在空靈的境界上永遠空下去，這就是學死，死人永遠不死，永遠不死就是長生，生生不已，永遠是前進的。「生生者不生。」你想長生不死，那就最好「不生」。「不生」就是思想妄念情緒動都不動，但不是壓制下去。孟子講「吾四十而不動心」，孟子是亂講的，要硬壓下去，那不得了，應該空靈。莊子這裏講的「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」，生而不生，不生而生，就是佛家說的到了八地菩薩的境界，做到了無生法忍，道理是相通的。

到了一念不生處，「其爲物，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。」那心能轉物了，一切萬物都跟着你來，你不被萬物所轉了。「無不毀也，無不成也，」要改變萬物就可以改變萬物，要毀滅它可以，要成就它也可以。像我們普通人沒有得道的，受外界環境的影響，就改變了我們自己。

我們看歷史上的宋儒理學家，在中國文化裏相當於佛家的律宗，品德做人那個嚴肅，那沒有話講，好極了，我非常佩服。但有一點，做學問主觀太強，把佛家道家的東西學來，再拼命罵他們是異端，異端的意思就是外道，這是很不應該的。如程明道的《定性書》，教怎麼打坐怎麼入定，一開始就有二句很有名的話，「無將迎，無內外。」「將」「迎」兩字就是偷莊子的。拼命偷道家的東西，連道家的名稱也偷，等於自己沒有紅包，到人家的家裏拿一個來，然後又罵人家家裏沒有紅包，因爲被他偷走了，宋儒就搞這種事情。但是「無將迎，無內外」，把打坐作功夫講到了底，一上坐不要故意把念頭拿空，過了的不追，來了的不拒，不要在身體以內，也不要在外。「將」就是不要把念頭帶來，讓他起，念頭來了，不歡迎，它自然跑了，跑了走了也不送，就那麼坐着入定了。完全對。道家佛家用功的精華，他都講到了，但講完了，又罵佛家道家是異端，只有他不曉得是哪一端，他也是量太小，有「聖人之才」無「聖人之德」，也沒有得道。

對於「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，無不殺也，無不成也」這種境界，莊子起了個名字，「其名爲攖寧」，這種境界，借用佛家的名詞叫「自在」， 但是自在是講原則， 「攖寧」是講現象。「攖寧者，攖而後成者也。」什麼是「攖寧」？得了道成功了還在這個世間，不會離開這個世間，但他把握到了萬物的根本，同嬰兒拿到一個東西一樣。嬰兒生下來不到一百天，拿一個東西好象拿牢了，但是他沒有用力，嬰兒是「握固」，大拇指放在裏面捏個拳頭。人到了死的時候就要抓了，什麼都想抓，只有死了纔不抓了。這裏面學問大了，什麼理由？很多理由，這就是告訴你人生，這就是道。「攖寧」就是這樣，若有若無之間，安詳而寧靜把握得很牢，這就自在。莊子前面講道「可傳不可受」，這裏他又借女仙和我的一個同宗南伯子葵之口傳了道。

南伯子葵曰：「子獨惡乎聞之？」曰：「聞諸副墨之子。副墨之子，聞諸洛誦之孫。洛誦之孫，聞之瞻明。瞻明，聞之聶許。聶許，聞之需役。需役聞之於謳。於謳聞之玄冥。玄冥聞之參寮。參寮聞之疑始。

南伯子葵聽了以後就起了懷疑，這一套是什麼人傳給你的？女仙說：「聞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。洛誦之孫，聞之瞻明。瞻明，聞之聶許。聶許，聞之需役。需役聞之於謳。於謳聞之玄冥。玄冥聞之參寮。參寮聞之疑始。」這些名字都不可考了，這些名字後來道家都歸於神仙。下面的小字是郭象的註解，不過我還並不同意他的註解。其實這些是比喻，是莊子的寓言。等於我們聽鬼故事一樣，「唉呀，你講得嚇死人，你看見沒有？」「沒有，是從我表兄那裏聽到。」去問表兄，表兄說是外婆講的，問外婆，外婆講某家老太太說的……實際上這是講修道作功夫一步一步地境界，這是莊子在這裏賣了一個關子，「副墨之子」是講開始修持時，閉着眼睛黑洞洞的；慢慢定久了，耳根清靜了，就是「洛誦之孫」，再修久了就使「瞻明」，就是莊子前面講的「虛室生白」，有一點光明出來了；「聶許」就是光明裏面有個東西，「需役」，這個東西會動的；「於謳」用佛家來講，就是耳根圓通了，耳根圓通後，「玄冥」纔是完全空的境界，空到了極點，還不是道的究竟，進一步是「參寥」，「參寥」是非常遠大非常廣的東西，所以後代有一個學者，他自稱「參寥子', 是學神仙的道家人物，有很多著作，他的名字出自這裏。「疑始」等於佛家講得「無始之始」，是一個沒有起點的起點，因爲這個宇宙是一個圓形，佛家就定了一個名稱叫「無始之始」，莊子就叫「疑始」。

在莊子的時代，佛教並未進入中國，但是，莊子同佛家的思想完全一樣，這就是列子所講的「東方有聖人出焉，西方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」凡是真理，只有一個，沒有兩個。得了道的人，在不同的地區弘揚道，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## 安時而處順

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，四人相與語曰：「孰能以無爲首，以生爲脊，以死爲尻，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。」四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爲友。俄而子輿有病，子祀往問之，曰：「偉哉！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曲僂發背，上有五管，頤隱於肩，肩高於項，句贅指天，陰陽之氣有畛。」其心閒而無事，蹁躚而鑑於井，曰：「嗟乎，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」子祀曰：「汝惡之乎？」曰：「亡，予何惡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，予因以求時夜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，予因以求梟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，以神爲馬，予因以乘之，豈更駕哉！且夫得者，時也；失者，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此古之所謂懸解也。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結之。且夫物不勝天久矣，吾又何惡焉？」

莊子講完了道，道怎麼修，道有什麼境界，他又從另一角度開始講了。

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，四人相與語曰：「孰能以無爲首，以生爲脊，以死爲尻，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。」四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爲友。

「子祀」「子輿」「子犁」「子來」四人在一起講，他們用人體來做比喻，誰能夠把虛無當頭，把生命當作脊背，把死亡當作屁股，換句話講，一個人隨時在空靈之中，活着無所謂，就那麼活着， 死了就把身體丟下來，像拉一堆大便在地方一樣。如果世上有一個人能夠懂得，活着同死亡是一體，是道的一個過程一個現象的這個道理，那我們就可以同他作朋友了。你看，或這四個人很可惡吧，傲視天下人，好象天下沒有一個人可以作他們的朋友。他們說完後，「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。」後來文學裏，稱好朋友是「莫逆之交」，就出自這裏。怎麼叫「莫逆」呢？「逆」是反對，「莫逆」是沒有反對，心心相印，彼此都是完全統一了。

俄而，子輿有病，子祀往問之，曰：「偉哉，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曲僂發背，上有五管，頤隱於肩，肩高於項，句贅指天。

後來子輿生病了，如果我們去看病人，一定帶點花或者水果去，並且問一問，病是不是好一點了？子祀去看子輿卻不是這樣，子祀問：你現在好偉大呀，「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」生命的主宰弄這一個身體把我們拘束住，我看你刑期夠了，快要解脫了。你看這個「造物者」造的人，好可惡。「曲僂發背，上有五管，頤隱於肩，肩高於項，句贅指天」，用一個骨架子幾十斤肉就把我們拘束住了，我們人體不是完全直的，背駝起來，上面弄一個頭，頭上弄五個洞。

陰陽之氣有畛，其心閒而無事，蹁躚而鑑於井，曰：「嗟乎，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」

兩腳有毛病的人，形體不正，自己對着井水看，古人鏡子少，就對井水照影來看自己的像。自己就很感嘆，生命的主宰弄這麼一個身體把我們拘束住。在中國文化道家學術思想中，「造物者」代表了天地造萬物的功能。這個功能，在宗教家看來，就是某一主宰，在哲學上就是所謂的「第一因」，中國文化沒有這一套，把這些宗教哲學問題都扒掉了，另外給他一個名稱「造物者」，沒有加上神祕的觀念，就是很普通了。

子祀曰：「汝惡之乎？」曰：「亡，予何惡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，予因以求時夜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，予因以求梟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，以神爲馬，予因以乘之，豈更駕哉！

子祀問：你討不討厭我們的這個身體？子輿說：一個人亡掉了我，長得漂亮不漂亮，形體屬不屬於我，生與死等，都沒有關係了。莊子在文學上有兩個特有的詞，「庸詎之」和「浸假」，這兩個詞都是虛字助語詞，相當於現在「這個」「那裏」等。「浸假」就是假使之意。子輿說：假使天地把我們的左臂化成雞，那很好嘛，那就不用買手錶了。古人沒有手錶沒有鍾，就靠雞定時的打鳴聲和貓眼睛的變化，這兩個天然的大鐘來定時間。「時夜」就是公雞叫。假使把我們的右臂變成彈，那就拿來做彈子用，把鳥打來後烤來吃了；假使從後頭開始到達屁股這裏，變化成輪子，只要我的精神還在，我就把精神變成馬，來拉輪子走，不用另外叫計程車了。一個得道的人，隨便怎麼變化，都不受什麼拘束。

這一段看來，莊子講些莫名其妙不倫不類的話，有什麼道理呢？一切的萬物與生命，身和心都在自然變化中，這個變化就是所謂的「造物」，也是莊子另外取的一個名詞，叫「造化」，這個「造物」，是講宇宙間有一個功能有一個力量，能夠創造萬物與自然的變化，不是宗教家講的人格化的，或者固定形體化的全能的東西。譬如人身體上有植物礦物，什麼都有，累積起來變成我們這個形體。我們的身體出了毛病，西藥裏面有植物礦物什麼的，中藥偏重於植物，喫下去病就好了。這個病好了，也是化學的作用。所以一切皆在變化中。

這個變化非常自然，這個變化彼此互爲生命，彼此互爲生死。等於我們喫草，陳教授把喫素叫喫草，也沒有錯，喫肉就是喫人，喫別的肉同吃我們的肉一樣的，一切都是互相在變化，非常自然，也叫「造化」，造作萬物在互相變化。所以生是一個變化的現象，死也是一個變化的現象。得到了這個生命這個形體，也無所謂約束，失去了這個生命這個形體，也無所謂悲哀。這就是中國道家所謂的自然。這個自然沒有主宰，很自然的變化。

所以子輿說你這個人怎麼不通呢？一切萬物都是自然在變化。老了就是老了，老了就是老的好看，你說老了很可憐，年輕人想這個可憐還做不到。人老了，是很難過，老朋友碰面就是杜甫的詩講的，「訪舊半爲鬼，相悲各問年」，這是人情，這個味道不好過。但我從來都罵他們，你們怎麼那麼討厭！我們碰面了談一談別的嘛，一見面就問血壓高不高？心臟好不好？去檢查過沒有？這多討厭！

但是我有另外一個老朋友，一天跑來喫飯，他說我告訴你，我覺得非常幸福，上帝如果不給我生命，有一天還會叫我死，這個死的機會多難得啊，一生只有一次，爲什麼要怕死呢？他說假使我得了癌症，開刀也好，不開刀也好，都是很難的機會，最後一個大機會就是死，在我沒有死之前，說吃了這個東西會得癌症，我照喫不誤，因爲找這個機會嘛，所以我跑到外國去走了一趟。

我說你幹什麼呢？他說看看女兒，看看兒子，我哪裏想去，就是中華航空公司飛機失事以後，我一想就買機票去了，我問這是什麼意思？他說我很想找這麼個機會掉下去，不是簡單明瞭嗎？將來還要上氧氣瓶，那多麻煩。結果沒有機會掉下去，只好回來，運氣不好。在外國住了半個月，我又不會講洋文，到了一個地方要下去，人家一講「no,no"就不下去了，人家問喝什麼？只會說咖啡，結果喝了一肚子咖啡。總而言之，這個老朋友一來，就有笑話講了。這都是現在的故事。雖然我們這個朋友，既不學佛也不學道，又不學莊子什麼的，講的話素來很痛快，思想倒是很通達。

「且夫得者，時也；」這個「時」代表了一個機會一個時間，有了這個機會這個時間，「造物者」叫你活幾十歲就活幾十歲。萬一生下來就跑了，時間短一些，也沒有什麼捨不得。「失者，順也；」生命結束了要回去，是應該的，本來這個世界沒有我嘛，忽然跑出一個我來，這個我在世界上玩了幾十年已經很夠本了，什麼都不帶來，又喫又住又玩，又要罵人又要吵架，玩了幾十年很有趣，回去也是應該的，沒有什麼了不起。

中國文化的一句名言，「安時處順」，在文學中常常用到，這個典故就出在《大宗師》。「安時而處順」，這個生命活着的時候，把握現在的時間，現在就是價值，要回去的時候就回去，所以一切環境的變化身心的變化都沒有關係，都是自然本來的變化。特別是人到了老年，孔子講「人之老，戒之在得。」人老了那個思想抓得越緊，那個手抓得越緊，因爲日暮途遠，來日無多，太陽就要下山了，前途茫茫，所以都想把握住。那些平時不愛錢的人，老了特別愛錢，平時特別大方的，老了以後，兒子也是我的，孫子也是我的。這就是不懂這個生命了，不知道「處順」。

如果懂了這個道理，「哀樂不能入也。」所謂喜怒哀樂都沒有什麼，情緒都不動的，這個情緒不動不是灰心，是自然就空了。有什麼喜歡的，也不是叫你不喜歡，高興就笑一下，笑完了也就算了，要哭哭完了也就算了，哀樂不入於心中。莊子說這個道理最難懂，瞭解了，懂得了這個道理就是道，在佛家禪宗講，要悟就悟這個道理。

「此古人之所謂懸解也。」「懸」，有的寫書作縣，什麼叫「懸解」呢？簡單的講，就是最高明的見解。用現在的話勉強的解釋，就是最高的形而上哲學的道理。如果嚴格的講什麼叫「懸解」，這個題目同什麼叫「造化」，包含的意義都很多，可以寫一篇很長的論文了。所以悟了道的人，有了高明的見解，自己就得解脫了。但是人自己得不到解脫，達不到「懸解」解脫的境界，爲什麼呢？因爲被物質的環境困住了，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結之。」在座學佛的朋友應該知道，心中的妄念煩惱叫結使，佛經翻譯套用《莊子》的地方特別多。

「且夫物不勝天久矣，吾又何惡焉。」進一步講，也是最後的結論，宇宙萬物不能「勝天」，這個「天」代表道，不代表天體的天。萬物離不開道的境界，這個物業不能影響「心」，「心」就是道。但講一個「心」字，我們容易把它降低了，把自己的思想當成心了，這個「心」包含了思想、物理、精神， 三部分一體的。古人特別是莊子，不用這個「心」字，用「天」或「道」這一類的字。所以，我們又何必爲萬物困擾了自己，能夠把萬物看通了，看空了，不被它困擾，我們就不受束縛了，又何必討厭身體乃至物理世界的東西。

## 善吾生 善吾死

俄而子來有病，喘喘然將死。其妻子環而泣之。子犁往問之，曰「叱！避！無憚化。」

倚其戶與之語曰：「偉哉造物，又將奚以汝爲，將奚以汝適？以汝爲鼠肝乎？以汝爲蟲臂乎？」子來曰：「父母於子，東西南北，唯命之從。陰陽於人，不翅於父母。彼近吾死而我不聽，我則悍矣。彼何罪焉？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之大冶鑄金，金踊躍曰：我必且爲鏌鋣。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人耳人耳，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爲大爐，以造化爲大冶，惡乎往而不可哉？」成然寐，遽然覺。

俄而子來有病，喘喘然將死。其妻子環而泣之。子犁往問之，曰：「叱！避！無憚化。」

過了一陣子來生病了，大概是肺積水、氣管炎之類的氣喘，這都是很嚴重的了，氣一停人就要死，他的老婆兒子圍着他哭。子犁去了一看，就罵她們，「叱，你們統統給我走開！」生病也好，死也好，一切都是自然的變化，生病的時候就生病，當然並不是叫你不要喫藥，藥還是要喫的，沒有什麼恐怖的。這就是莊子關於生病的哲學，三個字：「無憚化」，「憚」就是害怕，沒有害怕變化。

上面講的是生理變化的道理，我們人生病，不管是中醫也好，西醫也好，在醫理上有一個最大的原則，學醫的同學們更要注意，任何病痛只有三分，我們心裏加重了七分，變成了十分的病痛。尤其是生病的人喜歡別人照顧，等於小孩子一樣，「小孩見到娘，無事哭三場，無事都要哭一下的，人生病的時候，最喜歡人家來看他，來照顧他，「痛不痛啊？」「痛得很。」其實沒有那麼痛，都是心理作用，因爲恐怖病，心理把病痛加重了。

恐怖病是下意識的心理作用，這個心理作用加上以後，使病的消除增加很多苦難。所以在中醫西醫上，我們可以看見很多醫學事實，往往有人把藥喫錯了，病卻好了，因爲信仰醫生信仰病，認爲藥喫下去自己得救了，在醫學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。在美國，每一家都有很多藥的瓶子，他們非常喜歡藥，尤其是各種維他命多得很。

但據我所知道的資料，很多病是醫不好的，藥也治不好的，那麼醫生給病人喫的是什麼呢？是白糖，麪粉合起來的。醫生告訴病人，你這病沒有辦法了，全世界只有這種藥勉強可以治，結果多半用這種藥來安撫病人的心理，可是病人卻活得好好的，這就是心理病，所以科學文明越發達，一般人的心理病越嚴重。要解除自己心理的這個毛病，就是莊子這三個字，「無憚化」，把生命看空一點，不需要那麼恐怖自己身體毛病，那麼害怕自己的生死。因此，子犁罵子來的家人，你們怕什麼？這是自然的變化。

倚其戶與之語曰：「偉哉造化！又將奚以汝爲？將奚以汝適？以汝爲鼠肝乎？以汝爲蟲臂乎？」

子犁靠在房門講：好偉大的造化呀！不知道又要把你變成什麼樣子。

子來曰：「父母於子，東西南北，唯命之從。陰陽於人，不翅於父母。彼近吾死而我不聽，我則悍矣。彼何罪焉？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宇宙萬有就是陰陽所變，它沒有翅膀沒有形象，卻變化無窮，這是我們的大父母，萬物的生命都是這個大父母所生。如果這個宇宙的主宰它要我死，我也無法抗拒，只好聽它的。如果我不聽命令，不順其自然而死，就是反抗，我爲什麼要抗拒父母的命令？我們這個生命是它變出來的，必須要還之於它，它要你死也不是罪過，要你生也不是恩惠，它很自然地就是這樣一個規律。

下面有一個道理，我們做一個比較，過去佛教的哲學，對於人生四個階段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非常看重，整個印度哲學也很看重這四個階段，並特別提出來，人如何解脫生老病死，因爲創立了佛學的哲學系統，也創立了佛教的基本的宗教哲學。中國上古文化也講過這四個階段。我們如果推開宗教的外形，只拿文化精神來比較，中國上古的文化，對於生老病死，不像別的宗教看得那麼嚴重，認爲沒有什麼，輕鬆得很。

莊子這一段話可以做一個代表，「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」「大塊」就是天地：「載我以形，」注意這個「載」字，像一個車子一樣，形體不是我，我也不是這個形體呦，形體等於一個車子、一個工具一樣，不過把我這個東西裝在裏面而已。活着呢？「勞我以生」，活着忙忙碌碌，勞生。老了就是退休安養，死了就是休息。所以，真懂得這個生命，那麼才真懂得死亡，看生死是一樣的，生不足以喜，死不足以怕，這是很自然的階段。

但是所有的宗教哲學都只講到這裏，死了以後還有沒有呢？那麼又可以歸到佛學裏去了，道家只是沒有講的那麼明顯，還有再來的，就是輪迴。輪迴就是重新回過來，又是生老病死，這個生命永遠是連綿不斷的。這是生命的現象，在這個現象的後面有一個東西，有一個無比的功能，那就是各種宗教的，哲學的所定的第一個因素的各種名稱，叫它是道也好，叫它是什麼也好。那麼莊子怎麼形容呢：

今之大冶鑄金，金踊躍曰：我必且爲鏌鋣。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人耳人耳，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爲大爐，以造化爲大冶，惡乎往而不可哉？」

這個比喻很妙了。譬如有一個大的鍋爐鍛鍊黃金，當黃金進入鍋爐以後，高興得不得了，跳起來講：好，這次輪到我變成「莫邪」了。莫邪」是一種寶劍，古代煉一把名劍，要把五金合起來煉的。如果黃金像這麼一叫，工匠師一定認爲這個黃金是妖怪，一定想辦法把這個黃金搞掉。現在我們這個生命，「犯人之形」，變成人了，可是我們人在作怪，認爲自己「人耳！人耳！」是一個人，所以生命的主宰看我們人都是妖怪，是「不祥之人」，很不吉利，就像那塊黃金一樣。

本來我們就是人嘛，爲什麼要自己宣傳自己呢？我們要知道，整個天地就是一個大化學的鍋爐，天地之間有一個能夠創造萬物的功能，這個名稱叫「造化」，它如同大工程師，要把我們變成什麼就是什麼，你不要自己對自己的生命矛盾彆扭。生命在哪個環境都可以活着，但我們人在任何環境都不滿意，都很厭惡，等於黃金跳到鍋爐裏，自己叫起來了，這就是妖怪。這個道理說明，我們對人生認不清楚。所以我們要認清楚自己的生命，就是那麼變化活着的，沒有怨恨也沒有悲歡喜樂，很自然。

成然寐，遽然覺。

等於大工程師在化學鍋爐裏打造了一個東西，這個東西作成功了，就變成人了，就是我們這個樣子。「成然寐，」就是佛經裏講的「長夜漫漫」，生命已經裝在身體裏，但我們在睡覺，這一夜很長，算不定活了六十歲就睡了六十年。等到有一天，生命離開身體這個工具以後，回到大自然，那是夢醒的時候，非常舒服。現在我們的生命寄存在身體裏活着，這是倒黴的時候，是大睡眠的時候。等到有一天夢醒了，就不受這個身體拘束了。

《大宗師》這一篇的宗旨，就是莊子提出的「內聖外王」之道。得道的樣子有一個模型的，在《大宗師》和前幾篇都講過了。本篇有一個最重要的要點，有「聖人之才」而無「聖人之道」，有「聖人之道」而無「聖人之才」，都不能爲「全才」。因此，這幾段提到生死問題與「聖人之道」「聖人之才」的道理。

這中間有一箇中心，人如果得了道，生命的功能比宇宙還要偉大，在《莊子》內七篇中，都是人如何解脫，順其自然變化，自然的法則、生命的法則是非要這樣變化的。得了道的人，雖然在自然變化裏面，可以超越了這個變化，不跟着這個變化走，自己能夠做宇宙之主，自己能夠主宰生命，使自己的生命昇華，這就叫做「真人」。「真人」可以把天體上的太陽月亮拿在手裏，像兩個湯圓在玩的。

我們讀《莊子》，往往被他又優美、又幽默、又幽趣的文字騙住了，忘記了這個中心。大凡一般研究《莊子》的，乃至喜歡《莊子》的，甚至各種註解，據我的經驗看來，只曉得解脫，而不知道解脫中間返回來，自己生命可以做主的。像當年我在西南一帶有一個老友，現在連名字都想不起來了，他是四川人，中國文學很好，是老牌子英國留學生，有名的天文學家，如果現在活着有一百多歲了。他不大懂西洋的天文，但對中國傳統的天文學非常有研究。這七八十年來，真學天文的沒有幾個，一般都是走實用的科學的多。

那時，我們一聽學天文的，就是非常了不起。他夜裏經常不睡的，穿很厚的皮袍，披很厚的披風，帶很厚的帽子，站在高樓頂上夜觀天象。所以我們經常笑他，昨天夜裏又沒有睡覺啊？天下有什麼變化，他講得很準，比講預言還準，那是科學。某一個星座怎麼變了，那這個世界將怎樣變亂了。抗戰時我們問他，打仗還要打多少年？他掐指一算說，很長，總有十來年，八九年免不了的。他掐指一算，不是子醜寅卯那些亂七八糟的，那是算數字。

他這個就象莊子講的子犁子來一流的人物，一般人看來怪裏怪氣的，我們同他太熟了，看起來很自然。他走路眼睛都看天的，目中無人，就是非常傲慢，看人非常渺小，所以懶得看人。因爲他是學天文的，看地球看世界就同一個湯圓一樣，況且我們人還是湯圓裏的螞蟻，那是沒有一點意思的。他的生活就在天文方面，我們叫它宇宙方面，他晚年最欣賞的是莊子，好象莊子的道就傳給他了那個味道。

## 心心相印

子桑戶、孟子反、子琴張，三人相與爲友，曰：「孰能相與於無相與，相爲於無相爲？孰能登天遊霧，撓挑無極，相忘以生，無所終窮？」三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爲友。莫然有間，而子桑戶死，未葬，孔子聞之，使子貢往侍事焉。或編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「嗟來桑戶乎！嗟來桑戶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猶爲人猗。」子貢趨而進曰：「敢問臨屍而歌，禮乎？」二人相視而笑，曰：「是惡知禮意！」子貢反以告孔子曰：「彼何人者邪？修行無有，而外其形骸，臨屍而歌，顏色不變，無以命之，彼何人者邪？」孔子曰：「彼遊方之外者也，而丘遊方之內者也。外內不相及，而丘使汝往吊之，丘則陋矣。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彼以生爲附贅縣疣，以死爲決潰癰。夫若然者，又惡乎知死生先後之所在？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，忘其肝膽，遺其耳目，反覆終始，不知端倪。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爲之業。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，以觀衆人之耳目哉！」子貢曰：「然則夫子何方之依？」孔子曰：「丘，天之戮民也。雖然，吾與汝共之。」子貢曰：「敢問其方？」孔子曰：「魚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養給。相造乎道者，無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。」子貢曰：「敢問畸人？」曰：「畸人者，畸於人而侔於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」

子桑戶、孟子反、子琴張，三人相與爲友，曰：「孰能相與於無相與，相爲於無相爲？孰能登天遊霧，撓挑無極，相忘以生，無所終窮？」三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爲友。

「子桑戶」「孟子反」「子琴張」三個人是好朋友，他們說：「孰能相與於無相與，相違於無相爲？」「孰」是哪個，「相與」是相同。哪一個人能做到彼此相合於無相之中？彼此合於無相之中，就是不着相，不被現狀所迷。不着相當然就解脫了，解脫了就萬事不管了嗎？就像前面講的那是前輩的高人，現在幾十年中想從年青人中，找出這麼一個怪人都找不到了，所以越想越可愛。

「訪舊本爲鬼」，他當然成仙去了，不做鬼了。所以，光解脫了還不行，還要入世能夠有所作爲。雖然入世，雖然還在做一個平凡的人，但一切所作所爲都不着相。由此也可以知道三教的不同，如孔孟是偏重於入世，明知世界是不可救的，以仁愛大悲的精神，硬要救世救人，這不是笨，是「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」，是聖人之行也。

佛家呢?老實講，不管大乘大到什麼乘，還是偏重於出世的。道家則站在中間，可出可入，能出能入，要出要入都可以，你說進來了嗎？他抽腿就出去了；你說出去了嗎？他拔腿又進來了。始終在中間，這是道家之妙。學佛的同學注意，「有相」「無相」莊子早就提出來了。尤其是禪和佛學借用了老莊的名詞太多，所以研究禪宗的，往往說禪宗受了老莊的影響，這到不一定是這個道理。

「孰能登天遊霧，撓挑無極，相忘以生，無所終窮？」哪一個人能在太空的霧中游玩，「無極」代表宇宙，把這個無量無邊的宇宙，像玩銅板一樣，放在手中翻着玩。彼此能夠忘記了現象界的生命，抓住了生命真正的主宰。這個主宰無量無邊，無盡無止，莊子始終沒有講永遠長在，但是無所終無所止，對這樣一個生命誰能做到？

剛纔提醒青年同學注意，研究《莊子》，大家素來被莊子優美有趣的文字騙了。常常有學佛學道的朋友問，怎麼研究佛學？我看他們誰的個性與莊子風格相近，就說，不用了，你讀讀莊子就好哦。讀了《莊子》比佛學好，學了佛學太宗教化，馬上就要喫素拜佛等，太嚴肅了。讀了《莊子》沒有那麼嚴肅，非常解脫。你有了煩惱，一邊拿木魚一面讀《莊子》，那真是別有味道，很解脫。這是《南華經》呦，道教就唸這個。但是輕鬆解脫之中，你被文字騙過去了，着了相。執着了輕鬆解脫這一面，還沒有了解《莊子》中間有最嚴肅的一面，對自己生命自己可以做主的道理。莊子只是沒有明說罷了，他祕密的說在哪裏呢？「相忘以生，無所終窮？」像這類句子非常多，在內七篇中到處提到這類觀念。

「三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爲友。」三個人講完後，相視而笑，心心相印，只有他們三人懂。

## 子貢弔喪

莫然有間，而子桑戶死，未葬。孔之聞之，使子貢往侍事焉。或編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「嗟來桑戶乎！嗟來桑戶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猶爲人猗。

「莫然」是形容詞，等於後世的忽然。「子桑戶」死了，還沒有下葬。孔子知道後，派學生子貢去「侍事焉」，就是參加治喪委員會，看看有什麼事辦，要錢出錢，要力出力，子貢都做得到。子貢到了那裏一看，子桑戶的兩個朋友，一個在唱歌，一個在擊樂器，既不流淚也不哭，同我們現在出喪一樣。你看出喪，古今音樂俱全，和尚道士端公都加上，一條街都給擺滿了，人家叫我們中國人「吵死人」，死人躺在棺材裏一定是給他吵死的。我說這叫中國文化，所以我們中國人都是學道的。「嗟來乎」相當於現在「唉呀呀」這兩個朋友唱什麼呢？唉呀呀！子桑戶呀，你倒是回到真的地方去了，可憐的是我們兩個還要做假的人呀！

子貢趨而進曰：「敢問臨屍而歌，禮乎？」二人相視而笑曰：「是惡知禮意？」

子貢一聽，「趨而進曰：」趕緊跑兩步進步問：「敢問臨屍而歌，禮乎？」「敢問」，就是中國文化了，我們小的時候都很習慣用的，向老師向長輩問問題，就用「敢問」，表示我不敢問，實際上不敢問還是問了，這兩個字蠻有意思。子貢說人死了，在屍體邊不流淚，卻唱歌，這是禮嗎？這如果演成電視劇就很妙了，這兩人大概一個寒山，一個拾得的樣子，一看子貢，相視而笑說：你這個年輕人，你還懂得禮？禮是什麼意思？把子貢罵了一頓。

子貢反，以告孔子曰：「彼何人者邪？修行無有，而外其形骸，臨屍而歌，顏色不變，無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」

子貢捱了罵，就回來向老師報告，他們兩個是什麼人啊？「修行無有，而外其形骸，」「修行」兩字又是莊子提出來的。他們兩人平時看起來人品都很好，好象得道之士，很講究修行。他們滿不在乎一切皆空，甚至於把人的生命形體都去掉，在死人面前唱歌，還高興得很，我這就不懂了。老師啊，他們究竟是什麼人？

## 方之外與方之內

孔子曰；「彼，遊方之外者也；而丘，遊方之內者也。」

孔子說：你不懂，他們都是方外人。「方」就是範圍，他們這些方外人，已經超過了一切的範圍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，什麼都不能約束。像我自己，還在這個範圍以內。所以出家人稱爲「方外之人」，古人讀到「丘」字是不能唸的，唸了老師、父母要打屁股打手心的，聖人名字是不可以唸的，要避諱，要改口，讀「某」。孔子的號叫仲尼，上古的人並不避諱，對聖人叫名叫號都可以。到子思著《中庸》時，直接叫祖父的號，沒有叫夫子，或者我們說的祖父，這是古禮。後世的人很奇怪，對父親名字都不敢叫。當然現在沒有了，不相干了。

這一段，郭象的註解高明極了：「夫理有至極，外內相冥。未有能冥於內，而不遊於外者也。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，無心以順有。故雖終日揮形，而神氣無變，俯仰萬機，而淡然自若。夫見形而不反神者，天下之常累也。是故睹其與羣物並行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；觀其體化而應物，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，豈直謂聖人不然哉！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。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，以釋天下之可悟。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，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，故超聖人之大意，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。而莊子之書，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。」

郭象的文字學莊子，可以說隨着時代越向後，文字越暢達，比讀《莊子》更痛快。「夫理有至極，外內相冥。」「理」就是哲學，就是最高的真理，沒有在內在外，當然也不在中間，內外混同的。你必須要修行到了遊心於方外，解脫逍遙到了方外的極致，那內在的纔是真的通了。相反地，如果內在的真悟到了，真通了，那就跳出三界外了。所以得道的人，常常「遊外以弘內」，這個心跳出了物質世界，在天地以外，內在還是在弘揚這個道念，雖然是無心，空的，但在現實存在的世界裏面遊戲。用現在漂亮的名詞講，真正得道的人，是「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業」。

孔子儒家所標榜的聖王之道，得了道纔可以入世，「終日揮形」，他們雖然一天到晚看起來忙死了，但「神氣無變」，內在修養到了這個程度，並沒有受忙碌的外界所影響。人如果修養到了這個程度，可以作帝王作帝王師了。一般的人只抓住了外形，抓住了外在的東西，沒有回過來抓生命真正的東西，所以感覺生命是拖累，是痛苦，是矛盾的，那麼他們在這個人世間，也變成一個工具一個機械了，雖然自己有靈魂，但卻跳不出物質世界的束縛，不能真正懂得人生，如果得了道，體會到宇宙萬化的變化，你儘管忙，能自然的應付得了。「坐忘」是莊子提出的，那就是佛家講的入定，人修養到萬機奔沸時，能指揮若定，達到「坐忘」的境界。你做到了這個程度，才懂得聖人是入世的，不一定是出世的，不一定跳出了紅塵就叫得道的人。因爲人們不懂這個道理，認爲修道就是要跳離現實，這完全錯了！真正的學道學佛，懂了以後，更積極地入世，更積極地面對現實，所以佛學大乘是入世，道家也是入世，莊子這裏也是這樣。所以莊子明白了這個道理，把它歸在一個宗旨裏面，叫「道」，這個「道」需要你的智能去理解去體驗，「道」是可以摸得到的。

在《莊子》裏面經常可以看到，對孔子是挖苦得很厲害的，其實莊子非常捧孔子，他怎麼捧呢？他不是直接說，而是轉了一個彎講，幽默了孔子一下，孔子也是得了道的，但一般人卻把孔子看低了，實際上孔子已經遊心於方外了。我們後世人研究學問讀文章，要了解每一篇文章裏面所寄託的道理，要透過文字以外，懂得文字真正的道理。所以，對於「心」是跳出三界以外，整個道理懂了，才懂得道，那就「坦然而明」了。在這裏，郭象特別捧《莊子》這本書，《莊子》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是「超俗之書」，超過世上一般的書籍，是「蓋世之談」，現在年輕人說話常說，「你不要蓋了」，認爲蓋是新名詞，其實一點都不新，古人很多地方都提到「不要蓋了」，這還是老話。

看完郭象的妙文，再回到原文，有一個重點，孔子提出來告訴子貢，他們是遊於方外的人，我還在方之內，換句話說，還在「羿之轂中」，在那個中心點，沒有跑出輪迴以外。

「外內不相及，而丘使汝往吊之，丘則漏矣。方且與造物者爲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彼以生爲附贅縣疣，以死爲決潰癰。夫若然者，又惡乎知死生先後之所在。

孔子說：我剛纔聽到朋友死了，只知道去關心，實際上，出家人與在家人，「方之內」與「方之外」是「不相及」的，我還以世俗的觀念叫你去辦喪事，這真是丟人啊！他們是得道的人，認爲天地賦予人生命是一個拖累，現在這個形體解脫了叫死亡，回到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的那個「氣化」。這個「氣」不是空氣，相當於現在說的本能，能量。他們已經解脫了生死，沒有過去未來，也沒有先後，所以把生命當作是多餘的贅瘤，把死亡當成是割掉了身上的潰瘍濃瘡。

「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；忘其肝膽，遺其耳目；反覆終始，不知端倪。」

我們看這個肉體死了，但得道的人看來，這個肉體死了或活着，同自己都沒有關係。莊子這裏就傳我們口訣了，這是人生的妙訣，「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。」譬如，這個肉體是我嗎？分析每一個細胞，神經骨頭等，沒有一樣東西是真的我，是假借來用幾十年的，是「異物」，把這些細胞骨頭等湊攏成肉體， 「託於同體」，勉強的說這就是我，同我相同。所以我們借來用就用了，不要看得那麼嚴重，整個肉體也是一個機器。等於說，科學發達了，我們現在還在指揮機器人，將來人類恐怕會被電腦發達的機器人所控制，非常可怕。當然這不是必然，實際上科學家有這個擔心。實際上這些科學家神經病，我們人真正的生命不在這裏肉體上，是「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」的，本來就是機器嘛。只是在使用機器時，「忘其肝膽，譴其耳目；」把這些內臟耳目都忘記了，忘身忘我了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既無歡喜也無悲，舒服得很。「反覆終始」就像佛家形容叫輪迴，像一個圓圈，一個輪子一樣，永遠在轉動。「不知端倪」，一個圓圈一樣的東西，你說哪裏是一個開始？那裏是一個結果？它永遠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果。

「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；逍遙乎無爲之業。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，以觀衆人之耳目哉？」

他們忘記了塵世裏的事，早就得了解脫了，得了解脫是真正的逍遙。所以要去給他們講世俗的禮貌，他們怎麼能接受？世俗的禮貌是給一般人看的，大家虛僞的在敷衍，他們纔沒有時間虛僞的敷衍呢。「無爲之業」，學佛的同學要注意，「無爲」是老子提出來的，莊子也在用，佛家正式翻譯涅盤是翻成「無爲」，在印度哲學中，涅盤包括了六種「無爲」，後來玄奘法師研究了很久，最後還是勉強籠統地翻成「無爲」，無爲並不是什麼都不做，等於我們講空，空不是沒有，虛空裏面有無比的財富，電從哪裏來？電從虛空裏來。電不過是虛空中含藏的一種東西而已，沒有發現的東西還多得很。所以「無爲」裏有大有爲。

子貢曰：「然則夫子何方之依？」孔子曰：「丘，天之戮民也。雖然，吾與汝共之。」

子貢問：那老師算什麼呢？孔子說：我啊，是上天給我的刑法，是受罪的。「戮」就是被殺，這裏是受罪的意思，可以說，做人大部分如此，有一句俗語，「死要面子活受罪」，普通人都是這樣，死要面子就要活受罪，像聖人孔子是「天之戮民」，要救世救民，自己很受罪的。

這個重點反映了本篇的中心，即「聖人之道」與「聖人之才」，這兩者不可兼得。由此給我們一個人生觀，就是唐代詩人杜牧詩中所講的，「中路因循我所長，由來才命兩相妨，勸君莫更添蛇足，一盞醇醪不得嘗。」這首詩說明瞭一個道理，「才命兩相妨。」有些人有才，能幹聰明本事很大，結果沒有運氣，苦一輩子，坐在那裏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就是孔子說的「丘，天之戮民也。」有些人「命」好，不勞而獲，他「七字」不好，「八字」好，那沒有辦法。我經常說，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都在文學裏面，尤其詩詞裏哲學思想非常多。像這些文學詩詞，包括了人生哲學的一個大觀念，你看通了之後，人生就沒有什麼煩惱。用佛家的道理來講，「欲除煩惱須無我」，一個人要除掉煩惱，必須要真正修養到無我的境界，才真正無煩惱。「各有前因莫羨人」，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前因後果，你不要嫉妒羨慕人家。這些都是人生哲學的問題。

「雖然，吾與汝共之。」但是，不止我一個人命苦，做了孔子的學生，志同道合，你與我一樣，也是命苦。生在一個動亂的年代，以救世救民爲己任的人，一定要命苦的，這是一個原則。

## 忘乎道術

子貢曰：「敢問其方。」孔子曰：「魚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」

子貢說：老師你講了半天，這中間的道理，我還沒有懂，請老師告訴我一個方向。孔子只好用比喻來講，「魚相造於水，人相造於道。」這個「造」，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，讀作「曹」音，意義稍稍不同一點。魚在水中不知道有水，等於人天天在空氣中生活，不知道有空氣。大家修道求道，其實不需要去修去求，人本身就在道中生活着。所以《中庸》裏講，道沒有離開人，是人自己離開了道。「道不可須臾離也。」道沒有一剎那離開我們。「可離者非道也」， 因爲修道，道纔來了，那就不是道了。

「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養給；相造乎道者，無事而生定。故曰，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。」

孔子進一步引申。魚離不開水，所以養魚要「穿池而養給『，故意挖個池塘放上水，才把魚養得住。那麼，道本來在人自己那裏，但人找不到，怎麼辦呢？」無事而生定。「就是說你的心中，一天到晚要無事。心中無事，就是真正的定，不是打坐才叫定。打坐是練習自己如何做到心中無事的一個方法，不是認爲打坐纔是修道。如果打起坐來，心中還是很忙，還在唸咒子，觀氣脈守竅啦，怕身體跑了一塊骨頭，那是在開運動會，那不是道。所以，孔子用一句話，「無事而生定」，就把修道的道理告訴我們了。真正的定要做到什麼境界呢？「於事無心，於心無事」。定並不是萬事不管，你盤腿坐在山上，心中無事，你以爲那是道嗎？那是半道，半吊子道。要「於事無心」，能入世做事情，但心中沒有事，這是功夫了。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,「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」，但心中沒有事，心中不留事，「於心無事」， 這樣纔是真做到無事，無事就生定了。

孔子就告訴子貢一個「方」，有靜定而得道，得回自己本有的道。因此做了一個結論，「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。」孔子開始說，養魚必須要挖一個池塘放一些水進去，便於魚在裏面悠遊自在，修道必須要做到心中無事，才能生定。進一步呢，如同魚在水裏面不知道有水，水也不知道有魚了。等於我們在空氣裏生活，活了一輩子不知道空氣的形狀，天冷鼻子出氣，看見冒一點白煙，那還不是真的，所以我們沒有看見過氣。所以真得了道的人，如同魚在水裏不覺得有水一樣，也不覺得自己有道。如果還有道貌岸然，或者儼然有道的一個道象、一股道氣、滿嘴道話，沒有得「相忘」之故，那就有問題了，不是道的境界。真得了道的人，忘了自己有道，那個有錢慣了的人，身上從來不缺錢，聽說今天又賺了二十個億，「哦，今天又賺了」。聽聽而已，並沒有覺得歡喜，錢來了也同「魚相忘乎水」一樣。如果窮人中了獎券，或得了兩百萬，七天七夜睡不着，鎮定劑都沒有辦法。我們這裏也有做大生意，有大資本的人，他聽了笑了，可見我很懂他的心裏，就是這個味道。可惜很多人好象沒有這個經驗，等到慢慢發了財，就有這個經驗了。

## 君子小人

子貢曰：「敢問畸人。」曰：「畸人者，畸於人而侔於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」

「畸」同奇，念廣東話閩南話，讀「支」，單獨的一個，「畸人」，單獨的人，超乎常人。修道的人，行爲與衆不同，在人家看來都是奇奇怪怪的，所以叫「畸人」，「畸」就是單數，陽數爲之奇，雙數爲之偶。得道的人，變爲「畸人」，陽數充滿，變成純陽之體。「畸於人而侔於天。」不合於人世間的要求，但他是合於天道的人。

接着孔子有一個觀念，不光指修道，也含有做人的道德，以及人生哲學，「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天之君子，人之小人也。」在人中看來了不起的人，做人做的很好，湯圓一個，到處都得滾得圓圓的，逢人必笑，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，這是「人之君子」，一般人叫君子，卻是「天之小人」，在天看來是小人，不合於道，心腸不直。其實莊子這裏用的四句話，不是這個道理。這四句話，先要申明，年輕同學不要隨便拿來用。有時候人家罵你討厭你，你說我是「天之君子」，所以讓你看不起。這就不對了。

我們看古今中外歷史上很多的人物，的的確確道德非常高明，可是做人很差勁，看起來到處不合適宜，而且命運也不好，到處不得志。像孔子當年周遊列國，連一個便當也弄不到，不是買不到，而是沒有人給他喫。哪裏知道孔子死後，每一年祭孔，都是牛肉豬頭肉等一大堆。所以我說，死後給孔子冷豬頭，不如當年給一個熱便當。可是當時孔子很可憐，是「人之小人，天之君子」。歷史上這類人很多，我們年輕時也借用過這四句話，有同學被搞煩了，就講我是「人之小人，天之君子」，就罵人了。實際上一個真正得道的人，往往不合於世法，同世俗看起來完全兩樣，很討厭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不是「全才」不夠稱得上「大宗師」，如果是「大宗師」，那是「天之君子」也是「人中君子」， 有「聖人之才」也有「聖人之道」。莊子這裏用的四句話，不是「大宗師」，也就是說，有「聖人之道」無「聖人之才」的人，處事都是不高明的。

孔子派子貢去給子桑戶弔喪，子貢看到子桑戶的朋友不但不哭，還在唱歌，就回來向孔子報告。孔子就說，這些是得了道的人，他們已經了了生死，生來死去他們看得很自然，死不過睡長覺而已，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你不要拿世俗的禮法要求他們。因此引出孔子講自己修道的方向。

接着莊子又另起一段故事，與這段故事又同又不同。

## 生死問題

顏回問仲尼曰：「孟孫才，其母死，哭泣無涕，中心不戚，居喪不哀，無是三者，以善處喪蓋魯國。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？回壹怪之。」仲尼曰：「夫孟孫氏盡之矣，進於知矣。唯簡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簡矣。孟孫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，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後。若化爲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方將化，惡知不化哉？方將不化，惡知已化哉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。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，有旦宅而無情死。孟孫氏特覺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與吾之耳矣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！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，夢爲魚而沒於淵，不識今之言者，其覺者乎，其夢者乎？造適不及笑，獻笑不及排，安排而去化，乃入於寮天一。」

顏回問仲尼曰：「孟孫才，其母死，哭泣無涕，中心不戚，居喪不哀。無是三者，以善處喪蓋魯國，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？回壹怪之。」

顏回問孔子，魯國有一個人叫「孟孫才」，他的媽媽死了，他哭起來無涕，幹叫喚，幹叫喚謂之嚎，就是哭着眼淚也沒有。「中心不戚」，內心沒有覺得悲傷。「居喪不哀」，辦喪事時，一點哀痛的形象都沒有，孟孫纔不是老人，老人哭起來沒有眼淚的，但一笑眼淚就出來了，是顛倒的。老人有好幾個顛倒的，坐着就想睡覺，躺下就睡不着；講現在的事，一邊說一邊忘記了，但幾十年前的事，都記得起來。孟孫纔沒有流淚悲傷哀痛這三種表現，同做人的道理都相反，結果「以善處喪蓋魯國」，魯國的人，都說他對母親最孝順，喪事辦得最好。顏回說，難道有這種沒有實際行爲，卻能夠獲得聲名的人嗎？我實在覺得奇怪。

仲尼曰：「夫孟孫氏盡之矣，進於知也。唯簡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簡也。孟孫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；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後。

孔子說，你不要搞錯了，社會上的恭維不是偶然的，孟孫氏做人做到了頂，他雖然在世間，卻已經是有大智能成就的有道之人了。

「唯簡之而不得」，這裏面有一個大道理，中國文化從三代以後到周秦這個階段，最重要是「養生送死而無憾」，對於小孩子年輕人要教養，對於老年人的送終要處理好，這兩頭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辦好。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。不管一個國家一個社會，乃至一個人，如果這兩件事情沒有做到，在中國文化認爲那簡直不叫人。但卻產生一個問題，關於父母老人死後的喪事，辦得太嚴重了。一副棺材有三套，在棺材外面還有槨，在棺材外還要套一個，所以「棺槨衣衾」。有幾個女兒幾個女婿，就要在棺材蓋幾牀被子，棺材裏春夏秋冬的衣服要俱全，現在還要加上長袍馬褂，如果當過軍人，還要加上軍服和西裝。死人嘴裏含什麼，手裏拿什麼，那講究的東西可多了。棺材裝不下，棺材下面什麼茶葉石灰木炭等，各種東西，你們看都沒有看到過，那多得是一塌糊塗。現在的喪事非常繁複，都讓殯儀館亂搞了。

所以到了春秋戰國時的墨子，也是最反對喪事複雜的。他的《墨子》裏有一篇《節喪》，以社會經濟的觀點，認爲這是很大的浪費，很不應該的，這也是墨子經濟道德觀點。墨子等於是回教人的葬法，回教人的一個棺材可以用幾百年，棺材的底板是活動的，可以抽動的。人死以後，洗了身子用白布一裹，放到棺材，抬到墳墓。那個墳墓要向天的，不用看風水，就是一個坑，把底板一抽，屍體下地了，用泥土一封就行了。棺材還擡回來，第二位還可以用。屍體一定要埋在地裏，也很有哲學的道理，因爲人是地上的動物，天地生我，死後歸之於地。當然回教的葬禮，棺材方面是簡單，別的方面也不簡單。

我們從孔子同顏回的對話中可以看到，孔子也反對喪禮複雜。因此孔子在《易經·繫辭》上講，「古之喪者，不封不樹。」我們最古老的祖宗，死了以後，也同回教徒一樣埋在土裏，也沒有弄墳墓，也沒有弄記號。後人慢慢受社會的進步，文化的影響，才建立了「養生送死」這個花樣，這是中國文化喪禮上的一個大問題。

當然現在的婚禮和喪禮，沒有一樣是我們中國文化的。我們中國人自己講是禮儀之邦，到現在既沒有禮又沒有儀。幾十年中，我看到了婚禮的七八次變化，變到現在不曉得是什麼樣子了。現在的婚禮，都是爸爸手拉着女兒帶進去，然後交給女婿，送給你了。雖然走得慢，如果是我來帶的話，很想走得快一點，這事情多討厭啊！都不合禮。

「唯簡之而不得」，爲了這句話，我們引證了很多歷史上的道理告訴大家。「夫已有所簡也」，孟孫才的母親死了，他看起來沒有照一般的規矩流鼻涕，流眼淚，很簡單的辦喪事，孔子說，這其實已經很合於禮了。而且，「孟孫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。」他本人已經得道了，已經了了生死，所謂生死之間，「生者寄也」，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，是住在旅館，「死者歸也」，死了就要回去了。所以顏回你不要過分要求。所謂過分的要求，像古代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死了，叫「福壽死」全歸，如果送輓聯，可以送紅的了，這是合古禮。如果父母活到一百多歲，古代人常常活那麼長的，當兒子的七八十歲，你叫他哭也哭不出來，非要流眼淚，那隻好用辣椒來抹了，那怎麼行？在我們中國，高齡而死，那不叫死亡，那叫「登仙」，成仙去了。

「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後。」他沒有時間觀念，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，人之所以不能得道，就是被兩樣東西困住了，一個是空間觀念，一個是時間觀念。所以大家打坐，「哎呀！大概坐了半個鐘頭。」因爲思想被時間觀念困住了，就不能「魚相忘乎水，人相忘乎道術」。有些修道人還非要面對東方纔能打坐，「哎呀，北方打不得坐。」哪一方不住人啊？哪一方不生人？哪一方不死人？我問你，爲什麼東方一定是生氣方？北方還叫不空如來呢？那對着北方豈不是更好?都是人智能不夠，被時間空間困住了，很可憐！人把時間空間觀念忘掉了，不曉得有多痛快。所以孔子說，第一，孟孫氏了了生死，第二，忘記了過去未來，「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後」，不曉得哪個在先哪個在後。

「若化爲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己乎。且方將化，惡知不化哉？方將不化，惡知已化哉？」

中國傳統文化，道家的觀念，並沒有把生死看得那麼了不起，所以對於生死，叫「物化」，也叫「變化」。佛學就叫「無常」，「無常」就是不常在，沒有一個東西永遠固定擺在那裏，不常在就變化去。這個天地是個大的化學物理實驗室，所有的生命就是「化物」，是這個大化學鍋爐的變化物。我們活着的肉體，是許多如素菜牛肉蝦子等各種各樣東西變出來的，死了以後，這個肉體又變化成其它東西去了。整個程序是複雜變化的，萬物都在互相變化。人死了就是「化」於物，「化爲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」「化」與物後並不是沒有，他的生命沒有完，我們看見生死，是外形變化去了，外形變化去後還要變回來的，這個生命精神永遠不生不滅。所以等待其「不知之化」，下一個生命要變成什麼是不可知的。一般人是不可知，得道的人是知道的。

一個人剛剛生下來，就是一個新生命變化的開始。「且方將化，惡知不化哉？」一個新生命或者我們在座的人活着，難道不知道隨時都在生死變化嗎？實際上我們的身體，隨時都在生死，隨時都在變化。昨天的我已經死掉了，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，前一分鐘的我不是現在的我，現在的我不是後一分鐘的我，都在變化之中。「方將不化，惡知已化哉？」我們感覺到活着存在，不曉得現在有一部分隨時死去了，另一部份隨時又生回來。因爲我們悟不到這個道理，所以不能得道。

「吾特與汝，其夢未始覺者邪！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，有旦宅而無情死。」

孔子告訴顏回：我們兩個都在做夢，是瞪起眼睛在做白日夢阿！如果醒了，不做夢了，就開悟了。「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，」我們普通人，認爲這個外形是生命的根本，其實生命不在這個外形上，等於電燈泡壞了，那個電能電源沒有壞，換一個電燈泡又亮了，像對孟孫才這樣得道的人來講，死亡的是形骸形體屍骸，「而不損心」，那個生命的本心，它沒有死亡，它不因爲外形的死亡而死亡，它永遠長在。「有旦宅而無情死。」「旦」就是早晨，「宅」就是住在那裏。生來與死去，等於是早上與晚上一樣，真正的生命沒有死亡，那個生命起作用的永遠長在。

「孟孫氏特覺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，且也相與吾之耳矣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？且汝夢爲鳥而歷乎天，夢爲魚兒沒於淵。不識今之言者，其覺者乎？其夢者乎？」

孟孫氏是得了道的人，沒有悲哀也沒有歡樂，不過呢，他處在人世間，大家覺得死了人應該哭，「人哭亦哭」，他也張開嘴巴「哇哇」哭着應酬一下，這是因爲大家要這樣做，他不能不跟着也這樣做。大家講白天叫天亮了，他也跟着講天亮了，碰到與一堆瘋子在一起，大家叫他跳，他也跟着跳了。不跳人家要打死他，說他瘋了。

孟孫氏懂了這個「吾所謂吾」，就沒有自己的小我，一切都是大我，你要哭就跟着你哭，你要笑跟着你笑；你認爲要這樣，那就跟着這樣辦吧，如此而已。孟孫氏已經到了「無我」的境界。在這裏，莊子用文學的筆調，寫成「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？」這麼一寫，搞得我們糊裏糊塗了。如果照佛家，直接了當寫成了「無我」就容易懂了。

人生個個「無我」，從頭髮到內臟哪一處是我？都不是。莊子再進一步，由「無我」境界講到人生如夢。其實人生就是夢，什麼人生如夢？那是文學的形容詞，夢還如人生呢！這個「如」字是不能用的。當我們夜裏做夢，夢到自己變成鳥就飛得很高，夢到自己是一條魚時，就遊進深水裏去了，那個時候，也不覺得有恐高症，也不覺得水嗆人，夢中很舒服。我們眼睛張開，現在會思想會講話是清醒的，覺得那是夢，你認爲自己真清醒了嗎？難道你不知道，現在是瞪着眼睛在做夢嗎？所以，人生現在究竟是清醒還是在做夢，這是一個大問題。譬如，昨天作了很多事，我們絕不承認是在睡覺的，但是，我們回想一下昨天的事，還不是一個現成的夢嗎？是瞪着眼睛做的，但我們不瞭解，把閉着眼睛的思想活動精神活動，認爲纔是夢，還認爲自己很笨，被夢騙了，其實現在更笨！現在是瞪着眼睛在做夢，被什麼騙了？被眼睛騙了。不相信？我們閉着眼睛看一看，夢馬上沒有了。究竟那個夢的樣子是醒了，還是現在是醒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莊子也不清楚，孔子也不曉得，「和尚不喫葷，肚子裏有數」，大家自己去研究，這也就是禪宗所謂的「參話頭」，給你提出問題，沒有答案，你自己去做答案。下面講一個道理：

「造適不及笑，獻笑不及排。安排而去化，乃入於廖天一。」

「造適不及笑，獻笑不及排。」這是人自然的情感。一個人到了最舒服最得意的時候，來不及笑了。當碰到好笑的事情的時候，「不及排」，來不及安排。你等一等，我安排一下再來笑。給人家說笑話，肚子笑痛了，說等一下好不好，我肚子痛了。但一邊叫他等一等，一邊又捧着肚子笑，「獻笑不及排」，那個叫真笑了。如果說，你講一個笑話給我聽，我一定笑，然後一面聽一面笑，那是安排的笑，不是真笑。

「安排而去化，」這個「安排」不要理解成現在的安排，現在的安排，是預先想辦法弄好，如要上課了，先把位子弄好。《莊子》裏的「安排」，「安」是平安，「排」是自然的排列，天地的法則。安於天地自然的「安排而去化」，放任其自然，任隨天地自然的變化。變化以後呢？「乃入於寥天一。」進入到這麼一個境界。「寥天一」，這是莊子取的名字，在天上加一「寥」字，空空洞洞無量無邊無止的天，但是，又空到哪裏去了呢？還是在這裏，在天地與我合一，萬物與我一體的這個境界。它等於佛家的涅盤，菩提。

這一段又是講一個人的生死問題。是由顏回問孔子，孔子由死亡的問題講到活着的問題，就告訴我們，夜裏做夢是夢，現在就在大夢中。要把這個大夢參破了，真正的清醒了，就悟道了。所以，生死都在夢中。

## 是非仁義是刑罰

意而子見許由，許由曰：「堯何以資汝？」意而子曰：「堯謂我：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。」許由曰：「而奚來爲軹？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，而劓汝以是非矣。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？」

意而子曰：「雖然，吾願遊於其藩。」許由曰：「不然。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，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。」意而子曰：「夫無莊之失其美，據梁之失其力，黃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爐捶之間耳。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？」許由曰：「噫！未可知也。我爲汝言其大略：吾師乎！吾師乎！齎萬物而不爲義，澤及萬世而不爲仁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，覆載天地、刻雕衆形而不爲巧。此所遊已！

意而子見許由，許由曰：「堯何以資汝？」意而子曰：「堯謂我：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。」

「意而子」是人名，「許由」是唐堯時代的人，他們都是上古時的高士隱士。意而子見到許由，許由就問意而子，堯究竟拿什麼話來給你講呢？「資」就是補充你的意思，或送給你的意思，意而子說，堯告訴我：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。中國文化儒家非常注重這個，尤其是唐宋以後的儒家，「躬」就是親自實踐，一定要實行仁義之道，「明言是非」，一個人對是非，一定要搞清楚。

許由曰：「而奚來爲軹？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，而劓汝以是非矣。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？」

許由說：這糟糕了，他怎麼弄一個軌道、一個陷阱給你走啊？人天性的本質是乾乾淨淨的，堯教你是非善惡仁義，就已經給你受刑了。「黥」也是古代的一種刑罰，犯了罪割鼻子，人們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犯罪的人。一個人生下來，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，天性是很乾淨純潔的，什麼仁義是非，什麼哲學、宗教、藝術等，都是白紙上塗上的顏色，一受了後天的染污，就拘束了，不自由自在了，就不得解脫逍遙了，就不能得道了。人有了仁義善惡是非的觀念以後，換句話講，就是現在講的價值問題來了。

這裏有一個問題，老一輩年紀大的在一起，常常講，現在越看越看不慣，現在的年輕人不講道德，看年輕人這不對，那不對，.這個社會多壞！其實都在說夢話。所以我經常說，道德的觀念，不管古代人、現代人、將來人、中國人、外國人都有，說法不同而已。中國古代人的道德都是宗教性的，不道德怕背因果，「哎呀！不得了了，死了會到閻王那裏問案了」或者，「菩薩會處罰你下地獄或上天堂」等。這一套現在年輕人不信了。

年輕人沒有道德嗎?有道德，就是價值觀念，也就是利害觀念。一件事情有沒有價值，有價值才幹。這也是道德觀念一個標準而已，不能說沒有標準的，凡是一個人，都有一個標準的，就是動物，也有它的標準的，形態不同，思想語言觀唸的不同，不要管變成什麼樣子，再變來變去，人總是曉得餓了張嘴要喫飯，冷了曉得穿衣服，這兩樣是不會變的，除非把這兩樣都變了，所以，只是文化意識形態不同而已。

意而子曰：「雖然，吾願遊於其藩。」許由曰：「不然。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，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。」

許由批評後，意而子的觀念不同，他說這個道理我也懂，但是我雖然不想進去，至少要買個門票在門口看一看，「藩」就是門口，許由聽了很感嘆了：「不然」，如果你一定要這樣，我替你可惜了，瞎子是永遠看不見一個人的相貌長得好與不好的。「盲者」與「瞽者」不是一樣嗎？不一樣，盲者是沒有眼睛，完全看不見，「瞽者」是有眼睛，但眼睛壞了，迷迷糊糊有一點光亮，分不清東西。許由說瞎子嘛看不清東西，我已經告訴你惡劣，你卻頭腦不清。換句話講，許由會講話，他罵人罵完了不帶一個髒字。我們要學講話，就學這樣。

意而子曰：「夫無莊之失其美，據梁之失其力，黃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爐捶之間耳。

「無莊」是古代的一個美人，後來年紀大了，沒有那麼漂亮了，「據梁」是古代的一個勇士，後來到了相當的年齡，體能到了極限，拳王的寶座垮掉了，沒有勇力了。「黃帝」是我們大家的老祖宗，智能最高，年紀大了，智能也沒有了。漂亮、力量、智能，這三樣都是人生最重要的。漂亮可以打天下，漂亮能把人給騙死的；有力量則可以控制人，使人害怕。漂亮使人愛，力量使人怕，智能使人迷惑，這三樣，都是爲英雄者創業不可少的東西。但是，一個人以這樣專長的東西，最後喪失了，多可憐，爲什麼喪失了呢？「皆在爐捶之間耳。」像一塊鐵在爐子裏鍛鍊久了一樣。

古人把鐵放在爐子裏燒，燒紅後夾出來用鐵錘打，所以叫做「爐錘」。這個「爐錘」代表什麼?這是代表人生的磨練多了，經歷多了，把天性的純潔破壞了，一切原來的長處，天真，智能等，自然就喪失了，所得的是後天的渣滓，所以年紀越大，那個心地越糟糕，離開道越來越遠了；學問越好，知識越多，學道越來越困難，越不能得道了，因爲心地不乾淨了。所以後人經常用到「爐錘」的這個道理，你們將來看古文看到「爐錘」這兩個字，就知道出自《莊子》。

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？」

所以天地很公平，本來生我們一個生命，給我們一個純潔乾淨的頭腦和心地，又造了許多生命以外的環境，給我們磨練，等於一塊凡鐵一樣，有很多的鍛鍊經歷，結果給了我們刑罰了，如同臉上刺了字，鼻子也割了，自己覺得很悲哀。這個道理講什麼?所以我們看人生，人的經歷，在年輕的時候，年輕的同學在這裏，無論如何沒有辦法懂，因爲我有這個資格，同你們一樣年輕過的。我十七八歲時，人家問我多少歲？我說二十九，我二十一歲已經出來做事了，人家問我年齡，我說四十五了。而且還把鬍子留起來，越年輕的時候越想裝老，現在恨不得一天到晚把鬍子刮七八次纔好呢！

我有很多朋友都會看相算命，那時我自己也覺得前途無量後途無窮的，就問她們：你看看我怎麼樣？有些朋友說，將來要當晏嬰。晏嬰要到三十幾才成功，我還要等那麼久啊？我有時煩了，有朋友說我將來中年到鼻運時如何，八字如何，我說這樣好了，我鼻子的鼻運不要了，當給你，少當一點，你拿點錢給我就行了。相命是靠不住的，大丈夫能造命，不要聽這一套。我不但是看相算命，看風水的朋友多，而且自己也學，學完了誰也不看。你們年輕人很多搞這一套，我一輩子玩這些，都不相信的，所謂「人不可貌相」，尤其是女孩子找先生，千萬不要相信這一套，相信這一套不曉得多少人上當。

所以我們年輕時覺得，前途無量後途無窮，到了中年，心就慢慢灰起來了，到了老年越想越難過。其實沒有看通，就是莊子這個話，上帝、上天、菩薩，隨便哪一個了，反正讓你年紀大了經歷夠了，由漂亮年輕到衰老難看，難看正好休息，別人眼睛也可以多休息嘛！我自己也可以多睡覺，對不對？老了人家看我不起，我還在懶得同你兩人應酬呢！像我，這個來拜訪你，那個來拜訪你，拜訪個什麼嘛？討厭死了，我什麼都不懂的。

今天有外國人來恭維一大堆，什麼名滿天下，我說我的天下就那麼大一點，都不要聽。上天讓你老，是讓你休息啊，眼睛看不見了，最好老花眼鏡也不戴，帶着把鼻子壓住，氣也出不來，累死了，正好躺着睡覺，書也不看，你只要那麼一想，就合了道了嘛！上天給你一度漂亮，漂亮已經漂亮過了，你已經出過名了，也要把漂亮讓給別人漂亮漂亮嘛！永遠給你漂亮了，別人怎麼辦啊？這樣一想，你就得道了，就通了。

## 橫豎三際遍彌十方

許由曰：「噫！未可知也。我爲汝言其大略：吾師乎！吾師乎！齎萬物而不爲義，澤及萬世而不爲仁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，覆載天地、刻雕衆形而不爲巧。此所遊已！

許由說：唉！你真不懂，我現在給講一點道的道理，「吾師乎，」我的老師，這個「師」是師法於道，也可以代表人。用人來做代表，佛家叫如來，道家叫太上或廣成子。廣成子有沒有這個人不知道，不過《神仙傳》上記載有，是黃帝的老師。《封神榜》上還說，廣成子手裏有一顆翻天印，一打出來，天翻地覆，天地宇宙都沒有了，變了，這個道理就是心印。我們看看廣成子的名字就懂了，得道的最後，是不要學問不要知識的，因爲有了知識就有了染污，可是在沒有得道以前，什麼都要會，要廣成以後變成一無所知，就得道了。那麼許由說的這個「師」，用人來作代表，是廣成子還是太上，就暫且不管了，反正這個老師就是道。

這個老師這個道，「齎萬物而不爲義，澤及萬世而不爲仁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，覆載天地、刻雕衆形而不爲巧。」「齎」就是把一切揉攏來。萬物都是它造出來的，它造了就造了，也沒有覺得是了不起的仁義，自己是義所當爲，應該做的。萬物千秋萬代都靠它才成其爲生命，它並不覺得仁， 什麼仁不仁，慈悲不慈悲，那都是你們認爲的。

天地還沒有開闢以前，這個道就存在了，它也不老也不少，永遠是這樣。萬物都是它造的，草是那麼綠的，樹是那麼青的，造了各種各樣的人，每人都有鼻子眼睛，都沒有一個相同的，你看這個本事多大，它並沒有覺得自己技術高明，或覺得自己是一個藝術家，哪一天開一個展覽會，請你們來看一看，它不需要，它自己覺得並不巧。「此所遊已。」你想要懂得道啊，就要懂得這個道理，就要超越這個境界。

所以到了南北朝，有一個禪宗大師，中國人叫傅大士，他把老子莊子關於道德意義歸納起來，作了一首詩：「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爲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」道在天地還沒有開闢以前就存在，它無形無象，本來空空洞洞的，能夠做萬物的主宰，它不跟着氣候四時的變化而有生死存亡。那麼，這個道講的那麼大，該怎麼修得到的呢？孔子與顏回的對話又來了：

## 坐忘

顏回曰：「回益矣。」仲尼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仁義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

他日，復見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禮樂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

他日，復見，曰：「回益也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蹴然曰：「何謂坐忘？」顏回曰：「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道，此謂坐忘。」仲尼曰：「同則無好也，化則無常也。而果其賢乎！丘也請從而後也。」

顏回曰：「回益矣。」仲尼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仁義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

顏回說：老師，我修道進步了。孔子說，你報告一下你的心得。顏回說：我現在心裏放下了，什麼文化、道德、藝術、學問等，心裏都沒有了。孔子說：你放下是放下一點了，但還沒有完全放下，才入門。用佛家的話講，開始入道了。等於你們打坐，瞎貓碰上死耗子，心裏面空空洞洞的，以爲悟了，那是耽誤的誤，比顏回這個境界還要差一點，顏回是真放下仁義了。

他日，復見，曰：「回益也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禮樂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

顏回又去用功，「他日」，有一天，不知道顏回搞了幾天，又向孔子報告：老師，我真懂了道，又進步了。孔子讓他報告，顏回說，我更加放下了，把腦子裏所有文化精神都丟得光光的。孔子說：可以了，但還沒有到究竟。

他日，復見，曰：「回益也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

顏回又回去打坐了，是不是打坐不知道，那是我加上的。有一天又來向孔子報告：老師，我坐忘了，什麼都放下了。注意，這是第三次了，過了三關了。這一次是真悟了，不是耽誤之誤了。你們打坐就要這樣「坐忘」，也不知道自己坐在這裏，也沒有我，也沒有身體，也沒有人，也沒有時間，也沒有空間，也沒有天地，什麼都放下，連放下也放下。但不是那麼一副死相坐在那裏，好象比長途賽跑還喫力。看你們打坐，兩個手叉起來，不知道在幹什麼？那叫結手印？又不怕魔又不怕鬼，不知道在搞什麼？都不是道，真正的道要坐忘。

仲尼蹴然曰：「何謂坐忘？」顏回曰：「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道，此謂坐忘。」

「蹴然」，古人那時沒有板凳沒有椅子，日本人就是學我們的，用榻榻米席地而坐。孔子一聽，本來是屁股坐到腿上，一下子站了起來：你報告看，你到了什麼境界？注意，你們不論學什麼宗什麼派，作功夫就要做到這樣，「墮肢體，」身體沒有感覺了。有的同學打坐時，「老師，我氣脈作通了，兩個手印好象分不開一樣。」你還曉得一個分不開嘛，哎呀，何必來報告呢？你覺得好象兩個腳麻過了，也不痛，反正曉得有兩個腳，就沒有「墮肢體」嘛。「黜聰明，」沒有思想，沒有妄念，沒有雜念，可是並不是不知道，什麼都知道，知道沒有思想沒有妄念。

「離形去知，」離開了形體，也沒有智能。有的同學打坐：「老師，我打坐看見前面有一團光。」何必要你看見呢？買一隻電燈泡在你面前一點就發亮了，那個光有什麼稀奇？那是你裏面氣血走不通的時候，氣血要通過後腦神經，發生摩擦的作用，有時候騙騙你們：好啊好啊，光啊，光啊！你去光去吧，有什麼用？老實告訴你們，那不是道，要搞清楚。

「同於大道，」同天地合一了。什麼是「大通」呢？就是虛空嘛，虛空是「大通」，四通八達。你到了沒有身體，沒有智能的境界，可是一切都清楚，比你清楚地時候還要清楚。譬如我們現在清楚，是在這個樓上。你夜裏靜下來清楚，大概東門這個範圍的事情會知道。真正做到了「坐忘」時，整個臺北臺灣的事情，你都知道，就有那麼「大通」，不過我這個話是形容的，你不要「坐忘」以後：哎呀，我臺灣的事情還不知道呢，那已經沒有「黜聰明」了。

你看莊子文章很妙吧，這個話絕不從孔子嘴巴里講出來，那就沒有價值了，是從孔子逼學生那裏出來的，孔子的教育法，一路逼、逼、逼，決不告訴學生，逼到這裏，顏回自己衝關了。從顏回嘴裏報告，孔子給他印證。

仲尼曰：「同則無好也，化也無常也。而果其賢乎！丘也請從而後也。」

孔子說，「同則無好也，」你如果到了同虛空合一，宇宙合一的這個境界裏，沒有是非善惡，「大通」了，「坐忘」了，也可以叫「坐化」了，所以後來佛家用坐化這個詞。坐化分三種，一種是羅漢得了道，有一天宣佈，我要死了要走了，然後坐在那裏，下面不用殯儀館的電，也不用木柴，自己一定，三昧真火，自己身上本能的熱能，一動，身體一道光，沒有了。那不會留給你舍利子的，高興了，留幾個手指甲給你做做紀念，整個叫坐化。其次的坐化呢？就是坐在那裏走了，但肉體還在；再其次的坐化，就是打坐做到了「坐忘」，是活着的。

「化則無常也。」所謂知道變化，一切萬法無常。注意，佛經翻譯講的「衆生」「無常」，好多好多名字都是向莊子借的，我們佛門欠莊子的很多唉，所以姓莊的到廟子上喫飯，絕不給錢的。

孔子說顏回呀，你得了道了，老實講，你比我還高，我以後要跟到你了。孔子多謙虛呀，謙虛這一棒打下來很痛呀，顏回得了道也不敢驕傲了，這就是孔子的教育法。

《大宗師》這一篇到這裏，中間的要點是「聖人之才」和「聖人之道」。現在我們看到，修到什麼境界是「聖人之道」，莊子統統告訴我們了，你不要另外去學祕宗了，這裏祕宗都告訴你了。至於如何做的到呢？那我沒有辦法，莊子也沒有辦法，要你自己去體會了。怎麼樣「墮肢體」，決不要拿一把刀來吧肢體割掉。換句話告訴你，爲什麼做不到呢？一般人犯了兩個錯誤，用聰明！統統在那裏用聰明，所以不能得道。聰明是修道最壞的東西。

孔子與顏回演的電視劇演完了。到了這個境界，夠得上作「大宗師」了。下面掉個尾巴，做了「大宗師」的時候，就更要了生死了。

## 命也夫

子輿與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，子輿曰：「子桑殆病矣！」裹飯而往 食之。至子桑之門，則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「父邪！母邪！天乎！人 乎！」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。

子輿入，曰：「子之歌詩，何故若 是？」曰：「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。父母豈欲吾貧哉？天無 私覆，地無私載，天地豈私貧我哉？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！然而至此 極者，命也夫!」

子輿與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，子輿曰：「子桑殆病矣！」裹飯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門，則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「父邪！母邪！天乎！人乎！」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。

子輿與子桑兩人是老朋友。「而霖雨十日，」大雨連着下了十天。「霖雨」，夏天的大雨，水漲得很高，等於臺北的大雨，水漲起來行人車輛過不去。子輿一想，糟糕！我那個好朋友子桑，家裏沒有喫的，於是「裹飯而往食之」，趕快帶一個便當去救他的命。子輿到了子桑門口，大概子桑餓得要沒有力氣了，雖然在唱歌，但唱起來比哭還難聽，又像罵一樣，還一邊唱一邊彈琴呢，他說是爸爸的過錯嗎？是媽媽的過錯嗎？爲什麼生我呢？是天的罪過生了我嗎？好象是發不出聲音，可是又急於把他的詩歌表達出來似的。

子輿入，曰：「子之歌詩，何故若是？」曰：「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。父母豈欲吾貧哉？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天地豈私貧我哉？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，然後至此極也，然而至此極者，命也夫!」

子輿趕快進門了，他說老兄啊，你還有力氣唱歌啊，可是你那聲音都快沒有了。子桑說：我想了十天了，我參不通啊，爲什麼我會餓飯餓到這個樣子呢？生命給我聰明，給我本事，給我學問，給我能力，可是我到處碰壁，到處都是貼一個條子——此路不通。我想了很久，大家都有這個生命，爲什麼每一個人遭遇有這麼不同？是哪一個在做主？是爸爸媽媽嗎？哪一個父母希望自己的兒女窮一輩子呢？是天地要這樣嗎？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」天地是無私的，很公平的。是我不努力嗎？我也蠻努力，我想出門，又碰到霖雨，所以餓得有氣無力快要死了。真的有命運嗎？我找了半天找不到。

我們寫文章用「命運之神」這個詞，其實命運沒有神，你就是神。每一個人命運不通，誰來製造？誰來作主？你說有個上帝嗎？上帝的命運又是誰給的？你說是上帝的外婆給的，那上帝的外婆又是誰呢？你去找找看，找不到的，沒有答案，只有一個代名詞的答案叫「命」。你不要聽了這個命，就趕快去算八字了，這個「命」，就是西方哲學講的宇宙是先有雞先有蛋，它是生命的根本，是宇宙的大命，是自然的一個規律。

那麼，《大宗師》最後是一個「命」來做結論。但我們回過頭來，看《大宗師》的開頭，「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爲者，至矣。知天之所爲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爲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養其知之所不知，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」命運並不是不可知呀！那個生命的根本，何以求之呢？惟有得道的人，稱爲「大宗師」的。如果自稱爲大師，自稱爲宗師，連這個也不知，那也是「命」也，那隻好是他「命」中，要叫自己是大師，讓他大去吧。所以，你前後一對照就曉得了。「命也夫」這句話非常幽默，是幽默的代名詞。

# 應帝王

這是《莊子》內七篇最後一篇。

《莊子》內七篇，我們研究方法是一系列的，連貫性的。從第一篇《逍遙遊》講如何解脫，到怎麼樣悟道，怎麼樣修道，然後到《大宗師》，由得道的完成，既可以出世又可以入世。當然重點偏向於入世，偏向於形而上道，但是它的用，是偏向於入世的。這是中國文化的道家，之所以不同於儒家佛家之處。尤其這個觀念，在《莊子》內七篇中，由第一篇《逍遙遊》到第七篇的《應帝王》，都是一以貫之的。

那麼這一篇是講《應帝王》，不是應對的意思，帝王代表了治世的聖人，這是中國舊文化最古老的觀念。因爲足以領導天下國家的人，非有道之士不可，那麼有道之士，纔可以做「齊家治國平天下」的帝王。我們普通的認爲，學佛是偏重於出世的，而真正的大乘佛法，是偏重於入世的，大乘的佛法偏重於轉輪聖王。這個轉輪聖王，是中國文字的翻\_譯，轉輪的意思，能夠扭轉乾坤，這樣的治世明王，同佛一樣，不是一個時代常有的，不知是幾千年幾百年，所謂「五百年而後王者興」，偶然纔出一個。所以，一個轉輪聖王，是十地以上的菩薩，也就等於是佛。換句話講，成了佛的人，轉身才能成爲轉輪聖王。同樣的，大魔王也要十地菩薩以上，才能化身爲大魔王，那是反的教化、反的教育。轉輪聖王是順的教育。這種觀念，常常在佛學裏面被忽視了。因此，總認爲佛學是完全出世的，這個觀念是一個錯誤。

## 四問而四不知

齧缺問於王倪，四問而四不知。齧缺因躍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「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於非人。泰氏其臥徐徐，其覺于于。一以己爲馬，一以己爲牛。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於非人。」

首先一段，是講人類的歷史文化演變。這個觀念，是研究歷史文化史、社會進化史和歷史哲學特別要注意的地方。

齧缺問於王倪，四問而四不知。齧缺因躍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

莊子的文章經常出於人意料以處，這一篇文章更是如此，突然來一個「齧缺問於王倪」。「王倪」是老師，「齧缺」是學生，都是古代得道的真人。這兩人在《齊物論》裏出現過。齧缺問王倪什麼問題呢？非常妙！《莊子》裏面沒有提出來，就只講出結果，「四問而四不知」。照我們現在講法是三問三不智，古人比我們進步一點，四問四不知。這裏就值得研究，爲什麼不三問三不知、二問二不知呢？所謂「四問」，代表四方，正反相對的。正與反，這就是一個邏輯問題了。任何一個事物，具備了一，就有正反兩方面，就是二；二再有正反兩方面，就是四了。用《易經》的道理講，就是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。」

王倪這位老師什麼都沒有答覆，學生齧缺反而懂了，高興得跳了起來，趕快去告訴一位得道的人，叫「蒲衣子」。蒲衣子是什麼人呢？王倪的老師，就是太老師。據中國的上古史記載，不過一般人是不會去研究的，蒲衣子八歲的時候，舜想讓位給蒲衣子，請他出來當皇帝。當然，這不是青年才俊是幼年才俊了。中國歷史上好幾位，所謂甘羅十二歲當宰相，蒲衣子八歲當皇帝，所以我們年青人大可自豪一番。可是，我們這裏還沒有八歲就能聽懂《莊子》的。

## 窮源溯本

蒲衣子曰：「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

蒲衣子說：你到現在才懂了？「有虞氏不及泰氏。」唐堯虞舜代表上古三代，是我們有歷史文化資料可查的。孔子刪歷史，從唐堯作斷代的開始，是因有資料可查，可是後人對於這一資料還懷疑不信。如果照古老的相傳，我們民族史，已經有兩百多萬年，至少至少有一百多萬年。從伏羲畫八卦到黃帝這一段，到底有多少年，還不知道，至少有好幾萬年。從黃帝開始到現在是五千多年，從堯、舜開始到現在是三千多年，中華民族究竟上面已經有多少年曆史，這很難講，雖然上古月很多的神話而不敢確定。孔子對上古史是不敢碰的，因此，孔子整理《書經》時，便從唐堯開始，當然是出於研究的方法，把歷史暫時切斷了。到了近代，西方文化來了，外國人有意地毀滅中國文化，乃至我們自己的學者，把三代都已經切斷了，好象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，越短越進步，最好只有一百多年，那樣纔好，才光榮，這是非常可笑的事。現在這幾十年來，我們學說上犯一個「疑古」的毛病，把自己文化都破壞了。

那麼，蒲衣子這裏提出來，三代以上不及「泰氏」。那泰氏是誰呢？泰氏就是太初。等於像講我們的古史，開始的時候已經不曉得是誰了。天地人謂之三皇，三皇以後就是五帝，三皇五帝以後，從黃帝開始纔有了文化，才慢慢到了三代。

「有虞氏不及泰氏」，這代表了什麼思想呢？我們現在有一句話，時代是進步的，這是我們現代人的話，而且是從西方文化觀念來的。站在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上來看，時代是退化的，人類是墮落的是一代不如一代。那麼，我們怎樣把這兩個觀念統一呢？它的矛盾和重點在什麼地方？認爲時代是進步的，這是站在物質文明立場上來講。今後的人在物質的享受上，比我們現在還要進步，最後的形態，是物質文明一切一切都在進步；認爲時代是退化退步的，這是站在精神文明來講，這兩種觀念，必須要推論到宗教上面去。任何一個宗教都認爲，人類是在墮落的。當然不止吃了一個蘋果以後，那更要墮落。不但中國是這麼認爲，西方任何一個宗教都是如此。所以這裏提出，「有虞氏不及泰氏」，到了唐堯虞舜，一定是社會衰敗不行了。

那麼由這一觀念，我們就曉得中國文化最重要的一點，我們的民族文化，理想的世界，理想的國家天下，是大同思想。要注意，大同思想是《禮記》裏面，《禮運》篇裏的一段。《禮運》這一篇是什麼人講的？是孔子。《禮運篇》一開頭就是說，孔子喫飽飯了以後，站在一個走廊在嘆氣，有一個學生看見，就問老師爲什麼嘆氣？「唉，人類墮落，沒有辦法希望再達到那個境界。」讀書到這裏，我們常常認爲孔子的感嘆很多，等於辛棄疾的有名的詩，「飯罷閒遊繞小溪，卻將往事細尋思，有時思到難思處，手拍闌杆人不知。」所謂名詩，代表古往今來一切人的心理。有時候思考一件事情時，「手拍闌杆人不知」。講到《禮運篇》開頭，就有這麼一個味道。因此孔子的學生，請問所以，纔有《禮運》這一篇的記載，中間就說到大同世界是怎樣一個世界，怎樣一個社會。我們把《禮運》全篇研究完了，就曉得大同的思想，是認爲人類在墮落，要回到我們原始老祖宗的那個社會，那種正是大同的天下。並不是說，大同思想是我們以後努力進步，所達到目的。也就是說，人類社會本來就是那麼安定，因爲人類自己的墮落，才把它破壞掉了。我們爲什麼講到這些，因爲莊子在《應帝王》中，首先就引出了「有虞氏不及泰氏」這個問題。

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於非人。

我們瞭解歷史的話，唐堯虞舜這個階段，就是所謂的聖帝明王之治，是中國文化諸子百家所標榜的最好的太平日子。但是以道家的觀念，那個時代已經在墮落，不過雖然在墮落，還是保持我們傳統文化道德的精神。莊子說唐堯虞舜那個時候，人類的仁慈愛人之心，自然地還念藏在人性天然的理念上。不必用什麼仁義道德去做爲標榜，也用不着去教育，因爲個個都是很仁愛的。「其猶藏仁以要人」這個「要」，不是要求之意，是大致上，一般人都是這個樣子的意思。那個時候，人心自然善良，社會都是良性的，善惡是非，還沒有分別得那麼嚴格，社會上很少有不對的人，大致上都對。

講到這裏，我們研究哲學，研究歷史的同學，特別要注意。我常說，我們這個民族的民族性，包括了整個人類的人性，都是非常可怕的，可見人性天生都是很壞的。所以各個宗教，各個文化，各個哲學，都是教人如何做好。因爲人性缺乏仁義慈孝，千古以來的聖人，都教人要仁義慈孝。真正一個道德的時代，那個人性不等教育。你看其它國家的人，標榜人道，可見很不人道，所以才需要人道。儘管我們標榜自已這個文化怎麼怎麼好，叫了幾千年，從相反的角度看，可見我們這個民族性並不太高明，結果不仁不義不慈不孝，是照舊不變。譬如，我們經常講，我們這個民族要團結，可見這個民不團結。尤其是在國外就看到，兩個中國人在一起，就有三派的意見。一個人自處，自己還跟自己埋怨一番，吵架一下，沒有辦法了，自己還可以摔摔鏡子，摔摔茶杯，出出氣。這是人性的問題，很難辦。任何一個文化思想，我們都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。凡是一種思想，一種主義，都是藥方子。人生某一種病，就必須喫某一種藥，纔開了藥方子。孔子開的方子是仁義，老子開的方子是道德，諸子百家都在開方子，可見歷史，永遠毛病百出，各種藥方子就是喫不好。這是人類的悲哀，很可怕的。

那麼，這裏是代表道家的話，蒲衣子講三代以上還算好的，不算壞，再回轉去，我們三代以上的老祖宗，所謂泰氏，究竟是否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？很難講。這時所講的泰氏，等於儒家孔孟書上提個名稱「先王之道」，這個先王也不是哪一王，就是我們的祖先，我們的老祖宗。莊子說我們老祖宗泰氏的政治文化：

泰氏其臥徐徐，其覺于于。一以己爲馬，一以己爲牛。

那個時候，上古老祖宗的政治文化，在道的境界，還不是德。以道家的思想，道衰了纔有德，德衰了纔有禮，禮衰了纔有仁，仁衰了又行不通了，纔有義，是一路下來的。我們上古老祖宗的那個時候，人都自然，不用修道，個個有道，在道的境界。他在睡覺時時「徐徐」，「徐徐」是怎麼個睡法？就是睡覺很悠然，舒服得很。難道現在的人睡覺不悠然？現在的人睡覺是很不悠然，很緊張。尤其是在外國

文化生活影響之下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緊張得很，所以睡覺睡得很不好，加上鬧鐘也鬧不醒，很可憐。上古人睡覺睡得很好，「徐徐」，當然沒有什麼時間的約束，尤其是年青人歡迎，沒有什麼八點上班，大睡七八天也沒有關係；上課，也沒有這回事，更不會講《莊子》，那時莊子還沒有出生呢。他睡覺醒來時．「于于」，「于于」是形容很舒泰，懶洋洋的。「其臥徐徐，其覺于于」，這兩句話代表佛學禪宗講的「夢覺一如」，人沒有錯迷過，無所謂睡眠，睡眠也是清醒，醒了以後，也沒有昏迷過，在清醒中「人生如夢」，本來是夢境，這沒有什麼兩樣。道的境界，就是「醒夢如一」的境界。

學佛的人拼命要修到的無我，在那個時候，不談有我無我，個個無我，無我到什麼程度？「一以己爲馬，一以己爲牛，」你認爲我是牛就是牛，罵我是馬就是馬，任人呼，只要你高興。某某先生，某某大爺，你兄弟我哥子，這些是名詞，都是代號，不相干。就是說，那個時候的人沒有這些名相，沒有是非善惡觀唸的差別，是「心境一如」的境界。在中國文化上，常常有用到《莊子》這個地方，古人很多的文學詩詞中都有，所謂「呼牛呼馬，一任人呼」。

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於非人。」

知通智。上古人的智慧，真感情沒有虛僞的，換句話講，罵人也罵得很真，現在罵人有時罵得假。所以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情緒都很值得信任，呼牛呼馬都可以，沒有什麼不相信別人，也沒有什麼不信任自己。那個時候，沒有什麼道德觀念，但是他的道德，「其德甚真」真正的真實。「而未始入於非人。」並沒有覺得哪個對，哪個不對，個個都對。人類沒有是非紛爭，這個社會自然安定的。時代文化越到後來，人讀書讀多了，學識越高了，我見越強，除了我的以外，別人都是錯，看別人都不對，都在「非人」。

## 爲政治國的哲學

肩吾見狂接輿。狂接輿曰：「日中始何以語女？」肩吾曰：「告我：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，人孰敢不聽而化諸！」狂接輿曰：「是欺德也。其於治天下也，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。夫聖人之治也，治外夫？正而後行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，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燻鑿之患，而曾二蟲之無知？」

肩吾見狂接輿。狂接輿曰：「日中始何以語女？」肩吾曰：「告我：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，人孰敢不聽而化諸！」

「肩吾」是古代一個神仙，有道之士，他在《逍遙遊》《齊物論》裏都出現過。他去看一個有名的罵孔子的「狂接輿」。狂接輿是楚國人，姓陸，也叫楚狂接輿。這個「狂」是外號，不一定是瘋，是目空一切，不受拘束，什麼人都不在話下的味道，同小說上的濟顛和尚一樣。在道家看來，楚狂接輿是神仙，是有道之士。狂接輿問：剛剛那些懂得陰陽八卦的人告訴你什麼？肩吾說：他告訴我一個領導人，用自己推己及人，那麼定出來一個辦法，直道而行，不要彎曲自己的心理，這樣的領導人，天下哪一個人不會服從呢？自然都會受到感化。「以己出經」，拿自己推理別人，就是儒家講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。「經」是一個直道。「式義度人」，用一個大家都很實用的格式，劃一個從人道軌道上的規範，來範圍一般人。「義」就是義理，這個道理就是思想問題，所謂的仁義道德。「度人」不是佛家的度人的意思，「度」就是用一個規範來規範人家。

現在來看，有沒有這個故事，不知道，很難考證。不過莊子提出《應帝王》的一個要點，怎樣做一個領導人，怎樣做一個好皇帝。「君人」，後世的觀點，認爲是帝王領導人，中國古代，年高有道德謂之「君」。從文字的字形上看，「君」字古寫，頭上「尹」字，「尹」的古寫是「丮」。我們的文字，是由圖案演變而來的，手裏拿一根柺杖，人年紀大了，走路靠柺杖，我們現在的手棍是西方化的，有身體的一半長，有個彎彎的把手。中國古代，老人拿的手杖是長長的，高高地超出了頭。下面一個口，代表一個人，這個人年齡大了，學問道德很高，手裏拿個柺杖，也等於指揮杖，所以凡是拿柺杖的，指揮杖的，都是君。除了做領導人的觀念之外，「君人」還有自己建立的人格，足以給社會上的人做榜樣的含義。那麼，一個人，能夠推己及人，由自己需要，想到別人大衆也需要，我要喫別人也要喫，我要穿別人也要穿，我要發財別人也要發財，我要便宜別人也要便宜，人與人之間的目的都是相同，都是相等。所以做一個家長，帶領孩子教育孩子，就不要忘記了，自己當孩子的時候是怎麼樣的，那就很容易懂孩子。可惜我們當了家長的時候，就忘記了自己當小孩子的時候。所以這個道理就是「以己出經」，這就是領導術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皇帝，怎麼樣把自己的思想領導起來，要改正自己所思想很難。

狂接輿曰：「是欺德也。其於治天下也，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。

你看狂接輿這個瘋子說的話：「是欺德也。」這是騙人的話，騙了道德，不是真正的道德。「猶涉海鑿河，」猶如準備到海里去玩，你還在崑崙山上慢慢開始挖一條河，挖到東海來，你要搞到哪一年啊？

大海本來是現成的，當然我們海邊人看起來，這沒有什麼，如果跑到中國的中西部高原，那些從來沒有見過海的人，你告訴他海有多麼大，多麼好玩，不信呀。我當年在康藏那一帶，說海邊是我的家鄉，海是怎麼樣怎麼樣，那個海水捲上來，這麼一弄一曬，就是鹽巴，說了半天，他們說哪有這回事？他們的鹽巴好睏難啊，送他們一塊小小的鹽巴，寶貝一樣，放在不得了的地方。你說海是什麼樣子，他們沒有看到過，是會不信的。「而使蚊負山也。」如同叫一個蚊子背泰山，那還背得動嗎？真正世界上最高的領導哲學在哪裏？如果用推己及人忠恕之道來治世，想到我需要你也需要，這就是自由平等民主，當然獨裁專制那更談不上了。你看推己及人是民主，是自由，是以自我爲中心出發，以人文爲出發的，這還不好嗎？在陸接輿的觀念看來，所謂民主自由，是欺騙道德的思想，他說用這樣的東西治世，來要求達到大同天下，太平世界，這是做不到的，人類是不會領導得好的。

夫聖人之治也，治外夫？正而後行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

聖人治國家天下，這是代表中國文化「先王之道」。我們上古的老祖宗，至少傳統的古書上認爲，個個都是聖人。老祖宗是聖人賢人，不過我們都是「剩人」「閒人」，剩下來沒有用的人，所以我們本來都是「剩閒之流」。這個「聖從之治」是如何的呢？不是在外形上要求人家的。所以要真正的天下太平每一個人都自動自發地要求自己，人人自治，正己而後正人，而不是要求別人。這樣起作用，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！」就是很實在。做任何一件事情，的的確確能做到認真去做就好了，喫飯嘛，就規規矩矩喫飯；穿衣嘛，就規規矩矩穿衣服，換一句話講就是沒有那麼多花樣。人類的智能學識越高，花樣越多，人越靠不住了。狂接輿說古人就是如此而已。

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，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燻鑿之患，而曾二蟲之無知？」

鳥高飛幹什麼？怕打獵的人用羅網去抓它，田裏的老鼠，在「神丘之下」打洞，洞打得越深越好。「神丘」不是普通的山丘。老鼠很精明，在神廟之下打洞，大家有宗教信仰，一般人不來破壞，它可以保護自己。爲什麼會打地洞的向下鑽，會高飛的向天上走？就是怕人類燻那個洞。打獵的人很高明瞭，老鼠等小動物躲在洞中不出來，用煙來燻，一燻它就受不了，就跑出來被抓住了，老鼠懂這個道理，就避得深深地。所以，天生萬物，各有自己的聰明，你不能說鳥和老鼠一點聰明都沒有，它們絕頂地聰明，都曉得避開禍害。可是它們雖然夠聰明，禍害都讓它躲開了，唯一不能躲開的禍害，是世界上的大混蛋：人。不管洞有多深，飛有多高，人都有辦法將它們抓住。所以我經常說，人講自己是萬物之靈，萬物看人非常討厭。我們經常講中國歷史哲學，明朝末年楊升庵寫的《二十五史彈詞》，這是反面的文章，是對歷史哲學的幽默。還有《木皮散客詞鼓》也對歷史哲學一個反派的批判，它從開始有人類講起，人就是一個壞東西，「河裏的遊魚犯下什麼罪呀？刮淨鮮鱗還嫌刺扎！野雞兔子不敢惹禍，剁成肉醬還加上蔥花！」你看，人就是很討厭，河裏的魚又犯了什麼罪呢？人來颳了魚鱗，這樣喫那樣喫，還嫌刺扎；野雞兔子不敢惹禍，剁成肉醬切成塊，再加上蔥花，有些還要加上辣椒、醬油，油一倒，這樣喫那樣喫。鳥與老鼠沒有毛病呀，「二蟲」，你說它無知嗎？是最高的智能，可是有一個智能更高的是人，人還是要傷害它的生命。

莊子在《應帝王》已經掛了兩個問題在那裏，一個都沒有給我們做結論，他好象講了一半，又不講了，下面又來一個故事。

## 遊心與合氣

天根遊於殷陽，至蓼水之上，適遭無名人而問焉，曰：「請問爲天下。」無名人曰：「去！汝鄙人也，何問之不豫也！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，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遊無何有之鄉，以處壙埌之野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？」又復問，無名人曰：「汝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」

天根遊於殷陽，至蓼水之上，適遭無名人而問焉，曰：「請問爲天下。」

「天根」是什麼人就不要研究了，反正有這麼一個人，莊子取這個名字是指天的根，天的根就是地。「殷陽」也不需要考證在某一個地方，「陽」代表南方，光明面謂之陽。「蓼水」和「無名人」也是沒有固定的實指。這是四個假託。天根到殷陽這個地方來玩，到了蓼水之上，碰到一個無名人，天根就向無名人請教，怎麼樣治天下。用現在的觀念講，怎麼樣能使社會安定。

無名人曰：「去。汝鄙人也，何問之不預也。

無名人說：滾你的，你是一個髒得很的人，你怎麼問了一個讓人不痛快的問題。照我們現在講，一個年青人間如何做領袖如何創事業，我們一定很獎勵，這個年青人很有辦法，很有出息，前途無量後途無窮的。結果天根拿這個問題問無名人，卻被罵了一頓。

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，厭，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遊；無何有之鄉，以處壙垠之野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?

這是無名人的理由。他說我現在正「與造物者爲人」。「造物」是道家的代名詞，在《莊子》中，這是代表能夠創造宇宙萬有的，後面的一個力量一個功能，不能把它說成是一個人格化的主宰，這個功能叫「造物」，或者叫「造化」。無名人說，我現在正在與能夠造宇宙萬有的這個功能合一，如此做一個人而已。換句話說，我正在恢復生命的本能，聽其自在。有時候也煩起來，怎麼辦呢?「又乘夫莽眇之鳥，」「莽」，蒼蒼莽莽，「眇」是看不見的，「莽眇之鳥」，其實並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個鳥，是形容詞，假設的，就是講天地，空間，太空，等於後世道家佛家綜合起來講的：「遊於太虛之象」，「遊於虛空之中」。「六極」是中國古代關於時空的觀念，東南西北上下謂之「六極」。「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」，都是超過時空之外，那麼到達什麼地方去玩呢?「而遊無何有之鄉。」到達一個什麼都沒有，空的地方，「以處壙垠之野。」這個「壙野」也是假託的，這個地方也是什麼都沒有，到無量無邊的「壙野」裏去玩。

這裏有兩個觀念。第一個觀念，講道體，「與造物者爲人」，無名人說我正在同那個能造萬物的功能合一，在形而上那個道體的境界裏頭，懶得答覆人世間的事情。那麼，得道的人永遠是那麼舒服嗎?有時候也蠻討厭的，討厭什麼呢？討厭自己。當討厭了自己以後，無名人說到一個空空洞洞四顧無人的那個境界去玩。第二個觀念講修道的方法，永遠做到空的境界。這個修道的方法就是調心。學道悟道的人有沒有煩惱？有煩惱，聖人的煩惱，所謂悟道以後必須修道，修個什麼？調心而已。所以佛家道家儒家的任何方法，不管任何高明的方法，總而言之，一個名詞：調心，調整自己的心境。

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？「帛」是講道理。無名人說天根，你有什麼道理來問天下怎麼治？你想拿仁慈的觀念來感動我的道心嗎？

天根被罵了一頓，還不死心，又問：

又復問，無名人曰：「汝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」

天根又問問題：道怎樣修？無名人就講一個道理，「汝遊心於淡，」「遊心」這個名稱，就是我們剛纔提出來的「調心」。世界上的一切宗教，哲學，一切的學問，一切的知識，只有一個名詞：「調心」。如何調整自己的心境，永遠使它平安。「遊心」與「調心」是兩個形容。人的個性是喜歡優遊自在的，但是人類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情緒搞得很緊張，不能使心境永遠優遊自在，所以不得逍遙不得自由。無名人說：你必須修養達到使心境永遠在「淡」。「淡」就是什麼味道都沒有，鹹甜苦辣麻都沒有，是心平如水。得道的人心清、心空，像一潭止水一安祥寂靜，這就是「淡」的境界。我們曉得諸葛亮有一句名言：「非淡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」這句名言，影響後世知識分子的修養，是非常地有力量。但是這句名言的思想根源，是出於道家，而不是儒家。諸葛亮一生作人、從政，始終是儒家的作風，可他內在的修養，卻是道家的思想。因此，後世演戲，始終給諸葛亮穿上道家的八卦袍，拿一個鵝毛扇子。

「合氣於漠，」我們曉得，戰國時期孟子提出「養氣」的思想，也同莊子講「合氣於漠」的道理一樣。孟子所講的「浩然之氣，充塞於天地之間」，是有形的，莊子講「合氣於漠」比有形還更進一層，達到無形。「漠」是形容無量無邊，廣漠之野，什麼都沒有。「漠」字在《逍遙遊》裏已提到過。「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」，這是修養的方法。

這個「氣」，一提到道家的「氣」字，使後世的我們有一個錯誤的觀念，拼命練氣功，靠呼吸之氣，兩人鼻子拼命「呼啊哈呀」地練，練了半天，精疲力盡這個是氣？這是有形的呼吸，不是氣。孟子的「養氣」與莊子的「合氣」是什麼「氣」呢？意氣，心念。換句話講，是生命的功能。呼吸是「氣」的外形，不是「氣」的真形，真形是看不見的。當不呼也不吸的時候，那個凝止凝定的階段，那是「氣」的功能。大家要想練氣，要在這個地方體會。如果你自己沒有辦法體會，你只有拿人家來體會，那你就去看人家睡覺。一個人睡得最沉的時候，我們聽到他的呼吸來往，像拉風箱一樣。拉風箱，現在年青人沒有見過了。就是鼻子呼啊吸的，像吹笛子一樣，吹進來吹出去。但是，一個人真正睡着了的時候，呼吸來往有一度很短暫的，或者沒有呼吸，那個時候是真睡着了，等到沒有呼氣時，一剎那又來一下，那是吸氣了，吸氣的時候，人腦神經有一點清醒，不過他馬上忘記了，他覺得自己還是睡覺。所以，一個人真正的睡眠，只有三五分鐘完全睡着了。呼吸真正到了完全寧靜的階段，比你普通地睡眠幾個鐘頭還有好處，所以真正睡着很難。我們在牀上睡五六個鐘頭，真正睡着的休息不過幾分鐘，其它的時間，差不多是睡眠中的浪費，是大昏沉的狀態。不過我們習慣了大昏沉，覺得是很舒服的。這是講「合氣」。同時我們曉得，中國文化，尤其在東方影響非常大，在日本，韓國，有一個氣功叫「合氣道」，「合氣道」的典故就出自於此。所以，有中國文化根器的人一聽：「合氣道，什麼合氣道？」「就是那一套氣功。」「怎麼合得攏來？」合不攏來的。真的「合氣」，不呼不吸，就是佛家修止觀講的息，息是不呼也不吸，等於呼吸停止了，那個纔是「合氣」。

那麼，修養一這個時候，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」這個時候，人順着天地生物自然之理在活着，沒有私心，無我相，無私心無我相自然就是大公嘛！莊子沒有教我們要大公，只要人修養到無私，天下自然就太平了。所以我們要做一個領導別人的人，乃至做一個班長，做一個家長，反正你身上有一個「長」或「員」的，就要留意，要如何領導得好呢？只要做到這三點：「遊心於淡」，自己沒有要求。第一點我們就做不到，人一定是要求別人的。「合氣於漠」，生命的本能修養到空定的境界，然後起用，「順物自然而無容無私」，天下自然大治。這是第三個故事。

《應帝王》這一篇很奇怪了，三個故事都像掛蘿蔔乾一樣，東掛一塊西掛一塊地掛在那裏，你怎麼樣把它弄在一起炒一盤菜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

## 立於不測之地

陽子居見老聃，曰：「有人於此，響疾強梁，物徹疏明，學道不倦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於聖人也，胥易技系，勞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陽子居蹴然曰：「敢問明王之治。」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：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。有莫舉名，使物自喜。立乎不測，而遊於無有者也。」

陽子居見老聃，曰：「有人於此，響疾強梁，物徹疏明，學道不倦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

「陽子」是姓，「居」是人名，「陽子居」去見老子，他說有一個人，這是什麼人，不去管他，這個人「響疾強梁」，「疾」不是生病，是腦筋反應快，第一等聰明人，某一個地方一動，他聞一而知十，馬上就反應出來，馬上就曉得。譬如你畫一個圈圈，他說這是數學上的零。「強梁」，精神身體非常地健康強壯。「響疾強梁」，這樣的人很難得。聰明人與笨人的差別在哪裏？反應快叫聰明人，反應慢叫笨人。其實天下人的聰明都是相等的，沒有哪個人笨一點。不過有些人，你告訴他，他當下就明白了；有的人到死的時候才明白。就差那麼遠。最聰明的人，影響一來，他馬上就懂了。等於歷史上的漢高祖，韓信要求封爲假王：三齊王，劉邦一聽氣了，桌子地拍，正要大罵。張良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腳。劉邦本已罵出了口：「他媽的……」可是被輕輕一踢，立即改口風：「他媽的，要封就封真王，還封什麼假王？」於是封韓信爲三齊王。從這件事看，張良不用說話，輕輕踢他一腳就懂了。可是像我們，別

說輕輕踢一腳，就是把屁股打爛了還是不懂。歷史上這類事多得很，有些人的確是聰明。「物徹」，任何什麼東西一看，他就懂了，透徹得很。「疏明」，胸襟很開闊很舒朗，萬事都很明白。如果我們碰到這樣一個極其聰明，身體健康，胸襟豁達氣度高雅的人，一定是追隨他的。「學道不倦」。當然不是打坐的「學道不倦」，打坐哪裏會疲倦呢？坐在那裏本來是休息。這個「道」是入世救人。真正的道不是坐在那裏一副死相的，是起來能夠做事，在做一切事的時候，心境「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」，這纔是「道」。怎麼叫「不倦」呢？不要勉強自己，他自己隨時提醒自己在「學道」，不是被動是主動的。陽子居問老子，像這樣一個人，可不可以做一個治世的明王？治世的明王，所謂是天生睿智，天生的聰明，闊達之士，這樣纔是治世明王的材料。我們歷史上描寫的堯、舜、禹，或者湯武，周文王周武王，大概可以做得到，等而下之，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等人，條件還不夠。

老聃曰：「是於聖人也，胥易技系，勞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

老子說：這樣的人，馬馬虎虎算一個人就是了，如果說夠稱得上聖人之道，還早呢！老子說這種人「胥易技系，」「易」就是變更，已經把人性變更了，人性用得過度了，變易了，已經不是真的性情了。那麼，看起來與普通人很不同，他的技術「技系」已經分散而不是整體的了。「勞形」，他這個生命很勞苦，不是完整的了。「怵心」，心裏頭有憂愁。莊子也講，聰明的人能幹的人：「能則勞，智則憂，無能者無所求。」這是莊子的名言，下面會講到。能幹的人是勞苦的人，聰明有學問的人煩惱更多，本領一樣都不行的人，最舒服，一無所求，「疏食任遨遊」，喫飽了素菜，一天到晚優哉遊哉睡覺，打打坐，什麼事情都可以不幹，「泛若系只舟」，一天到晚，在一個沒有人的船上漂來漂去。世界上有不少這樣的人，他們不用修道，已經是道了。所以懶惰的同學，很可以把這幾句抄起來，如果遇上老師一定要讓你交報告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寫上給老師，這是從莊子那裏學的。

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猨狙之便、執斄之狗來藉。這就是所謂老莊之道，道家的思想。這裏是莊子引用老子的話，是不是老子說過這樣的話呢？不知道。不過《莊子》裏面是這樣說的。這樣的人，是否可以把他比做「明王」，前面老子沒有下斷語，說不行。換句話說，這樣的人，沒有人性的天然了，加上後天的複雜，已經把人性雕刻了，已經把人性支離破碎了。老子再進一步說：而且「虎豹之文來田」，老虎和豹子身上的勝，長的花紋非常好。「田」是打獵的，古代叫做「田獵」。爲什麼打獵的非要殺掉老虎和豹子不可呢？因爲它們身上的皮好，做成皮袍皮襖，穿在身上會很暖和，而且花紋很漂亮，招來了打獵的人來殘殺它們的生命。「猨狙」是猴子一類，猨是猿，狙是狙，是兩種不同的猴子。猴子手臂靈一點短一點，各種毛以及臉型的不同，就分成了很多的種類。猿狙身體很靈便，在樹上跳來跳去，因爲靈便，所以人把它們抓起來養着玩，叫它耍反戲，關在動物園裏觀賞。「執斄之狗」是找獵的小狗，這個打獵的小狗很精靈，鼻子一聞，到處都找「斄牛」。狗之所以被人養起來，因爲鼻子很聰明，可以打獵；猴子因爲身體靈便，所以人把它們抓起來養着玩；老虎豹子爲什麼被人殘殺呢？因爲老虎一身，虎皮虎骨沒有哪一樣不是補人的。等於牛一樣，從牛奶牛皮牛毛，每一樣都被人用光。就是因爲有用，所以自己招來了禍害。

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！」這樣就是聖帝明王。所以把天下國家變成一個獵物，把那些聰明的人都變成獵狗，譬如把能幹的人變成猴子可以看門，或者另外變成什麼。所謂「逐鹿中原」，「取天下者若逐野鹿，而天下共分其肉。」誰有本事打獵打到了，這塊肉歸你吃了。這就是道家的思想。聖帝明王，就是動物園的園長，就養一些高明的動物。大致如此。這個道理只可以悟不可以講，講出來就很討厭的。我向諸位聲明，我沒有講完，我留了一手，因爲我實在講不下去了，這個內幕不能拉開的，拉開了對歷史哲學看通了，太沒有味道了。莊子沒有講治天下怎麼治，政治哲學沒有講，他描寫越是高明的人，那個用人的辦法都給他講完了。

陽子居蹴然曰：「敢問明王之治。」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：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。有莫舉名，使物自喜。立乎不測，而遊於無有者也。」

陽子居就問：治世的明王是怎樣的？老子說「明王治世」，「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貨萬物而民弗恃。」「功蓋天下」，等於周文王周武王，加上姜太公這個老頭子，就使周朝八百年天下太平。「而似不自己」，注意這個「似」字，好象「不自己」，好象自己不佔有。妙就妙在這個「似」。這就是老子講的：「故貴以身爲天下者，可以寄天下；愛以身爲天下者，可以託天下。」也就是現在民主時期，認爲最進步的政治哲學思想，是「爲民服務」，這是西方來的觀念。「爲民服務」以後，人人也爲我服務。所以肯犧牲自己的，天下自然歸心；不肯犧牲自己的，你一個人也活不了。所以人要爲大家而生活，你纔有生活。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。」「貸」是借貸，是假借字。明王借用道德的感化，仁慈及予萬物，人類社會不覺得心裏害怕，覺得這個領導人，真是爲我我們愛我們的。

「有暮舉名，使物自喜」，他也用不着標榜自己的功德與聲望，天下個個都喜愛他。下面一句最重要，歷代帝王拿來做祕訣的四個字，「立乎不測」，究竟有多高多深多偉大，你想象不到，估計不了，說「立乎不測」之地。所以聖帝明王的心理，你是沒有辦法去猜的，他永遠不讓你猜到，猜到就不對了。要「立乎不測」之地，只有得道的才做得到。「而遊於無有者也。」最後遊於一個空靈的境界。

這都是上乘領導術，有好也有壞。不過不是最上乘領導術，最上乘的莊子前面已經講過了。這些治世的明王，以中國歷史來講，用人做代表，從秦始皇開始，到唐宋元明清，都談不上。我們如果拿教育程度來比方，這些明王是現在政治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，上古的明王「有虞氏」「太虞氏」，是政治研究所畢業的學生，至於秦始皇漢高祖等，是政治研究所開除了的學生。所以老子這裏講的「明王之治」，還只是政治哲學所一年級的學生，就已經這麼高明瞭。

《應帝王》掛了四個問題在那裏，莊子沒有給我們串連起來。要注意，其實每一段都是串起來的，我們不要被莊子文章騙過去了。莊子這一篇《應帝王》，等於一篇非常好的密宗，那祕密得很，但他擺在那裏你就不懂。如果你把這幾段連接起來思想，你就大徹大悟了。注意，不是禪宗那個大徹大悟，是這一篇《應帝王》的大徹大悟，也就是入世之道，對歷史、文化、哲學都搞通了。

## 神巫季咸

鄭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、存亡、禍福、壽夭，期以歲月旬日若神。鄭人見之，皆棄而走。

列子見之而心醉，歸，以告壺子，曰：「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，則又有至焉者矣。」壺子曰：「吾與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實。而固得道與？衆雌而無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與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嘗試與來，以予示之。」

明日，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數矣！吾見怪焉，見溼灰焉。」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，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嘗又與來。」

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見其杜權矣！」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實不入，而機發於踵。是殆見吾善者機也。嘗又與來。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不齊，吾無得而相焉。試齊，且復相之。」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吾鄉示之以以太沖莫勝，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鯢桓之審爲淵，止水之審爲淵，流水之審爲淵。淵有九名，此處三焉。嘗又與來。」

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壺子曰：「追之！」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報壺子曰：「已滅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」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與之虛而委蛇，不知其誰何，因以爲弟靡，因以爲波流，故逃也。」

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。三年不出，爲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於事無與親。雕琢復樸，塊然獨以其形立。紛而封哉，一以是終。無爲名屍，無爲謀府，無爲事任，無爲知主。體盡無窮，而遊無朕。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，亦虛而已！

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逆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

鄭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、存亡、禍福、壽夭，期以歲月旬日若神。鄭人見之，皆棄而走。

鄭國有一個最了不起的巫師，名字叫「季咸」。這個巫師太神化了，比什麼教主、法師、活儑、大師等都高明，他能知道人的「死生」、「存亡」、「禍福」、「壽夭」。注意，這是人生需要問的幾個問題，我們人天天擔心的就是這些問題，他能瞭解幾時你會死，你來生到哪裏去投生？前生什麼變的？生死是一個大問題，他能知道。一個政權有沒有問題，成功或者失敗，一個國家有沒有問題，存亡或者滅亡，他都能預先知道。人會不會出問題闖禍，買了股票會不會賺錢或者賠本？這個過年利息會不會跌價？哪一樣東西會賺錢？他清清楚楚。他還有一個修養，你能活多久？九十九或一百零一？這幾個都是人生大問題，他統統知道。「期以歲月旬日，若神。」他說你幾時死，就幾時死，斷鑑準準的，你氧氣瓶吊起都沒有用，你打點滴都沒有用，救不了的。因爲太高明瞭，所以鄭國的人，看見他就逃，生怕他說一句壞話，說你要死就嚇死了。

列子見之而心醉，歸，以告壺子，曰：「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，則又有至焉者矣。」

以道家的傳統來講，莊子是列子的徒弟。列子見了這個神巫以後，同吃了迷幻藥一樣，心裏就迷住了。一個人相信另一個人相信到迷了的程度，就像酒喝醉了一樣，叫「心醉」。後來，文學變成了「醉心於某某」，就是迷得糊裏糊塗的。列子回來對老師「壺子」講：老師呀！我開始以爲你老人家的道高得不得了，世界上只有你第一，現在我又找到了一個第一，你變成第二了。這個學生很老實，不像有的學生不好意思講：他很直接地講。因爲學生直接，老師也很直接：

壺子曰：「吾與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實。而固得道與？衆雌而無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與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嘗試與來，以予示之。」

壺子說：你原來以爲我第一，現在變成第二了，不過老弟呀，我告訴你那個道，「既其文，未既其實，」處表的道傳你一下，真道我還放在口袋裏。我早就曉得你這傢伙靠不住，所以我留了一手。你以爲你得道了？你認爲我傳你道了嗎？我傳你的道，等於拿一個母雞給你，沒有公雞給你，所以永遠不會生蛋，不會結果，修不成的。壺子說，我之所以不傳你道，你認爲學了道「與世亢」，「亢」就是傲慢，一般學道人愛犯這個毛病，我學了道，超越世界了，世界上第一了。佛也好道也好，越學越謙虛越平凡，纔可以學。因爲你覺得自己有道有法，處處保持一臉道氣，滿嘴道話，所以人家一看你，就知道你是修道的，就把你看出來了。等於我們這裏有些人，一看就是學佛的，一身佛味就來了，很難受。壺子說：你還又找到一個第一的老師，那你把那個第一找來，給我這個第二看一看。

## 地文之定——屍居

明日，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數矣！吾見怪焉，見溼灰焉。」

第二天，列子就把這位第一的老師帶來見壺子。他看了一眼，跑出去告訴列子：你的老師要死了，不管中醫西醫什麼偏方，都救不活了。不到十天，保死無疑。我看見他要死的人，看都不敢多看了，覺得很奇怪，怎麼一個死相「溼灰焉」。地上的灰，已經很可憐了，還淋了水，變成死灰了，那還有活的呀？

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，

列子還有良心，不管是第一老師第二老師，總歸叫過老師，所以回來很傷心，鼻涕眼淚一大堆，老師糟糕了，要給你辦喪事了。壺子說你哭個什麼？不要害怕，剛纔我給他看的是我的功夫，用天地人做一個符號，我的修養的境界是「地文」，所謂「地」是純陰的，不是陽的。「萌乎不震不正。」「萌乎」，現一點點東西給他看。「不震」，沒有活動，死的。「不正」，邪的。正的東西是永遠在活動的。要注意，從反面就看出來了，這是莊子的密宗喲。所以你們打坐「不震」，你們不要認爲身上抖動就是「震」，「震」是代表活的。壺子說：他剛剛來我試他一下，我給他看另外一個面孔，用一個功夫，就是把氣停住，呼吸也閉住，身上的光芒收進去了，臉都變成死灰那個樣子了，背也駝起來了，那樣一個怪相。壺子說我顯一個神通，他就看不懂了，你不是說他能知過去未來嗎？

郭象的這一段註解很精彩：「萌然不動，亦不自正，與枯木同其不華。溼灰均於寂魄，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。」這是功夫，入定到「無感之時」這個境界，同外界所謂「內外隔絕」了。「夫至人其動也天，其靜也地，其行也水流，其止也淵默。」做事的時候如行雲流水。「淵默之與水流，天行之與地，止其於不爲，而自爾一也。今季咸見其屍居而坐忘，」季咸看見壺子「屍居」，像屍體一樣坐在那裏，這是「坐忘」，人好象已經陽神出竅了，離開了身體了。「屍居」是一種定，不是每一種定都是這樣，這種定在道家叫「地文之定」，「地仙之定」。「即謂之將死，睹其神動而天隨，因謂之有生，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，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，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，故非相者所測耳。」因此，你看相是看不出來的。「此《應帝王》之大意也。」

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

「杜德機」是莊子自己造的一個名稱，一個名詞。在莊子以前，其它的子書上沒有看到過，在後來中國文學上，「杜德機」這個名詞經常出現，很多古人寫的詩詞文章經常引用它。現在把「杜德機」實在的情形向諸位解釋清楚。所謂「杜」就是關門，「德」是一切活動的作用。用這個機關把一切關閉了。這個關閉的道理是什麼？實際上一個人修養的功夫，等於普通學佛修道的人，打坐到了氣住脈停這個程度。譬如呼吸停止了，脈搏不跳了，血液都不流行了，這是生理上的功夫。生理上的功夫不一定是得到禪定的人才做得到，有許多有專門練氣功、練武功、或者練瑜伽術，也可以做到，可是不能算是氣住脈停最高的境界，不能算是禪定的境界。所謂禪定的境界，氣住脈停還是容易，思想念頭都關閉了，這個比氣住脈停還要困難。我們曉得「杜德機」不止氣住脈停，思想完全關閉了，身體上呼吸幾乎完全停止了，血脈也不流行了，摸到手上，到處的脈搏都停止了，那麼這兩種身心配合起來，就是「杜德機」的境界。

嘗又與來。」因此，壺子又吩咐列子，叫他又陪神巫來。我們用普通的術語，或者拿小說的口吻來講，列子的老師壺子同那位神巫在鬥法。

## 機發於踵

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見其杜權矣！」

第二天列子又陪神巫來見壺子。他出來告訴列子說：很幸運，你的老師總算碰到我，這個病好了，這條命有救了，今天我看有生機了。他說這是我的功勞，因爲你的老師看了我一下，等於現在人講的，我的加被，我的感應，或我念個咒，所以把它弄好了。這種都是有功歸之於自己的辦法。「吾見其杜權矣。」「杜」就是關閉關起來，我們讀古書，常常讀到「杜門謝客」，就是關起門來不見客人。「杜權」同「杜德機」不一樣。他說我現在瞭解了，上一次看到你的老師快要死了，完全關閉了，那是暫時的，現在還有一線生機可以救了。

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實不入，而機發於踵。是殆見吾善者機也。嘗又與來。」

列子聽了以後很高興，回來向老師壺子報告。「鄉」通向，就是白話裏的剛纔。後來中國文化許多的古書上，這兩個字常常通用。壺子說：我剛剛給他看的境界是「天壤」，就是陽氣上升向高空走的境界。我們要注意，這都是修養的三部功夫，莊子那麼明白地講，同我們學佛學禪定有很大關係的。前面講的「杜德機」是「地文」之學，完全進入陰的境界，定下去什麼都沒有。換一句說，我們普通人修道，很嚮往這個入定，其實真正的入定，拿中國文化的道理講，正是陰境界，關閉的境界。所以修道成功，拿道家觀念來講，要純陽之體，要純陽的境界。純陽的境界不是關閉的， 是開發的。等於佛家講的大圓鏡智佛光普照那個道理。但是要真正陽氣的發起，必須要經過陰境界才能發起，陰極才能陽生，所謂靜到極點才生起動，那個動不是大動，是靜中之動，是自動，這個自動就是昇華的境界。那麼莊子在這裏，也等於把實際情形顯露給我們了。

莊子說到了這個境界是「名實不入」，「名」代表一切外在的現象，「實」代表我們認爲的一切真實的環境。換句話說，到了這個境界，內外不是隔絕，外面的一切境界影響，雖然過來，此心自然不動念，不是有意的控制它，是自然的。我們普通的人，要修到把念頭控制來「不動心」，已經非常難，即使做到了，也是「地文」的境界，陰的境界。那對道的修養，還沒有影子呢，還只是初步摸着而已。到了「天壤」的境界，陰極陽生，就是「名實不入」。如果我們再加兩個字，就是「名實不入於中」，這個「中」，不是心臟不是腦子，這個「中」是個抽象的，等於是本體自性的。

「而機發於踵。」這個時候的「機」，也包括了氣，氣不完全是「機」，就是我們現在講的修氣脈。普通學佛學道的很注重這個修氣脈。氣是氣，但是要注意不是修鼻子呼吸之氣，鼻子呼吸之氣是氣的最初步，；因爲這個氣沒有什麼可修的，所以拼命煉氣功的人要特別注意，因爲這個氣是往來的，生滅的。這個氣一下進來一下出去，你想辦法盡力把它控制住，讓它停留下來，你功夫再高，也不過多停留一陣的時間，它還是一來一去。所以認爲呼吸之氣，就是生命之氣，完全錯了。因爲這個氣有生有滅，有來有往。所以修身就是一生一滅中間那個生命本能，那個作用叫作氣。原理上是如此，也是事實，大家自己去體會。至於修脈呢，比氣又進一步了。脈不是血管，也離不開每一個微血管神經，微血管神經還是初步的。真正的脈還不是微血管神經，是我們這個生命同宇宙之間交流的交通的，可以說是無形無相的。可是有這麼一個作用，這隻有拿自己本身做實驗。修養到達那個境界，功夫到達那個時候，自然會知道。所以修氣修脈修成功了，就是莊子講的這個「機」了。這個機關的機，就有把握了。「而機發於踵」，所以氣脈的道理都是從腳底心發動的。這一點我們常常強調，非常重要。莊子在《大宗師》中都提到，「真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」普通人的呼吸是到肺部，在喉部，就是剛纔講的呼吸往來，普通人活到若干時間一定要死掉的。「真人」，得道的人，他們每一呼吸都到達腳後跟腳底心的，這就是「機發於踵」。所以我們的腳後跟腳底心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是腳底心，古人有一句至理名言：「精從腳底生」，這個「精「不是精蟲卵藏那個精，如果講精蟲從腳生，那你腳後跟出毛病了，有細菌了，那你完全搞錯了。這個「精」是精神的精，就是生命的本來。

「是殆見吾善者機矣。」「善」是代表陽，所以我們中國講修養「爲善最樂」，那不是理論，是一人實際的事。人真正做了善事，會非常快樂。快樂不是高興，高興還不算快樂。因爲「善」的思想代表陽，所以做善事，是陽機發動，陽氣就充滿，生機就充滿。做壞事，憂愁苦怒代表陰，所以人在憂愁苦怒之中，或做惡事做得越多，陰氣越來越重。普通一個看相的也看得出來。壺子說：他總算看到我陽機的發動，看到我好的一面了。因此他又告訴列子，「嘗又與來」，你再叫他來。

## 太沖莫勝

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不齊，吾無得而相焉。試齊，且復相之。」

第二天列子又陪神巫來見壺子。他出來告訴列子說：你這位老師莫名其妙，這個人不正常的，一下這樣一下那樣，我看不透了，沒有辦法看相了。等慢慢不顛倒了，正常的時候，我再來看。

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吾鄉示之以以太沖莫勝，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

列子回來向老師壺子報告了神巫的話。壺子說：剛剛我表示給他看的，「太沖莫勝」。我們學中國醫學，尤其看《黃帝內經》，知道「太沖」是一個脈，太沖脈也可以代表中脈，也就是密宗講的中脈，這個衝脈上下貫通，天人一貫的。壺子說我剛剛給他看的，是站在中道的道理。如果離開身體的氣脈，拿哲學的觀念看，壺子現在給他看的是中道，不是空不是有，這是形而上道的境界，所以他看不出來。「太沖莫勝」，沒有一樣可以超過它的，這就是空嘛，真空。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比較的，空沒有辦法比較，它沒有比較的，空就是空了。「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」「衡」是平衡的意思，就是平等圓滿的意思，等於佛家萬法平等，萬念皆空的境界裏。我們要注意，壺子講了三個境界：「杜德機」、「善者機」、「衡氣機」。

鯢桓之審爲淵，止水之審爲淵，流水之審爲淵。淵有九名，此處三焉。

有一個東西，壺子拿流水來形容。我們這裏研究唯識學的同學，正好做一個參考，特別注意，佛學唯識學講：「一切種子如瀑流」，生命根本的第八阿賴耶識，像一股流水一樣。我們岔進來研究這個問題，實際上講到關於人性的問題，講到心理的現狀，講到生命的問題，好象不但中國儒釋道三家，很多宗教教主也都是拿流水來做比喻、做解釋。這裏面又是一個題目，又是一個有趣的大問題，也是非常高深的問題。

現在回到《莊子》本文。「鯢桓之審爲淵，」一條大魚在一個地方遊動，「審」就是很久，魚在那個地方遊劫久了，慢慢這裏形成一個深淵。魚在遊動水就在波動，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動，波動的力量，使那個地方慢慢地挖空了，挖空了很深。「淵」就是水很深的地方。「止水之審爲淵，」還有一種水，譬如很有力量的從上游流下來的水，流到最後，看着要停掉，實際上不會停掉，衝到最深的地方，那個地方衝擊久了，變成一個深潭。「流水之審爲淵，」流動的在轉動在放置，轉動旋轉着向下面鑽，鑽個深深的洞，深不可測。譬如我們到新旬，我記得有一個水電站在那裏，那裏的流水轉動着就如同深淵，所以許多青年游泳，碰到那個旋轉的水流就沉下去了。這裏形容了三種深淵，一個是活動的水，一個是止水，一個是旋轉的水。壺子說實際上，流水構成深淵有九種，「此處三焉。」現在我只給你講三種現象。

《莊子》這一篇文章是非常奇怪的，很多問題都掛在那裏，沒有做結論，只是提出來，要讓你自己去參。所謂「參」，是禪宗的術語，就是讓你自己去想，自己去研究，自己去做結論。壺子告訴徒弟列子，拿流水代表了三個「團」，提出了三種現狀，表示了三種功夫，三種修養的境界。還有，要注意，用水形容這三種現狀，實際水變成深淵分析起來有九個，不過大原則只有三個。所以我們研究這個道理，講心性修養之學，是最高的哲學，這些東西非常有趣，如果不做功夫，只故學術研究，是不行的。譬如中國的《易經》只講八卦，這個八卦是講現象，但是還有一卦，是卦不出來的卦，沒有的卦，那是第九卦，後人所謂叫太極。同樣的，印度釋迦牟尼佛講心性之道，講唯識只講八識，實際上有九識，第九識叫阿莫那識白淨識。都是七八九，都很妙的。就拿唯識講，第六意識，第七末那識，第八阿梘耶識，這最重要。唯識最重要的六七八識也是三淵，所謂第六意思，等於莊子講的「流水之審爲淵」，「止水之審爲淵」等於第八阿賴耶識；「鯢恆之審爲淵」等於是第七末那識，是同樣的道理。所以，我們深深地感覺到，「東方有聖人出焉，西方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」世界上任何人，學問修養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到了形而上真理的那個地方，只有語言文字表達上的差別，所得的道是一個的。真理只有一個，沒有兩個的，兩個就不叫做真理，真理是有絕對性的。上面這幾句不是宋儒的話，是列子的話。有位同學寫論文，認爲是宋儒的話，實際上是宋儒引用古人的話。列子的這幾句話在《淮南子》上也提到過。不過那時提到的西方，同現在的範疇兩樣，我們現在的空間更擴大了，那時是以中國爲中心的。

嘗又與來。

壺子對列子說，你又再去叫他來。

## 不知其誰何

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壺子曰：「追之！」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報壺子曰：「已滅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」

第二天，列子又陪這位有神通的神巫來了，他一看壺子，自己就慌了，站不住了，回頭就跑掉了。壺子叫列子去追他來。列子追這個神巫，但追不到了。列子就回來向老師報告：看不見，喪失了，抓不回來了。這裏的文字很妙，如果用我們現在的話講，列子講追不到，三個字就完了，莊子爲什麼用「已滅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」呢？莊子的文字太好了，專門在玩弄文字。但是我們把書放下來，再仔細研究一下，其實莊子不是在玩弄文字，這三個階段都有它的道理。「已滅矣，」看不見，每一件事情，同我們講的話一樣，是沒有影子的；「已失矣，」喪失了，永遠不會回來了；「吾弗及已。」而且不管怎麼樣追，也永遠抓不回來的。換一句話講，這三個階段，代表了在現實的人生當中，你要追什麼東西，神通也追不住，神佛也追不住這三個階段，也等於哲學經常用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所以莊子用每一個文字，都是有道理的。莊子的文章，我們這次這樣講，隔一陣，說不定又變了，又用另外的方式講，就同莊子自己的東西一樣，如珠子走盤，非常妙。

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與之虛而委蛇，不知其誰何。

「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」「未始」，無始以前的那個東西，就是至高無上的道。「吾宗」就是宗旨就是道。壺子告訴列子：剛剛我給他表示的是宇宙萬有無始以前的形而上道的境界。「吾與之虛與委蛇，」這句話解釋起來，就是佛學上的名詞「如夢如幻」、「如真如實」。壺子說：我給他看的是似真似幻的影子。這也表示我們現實的世界，我們現實的生命，我們活着的身心，都是「虛與委蛇」，都是個影子。後來文學上經常用到的成語「虛與委蛇」，就是出自這裏。「而不知其誰何。」就是參不透，他看的是如夢如幻的東西，當然看不懂嘛！

所以西方或日本的朋友們，研究中國的禪宗，有些著作認爲，禪宗雖然穿了佛教的外衣，實際上裏面是老莊的東西。這些著作也言之鑿鑿，有憑有據。道理是什麼呢？老莊的這些術語，禪宗的大師們太熟了，在中國弘揚佛法的道理，已經把那個術語都變了，用老莊的術語來講。譬如從明朝以後，禪宗流行參話頭的方法，到了這一百多年後，所流行的參一個話頭「唸佛是誰？」就同莊子「不知其誰何」這句有關。我們這個能夠作用，能講話聽聲音，能喫飯能走路能思想的，這究竟是什麼東西？或者我是誰？身體不是我，身體上每一樣不是我，但是都是我之所有，都是我之所屬，現在屬於我的使用權。我們這個肉體生下來以後，都歸我們使用，使用五十年、一百年、二百年、五百年都可以，它畢竟是借來歸我們使用的，現在我們有使用權用它，但沒有主權永遠佔有它，做不到。那麼這個我究竟是誰呢？當然這個話不能再去研究了。我看了一本武俠小說，有一個人就被這個話問瘋了，兩個手在下走路，兩個腳朝上，一碰到人就問我是誰？能禪參瘋了，永遠昏了頭，功夫都用不出來了。我是誰？這個問題，你真能找出答案來，那天下事都能解決。但這個問題很難找出答案來，那麼日本美國許多學者，研究中國的禪，都會碰到這個問題，就認爲是從《莊子》裏面出來。這種理論的出現，先是出自日本方面，因爲日本許多老先生們，對於老子莊子熟悉的還不少。像十幾年前我在日本的時候，碰到好幾位年紀大的老教授，雖然我也不會講日本話，他們也不會講中國話，大家在一起談得很開心，不過手裏都是拿着紙拿着筆，而且用不着寫白話，古文一寫，拿過去他們就懂了，他們的中國詩也做得很好，談話一點沒有覺得困難。他們對老莊很熟悉的，認爲禪受老莊的影響太大，所以有這個觀念。不能說這個觀唸完全沒有道理，要注意，也不是有百分之百的道理。

因以爲弟靡，因以爲波流，故逃也。」

這幾句話更妙了。「因以爲弟靡，」什麼叫「弟靡」呢？這個名詞，是《莊子》裏特有獨見，在《莊子》以前很少見。簡單明瞭的解說，「弟靡」就是佛學的一個名詞，「遊戲三昧」。懂了道的人，處在這個世間如夢如幻，一切 皆是在遊戲中，連生死都是遊戲，現實更是遊戲，沒有哪一樣不是遊戲，不必要那麼去認真的，或者你認真也無妨，認真也是遊戲，不認真也是遊戲。像在這個大地球大湯圓上，幸而生了我們這些穿女服和不穿衣服的生物，這些生物就在這個大湯圓上，莫名其妙地搞了幾千萬年，實際上都是在玩，都是在遊戲，沒有哪個是究竟。

「因以爲波流，」這個生命在世界上，懂了道以後，懂了「虛與委蛇，」並不可悲，像流水一樣地那麼優美。你不要想到流水就很悲觀，流水過去了追不回來，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，永遠還有流水來的喲。

世界上最初那一點水，最初那一條河，從哪裏來？幾時來？你說最初那一條河從太陽來，那從太陽來的那一條河又從哪裏來？這個虛空裏的太陽多得很，最初的最初又從哪裏來？同樣的道理，「不知其誰何」，你也代不出來。但是，你不要怕來源沒有了，總歸有來，也總歸不斷地去了。所以一切都是遊戲三昧，如夢如幻。

壺子說，我剛剛給神巫看無始以來形而上的道，道是看不見的，他看見我變成了影子了，看一切境界都是影子，都是如夢如幻的境界，一個人突然看到如夢如幻，一切不現實了，脫離現實太遠，連自己都忘掉了，他於是害怕了，「故逃也。」這個道的境界，道的作用，有神通的人都看不懂了。實際上列子也表示，「已滅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矣。」換句話講，這個有神通的神巫被壺子嚇死了，所以列子出去追不到了。

那麼莊子又說了這一段故事。我們看《應帝王》裏面非常妙，一節一節都是說一個故事，幾乎沒有一個地方，給我們做了一個完全的結論。要注意！結論就在它的題目，《應帝王》這個題目，《應帝王》也就是入世之道。換句話，結論就是在我們的心裏頭，要用你自己的智能去做結論。

## 守本份

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。三年不出，爲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於事無與親。雕琢復樸，塊然獨以其形立。紛而封哉，一以是終。無爲名屍，無爲謀府，無爲事任，無爲知主。體盡無窮，而遊無朕。

上面的故事講，列子見了有神通的神巫以後，同吃了迷幻藥一樣，心裏就迷住了。本來列子對老師壺子懷疑了，認爲三個頭白磕了，紅包也白拿了，很想另外投師去了。結果壺子表示了三個境界，這也等於禪宗的三關，列子感覺到糟了，跟了老師那麼多年，根本連一點東西也沒有學到，所以很難過。這不是灰心，也不算慚愧，覺得自己窩囊透了。於是乾脆不玩聰明瞭，就回家去閉關三年，「爲其妻爨，」在家裏給太太當下男，做家務，什麼都聽太太的。所以世界上怕老婆的人是第一等人，就是從列子開始作的榜樣。其實是代表老老實規規矩矩做一個人，人應該做什麼事，就做什麼事，這就是道。譬如說，我不會做飯，我不會做衣服，那就要想辦法學會。人活着，到了某個時候，就是需要這些的。所以列子老老實實回家給太太做飯三年。

「食豕如食人。」三年覺得什麼？這個嘴巴喫葷喫素，沒有味道的分別了。就是說列子喫豬肉覺得同吃人肉一樣難過，所以也不喫肉，專門喫素了。如果覺得喫豬肉跟喫人肉一樣，再過一年，他要去喫人了。否則學了三年，比以前更糟糕了。這裏要注意，第一，學道最難是男女飲食，列子對於飲食沒有分分別了，當然對男女也沒有分別了；第二，列子給太太做下男也無所謂了，他覺得一切平等。不然覺得自己是大丈夫，專門要太太給他倒便壺做飯喫，那個威風他沒有。講到這裏，《應帝王》最重要的在這個地方，入世就在這地方，這裏就是《應帝王》。莊子在前面講得道的境界，從《逍遙遊》開始，把道形容得天都裝不下了，虛空都裝不下了。莊子吹牛吹得之大，水牛黃牛的皮都包不住的；莊子講小的時侯，小得連影子都找不到。莊子形而上的道也講，怎麼修養也講，講得天花亂墜。最後道成功了，纔是「大宗師」。當大師大法師要救世救人呀，成了佛也要度衆生呀，度衆生就要入世，入世怎麼入呀？我們讀完了，結論在哪裏嘛？莊子沒有給我們下結論，就是在這裏下了結論——規規矩矩做一個人。下面都是告訴我們入世的道理了。

「於事無與親，」這是《應帝王》第一個入世的祕訣。有道之士到這個世界上做任何事都是「無與親」，就是佛學講的不執着。所以，人生應該做的事都該做，做完了不執着，不抓得很牢，如行雲流水，遊戲人間。譬如第一個，不要對自己生命抓得很牢，年紀大了總有一天要再見，再見就再見，也沒有什麼關係，一切都很自然。萬事不執着，才能入世。孔子也告訴我們：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，「毋意」就是不要做怪；「毋必」就是並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做到怎樣的結果；「毋固」就是不固執自己的成見；「毋我」，專替人着想，專爲事着想。這四點是孔子的四大法門，是孔門全部學問的中堅。等於佛在《金剛經》上說的：「無人相，無我相，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」。他們兩位說法都是一樣的。以我看來，如果把孔老夫子頭髮剃光了，坐在釋迦牟尼佛的位子上，不是一樣嗎？

「雕琢復樸，」我們的人生都在「雕琢」這兩個字上，人本來生下來都很樸素，很自然的，由於後天的教育，環境的影響，種種原因，都把圓滿的自然的人性雕琢了，自己刻上了許多的花紋，加上了許多的花樣。人這個生命本來很長，乃至肉體的生命都很長的，爲什麼又很短命呢？就是因爲是自己把它雕琢壞了。後天的知識，以形而上道的立場來看，一概都是沒有用的。學問啦知識啦，一切都是花樣，都在雕琢，都不對。今天我們講《莊子》聽《莊子》，就是我們的花樣，很喫虧的。所以去掉了這個雕琢，人生就恢復到那個嬰兒的狀態。老莊只講到人剛剛生下來以後，那個嬰兒的狀態這裏，不像佛法不像禪宗，提到「父母未生以前」，當然父母沒有生以前，你又沒有看見，你怎麼去找？非找瘋不可，那會把你找死了的。老莊不願意再拿那把刀，把你雕琢到父母未生以前了，他就講父母既生以後，剛剛生下來那個嬰兒的狀態——「冥然無知」，你說嬰兒完全無知？他是全知、全能，那個纔是樸實的境界。

所以把雕琢去掉，恢復到樸實的境界，「塊然獨以其形立，」「塊然」就是固然，是一個形容，人這個身體，就是一塊骨頭架子上，掛了很多的肉，中間又掛了很多的花樣，叫做心肝脾肺腎，臉上也雕琢起來，刻了眼睛刻了耳朵，這些都是上帝給我們刻的，不曉得是上帝是菩薩，隨便哪個刻的都是一樣，沒有關係，反正是雕琢了。「塊然獨以其形立，活着就是活着。所以許多哲學問題，到《莊子》這裏都沒有用了。譬如人生觀這麼一個哲學問題，我的看法，人生就是人生，沒有什麼叫觀的。所以有一次，同學們給我出一個問題，人生以什麼爲目的？叫我去學校演講。開始答應去講，等到臨場要講時，我常常做冒昧的事，事先都不準備，因爲準備很痛苦，自己要雕琢。等上了場以後，我說這個題目出錯了。什麼叫目的？今天大家來，諸位的目的是來捧場，湊鬧熱聽《莊子》，我的目的在吹《莊子》，好聽一點叫講《莊子》，這是一個目的。如果我們問人生的目的？人從媽媽肚子裏生出來，沒有一個人會在媽媽肚子裏問：我爲什麼要生出來？我生出來的目的是什麼？沒有一個人是問明白了才生出來的。所以人生就以人生爲目的，本來如此，這個題目本身就是答案，還有什麼好講的！人生以人生爲目的，就是莊子「塊然獨以其形立」的道理。你說人生應該如何如何，你又來雕琢了嘛！不要雕琢，明明就是以人生爲目的，很快活的，其無歡喜也無悲，就好了。

「紛而封哉，」「紛」就是紛紜壇，擾亂自己。「封」就是自己把自己關到某一個範圍，封閉起來，封固起來。他說人不懂人生就是人生這個道理，不曉得「塊然獨以其形立」，就是這個形體活在這個世界，人家罵你好蠢哦，蠢跟聰明差不多的嘛，你聰明不過喫飯，我蠢也不過喫飯，而且蠢人比聰明人胃口還好一點，免得生胃病，也不會得神經病，喫得還多一點，劃得來嘛！何必找些煩惱紛憂的東西呢？所以自己不要加上煩惱紛憂，不要把自己劃歸在一個範圍，不要把自己封鎖在一個固定的形態。固定的形態，我們普通的就叫人格。那麼你說沒有人格，那就亂來，更不能亂來，亂來就更「紛」了，更混亂了。所謂「善者不可爲，惡事更不做」，善惡之間的差別，惡事對自己的煩憂損害，比善事雕琢得還要有害。懂了這個道理，善不可爲，惡更不可爲，所以不可「紛而封哉」。

「一以是終。」人生就是一以貫之，「一」就是沒有理由，生命就是一條的，一貫的，開始就是這樣，現在也是這樣，無始無終。我們剛纔講的，人生以什麼爲目的？人生以人生爲目的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「無爲名屍，」「屍」就是屍體，人死了沒有靈魂叫屍體。譬如我們中國文化罵一個人，如果做一個公務員，或公司職員，薪水拿得高，什麼事情都不做，我們形容他「尸位素餐」，像死人一樣佔有那個位置，光曉得喫飯，飯桶一個。如果講難聽一點，我們鄉下人罵人：這個傢伙佔着茅坑不屙屎，討厭！「無爲名屍，」自己不要爲求名騙了自己，做了虛名的奴隸。我們現在的社會，一個青年出來做事，就想知名度很高。知名度高了的人最痛苦，就變成屍體了，哪裏都請你亮相，天天給那個攝影機照相的，眼睛很容易壞了。這就是千萬不要被名困住了。

「無爲謀府，」「謀」就是謀略。千萬不要用聰明打主意動腦筋整人家，打主意動腦筋就是雕琢，你就要短命，人生就不會很自然地活下去。

「無爲事任，」不要爲任何的事情。當然不是說叫你不要挑責任了，這個「任」，就是應該做的事情做了，不要執着。如果你說「無爲事任」，什麼事情都不要挑責任，那你幹什麼去的？那列子還會跑去給太太做飯呢？做飯也是責任啊。

「無爲知主。」「知」通智。不要認爲自己學問高，學問聰明。

「體盡無窮，而遊無朕。」「體盡」，體會這個生命。任何一個人，不管有無知識，這個生命都非常寶貴，非常偉大。我們這個生命中有一個真的生命，是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，每當你來入世《應帝王》。「而遊無朕。」「朕」是什麼？古代皇帝就自稱朕。古代的「吾」「予」「朕」都是同樣的意思，所以中國字有人很討厭，一個觀念有很多字。不要討厭，我們上古文字言語不同，到現在廣東話，山東話等也沒有統一。各地有一個我做代表，山東叫「俺」，有些地方叫「咱們」。古代這個「朕」也是我，是中原、西北高原一帶的音。「而遊無朕」，處事無我。

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，亦虛而已！

上天給我們一個生命多麼寶貴，我們要善於使這個生命很自然地活下去，到應該走的時候，也不客氣，也不佔着不走，光屁股來，赤裸裸地走，走的時候也是乾乾淨淨，來去無牽掛。也沒有什麼屬於我的，一切都歸之於自然，天地生養了萬物，生養了我的生命、我的肉體，最後都還歸於天地，這是自然之一，沒有什麼了不起。「亦虛而已」，就是很空靈，很自然地在這個世界。你說這樣一來，這個生命有什麼意思？大有意思！這樣的人，才真正認清了自己的人生，才尊重自己的生命。

## 物來則應過去不留

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逆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

得道的人在這個世間，是「用心若鏡」，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就是心如明鏡，一切都像鏡子擺在那裏，一切影像到他前在一照，如夢如幻，什麼叫夢幻呢？我們往大穿衣鏡前一站，馬上就到了那個境界，往穿衣鏡裏看自己，不要看肉體，看鏡子裏的我，立刻會忘掉我這個身體的。不過要注意，不能長看。真的喲，晝夜看，只要看七天七夜，就會忘了自己這個肉體，會把那個抓往了，人會馬上離開這個身體了。很可能，非常可能，當然也不是絕對的。道家有這個法門，這個法門不能輕易用，用不得的。所以人只要看自己在鏡子裏的影子，你就體會到，我們現在這個生命，的確是夢中生。這個祕訣漏了，本來不漏，給一個朋友問了半天，漏了以後，他去一試驗，就會體會進去了，我就沒有賣的了。所以用鏡子處事這個道理，八個字：「物來則應，過去不留。」這個就是佛家講的大圓鏡智，也就是「明鏡亦非臺。」的道理。

得道的人處在這個世間，「不將不逆，」「逆」就是歡迎，「將」就是去將就去執着，既不執着也不歡迎，任何事情來了也不拒絕。你說今天我倒黴了，遇上很不痛快的事情，也沒有什麼倒黴，你天天都很舒服，不岔入一件不痛快的事，那個生活太單調了，需要來個不痛快隔隔，因爲不痛快過後，來個痛快，你不曉得多高興，所以一定要這麼調節一下。所以好的與壞的來了，「不將不逆」，不歡迎也不拒絕，聽其自然。「應而不藏，」就是鏡子照東西一樣的道理，「物來而應，過去不留」，心中不藏，一切恩怨是非，不是沒有是非善惡，都有，過去就不留，此心很平靜。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」你修養到這樣才能入世。這是道，最高的境界。

內七篇到了這一段，是一篇大結論。這一段很重要喲。現在是工商業的社會，大家那個生活呀，忙碌得自己已經不是真人了。父母把我們生下來，等到一長大，那個真人跑掉了，活着的都是假人，不是至人，都是這個物質環境忙碌得昏了頭了。真抓住自己是一個人，應付二十一世紀的時代，必須要《莊子》這一段，《應帝王》入世，能夠這樣，就可以「勝物而不傷」，才能不被物質所打垮，不被環境所誘惑，纔不會傷害到自己，做到我還是我。

我們平常研究《莊子》，翻開來，總把一條魚變成大鵬鳥，看得很精彩，那個一點都不精彩，那是電影的廣告，序幕，真正的精彩在《應帝王》這一段，把只出世之道入世之道都講完了。但是你不要看着容易，這個道理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你就做不到，就是我經常講的，我們人生只有十二個字：「看得破，忍不過；想得到，做不來。」這就是我的咒語，是無上咒，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莊子這個道理，我們一聽非常有理，但做不到。要怎麼樣做到呢？對不起，從《逍遙遊》第一篇開始，就要有這個道的修養，有這個道的修養，才能真做到這樣，所以很難了。相反的來說，你如果在道理上認通了，沒有道的修養，能夠做人做到這個檔子，前面所講的至人之道，都得到了，自然就會成功了。正反是一樣的道理。那麼下面，莊子的習慣，有一個話頭給你參。

## 渾沌初開

南海之帝爲儵，北海之帝爲忽，中央之帝爲渾沌。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，渾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，曰：「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，嘗試鑿之。」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渾沌死。

南海之帝爲儵，北海之帝爲忽，中央之帝爲渾沌。

「帝」代表主宰，南北極各有一個主宰，一個叫「儵」，一個叫「忽」，這兩個主宰分區而治。他們不用競選的，天生來就是如此。我們一般講話，你這個人太疏忽了，規規矩矩照古文寫，應寫作「儵忽」。疏忽這個術語是從這裏來的。注意喲，莊子很少提到東西，只提南北。中央有個主宰叫「渾沌」，不是我們喫的餛飩，這個渾沌，就是陰陽合在一起。其實我們喫的餛飩，肉啊麪粉啊等包在一起，原始的意思就是從渾沌這兩個字的觀念來的。

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，渾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，曰：「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，嘗試鑿之。」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渾沌死。

這兩個傢伙的名字叫儵、忽，一聽就知冒昧得很。換句話說，儵的外號叫冒，忽的外號叫昧，合起來就叫冒昧。這兩個冒失鬼，經常在中央老闆那裏會面，「渾沌待之甚善」，大概渾沌請他們吃了餛飩。他們覺得渾沌太好了，就想報答渾沌，想了半天，想到了世界上的人，這些人都聰明，爲什麼呢？因爲臉上有七個洞。人臉上有了洞，眼可看，耳可聽，鼻可呼吸，這些多重要啊。可惜這個渾沌老兄，臉像湯圓一樣是圓的，他沒有開竅，太混蛋了。所以，唯有一個辦法報答渾沌的就是使他開竅。兩位冒失鬼就到工具店買一個工具箱，每一天給渾沌開一個竅，七天開了七個竅，渾沌死掉了。餛飩死掉了就變成麪包了，這下完了。莊子就是那麼幽默的，所以讀《莊子》有時我們會讀得笑的。你要學風趣的文章，就要學《莊子》。

所以你們打坐的人，有時候碰到氣脈渾然，入定了，第一步就要得渾沌的境界，這是道家的術語。真得到渾沌境界的時候，不是昏沉，那是真正的定，六根不動了，內外隔絕了，本身內部的氣脈也不動了，氣脈都通了嘛。你如果又想使什麼河車轉動，任督二脈打開，那中間的渾沌就死掉了。修養入定，必須進入渾沌的境界，纔是修道的基礎，然後才能陽神出竅。所以，一般人修氣脈、轉河車、修三脈七輪，爲了什麼？爲了回到那個賣餛飩的家裏去，那得道基礎就有了。